坂口安吾系列作品

不读坂口安吾，就无法理解现代日本

（套装4册）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总　目　录

[盛开的樱花林下]

[堕落论]

[不连续杀人事件]

[安吾人生谈]



盛开的樱花林下
坂口安吾
Sakaguchi
盛开的樱花林下
高詹灿——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盛开的樱花林下 / （日）坂口安吾著；高詹灿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9.7

ISBN 978－7－5339－5637－0

Ⅰ.①盛… Ⅱ.①坂…②高… Ⅲ.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Ⅳ.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52514号

策划：邵劼

责任编辑：邵劼

营销编辑：张恩惠

封面设计：人马艺术设计•储平

责任印制：吴春娟

盛开的樱花林下

［日］坂口安吾　著

高詹灿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310006

网址：www.zjwycbs.cn

经销：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字数：161千字

印张：8.875

插页：6

版次：2019年7月第1版　2019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339－5637－0

定价：4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Sakaguchi Ango

坂口安吾作品系列·读者圈

扫码短评即可获得免费赠书

- 安吾的玩具
- 风博士
- 傲慢之眼
- 盛开的樱花林下
- 闲山
- 紫大纳言
- 夜长姬与耳男
- 关于难以理解的失恋
- 南风谱
- 白痴
- 替青鬼洗兜裆布的女子
- 附录 坂口安吾文学年谱

安吾的玩具

———《盛开的樱花林下》导读

坂口安吾（1906—1955），本名炳五，出身于新潟县乡绅家庭。父仁一郎，众议院议员，以笔名“阪口五峰”活跃于汉诗诗坛。坂口家人丁兴旺，安吾上有十一位兄姊，下有一妹，身为幺子却不得父母宠爱。

淡漠的童年培养出乖僻的性格，少年时期的安吾逃学、打架，同时对教师、高年级学生及学校的军事化管理表现出强烈的反抗态度。当时的汉文教师对安吾极为不满，曾教训道：

你配不上“炳五”这个名字，既然你看不清自己，以后就叫“暗吾”（与日文“安吾”同音）吧。

东洋大学就读期间，安吾读书废寝忘食，熟练掌握了法语；毕业后，与朋友创办同人杂志，发表翻译作品。二十五岁时，以“坂口安吾”为笔名创作的短篇小说《风博士》获文坛前辈牧野信一赏识，至此登上文坛。

此后十五年，安吾勤奋创作，持续发表作品，但未能受到充分关注，有时甚至青黄不接，须向朋友借钱维持生计。1946年，发表《堕落论》及短篇小说《白痴》，一跃成为流行作家，与太宰治、织田作之助等一道被称作“新戏作派”，又称“无赖派”。

战后十年间，安吾笔耕不辍，除纯文学外，亦涉足历史小说、推理小说领域。1955年，因突发脑溢血，于家中骤然离世。

本书收录安吾短篇小说共十篇，覆盖了安吾创作生涯的各个时段，基本展现出安吾短篇小说创作的整体风貌。

《风博士》最初发表于1931年。其时安吾与友人创办同人杂志，发表了一些小说及翻译作品，《风博士》因诙谐而奇特的风格受到作家牧野信一盛赞，成为安吾走上职业作家道路的契机。小说以第一人称讲述“风博士”令人啼笑皆非的种种逸事。当时，许多读者猜测这位癫狂的博士有所暗指，但也有说法认为真正的癫狂者其实是故事讲述者本人。

《傲慢之眼》发表于1933年，篇幅只有短短两千余字，描写一位心高气傲的大小姐与木讷寡言的绘画少年之间若有若无的淡淡情愫。小说散发着诗意的气质，与安吾后期的作品相比存在别样的妙趣。

《盛开的樱花林下》是安吾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但在作者生前并未受到太多关注。作品采取“说话小说”的形式，情节围绕一名山贼与他抢来的神秘女子展开，疯狂而诡谲的气息溢于纸面，表现出作者深厚的笔力，堪称日本怪谈式说话小说的压卷之作。本作多次登上戏剧舞台，并在1975年被改编为由筱田正浩执导的同名电影。

《闲山》为安吾尝试创作“说话小说”的初期作品。其时安吾的自信力作《吹雪物语》出版，反响平平，陷入失意的安吾开始在文学上探索新的出路，于是便有了此作。安吾在“狸猫化身和尚”这一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想象力，运用大量佛教用语、古典词语讲述了一个诙谐荒诞的故事。

《紫大纳言》与《闲山》同属安吾“说话小说”的早期尝试之作。不同于《闲山》的闹剧式风格，《紫大纳言》的情节演进似乎更为传统，正因如此，结尾所表现的孤独与绝望亦越发突出。

《夜长姬与耳男》是一个以阴森怪异的古老传说为创作背景的怪谈故事。故事背景设置在飞驒 ，则表现了当时安吾对“飞驒 王朝”这一日本历史假说的的关注。

《关于难以理解的失恋》则讲述了年近老境的画家A离奇的失恋经历。创作该作品时安吾正饱受失恋之苦。

《南风谱》发表于1938年，因为牧野对安吾有知遇之恩，所以标题下有“致牧野信一”字样，且其时距牧野自杀已有两年，因而安吾将小说的故事舞台设置在牧野的故乡纪伊，题目《南风谱》亦取自牧野的同名作品。小说篇幅不长，明快的南国风光与阴郁的怪异故事情节形成了独特的对照。

《白痴》发表于1946年，其时战败的日本陷入低迷，《白痴》的发表对日本年轻人无异于晴天霹雳，也让安吾的作品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此外，《白痴》还与安吾的代表作品《堕落论》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堕落论》中关于炮火纷飞中“美”与“堕落”的论述，在《白痴》中得到了情节式的铺叙。

《替青鬼洗兜裆布的女子》全文以一个青年女子的口吻，自述其“独特”的价值观与战争时期的情感经历，活灵活现地表现出一个贪玩、任性却不失可爱的小女人形象。此小说作品并非反讽式作品，实际上，主人公的原型是安吾的新婚妻子（虽未正式登记）———当时二十四岁的梶三千代。

本书收录的各篇作品，结合来看别有一番风味。比如《南风谱》中展现的皮格马利翁情结，可以视作其作品《白痴》的某种先导。又比如《紫大纳言》《盛开的樱花林下》《夜长姬与耳男》表现出的共同特征：故事围绕一对男女展开，女方不具备普通人类的人性，读者能够深切感受到男方（或正面或负面）炽热的感情，却对女方的想法一无所知。

杂文与小说并读，亦是上佳选择。安吾有杂文《论FARCE》，FARCE来自法语，可译作“闹剧”；那么当时什么作品被日本人看作FARCE呢？对此，《风博士》《闲山》则会给读者带来直观的感受。为什么《紫大纳言》《盛开的樱花林下》结尾略显残酷甚至突兀？如果你读过以下这段安吾对童话《小红帽》的评价，应该就能略微地明白在故事结尾陡然给出一面冰冷的墙，可谓是安吾的一种审美倾向：

读到这里，我们猝不及防被孤立、隔离开来，好像此前的约定有误一般颇为困惑不解，但是突然间什么东西撞到眼睛上，砰的一声不经意间辟出一片空旷的余白……风景在那片余白之中铺展开来，渗入

我眼中的，正是可爱的小姑娘被狼大口吞食这幕令人不悦的残酷景象。

当然，安吾的作品绝不缺乏思想性，“绝望与拯救”“孤独与虚无”“灵与肉”，有心人自能从中读出三千世界。至于安吾本人，则如是说：

小说是烈性药。是灵魂有病的人的安眠药。虽然无法根治，却可以给予一时的安慰，就像玩具一样。……我的小说本来就是玩具而已。

因此，各位读者大可放下过多的念头，以轻松的心态展卷。愿各位得到一份属于自己的慰藉，玩得愉快。

（何中夏）

风博士

各位是否知道位于东京市某区某町某番地的风博士的宅邸？不知道？那可就太遗憾了。那么，各位知道伟大的风博士这号人物吗？不知道？太遗憾了。那么，伟大的风博士自杀身亡之事，各位也不知道喽？不知道。哎呀！那么，各位也不知道现场只发现遗书，伟大的风博士本人却杳然无踪、消失不见这件事喽？不知道。哎呀！那么，各位想必也不知道我因为警方的怀疑，而感受到非比寻常的困难吧？哎呀！那么，想必各位也不知道我是伟大的风博士的得意门生吧？不过警方知道这一点。根据警方的推测，伟大的风博士肯定是与我共谋后，捏造了这份遗书佯装自杀，企图借此诋毁那可憎的章鱼博士的名声。各位，这明摆着是误会。因为伟大的风博士已经自杀了。他真的自杀了吗？没错，伟大的风博士确实已消失无踪。各位这样轻易地怀疑真理，对吗？因为这肯定会给各位的一生带来各种霉运。正因为真理具有值得令人相信的特质，所以对于伟大的风博士之死，各位非相信不可。那么，对于那位可憎的章鱼博士———啊，各位知道那位可憎的章鱼博士吗？不知道。哎呀，这真是太遗憾了。那么，风博士那篇令人难过的遗书，各位势必得先过目。

风博士的遗书

各位，他是个秃子。没错，他是秃子。除了秃子之外，什么也不是。他刻意用假发来掩饰他的秃头。哎呀，真是滑稽之至！没错，多么滑稽啊。确实很滑稽。各位不妨想象一下猛然出手抢下他头发的画面。各位将会突然昏厥。除了昏厥外，各位不可能再遭遇任何情况。换句话说，各位目睹那极度猥亵，无以名状的红色光秃突起物后，会感到惊心动魄。那怪异的臭味，肯定会在各位往后的人生中留下永难磨灭的悲叹。请容我直言，他真是只可憎的章鱼。戴着人皮面具，心里暗藏各种狠毒诡计的章鱼，指的不是别人，就是他。

各位，请不要指着我的鼻子，批评我说这是诬告。因为我向真理发誓，他是如假包换的秃子。如果各位心中依旧存疑，请向家在巴黎市蒙马特高地Bis三号的理发师焦伯先生询问。各位可以问一句“您是否还记得，距今四十八年前，有两名日本留学生来这里买假发。其中一人顶着秃头，浑身肥油，犹如肥猪，一脸蠢相，而他身旁的友人，则是位黑发明眸的美少年”。那位黑发明眸的友人就是我。各位请看，他果然是早在四十八年前就已经秃了。哎呀，着实令人不胜感慨！高洁犹如槲树的诸位，看到他这等卑俗之人，为何不会祈求他埋没于土中，从地表消失呢？因为他竟然想用假发来隐瞒自己的秃头。

各位，他是我可憎的论争对手。单纯只是论争对手吗？不不不。我要说一千遍不。在我的诸多生活中，他同样也是我可憎的仇敌。真的很可憎吗？没错，确实很可憎！各位，他的教养浅薄至极。假使各位聪明犹如世界地图，各位能容许学识渊博的章鱼存在于世吗？不不不，我要说一万遍不。因为我要特地在此公开他不学无术。

各位知道南欧有个小村落叫巴斯克吗？若各位从位于法国和西班牙两国边境处的比利牛斯山往法国走的话，就会来到巴斯克这个小村落。这个珍奇的村落，在人种、风俗、语言方面，与西欧的所有人种完全隔绝，其实我试着绕了地球半圈，才在远东的日本国首次发现极为类似的村落。倘若我的研究未能完成，这将会成为地球上的怪谈，令各位胆战心惊。不过各位放心，我的研究已完成，并且对世界和平

做出了伟大贡献。请看，源义经[1]已成为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侵略欧洲，来到西班牙后失踪。没错，因为义经和他的伙伴们在比利牛斯山中气候最温和之地隐居养老。这即是巴斯克的开辟史。然而，章鱼博士这个无礼之徒，委实狂傲不逊，竟敢对我伟大的功绩提出异议。他说，蒙古侵略欧洲，是成吉思汗的继承人元太宗创下的事迹，在成吉思汗死后十年才发生。多么愚蠢浅薄的论调啊。在遗失的历史中，区区十年何足挂齿！亵渎历史之深奥，莫此为甚！

各位，在此一一列举他的恶行，非我本意。因为他异想天开，不具备知识分子的素养，反而还让人说是我诬告，对我充满恨意。举例来说，各位，平日在我家门口撒香蕉皮，企图以此杀害我的阴谋，也是他的主意。庆幸的是，我仅臀部和肩胛骨有些轻微跌打伤，还不至于脑震荡，但对于我提出的控诉，世人却一致责骂我。各位可明白我心中的悲戚？

贤明磊落犹如太平洋的各位啊，以下这件令人悲痛的大事，你们也打算默不作声吗？他睡了我的妻子！各位，我再说一次，聪慧敏锐犹如触须的各位啊，我的妻子美艳犹如高山植物，但她并非是单纯的植物。啊！请容我说第三次，冷静犹如电风扇的各位啊，那可憎的章鱼博士不存半点爱意，却夺走了我的妻子。各位，永远对章鱼这种动物感到战栗吧，我的妻子正是出生于巴斯克的女性。她协助我研究，无疑是最佳范本。章鱼博士便是看准了这点。唉，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没错，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一时大意，竟未事先将章鱼博士秃头的事告知妻子。不幸的她，因此被章鱼博士据为己有。

基于这样的缘故，各位，我决心奋起。打倒章鱼！埋葬章鱼博士！没错，如此可憎的缺德之人，就该给予严惩！一点都没错。因此，我日夜都在研究对策。各位肯定都已了解，一般正当的攻击，根本难以和他的诡计匹敌。如今，我只从这世上找到唯一的一个方法。没错，唯一的方法。因此，我下定决心，以鸭舌帽隐藏面貌，趁夜潜入他的宅邸。与门锁相关的所有研究书，我已事先彻夜研读。因此我才得以像空气般潜入他的寝室。各位，我不费吹灰之力便将那可憎的假发拿在手中。各位，当我看到那光秃秃的红色怪物出现在面前时，我心中着实百感交集，泪水不禁满溢而出。各位，期待隔天黎明的到来，那可憎的章鱼终将无所遁形地暴露出他章鱼的真面目！我将假发藏进雀跃不已的胸膛里，再次如暗影般悄悄离去。

可是，各位，唉———各位，噢———各位，我终究还是输了。他简直就像是诡计之神，唉，章鱼果然不是易与之辈。有谁能准确预测出他的阴谋诡计呢？隔天，他的秃头再次隐藏在假发之下。其实各位，他暗藏了其他假发。我彻底输了。刀折断，箭用罄。我已清楚明白，凭我一己之力，难以应付他的奸计。各位，世上就没有能惩戒章鱼的勇士吗？埋葬章鱼博士！将他从和平的大地上铲除！各位不爱正义吗？唉，无奈。既然这样，我决定以我个人的力量来消灭他。唉，可悲。

各位看了伟大风博士的遗书后，心中兴起多深的感动呢？感到多强烈的愤怒呢？我可以清楚感受到。伟大的风博士就是这样自杀的。没错，伟大的风博士最后终究还是死了。用极为匪夷所思，而且没留下尸体的方法，结束了自己的性命，所以有一部分人紧盯着这事，觉得可疑。唉，我觉得很遗憾。因此，身为唯一目击者，我想巨细靡遗地详述伟大的风博士临终时的情景。

伟大的博士是个急性子。举个例子，假设他此刻坐在西南边的长椅上专注地看某一本书。紧接着下个瞬间，伟大的博士会整个人深坐在东北边的扶手椅上，急促地翻书页。此外，伟大的风博士在喝水时，会突然连同杯子一起吞下肚。各位这时肯定会发现，书房里笼罩着一股急促的后悔，以及类似黄昏的沉默。这股急促的风潮会感化屋内的一切物品。举例来说，时钟在下午一点会急促地敲响；礼貌周到的访客扭扭捏捏不肯就座时，椅子会像发飙似的发出声响；物体形成的阴影会突然朝太阳奔去。这急促慌张的一切，画出直线形的疾风，四处穿梭交错，所以屋内宛如有数道飞箭乱射一般，真空闪光四散，喧闹不休，已成为一种习惯。有时屋内中央还会扬起一阵龙卷风，他自己也跟着慌张起来，手忙脚乱。在那一刹那，伟大的博士屡屡被卷进龙卷风内，挥动着拳头，在空中急促地翻滚。

而在事件发生之日，正巧是伟大博士的婚礼。新娘芳龄十七，是位娇艳欲滴的少女。在此必须说，伟大的风博士会看中她，确实有伟大的见识。因为这个少女原本在街头卖花，三天连一朵花也没卖出，但她主要都在观赏天上的白云，时而凝望霓虹灯，对眼前的悲剧如此天真无邪。对照于伟大的博士以及他所描绘出的旋风，与他如此相称的少女当真是百年难得一遇。我答应要为这场幸福的婚礼献上祝福，当他们的婚礼牧师，同时担任宴席服务生。在我的书房布置婚礼场

地，与新娘迎面而坐，静候伟大博士的到来。不久，天色破晓。新娘果然没做出惊人的轻率之举，但我内心却是片刻不得安宁。该不会伟大的博士出了什么差错，改和别人结婚了吧。到时候不知道会丢多大的脸，也许会在地球表面刮起一阵急促的旋风也说不定。我向新娘说明缘由，急忙驱车赶赴恩师的书房。赶到后，我才松了口气。当时伟大的博士深坐在西南边的长椅中，全神贯注地埋首书中，毫不厌烦。而且他一定是才刚从东北边的扶手椅改换到这里的，证据就是一阵疾风从东北往西南吹来，刮出数道渗进眼中的飞箭。

“老师，约定的时间都过了。”

为了尽量不惊动伟大的博士，我以严肃的态度说道。就结果来看，这足以惊吓伟大的博士。因为伟大的博士穿着一身褪色的燕尾服，而且大礼帽摆在膝上，胸前纽扣上夹着一朵硕大的郁金香。换言之，诸多条件明确显示，伟大的博士热切期待婚礼的到来，同时又完全忘了婚礼这件事。

“POPOPO！”

伟大的博士重新戴好大礼帽。他一脸狐疑地朝我的脸凝视了数秒之久，接着像是清楚忆起遗忘的事物般，流露出深深的感动之色。

“TATATATATAH！”

那一刻，我只听到一声尖锐的叫喊，伟大的博士已消失在被一脚踹开的大门之外。我大吃一惊，急忙追向前。而就在那一刻，奇迹发生了：伟大的博士突然消失无踪。

各位，屋子的大门没有开启过的痕迹，人们绝对无法从这里进出。因此，伟大的风博士肯定没走出屋外。而伟大的博士也不在宅邸内。我听着那凝缩在楼梯半途，迟迟回荡不散的急促脚步声，只看到一阵疾风在楼梯下狂吹。

各位，伟大的博士化成了风。他真的化成风了吗？没错，他确实化成了风。他不是就此凭空消失了吗？不见其踪影，就表示他幻化成风了吗？没错，他已幻化成风。因为看不到他的踪影啊。不是幻化成风，又会是什么？是风。没错，是风、是风、是风。各位，如此昭然

若揭的事实，还需要怀疑吗？这样真是太遗憾了。那么我再附上一个无法撼动的科学证据吧。这天，这个可憎的章鱼博士刚好也在同一瞬间染上了流感。

---

[1] 源义经（1159—1189），日本平安时代末期武将。文中其成为成吉思汗一说乃作者杜撰。

傲慢之眼

（一）

一位极具都会式青春气息的县长，前往偏僻的县政府所在地就任。由于他凡事讲究排场，所以令街上的人们看得目瞪口呆，不久，暑假到来，县长留在东京学校念书，相貌出众的独生女来到这座市街，人们这才明白县长的伟大。

某天黄昏，街上举办祭典，县长千金外出参观神社的热闹场面。在庆典的灯光照耀下被微微染红的人群中，发现众多目光往自己身上汇聚，这令县长千金相当满足，但最后她发现一道令人无法忍受的傲慢目光。那目光并非来自暗藏憧憬或羡慕而刻意佯装出的冷笑，对方一直瞪视着她，就像要以极度的傲慢烙印在她脸上一般。县长千金马上回瞪对方，这时，那双傲慢之眼仿如在嘲笑她的意气用事，就此若无其事地移开。之后，她又多次遇上那双眼睛。那双眼睛从意想不到的市街角落瞪视着她，眼神犹如要将她的侧脸射穿。

某日，县长千金从海边返回时，爬上一座没有道路的沙丘。眼前是一整片长满茂密松树与杨树的森林，她发现在林中某个阴暗的角落，那个“傲慢之眼”正架起三脚架，面对画布作画。“傲慢之眼”是一名身高将近一米八的大汉，但从他那破烂的小仓织长裤以及脏兮兮的学生帽，看得出他还只是个年轻的中学生。

这天，县长千金有两名女仆随行。虽然有女仆们在场，县长千金仍有所顾虑，但最后她还是头也不回，笔直地往前走去，来到“傲慢之眼”面前才停下。

“你为什么用憎恨的眼神瞪我？”

县长千金口齿清晰地说道。

少年微露惊讶之色，但他空洞的眼神望向画布，脸色涨红却不回答。接着他逐渐低下头去。

“你的意思是我太傲慢吗？还是说，县长的女儿很惹人厌呢？”

然而，少年就只是笨拙地弯下他那高大的身躯，低头不语。半晌过后，他开始把玩起画笔，似乎不知如何是好。

“那么……”县长千金语气坚决地朝少年吩咐了一句，“你不会再瞪我了，对吧！”

接着，她猛然一个转身，就此往回走。但就在县长千金转头的途中，少年马上抬起头来。他的傲慢之眼满溢着冷光，宛如要将县长千金刺穿般，紧紧瞪视着她。县长千金已经转头背对他，所以此时她也无计可施。

“那孩子一定是暗恋小姐。”一名女仆说。她这句话说得轻松，但并未就此让县长千金放心。当时我为什么不转头斥责他呢———县长千金无比懊悔。

隔天同一时刻，县长千金独自前往沙丘森林。“傲慢之眼”仍在那里面向画布作画，他一看到县长千金，脸上明显露出慌乱之色，不知该往哪儿摆的视线，落向画布。县长千金隔着画布，凝视着少年那凌乱的头发，内心逐渐变得平静。

“你是在这个市街就读的中学生吗？”县长千金问。

“没错。”少年冷淡地应道。

“你日后想当画家吗？”

少年无言颔首，接着开始慌张地玩弄起画笔。县长千金就像卡在胸口的浊气就此消散般，感觉心情轻松不少。她朝松树的树根坐下。抬头仰望，隔着树叶可以望见夏日闪亮的蔚蓝晴空，整面沙丘都传来那久久不散、令人心情沉闷的蝉鸣。少年显得局促不安，但他马上取出素描本，微微低着头，画起了县长千金。

（二）

县长千金一开始先佯装毫不知情，但接着她问："你在画我吗？"少年板着脸，小小声地低语："请不要动。"

半晌过后，县长千金不理会少年，动作利落地站起身，命少年让她看那幅画。少年仍是沉默寡言，在添了两三笔修饰后，默默地递出素描本。同样的姿势，他画工精巧地连画了数张。县长千金一张一张细看，若有所思。

"这样啊，那么，我来当你的模特儿吧。明天同样这个时候，请你准备好新的画布，在这里等我。"

少年惊讶地仰望县长千金，但她不等少年回答，已径自转身朝树下奔去。接下来约一个礼拜的时间，两人每天都在同一座沙丘隔着画布相对而坐，但几乎没有任何交谈。县长千金每次面带微笑向少年搭话，他都板着一张脸，只会简短地回答"没错"或"不"。而他那宛如会将人灼伤的眼神，不断交互来回于县长千金和画布之间。

某天因为临时有急事，县长千金没有预先向少年告知，便出门开始了十天左右的旅程。回来后，不巧又遇上连日降雨。夏天就这样匆匆来到尾声。

某个放晴的白天，县长千金走到那片闪着亮光的杨树林。她来到平时常去的那处场所，只见少年宛如安置于该处的一尊雕像，默默地面向画布，一动也不动。

"明天我要回东京了……"

"就算只有我一个人，我也能完成这幅画。"

少年态度冷淡地应道，然后像在催促县长千金摆好姿势，已执起了画笔。在下雨的这段时间，夏日匆匆离去的凋零感，不只显现在这

片沙丘，也显现于苍穹，蝉鸣声落寞得沉积不散。这幅画已近乎完成，呈现出县长千金意想不到的美。而在道别时，县长千金再度说道：

“再见了。明天我就要回东京了……”

“就算只有我一个人，我也能完成这幅画。”

少年面带愠色，以坚决的语气重复同样的话。接着他以木讷的动作摘下肮脏的帽子，弯下那高大的身躯，生硬地行了一礼，以此道别。

翌日，县长千金踏上旅程。她在熟人们的热情欢送下走出停车场。这时，在炎炎烈日下，她从铁轨沿线看到一个奇怪的人影，大吃一惊。那名高大的中学生抱着画具箱倚在电线杆旁，沉着一张脸，朝车内投射出祭典那天所看到的傲慢之眼。当车子与他擦肩而过时，他慵懒地转过头来，晃动他宽阔的肩膀，缓缓前行。

寒假时，县长千金并未回父亲任职的地方。当然了，如果满心牵挂少年的事，她会觉得自己很傻，而且，要是真的与少年重逢，那反而才怪呢。

不过，县长千金在某个黄昏与人闲聊时，曾向一位友人说起悄悄话。

“我曾经有个男友。他是身高将近一米八的高个子，现在还是中学生，他是绘画的天才呢……”

县长千金脱口说出“天才”这两个字时，感受到一股意想不到的满足感，仿佛把心中想说的话一股脑儿全说了出来。因为透过这意想不到的名词，在静静的感伤中，她清楚地忆起夏日时透过沙丘森林的枝叶缝隙所看到的蔚蓝苍穹。

盛开的樱花林下

每当樱花盛开时，人们就会拎着美酒，大啖丸子，信步于花下，不住夸赞着“美景”“春色烂漫”，喜溢眉宇，满面春风，但这全是信口胡诌。为什么说是胡诌呢？大批人聚集在樱花树下，喝得酩酊大醉，随地呕吐，大打出手，这是从江户时代便有的事，以前有人会觉得樱花树下是可怕的地方，绝对没人会认为那是什么美景。近来一提到樱花树下，由于总是游人如织，在那里饮酒喧闹，所以给人欢快、热闹之感，但如果将人们从樱花树下移除，它便会顿时化为骇人的景致。因此在能剧中有个故事曾提到：某位母亲因心爱的孩子遭人贩子掳走，她四处找寻孩子，就此发疯，来到樱花盛开的树林下，在放眼尽是花瓣的樱花树下描绘孩子的幻影，因此发狂而死，为花瓣所掩埋（这部分是在下自己画蛇添足）。樱花林下一旦没有人影，就只剩骇人的气氛。

昔日，铃鹿岭也有这么一条道路，旅人都得从樱花林下路过。在没开花的时节倒是安然无事，可一旦迈入花季，旅人来到樱花林下，个个都会变得意乱神迷。会想早点从樱花林下逃离，头也不回地朝有绿树或枯树的地方发足飞奔。只身一人时倒还好，因为头也不回地逃离樱花树下，来到正常的树下后，便会松口气，心中直呼“好险”，就此平安无事，但倘若是两人同行，可就不妙了。因为每个人的脚程快慢不同，总有一人会落在后头，所以就算在后方死命叫喊“喂，等等我”，但此时大多数人都已精神错乱，只会丢下朋友，一味向前狂奔。因此旅人们只要从铃鹿岭的樱花林下路过，尽管过去交情深笃，也会就此交恶，不再相信与对方的友情。基于这个缘故，旅人们自然而然不再从樱花林下路过，会专程绕远路，改走其他山路。过了没多久，樱花林偏离了干道，独自坐落在无人通行的寂静山林中。

几年之后，一名山贼开始在这座山中住下。此人性情残暴，会来到干道上，剥下旅人们身上衣物，取人性命，下手从不留情。但即使是他这样的男人，来到樱花林下也一样心生恐惧，意乱神迷。于是从

那之后，山贼开始讨厌樱花，他暗自在心中嘀咕———樱花这种东西真是可怕，看了就讨厌。明明没风，但总觉得樱花底下风声呼号。不过，正因为没有风声，所以四周阒静无声。只有自己的身影和脚步声，在寂静、冰冷、毫无动静的风中被紧紧包覆，就像花瓣一片片飘零凋落，感觉灵魂好似也随之飘散，生命在一点一滴地流失。所以人们才会想闭上眼，放声大叫，拔腿逃离，但要是闭上眼又会撞上樱花树，所以无法就此闭着眼睛，这样一来则更加精神错乱。

不过山贼生性冷静，不知后悔为何物，所以尽管对此感到奇怪，却也不惧。明年再思考这个问题吧———他如是想，因为今年没心思细想。这个问题等明年花开，到时候再来好好推敲一番，他每年都这么想，一晃眼十几个年头过去，今年他又打算等明年再来细想，转眼又是岁末。

在他抱持这个念头期间，妻子从原本的一人增加为七人，接着又从干道上掳来第八名妻子，连同抢下她丈夫身上的衣物。至于她丈夫，自然是一刀斩杀。

打从杀死女子丈夫的时候起，山贼便觉得不对劲，感觉与平时不太一样。究竟是哪里不一样，也说不上来，但就是觉得古怪，不过他向来不习惯拘泥于这种小事上，因而当时也就没特别在意。

实际上起初山贼并无意取男子性命，他原本打算剥光他的衣服后，像往常一样说一声“快滚吧”，一脚将他踢开。但因为他身旁的女子美艳不可方物，山贼就此一刀杀了男子。此举不光他自己感到意外，对那名女子而言，同样也是出乎意料，当山贼回身而望时，女子吓得腿软，一脸茫然地望着他。山贼说：“从今天起，你就是俺老婆了。”女子点了点头。山贼执起女子的手，扶她站起，女子却说“我走不了，你背我”。山贼应了声“没问题”，轻盈地背起女子，迈步前行，但来到险峻的上坡处，山贼说：“这里很危险，你下来自己走。”但女子却紧抓着他应道“我不要，我不要”，怎样也不肯下来，“你想想，这种坡道，连你这种住惯山林的男人都觉得吃力了，我怎么可能走得动？”

“这样啊，好，好。”山贼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但还是满心欢喜，“不过，你还是先下来吧。俺有的是力气，所以并不是因为体力

吃不消，想停下来喘气，而是因为后脑勺没长眼睛，打从刚才起就一直背着你，心里忍不住急了起来。俺想先放你下来，好好看看你可爱的脸蛋。”

“我不要，我不要。”女子死命地抱紧山贼的脖子，“这么冷清的地方，我一刻都待不了。你快点带我去你住的地方，一刻都别停。否则我就不当你的妻子。你要是让我感到孤单冷清，我就咬舌自尽！”

“好，好，知道了。你的要求，俺一概照办。”

山贼面对这位美若天仙的老婆，对日后的生活充满期待，感受到一股几欲融化般的幸福。他耀武扬威地昂首挺胸，转了一圈，让女子看前山、后山、右山、左山。

“这一大片山全是俺的。”

山贼如此说道，但女子完全没搭理。山贼感到既意外，又失望。

“你听好了。你眼前看到的所有山林、溪谷，甚至是从溪谷涌现的浮云，全都是俺的。”

“你快走吧，我不想在这种满是岩石的山崖下久待。”

“好，好。到家后，俺替你张罗一顿丰盛的大餐。”

“你就不能再快一点吗？用跑的！”

“这处坡道地势这么陡，连俺自己一个人走的时候也没办法跑呢。”

“真看不出，原来你这么窝囊。我竟然嫁给了这么没用的人当老婆。唉———唉———今后我该仰赖什么过日子才好啊。”

“胡说什么呢。不过就区区一条坡道嘛。”

“唉，真令人着急。我看你是累了吧？”

“说什么傻话。待俺上完坡，就跑给你看，保证连鹿都追不上！”

“可是你好像喘得上气不接下气，还脸色发青呢。”

“做任何事，一开始都是这样。待会儿跑顺了，就会健步如飞，保证你在俺背后会晃得头昏眼花。”

话虽如此，但山贼其实已精疲力竭，全身关节都快散了。当他返抵家门时，早已两眼发黑，耳鸣不止，甚至连用嘶哑的声音说句话的力气也没有了。家中的七个老婆前来相迎，而山贼光是放松自己像石头般僵硬的身躯，放背后的女人下来，就已是竭尽全力了。

七个老婆看到这位从未见过的女子，皆因她的美貌而大受震撼，但女子则是因为这七个老婆的肮脏模样而大为震惊。这七个老婆当中，有的昔日也曾是花容月貌，但如今已风华不再。女子不禁感到害怕，退到了山贼的背后。

“哪来的这些山怪啊！”

“她们是俺以前的老婆。”

山贼很伤脑筋，总算想出“以前”一词，套进话里，虽是匆忙之间想出的回答，但已算是可圈可点，不过女子却毫不客气：“哎呀，她们就是你以前的老婆啊？”

“这是因为俺以前不知道世上有你这样的可人儿。”

“那你杀了那个女人。”

女子指着当中容貌最端正的一人喊道。

“大可不必杀了她吧，你就把她当侍女看待不是很好吗？”

“你杀了我丈夫，却舍不得杀自己老婆吗？你这样还想娶我当老婆吗？”

从山贼紧闭的双唇中传出一丝呻吟。他突然虎跃而起，一刀斩杀女子所指的那个老婆，但他根本没空喘息。

“换这个女的。这次杀这个女人。”

山贼踌躇了一会儿，但旋即大步走向前，朝这个老婆的脖子手起刀落。人头滚向地面，兀自未停，女子已指向下一个女人，响起她那娇柔清亮的声音：“接下来是这女人。”

被她指到的女人双手掩面，放声尖叫。山贼举刀过顶，朝尖叫处划过一道寒光。其他女人马上站起身，四处逃散。

“要是逃走一个，我绝不原谅你。草丛里躲着一个，还有一个往上游逃去了。”

山贼抡起血刀，在山林中东奔西跑。当中只有一名女子因为来不及逃开，吓得瘫软在地。她是里头长相最丑的女人，而且还跛脚，不过当男子将逃跑的女人一一斩杀，返回原地，随手举起血刀准备斩落时———

“这女的就免了。我要留她当侍女。”

“反正顺便，就一并杀了吧。”

“你可真傻。我的意思是叫你别杀了她。”

“这样啊？好吧。”

山贼将血刀抛向一旁，一屁股坐向地面。疲劳感铺天盖地袭来，眼前为之一黑，他感觉屁股就像是从土里长出似的，清楚感觉到自身的重量。这时，蓦然察觉四周的寂静，突然生出一股恐惧感，令他大吃一惊，回身而望，发现女子站在原地，显得闷闷不乐。男子有一种从噩梦中醒来的感受，接着他的目光和灵魂都很自然地被女子的美所吸引，浑身无法动弹。但同时心中感到不安，是何种不安，为何不安，什么令他不安，他自己也不清楚。然而女子实在太过美丽，就此吸走了他的灵魂，所以他才能泰然面对心中不安的波涛，不以为意。

他心想，这种感觉还真似曾相识，曾经也有过类似的情形。“啊，对了，就是那个。”当他发现时，把自己吓了一跳。

正是那盛开的樱花林下。这类似从樱花林下走过的感觉。他不知道是哪里像，又是怎么个像法，不过两者之间确实有相似之处。山贼的个性就是如此，总是一知半解，也不打算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山中漫长寒冬结束，尽管山巅和谷底的树荫下仍留有残雪，但花季即将到来，整面天空都呈现出春日将至的兆头。

山贼心想，今年等樱花盛开后，要大胆一试。刚走进樱花树下时，还不会有什么异状，于是他拿定主意，朝樱花林中走去。先前走在樱花林下，会渐感意乱神迷，不管前后左右，往哪个方向瞧，一律都是覆满头顶的樱花，而往樱花林中央走近后，则会因极度的恐惧而盲目地横冲直撞。他心想，今年要在樱花盛开的林中静止不动，不，干脆就坐在地上吧。到时候也一并带这个女人去———他突然兴起这个念头，朝女子瞄了一眼，接着感到一阵心神不宁，急忙别过脸去。“要是让这个女人知道俺心中的想法，那可就糟了。”不知为何，这个想法深深烙印在他心中。

★

女子天生刁蛮任性，不论山贼再怎么用心帮她张罗菜肴，她都不满意。山贼在山林中奔走，猎捕飞鸟和野鹿，也会猎杀熊或野猪。那名跛脚侍女则是终日在林间找寻树芽和草根，但女子从未显露满意之色。

“你打算每天让我吃这种东西吗？”

“这已经是上等佳肴了。在你来这里之前，这类的菜肴俺平均十天才吃得上一次。”

“你是山林野汉，所以对这种东西觉得满意，但我却是难以下咽啊。住在这种冷清的深山里，漫漫长夜里听到的尽是猫头鹰的叫声，至少在饮食上总该有不输京都的美食吧。啊！京都的风雅！现在完全被断绝京都风雅的我，心中是何等落寞，想必你不会明白。你夺走了

我所有的京都风雅，而能给我的，就只有乌鸦和猫头鹰的啸叫。你却对此一点都不觉得羞愧、残忍。”

对于女子的这番怨怼之言，山贼感到莫名其妙。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何谓京都风雅，也无从想象，更想不透竟然有人还会对现在这样的生活和幸福感到不满。他就只是对女子所埋怨的风雅不足感到困惑，也完全不懂该如何应对，因而深为这样的焦急所苦。

过去不知有多少来自京都的旅人命丧他刀下，来自京都的旅人都是富豪，所带的行李也都很奢华，所以来自京都的人都是他的肥羊。当他好不容易抢来人们的行李，打开一看，发现里头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时，他便会咒骂一句“啐，去你的乡巴佬”，或是“好你个土老百姓”。也就是说，他对京都的了解就仅此而已，那是拥有奢华行李的人们所住的地方，而他对京都人唯一会有的念头，就是要将他们洗劫一空。至于京都的天空在哪个方向，对他而言，完全没必要去探究。

女子很珍惜发梳、笄、发簪、口红等物品，每当山贼要用沾满泥巴的手，或是染了野兽血污的手碰触女子的衣物时，总免不了挨她一顿训斥。就像衣服是女子的性命一般，而她的唯一职责就是守护衣物，她把自己打理得干干净净，命山贼整理修缮屋子。至于她身上的服饰，光一件窄袖和服和细绳还不够，一定得搭上好几件衣服和多条细绳，而且细绳还得绑成奇特的形状，垂挂在身上，再配合各种饰品，这样才算打扮完毕。山贼看得瞠目结舌，赞叹不已。他这才明白，就是如此大费周章才成就了女子的美，而他也因这样的美而得到满足。此事不容置疑，就部分来看这种美毫无意义，而且既不完整，也是无法理解的碎片，但在汇聚之后则形成一个完整之物；如果将此物分解，又会回归为无意义的碎片，山贼以自己的想法来理解这当中的道理，视此为一种奇妙的魔术。

山贼砍伐山上的林木，制作女子吩咐的物品。到底要制作什么，所为何用，他在制作的过程中始终没能搞懂。他做了胡床和肱挂[1]。胡床就是所谓的椅子。在天放晴的日子，女子会命他搬出屋外，摆在向阳处或是树荫下，自己则坐在上头闭目养神。如在屋内，她会倚坐在扶手上，陷入沉思，而这些在山贼眼中，显得如此奇特、风情万

种，而令人心烦意乱。女子在现实中施展魔术，而他自己身为魔术的助手，却又无时无刻不对魔术的结果感到惊诧、赞叹。

跛脚侍女每天早上都为女子梳理她那头乌黑长发，而梳头用到的水，是山贼从遥远的溪谷清泉汲取而来，山贼对于自己如此用心的辛劳感到欣慰。自己也能为眼前的魔术尽一分心力，是山贼的愿望。他很想伸手轻抚那梳理整齐的黑发，但女子总是把他赶开，对他呵斥道“不要用你的脏手碰我”。男子就像孩子般把手缩回，望着亮泽的黑发被绑成发型，黑发中露出脸蛋。男子见证了“美”的诞生，感觉就像经历了一场不会成真的美梦。

“这种东西真是……”

他把玩着上头有图案的发梳和带有装饰的笄。那是他过去看不出有任何意义和价值之物，现在依旧如此，对于事物间的调和、关系、装饰这类的意义，他仍没有任何见解。不过，他明白这当中存有魔力，魔力是物品的生命，物品也存在着生命。

“你别这样把玩。为什么你每天都非得这样把玩不可呢？”

“因为俺觉得很不可思议。”

“什么不可思议？”

“俺也说不上来。”

男子感到难为情。他为之惊讶，但不知是什么令自己惊讶。

男子就此对京都产生畏怯之心。他的畏怯不是恐惧，而是对不明白的事物所抱持的羞惭和不安，类似博学者对未知事物所抱持的羞惭和不安。每次女子一谈到“京都”，男子内心就会为之战栗。然而，只要是肉眼看得见的事物，他从不畏惧，所以他不习惯这种羞愧心，不适应这种恐惧心，因而他对京都只怀有敌意。

他袭击过成百上千名来自京都的旅人，从来没有人足以与他匹敌，他对此相当满足。不管再怎么回忆过往，他都不会感受到怕遭人背叛或伤害的不安。当他察觉这点后，时常感到既愉快，又自豪。他

拿女子的美貌和自己的勇猛做对比，而对自己的勇猛有所自觉后，他认为比较难以对付的对象，就只有野猪了。而事实上，野猪也不是多么可怕的敌人，所以他一样保有一份从容。

“京都有长獠牙的人吗？”

“有持弓的武士。”

“哈哈哈。如果是弓，俺连山谷对面的麻雀都能打下。京都没有皮坚肉硬，足以把刀子震断的人吧？”

“有身穿盔甲的武士。”

“盔甲会把刀给震断吗？”

“会。”

“俺可是连熊和野猪都能制服呢。”

“如果你真是这么勇猛的男人，那就带我去京都吧。凭你的力量，取得我想要的东西，将京都的精华都装饰在我身上。倘若你能让我由衷感到快乐，那你才真的算是勇猛的男人。”

“这有何难！”

男子就此决定前往京都。他打算用不到三天三夜的时间，将京都里所有的发梳、笄、发簪、和服、镜子、口红，全堆向女子身边。似乎什么事都不足以令他挂心，唯一挂心的却是和京都毫无关系的另一件事。

那片樱花林。

再过两三天，森林里的樱花将完全盛开。他已做好决定，今年一定要在那樱花盛开的森林里，一动也不动地坐下。他每天都偷偷前往樱花林，查看花蕾的大小。他对急着起程的女子说，还要再等三天。

“难道你得打包行李？”女子秀眉微蹙，“别再让我等了。京都在呼唤我呢。”

“可是，俺有个约定。”

“你？这种深山野岭，谁会和你有约定？”

“确实是没人。不过，俺就是有个约定。”

“那可当真稀罕了。明明没人，你会跟谁有约？”

男子再也无法隐瞒。

“樱花就要开了。”

“你和樱花有约是吗？”

“樱花就要开了，俺得看过樱花后，才能出远门。”

“这是为什么？”

“因为俺得去樱花林下看看才行。”

“所以我才问啊，为什么非去看不可？”

“因为花开了。”

“因为花开了？这是为什么？”

“因为在花海下始终冷风飕飕。”

“在花海下吗？”

“因为花海是无穷无尽的。”

“花海吗？”

男子自己也不明所以，大感烦躁。

“你也带我到花下去吧。”

“那可不行。”

男子直截了当地应道。

“俺得单独前去才行。”

女子面露苦笑。

男子第一次见识到什么是苦笑。他过去从不知道，世上竟有如此不怀好意的笑容，而且他并未将它判断成是“不怀好意”，而只是认为自己就算挥刀也无法加以斩除。证据就是，女子的苦笑就像盖了章一样，深深刻印在他脑中。它就像刀刃，每次一想起，脑中就会阵阵刺痛。而他无法加以斩除。

第三天到来了。

他悄悄出门。樱花已完全盛开。甫一踏进林中，脑中便回想起女子的苦笑。它化为过去未曾体会过的利刃，一刀劈进他脑中，这样便已令他思绪大乱。樱花林下的寒意，从无垠的四面八方涌来，他的身体旋即在这阵风的吹袭下变得透明，那来自四方的风呼号着，此地似已全然布满了冷风，只有他在叫唤的声音。他发足飞奔———多么空虚啊。他哭泣、祈祷、挣扎，只想着要逃离，而当他明白自己已冲出樱花林下时，宛如大梦初醒。唯一与做梦不同的是，他确实感受到令他上气不接下气的肉体痛苦。

★

男子、女子、跛脚侍女，就此开始在京都居住。

男子每晚都奉女子之命潜入宅邸，去盗取和服、宝石、装饰品，但光是这样仍不足以满足女子。女子最想要的，是屋里住户的项上人头。

他们的家中已搜集了数十座宅邸住户的人头。屋内四面以屏风区隔，摆满了人头，有的人头则是悬挂高处，由于数量着实太多，男子已分辨不出人头的身份，但女子却很清楚，如数家珍，尽管人头的头发脱落，尸肉腐烂，化为白骨，但她仍清楚记得这是哪户人家的哪个人。要是男子和跛脚侍女随意更动人头摆放的位置，她便会大为光

火，直嚷着这里属于哪户人家，那里属于哪户人家，从而变得无比唠叨。

女子每天玩弄人头。人头带着家仆出外散步，人头一家人会到别的人头家玩，人头彼此谈恋爱，女性人头抛弃男性人头，而男性人头又遗弃女性人头，从而让女性人头伤心落泪。

某家大小姐的人头被某个大纳言[2]的人头欺骗了：在某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大纳言的人头假装成大小姐心上人的人头，悄悄前去与她行鱼水之欢，而在云雨过后，大小姐的人头才察觉不对。大小姐的人头怨不得大纳言的人头，只能为自己可悲的命运饮泣，出家为尼。结果，大纳言的人头来到尼姑庵，要侵犯已出家为尼的大小姐人头。大小姐的人头本想一死了之，但最后还是屈服于大纳言人头的甜言蜜语，就此逃离尼姑庵，躲在名为山科的村落里，成了大纳言人头的小妾，蓄发还俗……其实大小姐人头和大纳言人头都已毛发脱落，腐烂，蛆虫直冒，露出森森白骨。两个人头共坐对饮，沉溺情爱，齿牙相碰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腐烂的尸肉互相粘黏，鼻子扁塌，眼睛处也成了空洞的眼窝。

每次见这紧靠着彼此的两颗人头完全崩塌变形，女子便满心愉悦，放声大笑。

“来，把脸颊吃掉吧。啊，真好吃。大小姐的喉咙也一并吃了吧。好了，眼珠也一块啃了吧。我帮你吸一下吧。嗯，我舔。哎呀，真是香甜可口，教人回味无穷呢。我说你啊，你得好好啃哦。”

女子咯咯娇笑。那清亮悦耳的笑声，如同敲响轻薄的瓷器所发出的轻快声响。

当中也有僧人的人头。女子似乎很憎恨僧人的人头，总是拿它当反派，使其受尽憎恨，惨遭虐杀，或是遭官差处刑。僧人的“头”在变为“首级”后，反而长出头发，不久头发脱落，尸肉腐烂，化为白骨。变成白骨后，女子命男子再拿别的僧人的头来。新的僧人头仍保有少年的稚嫩之美，女子见了很是开心，将人头摆在桌上，喂它喝酒，与它腮碰腮，舔它，搔痒，但很快就又腻了。

“我要一个胖一点、更惹人厌的人头。”

女子下令道。男子觉得麻烦，一次拎了五颗人头回来：有步履蹒跚的老僧人头；也有眉毛粗大，两颊肥厚，鼻子活像脸上粘着一只青蛙的僧人人头；有长得尖耳马脸的人头；有长相端正规矩的人头……但女子只看上其中一个。那是一名年约五十的大和尚的人头，长相丑陋，眼尾下垂，两颊松弛，嘴唇丰厚，就像是因为嘴唇太重而合不上嘴，当真是一副窝囊样。女子以双手手指抵住它下垂的眼尾两端，绕动几圈后将它往上吊，拿两根棍子插进它那狮子鼻的鼻孔中，将它倒立起来滚动，或是紧搂在自己胸前，将自己的乳房抵向它的厚唇间，让它含住……看到如此景象，女子纵声大笑，但很快又腻了。

当中也有美娇娘的人头。那是清新脱俗、文静高贵的人头，带有一点孩子气，但死后的容颜却透着一丝大人的忧郁，仿佛快乐、悲伤、成熟的思绪全藏在那紧闭的眼皮深处。女子把这颗人头当成自己的女儿或妹妹一样疼惜，帮人头梳理黑发，还帮它化妆。她念叨着这么做不行，那样做也不行，可谓是呵护备至，此时女子浮现出的温柔神情，仿佛会散发出花香。

为了这颗少女的人头，需要有颗年轻公子哥的人头来搭配。公子哥的人头也经过一番用心的化妆打扮，两颗年轻人的人头就此沉浸在狂热的恋爱游戏中。时而闹脾气，时而欺骗，时而露出哀伤之色，不过当两人的热情一旦点燃时，其中一人就如同燃起熊熊烈火，会将另一人烧成灰烬，双方都欲火焚身，化为高涨的烈焰，相互燃烧。但没过多久，就会有坏武士、好色之徒、恶僧这类的肮脏人头前来阻挠，公子哥人头遭人拳打脚踢后，丢了性命，那些肮脏的人头从四面八方袭向少女人头，肮脏人头的腐肉粘上少女人头，像獠牙般的牙齿咬住它，它的鼻头就此缺了一块，头发被扯下。接下来，女子用针在少女人头上戳出洞来，再用小刀又割又刨，将它变得比其他人头都还肮脏，令人不忍卒睹，之后便丢弃了。

男子讨厌京都。京都里的稀奇事物他也已看惯，如今心中只存在着一股无法融入的隔阂感。尽管他在京都里也和寻常人一样，穿着水干[3]，但还是一样露出小腿，大步而行。白天出门时，无法在腰间佩刀，而且非得到市场采买才行，到有娼妓的居酒屋喝酒，也得付钱。市场上的商人捉弄他，挑菜来兜售的乡下女人和小孩也捉弄他，甚至连娼妓也嘲笑他。在京都，贵族都搭牛车行走在道路中央。身穿水干、打着赤脚的家臣，可能是喝了别人款待的酒，满脸通红，趾高

气扬地走在路上。男子常在市场、路上、寺院的庭园，遭人呵斥为“傻瓜”“笨蛋”“蠢材”。尽管如此，他并不会因为这些小事而动怒。

最令他感到痛苦的，是无聊。他深深觉得，人这种东西真是无聊透顶而且聒噪。大狗走在路上，小狗就会猛吠。男子就像是只遭吠的狗，他讨厌别扭、嫉妒、闹脾气、思考。他认为山中的野兽、树木、溪流、飞鸟就不会这般聒噪。

“京都真是个无聊的地方。”他对跛脚侍女说，“你会不会想回山里？”

“我不觉得京都无聊。”

跛脚侍女应道。她整天都忙着张罗三餐、洗衣，而且还和左邻右舍闲聊。

“在京都可以和人聊天，不会觉得无聊。反而是山里才无聊，我讨厌那里。”

“你不觉得聊天很无聊吗？”

“当然不会。不管是谁，只要聊天就不会觉得无聊。”

“但俺却觉得，聊愈多愈无聊。”

“你都不说话，所以才觉得无聊。”

“哪儿的话。就是说了话觉得无聊，所以俺才不说啊。”

“那你就试着说说看吧。包管你会忘记无聊。”

“说什么？”

“想说什么尽管说。”

“哪会有什么想说的。”

男子感到气恼，打了个哈欠。

京都也有山。然而，山上有寺院，有草庵，反而有更多人来往于山中。从山上可以一览京都的全貌———没想到竟有这么多人家。他心想：这是何等肮脏的景象啊！

白天时，他几乎忘了自己每晚都在杀人。因为他对杀人感到无聊。什么事都提不起兴趣。就只是一刀砍下，人头落地，如此而已。人的颈部是柔软之物，完全没传来砍中骨头的手感，就像在切萝卜一样，不过人头的重量倒是令他颇感意外。

他隐约能明白女子的心情。钟楼有一名僧人，胡乱地敲响大钟。男子心想：瞧他做这事，多傻呀。根本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来。如果和这些人面对面生活，我可能也会选择砍下他们的脑袋，和他们一起生活。

不过，女子的欲望无穷无尽，这也令他觉得无聊。女子的欲望，就像在空中直线往前飞的飞鸟，没空休息，且不断地直线往前飞。这只鸟不会疲累，快意地破风翱翔，流畅地持续飞行，毫无休止。

但男子却只是一只普通的鸟儿。在枝丫间穿梭跳跃，顶多会偶尔飞越山谷，就像停在枝头上打盹的猫头鹰。他身手敏捷，常活动全身筋骨，也常行走，动作利落灵活。但他内心却是一只懒惰的鸟，从没想过要无止境地直线往前飞。

男子站在山上凝望京都的天空。空中有一只鸟直直地往前飞去，天空由白昼转为黑夜，再从黑夜化为白昼，无穷尽的明暗反复循环。它的尽头什么也没有，不论历时多久，一样只有无穷尽的明暗。男子无法理解这种无穷尽的现象，一日过去，又一日过去，日复一日，他思考明暗无穷尽反复的现象，想到头痛欲裂。这不是因为思考造成的疲累，而是思考所带来的痛苦。

回家后，女子一如平时，仍沉浸在玩人头的游戏中。女子一见到他，马上露出早已等候良久的神色。

“今晚你带颗白拍子[4]的人头回来。要找一颗特别漂亮的白拍子人头哦。因为我要拿它来跳舞。我来唱首流行曲给你听吧。”

男子想要回想起刚才在山上凝望的那无穷尽的明暗。这屋子应该就像那永无止境、明暗不断反复的天空一样，但他此时偏偏想不起来。而女子也不是飞鸟，她仍是平时那美艳动人的女人。他回答道：

“俺不要。”

女子大吃一惊。最后甚至笑了起来：“哎呀，你也变胆小了吗？原来你也只是个胆小鬼嘛。”

“俺不是你说的那种胆小鬼。”

“不然是什么？”

“因为没完没了，我感到厌烦了。”

“哎呀，这就奇怪了。任何事都一样没完没了。我们每天吃饭，不也是没完没了吗？每天睡觉，不也是没完没了？”

“这不一样。”

“怎么个不一样法？”

男子答不出话来。但他就是觉得不一样。为了摆脱这种辩驳不过她的痛苦，他走出屋外。

“要带白拍子的人头回来哦。”

后方传来女子的叫唤声，但他没答话。

为何不同，怎样个不同法，他苦思这个问题，但还是想不透。夜色渐深。他又往山上而去。此时已看不见天空。

待他回过神来时，他正在思考天空坠落的事。天空往下坠，而他就像被人勒住脖子般，痛苦难受，就如同杀了那名女子。

只要杀了女子，就能停止持续奔跑在天空无穷尽的明暗中，而天空将就此坠落，他得以松口气。但是，他的心脏却开了个大洞，飞鸟的身影从他胸口飞走，消失无踪。

那女子就是俺吗？在空中无穷尽地往前直线飞去的鸟儿，就是俺自己吗？他心中产生怀疑。杀了女子，就是杀了自己吗？俺到底在想什么？

为什么非得让天空坠落不可，这点他也想不透；所有的想法都难以捉摸，而拿走想法后，剩下的只有苦痛。天色破晓，他已没勇气回到女子所在的那个家，就在山中盘桓了数日。

某天一早，他睁眼醒来，发现自己睡在樱花树下。那是单独一棵樱花树，樱花盛开。他大吃一惊，弹跳而起，但并不是要逃离，因为就只有这么一棵樱花树。他突然想起铃鹿岭的樱花林。那座山的樱花林，现在肯定也同样樱花朵朵绽放。男子因这股怀念之情而忘我，陷入沉思。

回山上去吧！我要回山上去！为什么如此单纯的事，我竟然会忘了呢？为何会老想着要让天空坠落呢？他感觉就像从一场噩梦中醒来，有一种获救之感。之前他甚至丧失了知觉，感应不到山里早春的气味，此刻这一切又重新回到他身边，感觉得到那强烈的寒意。

男子回到家中。

女子满面春风地迎接他。

“你去哪儿了？我说了那些任性的话，让你受苦，是我不对。不过你也该替我想想，你离开后我有多寂寞啊。”

女子过去从没这么温柔过，男子感到心痛，他的决心差点就此融化。然而，他心意已决。

“俺决定要回山上。”

“要留我在这里吗？你心里怎么会存有这么残忍的念头？”

女子因愤怒而眼中燃起烈火，脸上尽是遭人背叛的愤恨之色。

“你是从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薄情的？”

“所以俺才说，俺讨厌京都。”

“有我陪你也一样讨厌吗？”

“俺只是不想再继续住在京都了。”

“可是你有我在啊！莫非你讨厌我了？你不在的这段时间，我独守空闺，心里想的全是你呢。”

女子眼中噙着泪水。这是女子第一次眼眶泛泪，怒容已从女子脸上消失。此时她埋怨男子的无情，心中满是悲切。

“因为你不是非得住京都不可吗？俺则是非得住山上不可。”

“如果没和你同住，我无法活下去啊。你就没办法懂我的心思吗？”

“可是俺非得住在山上不可。”

“既然你要回山上，那我也一起回山上。就算只和你分离一天，我也活不下去。”

女子睁着泪汪汪的大眼，把脸埋进男子胸前，热泪直淌。泪水的温热渗进男人胸中。

没有男子，女子的确活不下去。新的人头是女子的生命，而能为女子带来人头的，除了他之外，再也没有别人。他是女子的一部分，女子绝不能放走他。女子深信，当男子的乡愁得到缓解时，一定会再次带她回到京都。

“可是，你能在山上生活吗？”

“只要是和你在一起，到哪里我都能生活。”

“山上没有你想要的人头哦。”

“如果非得从你和人头之间做一个选择的话，我会放弃人头。”

男子怀疑自己该不会是在做梦吧。因此他喜出望外，难以置信，如此求之不得的事，过去就连在梦里，他也从没想过。

他心中洋溢全新的希望。此事的来访是如此突然、直白，使得他先前的一切痛苦感受全被隔离在难以捉摸的远方。他甚至忘了，女子一直到昨天为止，都不是这样的温柔性情。眼前他只看到现在和明天。

两人将跛脚侍女留在京都，立刻往山上出发。出发时，女子悄悄对跛脚侍女留下一句话———我很快就回来，你等着。

★

昔日的群山重现眼前，仿佛只要开口叫唤，它们就会应声。男子决定走旧路返家，那条路因为无人涉足，已看不出原本的路形，变成寻常的树林和山坡。而顺着这条路走，会路过樱花林下。

“你背我。这种没路的山坡，我走不了。”

“好，当然没问题。”

男子轻松地背起女子。

他想起之前掳获这名女子的事。那天他同样也是背着女子，顺着山岭另一侧的山路往上而行。那天心中同样洋溢着幸福，但今天的幸福感更加丰沛。

“第一次遇见你那天，我也是叫你背我呢。”

女子也忆起往事，如此说道。

“俺也正想起那件事呢。”

男子喜滋滋地笑着。

“喏，看得到吧。这一大片山全是俺的。山谷、树木、飞鸟，甚至是浮云，全都是俺的。这山真是好。让俺忍不住想痛快地跑一跑。因为这一切在京都都没有。”

“我第一次遇见你的那天，也是要你背着我跑。”

“没错。当时可累死俺了，跑得我眼冒金星。”

男子可没忘了那盛开的樱花林。然而，在这幸福的日子里，那盛开的樱花林又何足为惧？他一点都不怕。

樱花林逐渐出现在眼前。当真是一整片盛开的花海；在清风吹拂下，花瓣纷纷飘落，地上铺满了花瓣。这些花瓣是从哪儿落下的呢？因为放眼望去，头上尽是一朵又一朵盛开的樱花，看起来完全感觉不出它们曾掉落任何一片花瓣。

男子走进盛开的樱花林下，四周万籁俱寂，寒意渐浓。他猛然发现，女子的手变得冷若寒冰，顿时不安起来。他立即领悟，女子是妖怪。倏然，一阵寒风从樱花林下的四面八方吹袭而来。

紧紧抱在男子背后的，是个有一张大脸、全身泛紫的老太婆。她的嘴巴直咧至耳根，卷曲的头发呈绿色。男子向前飞奔，想将她甩落，但妖怪双手使劲，紧掐他的喉咙，使他几乎快要看不清眼前的一切。他全神贯注，鼓足全身之力，将妖怪的手松开。脖子从妖怪双手的缝隙间挣脱，那妖怪从他背后一滑，跌落地上。这次换他压制住妖怪了。他紧紧勒住妖怪的脖子，待他回过神来，才发现自己使出浑身的力气掐住女子的脖子，而她已经气绝身亡。

他双眼变得模糊，试图用力睁大眼睛，但感觉并未因此而恢复原本的视力。因为他所杀害的不是恶鬼，而是刚刚背着的女子，女子的尸体横陈在他面前。

他的呼吸顿时停止。他的力气、思考，全都同时停顿。已有几片花瓣落在女子的尸体上，他摇晃女子，放声叫唤，紧搂着她，但全都徒劳无功。他放声号啕。应该是从他在山上住下后，一直到今日，他都从没哭过吧。而当他很自然地回过神来时，他的背后也堆积了不少粉白色的花瓣。

那里正好位于樱花林的正中央，四方的边界都被樱花掩盖，看不见深处。他平时的恐惧和不安已经消失，从樱花林边界吹来的寒风也消失无踪，就只有花瓣持续悄然散落。他第一次在樱花盛开的树底下静静坐下，这次他能永远坐下去，因为他已无处可归。

盛开的樱花林下隐藏的秘密，至今依旧无人能解。或许这只是“孤独”。因为男子已不需要畏惧孤独，他自己即是孤独。

他开始环视四方：头顶有樱花，花下悄悄蕴含了无限的空虚，花瓣悄然飘落，仅只如此。除此之外，再无任何秘密。

不久后，他感觉到有个温热之物，他发现那是他自己心中的悲戚。在花瓣与空虚的冷冽包覆下，那团温热之物的形体开始变得愈来愈清楚。

他想拨走女子脸上的花瓣。正当他的手即将碰触女子的脸庞时，感觉似乎发生了什么怪事。只见他手掌下全是飘降堆积的花瓣，女子的身影已消失不见，化为数片花瓣。而当他想拨开花瓣时，他的手和他的身躯也在他往前伸展时消失无踪。只剩下花瓣和弥漫不散的冰冷空虚。

---

[1] 肱挂，坐时让下臂和手肘靠着的旧式家具，或称“座用扶手”。

[2] 大纳言，日本古代官职。为商议政事、议论天皇敕命的重要官职。

[3] 水干，日本古代朝臣的礼服。随着时代的推移，已逐渐成为日本武家及公家的日常服装。

[4] 白拍子，日本平安时代末期到钅廉仓时代为皇室表演传统舞蹈的女性舞者，也有男性的白拍子。

闲山

昔日在越后国一处叫鱼沼的穷乡僻壤，有位在当地德高望重的老僧，人们都称他是闲山寺的六袋和尚。

在某个初冬的深更时分，和尚喜爱白雪反射带来的亮光，全身心投入抄经的工作中，忘却了时间的流淌；这时，窗外突然伸进一只毛茸茸的手，朝他脸上摸了一把。和尚拿起朱笔，在对方的手掌上写了个“花”字，接着继续埋首于抄经的世界中，心无杂念。

转眼已月落星沉，这时窗外频频传来哭喊声。刚才那只手再次伸进窗内，有个声音说道：“大师，我一时糊涂，戏弄佛门高僧，您写下的文字太过沉重，压得我连路都走不好了。请您可怜小的，为我擦除这字吧。”和尚仔细一看，原来是只狸猫。和尚拿笔润了润砚台水，替它洗去掌上的文字后，它便闪身挤进雪间的缝隙，消失于黑暗中。

隔夜，有人敲响僧房的窗户，出声叫唤。和尚打开防雨的木门一看，昨晚那只狸猫手中拎着铁杉的树枝，抛进屋内后，又一溜烟逃了。

之后，每晚它都会带着当季的草木来到窗前，就此成为习惯。这一人一兽日渐熟稔，培养出无话不谈的情谊，狸猫开始替和尚打杂跑腿，对和尚的高风亮节感到敬佩，进而变身成小沙弥的模样，在一旁服侍。

这只狸猫人称“团九郎”，在狸猫一族中小有名气。不久，团九郎已能熟背经文，与和尚诵经唱和，并学会各种仪式规矩，陪同其早晚的坐禅，甚至连三十棒[1]的训诫也不畏惧。

六袋和尚擅长和歌俳谐，有时还会雕刻佛像、菩萨像、罗汉像等。他雕刻的罗汉像、居士像面貌与狸猫有几分相似，但这或许纯属

偶然，与团九郎无多大关系。

不知不觉间，团九郎也学会雕刻的诀窍。他四处搜寻木材，待和尚熟睡后，自行盘坐于僧房的角落，一旦挥动起凿子，便抛却万般杂念，连东方既白都不自觉。

六袋和尚在临死前六天，便已预知自己的死期。诸事安排妥当后，没留下半句辞世的文句，也没特别留下只言片语，宛如起身来到前庭散步般平静地圆寂了。

团九郎已体会参禅的三昧，了解诵经的闻法喜悦，所以和尚圆寂后，他仍未离开闲山寺。他厌恶五蕴[2]的羁绊，发愿要一心求得解脱。

新住持名叫弁兆。此人单纯只是个酒鬼。虽然与前任住持的高风亮节相差了十万八千里，但他遵守一生不犯的戒律，将一天的喜悦寄托于一醉一睡之间，算是位平庸无奇的和尚。

弁兆对于饮食的挑选相当用心，对于汤的口味总会吩咐要多方料理。他禁止团九郎坐禅诵经，派他到山后去摘取树芽，命他揉制荞麦面。待他喝醉后，还会命令团九郎替他按摩双肩，接着便像在炖萝卜头一样沉沉入睡。这当真是令团九郎意外不已，此人的一言一行皆俗不可耐，不忍直视。

某天傍晚，团九郎变身成一名云游僧，走进山门。当时弁兆正因为小沙弥无故消失而满腹牢骚，没心思准备酒食。

这名云游僧身长六尺有余，一身劲骨丰肌，手脚好似老树。双眼炯炯如火炬，两颊凹凸如岩块，鼻孔呼气如风，一对厚唇犹如两条麻绳。

云游僧来到僧房，立于弁兆面前，以破钟般的大嗓门问道：

“噇酒糟汉[3]大啖佛法，何哉？”弁兆放下手中酒瓶，以丹田之力大喝一声回应。

只见云游僧缓缓朝地炉上方躬身弯腰，左手揪住右手衣袖，将健壮的手臂伸进通红的炉火中。就此抓住一大块炭火，再次立于弁兆面前。

“喧酒糟汉大啖佛法，何哉？”

云游僧朝他逼近，将火红的炭火抵向弁兆鼻端。弁兆就此没勇气再出声呵斥，他吓得血色尽失，向后倒退。

“这掠虚头汉[4]！”

云游僧一跃向前，准备将炭火塞进弁兆口中。弁兆迅如飞鸟地转身，落荒而逃。就此逃逸无踪，再也不知其下落。

云游僧成了住持，人称“吞火和尚”，亦即狸猫团九郎。他憎恨懈怠，一心祈求能见性成佛，终日沉浸于坐禅，有时整晚都在雕刻佛像，尝尽了寂静的孤独。

村里有位名叫久次的蠢汉，觉得这位道行尚浅的僧人终日坐禅实在滑稽，在某个举办聚会讲经说法的傍晚悄悄潜入僧房，在和尚的食物里撒上磨刀粉。因为据说一旦吃了磨刀粉，就会猛放屁，想停也停不下来。

于是，吞火和尚一开口，就忍不住想放屁，狼狈之至。朝丹田使劲想要止住，却只是造就出更大的响屁，可是一旦松开丹田紧缩的力量，又会心神涣散，方寸大乱。

“那就先来诵经吧。”

吞火和尚强忍腹痛，缓缓站起身，端坐于木鱼前。他打算趁众善男信女一同诵经时，再暗中宣泄一番。于是他先试着微微排个小风，结果完全出乎意料，根本就是大排风，奔流不止，挡都挡不住。风笛声在天花板形成回音，众人皆感诧异，就此停止诵经时，他发出的各种凹凸不一的风声，呈现出大小不同、高低起伏的精妙乐音。臭气盈满堂内，人们忍不住以袖掩鼻，一察觉有人站起身，大家便争先恐后地逃离佛堂。

释迦牟尼当初成道时也曾降服心魔，正法必会伴随阻碍。之所以为了抑制放屁而吃尽苦头，也是因为尚未勘透佛法。因放屁外泄，而狼狈不堪，方寸大乱，也是因为尚未参透佛法真谛，得大自在，达妙觉之地。换言之，若能了悟一切，得大解脱，则拈花与放屁肯定完全相同。团九郎在宁静的夜里独自端坐，作如是观。

尽管如此，他还是感叹俗人难以度化，就此在离村庄四公里远的深山里盖了一座草庵，遗世而居，投入禅定的修行中。

转眼秋去冬来，一群乡下卖艺人路过这处草庵。

雪国的农夫们每到冬天，在故乡无处谋生，只得出外到他乡工作，直到雪融为止，这是自古沿袭下来的习俗。视各个村落不同，有的到滩或伊丹等地当酿酒工，有的到江户当仆役，各种工作都有，不过，当中有些村落专做越后狮子[5]的表演，有些则是在各个农村巡回，进行神乐、狂言、戏剧等表演的传承。他们原本的正职是农人，而这项副业大多也是世袭而来，如今在这一带，有些村落每到冬天还是会四处巡回演出戏剧。在深逾一丈的雪地上架设舞台，而观众们也同样在雪地上铺设草席，打开自己带来的多层餐盒，喝酒看戏。入场没特别限定金额，所以很少有人会付钱，一般都是以白米、味噌、蔬菜、酒等充当门票费，带着一家老小聚在台前欣赏。演出者似乎以演出为乐，虽说是在寒气袭人的雪地上，但现场却是一副春风和畅之貌，在表演的空当，舞台上下人们不时会谈到“三年前，演勘平[6]的那位俊俏小生怎么啦？年轻姑娘都很迷他呢，不知道现在过得可好”，“听说那小子娶了老婆，今年暂停演出”。看起来像团长的老爷爷，虽然一副贫农模样，一身精壮体格，但他扮起旦角来，身段柔美哀切，令人看得泪湿衣袖，尽管他已岁数颇大，依旧宝刀未老。

正巧这剧团成员中有人染病。所幸路过这处草庵，他们请求在此留宿，便将病患扛进草庵，但一两天过去，病情仍不见好转。由于还得赶路，剧团只好先行离去，留下一人照料病患。

病患从傍晚开始发烧，夜里还做噩梦，不断梦呓，屡屡讨水喝；直到黎明时分，才得以熟睡。在一旁照料的男子恳请和尚为病患祈祷，因为他想起当初村里的某人同样受高烧所苦时，在接受过真言宗

的僧人祈祷，将写有“唵摩耶底连”的符咒化入水中后，隔天便退烧康复之事。

“贫僧并非拥有此等法力的活菩萨。”和尚回答道，“如你所见，贫僧只是个逃离俗世，一心追求得道解脱，资质驽钝的修道之人。虽想参透生死，达到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之境界，但妄想难以根除，所参透之事极为浅薄，充其量只算是个尿床的小鬼，从没想过要替人加持祈祷。”和尚完全没有接受其请托的意愿。

病患日渐衰弱，连生活起居都有困难，频频思念家乡，怀念故人；他的声音也日渐虚弱无力，令陪同照料的友人为之长吁短叹。于是友人一再恳求和尚为病患祈祷。

“一切皆是命数，须空观一切，若心有杂念，则无法成佛。”

和尚的回答仍是十分简短，如同身旁没有濒死之人一般，终日依旧专注于禅定。他那打坐的身影，就像拥有自己的山寨，施展妖术的蛤蟆一样，看起来威仪十足，却拒人于千里之外。

由于病患的病情每况愈下，陪同的男子也无计可施，于是只要一有空，便抓着专心于坐禅的和尚的膝盖用力摇晃，恳请他施展法力。男子摇晃和尚膝盖时，感觉就像眼前矗立着一棵树根粗大的松树，他抓着树瘤在摇晃，可松树纹风不动，令人感到绝望。

“有生者必有死灭。切勿兴执着心，乱往生之素怀。”

和尚就像对俗人的执念感到厌恶一般，有时会面露不悦之色如此说道。尽管男子一再抱着他的膝盖摇晃，他也未曾睁眼。

然而，和尚脸上的气色就像在和病患比谁恶化的速度快似的，光泽日渐流逝，他健壮的身躯，感觉也飘散出一股衰弱之气。

待春天到来，剧团成员再次回到草庵时，病患正处于弥留之际。人们坐在这位不幸的病患枕边，为他悲叹感伤。不过，即将消逝的生命，并不会因人们的感伤而挽回。

他们在草庵后山的山腰处找到一处可以眺望远方的平地，含泪葬下病患的尸骸。虽然和尚照规矩为死者回向、超度其前往西方极乐，但他的气色却愈来愈糟，不仅面色如土，还微带浮肿，眉宇间更是难掩愁色，全身透着虚弱之色，仿佛连行走的力气都没有，模样很不寻常。

团长为一行人在此长期逗留，打扰和尚清净一事道歉，并感谢他为死者回向的辛劳，和尚应道：

“种善根、回向[7]，乃比丘之职责，更何况贫僧乃遗世而立之沙门，施主不必言谢。不过，既然蒙您此言，贫僧也就说出心中所愿吧，望您能怜悯贫僧的求悟之心，体恤此难以斩断尘劳的驽钝之心，早日让贫僧独居此地，以免俗世之风化为解脱得道之魔障。”

他连说这句话都显得软弱无力，气喘吁吁。

众人觉得扫兴，急忙整理死者遗物，就此告辞，而和尚似乎连等候都不耐烦，众人见他这般态度，皆颇感不悦。

一行人走了约六十米远后，后方突然响起奇声巨响。当众人听见那低沉的传遍全山地表的声响时，踩在地上的双脚已浮离地面七八寸高，尽管试着朝丹田使劲，仍旧无法踏向地面，一直到那声音自然消失后，这现象才消失。众人一惊，转头望向草庵的方向，只见和尚抓着屋柱，喘息不止，双肩颤动。

当再次听到那巨响时，和尚的僧袍宛如要朝天际飞去一般，下摆高高扬起，人们的双脚很自然地离地而起，再次浮向半空。

庵寺的放屁和尚———

山中的细雪也为之染黄———

即使仲春也开出枫红———

屁股朝向佛像会受报应，此话怪哉———

如果连佛像也变得金光闪闪———

岂不可喜可贺———

可喜可贺———

某日，有位村民造访草庵，想请和尚帮忙。还没开口叫唤，便已看到和尚专注于坐禅的身影。

“在下有事请托。”

访客望着和尚的背影，毕恭毕敬地问候。打坐的和尚一动也不动，更无开口回应。访客逐渐提高音量，以同样的话又叫唤了四五次，但就像对着木雕说话般，没半点回应的动静。

村民无事可做，环视四周，这才发现屋顶斜倾，到处坑坑洞洞，甚至还开了一个可以望见天空的大洞。照这样子来看，下雨的日子这里就算撑伞，恐怕也顶不住，而榻榻米上也同样布满青苔。蛇找到这个好住处，四处爬行，而虫子也庆幸有这么一处空气浑浊之处，在此群聚繁衍，一点都不像是寻常人的住处。就连和尚也像是长出青苔般，他那健壮高大的身影，好像从谷底冒出的岩石，高高隆起的前额和两颊也因污垢而泛黑，像岩壁般散发出黝黑的纹理光泽。

这名访客朝外廊走去。

“大师。”

他往前探头，反复叫了三四次，但和尚似乎没听见。

他再也按捺不住，单膝跪向雨廊，变成要往内爬的姿势，伸长手臂，准备摇晃和尚的背。

“大师。”

这时，他突然翻了个跟斗，跌在黄土地面上。他左思右想，怎么也想不通刚才看到的景象是怎么回事。

当时和尚背对着他，但他自己在心中想象，和尚或许脸上会掠过一丝不悦的暗影。但就在那一瞬间，他目睹和尚的身影膨胀变大，占满了整个屋子。

访客早已忘了腰椎的疼痛，一路朝山麓逃窜而去。

某年，一名旅人在赶路时遇上天黑，发现这处破烂的草庵，就此走进，在此过了一夜。

草庵无人居住，墙壁倒塌，壁板脱落，夜风吹进屋内，直透人肌骨，地板的缝隙处杂草丛生，每次风起，便会随风摆荡。

夜阑时分，旅人突然醒来，怀疑是自己听错了，因为他听到附近有人叽叽喳喳的交谈声。听起来像是远处在放声大笑，也像是近处有许多人低声窃笑。旅人凑向声音传出的方向，伸手在墙壁的孔洞探寻，悄悄往内窥望。眼前出现的光景，令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是一座高大的寺院，分不清是从何处射进的光线，也无法透过眼前的微光而得知它的深度和高度。有无数名小沙弥跪地，万头攒动，占满了这座高大的寺院。一人拉着别人的衣袖，一人双手掩着嘴，一人敲打着自己的头，还有一人按着侧腹，他们呈现出千姿百态，或骂或笑，或窃窃私语。

不久，在寺院的最深处，一名小沙弥站起身。他的左右手各握着小树枝，摆出用双肩扛着树枝的姿势，张开双臂，引吭高歌。

不见花儿———

他一边唱歌，一边往后高高地翘起屁股，模样逗趣，同时像要飞起来似的轻灵舞动着。

哎呀，真羞人。真羞人。

小沙弥逗趣地唱着小曲，将手中的小树枝高举过顶，利落地展现舞姿。一曲跳罢，他再度翘起屁股，往地上一蹬，就此放了个响屁。

不见花儿———

哎呀，真羞人，真羞人。

小沙弥唱歌、跳舞、放屁，看起来无比欢悦。每次只要一重复同样的歌曲和舞蹈，他就会愈带劲，连放屁声也充满了活力。

每次放屁，满屋子里的小沙弥就一阵哄闹。有人拍手，有人捏鼻子，有人捂耳朵，也有人马上捏住旁边人的鼻子，一把提了起来。有人开骂，有人吼叫，有人倒立，有人从旁人的胯下钻过，有人仰身躺下，抬起双脚在空手挥舞。

虽说此景无比怪异，但那滑稽的模样着实令人忍俊不禁，旅人忘了自己是在偷窥，不自觉地笑出声来。

顿时，哄闹声与亮光一同消失，现场只剩一片漆黑。当旅人发现只有自己的笑声诡异地在耳畔响起时，有人紧紧地抱住了他，他差点就被压制在地。他使出全身的力量甩开对方，急着想要逃走，但那个紧抱他不放的人，拥有一身怪力，力气比他大出一倍。就在耗尽力气，无力抵抗时，旅人才明白，有一双毛茸茸的脚跨坐在他肩上，大腿鼓足了劲，紧紧勒住了他的脖子。

待他回过神来，这才发现自己躺在草庵外，满身露水，沐浴在晨光之下。

村民们聚集在一起，将草庵拆毁后，从佛坛所在的木板底下，发现了一具巨大的兽骨。其一只脚掌的白骨上，写着朱红的“花”字，直渗进骨中。

村民们出于怜悯，为它立了一个土冢，在周围种植下许多樱花树。从此，人们都称此地为“花冢”，每当冬去春来，樱花盛开时，只有土冢四周的群山会引来狂风，夜里风声悲苦地呼号。仅仅一夜，樱花谢尽。

如今，据说连村里的耆老，也不知道这座花冢位于何处。

---

[1] 三十棒，禅宗的师父为了警惕修行者，会加以三十棒责打，使其导向正道。

[2] 蕴又称为阴或聚，有积增聚合之意。佛教将蕴分析成五种基本元素，即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合称五蕴。

[3] 噇酒糟汉，佛教术语，指只懂念经（吃酒糟），不懂佛法真谛（喝酒）的人。

[4] 掠虚头汉，佛教术语，指慢心躁急、似是而非之禅者。掠虚，指仅模仿他人言语的表面行为。

[5] 越后狮子，发祥于新潟的乡土艺能，一种以角兵卫狮子作为题材的地方乐曲和舞蹈。

[6] 勘平，日本歌舞伎剧目《忠臣藏》里的人物，全名早野勘平。

[7] 回向，佛教的一种修行。指将自身所修的功德、智慧回转于法界众生同享。

紫大纳言

昔日在花山天皇时代，有位人称紫大纳言的男子。此人身形痴肥，就像赘肉恰巧汇聚成人形一般。虽已年过五旬，但他远近驰名的好色性情依旧不减分毫，每晚都四处与女人幽会。东方发白之时，在他归家的路上，有时女子可能仍在回味那一夜春宵后的余韵，久不入睡，径自站在外廊上望着晨景出神，这幕若是让他瞧见了，他便会悄悄来到竹篱底下偷窥，这已成为他的习惯。如果对方起疑，发声询问“是谁”，他便模仿鸡或老鼠的叫声，这也是他多年来的习惯，不过，有时他也会说一句“昨晚令你回味无穷对吧”，实在很不风雅，不像是一名寻芳客应有的举动，不过他乐在其中。而躲在竹篱边的草丛里，腰部以下为露水沾湿，他也丝毫不以为意。

当时，左京大夫[1]致忠的四子，名叫藤原保辅，此人个性蛮横。他拉拢自己的外甥右兵卫[2]齐明，结交了一帮狐群狗党，就此成为盗贼的头目。以伊势国的铃鹿山和近江国的高岛为根据地，横行诸国，甚至涌入京都，见人就杀，掳夺美女，纵火烧屋，劫掠财宝。此人亦即现今恶名昭彰的“袴垂保辅”。

袴垂的党羽不但武力强大，连前来讨伐的军队都被他们打得落荒而逃，其无法无天的行径更是极尽残忍之能事，无半点风雅可言。由于他们向来都分头横行，一个晚上在京都东西两边引发火灾，又在南北的路上，不分贫富贵贱、男女老幼，见人就杀。人们视其恶行为魔风吹袭，闻风丧胆，每到日暮时分，京都大路上便不见通行的人影，只见众多蝙蝠在黄昏中来回交错地飞行。

平安京善感的少年郎，虽然除了恋情外，无其他事可挂怀，但前往与佳人幽会的夜路危险重重，纵使再怎么自认风雅，追求虚荣，也无法与之相比。

往昔在花都巴黎，听说也有过这么一段佳话[3]。那是十七世纪的事，与这个故事相较，年代算不上多久远。当时有位才色兼具、风靡一代的佳人，名叫斯库德里。国王打趣她："就算是讲求风雅的情人们，在近日的动荡时局下，恐怕也不敢前去会佳人吧。"结果斯库德里以两行诗回应，意思是"害怕盗贼的情人，何来当情人的资格"，此事在当时成为佳话。

紫大纳言这个人，见二寸长的蜈蚣也会吓得向后跃飞，但对于从未见过的鬼魂，则是毫不畏惧，所以对于尚未遇见过的盗贼，倒也没怎么害怕。因此，在善感的少年郎们情非得已，未能恪尽情人职责的这段时间，只有他对夜路的冷清不感半点惊讶，走在路上时脑中只想象着要如何度过春宵，除此之外，一概不为其他杂念所烦忧。

某个夏夜，当他走在从深草通往醍醐的谷间小径时，突然一阵雷鸣，四面的群山在一道闪电的亮光照耀下，像白昼般明亮地现形，复又消失，但在电光一闪之际，他看到小径旁的草丛里，有个东西就像在呼应这道闪电般，发出异样的光芒。大纳言俯身拾起。是一支笛子。

刚好这时降下倾盆大雨，宛如要将大地整个冲走一般，于是大纳言只能跑到一株松树下躲雨，静候雨停。

雨停了。谷间小径以及四方的群山，在皓月下清楚浮现身形。而就在大纳言的前方，一名女子身穿绫罗素衣，背对明月，静静伫立。

"那是我的笛子，请还给我。"

女子声若银铃，带有一股凛然之气，充满命令般的冷冽。

"我并非俗世之人，乃服侍月之国公主的侍女，因一时不慎，遗落公主钟爱的笛子，若不完好奉还，便不得重回天界居住。请您体谅，归还此笛。"

"哎呀呀，这可真是巧遇。"大纳言吃惊地应道，"有位老翁是我祖父的家臣，说他捡到月兔捣的麻糍，吃了之后，接连三天都能在夜间视物，这故事我听过，不过真是做梦也想不到，我竟然有缘拾获月之国公主钟爱的笛子。原来如此，如果这是您的笛子，照理来说我

断无不双手奉上之理。不过，只要这不是一场梦，依我等凡人之习惯，绝不会让此等罕遇奇缘就此消逝于顷刻间。且让我俩好好聊聊彼此不同的世界吧。正巧我有位侍从，就住在离此不远的一个名为山科的村落，虽然住处寒碜了点，但想必在您短暂停留的这段时间，不会让您感到有所不便。”

这位仙女为之一惊，明显流露出恐惧之色。

“我得赶紧办妥此事才行。”她很认真地说道，“公主正苦苦等候呢。”

“不过就区区三五天嘛。”大纳言见仙女面露悲戚之色，心中大喜，傲慢的笑意深深刻印在他鼻子周边的皱纹上，“不是有个故事提到浦岛太郎在公主的龙宫里住了三天，相当于人世的三百年吗？那就更别说是月之国了，人世的三千年，恐怕都抵不上月之国的三天。别说五天了，就算您停留十天、一个月，那也只是月之国公主打个小喷嚏所花的时间而已。虽说人世间存有猜疑，与月之世界相比，这俗世不过是个粗俗污秽之所，不过俗世也有其风情和乐趣，人会因爱情的迷惘而困惑，也会向自己的心上人撒娇任性。据我所知，天界就只有像您这样的少女，没有男人，哎呀呀，这实在不像话。您瞧，高挂在山巅的月之国洒落的月光，在我们人世间会化为联系男女情思的丝线，也能将情爱的眼泪化为珍珠。我并不是在说什么礼尚往来的道理。五天后，我定会双手将此笛奉上，不过在那之前，请您也感受一下人世之风，见识凡人如蜉蝣般虚幻的营生，充作日后的笑料吧。”

仙女眼泛泪光：“你不想要能飞天的羽衣吗？”她朗声叫道，“那可是能飞翔于天际的羽衣哦。只要你肯还我笛子，等下一次月夜到来，我一定会送你当谢礼。仙女从不说谎。”

“我听说过穿隐身蓑衣的大纳言，但会飞天的大纳言倒是难得一见呢。”大纳言嬉皮笑脸地应道，“身形窈窕的您不会明白，像猪一样肥胖的我，就算在空中飞翔，想必也是不堪入目。我能像这样在京都四处溜达，就已经心满意足了。如果我连唐国、天竺的女人也感兴趣的话，恐怕连睡觉的时间都不够。好了，俗话说入乡随俗，在我们这个国家，年轻姑娘一见到男人，就得笑脸相迎的。”

大纳言的感官开始进入陶醉的境界。他摇摇晃晃地走近仙女，一只手牵起仙女的手，另一只手就要伸指轻弹仙女的脸颊。

仙女向后跳开，柳眉倒竖，以凛然之姿傲立。

“事后你将会后悔莫及。你不怕公主的惩罚吗？”她瞪视着大纳言，指着他说道，“你将会遭受月之国的报复。”

“哈哈哈哈。以仙女大军前来攻打吗？哎呀，那我就抱着雀跃之心应战吧。我举家上下想必会奋勇相抗。如果气力耗尽，就此落败，也绝不后悔。要是走到那一步，这笛子可就无法奉还了。”

仙女听他这么一说，原本紧绷的力气就此泄去，开始嘤嘤啜泣。

大纳言见状大乐，他那难看松弛的脸露出狞笑，吞着口水。

他拉起仙女的衣服下摆，假装要帮她拂去泥巴，其实是在享受她身上奇妙的香气。

“你不必担心。我又不会把你吃了。”

大纳言含着食指，不怀好意地戳向仙女的脚。仙女一面哭，一面本能地后退，全身怯缩颤抖，大纳言欣赏她这份姿态，很享受这种酥麻的感觉。

“总之，在这种山林里无法敞开心扉交谈。你第一次降临凡间，心里的不安不难想见，不过依照这俗世的惯习，有位名叫‘遗忘’的妖魔使者，一夜便能拭去你的泪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替你打造一座与月之国公主的宫殿相比毫不逊色的宅邸吧。哎呀，不知不觉间，月亮都已升上中天。差不多了，就和我一起到我说的那户人家去吧。”

大纳言抓着仙女的上臂，扶她起身。

仙女不住悲叹，但终究还是拗不过态度坚决的大纳言。她只能顺从大纳言之言，前往他的侍从家中。

在灯火的照亮下，当他第一次清楚看见天女的模样、容貌、体态时，那令人眼睛为之一亮的美艳，让大纳言为之销魂。纵使是有深仇大恨的敌人，见到这样的美人忧愁叹息，也不可能完全不为所动。

连沉香也远远不及的微妙香气，微微弥漫整个屋子，飘向夜空。

虽然动不动就会满心陶醉地想入非非，但他发现有一股冰冷的战栗打断他的念头，大纳言就此怀疑起自己的内心。他从未有过这样的心境，那就像一刀刺进胸口的疼痛一般，是既冰冷又渺小的恐惧。

大纳言与自己的内心展开交战。

他吩咐侍从找一件罩衫来为仙女披上，不过当时他脑子里想的其实是要在罩衫底下牢牢搂住仙女，好好享受她那晶莹肉体所带来的感官刺激。不，他真正的盘算是假装要替她披上罩衫，然后连她身上的绫罗素衣也一并脱了。

但大纳言的双脚却无比沉重，无法往前迈步，连要替她披上罩衫的手也伸不出去。罩衫就这么笨拙地落向仙女的肩上。它往下滑落，露出红色的内里，带有一丝悲切。身穿绫罗素衣的仙女，就此空虚地露出双肩，冰冷中透着晶莹，美艳绝伦。

“山中的夜晚特别冷。”

大纳言呆立原地，对着那冰冷、不会动的仙女说道。那声音听起来无比空虚、颓废，完全不像是他自己的声音。

大纳言受到这悲戚的驱策，因苦闷而感受到全身几欲被撕裂的痛楚。

“五天！只要五天就好！”

大纳言就像在拧扭自己的肚肠般脱口说道。

“我绝不会再多挽留你一天，而且也绝不会碰你一根汗毛。晚上我不会在这屋子过夜，甚至不会有任何非分之想。你遗失笛子，是你不对！我命中注定捡起它，这份因缘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就留这五

天！这也是无可奈何！在你醒来时，我的侍从们会带着人世间的珍馐佳肴前来，以讨你欢心。他们全是你忠实的仆人，对你不会有任何违抗。而我除了承诺五天后会归还笛子外，也不会违抗你的命令。等到入夜后，你内心平静时，我再前来。能一睹你的笑颜，听到你那宛如和月之国的朋友、父母、姐妹谈天般敞开胸怀的柔美嗓音，我便心满意足了。请别让我悲叹。你的眼泪会令我肝肠纠结。就只是区区五天。这样的缘分，已是无法改变了。”

大纳言空虚地呐喊着，想要抓紧眼前的虚空，无比悲切。

大纳言安排让悲伤的仙女在围屏后歇息，自己则来到外廊。他仰望宁静的月光，这才深切明白，原来这世上存在着悲伤。

只是这样仰望月光，为何会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悲伤之情呢？仙女身上清圣的香气，旋即化为月光的香气，刺穿他体内。他想，如果有泪水流下，可能会落地化为珠玉吧。对于动不动就想入非非的自己，他有一股不可思议的悲伤感，在很想趴着大哭的悲切驱使下，他从大道上飞奔而去。

不久，当大纳言跑得气喘吁吁，痛苦得像要爆裂开来时，他想起仙女的肉体。那令人酥麻的非分之想，再次深深掳获了他。他的情欲被点燃，全身化为疯狂的烈焰。他往前奔去，在如梦似幻的状态下穿过森林，翻越山谷。抵达京都的住处后，就此瘫软地俯卧在地上。

隔天，大纳言因心中的千头万绪而郁郁寡欢，苦闷难抒。黎明并非是为了让他心灵平静而到来，而是为他带来恋情、不安、索求，以及野兽般的热血激昂。

大纳言为了这笛子，终日茫然无措，受尽煎熬。

若能让这笛子从这世上消失，她或许就会打消返回月之国的念头了……

他想过将笛子敲个粉碎，再加以烧毁丢弃。他想过要抛进贺茂川的急流处，让它就此冲向大海；也想过要挖个地洞掩埋，但迟迟拿不定主意。

正是因为认为五天后笛子会归还，她才肯暂留人间。一旦确定笛子遗失，难保她不会就此返回天界。对于这点，大纳言也已料到。

为了留她在人间，我得时时拥有这支笛子才行。而且，为了得到她那肌肤胜雪的胴体……这也是他心中的另一个盘算。

那肌肤胜雪的胴体，已是现在大纳言的一切。不论是要刻意做出何等残酷的行径，他也非得将那胴体据为己有不可。

上苍、神明、皓月，还有恶鬼，尽管看我这可怕的狂悖之人吧。不管会有何种报应，我都甘愿承受。即便在得到她的胴体后，会瞬间被勾魂夺魄，我也无畏无惧，更不会后悔。如果这是拼了命追求的恋情，即便它罪该万死，可有人会为我投以一滴眼泪、一滴草叶露珠，以及宛如栖息草丛间的虫蚁般微不足道的怜悯呢？

黄昏时分，大纳言带着笛子走出家门。

他来到大路上，第一次振奋心情，显得处之泰然。他满脑子想着一夜温存的心性又回来了，想着那晶莹透亮的圆润身体；想着那柔软的酥胸、令人赞叹的美貌；想着那修长的手臂和双足；想着那祈愿的双眸、害怕紧缩的肉体、柔顺的秀发，以及簌簌发抖的葱指。四方的群山、森林、暗夜，自己行走的双脚，全都被他抛至脑后。

日落西山，月出山头。虽然在照向山头的月光下，他完全无处藏身，不过此时他精力充沛，怯懦的内心为之振奋。他感觉自己天不怕地不怕，就算让月亮看见笛子，也不足为惧。他走近昨天捡到笛子的地点。

这时，他感觉到有个气息打破了山谷的寂静。有人从树下蹿出，来到月光下，阻挡了他的去路。先是四五人，接着又冒出一人。来者亮出大刀，已将他团团围住。

大纳言没发现，自己早已吓得当场瘫坐在地；笛子不由自主地脱手落地。他眼神空洞地望着这群“月亮的使者”，吓得发不出声音。但当他得知来者是袴垂的党羽时，因为松了口气的缘故，整个人都松懈了下来。

他马上捡起掉在地上的笛子，直直地递向强盗面前。

“这个给你们！”

这句话从他喉中涌出后，他紧接着以激动的声音喊道：

“这是用生命也换不来的秘宝，既然被你们团团围住，这也是无可奈何。你们就夺走它，充当你们今晚的第一个收获吧。”

强盗随手将笛子从大纳言手中抢了过来，接着反手用笛子打向大纳言那松弛的脸颊。大纳言这才明白眼前的情况，大为慌乱：“佩刀也给你们。想要的东西，全部都给你们。”

“衣服也交出来！”

之后，大纳言就这样穿着一件汗衫，跑在月光下的小径上。

他仰望没有月晕的明月，满腔想要倾诉的悲切几欲从他胸膛爆开，满溢而出：刚才的情况，您也瞧见了。跑出一群无法无天的盗贼，抢走了笛子。无力的我，又能有何作为呢？您看看，我连佩刀也被抢走了；连衣服也被夺走，只剩下一件汗衫和这条命。这实在是无可奈何啊。神明啊！我的苦闷悲伤，请您明鉴。两行热泪从他脸颊滑落，就像反而因此得到让仙女安慰他的权利一般，他那出于童心的悲叹益发强烈。

抵达位于山科的屋子后，他大叫道：

“来自你故乡的皎洁月光，应该全都看得清清楚楚。我被人抢走了笛子。就在我捡到你笛子的那一带，跑出数名无法无天的歹徒，冷不防地抢走了笛子，然后连佩刀、衣服也一并抢走。能保住这条命，当真是不可思议。不，我一点都不贪生怕死。如果这样能弥补我的过错，就算要我当场自尽，我也在所不辞。你看得像性命般重要的笛子遭人夺走，面对这样的悲哀，眼泪竟然没化为鲜血，真教人焦急。今晚势必又会看到你悲叹伤心，这比我自己丢了性命还要难受。”

大纳言难过苦闷，伏地痛哭。

仙女昂然而立。她俯视着大纳言，愤怒因泪水而冻结。

“既然你说要以自尽来弥补，那为何不舍命来守护笛子呢？这种不是发自内心的眼泪，真是愚蠢至极。”仙女抽抽噎噎地啜泣，“不，笛子不是被人抢走，是你自己丢弃的。亏你说得出如此卑劣的借口。请把笛子还我！现在！请你！立刻！还给我！那是公主最为珍爱的笛子啊！”

“多么令人难过的一番话啊。”大纳言哀怨地望着仙女，“见你悲叹，我可是比目睹天诛地灭还要难过啊。倘若真是我丢弃了笛子，那我无话可说。我确实曾有想要丢弃的念头，我曾经想要是没了这支笛子，你就能留在人间，那我要毁了笛子，加以烧毁。我也想过要丢向贺茂川的急流里，想埋进深达千尺的坑洞里。这一整天我都在想这些事，但我办不到。因为见你难过叹息，比看人在地狱受苦还要难受。我的泪水真实无伪，上苍可鉴。倘若能以我的性命换回笛子，就请马上取走我的性命，让我当场化为笛子吧。”

大纳言闭上双眼，昂然而立，等候天打雷劈的惩罚，泪水扑簌簌而下。他的耳边传来草丛中虫子的鸣唱，鼻中嗅闻凉爽的仲夏夜风的气味。那人世间熟悉的脚步声，掺杂在风里，走进他胸中。

“既然事已至此，笛子再也不可能回来了，我的懊悔也无法化为笛子，送你回月之国，那就请你忍住悲伤，就此死心吧。你的悲叹不仅是对我的折磨，还会让世上的一切化为黑暗。以我们凡人的习惯来看，死心会让人们的泪水风干，遗忘总有一天会到来，这多愁的人世将会再度花好月圆。如果这俗世令人伤感的风俗，正巧也是你故乡的风俗，那就请你忍受那痛苦难忍的悲叹，留在人世吧。就让我在人世间弥补你。请叫唤遗忘之川、死心之野，让泪水干涸吧。为了可以不再看到你悲伤的面容和泪水，就算要化为一双鞋，让你踩在脚下，或是化为花朵，当你的发饰，我也甘之如饴。”

仙女静静落泪。

大纳言的情欲就此点燃。他不禁感到心慌，以祈祷的眼神找寻天空。可眼前不见天空，也不见明月；眼前只有这户破旧人家幽暗、脏污的天花板。微弱的灯火摇曳，他祈祷的眼神投向一片漆黑。四周一

时离他远去，这片旷野中，心已不在。血在流淌。大纳言扑向仙女，紧紧地搂着她。

大纳言徘徊在夜路上。

那场心中记忆模糊，犹如梦中的鱼水之欢，感觉是如此遥远，虚幻而不实。它化为悲伤之河，在他周身环绕流淌。

明月已绕过中天，向西山之巅倾沉。

无限的爱意和懊悔，是现在的一切。他再次因怒火而内心狂乱，为了承受一切的责罚，他甚至想过要朝岩石一头撞死。

“上苍啊，明月啊。您不想收拾我这悖乱之人的性命吗？”他朝天空呐喊。

“我并不畏惧。不管是任何报应，我都顺从您的决定，甘之如饴，尽管将我大卸八块吧。即便是受业火焚遍全身而死，我也没意见。不过，我只有一个心愿。我不得不取回笛子。不，是一定会取回笛子，交到那个人手上！没达成这个使命，便绝不能死！雷神啊，请您怜悯我！我并非贪生怕死，在我送回笛子前，请您再多给我一点时间。”

他叮嘱自己，不论用尽何种手段，或是承受何等艰辛，都一定要取回笛子。他很自然地来到之前被夺走笛子的地点。

然而，这处山谷间的小径，早已不见盗贼的踪影。

大纳言不知如何是好，但眼下已不容他再迷惘。只要往山中而行，或许很快便能遇见盗贼。于是他拨开荒草，折断树枝，一味地往前走去。

他已不清楚自己走到了何处，就此在山中迷失方向。前方不时有东西穿过竹林逃离，头顶上方的知了受惊飞离，却不知往哪儿飞，传来它撞向枝丫的声响。这时，在遥远的前方，有一阵咒骂叫嚣声顺着风传来，听起来有点耳熟。他就此停步，竖耳细听，果然不是自己听

错。他顺着声音蹑步走近，看到树后有一群人围在篝火旁，确实是那帮盗贼。

他们正在发酒疯。感觉这场酒宴即将结束，四周一片狼藉，有人叫骂，有人高歌，有人跳着舞。

盗贼和老鼠，

好似三轮神。

嗜食小田卷[4]，

期待夜晚来。

大纳言悄悄来到离他们最近的树下，抻长脖子窥望，寻找有无他们抢夺来的财物，但在黑暗中，距离又远，不可能看得清楚，终究还是没能找出笛子的所在，而且他也不知道是哪个盗贼抢走了他的笛子。

大纳言走向前，朗声唤道：

“有没有人记得我？刚才在山谷间的小径上，被山贼抢走笛子、佩刀、衣物的人，就是我。那些人肯定是你们的同伙。记得自己抢走我笛子的人，快报上名来。佩刀和衣服我不要了，我只要笛子。我会送上你们想要的东西作为交换。那支笛子对旁人来说，只是一支普通的笛子，但对我来说，就算要拿一切财宝来交换，也在所不惜。只要你们愿意，我明天可以派人送一牛车的金银财宝过来。”

当中一人走向前，一声不吭地便朝大纳言猛揍一拳，接着又有一人从后方扬脚踢向大纳言腰间。大纳言化为一团黑色的块体，就像要跳进地底般，凌空而起，跌落在篝火旁。

“送上你们想要的东西……这家伙说的话有点意思。”其中一人压制住大纳言，一面痛殴一面说道，“既然有一牛车的金银财宝，那就快送来我们这里吧。想要盗贼将得到手的东西归还，那你不妨也去叫地狱的阎王归还亡者的性命吧。先赏你一顿盗贼的大餐吃。”

他们纷纷拿起木柴，朝大纳言全身一阵毒打。大纳言衣服破裂，扬起的火粉落向他背后，但他已失去意识。

见大纳言已无法动弹，盗贼们这才觉得腻了，陆续随手抛开手中的木柴。这时，有个人一直到最后都没抛下手中的木柴，他将木柴前端点燃火，抵向大纳言那裸露的大腿。大纳言应该是拼了命想逃，无奈他所做出的反应，却只有颤动着身躯，像毛毛虫般蠕动。盗贼们见状，齐声大笑，朝大纳言一踢，让他滚向树丛下。对于这意外出现的酒兴娱乐，他们相当满意，盗贼们并不多话，将周遭的物品收拾干净后，便消失无踪。

半晌过后，大纳言醒来。这时篝火即将熄灭，只留下些许灰烬，四周正欲回归漆黑。

大纳言一时间不明白自己所在的地点及身处的状况。不久，他才逐渐晓悟，但他并没有想要弄个明白的执着，也没力气去细究这样的想法。他视线模糊，听力封闭，四周弥漫着冰冷的黑暗。在那黑暗且空洞的远方尽头，他清楚地看见仙女的仪容体态，以及她的伤心悲切。当他知道自己的手能动时，他向四周找寻笛子的下落。朝自己手伸得到的地方摸索、抓取。但最后被绝望的悲哀所深深攫获。

他喉咙干渴犹如火烧。如果能挤出一滴水来，就算是地上的黄土，他也想挤出水来喝。他一味地往前爬，终于听到山谷河流的潺潺水声。

大纳言顺着山谷回音一路爬行。他横身倒下，复又爬行，然后再度倒下，视力终于慢慢恢复，但山谷的回音忽左忽右，飘忽不定。如果不是风在恶作剧，那或许只是他一时耳鸣。他对一切感到绝望。

大纳言抓着树根站起身，但他无力行走。他朝树根坐下，双手掩面。死不足悲。人生短暂，醉生梦死，不过就这么回事，他对此并不后悔。不过，只要笛子没交还到那人手上，他的悲伤将没有止境。他暗自默默地落泪。

这时，他突然觉得前方不远处有动静，大纳言移开手掌，抬起脸来，发现前方草丛里有一名童子盘腿而坐。确实是一名童子，但他一身不起眼的布衣，五官全皱在一起，那长相像极了大人，不，应该说

像是个老头子。他的头发像河童般垂落，神色倨傲地盘起双臂，面露嘲讽的笑意，以冷然之姿望着大纳言。尽管两人目光交会，但童子依旧朝他脸上不住端详。

不晓此身何所从———

童子咧开大嘴，突然唱起歌来。令人吃惊的大嘴。可能是这个缘故，他的眼和鼻变得更小，全皱在一起。

大纳言为之一惊。这时，童子伸长他那猿猴般的手臂，以两根手指朝大纳言的鼻头轻轻捏了一把。

莫非身处情路中。

童子补上下面这句。然后双手一拍，拍打起自己脸颊，指着大纳言，咧开大嘴哈哈大笑。

不晓此身何所从，莫非身处情路中。

童子再次捏向大纳言的鼻子。速度飞快，无从预料，更来不及闪躲。正感到惊讶时，童子又拍着手唱起歌来。

那是一张脏兮兮的脸，如同猴子的五官皱成一团的脸。而且布满皱纹，动作低俗至极，令人不忍直视。

正当大纳言目睹童子站起了身时，童子嘴角扬起，他的眼、鼻、大嘴，都皱巴巴地缩成了一团。但紧接着下个瞬间，童子的身体猛然缩小，整个人突然被吸入地底，瞬间消失无踪，连一阵烟也没留下。在他身后的一大片草丛之上，留下一朵不是这季节该有的巨大草菇。

大纳言愣住了，怀疑是自己眼花。他不由自主地爬向前，想触摸那朵草菇。

四方突然哄然响起笑声。

大纳言惊讶地抬起头来，但没看到半个人影。笑声忽然朝他逼近，在树根处响起，接着又在他脚下的树丛里响起。不久，传遍了整座山，从他头顶的树枝以及耳边，响起嘿嘿嘿的笑声。

大纳言忘了周身的疼痛，突然站起身想逃。但他全身伤痕累累，尽管因为这突如其来的恐惧弹跳而起，却无法行动自如。他被绊倒在地，重新站起，又再度被绊倒，然后勉强站起，就在如此一再反复的过程中，他再次失去意识，俯卧在冰冷的树根上。

当他第三次醒来时，群山已照耀在白光之下，映照出一片翠绿的盛夏景致。从树叶间穿透洒落的微弱阳光，也落在俯卧的大纳言身上。

大纳言再次受到如喉咙烧灼般的干渴之苦。他凭借山谷河流的水声，奋力地爬行。山崖下水声潺潺，大纳言想爬下山崖，却就此跌落，撞向岩石，侧腹受到重击，痛苦地呻吟。

他一手拉扯杂草，一手攀抓岩石，全神贯注地匍匐爬行。当他好不容易得以朝河水探头时，他脸上狂涌的殷红鲜血，滴滴答答地落向河中，就连大纳言看了也为之战栗。他目睹了映在河中的那张脸，看起来一点都不像人类，他张开那泛黑肿胀的鲜红大口。一时间，他的内心惊恐……消失了。

所有的一切全化为绝望。在他背后游走的悲哀就此涌现。

“我现在就要死在这儿。”大纳言呐喊，“就这样死去，可以吗？要我献上性命，我一点都不会舍不得。而留在这里的你，又将会如何呢！至少让我再见你一面吧！如果这一念能与你相通的话，请在水中现出你的容颜吧！”

大纳言望向水面。映在水面上的就只有他那张着鲜红大口的脸。每当河水流过时，他的鲜红大嘴就为之扭曲，拉长，鲜血随着河水流去。

我现在是这副落魄的模样。而你的悲伤却也没能因此减少一分一毫。你现在人在何处，过得可好？想必已从梦中醒来吧。尽管身处这肮脏的尘世，可有什么能在你睁眼之际，带给你些许温柔的慰藉呢？现在不是布谷鸟、杜鹃鸣唱的季节，至少朗朗艳阳能略微一解你漫漫长夜的悲叹。此外，一夜歇息也能稍稍缓和你心中的悲戚吧。唉，我到底该怎么做才好……

大纳言双手掬起溪水，把脸凑近，想一饮而尽。他的头率先滑进他掌中的清水中，接着身体也整个滑进，从中满溢而出的一掬清水，哗啦一声落入溪中，就此流走。

---

[1] 日本古时管理京都东半部区域的行政长官。

[2] 日本古时负责京都治安的右兵卫府的三等官。

[3] 德国作家霍夫曼（1776—1822）的小说《斯库德里小姐》（*Das Fräulein von Scuderi* ），讲述斯库德里小姐被卷入抢劫杀人案中，并最后发现真相的故事。

夜长姬与耳男

我的师傅是人称飞弹第一名匠的木匠，不过当富豪夜长前来请他雕刻东西时，他已年迈多病，行将就木。于是师傅推荐我替他出马。

“他今年二十，虽然还年轻，但从小在我跟前长大，尽管没有特别调教，不过我的技艺精髓他都已正确无误地掌握了。就算调教了五十年，不行的人还是一样不行。若与青笠和古釜两人相比，他或许算不上什么巧手，不过他会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之中。在建造宫殿时，他曾在衔接和榫卯上做出连我都想不到的设计，而在雕刻佛像时，也将自己的灵魂深深投注其中，令人讶异竟是出自这样的年轻人之手。我并非因为有病在身，才不得已派他来顶替我，而是我很看好他，认为就算与青笠、古釜同场竞技，他也毫不逊色，望您能先明白这点。”

此等过誉之言，令在一旁的我听傻了眼，双目圆睁。过去我从没受过师傅的夸赞，不过话说回来，师傅也不曾夸过任何人，因此这突如其来的夸赞之语，令我大感错愕。毕竟连我都这么想，其他资深的弟子们之所以会四处跟人说师傅年迈昏聩、胡言乱语，也并不全然只是出于嫉妒。

富豪夜长的使者窦麻吕也认为这些师兄弟说的不无道理。于是暗中将我唤至另一个房间问道：“你师傅大概是年老昏聩才说出那样的话，但你该不会不懂得审时度势，就这样答应我家老爷的邀约吧？”

经他这么一说，我怒火中烧。在这之前，我原本还怀疑师傅说的话，并对自己的技艺感到不安，但现在全抛至九霄云外，脸上涨满血气。

“夜长老爷真有那么尊贵，连我的技艺都不配为他雕刻吗？在下虽不才，但天底下敢说我佛像刻得不好的寺院，应该是找不到的。”

我气得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瞧不着，放声咆哮的模样，宛如司晨的公鸡。窦麻吕面露苦笑：“这可不同于你和师兄弟们一起盖一座土地神的小祠堂啊。要和你同场竞技的，是和你师傅合称飞驒三大名匠的青笠和古釜啊。”

“说什么青笠和古釜，就算是我师傅，我难道就怕了吗？只要我全神贯注地雕刻，我的灵魂就会栖宿在我打造的寺院和佛像之中。”

窦麻吕此时的神情，就像觉得我可怜而忍不住叹息般，但后来也不知道他为何改变想法，便以我代替师傅，带着我前往富豪的宅邸。

“你可真走运。你做的东西不可能会被看上，却能住在日本所有男人都无缘一睹芳容，只能在心中暗恋的夜长小姐身旁，真是三生有幸啊。你干脆将工作时间拉长，想办法在夜长家待久一点吧。反正你也无法胜任这工作，大可不必白费心思。”

一路上窦麻吕总是这样说，令我感到很恼怒。

“既然我无法胜任，那你大可不必带我去。”

“因为我高兴，算你这小子走运。”

在旅途中，我多次想和窦麻吕道别，掉头走人。但可以跟青笠和古釜同场竞技的名誉诱惑着我，要是让人以为我是害怕他们才逃走，那我肯定会抱憾终生。于是，我说服自己：“只要全神贯注地将我的灵魂投注在工作中，这样就够了。就算那些没眼光的家伙看不上，那又如何。大不了把我雕刻的佛像安置在路边的小祠堂里，我自己则是在底下挖个洞，埋进土里，就此活埋算了！”

我确实已抱定悲痛的觉悟，不打算活着回去。换言之，这可能是出自内心对青笠和古釜的惧怕。坦白说，我没有自信。

抵达夜长家的隔天，窦麻吕带领我到宅内的庭园向大老爷问安。这位大老爷长得很富态，两颊松弛，模样像极了福神。

夜长家的大小姐站在一旁。据说她是大老爷头上长出白发时才好不容易生下的独生女，大老爷花了上百个晚上，每晚将手中捧起的两

把黄金榨取出露水，好不容易汇聚成一盆水，供大小姐出生时浸泡净身之用。由于这凝结在黄金表面的露水渗入全身，大小姐天生就肌肤胜雪，甚至散发着一股黄金的香气。

我心想，我得心无杂念地紧盯着这位大小姐才行。因为师傅常这样吩咐我：

“遇上罕见的人或物时，别移开目光。我的师傅曾这样说。而我师傅的师傅也这样说，从我师傅的师傅的祖师爷那一代起，就一直这样代代吩咐下去。就算被大蛇咬住了脚，也别移开目光。”

所以我注视着夜长大小姐。可能是因为我胆小，如果不先下定决心就无法盯着别人的脸瞧。但这次我压抑心中的胆怯，紧盯着她瞧，渐渐地，心情转为平静，从中感觉到满足，这时我仿佛明白师傅的训示中隐含的重要意义：不是像要压在对方身上，盯倒对方认输为止，而是得让那个人或物变得像清水一样，能加以看穿、看透。

我定睛凝视夜长大小姐。她只有十三岁的年纪，虽然身材高挑，但浑身弥漫着一股孩子般的香气；虽有威严，却不可怕。我反而感觉自己紧绷的身体就此放松，但这样或许就算我输了。我原本应是紧盯着她，但大小姐身后那片高耸广阔的乘鞍山，却深深植入了我的记忆中。

窦麻吕引我进见大老爷。

“这位是耳男。虽然年纪尚轻，但已习得师傅的技艺精髓，甚至自创独门工法，青出于蓝，师傅对他赞誉有加，说他就算和青笠、古釜竞技，也不见得会落败，是位出色的工匠。”

没想到他对我这般褒扬。大老爷听闻后点了点头。

“原来如此，好一对大耳啊。”

他紧盯着我的耳朵瞧，接着又道：“一般大耳都会往下垂，可是这耳朵却是往上竖，比头还高。就像兔耳一样。不过这面相，就跟马一样。”

我听得气血直冲脑门。再也没比别人评论我的耳朵更令我气愤的事了，我气得失去了理智。不管再大的勇气和决心，都抵挡不了内心的纷乱。全身血液都冲向上半身，我汗如雨下。虽然我向来都如此，但都比不上这天流得多。我的额头、耳旁、脖颈，一时间像瀑布般汗流不止。

大老爷望着我，感到很不可思议。这时大小姐叫道：

“真的和马一样呢。那张黑脸涨红，和马的颜色一模一样。”

侍女们皆笑出声来。我宛如成了装有热水的锅子，看得到满溢而出的水蒸气，我的脸庞、脖颈、胸口、后背……全身的皮肤都化为汗水汇聚成的深河。

但我觉得，我得紧盯着大小姐的脸才行，不能移开目光。我心无杂念地想着此事，为了办到这点，铆足全力。然而，我的努力与不断满溢而出的纷乱，根本就是齐头并行，我不知如何自处，只能呆立原地。过了许久，这段不知如何是好的时间终于过去。我猛然转头迈步飞奔。虽然我觉得，应该可以采取其他更适合的行动，或是说出比较冷静的话语，但最后却做出我最不想要做，而且完全意想不到的举动。

我一路跑到我的房门前，接着跑到宅邸的大门外，改用走的，然后又跑了起来。总之，我坐立难安。我沿着河流走进山中的杂树林里，在瀑布下的岩石上坐了好长一段时间。到了午后，感到肚中饥肠辘辘。但一直到太阳西下为止，我始终都提不起劲返回夜长家的宅邸。

★

青笠比我晚五六天才到，而又过了五六天，古釜的儿子小釜才代替他父亲前来。青笠见状，忍不住笑道：“本以为只有马耳的师傅这么做，没想到竟然连古釜也来这招。他们明白自己赢不过我青笠，颇有先见之明，只不过，你们两位前来顶替的晚辈处境堪怜啊！”

自从大小姐把我当马看之后，大家就都管叫我“马耳”。

青笠的高傲令人厌恶，但我默不作声。因为我心里已拿定主意，下定决心，要以此地当我的葬身之所，全神贯注地将灵魂投注在工作中。

小釜大我七岁。他父亲古釜也自称有病在身，所以派儿子前来，但听说他其实是装病。因为使者窦麻吕最后才去邀他前来，他对此颇感不满。不过小釜早已名气在外，是位技艺不逊于其父的木匠，所以他和我不同，不算是个意外的顶替人选。

小釜可能是对自己的技艺颇为自负，面对青笠的傲慢，眉毛连挑也不挑一下，当它是耳边风，他很郑重地对我和青笠表达了问候。我觉得他很沉着冷静，让人觉得不太舒服，不过后来相处发现，他除了早安、午安、晚安的问候外，完全不和人说话。

我发现的事，青笠也发现了。于是他对小釜说："为什么你只有在问候时，才会好好跟人说话呢？就像规定停在额头上的苍蝇一定得用手挥除一样，太烦人了。木匠的手是拿来握凿子用的，不是为了一一赶除苍蝇，才从肩膀长出来的。人们的嘴是为了说必要的事才在脸上开了个洞，如果只是用来做早午晚的问候，那光是伸个舌头或是放个屁，就能办到了。"

我听了之后，开始欣赏起这位直言不讳的匠人。

三名木匠既已到齐，我们便被正式唤至大老爷跟前，公告这次的工作。一开始只是听闻要为大小姐雕刻一尊随身护法的佛像，但尚未告知详情。

富豪朝一旁的大小姐望了一眼，说道："我想请你们雕刻一尊尊贵的佛像，以守护我女儿的今生和来世。它会被供奉在佛堂里，由我女儿早晚膜拜，我想请你们雕刻佛像，以及安置佛像的佛龛。佛像是弥勒菩萨。至于其他则交由你们各自去设计，请在我女儿十六岁那年的正月前完工。"

三名木匠正式接下这项工作，向大老爷问安后，送来了酒菜。大老爷与大小姐坐在正面的高位上，左手边是三名木匠的菜肴，右手边也摆了三份菜肴。目前还没看到有人就座，我想，那应该是窦麻吕和其他两位重要人物的座位吧。但窦麻吕这时带来的却是两名女子。

大老爷为我们引见那两名女子，说道：

“翻越前面那座高山，越过对面的湖泊，再横跨前面那片旷野，有一座完全由岩石构成的高山。边哭着边越过那座山之后，又是一片旷野，它后方是一座雾气浓重的高山。再哭着翻越那座山后，有一片无比辽阔的森林，有条大河流经森林中央。花上三天的时间，哭着走出那片森林后，有一个村庄，据说村里有数千的涌泉。这村庄的每一棵树下都有一孔涌泉以及一名在此织布的姑娘。在村里最大的树下以及最大的涌泉旁织布的，是村里最美的姑娘，而此刻你们眼前的这位，就是那位姑娘。在这位姑娘会织布之前，都是由她的母亲负责织布，这位上了年纪的女人就是她母亲。她们从那个村庄跨越彩虹之桥，千里迢迢来到此飞驒 深山，为我女儿编织和服。这位母亲名叫月待，女儿名叫江奈古。谁能雕刻出令我女儿满意的佛像，我就把漂亮的江奈古许配给他。”

其实，她是大老爷砸钱买来织布的漂亮奴隶。也有别国的人会来到我出生的飞驒 国买奴隶，不过要买的是男性奴隶，像我这样的工匠，就会被买去当奴隶。不过，因为有此需求，要特地从遥远的他国前来买奴隶，所以奴隶颇受看重，会受到等同贵宾般的款待，不过这也只限于工作完成前。一旦工作结束，没了用处后，就只是花钱买来的奴隶，所以是要转送他人，或是喂大蛇吃，全凭主人高兴。所以没有哪个工匠会想被卖往他国，而如果是女人的话，自然更是百般不愿了。

我总觉得这两个女人很可怜。不过大老爷说，谁能雕刻出令大小姐满意的佛像，就要送出江奈古当奖赏，这句话着实令我惊讶。

我完全没心情为大小姐雕刻她喜欢的佛像。之前他们说我长得像马脸，我因此不顾一切地奔进山中，在瀑布底下一直待到天黑，当时我心中便拿定主意，为了雕刻出一尊大小姐不会看上眼的佛像，不，不是佛像，而是为了雕刻出一尊可怕的马脸怪物，我要倾注灵魂用心雕刻。

因此，大老爷所说的“谁能够雕刻出令我女儿满意的佛像，就要送出江奈古当奖赏”这句话，令我大为惊诧，同时感到愤怒。我发现这个女人并不是我需要的女人，心中就此涌现出一股嘲笑之情。

为了抑制这些杂念，我要让自己彻底恢复工匠应有的纯真之心。师傅当初教导我工匠应有的心态，就该用在这时候。

于是我注视着江奈古，同时告诉自己，就算这时大蛇咬住我的脚，也绝不能移开目光。

“这女人是翻越高山、越过湖泊、横跨旷野，然后又翻越高山、横跨旷野，又翻越高山、穿过广阔森林，从涌泉的村庄前来的织布女？还真是珍奇的动物啊。”

我的目光并未从江奈古的脸上移开，但我也并非心无杂念。因为我虽然压抑了惊诧与愤怒，却管不住自己眼中的嘲笑之意。

尽管我发现自己朝江奈古投射嘲笑的目光很不妥当，但既然我无法从她脸上移开目光，也就只能继续将自己带有嘲笑的目光投向她。

江奈古发现了我的目光，她的脸色变得愈来愈难看。我心中暗觉不妙，我看到江奈古的眼中燃起了憎恨之火，我也随即燃起了憎恨之火。我和江奈古两人忘却一切，就这样满含憎恨地互相瞪视。

江奈古微微转开她那严峻的目光，脸上浮现出别有含意的笑意，说道：“在我出生的地方，马比人多，马都是被用来载人或是耕田的。而这个国家的马，却是穿着衣服，手执凿子，雕刻寺院和佛像呢。”

我马上还以颜色：“在我出生的国家，女人都会耕田，但你的国家却是马在耕田，所以也就只能由女人来代替马织布。在我出生的国度，马虽然手执凿子当木匠，但不会织布。你就尽量地织布吧。千里迢迢来到这里，辛苦你了。”

江奈古目眦欲裂，缓缓起身，用眼神朝大老爷致意，大摇大摆地来到我面前。她停下脚步，低头俯视我。当然，我的目光仍未从她脸上移开。

江奈古绕过用餐的矮桌，来到我背后。突然拧起我的耳朵。

“竟然来这招！……”

我心里这么想。到头来，是你先移开目光，所以是你输了。而就在这一瞬间，我耳朵遭受了犹如火烧般的一记重击。我身子前倾，发现自己竟然把手插进了饭菜里，同时众人的喧哗声传进我的耳中。

我转头望向江奈古。她右手拔刀出鞘，紧紧握在手中，但右手却已静静地垂落，看不出一丝杀气。而她就像别有用意似的，动作笨拙地抬向空中，复又垂落的是她的左手。我突然发现她的手指间捏着什么东西。

我转头望向自己左肩。因为我感觉那里不太对劲，只见整面肩膀都染满了血，鲜血还滴向榻榻米上。我就像想起某件遗忘的往事般，这才意识到耳朵的疼痛。

“这是马的一只耳朵！另一只耳朵就用你的斧头砍下，尽量让它们看起来像人耳吧。”

江奈古将切下的上半只耳朵丢进我的酒杯里，就此离去。

★

之后，过了六天。

我们准备在宅邸内的一隅各自盖一座小屋，关在里头工作，所以我也开始上山砍伐树木，着手搭建小屋。

我决定挑选仓库后方，没人会前来的场所。那是一整片荒草丛生之地，是蛇和蜘蛛的栖息地，所以人们惧怕这个场所，不敢靠近。

“原来如此。如果要盖马房的话，这地方是很合适，不过，光线有点昏暗吧？”

窦麻吕飘然现身，如此调侃道。

“马的直觉过人，一有人靠近就提不起劲工作。等小屋盖好，开始着手工作后，请不要走进这处工房。”

我对高处的窗户做了双层设计，门口也加设特别机关，非得花一番心思，让人无法往工房内偷窥才行。在我的工作完工前，势必得保

密。

“对了，马耳。老爷和大小姐叫你过去，你带上斧头跟我来吧。”

窦麻吕说道。

“带上斧头就行了吗？”

“嗯。”

“是要叫我砍伐庭院的树木吗？虽然使用斧头也算是工匠的工作之一，不过裁木师和木匠不一样。如果只是要砍树，有其他更合适的人选。请不要用这些无聊的小事来扰乱我的心思。”

我一面发着牢骚，一面拿起斧头，窦麻吕则是用奇怪的眼神上下打量我。

“别生气，你先坐下。”

他如此说道，自己先朝木材的切口处坐下，我也朝他对面坐下。

“马耳，你听好了。你想跟青笠和小釜一较长短的这份心值得敬佩，不过，你应该不会想在这屋子里工作吧？”

“这话怎么说！”

“嗯。你自己仔细想想。你的耳朵被削掉，很痛对吧？”

“跟耳洞相比，上耳就像是个多余之物，我将切碎的鱼腥草拌进松脂中，涂抹在伤口上，用它来止血，结果顺利止住了痛，而且对耳朵似乎大有帮助。”

“日后你就算继续待在这里，也保准不会有好事。眼下只是伤了一只耳朵倒还好，接下来难保不会有性命之忧。听我的准没错，你赶快就这样逃走吧。这里有一袋黄金，就算你工作三年，雕刻出气派的弥勒佛像，想必也得不到这么一大笔黄金。之后的事，我会好好替你跟老爷解释，所以你趁现在赶快逃吧。”

窦麻吕的表情出奇地认真。他就这么想赶我走吗？不惜给我一笔比工作三年的工钱还多的黄金也要赶我走，我真的是这么没用的工匠吗？一想到这里，我顿感怒火上涌。我咆哮道：

“是吗？你认定我不是拿凿子和刨刀当木匠的料，反倒适合握着斧头砍树，当一名樵夫是吧？那好，从今天起我不再是这户人家雇用的木匠。不过，请让我继续在这座小屋工作下去。食物我自己会张罗，一概不会给你们添麻烦，也不需要付我半毛钱。是我自己要在这里做三年白工，这样不会造成任何不便吧？”

“等等。你好像误会了，没人说是因为你技艺不够纯熟，而要赶你走啊。”

“既然你都说‘只要带着斧头去就行了’，难道我还能有其他想法不成？”

“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窦麻吕双手搭在我肩上，以奇怪的眼神静静注视着我，接着开口道：

“是我表达得不好。其实是老爷吩咐要你带着斧头和我一同前去。不过，要你别带着斧头前往，直接就这样逃走则是我个人的说法。不，不光是我，老爷其实心里也这么期望，所以他才会把这袋黄金交到我手上，吩咐我要让你赶快逃离这里。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你如果拿着斧头和我一同前往老爷跟前，怕你会遭遇不测。老爷是替你的安危着想。”

他这番语带玄机的话，令我更加恼火。

“如果大老爷他真是为我的安危着想，那应该将个中缘由坦然说出来才对吧。”

“他是想跟你说，不过有些话说了之后会无法善后。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你搞不好会有性命之忧。”

我立刻拿定主意，拎着斧头站起身。

“我和你一起去吧。”

“你这是……”

“哈哈哈。这种事可不能开玩笑。在下虽不才，但我们飞骅的工匠自小就受过严格教导，要将自己的性命投注在工作之中。除了工作，不会为其他事舍命，不过，与其被人说我是因为惧怕和人竞技而夹着尾巴逃走，那我宁可选择一死。”

“你是前途无量的青年，如果能活久一点，有可能成为扬名天下、备受世人称颂的名匠，但你毕竟还是有些年少轻狂啊！只要日后能长命百岁，这一时之耻，终究是可以洗刷的。”

“我的事，请你别再多管了。我打从来到这里的那一刻起，便已忘了要活着回去。”

窦麻吕就此放弃。他的态度突然变得冷淡。

“那你跟我来吧。”

他站在前头，快步而行。

★

我被带往宅内的庭园。廊外的泥土上方铺有草席，那显然是我的位子。

江奈古就在我对面。她双手负在身后，遭到捆绑，直接坐在泥土上。

听闻我的脚步声，江奈古抬起头来，就像一只如果松绑便会飞扑而来的恶犬，紧紧瞪视着我，不曾移开过目光。我心想，这娘儿们真让人讨厌。

“如果我因耳朵被削下而憎恨她，这道理还说得通，但她憎恨我，是什么道理呢？”

想到这里我才猛然发现，自从耳朵不痛之后，我便不曾想起过这个女人。

“仔细想想，还真不可思议，像我这样脾气暴躁之人，竟然没有诅咒过削下我耳朵的女人，说来真是奇怪。尽管想过是有人可能会斩下我的耳朵，却很少想过会是这个女人削下我的耳朵。但相反地，要是这娘儿们把我当仇家般憎恨，那我实在不明所以。”

想必是我把诅咒的念头完全贯注在雕刻魔神这件事情上，所以根本没空去想这个可恨的女人。我十五岁那年，曾被一名同伴从屋顶推落，手脚骨都跌断了，只因为这名同伴为了一点小事而对我怀恨在心。我因骨折而有三个月无法从事木匠的工作，但师傅却连一天也不准我休息，我得凭单手单脚来雕刻格窗上的装饰。骨折的伤，痛得我夜不能眠。我边哭边挥动凿子，但在这样的过程中我逐渐明白，比起在漫漫长夜里哭泣而还是无法入眠的痛苦，边哭边工作的白天反而还比较能让人忍受。有时恰好正值满月，我在半夜里起身挥动凿子，因疼痛难忍而闷声哭泣，也曾因一时手滑而被凿子刺伤，但当时我清楚明白地知道，能超越痛苦的，就只有工作。那格窗虽是我单手单脚雕刻而成，但等日后我双手双脚行动自如后重新细看，发现也没什么特别需要修改的地方。

当时的事已深植心中，所以被削下耳朵的这点痛楚，只会更加激励我投入工作之中。我想日后会让她明白这点的，而且我想象了各种可怕的魔神模样，连自己都吓得浑身发毛，但似乎从没想过要让这个女人知道。

“我之所以不诅咒这个女人，是因为我懂得个中的缘由，但这女人把我当仇人一样憎恨，真是莫名其妙。也许是因为大老爷说了那番话，所以她以为我想得到她，才如此憎恨我。”

想到这里，我忽觉茅塞顿开，也渐感怒火上涌。这个傻女人，当我是为了得到你，才做这项工作吗？就算他们要我带你回去，我也会像是拂去掉在肩上的毛毛虫一样，把你丢在一旁。因为心里这么想，我也就感觉平静了不少。

“我带耳男来了。”

窦麻吕朝室内大喊。这时，我感觉竹帘后方有动静，已就座的大老爷说道：

“窦麻吕在吗？”

“小的在。”

“告诉耳男这件事。”

“小的明白。”

窦麻吕瞪了我一眼，向我说明：

“关于家中的女奴切下耳男一只耳朵之事，对飞驒的众工匠，以及飞驒的众人深感抱歉。因此决定处死江奈古，而耳男是她的仇家，所以特由耳男持斧头斩下其首级。耳男，请动手。”

我听闻此事，终于明白这就是江奈古把我当仇人一样瞪视的原因了。一旦解开这疑团，再来就没什么好挂怀了。我对大老爷说：

“非常感谢您的好意，但没这个必要。”

“你下不了手吗？”

我立即站起身，执起斧头，大步走向前，在江奈古面前望了她一眼，以充满威吓的神情瞪着她。

接着我绕到江奈古身后，斧头往前一抵，切断了绳子。之后迅速回到我的座位，刻意什么也不说。

窦麻吕笑着道：

“比起江奈古死掉的人头，你更想要活生生的人头是吧？”

我听到这句话，气血再度直冲脑门。

“胡说什么！这种形同蝼蚁般的织布女，我飞骅 国的耳男完全没瞧在眼里。我只当自己是被栖息在东国森林里的虫子咬了耳朵，没有为此生气的道理，又岂会想要虫子的死虫头或活虫头呢。”

我如此大喊，却满脸涨红，汗水直流，因为这并非我的肺腑之言。

我之所以满脸通红、汗水直流，并非因为心里想要这女人，而是因为这女人明明没道理恨我，却像有仇似的瞪视着我，所以我想她一定是认定我心里想将她占为己有，因而对我满怀憎恨。真是个傻女人。就算他们要我带她回去，我也会像是拂去掉在肩上的毛毛虫一样，把她丢在一旁，自己一个人回去，这才是我心里的想法。

明明没这回事，却被怀疑别有居心，这样实在很困扰，我一直很在意这件事，而现在又意外从窦麻吕口中听到这件事，我被戳中痛处，一时慌了手脚。人一旦发慌，就会恼羞成怒、大感苦恼，我的脸逐渐发烫，汗水如同瀑布般奔腾直流，就像先前一样。

“这可真伤脑筋。太遗憾了。像这样满头大汗，一副慌张的样子，只会让人觉得我这是在向众人招认，我的确别有居心。”

想到这里，我更慌了。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滴落，不见停止的迹象。我就此死心，闭上眼。对我来说，脸色涨红和汗如雨下，是我无从抵抗的死敌。我除了闭上眼，极力保持心无杂念外，没其他方法可以止住这溃堤般的汗水。

这时，传来大小姐的声音。

“掀起竹帘。”

她如此下令。可能侍女也随侍一旁吧，但我刻意不睁开眼睛去确认。想要早点止住这溃堤般的汗水，就算是想看的事物，也不能看。我很想再次仔细瞧瞧大小姐的容貌。

“耳男，请睁开眼睛，回答我的问题。”

大小姐如此下命令，而我很不情愿地睁开了眼。竹帘往上卷，大小姐站在外廊上。

“你说，就算被江奈古削下耳朵，你也只当那是虫咬？你是说真的吗？”

我觉得她那是天真无邪的开朗笑容。我用力点头。

“我句句属实。”我回答道。

“你可不能事后才说这是骗人的哦。”

“我不会那样说。正因为认为她就像虫子，所以不管是死人头还是活人头，我都不要。”

大小姐点点头，接着对江奈古说：

“江奈古，你去把耳男的另一只耳朵也咬掉吧。因为他说，就算虫子咬了他，他也不会生气，所以你大可尽情地咬下去。我借你虫子的牙齿。这是你亡母的遗物之一，等你咬下耳男的耳朵后，就赏给你。”

大小姐取出短刀，交给侍女。侍女高举着短刀，递到江奈古面前。

我万万没想到江奈古会接下那把短刀。我没用斧头斩下她的首级，而是改为切断捆绑她的绳索，算是她的恩人，而眼前这就是斩下她恩人耳朵的那把短刀。

江奈古接过那把刀。原来如此，既是小姐赐的刀，自然没有拒收之理，但我心想，她总不会拔刀出鞘吧。

那可爱的大小姐，正一脸无邪地享受这个恶作剧。看她那灿烂的笑容！所谓人畜无害的笑脸就像这样吧。既没有享受恶作剧的亢奋，也没有心怀不轨的暗影，那是少女的笑脸。

我这么想：问题在于江奈古能否以巧妙的话语将手中接过的短刀归还大小姐。如果能想出珠玑妙语，得以直接将短刀归为己有，那就

更有意思了。倘若我能视情况配合说上一句巧妙的醒世名言，那更有锦上添花之妙。大小姐也肯定会心满意足地放下竹帘。

事后回想，我当时会这么想实在不可思议。因为大小姐赐予江奈古那把短刀，并命她割下我的耳朵，而且我之所以会失去一只耳朵，追根究底不就是因为大小姐吗？而我之所以下定决心要雕刻一尊可怕的魔神像，也是因为大小姐的缘故。而看到魔神像后吓得魂飞魄散的人，也非得是她不可。大小姐明明将短刀赐予江奈古，命她割下我的耳朵，但我却认为这是幸福的玩乐时刻，如今回想，真是匪夷所思。莫非是因为大小姐那无邪爽朗的笑容、清澄浑圆的双眼所致？我宛如置身梦中，一切是如此不可思议。

我满心以为江奈古不会拔刀出鞘，所以脑中满含这样的思绪，陶醉地望着大小姐的笑容出神。现在回想，这是何等大意，多么严重的内心破绽啊。

当我察觉到一股惊人的气势，转动眼珠望去时，江奈古已大步来到我面前。

我心中暗呼一声“不妙”。江奈古在我面前拔刀出鞘，一把拧起我的耳朵。

我忘却一切，就只是定睛望着大小姐。大小姐应该是说了些什么，她对江奈古说了些话。从那宛如少女般爽朗清澄的笑容中，理所当然地发出鹤鸣般的一阵话语声。

我茫然凝视着大小姐的脸。那爽朗无邪的笑脸，浑圆清澄的大眼，看得我心神恍惚。就在这时，我知道我的耳朵被割下了，但我的眼睛一直紧盯着大小姐瞧，无法移开，而我看得陷入恍惚的心神，也占满了我的心。我被割下耳朵后，仍旧茫然地仰望大小姐。

当我的耳朵被割下时，我看见大小姐那浑圆的双眸充满生气地睁大着，显得如此澄澈。她的脸颊微泛红晕，透着些许的满足，随即又瞬间消失。接着，连笑容也从她脸上消失，转为无比认真的神情，像是沉思的表情。看起来就像在说“搞什么，这样就没了吗”，并为此感到生气。大小姐转过头，一言不发地起身离去。

当大小姐准备离去时，我发现自己眼里噙着一颗豆大的泪珠。

★

之后将近三年的时光，是我奋斗的血泪史。

虽然我获准待在小屋里挥凿雕刻，但我挥凿的力气，始终受到残存在我眼中的大小姐笑脸的压制。为了压制这股力量，我得全力奋战。

我呆呆地望着大小姐入了迷，感觉就算再怎么挣扎，终究也赢不了她，但我心里焦急，无论如何都得把这股力量逐出，以便雕刻出一尊骇人的魔神像。

我想到一个办法，当人起了怯懦心时，就要用冷水淋身。我冲了十瓢、二十瓢，冲到自己都快晕厥了，从火供[1]联想到熏烤松脂的做法，还用火烧自己的脚掌足弓。这一切都是为了令我内心振奋，就像要展开袭击般全力投入工作中。

小屋四周是潮湿的草丛，是众多蛇类的窝，所以这些蛇也会肆无忌惮地钻进小屋内，我则直接将它们开膛剖肚，生饮其血，并将蛇的尸体吊在天花板上。我祈求蛇的冤灵能附在我身上，也附在我的工作上。

每当我心生畏怯时，就到草丛里抓蛇，将其剖开，榨出生血，一口气喝下，剩下的血则淋在我开始雕刻的那尊妖怪雕像上。

一天抓七条，然后增加为十条，夏天还没结束，小屋四周草丛里的蛇都被我抓光了。于是我上山，一天抓一袋蛇回来。

小屋的天花板上满是悬吊的蛇尸，上头白蛆丛生，臭气弥漫，随风摆荡，冬天到来后，它们还会随风沙沙作响。

我看见悬吊的蛇尸一同朝我袭来的幻影后，反而力量涌现。因为我感觉蛇的冤灵汇聚在我身上，我变成蛇的化身，就此重生。若不这么做，这工作我根本无法持续下去。

我没自信可以创造出拥有强大力量，足以将大小姐的笑脸硬压回去的妖怪雕像。我明白自己力有未逮，与此奋战的艰苦，甚至令我产生干脆疯掉算了的念头。我暗自祈愿，要是我自己能化为附身在大小姐身上的冤灵就好了。但每当我的雕刻工作来到重要时刻时，我便会发现自己那完全被大小姐的笑容压制的怯懦内心。

当第三年的春天到来时，我已刻好将近七成，开始着手关键部位的雕刻，所以我渴求蛇的生血。我进入山中，捕猎兔子、狸猫、野鹿，将它们开膛剖肚，榨出生血，使其肚肠撒落一地，并斩下它们的头，把血滴在雕像上。

“多吸点血吧。在大小姐十六岁那年的正月，将灵魂栖宿在这里，化为有生命之物，化为杀人吸血的恶鬼。”

那是长着一对长耳的脸庞，但究竟是怪物、魔神、死神、恶鬼，还是冤灵，连我也不清楚。但只要是拥有强大的力量，足以将大小姐的笑脸硬压回去的可怕之物，我就心满意足了。

仲秋时，小釜率先完工，而青笠也在秋末时完工。我则是等到冬天才完成这尊雕像，但安放雕像的佛龛则还没动工。

我心想，佛龛的形状和模样一定得要可爱一点，这样才与大小姐身旁的家具配得上。为了在打开佛龛的小门时，能凸显出里头雕像的可怕，外观一定得采用可爱的样式。

我在所剩不多的日子里，废寝忘食地打造佛龛。一直忙到除夕夜，这才大功告成。虽然没能精雕细琢，但我在门上雕了花鸟。尽管称不上华美气派，但我觉得朴素反而带有不凡的气韵。

深夜时我请了几名仆人，将作品搬出，摆在小釜和青笠的作品旁边。我对自己的得意之作相当满意。回到小屋后，盖上毛皮，像被拖进地底般沉沉入睡。

★

我因一阵敲门声醒来。长夜已尽，似乎已日上三竿。我猛然想到：对哦，今天是大小姐十六岁这年的正月初一呢。敲门声仍一直响

个不停，我当是侍女送饭菜来，于是随口应道：

“吵死人了。像平常一样，什么也别说，摆在门外就行了。什么新年、元旦的，我向来都不过。都三年了，我一直跟你们说，这里和你们是不同的世界，说到嘴巴都酸了，你还是不懂吗？”

“你要是醒了，就开门吧。”

“少在那里表现得好像很懂似的。我可不是醒了就会开门的。”

“那你什么时候开门？”

“门外没人的时候。”

“你是说真的吗？”

我听到这句话时，听出这高低起伏的声音是大小姐那让人一听就不会忘的独特嗓音，我感觉此人就是大小姐。我全身因恐惧而瞬间冻结，不知该如何是好，就这样慌慌张张地任凭时间虚掷。

“趁我还在的时候，你快出来。你要是不出来，我会想办法让你出来。”

她小声地说道。我感觉到大小姐命侍女在门外堆起某个东西，接着听到敲击打火石的声响，推测她们堆的是枯柴。我一跃而起，奔向门口，取下门闩，打开了门。

如同门一开，风便吹入屋内一样，大小姐笑眯眯地走了进来。她从我面前走过，率先走进屋内。

三年不见，大小姐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显得成熟了许多，容貌也变成熟了，但唯独那开朗无邪的笑脸，仍和三年前一样。

侍女们一见小屋内的景象，顿时大为惊慌，只有大小姐不显一丝怯色。她似乎觉得很稀奇，先是环视室内，接着环视天花板，那些蛇已化为无数的白骨，悬挂在空中，而底下散落着无数的骨头碎片。

“这些都是蛇吧？”

大小姐的笑脸充满朝气，闪耀着感动之色。她朝头顶伸手，想拿下一块垂吊的蛇骨。那块白骨掉在大小姐肩上，就此散开。她轻轻伸手挥除，对掉落之物连看也不看一眼。她看起来似乎对每件事都觉得稀奇，却又无法长时间执着在同一件事物上。

“是谁想到这么做的？飞驒 木匠的工房都是这样的吗？还是说，只有你的工房才这样？”

“大概就只有我的工房吧。”

大小姐没点头，但她的脸却因满意而闪耀出爽朗的笑容。三年前，我首次目睹大小姐的容貌，当时她突然很认真地绷着脸，露出颇感无趣的神色，但现在在我的小屋里，她脸上始终带着笑容。

“好在没放火烧了。要是真的烧掉这里，就看不到这一幕了。”

大小姐全部看完后，心满意足地低语道。

“不过，现在可以烧了。”

她命侍女堆起枯柴，然后点火。小屋立刻笼罩在浓烟下。见它燃起烈火后，大小姐对我说：“谢谢你那尊珍奇的弥勒佛像。我很中意，比其他两尊好上百倍、千倍。我想给你奖赏，你换好衣服后来一趟吧。”

照旧是那开朗又无邪的笑脸。大小姐在我眼中留下笑容后，就此离去。我在侍女的引领下，前去沐浴，换上大小姐赐予的衣服，接着被带往宅邸深处的房间。

我因为感到恐惧，从沐浴的时候起，就一直心不在焉。我想我就快被大小姐杀了。

我总算明白大小姐那无邪的笑脸是怎么回事了。望着江奈古割下我耳朵的，也是这张笑脸；望着无数的蛇尸悬吊在我小屋天花板上的，也是这张笑脸；命江奈古割下我耳朵的，也是这张笑脸，而且下

令要我用斧头砍下江奈古的首级，肯定也是因为这张笑脸想看那幕景象。

当时窦麻吕劝我早点逃离这里，还说大老爷也希望我能逃离这里，现在我终于明白这句话了。对于这样的笑脸，大老爷应该也是无计可施吧。我想毕竟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在众人忙着庆贺的元旦，能毫不踌躇地朝自己家中角落纵火的这张笑脸，想必完全不怕地狱之火，也不怕血池肉林，更别说我一手打造的妖怪雕像了，这可能只能算是她七八岁时玩过家家的酒玩具吧。

“谢谢你那尊珍奇的弥勒佛像。我很中意，比其他两尊好上百倍、千倍。”

想起大小姐的那句话，我因惊惧而浑身发毛。

我雕刻的那尊妖怪像，哪里骇人啦？根本就完全没有足以让人内心为之冻结的力量！

真正可怕的，是这张笑脸。这张笑脸才是唯一真正可怕之物，连魔神、冤灵都望尘莫及。

直到现在我才明白这张笑脸是什么，也许这三年来，一直想要打造出可怕之物，却始终都被大小姐笑脸压制的我，在糊里糊涂间，有一部分内心已感受到这点。既然是为了打造出真正的可怕之物，那么被她的笑脸压制也是理所当然。因为真正可怕之物，除了她的笑脸外，再也没别的了。

我想将这张笑脸深深刻印在我这辈子的记忆中，然后就此丧命。对我来说，大小姐杀了我，已是毋庸置疑之事。而且今天我洗好澡后，侍女带我到宅邸深处的房间，由大小姐匆匆地取我性命。也许会像杀蛇一样，将我开膛剖肚，倒吊起来。想到这里，我便害怕得无法呼吸，忍不住双手合十，诚心祈祷。但就算我痛哭流涕，双手合十，那张笑脸想必也完全不当一回事。

我想，要摆脱这个命运，就只有一个方法，而这也符合我身为工匠的诚心祈愿。总之，向大小姐拜托试试吧。下定此决心后，我才得以从浴盆里起身。

我被带往宅邸深处的房间，大老爷带着大小姐现身。我连问候都显得僵硬，额头紧贴地面，极力放声大喊。因为我连抬起头来的力气都所剩无几。

“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祈求。请让我雕刻大小姐的容貌和姿态，只要雕出作品留传人世，我不管什么时候死都无悔了。”

没想到大老爷很干脆地回应了我的请求。

“只要我女儿同意的话，这是再好不过的事了。女儿啊，你没意见吧？”

大小姐回答得也很干脆，令我大感意外。

“我原本就打算拜托耳男这么做，既然耳男也这么想，那就更没话说了。”

“太好了。”

大老爷大为开心，忍不住大叫了起来，接着他温和地对我说道：

“耳男，把脸抬起来吧。这三年辛苦你了。你刻的弥勒像虽是讽刺之作，但那雕刻的气势，绝非平庸之作可比。尤其我女儿特别中意，所以我除了满意外，也没什么可说的了。你这次干得很漂亮。”

大老爷和大小姐给了我许多赠礼。这时，大老爷又补上一句：“原本说好，谁能雕刻出令我女儿满意的佛像，就要将江奈古送给他，但因为江奈古死了，所以无法履行这项承诺，真的很遗憾。”

大小姐在一旁接话道：

“江奈古用割下耳男你耳朵的短刀刺进自己的喉咙而死。那件染满她鲜血的衣服，你现在正贴身穿着。想着至少要让你穿着‘她’当作代替，我事先将它改成了男装。”

我对这种事已不再感到惊讶，但一旁的大老爷却吓得脸色苍白。大小姐就只是笑眯眯地望着我。

★

当时连这处深山也爆发了疱疮[2]，各处村庄都不断有人丧命。由于疫情最后也来到了这座村庄，所以家家户户都贴上驱逐瘟疫的符咒，连白天也大门紧闭，一家人围在一起日夜向神佛祈祷，但不知恶魔是从哪条缝隙潜入的，死亡人数还是与日俱增。

夜长家中也是一样，阔大的宅邸内，每一扇防雨门都紧紧关闭，家人一整天都屏息敛声，但唯独大小姐房间的防雨门敞开着。

“耳男雕刻的妖怪像，是他剖杀了无数条蛇，倒挂在空中，一面以蛇的生血淋在雕像上，一面注入诅咒所刻成的妖怪，所以似乎能充当驱逐瘟疫的符咒。既然这妖怪也没其他长处，那就摆在大门外当装饰吧。”

大小姐命人将雕像连同佛龛搬到大门前。夜长家有一座高楼，大小姐不时会爬上高楼远眺村庄，若看到有人将死者运往村郊的森林里丢弃，她便会一整天都露出满足的神色。

我移居到青笠留下的工房小屋里，全身心地投入大小姐专用的弥勒佛雕像的制作中。将小姐的笑脸转移到佛像的脸上，这是我的主意。

宅邸内还像正常人一样行动的，只剩我和大小姐两人。

大小姐听说我要将她的笑脸移到佛像脸上时，脸上姑且露出满意之色，但其实她并不关心我的工作。她曾前来确认我的工作进度，就只在发现有人群前往森林丢弃死者时，她才会出现在小屋里。她并非特地挑选我来听她说这件事，而是毫无遗漏地将这件事告诉宅邸内的每一个人，这似乎是大小姐的嗜好。

“今天一样有人死掉呢。”

她告诉我这件事情时，脸上笑眯眯的，仿佛乐在其中。她向来都不顺便看一眼佛像的雕刻状况，连瞧都不瞧一眼。当然也不会长时间逗留。

我怀疑大小姐是在耍我。我时常会想，虽然她显得若无其事，但其实在元旦那天，肯定打算要杀掉我。听说大小姐将我雕刻的妖怪像摆在大门前用来驱逐瘟疫时曾说过："耳男雕刻的妖怪像，是他剖杀了无数条蛇，倒挂在空中，一面以蛇的生血淋在雕像上，一面注入诅咒所刻成的妖怪，所以似乎能充当驱逐瘟疫的符咒。既然这妖怪也没其他长处，那就摆在大门外当装饰吧。"

我从别人那里听闻此事，不禁吓得全身蜷缩。她连我在雕刻时注入诅咒的事都知道，却还让我活着，实在可怕。从三名工匠的作品中选中我的雕像，然后又毫不避讳地说了那番话，她肚里的心思真是深沉可怕。在送我赠礼的元旦那天，大小姐说的话，连大老爷听了都脸色发白。大小姐真正的心思，恐怕连她父亲也不清楚。在大小姐将心中真正的想法付诸执行之前，她的心思应该是无人能解的谜吧。就算她现在没有杀我的念头，但也许元旦那天曾有这个意思，也可能明天就会想要我的命。大小姐对我感兴趣，不管什么时候我命丧她手都不足为奇。

我雕刻的弥勒佛像，似乎与大小姐那无邪的笑脸愈来愈像了———圆滚滚的双眼；像尖端处带有宝珠般，水嫩浑圆的鼻头。不过，这种相貌不需要特殊技术，我必须投注灵魂面对的，是那无邪笑脸的秘密，不带半点阴郁，清澄、开朗、无邪的笑脸，不显一丝嗜血的感觉，也不显半点与魔神有关的颜色或气味。宛如一名天真的女童，这是她笑容的一切，完全不带半点神秘感，而这似乎就是大小姐笑容的秘密。

"大小姐的脸，或许除了脸形外，还闻得出某些气味。因为大小姐刚出生时，以黄金榨出的露水洗过澡，所以据说天生身上散发一股黄金的气味，俗人的眼光有时反而会锐利地看出个中秘密。萦绕在大小姐脸上的那股肉眼看不出的气味，我非得用凿子将它刻进雕像里不可。"

我在心中如此暗忖。

她那天真的笑脸，哪天有可能会杀了我，一想到这里，这份恐惧顿时成了支撑我工作的助力。有时我停下手中的工作时才发现，那份恐惧已深深渗进我的心中，变成一种熟悉的感觉，让人想紧紧拥抱它。

“今天一样有人死掉呢。”

每当大小姐来到我的小屋说这句话时，我总是无言以对，只是盯着她的笑脸。

我没想过要询问她真正的心思，毕竟俗世的念头全是无谓之事。只要大小姐秉持真心，她的天真笑脸以及气味便是一切。至少对工匠而言，这代表了一切，对我现世的肉身而言，也代表了一切。从三年前我对大小姐容貌入迷的那一刻起便已注定，这就是一切。

看来，带来天花的疱疮神已经离去了。村里有五分之一的人都染病而死；夜长家的宅邸里住了许多人，却没有半个人染病，所以我一手雕刻的妖怪像顿时深受村民顶礼膜拜。

大老爷率先表现得十分热衷。

“这尊妖怪雕像，是耳男将很多条蛇生剖之后倒吊，以生血淋它，注入诅咒所做成，它十分可怕，连疱疮神都不敢靠近呢。”

他拿大小姐说的话来现学现卖。

这尊妖怪雕像从夜长家位于山上的宅邸大门前被运下山，村民在山下池子边一处三岔路口临时搭建一座祠堂，将其摆在里头坐镇，还有不少人从远处的村庄前来参拜。我转眼间被捧成了名人，而比我更受人赞扬的是夜长家的大小姐。人们都说，我雕刻的妖怪像之所以能赶上保护夜长家一家人，多亏了大小姐的力量，尊贵的神明栖宿在大小姐的肉身上。于是，有关大小姐是尊贵神明化身的传闻很快便在各村庄间散播开了。

前往山下的祠堂参拜我那尊妖怪像的人们中，有些人还来到山上的夜长家宅邸大门前跪地膜拜后才回去，也有些人在大门前摆放供品。

大小姐向我展示人们供奉的芜菁和菜叶，说道：“这是你该得的东西。好好煮来吃吧。”

她笑眯眯的脸庞，散发着光辉。我认为大小姐是前来嘲笑我的，因而颇感不悦。对她回应道：

“飞驒 有很多工匠打造出扬名天下的佛像，但我从没听过有谁因此得到供品。这一定是献给活菩萨的供品，所以请您自己好好煮来吃吧。”

大小姐没搭理我这番话，脸上笑容依旧，她对我说：

“耳男啊，你雕刻的妖怪像真的把疱疮神瞪了回去。我每天都在楼上亲眼目睹这些呢。”

我听傻了，注视着大小姐的笑脸。不过大小姐的心思实在难以揣测。

大小姐接着说道：

“耳男啊，就算你爬上楼，和我看到同样的景物，应该也看不到你雕刻的妖怪像将疱疮神瞪回去的那一幕。因为从你的小屋被烧毁的那一刻起，你的眼睛就看不见了。而你现在雕刻的那尊弥勒佛像，连要缓解老爷爷老奶奶头痛的力量都没有。”

大小姐神情爽朗地注视着我，接着她转身离去。我手中仍留着芜菁和菜叶。

我就像被大小姐施了魔法，成为她的俘虏。这真是位可怕的小姐。也许她确实有超乎常人的力量。不过，她说我现在雕刻的那尊弥勒佛像，连要缓解老爷爷老奶奶头痛的力量都没有，这话是什么意思？

“那尊妖怪像连吓哭孩子的力量都没有，但弥勒佛像应该会有什么力量才对呢？至少我的灵魂会转移到佛像中吧。”

我觉得自己可以很肯定地这样说，但大小姐的笑脸却彻底撼动着我心中的肯定。我开始觉得我确实遗漏了些什么，有一种不太踏实且难以忍受的悲戚。

★

疱疮神离开后，不到五十天，又有另一种瘟疫越过各个村庄朝这里而来。这时刚好夏日到来，接连几天都是酷热难当。

人们又得在酷热的天气下关上防雨门，终日向神佛祈祷。不过，先前疱疮神来临时，农民们都没再耕田，所以这次要是再不下田耕种，将会没有粮食可吃。于是农民们惴惴不安地前往农田挥动锄头，但一早生气勃勃地出门，接着却在大太阳底下转圈跳舞，最后变成在田里爬行，就此一命呜呼的人不在少数。

有人来到位于山下三岔路口的那座妖怪像的祠堂参拜，却直接死在祠堂前。

“尊贵的大小姐守护神啊！请驱除疫病吧！”

也有人来到夜长家的大门前如此祈祷。

夜长家的宅邸再次在大热天里紧闭防雨门，人们屏息敛声，低调度日。只有大小姐敞开防雨门，不时从楼上远眺山下的村庄，每次看到有人丧命，就四处跟宅邸里的人们说。

大小姐来到我的小屋说道：

“耳男啊，你知道我今天看到了什么？”

大小姐眼中放出光芒。她说道：

“我看到一名老太太到妖怪像的祠堂参拜，她在祠堂前转圈跳舞，最后抱着妖怪像不放，就这么咽气了。”

我对她说：

“就连那尊妖怪像也无法将这次的瘟神瞪回去了吗？”

大小姐不理会我说的话，语气平静地命令道：

“耳男，你去后山抓蛇回来，要抓满一大袋。”

她如此下令，而我只能奉命办事，没能说半个不字。一直到大小姐离去后，我脑中才开始浮现疑问，大小姐到底想拿这些蛇来做什么？

我进入后山，抓了好几条蛇。去年以及前年的这时候，我也是在这座山里抓蛇，心中兴起一股怀念之情，而这时我才蓦然发现一件事。

去年以及前年的这时候，我之所以为了抓蛇而在这座山里游荡，是因为被大小姐的笑脸压制，为了振奋自己怯懦的心，才展开这样的苦战。先前被大小姐的笑脸压制时，我雕刻到一半的妖怪像看起来很窝囊，感觉上头的凿痕全是白费力气。而在我得以振奋勇气，好好重新面对那尊窝囊的妖怪像之前，我一直都怕自己就算将整座山的蛇血都喝下肚，勇气还是不够。

与当时相比，现在的我并没有受到大小姐笑脸的压制。不，或许还是一样受到压制，但我已不再为了要加以反制回去，而与心中的不安对抗。大小姐的笑脸对我施加的压力，我只要如实地用凿子来加以呈现就行了，我就此沉浸在技艺原本的忘我境界中。

此刻的我已回归纯真的本心，尽管我在雕刻现在这尊弥勒佛像时，还是会不断地感叹自己技艺的拙劣，但却不会像之前觉得妖怪雕像很窝囊那样悲叹连连。雕刻妖怪像的凿痕，在大小姐笑脸的压制下，看起来一切都像是在白费力气。

此刻，我内心感到了安详，坦然与技艺奋战，所以我觉得去年的我和今年的我没多大改变，但其实改变了不少。今年的我，在各方面都更胜以往。

我装满一大袋蛇，回到小屋。一见到那鼓胀的大袋子，大小姐的双眼立刻散发出天真无邪的光辉。她说：

“带着袋子上楼来吧。”

我登上高楼。大小姐指着下方：

“三岔路口的池子边不是有那座妖怪像的祠堂吗？可以看到有个人抱住妖怪像，就这么死了对吧？那是一名老太太。她抵达祠堂后，低头拜了几拜，接着突然站起身开始转圈跳起舞来。然后踉踉跄跄地在地上爬行，好不容易伸手搭向祠堂，却再也无法动弹了。”

大小姐的眼睛紧盯着祠堂，一动也不动。她移动目光，环视眼下的那个地方，不显一丝厌腻，接着低语道：

“现在有很多人在田里工作，疱疮神来的时候，明明都没看到人到田里工作呢。有人是到妖怪像的祠堂参拜时丧命，但田里的那些人都平安无事。”

我因为终日在工房里埋首工作，所以几乎没和宅邸里的人有任何往来，更不会与宅邸外的人往来。虽然偶尔会听说有瘟疫袭击村庄的传闻，但对我而言，那是另一个世界的事，从来不曾有深切的体认。即使听说我雕刻的妖怪像被当成驱魔的神明祭拜，自己就此成了名人，但也一样当那是另一个世界的事。

这是我第一次从高楼远眺村庄。虽然只是把从后山眺望村庄的风景距离缩短而已，但当我看到有人抱着祠堂的妖怪像，就此丧命的模样后，尽管和我毫无瓜葛，没什么真实感受，但村庄的悲哀却深深渗入我眼中。明知那尊妖怪像对除魔根本就派不上用场，却还有人紧抱那座祠堂的妖怪像就此丧命，这可真是罪孽深重啊。我想，干脆放把火将祠堂烧了，不是很好吗？就像我自己犯罪似的，一种不是滋味的感觉紧紧将我攫获。

大小姐看够眼下的景致后，转头对我下令：

“把袋里的蛇一条条开膛剖肚，榨出它们的血。你之前榨出生血后，都怎么做？”

“我都是装在酒杯里喝。”

“一二十条都这样喝？”

“一次喝不了那么多，如果不想喝的话，就往身边洒。”

“然后将剖开的蛇吊在天花板上对吧？”

“没错。”

“那就照你之前的做法再做一次。我要喝生血，快点！”

对于大小姐的命令，我只能遵从。我拿出用来接生血的酒杯，以及把蛇吊向天花板的道具，将袋里的蛇一条条剖开，榨出生血，并依序吊向天花板。

我万万没想到，大小姐竟然不显一丝怯色，笑眯眯地露出无邪的笑容，将生血一饮而尽。在目睹这一幕前，我原本还不当一回事，但在看过之后，我因极度害怕，连杀惯蛇的手也为之颤抖！

这三年来，我剖杀了无数条蛇，饮其生血，将蛇尸倒吊在天花板上，但因为是我自己做的事，所以一点都不觉得可怕或怪异。

大小姐生饮蛇血，将蛇尸倒吊在高楼上，她到底打算做什么？不管她的目的是善是恶，只见她爬上高楼，以笑眯眯的神情，毫不犹疑地喝干了蛇血，那模样是如此天真无邪，令人心胆俱寒。

大小姐将第三条蛇的生血一饮而尽；从第四条开始，她将蛇血洒向屋顶和地面。

等我将袋里的蛇全都剖杀倒吊完毕后，大小姐说：

“你再去山里抓一袋蛇回来。趁太阳还没下山，多跑几趟。在天花板挂满蛇之前，今天、明天，还有后天都要持续这么做。动作快！”

我再次上山捕蛇，等我回来时，已是向晚时分。大小姐的笑脸蒙上一丝遗憾的暗影，望着倒吊的蛇尸与还没吊满的空间，她显得既满足，又遗憾。她抬起笑脸仰望高楼的天花板，一动也不动，就这样持续了半晌之久。

“你明天一早就出门。要多跑几趟。多抓一点。”

大小姐一脸遗憾地俯视着黄昏时分的村庄，对我说：

“你看，有人往祠堂前聚集，要处理老太太的尸体。好多人啊。”

大小姐的笑容愈来愈灿烂。

“疱疮神发威的时候，顶多只有两三个人无精打采地搬运尸体，但这次人们都显得很有朝气呢。希望我看到的村民们全都绕圈跳舞，就这样死去。接下来则是我看不到的那些人，像田里的人、野地里的人、山上的人、森林里的人、屋子里的人，我要他们全都死去。”

我仿佛被冷水淋身般，全身紧缩无法动弹。大小姐的声音是如此清亮、平静、无邪，所以才更加恐怖骇人。她之所以喝蛇血、将蛇尸吊向高楼，原来是要祈求村民们全都丧命。

我如坐针毡，想拔腿就跑，但已胆战心寒，吓得腿软。我从不认为大小姐可恨，但这时我第一次觉得，这位大小姐活在世上实在太可怕了。

★

当日出东山时，我清醒过来。大小姐的吩咐深深植入我的内心，让我的身心受到束缚，以至于时间一到，我便能自动醒来。

我难以承受内心的重荷，但我不得不背起袋子，走进尚未完全天亮的山中。我走进山里后，铆足全力抓蛇，急着想要抓快一点，想要多抓一点。我被自己一心想达成大小姐的期望的念头不断催促着。

当我背着大袋子返回时，大小姐已在高楼上等候了。将袋里的蛇全部吊上后，大小姐的脸庞为之一亮。

“现在天色还早。大家才刚到田里工作呢。今天你要多跑几趟去抓蛇。快点，要使出全力好好干！”

我一言不发，握着空袋赶往山中。从今天早上起，我跟大小姐一句话都没说过，因为我已没有力气跟大小姐说话。高楼的天花板肯定

很快就会吊满蛇尸，但到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一想到这里，我的内心苦不堪言。

大小姐现在做的事，看起来不过是在模仿我先前在工房里的举动，但我可没办法想得这么单纯。我先前之所以那么做，是因为事出无奈，有这样的必要，但大小姐所做的事，却远超出常人的想象。她只是碰巧看过我的工房小屋，所以才模仿，如果她没看过我的小屋，应该也会模仿其他举动，做出同样可怕的事。

而且这样的事对大小姐来说，应该只是个开端吧。大小姐这辈子不管想到什么，做出什么事，都绝不会是一般人所能料想得到的。我深切明白，她这种人不是我应付得了的，而我的凿子也不可能抓得住她的神韵。

“原来如此，确实如大小姐所说，我现在雕刻的弥勒佛像，只是个微不足道的人类。我觉得大小姐就像这片蓝天一样广大。”

自己不小心目睹了如此骇人的东西。我不禁感叹，见过这样的东西后，以后得靠什么来支持自己，才能继续工作下去呢？

当我第二次背着大袋子返回时，只见大小姐的脸颊和双眸都燃起兴奋的光辉，迎接我的到来。她对我娇笑，并小声地说道：“真是太棒了！”

大小姐指着外头说：

“你看，那边的田里死了一个人对吧？才刚死不久！他原本高举着锄头，接着锄头突然掉落地面，开始绕圈跳舞。而当他停止动弹时，你看，那边的田里又有一人倒下了。他也开始绕圈跳舞了，刚才他还在地上爬行呢。”

大小姐目不转睛地瞧着。也许她还在期待，看那个人会不会继续爬动。

我听大小姐说这番话时，汗水静静地冒出。一股分不清是恐惧还是悲伤的强烈情感涌上心头，我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一团凝块郁结在我胸中，我只能不停喘息。

这时，大小姐用那爽朗的声音朝我叫唤。

“耳男，你快看！喏，在那边！有人开始绕圈跳舞了。看，在跳舞。他们的样子就像因阳光太过刺眼，而晕晕乎乎一样。”

我奔向栏杆旁，望向大小姐指的方向。在夜长家宅邸下方的农田里，一名农夫敞开双臂，像在天空底下游泳般摇摇晃晃，踉踉跄跄，犹如稻草人长了脚，朝左右踩着扭曲的步伐，绕起圆圈。接着突然一下子倒地，开始改为匍匐而行。我闭上眼，向后退却。我的脸庞、胸口、背后满是湿汗。

“大小姐会把村民全都害死的！”

我对此深信不疑。当高楼的天花板全都吊满蛇尸时，村里的最后一人肯定也会断气。

我抬头望向天花板，发现它是一处通风的高楼，所以吊在上头的数十条蛇尸，全都一起缓缓地随风摆动，从它们之间的缝隙可以看见蔚蓝的晴空。在我门窗紧闭的小屋里，看不到这样的景象，不过现在连悬吊的蛇尸都变得这么美丽，这是怎么回事？在这人世间不该有这种事才对啊！

我必须做个决定才行，要么亲手将这些倒吊的蛇尸斩落，要么从这里逃离。我握紧手中的凿子，犹豫着该选哪个才好。这时，传来大小姐的声音。

“终于不动了，多可爱啊。我真羡慕太阳，因为全日本的原野、村庄、市镇，都会有人这样死去，而它全瞧在眼里。”

听完她这句话，我改变了心意。如果不杀了大小姐，这渺小的人类世界将会不保！

大小姐专注地凝望田地，也许是在找寻其他绕圈跳舞的人。我想这是一名多么惹人怜爱的小姐啊。说来也真不可思议，当我拿定主意后，竟然毫不踌躇。反而像是有股强大的力量在驱使着我。

我朝大小姐走近，左手搭向她左肩，将她紧紧搂住，将右手的凿子刺进她的胸膛。我的肩膀一阵剧烈起伏，但大小姐却是睁着眼睛，面露微笑。

“要先跟我说声再见，然后再杀我。等我也说完再见后，你再刺进我胸口，这样才对啊。”

大小姐那浑圆的双眸不断地向我投以微笑。

我原本也想照大小姐说的这样去做；我原本也很想和她道别，至少是在大声说出致歉的话语后再刺进她胸膛，但因为一时情绪激动，什么也没说，就这样刺了下去。现在又能说些什么呢，我眼眶满溢着懊恼的泪水。

大小姐牵起我的手，微笑低语道：

“喜欢的事物，就得要诅咒、杀害、争夺才行。你的弥勒佛像之所以不行，正是这个原因，而你的妖怪像之所以那么出色，也是因为如此。你要像之前把蛇尸吊在天花板上，以及现在亲手杀了我一样，做出出色的作品……”

大小姐嫣然一笑后，双眸就此合上。

我紧搂着大小姐，昏厥在地。

---

[1] 火供，佛教仪式。以燃烧护摩木的方式供养本尊。

[2] 疱疮，即天花。

关于难以理解的失恋

有人的地方就有恋情，有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恋情在这世上展开，这点想必不用我赘述，不过，若是换个看法，倒也能说每种恋情都大同小异。就像文学或电影的恋爱剧情都很雷同一样，人生的恋爱剧情也很相似。而且人生的恋情往往都是仿效前人的套路，虽然高级知识分子理应会顺从自己的情意而行，但有时也会在不知不觉间仿效少年维特的恋情，或是像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1]那样的粗暴恋情，一般大众要跳脱出通俗文学或电影的恋爱套路，几乎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事。

恋情的发生，理应是既自然又自由，但它其实一点都不自由。如此难以跳脱固定套路，而且又容易失去本身自然态度的极度不自由之物，着实少见。

刚好我身边有个打破旧有套路，让人有点难以判断的恋爱实例，就在此写下其梗概吧。

我有位朋友名叫A，年过五旬，是位绘画老师。门下有将近三十名女弟子，身旁总是带着五六名美少女同行，四处上热闹的场子露面。那模样当真是艳福不浅、快活似神仙，只要我们不是爱上这几位美少女中的其中一人，便绝不会对老师的风流样感到憎恨。我还知道一位在美术工作室里的老师平时的模样，他是一具没有灵魂的空壳，而这位爱散步的老师则拥有精力充沛的生命。旁人一看就知道，他具有鲜明的喜怒哀乐。

有人认为老师生来就是一位少见的女权主义者，对美少女们总是以骑士之礼相待，以慈父般的规矩守礼自持，不曾有任何淫邪的举止；也有人说，若真是如此，他潜在的性欲之强烈，将如同于连・索黑尔[2]进修道院一样；而在那些无法和美少女谈恋爱的男人当中，更有人自行猜想，认为像这位老师这般淫邪之人，可说是打着灯笼也

找不到了，那些美少女想必都已在他的魔爪下遭殃。这当中真伪难辨。

不久，老师爱上其中一位美少女。此事任谁都看得出来。因为在那之前，老师从未对特定的某人表现出如此明确的态度。

不可思议的现象发生了。在那之前，老师绝不让其他男性在他散步的行列中掺和，但自从他恋爱后，他会挑选几名男性，而且全是年轻、活泼、俊秀的青年，加入他散步的随行行列中。

他似乎成了位心胸宽广的红娘，不用说也知道，有许多恋情就此暗地里活跃地展开，而当中最受嫉妒所苦恼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老师，这点大家都看得一清二楚。

就连陪同散步的男女之间平凡无奇的对话，也揪扯着先生的心，老师因苦恼而几欲窒息，但还是强行佯装若无其事，连日来仍旧持续散步。不久，老师钟情的那位美少女也和青年坠入了情网。

有人走在街上时，看到一名表情如同野兽般狰狞的老绅士，横冲直撞地从面前跑远，他说那是老师。也有人说，他在某个停车场撞见老师的背影，正想叫他时，老师已一脚跨上阶梯，一步飞越三级，迅如飞箭地冲上楼梯，消失无踪。还有另一人说，老师当时正巧遇上骤雨，他就像刻意让自己淋湿般，一直朝公园深处走去。

美少女后来结婚了。

与此同时，老师也不再出外散步。原本模样富态的老师，突然变得瘦弱，而且两颊憔悴，眼窝凹陷，宛如模样落魄的衰老病患。

明知会有这种结果，但为何老师在坠入情网后，非得让俊美的青年加入他散步的行列不可呢？我们这群认识他的人，怎么也想不透。

听那名与美少女结婚的B青年说，比起其他随行的青年，老师对B青年的态度并未特别严苛。为此感到苦恼的人，从头到尾都只有老师一人。

有人说老师性无能，但这话并未说中。也有人认为，像暴风般为此苦恼，是老师自己也没察觉的特殊癖好所致，是他潜在的性欲与潜在的自虐癖好相互斗争的结果，即其潜在的自虐癖好最终胜出了。还有人补充说明，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潜在性欲的落败，并不表示他性欲低弱，他潜在的力量过于深厚才是真正的败因，他的性欲本身其实极为强烈，不过这同样也没说中。

结果是老师仍不知爱上女性到底意为何物。不过他一直到了这把年纪，都还不懂何谓恋情，而这位美少女是他的初恋，想必他因此感到六神无主吧。也有人说，不管再怎么六神无主，毕竟是初恋，刻意给自己制造情敌这件事未免显得过于虚假。

各位看，当我们试着这样回顾老师的恋情时，那带有一丝滑稽的悲伤苦闷，反而会赐给我们活下去的力量，这样不是很令人感动吗？如同我们从老师的恋情中得到感动一样，老师也如置身外一般，毅然将自我舍弃为那份感动的材料，不是吗？当然，一旦付诸行动后才发现，这样根本不足以对自己的模样产生感动，老师甚至还瞬间衰老了许多。

有人说，若真是如此，像老师这般贯彻苦闷人生的悲剧角色实属少见，不过此言差矣。老师是货真价实的骑士，他其实是想为自己心爱的人带来幸福。不管有没有人提出这样的解释，但就目前看来，有人抱持这种看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不幸的恋情看起来似乎很残酷，但这样的道理未必能成立。这莫大的愚行、不幸的恋情，值得我辈参考。

---

[1] 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人物。

[2] 于连·索黑尔，十九世纪法国作家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主人公。

南风谱

———致牧野信一

为了享受南方的阳光，我开始纪伊之旅。从朋友家后方的山丘远眺，熊野滩的景致美不胜收。

这一带的居民有出国工作的习惯。因此，在这平凡无奇的渔村火炉旁，人们啜饮芳香浓郁的咖啡，有时还会从椰子壳做成的点心盘上拿起加州的水果享用。

我在朋友家换下一身旅行装扮，正准备走出浴室时，发现有一道锐利的女性目光，从沐浴在夕阳下的走廊角落朝我凝视着。那是可爱的妖魔之眼，我很喜欢。这让我联想到丛林里的老虎的英姿，那令人全身发麻的乡愁使我深感陶醉，所以那个带有此眼神的人，我一直牢记心中。

看到朋友后，我马上告知自己刚才所见。

“我家中除了老太太和未成年的女仆外，没其他女人了。”朋友似乎连用感到无趣的神情回答都嫌懒，就此伸了个懒腰，“你看到的是佛像。你想看的话，等吃完饭后，我带你去看……”

我不禁朗声大笑。

“佛像是吧。我还以为是老虎呢。”

然而，朋友并未共鸣于我雀跃的心情，也没浮现半点笑意，而是就此凝望着夕阳。

用完餐后，朋友点亮烛台前来。“因为仓库里没有灯。”在行经游廊时，海风拍打着我那因酒醉而发烫的脸庞。

佛像摆在仓库深处，立着靠在一只布满尘埃的大木箱旁。这是一尊木雕的地藏王像。

我记得过去只在钅廉仓的国宝馆和京都博物馆看到过这样的地藏王像。这可能是钅廉仓时代的作品。它的肢体多么女性化啊，或者不如说，它充满了现实世界的女性胴体所欠缺的情感和秘密。在现实生活中被禁止欢愉的人们脑中，栖宿着唯有借由幻想的翅膀才能达成幻想的特殊现实。也有人称这样的现实为梦想。与这些人们脑中栖宿的现实相比，世上的欢愉是多么贫瘠、没有秘密，而又多么容易幻灭啊！一味投身于幻想中，而将自己烧成焦黑的人们，很快就能像这些佛像一样，创造出如此奇妙的肉体，熏染了取之不竭的欢愉和秘密。我脑中不禁浮现出一名老僧的身影，他不知年迈为何物，始终秉持过人的妄执，杀气腾腾地挥动着凿子。

昏黄的烛台灯光照向木雕的胸、腰、臂、颈，那栩栩如生的鲜活样态，令我产生几分诡异的胸闷之感。不久，我发现尽管四周尘埃密布，但唯独这尊佛像一尘不染。

我向朋友询问："你每天都到这里看它吗？"

"不久前，我原本都放在书房里。"他察觉出我的疑惑，如此回答道，"不过它会出外散步、射空气枪、打破玻璃，要是放着不管，便会自己恶作剧。"接着他才首次展露出敞开心房的笑容。

不过，我从他想瞒过我双眼的地方———木像的侧腹一带，发现一处像是刀子造成的伤口，伤痕犹新。仿佛能用肉眼看出，从佛像伤口到侧腹一带渗出一圈血痕。

"好了，我们出去吧。"这时友人说道。

隔天，我独自前往海边散步。在海滨偶然与一名渔夫交谈，于是我坐上他的小船出海钓马头鱼，直到夕阳余晖开始洒落海平面。望着那倾沉的红艳夕阳，那可爱的妖魔视线突然浮现在我脑海中。

"你知道那户人家家中的那尊佛像吗？"我问渔夫。

"你说佛像？"

渔夫随即朗声大笑起来：“原来如此，那就是尊佛像。那个没有父亲的混血姑娘是个傻子，而且又聋又哑。”

接着我从渔夫口中得知，友人的妻子是个傻子，而且不会说话。听说是位很漂亮的姑娘，拥有一身混血儿才有的光亮古铜色皮肤。经过我朋友很热情的追求，才得以娶她为妻。

“哎呀呀，原来不是老虎，而是傻子啊。”我只是很自然地望向眼前的大海，心不在焉。

我拎着钓到的马头鱼，走回朋友家中。待我洗去吹了一整日的大海风尘，走出浴室时，我望向走廊的角落，但此刻夜已深，我没感觉到任何人的视线。

———那留在伤口上的血……当我即将入睡时，喃喃自语。那应该是真正的血。不是我自己一时眼花。

要是将佛像摆在书房里，就算他的妻子不是傻子，恐怕也会忍不住妒火中烧，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他那傻妻最后应该是忍不住挥了刀，却误伤了自己的手，鲜血则染红了佛像的伤口。

不过，比起傻子的嫉妒———我突然感到心情沉重，如同我那朋友所憧憬的，不是现实世界中的美女，而是一名傻女一样，到头来，比起那名傻女，那尊带有种种诡异欢愉的木雕，或许更加令他内心狂乱……

我感到痛苦难受。因为傻女的憎恨无比鲜明地刺向我的胸口。而在更鲜明的感觉下，我想起佛像那充满秘密的肉体，吃惊于那蜿蜒紧缠而来，像鞭子般的弹力所带来的痛楚。

木雕那水嫩的侧腹鼓起处渗出的一圈血痕，不是别的，正是从它那欢愉的肉体内汩汩流出的血潮。

“总之———”我在沉睡中做出决定，“为了不打搅他们平静的生活，我明天就离开吧。”

隔天，友人展现出唯有厌倦孤独的人才有的平静，并未出言挽留，我就此起程离去。我尽可能抬头仰望太阳，走在文殊兰[1]被风吹得窸窣作响的海边小路上。

---

[1] 文殊兰，植物名。多分布于东南亚地区，常被植于佛寺附近，象征着文殊菩萨在人间的智慧化身。花语之意为与君同行、夫妻恩爱。

白痴

这家人与猪、狗、鸡、鸭同住，但他们所住的建筑，以及各自所吃的食物，几乎没什么不同。有一栋外形扭曲，像是仓库般的建筑，楼下住的是屋主夫妇，楼上的阁楼则是租给一对母女，女儿怀有身孕，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

伊泽在此租了间房，是与主屋分开的另一座小屋，听说屋主得肺病的儿子以前就住在这儿，不过，这可不是连让得肺病的猪来住都嫌浪费的小屋。屋里还设有壁橱、厕所，以及橱柜。

屋主夫妇经营裁缝店，在町内当裁缝老师（所以才让得肺病的儿子住到别的小屋去），也担任町会的办事员。听说向他们租房子的那个姑娘，原本是町会的办事员，但她住在町会事务所里，除了和町会长、裁缝店老板有染，也跟其他干部（十几个人）都发生过关系，就此怀上他们其中一人的种也不足为奇。于是町会的干部们凑了钱，想让她在这处阁楼房里把孩子生下。不过，这世上没有白白浪费的东西，其中一名干部家里开的是豆腐店，只有他在姑娘怀孕后仍偷偷跑来阁楼房与她幽会，最后这姑娘成了该男子的小妾。其他干部得知此事后便不再凑钱，他们主张，这一个月的生活费理应由豆腐店老板独立负担，而不愿再支付这笔钱。他们分别是蔬果店老板、钟表店老板、地主，以及其他店家老板，合计有七八人之多（原本每人出钱五日元），此事至今仍令那姑娘气得直跺脚。

这姑娘长着一张大嘴、一对大眼，但身材倒是十分清瘦。她讨厌鸭子，只肯拿剩饭喂鸡，但鸭子却会从旁抢食，所以她每天都气冲冲地赶着鸭子跑。她挺着大肚子和屁股，以此前凸后翘的怪异姿态跑步的模样，像极了鸭子。

裁缝店老板说："这处巷弄的出口处有家烟铺，有位脸上涂着白粉、名叫五十五的老太太就住那儿，她已赶跑了七八名情夫，却也苦恼着接下来该找个中年和尚好，还是中年的店家老板好，要是有年轻

男人从后门去跟她买烟，她也会卖几包（而且是黑市价格），所以老师（指伊泽）你不妨也试着从后门跟她买吧。”但很不巧，伊泽工作的地方会特别配给香烟，所以他也就没上老太太那里光顾了。

不过斜对面的白米配给所后方，住着一名手头有笔积蓄的寡妇，家里住有哥哥（工人）和妹妹两个孩子，这对亲兄妹就这样建立起夫妻的关系。不过，就在寡妇认为这样比较省钱，而默认这样的关系时，哥哥却有了其他女人。由于有必要替妹妹做个安排，于是他将妹妹嫁给亲戚当中的一名五六十岁的老翁，妹妹就此吞老鼠药自杀。她事先服药后，来到裁缝店（伊泽的租屋处）学裁缝，这时开始感到痛苦，之后一命呜呼，而当时町内的大夫开出一张心脏麻痹的死亡诊断书，这件事也就此不了了之了。伊泽惊讶地问道：“咦？是哪位大夫开出这么随便的诊断书？”裁缝店老板则是露出傻眼的神情，反问道：“说这什么话？这和你没关系吧。”

这一带，便宜的公寓林立，这些房子当中有一定的比例住着小妾和娼妓。这些女人没有孩子，而每间房子都打扫得干干净净，这是她们的共通特性，因此颇受管理人[1]欢迎，而她们私生活的淫乱以及违背道德的行径，也不曾引发过问题。公寓半数以上是军需工厂宿舍，女子挺身队的队员也住这儿，里头有某课员的情妇、某课长的战时夫人（也就是说，正宫夫人正在疏散避难）、某董事的姨太太，以及暂停公司职务，干领月薪，身怀六甲的挺身队队员。当中有名小妾，自己一个人就有五百日元的生活费，而且拥有一户独栋房子，羡煞众人。一名据传是专以杀人为业的中国浪人（他的妹妹是裁缝店老板的徒弟），他隔壁是一名按摩师傅，再隔壁是承袭裁缝师傅银次的技艺且学有专精的裁缝店老板，后面住的是海军少尉，少尉每天吃鱼、喝咖啡、吃罐头食品、喝酒，这一带只要往地下挖一尺深，便会冒出水来，不可能挖防空洞，但唯独这位少尉硬是用水泥盖了一座比他家还要气派的防空洞。而位于伊泽上班必经之路上的百货公司（两层楼的木造房），因战争商品短缺，目前歇业，不过二楼连日开设赌场，赌场老大占领了几处国民酒场[2]，瞪视着大排长龙的一般百姓，每天喝得烂醉。

伊泽大学毕业后担任新闻记者，接着成为文化电影的导演（目前还只是见习，尚未单独执导），与他二十七岁的年纪相比，他在不为人知的人生中应该掌握有相当的知识，对于政治人物、军人、企业

家、艺人的内幕，多少也握有些小道消息，但他万万想象不到，这处被城郊的小工厂和公寓包围的商店街其生态竟也如此复杂。“是战后人心颓废的关系吗？”伊泽问。裁缝店老板则是流露出哲学家般的神情，平静地应道：“不，这一带从很久以前就一直是这样。”

不过，问题最大的人物其实是伊泽的邻居。

这个邻居精神不正常。他有不少资产，而他刻意选在这处巷弄的死胡同里盖房子，也是出于疯子的顾虑，想必是因为他很讨厌小偷或不相干的人闯入吧。因为来到这处死胡同，穿过这户人家的大门后，左觑右瞧就是看不见正门，放眼望去只有嵌了格子的窗户，这栋屋子的玄关位于后院，与正门相反，所以简单地说，要是没绕着这栋建筑走上大半圈，便不得其门而入。这是让不相干的入侵者知难而退的设计，也是当有人探头探脑找寻玄关时，可以看出对方入侵的企图，做好警戒防范的设计，这个邻居就是如此厌恶世间的俗物。这栋房子是两层楼建筑，有不少房间，但是其内部究竟设有什么机关，就连消息灵通的裁缝店老板也不太清楚。

这个疯子年约三十岁，上有老母，还有个二十五六岁的妻子。听说这一家人唯独这个老母还算是个正常人，不过她极度歇斯底里，对配给一有不满，便赤脚冲进町会去理论，是町内唯一的女中豪杰，而那个疯子的妻子，则是个白痴。在诸事顺遂的某一年，疯子突然一时兴起，穿上一身白衣，踏上了去四国地区神社参拜的巡礼之旅，因而在四国的某处与这个傻女意气相投，就此带着旅游的伴手礼和妻子回到家中。疯子是个风度翩翩的美男子，而傻女也气质非凡，像是出身名门，有着细长忧郁的双眸，一张瓜子脸煞是好看，活像是传统人偶或能剧面具，两人站在一起，怎么看都像是一对俊男美女，而且是教养不俗的天成佳偶。疯子戴着厚厚的眼镜，似乎常因读书破万卷而疲惫，显得愁眉不展。

某天，这处巷弄展开防空演习，太太们个个忙进忙出。当时穿着一身便装，在一旁哈哈大笑看好戏的，就是这个男子。不久，他突然换上防空装现身，从某人那里抢来水桶，发出“嘿”“呀”“呵”等多种怪叫声，开始汲水泼洒，还架起梯子爬上围墙，登上屋顶，站在屋顶上发号施令，接着展开一场演说（训话）。伊泽这才发现男子是个疯子，这个邻居不时会从树篱潜入裁缝店老板的猪舍，打翻潲水

桶，顺便朝鸭子丢石头，或是原本若无其事地喂鸡，接着突然一脚把鸡踢飞，不过想到此人是个麻烦人物，遇见时伊泽向来都只会和他点头致意。

不过，疯子毕竟与常人不同。若说到有哪里不同，应该是疯子就本质来说，比常人还要谨慎小心，而且疯子想笑就笑，想演说就演说，还会朝鸭子丢石头，或是整整两个小时都忙着戳猪的脸和屁股。不过就其本质来看，他们很怕别人的目光，对自己私生活的主要部分特别小心提防，处心积虑想与人保持绝缘。得从大门绕一圈才能走到玄关，就是这个缘故，他们的生活中很少有声响，对其他事也不会无谓地多费唇舌，时常在思考。巷弄的另一侧是公寓，水流声和女人们低俗的声音终年不断，笼罩着伊泽的小屋，那里住着一对卖淫的姐妹，晚上姐姐有客人时，妹妹就在走廊上来回踱步；妹妹有客人时，姐姐就深夜在走廊上来回踱步。由于疯子会发出嗜嗜怪笑，人们还以为他属于其他不同的人种。

他的傻老婆特别安静乖巧。她只会战战兢兢地在口中喃喃低语，听不清楚她说的话，就算听清楚她说了什么，却也不懂其含意。她不会煮饭做菜，如果让她做的话，说不定她也会，但要是搞砸了挨骂，她只会慌了手脚，把情况搞得更糟，前往领取配给品时也是如此，她自己一个人什么也不会，就只是呆站着，一切都是左邻右舍帮她打点。有人说疯子的老婆是白痴，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没什么好要求的，但疯子的母亲却很不满，常骂她说，作为女人却连饭也不会煮。这个老太太平时行事有分寸，显得气质高雅，不过她也极度歇斯底里，一发起狂来，比疯子还要凶猛，他们三人当中，就数老太太的叫喊声最为刺耳、病态。那个傻女一副怯生生的模样，就连平常相安无事的日子，也显得惴惴不安，一听到脚步声便会为之一惊，伊泽向她喊一声“嗨”打招呼时，她反而是一脸茫然地呆立原地。

傻女也不时会到猪舍来。疯子把这里当自己家，光明正大地入侵，朝鸭子丢石头，四处戳猪的脸颊，但傻女则是像影子般无声无息地逃进这里，躲在猪舍里的暗处，屏息敛声，这里算是她的避难所。这种时候，往往隔壁的老太太都会以鸟鸣般的声音叫唤着“小叶、小叶”，每次傻女的身体都会出现蜷缩或倾斜的反应，最后不得已开始行动时，就像昆虫的抵抗动作般，一直长时间不断地来回反复。

不论是新闻记者还是文化电影的导演，都算是低贱的行业。他们只懂得时代的流行，不想被流逝的时间抛在后头，这就是生活。所谓的追求自我、特色、独创，根本就不存在于这世上。在他们的日常会话中，与公司职员、官员、学校的老师相比，像自我、人类、特色、独创这类的语汇特别泛滥，但这只存在于词汇中，他们花大把钞票追求女人，把宿醉的痛苦说成是人类的苦恼，就是这般愚不可及。他们老爱提到太阳旗所带来的感动，或是感谢士兵们，动不动就热泪盈眶，说轰轰轰是爆炸声、嗒嗒嗒是机关枪的声响，一听到就马上不顾一切地俯卧在地，全身心地投入于创作这种既没崇高的精神，也没半点真实感受的空洞文章，并制作电影，认定要表现战争就得像这样。有人说，因为军部会审阅，没办法不写，但他们也想不出其他真实的文章，文章本身的真实和真切感受，与审阅无关。简单地说，不管在什么时代，这些人都一样空洞没有内容，只有空虚的自我。只会随波逐流，摇摆没有立场，从通俗小说的表现方式中学到范本，而认为这就是时代的展现。事实上，时代这种东西也确实是如此肤浅，颠覆日本两千年历史的这场战争和落败，与人类的真实又有何干？一个国家的命运，仅凭着缺乏自省的想法和愚昧群众的妄动而被牵动。而在部长或社长面前，只要提到特色、独创，他们就会把脸转向一旁，展现出“真是个笨蛋”这样的言外之意，很好，新闻记者就是这样，而事实上，时代本身也是如此。

对于师团长大人的训词，有必要花三分钟的时间抄写吗？工人们每天早上像在念祈祷文般所唱的古怪歌曲，有必要一五一十地抄写吗？如果敢问这么一句，部长肯定会把脸转向一旁，暗啐一声，然后转过头去，将珍贵的香烟拧熄在烟灰缸里，两眼一瞪，厉声咆哮道：“喂，在这波涛汹涌的时代，美算哪根葱啊！艺术根本就没用！只有新闻才是真相！”导演是导演，企划是企划，结合群众之力，创造出像德川时代的侠客般情谊，以义理人情来处理才能，建立起一套比公司员工更像公司员工的阶级制度。借此来拥护各自的平庸，将艺术的特色与天才引发的争霸视为罪恶，当作是违反组织，而基于互助精神建立的才能贫瘠救济组织，倒是相当完备。在内是才能的贫瘠救济组织，但在外则是全力获取酒精的组织，这群人占领国民酒场，每个人喝三四瓶啤酒，喝得醉醺醺后，大谈艺术。他们的帽子、长发、领带、外衣，都有十足的艺术家模样，但他们骨子里的灵魂和脾气却比公司员工更像公司员工。伊泽相信艺术的独创性，无法对特色的独创性死心，所以他非但不能在讲求义理人情的制度里安身立命，甚至忍

不住憎恨其平庸和低俗卑劣。他就此成了那群人排挤的对象，就算主动打招呼，他们也不搭理，甚至有人还会回瞪他一眼。伊泽拿定主意冲进社长室，向社长质问道：“战争和艺术性的贫瘠，有其理论上的必然性吗？还是说，这是军部的意思？如果只是要呈现现实，那只要有相机和两三根手指也就够了。要以何种角度来加以评判，让它构成艺术，这样的特别使命是我们艺术家存在的意义啊！”社长听到一半，别过脸去，板起脸孔抽着烟，他脸上的表情就像在说“你为什么不辞去公司的工作，我看是因为害怕被征调服役吧”，社长面露苦笑，接着他脸上的神情仿佛暗示着“只要照着公司的企划，努力做好一般的工作，能按时拿到月薪，这样就很好了，别去想其他无谓的事，你太狂妄了”。社长一句话也没说，做出要伊泽出去的手势。“如果说这还不是低贱的行业，那什么才算是呢？”有时伊泽甚至觉得，如果心一狠，就此接受征召入伍从军，而能从这种思绪的痛苦中得到解脱，那么，就算是子弹和饥饿，也能甘之如饴。

在伊泽的公司里，曾推出“别让拉包尔沦陷”“派飞机前往拉包尔”的企划，并着手制作电影内容，但过程中敌军已飞越拉包尔，登陆塞班岛。而“决战塞班岛”的企划会议还没结束，塞班岛已经被攻下，飞机开始从塞班岛飞到我们上空。于是我们推出“燃烧弹的扑灭法”“空中冲撞”“马铃薯的栽种法”“不让半架敌机活着回去”“省电与飞机”等电影，这股热情说来还真不可思议。陆续拍出多部内容穷极无聊的奇怪电影，由于胶卷缺乏，能用的摄影机大幅减少，艺术家们的热情变得狂躁，宛如被“神风特工队”“本土决战”“啊！樱花凋谢”等口号夺去理智般，他们的诗情似乎无比亢奋。就此拍出像白纸般穷极无聊的电影，仿佛明日的东京即将化为废墟一样。

伊泽的热情已死。一早醒来，想到今天一样要到公司上班，就感觉昏昏欲睡，正在打盹时，警报声响起，他迅速起身，系上绑腿，抽出一根烟点燃。他心想：唉，要是辞去公司的职务，就没有这香烟可抽了。

某个深夜，好不容易赶上末班电车的伊泽，由于当时已没有私营铁路的班车可坐，所以他走了很久的夜路才到家。回家后打开灯，到处都找不到自己的钢笔，由于从来没发生过他外出时有人入内打扫，或是有人潜入屋内的情形，所以他讶异地打开壁橱查看，结果发现那

个傻女躲在层层堆起的棉被旁。她以不安的眼神窥望伊泽的神色，把脸埋进棉被的缝隙内，但在得知伊泽没生气后，她因放心而展现亲近之色，那平静的模样教人傻眼。她只会自己小声地喃喃低语，而她的低语与对方询问的事完全无关，她就只是说东道西，说着自己所想的事，而且既含糊又简略，把许多破碎的话语凑在一起。伊泽不用问就已明白眼前的情况，他想，应该是傻女挨骂后不知如何是好，就此逃进这里，所以伊泽决定尽可能不让她感受到无谓的畏怯，因此省去逼问，只问她是什么时候跑进来的，女子叽叽咕咕地说了些莫名其妙的话，最后卷起袖子加以轻抚手臂（那里有一处擦伤），直说“我痛”“现在还是痛”“刚才也痛”，琐细地区隔出不同的时间来，总之，最后明白她是入夜后从窗户爬进来的。因为打着赤脚在外头游荡后才爬进屋内，所以泥巴把屋内弄脏了，对不起———她说的话似乎是这个意思，不过因为傻女一直在低语，不断地在死胡同里打转，这是伊泽从中归纳判断出的含意，所以这句“对不起”到底跟哪件事有关，他也无法做出明确的判断。

伊泽实在不想在深夜时分叫醒邻居，将这个战战兢兢的女人送回去，但要是等天亮后才送她回去，留她在屋里过一夜不知会引发何等误会，而且对方又是个疯子，无法想象会有什么后果。就随它去吧———伊泽心里涌现出一股奇妙的勇气。其实只是因为他在生活上丧失情感，因而这样的好奇心和刺激形成一股魅力，就此吸引了他，遇见怎样的事都会随它去。他告诉自己———总之，将眼前的现实视为一种考验，在我的生活中，有这个必要，保护这个傻女一夜的安全，是我现在应尽的义务，什么也不必想，什么也不必怕。眼前发生这件无比唐突的事，令人莫名地感动，完全没必要感到难为情。

他铺好两张床，让女子躺好后，才关灯一两分钟，女子突然起身离开床铺，似乎蹲坐在房内某个角落。如果现在不是寒冬，伊泽或许就不会这般坚持，早已自顾自地睡着了，但现在是冷彻肌骨的半夜，而且他把一人份的床铺分成两人份，床外的寒气直逼肌肤，全身冷得直打哆嗦。他起身打开电灯，看见女子蹲在门口，紧揪着衣襟，露出被逼到绝路、无处可逃的眼神。伊泽对她说：“你怎么了？快去睡吧。”她马上乖乖点头，再次钻回被窝，但关灯后过了一两分钟，就又上演同样的戏码。伊泽将她带回床边，对她说：“你不用担心，我不会碰你一根汗毛。”女子流露出畏怯的眼神，口中喃喃自语，像在

解释什么似的。就这样，第三次关灯后，女子又马上起身，打开壁橱门，躲进里头，从里头把门关上。

如此固执的行径，令伊泽为之恼怒。他粗鲁地打开壁橱吼道：“你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都跟你解释那么清楚了，你还躲进壁橱里，把门关上，这太侮辱人了，既然你那么信不过我，为什么要逃进这个屋子？这根本就是在愚弄我，羞辱我的人格，就像你是受害人一样，要胡闹也得适可而止。”不过，一想到女子根本没能力理解他这番话的含意，伊泽便觉得自己的行径实在很没意思，愚不可及，这时候赏女子一巴掌，赶快回床上睡觉，才是聪明的做法。接着女子露出不解其意的神情，口中不知在嘀咕些什么。好像是在说“我想回家，我要是没来就好了”。还说了一句“不过，我已经无家可归了”，这句话令伊泽心头一震，他对女子说：“所以你尽管放心在这里过一夜吧。我明明对你没恶意，但你却当自己是受害人，所以我才会生气。你别再待壁橱里了，回被窝里睡觉吧。”女子望着伊泽，很快地咕哝了几句，伊泽听了之后大吃一惊，差点跳了起来，惊呼道：“咦？你说什么。”因为从女子的低语中，他清楚地听到一句“因为你嫌弃我”。伊泽不由自主地睁大眼睛反问道：“咦，你刚才说什么？”女子神情沮丧，絮絮叨叨地说个没完，意思大致是“我要是没来就好了，你嫌弃我，我没想到会是这样”，接着她望向某处开始发愣。

伊泽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女子并非怕他。情况正好完全相反。女子不是因为挨骂，不知该逃往何处，才来到这里。而是她以为伊泽对她存有一份爱意。然而，之前是发生过什么事，才让女子相信伊泽对她存有一份爱意呢？如果就只是曾经有四五次在猪舍、巷弄、路上见面时，跟她打过声招呼，那么这一切未免也太唐突，太胡闹了，呈现在伊泽面前的，是白痴的想法和感受。总之，她向伊泽索求之物，已超乎正常人的范围。熄灯后一两分钟，因为男人没碰女人的身体，她便觉得自己被嫌弃了，这份羞惭令她钻出被窝，对白痴来说，这是真切的悲痛吗？伊泽不确定自己是否可以相信这点。女子最后将自己关进壁橱，这可以视为白痴对羞耻和自卑的一种表现吗？由于连可供判别的话语也没有，所以他除了将自己降为和白痴同样的等级之外，没其他方法。为什么需要普通人那种“半吊子”的判别方式呢？他自己也拥有白痴那般坦率的内心，这样是身为正常人的耻辱吗？我最需要的，就是像白痴一样的内

心，天真且率直的心。我将它遗忘在某处，一直处在龌龊的常人思考下，搞得满身污秽，追求虚妄的幻影，为此身心俱疲。

伊泽让她躺在床上，自己坐向她的枕边，像在哄自己三四岁大的女儿入睡般，轻抚她盖在额头上的头发。这时，女子茫然地睁开双眼，与幼童那天真无邪的模样别无二致。“我并不是讨厌你，人类表现爱情的方式，绝非只通过肉体，人们最后的住所，就是自己的故乡，而你就像是那故乡的居民”，伊泽一开始也试着一本正经地对她这样说道，但原本就不可能跟她说得通，而且语言究竟算是什么？它有什么价值？就连人类的爱情也是一样，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证明它的真实，足以托付生命热情的真实之物真的存在吗？一切都只是虚妄的幻影。在轻抚女子的头发时，突然一股想要大哭一场的冲动涌上伊泽的心头，这场难以捉摸，连个固定的影子都没有的小小恋情，宛如是他一生的宿命，而此时他正天真无邪地轻抚那宿命的头发，一股悲切之情油然而生。

这场战争结局究竟会如何？也许日本会战败，敌人登陆日本本土，日本人多半会死亡。这只能看作是另一个超自然的命运，就像天灾一样。不过，他有个更卑微的问题。这是出奇卑微的问题，而且已逼近眼前，一直在他面前晃荡，挥之不去。那就是他每月向公司领取的二百日元薪水，这薪水能领到什么时候，会不会明天就被停职，流落街头呢，他对此颇感不安。每次他领薪水时，总是战战兢兢，担心老板会同时告知他已被解雇，而收到薪水后，就能多活一个月，这令他感受到一种无上的幸福感，但回顾自己的这种卑微，总令他想哭。他也曾对艺术抱持梦想。在艺术面前，这二百日元的薪水不过是一粒尘埃，但为什么能牢牢附着在他的身上，化为足以撼动生存根基的巨大苦闷呢？不光生活的外形，就连精神和灵魂也被这区区二百日元所局限，他凝望这样的卑微，却依旧能处之泰然，没有就此发疯，这更加令他感到羞愧。“在这波涛汹涌的时代，美算什么啊！艺术根本就没用！”部长那震耳欲聋的声音，暗藏着完全不同的另一番真实，以尖锐且巨大的力量嵌进伊泽心中。啊！日本就快战败了。同胞们将会如同泥人崩垮一样，陆续倒下，无数的手脚、人头，将会连同水泥和砖瓦的碎屑一起被卷上高空，化为看不见任何树木和建筑的墓地。要逃往何处，逃进哪个洞穴，又会在哪里连同洞穴被整个炸飞吹跑呢？虽然就像做梦般无法现实，但如果能幸存下来，将会重生，来到无法预测的新世界、满是石屑的原野生活，所以伊泽反而感到心中的好奇

蠢蠢欲动。这是半年或一年后必然会到来的命运，但尽管其到来是如此必然，伊泽却仍旧只留意那犹如梦中世界般的遥远玩笑。这二百日元能封闭眼前的一切，将生存的希望连根拔起，拥有决定性的力量，连在梦中都被这二百日元紧紧掐住脖子，痛苦呻吟，他二十七岁的青春所拥有的一切热情全部被漂白，事实上，他就只是茫然地走在黑暗的旷野上。

伊泽想要女人，想要女人的内心声音，这曾经是他最大的希求，但他与那个女人的生活被这二百日元所限，锅碗用具、柴米油盐，全都背负了“二百日元的诅咒”，他们还生下了背负“二百日元诅咒”的孩子，女子就像成了“咒语”的奴仆，化为被“咒语”附身的恶鬼，每日絮叨不休。伊泽心中的憧憬、艺术、希望之光，全都熄灭消失，生活好似路旁的马粪，受尽践踏，干了之后被风吹散，连一点碎屑也不留，甚至不留一丝足迹。女人的背后紧缠着这样的“咒语”。那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卑微生活。伊泽自己没能力解决这种现实的卑微。啊！战争，在这伟大的破坏以及光怪陆离的公平下，人人都受到制裁，整个日本化为只有石屑的荒野，人们陆续倒下，这就是那虚无、可悲的巨大爱情吗？他想在毁灭之神的臂弯里沉睡，这样在警报声响起时，他反而能精力百倍地系上绑腿带。唯有生命的不安和玩乐，是他每天生存的意义。当警报解除时，他会备感失落，那绝望的情感消失又再度浮现。

这个傻女连煮饭和做味噌汤也不会，充其量也只能站在队伍中领取配给，连话都说不好。宛如一片极薄的玻璃，连喜怒哀乐的微风也能让其产生回响，面对他人的意志，只是默默接受，并任由它从恍惚与畏惧的细纹间穿过而已。就连那“二百日元的诅咒”，仿佛也无法栖宿在她的灵魂中，这个女人就像是为我而造的可悲人偶。伊泽想象着与这个女子紧搂着彼此任凭风吹，走在昏暗的旷野上，展开没有尽头的旅程。

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这个念头既荒唐，又愚蠢，因为那极尽卑微的人类外壳，侵蚀着他的内心。明知如此，但为什么他觉得这股不断涌现的念头和率直的情爱，全都只是虚妄呢？难道说，比起这个傻女，住在那栋公寓里的娼妓，以及某地的贵妇才更有人性？有这种实质性的规定存在吗？就像真有这么一系列严格的规定存在似的，一切显得如此愚蠢至极。

自己到底在怕什么？就像那“二百日元的诅咒”重现般。现在明明是想借由这个女人来断绝和恶灵之咒的关系，但在根本上还是同样被恶灵的咒语紧紧束缚着。我所害怕的，就只是世人的虚荣。所谓的世人，不过就是公寓里的娼妓、小妾、怀孕的女子敢死队队员，以及像鸭子般以浓重的鼻音叫嚷着召开会议的太太们。除此之外，明明就没有世人的存在，但如此清楚明了的事，我却完全不相信。因为我害怕那不可思议的规矩。

这一晚出奇地短（同时又无限地长）。原本以为这漫漫长夜会无限延续下去，但不知不觉间已东方发白，黎明的寒气令他全身为之僵硬，犹如化为没感觉的石头。而他就只是一直坐在女子的枕边，轻抚她的头发。

★

从那天起，他开始了另一种生活。

不过，这家里只是多了一个女人的肉体而已，除此之外再无其他，更没任何变化，且空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确，连要从伊泽身边以及精神上看出冒出新芽的一根穗尖，都不可得。对于这种异常的情况，就理性来说，他能理解，但就生活本身而言，就连换个地方摆桌子这样的变化也没有发生。他每天一早出门上班，傻女独自留在屋内的壁橱里等候他回来。而且他一踏出家门，便忘了傻女的事，就像这件事是发生在记忆模糊的一二十年前一样，感觉无比遥远。

战争让人变得极其健忘，说来也真不可思议。战争那惊人的破坏力和空间的变化性，短短一天就会引发数百年的变化，一星期前发生的事，感觉像是数年前的事，一年前发生的事，则会被尘封在记忆的最底层。伊泽住处附近的道路以及工厂四周的建筑全被毁坏，整座市街就像扬起的尘埃般，引发了一场疏散避难的骚动。这不过是前不久发生的事，残留的痕迹都还没整理，却感觉已像是一年前发生的骚动般，就此远去。尽管是改变市街样貌的大变化，但第二次望去时，却只觉得是理所当然的景致。而傻女同样被他远远地推向那健康型健忘的众多碎片之中，就此变得模糊起来。昨天还大排长龙的车站前居酒屋，在疏散逃难后只剩下木片，还有遭炸弹破坏的大楼破洞、街上的焚烧痕迹，傻女的脸庞就夹杂在这众多的碎片之中。

每天都会响起警戒警报。有时还会响起空袭警报。这时他都会处在很不愉快的精神状态下。因为他的住处附近发生空袭，他担心会不会发生什么他所不知道的变化，不过他担心的唯一理由，就是怕那个女人会慌乱地冲出屋子，就此让左邻右舍全都知道此事。因为这无从掌控的变化所带来的不安，使得他每天都不敢在天黑前回家。他无法克服这低俗的不安，面对这样的悲惨局面，他也曾无力地抵抗过，也曾想过要向裁缝店老板坦言这一切，但他对自己的卑劣感到绝望，因为这只不过是借由最不会让自己受害的告白，来排遣心中不安的可悲手段罢了。所以，他认为自己的本质也跟低俗的世人没有两样，并对此无比愤恨。

傻女有两张脸，令他难忘。在转过街角或走上公司楼梯或摆脱电车里的人潮时，在诸如此类意想不到的场所，总会蓦然想起那两张脸，每次他的一切想法都会就此冻结，然后那瞬间蹿升的怒火也会绝望地冻结。

其中一张脸，是他第一次碰触傻女肉体时，她脸上的表情。而那件事本身到了隔天，就此成为一年前的记忆，瞬间远去，唯独她那张脸被特别地切割开来，浮现在他的脑海。

从那天开始，傻女就只是一具充满期待的肉体，没有其他生活，也没有半点自主思考。她就只是这样抱持期待。光是伊泽的手碰触她身体的一部分，她的意识便全部集中在肉体的行为上，还有她的身体、脸，都一样满怀期待。惊人的是，深夜时伊泽就只是手碰了女子一下，她那睡得不省人事的肉体马上全都有所反应，只有肉体始终生气勃勃，充满期待。即使睡着时也一样！不过，女子醒来时，脑中究竟在想些什么呢？应该就只有空虚，她脑中有的，就只有昏睡的灵魂，以及生气勃勃的肉体吧。醒来时，灵魂陷入沉睡，而睡着时，就只有肉体保持清醒。唯一拥有的，就只有无意识的肉欲。它在任何时间都清醒着，是一具和昆虫一样不知厌倦为何物，只会因反应而蠢动的肉体。

而另一张脸，则出现在伊泽刚好休假的某日，当时是白天，不远处发生长达两小时的轰炸，没有防空洞的伊泽，和女子一同钻进壁橱，躲在棉被里。轰炸集中落向离伊泽家四五百米远的地区，整座屋子连同地轴一同摇晃，在传出爆炸声的同时，他的呼吸和想法也随之

中断。虽然一样是落下炸弹，但燃烧弹与炸弹在威力上的差异，就像无毒的锦蛇与有毒的日本蝮蛇一样，尽管燃烧弹会发出咔啦咔啦的可怕声响，但落地后不会有爆炸声，所以声音会在头顶上方突然消失，所谓的虎头蛇尾就像这样，别说蛇尾了，甚至连尾巴都没有，所以欠缺一种决定性的恐惧感。但炸弹可就不同了，它落下的声音小，但会拉出长长的一道声响，就像下雨般“哗”的一声，最后发出连同地轴也一并撕裂的爆炸声，所以说到那拉长的一声所暗藏的威力，实在非同小可，当轰隆轰隆的爆炸步步逼近时，那股绝望的恐惧的确会令人痛不欲生。而且飞机飞行的高度又高，所以敌机从头顶上方飞过时的嗡嗡声，听起来很微弱，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就像一只望向一旁的怪物，突然抡起巨斧砍劈而来。因为展开攻击的对手表现出不明确的态度，所以那爆炸的低吼声显得很遥远，令人隐隐感到不安。这时，炸弹掉落，像雨声般长长地拉出“哗”的一声，那等候爆炸的恐惧，令人的话语、呼吸、想法全部为之停顿，就只有“下一波爆炸时我就会没命了”的绝望念头，这种念头在即将爆发之前散发出冷峻的光芒。

所幸伊泽的小屋四面被公寓、疯子的家、裁缝店等两层楼的房子包围着，所以附近的人家有的玻璃窗破裂，有的屋顶破损，但唯独伊泽的小屋连一点玻璃裂缝也没有。不过，猪舍前的农田里，满地都是沾满血的防空头巾。在壁橱里，只有伊泽的双眼散发光芒。他看到傻女的脸，以及那想要抓住空虚的绝望苦闷。

啊！人都有理智。不管在什么时候，还是保有一丝克制和抵抗的影子。连影子般的理智、克制、抵抗都没有，竟是这般惊人！女子的脸和全身都凝结了朝死亡之窗敞开的恐惧与苦闷。苦闷在蠢动，苦闷在挣扎，苦闷落下一滴眼泪。如果狗也会流泪的话，想必也会和狗发笑一样，又丑又怪。不含半点理智的眼泪，没想到竟是如此丑恶！在飞机轰炸时，说来也奇怪，四五岁大或六七岁大的幼儿都不会哭。他们的心脏像波浪一样悸动，可是他们却说不出话，就只是双目圆睁着。全身唯一还带有生气的，就只有双眸，但乍看之下就只是瞪大眼睛，未必会在脸上刻画出不安或恐惧这种很直接的戏剧性表情。倒不如说，与孩子原本的样貌相比，这样静静压抑自己的情绪，反而给人一种更理智的感觉。在这一刻，所有的大人都变得和孩子相当，或是比孩子还不如，因为他们表现出露骨的不安或是对死亡的苦闷，说起来，孩子甚至表现得大人还要理智。

白痴的苦闷与孩子圆睁大眼的神情迥然不同。那只是出于本能，对死的恐惧，以及对死的苦闷，那不属于人类，也不属于虫类，就只是一种丑恶的动作。若说和什么有点相似的话，大概就像长一寸半的毛毛虫膨胀成五尺长，不停挣扎扭动，并从眼中淌落一滴眼泪。

没任何话语、呐喊、呻吟，也没表情，甚至没意识到伊泽的存在。如果是人类，不可能有这样的孤独。孤男寡女待在壁橱里，却还能忘却另一方的存在，这是一般人不可能会有的情况。虽说人具有绝对的孤独，但唯有在对他的存在有一份自觉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会有绝对的孤独，所以怎么可能会有这般盲目、没有自觉的绝对孤独呢？那是毛毛虫的孤独，其绝对孤独的模样惨不忍睹，连半点内心意识都没有的苦闷模样，丑陋得令人不忍卒睹。

轰炸结束。伊泽抱起女子，原本只是伊泽的手指碰一下胸部，也会有反应的女子，现在连肉欲也丧失了。他就只是抱着一具躯体，不断往下坠落，无比黑暗，不断坠落，没有终止。

那天轰炸过后，他出外散步，在被震倒的民房间，看到一只女人的脚被震飞来到此地，以及肚破肠流的女人腹部、被扭断的女人头颅。

三月十日的大空袭，大火肆虐过后，伊泽漫无目的地走在仍闷烧未熄的余烬上。到处都有烧得像烤鸡肉串般的死尸。尸体挤成一团，模样与烤鸡肉串无异。既不可怕，也不肮脏。有的人和狗一起命丧火中，当真是死得和狗一样没价值，不过从中也感觉不到悲痛的感慨。这并非是人像狗一样死去，而是狗以及其他同样的某个东西，刚好像一盘烤鸡肉串一样摆在一起烧死罢了。这不是狗，而且原本也不算是人。

要是那个傻女被烧死的话———就只是神用泥土做成的人又变回泥土，不是吗？如果哪天晚上，这条街上也遭到燃烧弹轰炸的话……伊泽想到这点，不禁意识到自己出奇冷静的沉思模样、自己的神情，以及自己的双眼。“我很冷静，我在等待空袭。好吧。”他暗自窃笑着，“我只是讨厌丑陋的事物罢了。而且这只是一具原本就没有灵魂的肉体被火烧死罢了。我不会杀死她。我是个卑劣、低俗的男人。我没有那样的胆量。不过，战争大概就会杀死这个女人吧。我只要做点

小小的安排，让战争冷酷的魔爪伸向女人头顶就行了。我什么都不知道。大概在某个瞬间，就会很自然地解决这件事吧。”伊泽极其冷静地等候空袭的到来。

★

那是四月十五日发生的事。

在两天前的十三日当天，东京第二次遭遇夜间大空袭，池袋、巢鸭、山手等区域都传出灾情，伊泽刚好取得了“受灾证明书”，所以前往埼玉采买物品，背包里装着一些白米，便就此返回。甫一回到家，便响起空袭警报。

考虑到被烧毁的区域，任谁都想象得到，下一次东京要是再遭遇空袭，地点应该就是这条市街了，最快明天，最晚也不会超过一个月，这条市街的宿命之日正不断接近。之所以认为最快明天有可能就会遇上，是因为过去空袭的速度非常快且飞机连队夜间轰炸的准备时间间隔十分短暂，大概明天就有可能展开，只是伊泽没料到竟然真的就发生在这一天。所以他才会出外采买物品，虽说是采买，但他另有目的。他前去的那户农家，在伊泽学生时代与他就有往来，前往寄放两个行李箱和塞满背包的物品，这才是他此行主要的目的。

伊泽累得筋疲力尽。他这身旅装是防空装，所以他以背包当枕，直接在房间中央仰身躺下，在这紧迫的时刻，就此打起盹来。待他猛然醒来时，四面八方广播声大作，飞机连队的先锋已逼近伊豆南端，接着便是通过，同时响起了空袭警报。伊泽感觉这条市街的末日终于来了。他将白痴傻女塞进壁橱里，自己拎着毛巾，叼着牙刷，前往水井边。伊泽几天前得到狮王牙膏，已遗忘许久的牙膏味在口中扩散开来的爽快感，令他无比怀念，所以当他感觉今天就是宿命之日时，不知为何，突然很想好好刷牙洗脸，但他只是把那支牙膏从它理应存在的位置移走一下而已，却有好长一段时间（真的感觉已经很久了）都遍寻不着，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了，接着却换肥皂（这肥皂也是芳香宜人的早期洗澡用肥皂）不见了，当初只是稍稍移走一下，便许久都不见踪影，于是伊泽告诉自己“唉，我太慌了。冷静下来，冷静下来”，结果他一会儿头撞到橱柜，一会儿被桌子绊倒，因此他暂时中断一切动作和想法，想让自己变得专注，但身体本能地慌张起来，展

开行动。好不容易才找到肥皂，前往井边，看到裁缝店老板夫妇正忙着将行李丢进田边的防空洞里，而那个住在阁楼、模样像鸭子的姑娘，正拎着行李四处徘徊。伊泽还是割舍不下牙膏和肥皂，祈祷自己这份非找到不可的执着能有结果，他不知道今晚自己的命运会是如何。就在他脸还没洗完时，高射炮的炮击声响起，抬起头一看，头顶上方已出现十几道探照灯的光束，凌乱地照向上空，一阵骚乱，敌机浮现在光芒中央。接着冒出一架，又一架，他将目光移向下方，发现车站前方已化为一片火海。

终于来了。清楚眼前的事态后，伊泽冷静了下来，他戴着防空头巾，披着棉被，站在屋檐下细数，一共有二十四架飞机。它们浮现在多道光芒中央，全部从头顶上掠过。就只有高射炮的炮击声，像发狂似的响个不停，始终没传出爆炸声。在他数到第二十五架飞机时，开始传出燃烧弹那宛如货车从铁桥上驶过的咔啦咔啦的掉落声，但似乎它们越过伊泽头顶，集中落向后方的工厂一带。隔着屋檐无法看见，所以他跑到猪舍前望向后方，只见工厂一带已是一片火海，而令他惊讶的是，陆续有敌机从反方向飞来，朝后方一带展开轰炸。这时广播中止了，整片天空被红艳艳的浓烟覆盖，敌机和探照灯的光芒全部从视野中消失。除了北方一隅，四周皆是火海，而那火海正逐步逼近。

裁缝店老板夫妇为人谨慎小心，平时便将防空洞打造成囤积物资之用，还事先准备了封洞用的泥土，他们顺利地将行李塞进防空洞里，把洞口封好，外头再覆上田里的泥土，就此大功告成。裁缝店老板穿着以前的灭火衣装备，双臂抱胸，望着眼前的火势说道："这么大的火，看来是没救了。就算要我们灭火，也灭不成。我们也快逃吧。等到被浓烟包围，活活呛死，到时候可就来不及了。"裁缝店老板也在两轮推车上堆满了行李，向伊泽唤道："我们一起撤退吧。"伊泽当时感觉到一股纷乱复杂的恐惧感向自己袭来。他的身体正开始和裁缝店老板一起展开行动，但心中有一股抵抗力，就像要甩除他身体的动作般阻止了他的行动，他感觉自己心中某个角落像迸裂般发出了哀号。我会因为这瞬间的迟疑而被活活烧死———他几乎因这样的恐惧而处于恍惚状态，但还是将自己踉踉跄跄往前滑出的身体给拉住了。

"我还要在这里待一会儿，我还有工作要处理，我好歹也算是一名文艺工作者，在自己生命最后的时刻，有个可以省视自己真正样貌

的机会，一定会要求自己试着在这最后时刻与自己展开最后的较量。我很想逃，但我不能逃。因为我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你们逃吧，动作快，再晚的话，一切都会来不及的。”

动作快，再晚的话，一切都会来不及的。所谓的一切，指的是伊泽自己的性命。动作快———这句话不是在催促裁缝店老板，而是为了让自己可以早点逃命而说出的。他为了逃离这个地方，得趁周遭人全都离开后才能行动，否则傻女会被人发现。

“你自己多保重。”裁缝店老板拉着两轮车离去，神情同样慌张。推车在移动时，不断碰撞巷弄的边角。这是这条巷弄的住户们最后逃离时的身影。宛如怒涛冲刷岩石般的巨大声响，宛如高射炮击中屋顶而散落下无数碎片的声响，“哗哗哗”，或高或低的可怕声响不断持续，不过那是府道上川流不息的避难民众成群发出的脚步声。高射炮的声响已变得有点滑稽，脚步声的洪流中暗藏着奇妙的生命。对于这或高或低和无休止的奇怪声响，世上有多少人会将它判断为脚步声呢。天地间充斥着无数的声响，敌机的轰鸣声、高射炮的炮声、投弹声、爆炸声、脚步声、击中屋顶的炮弹碎片声，但伊泽周围数十米内，处于一片红色的天地之中，形成一个小小的黑暗空间，悄静无声。怪异的寂静厚度，以及几乎令人发狂的孤独厚度，满满包覆了四周。再等三十秒，再等十秒吧。为什么，是有谁对我下令吗？为什么我非遵从不可？伊泽就快疯了。突然，他有股想要扭动身躯，大声哭喊，盲目往前奔去的冲动。

这时，一阵宛如在耳膜中乱搅的投弹声朝头顶上方直坠而来。他不顾一切地卧倒，声响突然在头顶消失，四周再度恢复寂静，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真是的，虚惊一场。伊泽缓缓起身，拂去胸口和膝盖上的黄土。抬头一看，疯子的家正冒出火舌。啊！终于被炸弹击中了，他的心情莫名平静。待回过神来，他发现左右人家以及前方的公寓都起火燃烧着。伊泽冲进屋内，把壁橱门撞开（其实它是自己脱落，掉落地面的），搂着傻女，披上棉被往外跑。接下来约有一分钟的时间，他满脑子只想着逃出这里，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来到巷弄出口处时，又有声响朝他头顶直坠而来。他卧倒后爬起身，发现巷弄出口处的烟铺也起火了，还看到对面人家敞开的佛龛正冒出火来。他冲出巷弄后回身而望，发现裁缝店也同样蹿出火舌，伊泽的小屋似乎也开始起火了。

四周陷入火海后，府道上避难民众的身影也减少了许多，火粉交错飞舞，伊泽心想，这下完蛋了。来到十字路口后，前方的道路拥挤不堪，所有的人都朝同一方向前进。那个方向离火势最远。那里已称不上道路，那不过是人群、行李、悲鸣声交错而成的人流，男女老少互相推挤、踩踏，随着人流移动，当投弹声逼近头顶时，人流就会暂时俯卧在地，神奇地停止动作，只有几个男人会踩在伏地的人上头向前奔去，不过人流中的人们大多带着行李和老弱妇孺同行，他们放声叫唤、停下脚步、掉头返回、冲撞别人、遭人撞倒，而火舌旋即已逼近道路两侧。

伊泽来到这处狭小的十字路口。人流全部往同一个方向而行，因为那里是离火势最远的地方，但伊泽知道前方没有空地也没有农田，要是接下来敌机用燃烧弹挡住去路，待在这条路上只有死路一条。另一条道路两侧的房屋已经是大火熊熊，但只要越过那里，便有一条小河，沿着小河往上走几百米，便可来到一片麦田。但是因为没看到半个人影走那条路，所以伊泽一时也拿不定主意，此时突然望见前方约一百五十米处，有一名男子正朝烈火泼水。虽然正朝烈火泼水，但那样子称不上英勇，就只是提着水桶，时而泼水，时而呆立原地，时而行走，动作莫名迟钝，那憨傻的模样，就像不知如何解释自己此时的心理感受一般。伊泽心想，总之，人竟然可以这样站在大火中而不会被烧死。“我要试试运气。没错，我现在所剩下的，就只有这唯一的运气，以及选对命运的决心了。”十字路上有条水沟，伊泽将棉被浸泡在水沟里。

伊泽搂着女子的肩，披上棉被，告别拥挤的人流，迈步朝烈火炽盛的道路走去，女子却本能地停下脚步，步履虚浮地朝人流的方向折返。

“傻瓜！”

他紧紧握住女子的手往回拉，女子一阵踉跄，伊泽紧搂着她的肩膀，将女子的身躯贴紧自己的胸膛，朝她低语道：“往那儿走，只有死路一条。”

“死的时候，我们两人要像这样在一起。别怕。不要离开我身边。忘了烈火和炸弹，喂，我们要走的人生道路，永远都会是这样的

路。你只要直直地望着这条路，紧搂着我的肩膀，这样就行了，明白了吗？”

女子点了点头。

她点头的模样很幼稚，但伊泽却感动得几欲发狂。啊！在历经了几次漫长的恐怖，昼夜不断的轰炸后，这是女子第一次表现出的想法，唯一一次的回答。那可爱的模样，令伊泽无比激动。此刻他搂在怀中的是个真正的人，他对怀中人感到无比骄傲。两人快步穿过烈火，在穿过一阵热风后，道路两旁仍是燃烧不停的火海，但由于屋子已经烧毁崩塌，火势减弱，热气减少了许多。这里有个满水的水沟，他把女子从肩膀到脚全部淋湿，并重新将棉被泡水。路上烧毁的行李和棉被散落一地，路旁死了两个人，似乎是一对年纪约四十的男女。

两人再次并肩冲过火海。他们筋疲力尽，很自然地改为行走，但道路两侧的烈火就像是为了让这对恋人通过般，逐渐减缓火势。他们好不容易来到小河边，但小河两侧的工厂正烈火熏天，两人进退两难，连要站在原地都毫无可能，但这时伊泽发现有个通往小河的梯子，于是他让女子披着棉被先下去，自己则是直接一跃而下。他刚才告别的人们，正三三两两走在河中。女子不时会自发性地浸泡在水中，这是连狗都不得不这么做的状况，但伊泽却睁大眼睛看着一名全新的可爱女人正在诞生，颇感新鲜，且目不转睛地猛瞧女子泡水的姿态。小河远离那片火海后，开始流经黑暗之地。伊泽反而因为那莫名的疲惫以及无边的空虚，只是一味地望着眼前那一切松懈下来的模样。虽然心底略感放心，但感觉这种心境既愚蠢又吝啬。一切都是那么荒诞。

从河里走上岸，眼前是一片麦田。麦田三面皆被山丘包围，大小约三百平方米，国道凿开山丘，从麦田正中央穿过。山丘上的住宅正在燃烧，麦田边的澡堂、工厂、寺院等也在燃烧，各处火光四起，冒着浓淡各异的白、红、橘、蓝等各种颜色的烟。突然风声大作，空气隆隆作响，洒下像雾一样细密的水滴。

人群仍在国道上蜿蜒移动。在麦田里休息的只有数百人，与国道上移动的人群相比，这里的人数根本微不足道。麦田的远处有一片杂树林山丘，山丘的林中几乎空无一人，两人就在树下铺上棉被躺下休

息。山丘下的农田边，有户农家也失火了，可以望见有几个人正忙着泼水救火。后方有一口井，一名男子正用压水泵汲水，大口喝起了水。突然从农田的四周有二十个人朝那里跑来，男女老幼都有。他们轮流用压水泵汲水喝，然后抬手靠在眉前，遥望那即将烧毁的房子，众人围在一起取暖，看到崩塌掉落的火球，便向后跃开，有浓烟飘来，便把脸转向一旁，彼此聊着天，没有一人前去帮忙灭火。

女子不断咕哝道“我想睡觉”“我累了”“我好困”“我脚痛”“眼睛也痛”，她说的话当中，每三句就有一句是“我想睡觉”。“你就睡吧。”伊泽用棉被将女子裹好，自己则是点了根烟。抽着抽着，远方微微传来解除警报的声响，多名巡警走在麦田中，四处告知警报解除的消息。他们的声音都一样沙哑，不像是人的声音。他们宣布：“蒲田署管辖内的人员集合。矢口国民学校没被烧毁，所以到那里集合。”众人从田埂上站起身，往下来到国道上，开始走了起来，国道上再次形成人潮。但伊泽完全没动作，一名巡警来到他面前。

“她怎么了？受伤了吗？”

“不，她只是觉得累了，睡着了。”

“你知道矢口国民学校吧？”

“知道。我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就过去。”

“要拿出勇气来。别被这么点小事打倒。”

巡警没再继续往下说。他离去后，杂树林里终于只剩伊泽他们两人。只有他们两人———不过，这女人只能算是一团肉块吧？她睡得很沉。所有的人现在都走在大火烧过后的浓烟中，大家都失去了房子，就这样走着，甚至没想过要睡觉吧。现在还睡得着的，就只有死人和这个女人，死人再也不会醒来，但这个女人很快就会醒来，而她就算醒来，也不会给这一沉睡的肉块带来任何变化。

女子微微发出以前从未听过的鼾声，听起来像猪的叫声，伊泽心想，这女人根本与猪无异。他突然忆起小时候的一段记忆，当时在一名孩子王的命令下，好几名孩童追着小猪四处跑，把小猪逼到无路可走后，孩子王取出折叠刀，切下一小块猪的屁股肉来。猪并未露出疼

痛的表情，也没发出特别的叫声，仿佛不知道自己被切下屁股肉一样，就只是一味地逃窜。伊泽想到自己和这个女子，他们同样也是在美军登陆日本，四面八方炮声隆隆，水泥高楼被炸飞，飞机往头顶俯冲而下，在机关枪扫射的情况下，于尘烟、崩塌的大楼、洞穴间，连滚带爬地逃亡。在崩塌的水泥墙底下，女子被男子压制，男子将女子扭倒在地，男子一面沉溺于肉体的欢愉，一面啃食女子的臀部上的肉。女子的臀部上的肉愈来愈少，但女子满脑子想的只有肉欲。

天将亮时，气温骤降，伊泽虽身穿冬天的外套，还套上厚厚的毛衣，但还是抵御不了寒气。山下的麦田外围仍余火未熄，化为整片火海，他本想前往取暖，但要是女子醒来可就麻烦了，于是他只能待在原地。不知为何，女子醒来，令他有一种难以忍受的感觉。

他本想趁女子熟睡时，抛下她独自离去，可是现在他连这么做都嫌麻烦。人要丢弃东西时，例如丢弃纸屑，应该会有想加以丢弃的勇气和洁癖吧。但他已没有丢弃这个女人的勇气和洁癖了。他对女子没半点爱意，也不会感到不舍，但同样也没丢弃她的勇气。只因他不会为了好好活下去，而对明天抱持希望，就算明天他抛弃这名女子，但是否就能在某个地方找到希望呢？他会依靠什么活下去呢？哪里有栖身之所，哪里有可以安睡的洞穴？现在连这个都不知道。美军已经登陆，天地间万物皆毁，这场战争破坏下的伟大爱情，将会制裁一切吧？现在连想要思考都没有办法了。

伊泽决定等东方发白就把女子叫醒，无视那些烧毁的痕迹，先找个栖身之所，尽可能朝远一点的火车站走去吧。不知道电车和火车还能不能行驶？当伊泽倚在车站周边的枕木栅栏上休息时，心里想：今天早上天气到底会不会放晴？阳光是否会洒落在我和我身旁这只猪的背上呢？因为今天早上实在是太冷了。

---

[1] 此处指代替房东管理屋子的代理人。

[2] 国民酒场，二战时日本的大众酒吧。会限制每个人的饮酒数量。

替青鬼洗兜裆布的女子

什么是气味？

我最近听人说话，感觉却像是用鼻子在嗅人们说出的话语。然后心想，啊，原来是这样的气味啊。仅只如此。也就是说，这不是听过后用脑袋进行的思考，所以气味这种东西，显示出我们人的脑袋空空如也。

最近我已故的母亲又活了过来，这令我深感惶恐。因为我和家母变得愈来愈像。唉，又来了———每次一发现家母的身影，我就会吓得全身蜷缩。

家母在战时命丧火中。我们两人原本就常各自行动，在逃难时也很自然地在不知不觉间各自行动，当我发现自己没和家母同行，意识到我们走散时，并不会细想家母到底逃哪儿去了，也不会有“啊，原来我们走散了”这样的想法。也就是说，家母不在身边是十分理所当然的事，我就只是注意到这点而已。我原本就一直是孤零零一人。

我逃往上野公园，捡回一命，但第二天我前往有许多人丧命的隅田公园时，发现了家母的尸体。她没有被完全烧毁。只见她屈起手臂，双拳紧握，两手并拢摆在胸前，就像摆出体操姿势一样缩起身子，然后双目紧闭，眉头紧锁，像在说“我不行了”。她的脸色显得比生前还白，拜此之赐，看起来有着十足的善人模样。

她明明胆子小，却又绝不吃亏，是个执念很深的女人。如果是被火烧死，那也是没办法的事，但偏偏却是死于窒息，就像在骗人似的，让人觉得很诡异。打从那时候起，我总觉得自己被她骗了，所以最近每当我发现家母时，便会想起当时那诡异的感觉。

当我被征调服役时，家母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慌张。因为只要一提到男人女人一起工作，家母就认为女人马上便会怀孕。家母一直打算

让我当别人的姨太太，而且她深信处女可以卖出好价钱，于是将我当作商品看待，好生伺候着。其实家母是爱我的。只要我显得食欲不佳，她便大为慌张，还会为我从西餐店或寿司店买好吃的回来。只要我一生病，她便整个人六神无主，心疼不已。为了让我穿上漂亮的和服，吃再多苦她也不以为意。不过，只要我外出的时间稍长，她便会一再追问是跟谁去哪儿做了什么，非得问个水落石出才肯罢休。有陌生男子写情书给我，我拿给家母看了之后，她马上脸色大变，就像我已实际与人暗通款曲一般，等到她好不容易心情平静后，便会开始讲述男人的可怕，以及他们花言巧语的种种手段，向我晓以大义。她那认真的表情，当真无人能及。

不过，我并不爱家母。她把我当商品来疼爱，我无福消受。人们都说我备受家母疼爱，很是幸福，但我从不觉得自己幸福。

家母很爱慕虚荣，所以当我弟弟雪夫志愿当航空兵时，她明明内心很想劝阻，却还是表示了赞成。只因以此向熟人或邻居吹嘘，更合她心中所愿。深夜，她认定我已入睡后，会起床拜倒在神龛前，落泪哭诉“雪夫啊，你要原谅我”，但隔天白天时，却又以宛如橡皮球从地上弹起般的劲道，向其他大婶们吹嘘自己的儿子有多英姿勃发，滔滔不绝，根本不管是事实还是子虚乌有。

当我被征调服役时，虽然我感到既厌烦又悲观，但家母表现得比我还要慌张，所以我觉得这种反应很愚蠢，对家母的这种情绪反应也很反感。

我喜欢玩乐，厌恶贫穷。唯独这点，家母和我想法一致。家母自己就是别人的姨太太，不过，除了丈夫之外，她外头还有两三个情夫，似乎还会跟演员或是某某技艺的老师往来。她建议我，要当姨太太，对象就得挑个家财万贯、个性大方的人，最好还是个老头：“像你这种奢侈又贪玩的个性，当不了节俭的老婆，如果想当人老婆，就嫁给贵族家的长男，或是有千万家财的资本家长男当夫人吧，而且非得是长男不可。看是要名声还是钱财，如果其中一个会让你备受拘束的话，当个节俭的老婆就没意义了。工作飘浮不定的政治人物或是艺术家，不管名气再响，也难保哪天不会落魄潦倒，这种人往往都很贫穷、爱拈花惹草、傲慢、难以伺候。”至于一般公司员工，她更是鄙

视，简单地说，我和没钱的年轻人谈恋爱，是她最心痛、最害怕的事。

我在女校就读四年级时，有个同学名叫登美子，家里经营批发生意，颇具规模。在她的邀约下，我开始打起高尔夫球。平时我连外出看个电影，家母都很不高兴，这次之所以准许，是因为她从别人那里听闻，高尔夫是贵族、有钱人，或是特权阶级的娱乐，穷人根本玩不起，所以这些昂贵的高尔夫球具，她二话不说便买来送我，眉头连皱也不皱一下。

家母对我下达种种训示，例如，若有单身的青年向我打招呼，不管对方是贵族还是富家子弟，一样不予搭理；对方主动搭话，一概不回应；要向家母报告当天发生的事，再按照她的指示行事，但其实她心里打的主意，是只要有哪个有钱的老头或是贵族看上我，目的就算达成了。然而，只有两个女学生自己结伴去打高尔夫，如此闻所未闻的怪事，她竟然完全没察觉有异。亏她还是个这么精打细算的人，其实她既愚昧，又不谙世事。

很遗憾，我没有得到上了年纪的贵族或富豪的青睐，我结识了一个名叫三木升的电影演员。他这个人只会恃美而骄，认为美貌就是他的财产，对艺术根本没半点态度可言。他更是以自己会弹吉他而自豪，他还说，如果饰演一名怀才不遇的吉他手，与人展开一场悲恋，他的才艺一定会马上风靡世间，就此成为时代的宠儿，但就是因为大家都很清楚这点，在同事们嫉妒心的阻碍下，才没能实现梦想。“来找我玩，我弹吉他给你们听。”由于他一再向我们邀约，我们两人才一同前往，结果发现他的琴艺只有外行人水平，根本不像他说的那样，只有他自己听得很陶醉，还擅自把琴弦转紧转松，使其发出颤音，非但没半点品味，简直可说是在恶搞。

三木追求我，被我拒绝，追求登美子也一样被拒绝。由于我一直没提这件事，所以登美子以为三木只追求她一人，一脸骄傲地向我透露此事，但我觉得三木的轻浮行为实在愚不可及，所以之后便没再和他往来。没过多久，到了无法打高尔夫的时局，很快，我也从女校毕业了。而登美子虽然拒绝了三木，但心里其实很得意，之后仍持续与他往来。尽管登美子开口向我邀约，但我还是不想和三木一同玩乐，登美子认为我是出于嫉妒，一个劲儿往自己脸上贴金，虽然我对她说

“三木也曾经追求过我，应该还比你早吧”，她仍旧认为我这是嫉妒，还得意地抽动着鼻子说：“我问过三木，他说你这番话真是天大的谎言。”从那之后她更加得意了，一会儿说是三木的登台表演，一会儿说是研究会，买了许多这类门票，以前她只会买个十张、三十张左右，现在则是一口气一百张、两百张、三百张、五百张，大手笔地买。她摆出赞助者的派头，买手表和西服送三木，互换戒指，甚至给他钱。不过，他们虽然会到温泉地或幽会茶室过夜，但她至今仍保有处女之身，并很以此为傲。像这种时候，她都会事先与我联络，安排成要到我家过夜的样子。我们称之为不在场证明，不过我也会请登美子替我制造不在场证明。

虽然我请登美子制造不在场证明，却一概不告诉她我跟谁在哪里做了些什么。登美子老爱追根究底地问个不停，但我总是回她“什么也没有啦”或是“也不是什么多了得的事”，不太搭理，所以她往往会在心里认定“你的个性就是这么阴险”，“你很爱搞神秘，心真坏”，“你根本就没把纯情当一回事，就爱花心，所以才无法光明正大地到人多的地方，或是向人展现恋情吧”。

不过，这种事我一点都不想跟人说。恋爱这种事根本微不足道。我只是这么想罢了。

登美子自女校毕业后，成为一名政府办事员，这正是她从以前就很憧憬的职业，但因为工作一板一眼，又备受拘束，所以后来改当了百货公司的销售员。我并不渴望工作，但我更不想和家母一同住家里，所以很想外出工作。不过目前的阶段还不容许我这么做，我说出自己的意愿后，家母认为我终于开始有爱人了，更加严密地监视我，整天将我关在家中，而且她无比焦急，极力想让我当某个搞土木工程建设的老板的姨太太。这个老板同时也是某处花街柳巷的地盘老大，在那个打打杀杀的世界里，他可是无人不晓的黑道老大，不过他即将引退，已是六十一二岁的年纪。

我生性就爱热闹，看人争吵打架，并不会感到排斥，但生来就不机灵，动作又慢，活脱是个迷糊的傻蛋。在那讲求机灵、口齿伶俐的黑道世界里，我的动作完全跟不上，根本连想都甭想。其实我并不排斥当别人的姨太太，但我讨厌自由受到束缚。因此，如果能提供我丰足的生活，除了履行一定的义务外，能任凭我做自己喜欢的事，这样

就算要我当八十岁老头的姨太太，我也愿意。要是因为做出有损老大名声的事，而被人拿刀抵着，斩下小指，或是被人用匕首逼着发誓要忠贞不贰，自由受到束缚，那我可受不了。

我对家母说我不同意，但家母却对我说：“既然都已经答应了对方，要是现在才说不要，恐会有生命危险，你愿意他们杀了我是吗？”以此胁迫我。不得已，我只好瞒着家母，决定自己去婉拒这门亲事。附近有家洗衣店，老板的女儿虽然不太聪明，但如果只是请她传话，她总是能很清楚地传达给对方。由于这个人有严重洁癖，所以让人感觉她精神不太正常，而她对我有莫名的好感，常会和我寒暄，所以我决定请她代为传话。她长我三岁，当时二十二岁。她依照我的吩咐，硬是和那个老大见了面，确实无误地转达了我的说法，老大听了之后哈哈大笑，应道“这样啊，那好，那好”，还给了她一笔车马费，让她平安离开，当天便派出他的小弟前来告知取消婚约的事，并送来许多像是下聘时摆饰用的昂贵礼品，说这是老大对小姐的一点小心意。

没过多久，世道也完全变了，姨太太这种身份沦为和国贼一般，会率先被征召服役，家母也慌了起来，只好就此打消要我当人姨太太的想法，为了逃避被征召服役，她改为建议我嫁人当正室，但我不过是区区一个小老婆所生的女儿，那些贵族、百万富翁的少爷们肯娶我为妻吗？刚好这时寄来征召服役的通知，家母见了脸色大变。当天晚上用餐时，她悲从中来，放声大哭。

一般年轻姑娘是否也都这样，我不清楚，不过，我和朋友们都对战争漠不关心。至于男人，就连那些念大学的小伙子似乎也都认为自己是可以改变世界的主轴，被这种无可救药的自大心态附身，整天嚷嚷着“战争”“败战”“民主主义”，他们悲愤激昂，全力相挺，大声疾呼，引发了不小的风波，但正因为我们认定人可以改变这个世界，所以擅自交由他们去操弄，对于时局的变迁充耳不闻，只会找寻各个时间下的欢愉，挤进欢乐之中。平日我都接受厨房工作的训练、学当贤妻良母、学习小笠原流[1]，可说是备受拘束，受尽折磨，所以就算是很单纯的玩乐，也能乐在其中，在战时倒也不觉得有何困扰。即使被称作国贼也不当一回事，终日泡在日本剧场看戏，一站就是三五个小时，穷极无聊，但无聊归无聊，却很有趣。我认为，无聊其实也挺有趣，因为除此之外，又有什么是真的有趣呢？

不过，当了别人的正室后，那就是完全不同的人种了，像正室这么爱发牢骚，只会追求自身利益的人种，可说是世间罕有其匹。看过职业军人的老婆后发现，她们美其名曰军人的妻室，但其实喜欢战争的女人一个也没有。她们之所以对战争恨之入骨，憎恨军部，诅咒战争政府，就只是因为自己的丈夫被赶上战场，受到征召，如此而已，所以我实在搞不懂。我倒是认为丈夫根本就是多余、傲慢，又啰唆的东西，如果被赶上战场，想必耳根会清净许多。

在生活上完全唯男人是从，就只是因为一个男人被战争征召，便觉得自己的世界全没了，这没道理吧。像这么悲惨的事，我实在受不了。

家母是别人的姨太太，不是正室，但她对战争同样也满是憎恨和诅咒。不过，她果然还是很有姨太太应有的样子，对这种不合道理的事恨之入骨，虽然对于不能抽烟、不能吃鱼也觉得很生气，但真正令她感到憎恨、不甘心的，是姨太太成了国贼，我就此成了卖不出去的滞销货。

“唉———这是什么世道啊。”家母长吁短叹。

“日本就不能早日打败仗吗？这么贫困的国家，我实在受够了！听说人家的军队只要两天就能打造出一座机场呢。还说要是没有干酪、牛肉、咖啡、巧克力、苹果派、威士忌，就没办法打仗，多么豪气啊。日本干脆早点亡国，成为对方的领地吧。到时候日本女性都会想穿洋装，而这是我唯一感到遗憾的事。一旦发布不能穿和服的公告，我该怎么办才好？至于你嘛，你穿洋装很好看，所以没什么关系，不过，到时候你可要振作一点啊。”

简单地说，家母在战争打到一半时，就已开始祈祷日本早日灭亡了，盘算着要早点让我成为外国人的姨太太，但没想到她竟会在深夜时分起床端坐，哭诉着“雪夫啊，你要原谅我”。本以为她是在说“雪夫啊，你要振作，好好加油，不能认输啊”，没想到她说的是“真是急死人了。你搭飞机时，不会有人监视你，所以你只要抵达敌军的阵地后，向他们投降，请他们饶你一命就好了。反正日本迟早也会灭亡。这孩子真的是什么都不会啊”。

家母因为对我妹妹太过溺爱，而害死了她。当初妹妹因盲肠炎住院，院方明明交代手术后二十四小时内绝对不能喂她喝水，但家母趁我和护士不在时，多次让她喝水，结果引发腹膜炎，导致了她的死亡。就算不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每次受到家母疼爱时，也总觉得会被她害死，因而感到一股寒意，从来不会因此感到欢喜。因为她愚昧。而我讨厌贫穷和愚昧。

当时我在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与六个男人拥有了肉体关系。他们的姓名、年龄、在哪里认识、如何认识，这些我不想说，也完全不认为这有什么问题。只要我喜欢就行，不管对方是什么出身，就算是第一次见面也无所谓，如果我非想起这些事不可的话，那么在我想起这些事之前，我会先邂逅别的男人。比起过去，我更重视未来，不，应该说是现实才对。

这些男人大多从以前就不断追求我，但我都是在他们收到召集令后，在即将出征的前夕，或是两三天前，才许身给他们。当时在年轻女孩之间，很流行在出征前夕与男人发生关系，来为他们的从军之路打气，但我可没那么正气凛然。我只是不想招惹孽缘，或是让男人往自己脸上贴金，以为我是他的女人，之后一直纠缠不清。除了那六个男人之外，有两名病弱的俊美青年，我原本认为可以和他们发生肉体关系，不过他们有可能会因为解除召集令而很快就回到日本，所以最后我没这么做。结果，其中一人去了三天就回来了，但另一个人进了医院后就没再出来，就此迎来了战争的结束。

听说登美子是性冷淡。可能因为这个缘故，她一见到美男子，就会全身战栗，身体僵硬，胸口为之紧缩，紧紧握拳，备受压迫，但我完全不会。

我不是性冷淡，相反，我很能感受到快感。不过，我并不认为这是不可或缺的快感，所以就这个层面来说，我从不觉得自己需要男人。就算有感觉，也能很快使其模糊化，而就此忘却。所以当我和那六个男人发生肉体关系时，都不觉得自己花心，而不管是在电车上，还是在路上，都会不由自主地脸泛潮红、全身颤抖的登美子则认为这是很严重的花心行径。这种事，我觉得平凡、适度就好。当中有些男人喜欢使出各种古怪的技巧，让女人浑然忘我，但事后回想，只会觉得很不愉快，有一种被摆弄或是遭侮辱的感觉，所以我讨厌男人在做

这种事的时候，如此摆弄女人。做那种事就得要平凡、适度，而且符合常理。

战争结束后，我曾在路上巧遇三木升，和他一起喝茶。当时他就像突然想到似的，一再向我调情，说什么他技巧高超，而且精力过人，可以连着两天两夜都不开窗，边啃放在枕边的吐司和苹果，边和女人大战三百回合，不管是再花心的女人，也都会浑然忘我，对他无比感谢。我回答说，我才不想要浑然忘我呢，但他当我是在掩饰自己的害羞，就此在路上便搂住我的肩膀说“好啦，跟我上床吧”，我任凭他搂着，就这样走了约一百米远，但当时我脑中想的全是和吃有关的事，完全没去想这个搂着我的男人。

尽管男人搂我的肩，握我的手，我也不会刻意甩开他们。因为我嫌麻烦。这么点小便宜，你们想占的话，尽管占吧。接着男人便开始臭美起来，以为我有意思，而想和我接吻，所以我把脸转开。不过，我也常就这样让他们吻我，只因为我连把脸转开都嫌麻烦。接着他们马上会提出上床的要求，但我往往都回他们一句“嗯，改天吧”，然后就此忘了这个男人。

★

在我受征召而去服役的公司里，他们见我那慢吞吞的动作，作业能力只相当于国民小学五年级学生的水平，大为惊讶。我很快便被调往事务部门，但在这里一样表现不佳。

我并非特别怠惰。不过，就算遇上我喜欢的男人，我也不会因此就特别卖力地工作，这是我的天性，所以我不会因此感到自卑，大家对我也都还算宽容。

公司后来只留下总公司的事务部门以及一部分工厂，其他部门员工都疏散避难了，我们的部长成了厂长，而在决定疏散避难时，他一直不厌其烦地建议我去避难。

这世上我最讨厌的，就数生病和死亡了。当时我心想，等战争波及日本本土后，再逃往深山避难就没事了，而且当时空袭尚未开始，所以我一直很排斥逃往无处可玩乐的乡下地方。

一般，公司员工、课长、部长、董事，他们依照身份地位由低到高，依次向我展开追求，不过我只对董事有好感。年轻男人与其说是在追求我，不如说他们只想要我的肉体，虽然我并非对此感到排斥，不过我自己也没什么肉欲的要求。我认为男欢女爱是天经地义的，这方面的事我全面认同，所以尽管三木升如此好色，除了肉欲外什么也没有，我也不会因此瞧不起他。而且我也没资格这么做，说什么文化、教养，我其实也不太懂，只是因为他精神层面太低端，所以我才讨厌他。

家母的丈夫是一家大型商店的老板，到自己的山庄避难去了。他派人传来消息，说隔壁村的农家有间空房，家母很想前往避难，但因为我被征召服役，无法动身，所以她大为苦恼。不过空袭开始后，神田遭轰炸、有乐町遭轰炸、下谷遭轰炸，附近陆续遭受轰炸，家母才就此看破，只身带着行李逃命。家母也和我一样，最讨厌生病和死亡，所以她从以前就下定决心要将雪夫培养成一名医生，这也是出于希望他能更加长命的一种盘算。

家母几乎每周都会绕道来看我一次，但其实她是为了和年轻的男人幽会。这件事她想瞒着不让我知道，可由于交通和通信诸多不便，事先约好的事常会出状况，所以结果往往不太顺利，有时甚至还带男人回家，留在家中喝酒过夜。

我完全不会因为她是我妈，而要求她品行得多端正，就像我自己希望能过得自由一样，家母如果可以不必顾虑我，应该也会过得比较洒脱自在吧。但家母只要一喝醉就不成人样，而且她带回来的男人都很俗气，说来实在丢人。

三月十日的陆军纪念日会有一场大空袭，所以家母说她三月九日这天要回山里。但偏偏她没和她的男人联络好，所以到了九日当天晚上，家母才和她的男人见到面，并带他回家中喝酒。为了这天的相聚，她从山上带来了鸡肉和猪肉，女仆在昏暗的光线下烹煮，我也醒着没睡，而当空袭警报响起时，家母的酒宴仍未结束，她来到我正在收听的收音机前方，借着转钮发出的亮光，又开始喝起酒来。有三架飞机从房总半岛方向飞来，没投弹便又折返了。没过多久，又有三架飞机沿着同样的路线飞来，同样没投弹便又折返。“飞机已经折返，应该会解除警报吧”，话才刚说完，外头的岗哨便大喊“敌机投弹

了，火灾了、火灾了”。这时，我们头顶传来咔啦咔啦的巨响。女仆前往二楼窗户往外望后，喊道“不好了，好多地方都已烧成了一片火海”。就在我们愣在原地，还搞不清楚状况时，空袭警报就已响起。连灯笼裤也没穿，喝得醉醺醺的家母，光是换装所花的时间就长得惊人。不过，向来都轻视夜间空袭的我，连打开窗户看火势的兴致也没有，就只是躺在昏暗的房内。女仆整理好行李，丢进防空洞内，每次她返回时，总会大声叫嚷着“那里也投炸弹了，这里也烧起来了”，但我都当耳旁风。

这时，家母的男人比她早一步换好衣服，来到我房内，把那张满是酒味的脸凑到我面前，我把脸扭向一旁，于是他便整个人压到我身上，开始动手解开我的灯笼裤的系绳，所以我溜了出来。家母开始大声叫唤男人的名字，同时也叫唤我和女仆的名字。我不发一语地走出房外。

我转了一圈环视天空，当时心中的感受，既不是壮观、爽快，也不是感叹。受到这样的骚扰时，我的脑袋就像塞满棉花的沙包般，完全丧失了思考功能，因此连现在空袭的事也忘了，慢条斯理地来到外头后，鲜红的火幕出现在我的眼前。眼前有飞箭划过火红的天空。那熊熊烈火肆无忌惮地以飞箭之速向一旁蔓延，将我牢牢吸引住。我看得目瞪口呆，头脑一片空白。我转动头部，不管面向何方，都是一片鲜红的火幕，该往哪儿逃才能获救呢？可是，当时我却觉得自己若能平安无事地从这片火海中逃脱，眼前将会出现一个崭新的世界，或是朝这样的世界更迈进一步，我宛如一头野兽，因满怀期待而情绪亢奋。

隔天，望见那完全超乎预期的战争破坏遗痕时，我已无家可归，也无亲人可依靠，但我心中反而燃起希望之火。我并不爱战争和破坏，也讨厌那朝我逼近的恐惧。不过，某个陈旧的东西逐渐消亡，某个崭新的东西逐渐靠近，虽然我无法明确知道那到底是什么，但我能持续感觉到，有个并不比我过去还要不幸的东西正逐渐朝我靠近。

眼前的景象惨不忍睹。在大火下残存的国民学校，楼上、楼下、楼梯，全都躺满了避难者，他们完全不在乎是谁的棉被，拿了就盖。当有人对随地而躺的男人们，以及穿着别人的衣服或棉袄的人说“那是我的”时，他们也只会回一句“暂时借用一下吧”。一个十七八岁

的姑娘，脸部被烧伤，整张脸涂满了软膏，睡觉时就只露出那个宛如石膏面具般的人头，一个男子说了一句“你盖三床棉被太多了”，便拿走了她一床被子，替与自己同行的女人盖上。有人更是直接在别人的行李箱里翻找，看有无食物可吃，行李箱的主人在一旁看傻了眼。有人则是说“那里死了上百个人，那座公园死了五千人，那里死了三万人，只要还有命在，就已经算是赚到了，打起精神来”，以此为脸色惨白、活像幽灵的家人鼓劲打气。有个男子则是因为当时脸埋在尸体底部的泥泞中，就此捡了一命。从尸体底部爬出来的他说，当时他没任何欲望，但来到避难所稳定下来后，他开始对自己什么也没有感到不安，想到先前拨开的尸体当中，有人手上戴着手表，若是那时候能把手表带走就好了。这男子仍未洗去脸上的污泥，不过，现场人们的脸几乎都和他一样脏，没人想到要洗脸。

我和女仆素世披着泡过水的棉被逃出火海，但途中棉被起火，于是我们丢弃棉被，大衣起火后，丢弃大衣，短外罩也一样，最后我们两人全身上下只剩一件单薄的衬衣，再无其他。不过在素世过人的交际手腕下，她借来了棉被和毛毯，接着同样在素世的活跃表现下，还要来了三人份的干面包，其实也只有三片，一整天就光靠它果腹。救灾负责人说，明天会想办法提供我们米饭，所以我们虽然饥肠辘辘，但还是极力忍耐。“我受够东京了，我要回富山的乡下去。可是我现在什么也没有，要怎么回去呢”，我听到素世发牢骚，并向她回应道“你说得一点都没错”，但其实我并不在意自己现在什么也没有。

从同样什么也没有的避难者那里取得棉被和毛毯，靠三片干面包果腹，饿得前胸贴后背，但听说明天会有米饭，所以比起空腹的饥饿，我反而觉得像这样坐着，自然就有人会为自己张罗一切，实在很有趣。相较起这微不足道的饥饿感，在人们的生活中自然形成的这套精妙的机制远为有趣得多。穷则通，在遭遇困难时，自然会想出办法，这是我在过往人生中学会的道理，我之所以不会有想依赖家母的念头，可能也是因为我心底存有这种像疙瘩般的想法吧。我的成长过程中，一直都允许我任性骄纵，就算家母和女仆有事外出，留我一个人看家，也会对我嘱咐“你可以照自己的意思，烧你想吃的菜来吃”，但我完全不碰冰箱里的鱼和肉，只会找罐头食品来吃。如果没有罐头食品，就朝白饭上撒柴鱼片；要是没有现成的白饭，就算是家中现有的苹果或吃剩的长崎蜂蜜蛋糕，我也能勉强凑合一餐。尽管饿得肚转肠鸣，我一样躺在地上看书。虽然任性骄纵，但我很习惯饥

饿，这或许也是因为任性使然。不过，任性也练就出能忍受艰苦贫困的精神，在屋子里挤了数千名难民的情况下，似乎就数我最不会怨天尤人。

由于我抱持这种心情，所以人们的不幸在我看来，自然显得很不幸。不过，在我眼中，这看起来也很像另一回事，似乎很像是黎明。

我清晰地感受到，只有我独自坐在一个和家母完全不同的另一世界。我现在唯一在意的事，就是我已不想再和家母见面，我要这样待在这里，此刻家母应该也在某地处于这种状态，希望我们两人能永远如这般分处两地。

对我来说，现在的我什么也没有，这只不过是我开始重生的姿态，而人们跟我一样什么也没有，这就像和我站在同一起跑线般，陪我一同起步，让我觉得很可靠。尽管孩子哭喊着让人知道他肚饿，大人们因寒冷和不安而脸色苍白、焦躁不安，病人们痛苦呻吟，尽管所有的人浑身泥泞，但只要我不讨厌肮脏，就不会感到不安和恐惧，反而还会感到亲近。总之，对像我这样的女孩（虽然我不知道像我这样的女孩有多少人）来说，日本、祖国、民族，这些想法都太过远大，这类的话语皆过于空洞，根本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报纸和广播都高喊着祖国面临空前危机，各地的街谈巷议都谈到日本即将灭亡，但我深信我能存活，而且我心中有一种想法，认为困难再大，终究会船到桥头自会直，所以不管日本会变成怎样，我一点都不在乎。

我心中没有国家。我心中一直都只有现实。眼前的满目疮痍也一样，对我而言，这不是国家的命运，而是我的现实情况，我只是接受了眼前的现实而已。不诅咒、不憎恨，而那些该诅咒、该憎恨的事物，只要别靠近就行了，这是我秉持的理念，不过唯独有个对象，无法以这种“只要别靠近就行”的理念来对待，那就是家母，就是我的家。因为我不是凭自己的意志降生在这世上，我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所以我的人生大概就是像这样走一步算一步。能否遇上自己看得上眼的人，会靠机缘，不过我完全没抱持“专一”“绝对”这样的想法，所以在男人的爱情方面，不会感到不安，但家母却会为此所苦。像“最好的”或是“喜欢”，这种“专一”是我最讨厌的事，感觉就像五十步笑百步，我认为五十步与一百步根本就天差地别。或许没那

么夸张，但总之，它存在着五十步的差异。对我而言，这样的不同或是差异，感觉就是“绝对”。所以我只会从中做选择。

素世在返回富山的途中会经过赤仓，所以我犹豫着该不该到山庄去告知家母的死讯，或是到公司露个面。此时，我所用的棉被和毛毯的物主已离去，不得已，我打算就此起程前往山中时，董事正好前来找我。所谓的船到桥头自会直，就是会这样实际发生的，明白这点后，我鼓起了勇气。

我并不想前往山庄。家母的丈夫虽然和我没有血缘关系，但感觉还是像母亲的代理人一样，令我感到不安，担心他会对我耍威权，将我束缚。我坐上难民列车，无比落魄，觉得自己悲惨已极，难以忍受。

避难者同病相怜，带有一种没有隔阂的亲人之情，大家不分彼此，有其强大的一面，但也有刻意利用这种没有隔阂的状况，占人便宜的杂碎。每到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男人便会东一个西一个爬进我被窝，我不知道对方究竟是谁。由于我都是和素世相拥而睡的，所以她都充当我的护花使者，像在赶猫似的，发出嘘声把男人赶跑，着实好笑，不过，也不知道来的是否都是同一批男人，他们趁我睡着后不久，便接二连三地贴过来，所以我们只有白天才有空睡觉。

日本人无时不笑。听说连懊悔的时候也笑，照这样来看，我可能堪称是日本人的典范，只要别人同我搭话，我大多会笑。不过我往往都不回话，也就是说，我用笑容代替回话。因为日本人老说些平凡无奇的事，令人提不起劲回话，例如“今天天气真好呢”“好冷啊”，这种事不用说也知道。我觉得如果我回答“是呀”，反而会被对方鄙视、瞧不起，所以我无法回答，就只是回以笑眯眯的神情。我喜欢人，像鄙视、瞧不起这种机灵的人才做的事，我实在学不来。我如实地接受对方的“今天天气真好呢”“好冷啊”这类问候，绝不会瞧不起人，证据就是我总会回以嫣然一笑，结果人们说我狐媚，说我是荡妇。

我生性寡言，如果是不用说话就能解决的事，我大多一句话都不说，想抽烟时，我会伸手。请给我根烟、请拿来给我，这种话我不必多说，只要朝香烟的位置手一伸，对方就会明白，所以我都是不发一

语地伸手。当然，并非只要我一伸手，男人就一定会把烟放到我手上，如果对方不给，我就会趋身靠向香烟所在的位置，把手伸得更长，有时还会因为这样而翻倒在地。我习惯孤独，天生不爱依靠他人，而且又是个懒鬼，所以就算只有我自己一个人，也不会自己走过去拿烟，而是趋身向前，伸长手臂，最后握住香烟时，整个人也翻倒在地上，这便是我的做法。不过，我明白男人对女人总是特别亲切，所以男人将香烟放到我手上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从未说一句谢谢。

因此，当我反过来得知男人渴望得到我跟前的香烟时，我会本能地拿起烟，默默地伸手递给他们。在这方面，我本能地展现亲切，这应该就是女人对男人的一份本能的亲切吧。然而，我行事粗疏，个性迷糊，所以男人想要什么，我向来察觉不出。但我为人亲切，就算是对陌生的男人也一样亲切，毫无隔阂，所以登美子才会说我是世所罕见的荡妇。也就是说，当我在火车上看到坐在隔壁的陌生男人找火柴时，出于本能，默默地拿起口袋里的火柴，伸手递给对方。没别的用意，这纯粹是女人对男人的一种本能，应该称之为亲切，与荡妇的含意根本就是相去甚远。如若登美子在电车里看到坐对面的是俊美青年，便会脸颊发烫，全身僵硬，胸和腰都为之紧缩，这也算是一种本能，所以我并不认为她是荡妇，不过，与我相比，她这样算是花心吧。

男人们也和登美子一样，将我的亲切认定是花心，而马上展现亲昵的样子和我调情，钻进我的被窝。尤其是在充当避难所的国民学校里，我实在受够了他们不屈不挠的连番袭击，想到要和这种人一起离开东京，流落到陌生的土地上，便觉得无法忍受这些只会占人便宜的杂碎。

所以当我看到董事时，心中松了口气，我马上改变心意，让素世代替我去别墅传话，我则就此投靠了董事。

★

久须美（董事）那年五十六岁。

他的身材算不上清瘦，但因为身高一米八，所以看起来像铁丝一样细。他有一颗狮子鼻，外加一双铜铃大眼，十足的丑男化身，但不知为何，打一开始我就不在乎他的丑陋。那一头银霜白发，在我看来

反而觉得可爱，他的铜铃大眼和狮子鼻都带有一份魅力，我真的觉得很可爱，这既非违心之言，也不是虚假作态。我从少女时代起，便不在乎男人的年纪，我还是女学生时，甚至曾经迷恋过五十多岁的教务主任。他的模样也算不上俊俏。

战争结束后，久须美送了我一幢房子，对我疼爱有加。某天他对我说：“我不知道你今后会再遇上几名情人，不过，你应该遇不到像我这么疼爱你的男人了。”

我也这么认为。久须美又老又丑，日后我或许会有更喜欢的对象，但不管是怎样的情人，应该都不会像他这么疼爱我。

我说他疼爱我，指的不是当我有外遇时，会挥舞着菜刀，不惜千里也要赶来逼迫我复合的这种热情，而是指他对我的包容，就算我有外遇，他也会原谅我。

他已看穿我的本性，并完全接纳了我的本性，想要满足我。他对我所施加的束缚，就仅仅只是“唯独外遇，你要尽可能避免”“如果真要有外遇，别让我知道”。

话说回来，像我这种行动慢条斯理的人，实在跟不上一般人的时间速度。不过，当我和人许下时间的承诺，或是被迫肩负起某个义务时，我就会深为强迫症所苦，但因为我还是一样动作慢，怎么也快不了，所以当我前往公司时，已足足晚了两小时、三小时、五小时，甚至是六小时。有时甚至到了下班前三十分钟才来到公司，有人语带挖苦地说“现在才来上班，那干脆请假算了”，其实我自己也知道这么晚才来上班，根本没有意义，但还是出门前往，这当中是如何深受强迫症所苦，只有久须美一人能察觉，尽管同事们都一再向他叨念“都是因为董事你太宠她了”，但他对我从没有过半句指责，反而还常安慰我。

我和自己喜欢的人约好要外出旅行，例如和久须美，我也一样会比火车发车时间晚两三个小时才到。举个例子，当我为了出门而梳妆打扮时，刚好一位认识的退休老爷爷前来，对我说“你看，我用家里的孟宗竹做了这样一个烟盒”，并向我展示，且一聊就是一两个小时。以我的个性，就算是对讨厌的人，也没办法开口说“我今天有事，你回去吧”，更何况是和我相处融洽的老爷爷，所以迟迟无法开

口请他回去。我无法凭自己的意志，从自己喜欢的人当中选出一方加以牺牲，就这样被眼前的力量，这股现实的力量拉着走，使得另一方备受冷落。对我来说，这是不可抗拒的力量，因而无可奈何。

久须美总会安慰这样的我。因此我们的旅行总是一团糟，还没到达目的地，火车就已停驶，说这是最后一站，要我们下车，于是我们没有火车可坐，只好被迫在意想不到的地方下车，但我不会因为这样而挨骂，这样的状况反而令我觉得新鲜，宛如变成一场在看全景立体模型般意想不到的欢乐旅程。

世上没有真正的丑男丑女，而美丽也并非恒久不变，世间万物都有其美丽的瞬间和丑陋的片刻。对我而言，卧房里的久须美始终是那么可爱、俊美。

我是妙龄女子，与俊美的青年手钩着手走在林荫道路上，要求俊美青年帮我拿重物，请他跑步帮我叫车，让他哄我，侍候我，走在银座等地逛街购物，时而追逐人潮，时而受人潮追逐，从人潮的缝隙间相互对望，相视而笑。

如今久须美已不再有年轻的双眸。相比他那花心的双眼，取而代之的只有咳嗽声。

不过，那年轻的双眸，在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上，不过只是一幕风景。林荫道路上的散步、欢乐的逛街购物、看电影、上咖啡厅，这些事往往会被认为是情人之间的特权，但我反而认为这不过是出于花心、仇恨心的一种乐趣，以及一场美梦。

以前我在房里和六名即将出征的青年享受温存，而终战后，我也曾背着久须美，和几名青年在房中玩乐。不过，这也仅只是男女间的一幕风景，说起来算是肉体的风景。

然而，只要和久须美有关，这就不单只是风景。

当我独自一人躺着看书、沉思、打盹时，久须美会过来找我。不论我看的书多么有趣，身处在多宁静的沉思中，睡得有多安稳，对于舍下这一切，我一点都不后悔。我就只是笑眯眯地迎向他，寻求他的

爱抚，为了向他爱抚而伸出双臂，静静等候他。那天真自然的媚态，是完完全全的我。

我这样的媚态，拜久须美所赐。在这之前，我不知道自己具有此等媚态，但唯独对久须美，我会很自然地呈现，所以他创造了我，创造出我的媚态。

我对此真心感谢。这份真心，不是以内心的形态呈现，而是以媚态之姿。不论我身处多舒服的睡眠中，只要一睁眼看见久须美，便会在迷迷糊糊的嗜睡状态下嫣然一笑，伸长双臂等他过来，挨向他的颈部。连生病时也是如此，我在剧痛中迎接他的到来，我的笑脸、爱抚，这一切媚态都从未消失过。当爱抚时间过长，久须美就此睡着时，剧痛便重新回到我身上。当真是疼痛难当，但我在爱抚时不曾说出自己的苦痛，也不曾让一丝苦闷的暗影遮盖我的笑脸。这并非我的精神力量使然，而是盲目的媚态淡化了剧痛。我当真是痛得死去活来，因为这极端的痛苦，我呈现出不自然的扭曲姿势，之后再也无法动弹，有生以来第一次发出痛苦的呻吟。久须美睁开眼，一开始流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接着急忙请医生来，但这时已经太久了，因为我虽然痛苦不堪，但在他自然醒来之前，我一直没叫醒他，所以盲肠已化脓溃烂，腹中全是脓液，手术花了三个小时之久，将我腹中所有内脏全都翻搅了一遍。

我那天然培育而成的媚态，只有久须美一个人懂得欣赏。

青春的两对双眸隔着人潮，暗自相视而笑时，其中蓄含了花心的梦，飘过一阵花香，还带有青春本身所散发的神秘，所以当中也含有无趣、空虚，以及背叛自己的理智。简言之，那是带有仇恨心、玩乐、花心的眼神。

有时我会想要尝试让俊美青年握住我的手，和俊美青年一起彻夜玩乐，陶醉其中，但在玩乐过后，总是穷极无聊，我厌倦那种心情沉重的感觉。

但是，我会对久须美露出陶醉的笑容，伸长双手挨向他，然后将他那头白发搂在胸前，以手指轻抚、把玩，而当我因享受爱抚而忘我时，我的笑脸、手臂、手指，都是我真心的温柔所化成的有形精灵，

是妖精、温柔的精灵、感谢的精灵，仿佛它们已不是我的手臂和笑脸，不是凭我自己的意志来让它们行动。

总之，我天生就适合当姨太太。我的爱是感谢，我花心时会要男人陪我玩乐，让我飘飘欲仙。不过，当我自己表现出自然的媚态，全面为男人献上我自己时，这也是出于感谢。简单地说，我天生就是一名专职妇女，想要什么，就请男人买给我，为了感谢他们让我过自己喜欢的生活，我会自己表现出媚态来回礼。不过，我从没想过要帮男人洗衣服或是烧饭做菜。这些事用洗衣店和餐厅来凑合就行了，我认为所谓的文化或文明就是这么回事。

不过，因为我充分且过度获得疼爱，所以我有时也会产生反抗心。反抗这种事太小气，我很讨厌；我也不喜惹风波；过度的感动或感激，我也不喜欢。不过，我之所以莫名对“充分”感到不满，可能也是因为我的任性使然，要不就是面对这种上了年纪的丑男，竟然献上自己全部的媚态，对此感到不自由和束缚，而心有不甘。其实我将这样的内心和反抗视为无谓的瞎想、无聊的念头，但这种油然而生的心思却无从管束。

蓦然从孤独的沉思、宁静的恍惚中回过神来时，我目睹了地狱的情景。我看到火焰，整面都是烈火，一片火海、烈焰腾空。那是烧毁东京、烧死家母的烈焰。我置身在浑身泥泞的避难者当中，和他人相互推挤，躲在角落里屏气敛息。我在等候什么，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我知道不是久须美。

当时在那满是泥巴的学校里，挤满了悲惨的难民，我身处其中，却将那身无分文的不幸看作是黎明；如今却突然看作是地狱，那里在我眼中似乎已不再有黎明。我大概是想追求自由，但现在那看起来却像地狱，无边黑暗。可能是因为现在我已不再身无分文，我能比现在更爱他人，但恐怕不会有人比现在还要爱我，可能是出于这样的不安吧。在烈火熊熊、辽阔无边的旷野中，我的身影看起来无比孤独、冰冷、悲切。在这种时候，我总是会想，人类是多么无趣、可悲啊，当真是愚蠢又悲哀。

我住院时，有位相扑教室的师傅因肿瘤之类的疾病住院，他麾下弟子从关取到取的[2]，三餐都替他送盖浇饭和火锅来，或是拎酒来

慰劳，好不热闹，其中有一名十两[3]的力士，名叫墨田川，以前与我住同一条市街，念同一所国民学校，是牛肉铺老板的孩子，出征前夜与我发生过肉体关系。

他马上向我求婚，可是他毕竟也不是个不明事理的男人，我告诉他“你从事的算是很热门的行业，女人要多少有多少，才十两的位阶就结婚，未免也太奇怪了”，他听了之后应道“那我们就偶尔见个面吧”，当时我回了一句“我才大病初愈”，此事从此作罢，不过每次他巡回表演归来，几乎都会来看我。

墨田川是下町出身，所以他的相扑重战术，擅长推打环抱，而且他属于肌肉型，身材并不肥胖，但腰力强健，也会使出抛投，有人说他有望升上大关[4]，是一位前途无量的力士。不过他有下町的习性，有时会很干脆地放弃眼前的胜负，欠缺缠斗不休的韧性。在台下练习时，无论输赢都很干脆，有时干劲一来，五人十人都被他推出场外，甚至有一路打到前三名的实力，但正式上场比赛时，却展现不出实力，甚至败给实力弱小的对手，因为他一见情况不利，就会心中暗叫“糟了”。换言之，这是理智派的弱点，正因为清楚自己的缺点，所以只要情况稍有不利，“糟了”的念头就会在心中增强，他所欠缺的，就是在不利的态势下不顾一切地展开拼斗，展现紧缠对手不放的执着。一旦脑中出现“糟了”的念头，就会一步步被对手推得朝后退，转眼落败，毫无招架的余地。对阵弱小的对手尤其如此，对阵厉害的对手则往往能获胜。因为遇上厉害的对手时，从一开始他的心态和气势就会改变，谨慎的专注和旺盛的斗志相互结合，勇敢迎战对手。

我认为比赛的胜负是很残酷的事。自身拥有的力量很不可靠，所以除了相扑的技术、体力、肉体条件外，像这种精神条件、个性脾气，应该也算是力量的一环吧。有利的时候，完全不会得寸进尺，在场上打得太过火，且重视战术，谨慎应战，感觉得出他充分具有都市人的理智、修养、冷静；但偏偏对于不利的情况过度敏感，就连面对凭他的力量可以完全压制的不利局面，他脑中也总是先觉得自己会败北，所以才会瞬间变得怯弱，这对他大为不利，等到他调整好心情，告诉自己得全力以赴时，已被逼入绝境，无力回天。

我也曾去看过他练习，至于正式比赛则是每天都去观看。他来到我的座位前，为我一一解说从前头[5]到横纲的比赛，我因而得知，在力量与技巧的电光石火的胜负背后，竟然存在着这么多心理思考的时间。从力量与技巧来说，这不过只是短暂的一瞬间，但在他们的心中却存在着比他们一整天的思考都要多的思考振幅。高大的横纲被抛出，在他使出抛技的那一瞬间，他脸上闪过一丝“糟了”的绝望之色，我仿佛可以听见那声“糟了”的大喊。

相扑比赛的胜负，在当事人感觉到“糟了”的那一刻，便见分晓，无法改变。如果是其他事，就算有一两次觉得“糟了”，只要之后内心重新振作，还是能扭转劣势，但这种做法对相扑不管用，相扑这种胜负的机制，感觉就像瞧不起人似的，无比残酷。相扑力士的内心都很单纯，就个性来说，也都很洒脱，因为他们人生中的工作，总是在一次“糟了”的念头下做了结，以人类心理的原点作为终结。正是这样的一种机制，使得他们在发挥出力量与技巧的短暂瞬间，会一口气感受到人类心理的极限，经过极度压缩的无数思考，随时都目睹极致的悲痛。尽管如此，他们对于自身那莫大的悲痛，却像在加以嘲笑、鄙视、侮辱般，只凭一次“糟了”的念头，就了结一切，面对这样的悲剧，却没有任何一个当事人察觉，他们都是如此单纯而茫然。

小川（以前在我们町内，大家都这样称呼墨田川）尤其抱持这样的心理弱点和人在相扑上决胜负，他其实大可不必有“糟了”的念头，却往往先觉得“糟了”，而就此兵败如山倒。在看小川比赛时，从他那关键瞬间的神情中，我每次都会听到各种呐喊，例如“啊，糟了”“输了”“啊，可恶”“为什么”，实在令人不忍卒睹。

你对自己的不利情况太过敏感，这样不行啊。没发现自己的缺点，只会注意别人的缺点，这种人很令人讨厌，但相扑比赛时，就得要这么不识相、缺根筋才行。你得时时在心里咒骂对方为“可恶的家伙”，铆足全力挺住才行。这样一来，你要升上大关或横纲就都不是问题了。我对他晓以大义，这几句忠告令他振奋不少，他赢了两三场，得意扬扬，但在下一场相扑中，那“糟了”的念头又一口气令他陷入不利的局面，如果是平时，他恐怕早已落败，但可能是我的忠告起了作用，他意外地重新振作，将对手往回推，形成平分秋色的态势，我心想“太棒了，小川终于开窍了，这么一来有可能获胜”，但他虽然使出阿修罗般的蛮力，气势威猛地重新振作，但接着却突然像

泄气般节节败退。之后又被打回原形，变得信心全无，反而更加糟糕。

“你那时候为什么会突然泄气？不过，毕竟你当时还是重新振作起来了，如果你不是后来丧失斗志，就此放弃，你还是有重新振作的实力的。你已经证明了这点，所以下次请好好加油。”

尽管我鼓劲打气，但小川还是闷闷不乐，一旦自信崩塌，他似乎觉得先前好不容易激起的勇猛斗志和杰出的对战表现，都是不该发生在他身上的奇迹，之后愈来愈展现不出顽强斗志，只要一兴起“糟了”的念头，便手感全无，呈现出软弱无力的窝囊样，就此落败收场。

原本我一直以为这是一个只看蛮力、粗鲁野蛮的世界，没想到竟是心理层面如此纤细的世界，充满精神上的鄙夷，对个人的鄙夷、残酷、无情，不是我所能承受的。一个以前曾拿下关胁位阶的力士，人们都说他会是未来能升级为横纲的人，后来降为十两，进而退至幕下[6]，最后甚至跌为三段目，空有魁梧身材，却屡战屡败。如果是在艺术的世界，个人没有可以明确分出胜负的方法，就算是个已经跟不上时代的人，一样能拥有自豪或是孤芳自赏，但在非赢即输的相扑世界里，只会一再落败，位阶一路下跌，没有容你孤芳自赏、自我安慰的余地。它就是如此残酷，对精神充满鄙夷，将人们天生具有的撒娇之心完全拔除，创造出畸形的人。这是对人类的鄙夷，令人难以承受，所以在小川获胜时，我反而提不起劲夸奖他，只有在他落败时，才想出言安慰。

在正式比赛开始前，他参加巡回表演回来，对我说：“我了解幸子你的脾气，所以我不想一直在你耳边絮叨，不过，谁让我喜欢你呢，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每次追求你，你总是说‘好，改天再说’或是‘有一天会的’，不肯把话说清楚。所以连我都觉得尴尬了，不过我现在是真心讨厌东京，因为正式比赛场所就在东京，以前我一直都引颈期盼正式比赛的到来，但最近只觉得压力沉重，因为这个缘故，回到故乡江户[7]，令我内心苦不堪言。不过，我返乡的步履之所以能变得轻盈，全是因为有幸子你在，否则我早就厌倦相扑，甚至想要退出了。不过我想，要是我退出相扑界，你可能就不会搭理我了，总之我会好好努力，在力士的工作上全力拼搏。因为我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心中百感交集，不过我可不想自顾自地说那些任性的话。拜此工作所赐，真要说它为我带来什么好处的话，大概就是切身了解男女之间的关系吧。我们常受那些支持我们的老爷照顾，这些老爷都有姨太太，不过他们都是好人，所以就算是你家的老爷，对我来说也一样，我都很想好好体恤他们。就我个人所见，那些外遇的姨太太，最后都没好下场，会遭报应。不过幸子，这世上能为我打气鼓励的，就只有你一人，所以我绝不会说出强人所难的话，要你嫁我为妻。如果像这样每天和你往来便能感到满足就好了，不过每次道别回去后，我心里却痛苦难受。这种失落感无法靠其他女人来得到满足，如果是出外巡回表演还能忘怀，但是像这样看你出现在我面前，我实在无法忍耐。能否在我回东京参加相扑比赛的这段时间，与我好好温存一番呢？”

在这次比赛中，小川来到十两排行第二的位阶，这时如果能获胜，就能晋升幕内。我心里很想鼓励小川，让他出人头地，所以回答道：“好吧。你如果在正式比赛中获得全胜，我们就找个地方过夜吧。”

“全胜是吗？这太难了。”

“因为女人的心思就是这样。关取就算弹得一手好吉他，同样追不到女人。关取就非得在相扑中获胜才行。如果你赢得全胜，受到赏识，那我也同样会感到骄傲的啊。”

“好，我明白了，我会全力以赴。既然这样，无论如何我也非赢得全胜不可。”

然而，结果却适得其反。小川就是这样的个性，当他斗志昂扬，干劲十足时，要是开头就受到挫败，后续便会打得拖泥带水，惨不忍睹，身陷泥淖。首日落败后，我鼓励他“没关系，接下来每一场都获胜就行了”，结果第二天又输，我说“没关系，只要之后获胜就行了”，结果一直到比赛的最后一天，连我也忍不住笑了，我对他说“好吧，你就放轻松，拿下你的首胜吧，我一定会遵守我们的承诺”，但最后还是没辙，也就是说，他败绩连连。

小川有都市人的洁癖，所以第一次落败时，他便认定自己没希望了，他一定是很希望能信守承诺，赢得全胜，然后风风光光地与我温

存一番。如果是出于同情而和他温存，他无法接受，这样的想法一直在他心头挥之不去。

不过，我原本心想要是小川真的履行约定拿下全胜，哪怕基于义务，我也只能奉陪了，但结果他却是输得落花流水，委实令人同情，好生难受。

我极力勉励小川，陪他一同来到赛场外头。当时还没到中场休息时间，久须美完全不知情，坐在座位上，等候三役[8]的精彩对决，当我突然拿定主意时，我几乎完全没把久须美的事放在心里，小川的落败所激起的同情心，以及对人类的鄙夷，此刻占满了我心头，甚至能感受到自己憎恨久须美欣赏精彩对决的心情。

“我不喜欢像幽会茶馆或宾馆这类的地方。请带我到箱根、热海、伊东这类有来头的温泉旅馆吧。我知道门路，马上就能买到票。”

“可是，我从明天开始，还有三四天的非正式相扑比赛的行程。和正式比赛不同，这算是基于道义的比赛。”

“那么，你就搭明天早上的火车回东京。”

我的个性向来都只会基于义务履行别人预约好的事，而不会主动投入某件事情中。不过，当一扇意外的窗户被人打开，情绪被吸入后，我就会一反平常的迷糊模样，向人催促且不容对方分说，就像是拉着对方走似的，表现得异常投入，连我自己都对这样的我感到吃惊。这时我深深觉得女人还是不可靠啊。

我在温泉旅馆里，向意志消沉的小川劝酒，当我们躺向床铺时，我对他说：

“小川，有句话我之前一直忘了跟你说。”

“什么话？”

“对不起。”

“你是指哪件事？”

“我忘了跟你说对不起。小川，请你原谅。”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说的那番话，充满了对人的鄙夷。”

“对人的鄙夷？你是指哪件事？”

“我之前说，要你拿下全胜，这话不是充满鄙夷吗？就算你要揍我，我也没有怨言。”

小川露出纳闷的神情，不过以我的个性，向来满脑子想的都只有我自己。

“小川，落败会令你很难过吗？还是觉得没什么？我反而很高兴呢。请你原谅，我实在是太坏了。所以，小川……”

我伸长双手，除了久须美外，我从未在任何人面前展现的天然媚态，已自行蕴含在我的身体内，此时的我就只是我自己所化身的温柔精灵。

翌日，小川已重拾原本的开朗。这是因为能和我共度一宿的欢乐，远胜在正式比赛中的落败，他心里已接受这样的想法，而他这样的心境转变，也让我心情轻松了不少。

“你之前提到对人的鄙夷，对吧。意思是指我把人打趴在土俵[9]上，是对人的一种鄙夷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是要一整年都一败涂地，你才会高兴？”

“才不是呢。”

“不然是怎样？”

“算了，这不重要。因为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你不告诉我，我会一直挂记着这件事。因为你这样就是对人的鄙夷啊。”

“跟你说的话，你会笑我。”

“也就是说，这是女人的预知能力，是吗？”

“嗯，可以这么说。好美的大海啊！如果这里是我家就好了。今天一早，我一直在想这件事呢。”

“说得一点都没错。土俵、观众、巡回表演的火车、旅馆，我们所看到的就只有人和尘埃，不管去到哪儿，都会出现在身边。幸子，我现在很怕在正式比赛中登场，也怕回到我出生的故乡，心里很郁闷，如果你能和我一起留在这个地方优哉游哉地度日，不知道会有多好。”

“你不回去参加非正式相扑比赛，没关系吗？”

“不去了。就算挨骂也无所谓，管他什么义理人情。偶尔，我也想当个普通人。哎，你看。这个发髻，就是它。它就是个标记，代表我不是普通人。就像鸡有鸡的形状一样，这就是相扑力士的形状。以前我还很引以为傲，觉得很开心呢。”

我们没带米过来。小川向旅馆的屋主拜托，他为我们张罗了一餐，但后来他跟我们说“我真的没米了，我也很伤脑筋，请你们自己想办法吧”。我拿出钱包后，小川站起身说道“我有法子”。

“真的买得到？你有门路是吗？”

“你放一百二十个心吧。”

“那么，也带我一起去吧。”

“那可不行，这当中另有原因。我去去就来，你在这里稍候。”

不久，小川返回旅馆，手中拎着两斗白米、四只鸡、数颗鸡蛋，他走进旅馆的厨房里，张罗了一锅相扑火锅和炒饭，还一并请旅馆的侍女们一起享用。

“幸子，这样你明白我为什么不带你一起去了吧。我头上的发髻就是原因。在这种时候能派上用场，农民们会觉得相扑力士饿肚子很可怜，而免费送我白米，就连警察看了，也是睁只眼闭只眼。如果你也陪同，我一副带着美人游山玩水的模样，就没人会寄予同情了。哈哈哈。”

“这么说来，还真是拜发髻之赐呢。”

“一点都没错。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啊。”

眼前的大海，海面宛如融入暮霭中的一层油，海岬的岸上可以望见点点灯光，宁静的向晚时分。我生性不太懂得欣赏风景，但此时却也像诗人一般，深有所感，就这样抱持闲散的心境，在此地盘桓良久。

★

我的住处除了一名帮佣的老妇和女佣外，还有一个小我两岁的年轻女孩与我同住，名叫信子。战时，她是和我在同一家公司工作的办事员，后来因战争而失去至亲。久须美的秘书田代先生，向久须美借了一笔资金，在市场开了一家酒馆当副业，由于信子的父母原本经营一家餐饮店，她很懂得招呼客人，所以田代请信子到店里当老板娘，但她今年二十岁，当老板娘时才十九，感觉像在开玩笑，但她其实很会精打细算，独当一面，经营得有声有色。

原本没想会逗留这么久，一时间手边钱财不够，只好向信子拜托，请她暗中送钱过来，但信子却和田代一同送钱到了这处温泉旅馆。

田代喜欢信子，请她当酒馆老板娘其实只是借口，暗地里是想安排她当自己的小老婆，所以才这么做。而信子也喜欢田代，在外人看来，他们就像老爷与姨太太的关系，但其实信子尚未许身于他。

由于久须美的秘书田代前来，小川变得不太自在。

“不，你不必感到拘束，我是天下第一的黑市商人，而且在下别的不会，就专搞外遇。”

其实我见田代到来，心里感到胆大了不少。因为就如他所自称，他原本就是个黑市商人，虽说是久须美的秘书，但实际的秘书另有他人，他算是幕后秘书，专替久须美处理女人问题，最近更经手黑市的物资交易，田代在这方面确实颇有才干。目前我需要避免让他成为我的敌人。

“幸好您主动揽下这项差事。因为这样您就能和信子一同开始这趟温泉之旅了。您可得感谢我啊。”

“您说的是。最近餐饮店奉令歇业，信子的生计顿时陷入困境，差点得靠卖淫才能糊口，这才了解我的重要性，对我的态度也不同以往。我听闻此事，暗自庆幸，打算等到了这处温泉旅馆之后，再好好说服她接纳我。今天应该会成功吧。信子，如何？看到这幕情景出现在眼前，要是你的心境再不起变化，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幸子小姐，真的很抱歉。我原本打算自己单独送钱来的，但我擅自做主，跑去找田代先生商量。因为我真的很担心，怕要是继续这样放着不管，日后……”

我也早料到信子会这么做。

信子表面上看起来很精明，当初在公司上班时，各项事务都能利落地处理妥当，后来经营酒馆，明明派了一个老妇人帮忙分担店里的工作，但她还是自己骑自行车外出采买，采买时连左邻右舍的份也都一并帮忙买齐。店里的打扫也不假他人之手，全都是信子自己负责打扫。当隔壁店家有人生病无法做生意，有人说他们要是一直这样躺着养病，恐怕会落得三餐不继时，信子便马上停掉店里的生意，到隔壁店家帮忙。像她这样善良的人，在女人当中实属罕见。

因此，虽然她做事勤快，外表看起来很懂得精打细算，但事实上却赚不了什么钱。对于抽奖或奖券，她也都不屑一顾，品性踏实，不爱幻想，但只要一碰上和人有关的事，就往往会忘却得失，为人尽心尽力，因而自己辛苦攒下来的积蓄，很快便消耗殆尽。

田代看上信子的美貌、勤快，以及精打细算的特质，本以为她开店定能日进斗金，但没想到一直都赚不了钱，而且信子完全不打店内一成收益的主意，就算她自己没赚半毛钱，她也都会规矩地将这一成

的收益送交给田代的妻子。对一切大感意外的田代，当真是颇为傻眼。不过，虽然田代这个人对金钱无比贪婪，为了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但看着自己预期的摇钱树，最后却落得惨淡的结果，他竟也能看开，反而理解了信子纯情的品性。

“不过信子一直谨守着女人的贞操，这点实在很没意思。说什么这样对我太太很过意不去，夫人（他都这样称呼我），人本来就花心，所以女人自然会想男人，若以基督教的人来看，这已算是奸淫的程度了。心灵和肉体是一样的，只有保有肉体的纯洁才行，虚假的纯洁是行不通的。所以我叫她要向夫人学习，对夫人来说，花心、肉体，这些根本都不是问题，因此我家老板和夫人之间才得以保有花心所远远不及的另一种关系，这点得好好学习才行。信子太拘泥于肉体的贞操了，所以才会备受大学生或那些流氓混混的崇拜，她就是不懂这种想法有多无聊，这真让人难过。夫人，您说她为何就是这么不明事理呢？”

田代之所以把信子送来和我同住，也是希望我能将花心的特质传授给信子，所以他会刻意在我面前积极地追求信子，但我总是笑着在一旁看好戏，从未帮他说话。

“夫人，请您也想办法帮我改变信子的心境吧。”

“不行。唯独追求女人这件事，你得全部自己一手包办才行。”

“夫人，您太不讲义气了。所有的绅士淑女都有这项义务。这是在撮合友人的恋情啊。我会带女人去见朋友，这时候，我会刻意摆架子，虚张声势，让自己显得比朋友们更了不起，这是花心的特权。因此，当朋友带女人来到我面前时，我也会充当他的部下，并且让自己显得很憨傻，以拉抬朋友的气势，这是绅士的教养，也是绅士的义务。不论男女，只要身为朋友，就得留意这样的教养和义务，没有例外，否则就不配称作淑女和绅士了。夫人您天生就是淑女中的淑女，所以我认为不必我说，您应该自己就会主动帮我才对。”

曾有大学生追求信子，写情书给她，在市场上的那群年轻人当中，也有两三人追求她，写情书给她，还说某个单位办舞会，硬是拉着不会跳舞的信子去参加，所以惹得田代妒火中烧。在信子回来前，他一直提心吊胆，不断说着“她也许会被强暴，那些人有可能做出这

种事来”。自己明明嘴巴上说肉体、贞操一点都不重要，但没想到他根本不是这么想的，所以我出言加以调侃：“我说你啊，用不着担心，她又不见得一定会失去贞操。不管是谁，要是见自己喜欢的人像遭遇土匪似的被人强奸，那肯定会良心不安的。”虽然田代展开如此热烈的追求，但信子始终都没有首肯。不过，她其实也喜欢田代。

和我一点都不像的信子，很同情我脆弱的个性以及迷糊靠不住的一面，她就像我的姐姐一样为我操心。但其实外表坚强的信子，对自己所走的人生道路很没信心，对于做生意、恋爱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事，她都感到迷惘，摇摆不定，日子过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对此，我全都瞧在眼里，因为我向来寡言，所以不曾以温柔的话语安慰她，但伶仃无依的信子仍以我作为她唯一的动力。

“可是夫人，这样不好吧。所谓花心，就得做得神不知鬼不觉才行，而这时候要是太过急躁，更是不行。这样是最不好的做法，所以要装作若无其事地回去。而您和关取在外头过夜的事，老爷已经知道了，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不过您听好了，虽然一起过夜，却没发生关系，您一定要坚持这个说法，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坚持说法，绝不让步，就算对方怀疑，但还是会心想，或许真的不是那样呢，我们人就是会抱持这种想法的动物，所以只要您从头到尾都坚称两人没发生肉体关系，连身为第一当事人的自己也会这么以为的。您明白了吗？”

不过，比起我的事，田代自己的问题反而更大。信子说她不想和田代同房共寝，田代听了忍不住脸上微微变色，对她说：“信子，你这样不对。你不能再让我丢脸了。男女两人来到旅馆，竟然分房睡，这样实在太没面子了，再也没有比这更丢人的事了。我们两人同睡一房，我还是会继续向你求爱，但我绝不会以暴力相逼，如果这么信不过我，继续让我没面子的话，那就像我这个人毫无人格可言似的。”

当男人们去泡温泉时，信子对我说：“我该怎么办才好？虽然我惹田代先生生气，但我也很痛苦。说什么要在床上向我求爱，首先，我从没让男人见过我的睡颜；说什么要在床上向我求爱，我实在不想让田代先生难过，也不想看到田代先生难过的样子，所以我或许会许身于他。如果是这样的许身方式，日后一定会感到悲苦、丢人，没错

吧？那我干脆自己主动献身好了，但感觉又有点自暴自弃。幸子小姐，我到底该怎么做才好？你教教我吧。”

“我不知道。我实在很不可靠，信子，你可别生我气哦。其实我连对自己也都不了解，我向来都是顺其自然的。不过说真的，以你目前的情况，到底该怎么做才好呢？”

“我不该自暴自弃，对吧？”

“那倒是。”

当天晚上用餐时，我对田代说：

“田代先生，像你这么通晓人情事理的人，竟然都不懂信子的心情。信子孤苦无依，处女之身就像是她的依靠。现在要是连这样的依靠也没了，她会变得很阴郁，觉得日后自己除了沦为娼妓外，再也没别的出路了。就连我这种花心又迷糊的女人也隐约会有这种心理，因为女人不像男人，有经济能力，对女人来说，贞操就像是一种依靠，说起来还真教人感到阴郁呢。因此，你如果要拿走信子的唯一的依靠，就需要给她一个基本稳定的生活，就算她失去了贞操这个依靠，也还是一样能生活，必须提供她一个不必为前途感到不安的生活保证，不能只是口头承诺，得明确地让她看到实物。”

“夫人，这太强人所难了。那是因为您家老爷是出了名的大富豪，可是天底下这么多男人，很多都不是富豪啊。把处女的贞操说得好像是艺妓接客用的筹码似的，您这样反而是侮辱处女呢。当然了，我很重视信子，而且实际上，我待信子也不薄。除此之外，您还要我给接客费，这实在太过分了。”

“这样算接客费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之前也算是免费赠送呢。”

“瞧，您自己都说了。贞操原本就是免费赠送的啊。”

“因为我母亲原本打算以我的贞操当卖点，所以我存心反抗。不过现在回想，如果女人没有依靠的话，那么贞操或许算是一种资本，如同艺伎就得在接客献身后，才能当艺伎。以我的情况来说，我谈的

是失去贞操这个依靠后，担心自己会沦为娼妓的这种不安、脆弱、阴郁的心情，所以守住贞操，就是守住生活的基盘。”

“从没见您展现如此犀利的一面呢。夫人您会为贞操辩护，这是因为女人一旦筑起共同战线，就能若无其事地背叛自己，这实在让人没辙。为了共同目的，可以此为‘罢工’的原则，但没有哪一种罢工是让人昧着良心背叛自己的啊。您说贞操就像是一种依靠，我当然明白信子的这份不安。可是这种不安其实就只是多愁善感而已，说到底，这种情感就像一种有害无益的妖怪。因为把女人的纯洁加诸贞操上，一旦失去贞操，便会失去一切纯洁，沦为娼妓。不过，所谓的纯洁，并非这般肤浅，它应属于灵魂。我认为日本人的妻子，在贞操代表纯洁的错误思想下，被造就出像妖怪般的个性，而且由于已不再纯洁，所以其实是货真价实的妖怪，是恶鬼，是金钱的奴隶，是养儿育女的虫子。不管肉体如何，不管丈夫换过五人还是十人，只要灵魂少了一份纯洁，那就不成。关于这点，像幸子夫人您天生就不把肉体的事当问题来看，所以您的爱情是一种感恩，可以换算成物资，而且您自称是爱情的职业妇女，所以您是与众不同、豁达豪迈的淑女。这样的您绝不能因同情而参与‘罢工’啊。您得坚持您自己的原则才行。关取的事不就是这样吗？幸子夫人，如果您真的忘了花心的精神，如此看重贞操的美德，那么在下也不会专程跑来这里善后了。我对您的一切，只有尊敬和赞美，而且全面认同您的性格和行动，所以才甘愿为您效犬马之劳。对于我这样充满热忱的忠心之人，您怎么忍心让我叹息呢？”

田代无比执着，无法抱持轻松的心情。如果是我，就和信子不同，我会因为其他原因而不想许身于他，不过信子对田代存有爱意和敬意，所以我实在不懂她为何如此坚持守住贞操。其实这种事对我来说，只觉得啰唆。

那天晚上，田代他们到其他房间后，小川对我说道：

“幸子，你不觉得信子很可怜吗？”

“为什么？”

“因为她都不说话，看起来情绪低落，一直若有所思。应该是心里排斥吧。”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啊。如果女人自己孤单一人的话，自然会遇上许多事。”

“嗯，许多事是吧，例如呢？”

“有各式各样的人，会用各种方式展开追求。”

“原来是这种事啊。我很少主动追求，也很少被人追求。不过，看她那样独自默默沉思，总觉得……”

“你不也是让我很苦恼吗？”

“原来如此。到头来，最后是这样的结果，是吗？”

“你说的报应是什么？”

“什么报应？”

“你之前不是说过吗？那些出轨的姨太太最后都没好下场，会遭报应的。你指的是怎样的报应？”

“我说过这话吗？不记得了。不过你不一样。”

“为什么？我也是出轨的姨太太啊。”

“你不是出轨，是心太软。”

“大部分的姨太太不都也是这样吗？”

“你就饶了我吧。不过，我不能让你受苦，所以我就干脆地对你死心吧。今后我会全身心地投入相扑。但要我完全不想你，这我办得到吗？”

“我不会想你。”

“我就那么一无是处吗？”

“就算忆起，又有何用？我讨厌回忆。”

“我实在搞不懂你。”

“你为什么选择放弃？”

“因为我只是个又穷又不得志的下级力士，而你则是个爱玩又会挥霍的女人。”

“你有办法死心？”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啊。”

“既然你有办法死心，那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了。当然，我也是如此。所以我会忘了你。”

“原来是这么回事。”

“很无趣，对吧。”

“你指的是什么？”

“像这样的事。”

“没错。一点意思都没有。我现在连要活着都嫌没劲呢。”

“才没这回事呢。我喜欢活着，这不是很有趣吗？因为感觉会有意想不到的事就此展开。虽然我只是不喜欢这样的事罢了。”

“这样的事？”

“没错。”

“所以呢？”

“你不觉得这样很阴郁吗？没有的话，反而比较清静。不会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为什么会有这种事？一定非有不可吗？不会觉得愧疚吗？”

小川没有回答，他缓缓起身，打开紧闭的防雨门，穿上庭院的木屐走出屋外。不知外头是漆黑的暗夜，还是挂着明月，我对外头的事，既不想，也不看。过了一会儿，小川返回屋内，一双大手猛力抵向我胸前。他应该没使多大力气，但我大为惊慌，就此虚脱，小川改为手搭在我肩上，一把抓起了我。

“喂，我们一起死吧。你先死。”

“不要。”

“那可不行。由不得你说不。”

我冷不防被他轻松地一把提起，扛在肩上。我陷入昏迷状态，毫无抵抗地由他扛在肩上，但当我抱住他的脖子时，脑中莫名兴起一个念头。

“好啊，那我放声尖叫，大喊‘杀人啊’，这样你也无所谓吗？”

小川为了推开防雨门，把门摇得咔啦作响，单手搭在门楣上。

“你这样一意孤行，未免太卑鄙了吧？我不想死。你凭什么这样胡来？既然想死，为什么不自己去？”

小川接着发出像蒸汽般的呻吟声，将我放向防雨门旁，穿上庭院木屐，走向外头的幽暗中。我没有出声叫他。

我生来就不敢关灯睡。就算是战时，只要没开盏小灯泡，我就睡不着，战争时我最讨厌的就是黑暗。失去光明后，什么也看不见，所以我讨厌。半夜里醒来，如果没开灯，就会开始心慌，不知道自己是死是活。可以说，我极度怕死。

过了约五分钟后，我逐渐感到害怕。外头没任何动静，我前往信子的房间，发现他们两人还没睡，我说明情况后，决定挤进信子的被窝里和她同睡。

“这么说来，关取还没回来是吗？”

“嗯。”

“难道跑去自杀了？”

“天晓得。”

“嗯，无所谓。”

田代拿出自己带来的威士忌，开始和信子共饮起来，我则是先进入了梦乡，像被麻痹般沉沉睡去。

★

夏日到来，我们住在海岸大路旁高地的旅馆。我们住的是附带浴室的一座独栋房，屋内有五个房间，久须美和田代几乎每天都是从这里到东京上班，我和信子则白天会到海边玩水。

我每天七点半醒来，九点左右用餐，送久须美出门，然后躺在床上看三四页杂志后，又开始觉得困倦，就会打盹，等到十一点或十一点半才醒来。对午餐几乎没有食欲，我时常会想吃冰激凌，喝苏打水和冰咖啡。有时打盹还会梦见这些。吃完午餐后，前往海边，四点左右回来泡澡，顺便洗衣服，然后又躺在床上看杂志，又会打起盹来。当久须美返家时，我通常会因察觉动静而醒来。这时已是向晚时分，夕阳余晖洒落海面，日落西山。我朝大海凝望良久。久须美打开灯时，我会说“先不要开灯”。等了半晌后，我才说“现在可以开灯了”。我洗脸、擦拭身子、重新化妆、更衣，走向餐桌。明亮的灯光和满桌的佳肴令我感到安心，给我一种仿佛回到故乡的平静感。我执起酒壶，为久须美和田代倒酒，比起我自己吃饭、说话，看别人吃饭，看别人聊得热络，我反而更开心。

这时候，我不时会说一些多余的话，这让我很讨厌。例如收到礼物时，我会说“谢谢”，以前我就只是微微一笑。收到该季节少见的珍品时，会很自然地说一句“这个现在很少见呢”，如果就只是说这么一句，那倒还不怎么讨厌，但要是收到不喜欢的礼物，虽然也会笑着说谢谢，但我的声音会显得很冷淡。家母收到喜爱的礼物时，都会喜上眉梢，但如果是不感兴趣的礼物，则会把脸转向一旁。在当时年幼的我眼中，觉得她低俗又粗鄙，还在心中咒骂家母的愚昧和缺乏教

养。以前的我就只会微笑以对，所以倒还好，但近来已会很自然地说出像“谢谢”这种多余的话来，所以在用语和音调上自然会有如同“太谢谢您了”和“谢啦”这样的区别，不然就只会发出冷淡的声音，所以当我不经意想起家母的物欲和那惹人厌的模样时，不禁感到毛骨悚然。

比起自己挑选，买我喜欢的东西，我更喜欢我爱的人自行挑选适合我的东西买来送我。我讨厌一起外出逛街，对方一会儿问“买那个好吗”，一会儿问“买这个好吗”，每件事都跟我商量，不如他自己做决定，买下后直接塞给我，这样我还比较开心。和服、装饰配件、随身物品，是属于我的个人世界，所以要是我自己挑选，便无法跳脱出自己的局限，但如果是别人帮我挑选，就会有新的发现和创造，我会因此发现另一种新鲜、意想不到的嗜好，就像又诞生出另一个全新的自我世界，令我感到喜不自胜。

久须美很了解我的这种个性。他购物时挑选的眼光独到，而他在挑选时的咨询对象是田代。对于服装，我懒得自己挑花色和样式，我喜欢久须美帮我挑选。由于洋装店里留有我的身材尺寸，所以当意想不到的服装送来时，我总是看得无比陶醉。就算田代和信子在场，我照样高声欢呼，很自然地扑向久须美怀中。

早上醒来送久须美出门穿的服装、中午的服装、晚上的服装，就算没外出我也一样会更换，若不这么做，我就没有活着的感觉。就连午睡时也一样，如果没穿上自己喜欢的衣服，就无法心安。久须美为我买来漂亮的鞋子后，我因为很想穿上它在路上走，所以即便是下雨天，也还是忍不住外出散步。衣服就不用说了，其他的如帽子、手提包，每次只要一有新的到手，我就会无意义地上街行走。比起看戏、看电影，我最开心的就是这样的外出散步，当我穿上一身满意的衣服时，我能充分感受到自己的生存意义。

对于给予我此种生存意义的久须美，我该如何表示感谢呢？这是最令我苦恼的问题。说起来，我的花心与我对新衣的喜悦算是同一性质的事，所以我会对花心感到苦恼，是因为这和衣帽鞋子不同，对方有其想法和执着，虽然我对花心本身从不觉得愧疚，但在这处海滨，尽管有大学生、流氓、在黑市打滚的绅士这类人邀我一起喝茶、散步、上舞厅，但我总是都摇头拒绝。我认为，我要是做这些事，会对

久须美过意不去。忍着不花心，是感谢久须美的一种表现。这样的想法感觉很像黄脸婆，令人排斥。每次家母对我讲人情事理，我总会感到不悦和反抗，憎恨家母的愚昧，但如今我自己却像个黄脸婆似的，自然而然地像人偶般遵照人情事理行事，并从中看到了家母的身影，这令我心里很不舒服。

我知道花心是很无趣的事。但无趣本身颇具魅力，人生充其量不过也就这么回事。久须美虽瘦，但肩膀倒是很宽阔，双肩的骨架结实，肋骨一根根清晰可见，像阶梯一般，腰椎突出，臀部的肉只有拳头般大小，膝盖的骨头一样浮凸，大腿又窄又细，好似肉都被削除一般，而小腿则是完全没半点肌肉，他那宛如一根干瘪竹竿，高达一米八的骨架，我一整天从上往下看，再从下往上瞧，就是看不腻。有时甚至忘了那是人体，是一根根的肋骨，我就像在玩乐器般，以手指轻戳骨头和凹陷处，细细抚弄。我也会躺在床上，让我的脸映在小镜子上细看，或是看自己的牙齿、舌头、喉咙、肩膀、乳房，就这样度过一天。在我看来，所谓的无聊，就只是一个令人怀念的风景。箱根的山、芦之湖、乙女岭，景色真的很美吗？如果景色美，我会从脑海中觉得那是因为无聊很美。我心中会有映照出景色的美丽湖泊，名为无聊的湖泊，还有名为无聊的高山，名为无聊的森林，要站上乙女岭时，我会从脑海中拿出名叫乙女岭的景色，要看芦之湖时，则拿出芦之湖的景色，将心中的无聊投射在假的景色上，凝望般加以回想。

“我可爱的老爷爷、圣诞老人。”

我把玩着久须美的白发，如此说道。但接着又会说：

“我可爱的孩子、可爱的冰激凌、可爱的小白鞋。”

久须美累了，就此沉沉睡去。但五六个小时后醒来，他会茫然地望着我的睡颜，待旭日东升时，他会打开防雨门，凝望大海。不过，为何我这么能睡呢？不管睡得再多，我都觉得自己几乎可以无限期地一直睡下去。我蓦然醒来，发现久须美已经起床，正茫然地望着我。我无意识地伸出手臂，嫣然一笑。久须美似乎愣住了，但他眼中微微一亮，缓缓地朝我点了点头。

“你在想什么？”

他没有回答，改为擦去我额头和眼皮边的汗水，有时则是替我将棉被盖向脖颈处，一言不发，就只是注视着我。

之前我在信子和田代的迎接下，离开小川，从温泉旅馆返回时，在火车上发烧了，回到东京后，连躺了数日。登美子前来探望我时，在我枕边毫不客气地说道："你的身体有魔法吧，当你不知该如何解释时，就会适时发烧，甚至可以调节成三十九点八摄氏度的高烧，真是个天生的妖妇啊。"但我根本就没有不知如何解释的困扰。首先，比起为解释而苦恼，我更讨厌生病，而且谁会把自己调节成三十九点八摄氏度的高烧啊。而当我在发烧的过程中醒来时，久须美始终都待在我的枕边，为我更换冰袋，替我擦汗，我深感安心，不是因为可以不必替自己解释而安心，而是我找到一个会保护我的力量，与我心里的孤独恶鬼搏斗，从而感到安心。我一言不发地伸出双臂后，他朝我点点头，问我："会不会觉得难受？"他眼中明明不带任何特别的光芒、情感以及一丝暗影，但为何就像融化一般，深深地渗进我心中？我握着他的手，说了声"对不起"，他的眼中仍旧不显现一丝特别的暗影，我感到无比安心，宛如感受到活着的一种自觉一般，有一种说不出的舒坦平静，并对此无比陶醉。

他来到这处海岸旅馆后，就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问道：

"如果你喜欢墨田川，对他无法忘情，那我就让你们两人结婚吧。我会送你一大笔钱。"

"你为什么这样说？"

"你不是喜欢他吗？"

"才没有呢。我现在很讨厌他。"

"怎么又改为讨厌了呢？真搞不懂你们女人。"

"是真的。你就别再恶心我了。我觉得花心一点都不好玩。"

"可是像我这样的老头……你刚才那番话，如果是我的话，还有可能这样说。但如果是你这样的年轻女孩说这种话，我实在信不过。

我是真的喜欢你，所以才忍不住想为你祈求幸福。你被我这样的老人束缚，未免也太可怜了。”

“你说的这番话，我才不懂呢。说什么因为喜欢你，你就去和别人结婚吧，这是违心之言吧？其实你是开始嫌我烦了吧？”

“才不是呢。你之前也曾经生病。当时你自己没发现，你睡着后猛出汗，然后没过多久，眼窝微微出现黑眼圈，睡觉的时候很明显，但一睁开眼就看不出来了，所以你才都没察觉吧。有时眼睛周围还会略带浮肿。望着你这样的睡脸，当时我心里判定你得了肺病，因而在心中想象你因生病而日渐衰弱消瘦，最后就此咽气的模样。于是我心想，与其看你沦落成那样，还不如我先死去更好。我自己对死并不畏惧，因为我已经有一只脚踏进棺材里了，死对我来说，就像一场散步，甚至已成为我熟悉的好友。但你不同，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便会产生不同于现在这个年纪的想法，会清楚地将人类的世界分成年轻人的世界和老年人的世界两种。我自己年轻时，就几乎没半点年轻样，而且还很孤僻，有时还会有讨厌别人的怪癖，日子过得很别扭，不只是我这样，我发现所有年轻人的世界，心中似乎也都是如此灰暗，但我因为在某个年龄所具的本能，而对年轻充满怀念之情，想给予慈爱。我认为年轻就该幸福，年轻人不能死。不过，对于年轻便已存有这种本能的我，对于我最心爱的年轻姑娘，又会有何种祈求呢？为了她的幸福，我牺牲自己的幸福，有这样的想法不是很自然吗……”

久须美为了我，似乎抛弃了妻子和儿女。因为他现在已不住在自己家中，而是改住到我们这座海岸旅馆，每日通勤到东京上班。人们会怎样说我们呢？是我骗了久须美吗？想必会想象出一名为爱盲目的老人，那惊人的执着和疯狂的模样吧。

但对我来说，我完全不当一回事。对儿女而言，父母根本什么也不是。就算父母和人有恋情，那也是没办法的事，一点都不重要。久须美同样也不在乎这种事，对于这点，我清楚地知道。他在因爱而盲目前，早已先因孤独而盲目，所以他没办法因爱而盲目。他上了年纪，连泪腺的“螺丝”也松动了，时常流泪，就连笑也会落泪。不过当他因感动而落泪时，不是为我而流，而是因人的命运而流。像他这种拥有孤独灵魂的人，是抱持着觉悟在看待人生，连他此刻身处的现

实，他也同样只能以有所觉悟的心态去掌握。尽管他爱我，却也不是眼中只有我，而是把我看作他某个最爱的女人，先保有这样的觉悟，再将我当作现实来看待。

所以我明白，因为他的灵魂孤独，所以他的灵魂冷酷。他如果得到比我更可爱的爱人，恐怕就会冷漠地忘却我的存在。但这样的灵魂在冷漠地弃我于不顾之前，会先弃自己于不顾。他承受地狱的惩罚，却不憎恨地狱，反而深爱地狱，所以他为了我的幸福，要让我和别人结婚，就算自己走向孤独，他也无所谓，甚至认为人原本就是这样，他就是抱持这种想法的恶鬼。

可能应该还有另一个原因。像他这么孤独、冰冷，弃自己与他人于不顾的人，也会怕我逃离他，会对此感到不安。由于太过害怕改天我会自己想要逃离，干脆自己主动先放我走，这样他反而还比较能感到满足。恶鬼就是自私任性，令人没辙的撒娇鬼。而他之所以能办到这点，并非他真的爱我、爱眼前的现实，而是因为在他所觉悟的生活中，我只不过是一个合适的玩物罢了。

田代来到这座旅馆，与信子隔着一扇隔门一起生活，他到现在仍未达成目的。田代习惯每隔三天就回自己家中过夜，隔天便刻意吹嘘说："昨天我回家好好疼爱了老婆一番。"看来田代的情场哲学、花心哲学，存有破绽。田代是个老江湖，在男女、金钱、欲望等方面都俨然一副个中高手的姿态，不过田代过去接触的对象都是艺伎、娼妓之流，对年轻姑娘却一无所知，所以他并不知道，只要不是像我这种个性迷糊，天生就有姨太太性情的女人，很少会有人主动投怀送抱。女人不管面对自己多喜欢的对象，只要提到献身，就会说不，尽管心里不是那么排斥，还是会说不，即使很想主动献身，嘴巴上还是说不，要是对方强迫，就会抵抗，这是女人的本能，而我也有同样的本能，但我只是刻意加以抑制，我认为这样的本能很无聊。女人希望爱人对自己施暴。男人在和女人结合的一开始，拥有透过暴行来接受爱人的身体和感谢的特权，田代只知道谈价码的娼妓，而且他是老江湖，是所谓在花街柳巷打滚的老手，所以相当花心，但他认为当爱人说不要，而加以反抗时，却还施暴强奸，这是很不上道的事，自己不该这么做。而他十年如一日，一直不断地追求信子，但只要他不来硬的，两人的情路恐怕还是不会有结果。我觉得他实在愚不可及，所以没向他点破。有时甚至差点笑出来，但田代却一脸落寞地说道："信

子，你难道都没有肉体上的欲望吗？都已经二十岁了，这也太夸张了吧。”其实他对于沉默不语的信子，内心相当尊敬，简直是拿她当圣女看待，而能得到信子对他在精神上的尊敬，他便已心满意足。

事实上，信子在肉体上的需求确实很少，她反而是为了其他事在受苦。她孜孜矻矻地工作，自己过着省吃俭用的俭朴生活，却为了别人而吃亏付出，田代说她整天都想着钱，活像是金钱的奴隶，可田代却也对她说“信子，没关系，你这样很好”。不过，这样真的好吗？自己省吃俭用，好不容易攒下来的钱，却用来帮助别人，这样称作善行吗？我对此深表怀疑。

信子因为有田代和我们在，所以就算吃了亏也不以为意，不过她怀疑自己要是真正独立，这样子下去是否有办法生活，故而对此感到苦恼。而正因为她是懂得精打细算的行动派，处事又讲求实际，所以很认真地对此感到苦恼。

“幸子小姐，女人要靠自己的力量做生意，是不是错了呢？我要是再继续这样做生意，便会无法亲切待人，而就此沦为金钱的奴隶。如果不这么做，便无法持续下去。”

“说的也是。”

我只能随口附和。信子是真的很苦恼，事实上，也确实像她所苦恼的，其有可能沦为金钱的奴隶。不过，信子也有冷酷的一面，而田代这精打细算的现实主义者又如何呢？说是在行事作风上绝不吃亏，可又无法下狠心。对此，我只觉得可笑至极。虽然田代说“人生无法尽如人意”，且我也深有同感，但是否真的无法尽如人意呢？田代明明就坚称世上每个人都是花心萝卜、见钱眼开、唯利是图，但心里却将信子当圣女看待，说她和那些追求名利的家伙完全相反，像她这种性情的女孩很少见，而我看到像田代这种讲话前后矛盾且只会一味讨好的人，实在觉得很没劲。

我想，我应该是会饿死街头吧。我觉得这是躲不过的宿命。我想到战争后那所国民学校的避难景象，如果要在那些肮脏的青鬼和红鬼杂处的环境中死去，如果那就是我的命终之所，那么就算日后哪天真死在那儿，我也无所谓。当我裹在草席里，生命一点一滴流逝时，青鬼和红鬼或许会前来与我幽会，我会让他们搂在怀中后再死去。然

而，如果是在空无一人的旷野，在一处像火灾遗迹般的幽暗之处，在周遭空无一人的深夜柔弱地死去，那我该如何是好？因为我完全无法忍受寂寞。我想和红鬼、青鬼一起，不管什么时候，不管是恶鬼或是妖怪，只要对方是男人，我就会竭尽所能展现媚态，我想在展现媚态的状态中死去。

我极为任性，在人们没米饭可吃，连稀饭都喝不上，就只能靠豆子之类的杂谷果腹时，我却吃腻了鸡肉、干酪、长崎蜂蜜蛋糕，还要男人为我定做要价两三万日元的睡衣，可是现在迷迷糊糊浮现在我脑中的就只有饿死于路旁，我心中真的只想着这事。

我讨厌虫鸣声和尺八[10]。一听到这类声音，我便无法入眠，如果是很吵闹的爵士乐团演奏的韩国歌曲，我反倒能安心入睡。

“讨厌，你还在睡啊。”

“怎么啦？”

“因为我睡不着。”

久须美忍着坐起身。他很没耐性，向来一躺下就睡着，所以他此时虽然坐起来看着我，但没多久便又打起了盹。我伸手摇晃他的膝盖，他吓了一跳，睁开眼，看到我正笑眯眯地从底下抬头仰望他。

我明白，比起安慰他打瞌睡被吵醒的痛苦，这时看到我脸上的笑容，更能令他内心感到充足。

“还是睡不着觉吗？”

我点了点头。

“我刚才打了多久的盹啊？”

“二十分钟左右。”

“二十分钟啊。我还以为只有两分钟呢。那你又在想些什么呢？”

“什么也没想。”

“总会想些什么吧。”

“我就只是看看。”

“看什么？”

“看你。”

他又开始打起了盹。我就只是望着他。不管他什么时候醒来，应该都只会看到我笑眯眯的脸庞吧。因为我一直都笑眯眯地望着他。

就这样维持着，不管去哪儿都行。我什么都不在乎，就算是去地狱也行，就算我的男人会变成红鬼，抑或是青鬼，我应该还是一样会展现我的媚态，始终都笑眯眯地望着对方的脸。我逐渐变得无法思考，脑子变得空白，就只是带着媚态，笑眯眯地凝望着他，最后我连这样的意识也逐渐丧失了。

“等入秋后，我们去旅行吧。”

“好啊。”

“去哪儿？”

“去哪儿都好。”

“这回答真不靠谱。”

“人家不知道嘛。要带我去会让我感到惊喜的地方哦。”

他点点头，接着又开始打起盹来。

我在溪边清洗青鬼的虎皮兜裆布。我忘了将兜裆布晾干，便在溪边沉沉地睡着了。青鬼把我摇醒。我睁开眼睛，嫣然一笑。我分辨不出在一旁鸣叫的是布谷鸟、杜鹃，还是斑鸠。不过比起鸟鸣声，我反而更爱听青鬼的破锣嗓音。我应该会笑眯眯地朝他伸出双臂吧。这一切是何等无聊啊！可是为什么我会觉得如此怀念呢？

[1] 小笠原流，武家礼仪的一个流派。为室町时代的小笠原长秀制定。明治以后，学校教育也采用，作为女性的礼仪模范。

[2] 关取，是十两以上的力士；取的，是最低阶力士的通称。

[3] 十两，位于幕下之上、幕内之下的高阶相扑选手。

[4] 大关，相扑中仅次于横纲的位阶。

[5] 前头，指幕内力士中，横纲、大关、关胁、小结以外的力士。

[6] 在相扑的位阶中，十两以上的高级位阶称为“幕内”，而“幕内”以下、“三段目”以上者，称为“幕下”。

[7] 江户，东京旧称。

[8] 三役，上位位阶的大关、关胁、小结，现今连横纲也包括在内。

[9] 土俵，日本相扑练习和比赛的专用场地。

[10] 尺八，日本的传统乐器。与中国的洞箫类似。

附录 坂口安吾文学年谱

1906年（明治三十九年）／1岁

10月20日，出生于新潟县新潟市西大畑町28番户（现新潟市中央区西大畑町579号），在父亲仁一郎的十三个子女中排行第十二，上有四兄（二人早夭）七姊，下有一妹。由于出生于丙午年，又是第五子，故得名“炳五”。

1911年（明治四十四年）／6岁

进入西堀幼儿园就读，但厌恶刻板的幼儿园生活，时常逃学，漫无目的地闲逛于陌生的街道。是年起，母亲的歇斯底里症状加重。

1913年（大正二年）／8岁

进入新潟寻常高等小学就读，被称作正义感强烈的孩子王。通过读书，对猿飞佐助的忍术、马庭念流的剑术产生强烈兴趣，暗自研究忍术的修炼方法。

1917年（大正六年）／12岁

由于母亲爱吃蛤蜊，于暴风雨中下海捉蛤，没有获得任何感谢，反而遭到严厉训斥。

1919年（大正八年）／14岁

进入县立新潟中学就读，在同学的推荐下开始阅读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的作品。

1921年（大正十年）／16岁

近视加重，成绩下滑，频繁逃学，最终留级。同时对教师、高年级学生及学校的军事化管理表现出强烈的反抗态度。汉文教师对其极为不满，称：“你配不上‘炳五’这个名字，既然你看不清自己，以后就叫‘暗吾’吧。”同学中开始流传“Ango”的称呼。

1922年（大正十一年）／17岁

成功进入三年级，但逃学习性不改，终因成绩过差及打架事件等，被迫转入东京的丰山中学，与父亲、兄嫂等共同居住。在自传体小说《何处去》中，有一段逸话：“新潟中学三年级的夏天，我被开除了学籍。那时，我在课桌掀盖的背面刻下了一段装模作样的文字：余将成为伟大的落伍者，有朝一日重现于历史之中。”而在晚年的访谈中则改口称，刻下文字的位置是“柔道馆的板窗”。

在丰山中学就读期间，开始对宗教、哲学产生兴趣；喜读石川啄木、北原白秋的短歌，并尝试创作。逃学猖獗，依然如故。

1923年（大正十二年）／18岁

对佛教兴趣日益加深，并开始接触巴尔扎克等西方作家的作品。

初次尝试文学翻译。据自传体小说《风、光与二十岁的我》：“他（一名拳击手同学）让我翻译了一篇拳击题材的小说，以他的名义发表在《新青年》上，题目叫《人心收揽术》。那其实是我的译文。他本来说‘稿费一张三块钱，分你一半’，后来支支吾吾找借口，一个子儿也没给我。”

是年，父亲仁一郎病逝。

1924年（大正十三年）／19岁

尝试创作戏曲，未能完成。对文学怀有憧憬，但没有创作的自信。投身于田径等体育运动，获得优异成绩。

1925年（大正十四年）／20岁

自丰山中学毕业，成为荏原寻常高等小学下北泽分校的教员，教授五年级学生。进一步接触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正宗白鸟、佐藤春夫的作品，西方作家中尤喜契诃夫。

与同乡文学青年伴纯相熟，前往山中小屋，打算隐居一夏，旋因不堪条件艰苦而作罢。

1926年（昭和元年）／21岁

对佛教的向往日益强烈，辞去教员一职，进入东洋大学，专攻印度哲学。在此期间大量阅读佛教及哲学相关书籍，每日仅睡四个小时。

1927年（昭和二年）／22岁

由于长期睡眠不足，陷入神经衰弱。期末考试期间遭遇车祸，头部撞在水泥地上，头盖骨出现裂纹，此后开始出现抑郁症状。开始学习梵语、巴利语。

得知芥川龙之介自杀，深感震惊。

参与东洋大学罢课事件。

1928年（昭和三年）／23岁

进入Athénée Français [1] 初等科就读，专攻法语。远离东洋大学罢课纷争，产生颓废派倾向。

这段时期初次尝试创作小说。据自传体小说《小山羊的记录》：“我写下了第一篇小说。当时并不是希望成为小说家，只是读了契诃夫的某个短篇，情绪激动难以平息，于是自己也试着创作，用了一个晚上，写出那么一篇。现在情节都忘光了，只记得主人公是位老人。小说本身未必多好，当时带给我的只是一种快感：纵笔如飞，行云流水，一个晚上笔记本写得满满当当。”

1929年（昭和四年）／24岁

在Athénée Français升为中等科，嗜读法国作家莫里哀、伏尔泰、博马舍。产生前往法国留学的念头，终因担心精神不稳定而作罢。

1930年（昭和五年）／25岁

在Athénée Français升为高等科，东洋大学毕业。在报纸上看到某酒馆招聘经理，认为酒馆经理不需要强颜欢笑，不会因表情僵硬而被上司训斥，属于适合自己的工作，瞒着家人偷偷前往应聘；于面试中发现完全不能胜任，主动要回简历，狼狈离开。

与葛卷义敏（芥川龙之介外甥，于Athénée Français相识）、长岛萃等共同创办同人杂志《语言》，并于创刊号发表翻译文章《关于普鲁斯特的速写》。

1931年（昭和六年）／26岁

处女作《寒风中的酒窖》发表于《语言》第二号。葛卷义敏因整理芥川遗稿，与出版社岩波书店合作密切，在葛卷的努力下，《语言》改名《青马》，由岩波书店创刊。

《风博士》发表于《青马》创刊号，获小说家牧野信一高度评价，自此登上文坛，并与牧野保持密切来往。受牧野之邀，于杂志《文科》连载长篇小说《竹林之家》。

1932年（昭和七年）／27岁

二月，于《文艺春秋》发表《蝉》。

三月，于《青马》第五号发表《论FARCE》。《青马》停刊。

对创作方向感到迷惘，决定走上“小说家”而非“诗人”的道路，从而与牧野产生意见分歧。

与酒吧“温莎”的女招待坂本睦子关系暧昧，以此为契机，与同样追求睦子的中原中也相识，结下深厚友谊。

于“温莎”结识女作家矢田津世子。

1933年（昭和八年）／28岁

二月，于《文艺春秋》杂志发表《小房间》。

三月，与矢田津世子关系急剧升温。与矢田一道受邀，加入半同人杂志《樱花》。

六月，由于经费问题，与矢田等共同退出《樱花》。

八月，与矢田等创立“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会”，因成员反响冷淡，一个月后终止。

十一月，于《行动》发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巴尔扎克》。

1934年（昭和九年）／29岁

一月，因长岛萃病逝，深受打击。

二月，于《纪元》发表《长岛之死》，后改题为《关于长岛之死》。

四处旅行。与矢田关系若即若离。

染上淋病，经井伏鳟二传授秘方，治愈。

1935年（昭和十年）／30岁

春，通过在竹村书房担任编辑的中学同学大江勋，参与《司汤达选集》的策划工作。

五月，于《作品》发表评论《拒绝枯淡的风格》，批评德田秋声，收到德田之弟子尾崎士郎的斗酒挑战，喝至吐血乃止。自此与尾崎结下终生友谊。

六月，由竹村书房出版第一本单行本《黑谷村》。

八月，于《文艺春秋》发表《渴望逃避的心》。

九月，开始创作以矢田为女主人公的连载小说《狼园》。

1936年（昭和十一年） / 31岁

一月，《狼园》于《文学界》正式发表。数年未见的矢田登门，两人正式表明恋情，急剧陷入爱河，但持续未及一个月，终以分手作结，自此再无来往。

三月，《狼园》连载至第三期，作罢。牧野信一自杀，闻讯后深受打击，前往小田原奔丧。

五月，于《作品》发表《牧野先生之死》。重新染上淋病。

六月，开始构思野心勃勃的长篇小说《吹雪物语》。

夏，受竹村书房邀请策划一套法国文学丛书，未成；与尾崎士郎计划创办同人杂志《大浪漫》，终因稿件不足而作罢。

秋，受记者北原武夫之邀，不时于《都新闻》发表匿名评论。

十一月，正式开始《吹雪物语》的创作。

1937年（昭和十二年） / 32岁

二月，为潜心创作《吹雪物语》，前往京都嵯峨投奔朋友隐岐和一，受到隐岐热情招待。

四月，加入同人杂志《文学生活》，不久停刊。

因金钱紧张，多次向朋友借钱。

年底，《吹雪物语》初稿基本完成。

1938年（昭和十三年） / 33岁

一月，于《文学界》发表《在女占卜师面前》。

六月，《吹雪物语》打磨完成，回到东京。外甥女村上喜久投河自杀。

七月，《吹雪物语》由竹村书房出版。亲自撰写宣传语，并在信中向出版社表示：“我相信，本作拿下一两个文学奖不成问题。”最终反响不大，销量平平，自此进入失意时期。

十一月，于《都新闻》发表《侦探之卷》。

1939年（昭和十四年）／34岁

二月，长兄献吉就任新潟报社董事。参加文人围棋会比赛，获胜，甚感自豪。

五月，为构思新的长篇小说，移居至茨城县取手町，在当地医院的一间屋子里生活。

八月，取手发生洪水，见义勇为，救助落水少年。

1940年（昭和十五年）／35岁

一月，受三好达治之邀，前往小田原市三好家别墅居住。在三好的推荐下，对日本天主教历史产生兴趣。

七月，于《文学界》连载《不惜性命》，亦是历史小说创作的初次尝试。

十二月，加入同人杂志《现代文学》。

1941年（昭和十六年）／36岁

与《现代文学》同人平野谦、荒正人等集会，阅读侦探小说，进行“猜犯人”游戏。《不连续杀人事件》的构思萌芽于此。

五月，为创作长篇历史小说《岛原之乱》，前往九州取材旅行。

七月，小田原市连日暴雨，早川决堤，三好家为洪水所淹；借居之别墅遭到损毁。

八月，因报社整合，成立新潟日报社，长兄献吉任董事兼副社长。得知小田原洪水消息，写信请求将铺盖及书籍寄回，惹怒因洪水而焦头烂额的三好。

十月，于《现代文学》发表《岛原之乱杂记》。

1942年（昭和十七年）/ 37岁

二月，母亲去世。于《现代文学》发表代表作《日本文化之我见》。

五月，完成《天草四郎》，约四万字，因不够满意，终未发表。

夏，在研究“岛原之乱”的过程中，对宫本武藏产生兴趣，准备撰写相关历史小说。

十一月，因“一县一纸”报社整合，成立新潟日报社，献吉任专务董事。

十一月至十二月，于《文学界》连载《青春论》；由于《青春论》后半部分主要围绕宫本武藏展开，故放弃撰写相关小说，重新回到《岛原之乱》的创作中。

1943年（昭和十八年）/ 38岁

一月，于《现代文学》发表《五月的诗》。

三月，于《现代文学》发表《讲谈先生》。

七月，于《现代文学》发表《卷首随笔》。

九月，于《现代文学》发表《二十一》。

十月，短篇作品集《珍珠》由大观堂出版，由于部分内容与军国主义精神不合，被勒令禁止再版。

《岛原之乱》写作不顺，转而创作历史小说《黑田如水》。

1944年（昭和十九年）／39岁

一月，因战时出版规制，《现代文学》停刊；于终刊号发表《黑田如水》，并以该作为原型，开始创作中篇小说《二流之人》。

三月，矢田津世子病逝。

为逃避劳力征用，成为日本映画社的非正式员工。接受日映委托，至次年前后共创作三部剧本——《大东亚铁路》《阿图岛》《黄河》，皆未拍摄。

九月，献吉就任新潟日报社社长。

1945年（昭和二十年）／40岁

一月，应《新文学》所托撰写随笔一篇，杂志方面惧怕审查，拒绝发表。

四月，空袭愈演愈烈。献吉提议回乡避难，拒而不从。

八月，日本投降。

十一月，与尾崎士郎商议创办同人杂志《风报》。GHQ（驻日盟军总司令）大幅追查战犯，献吉因惧怕而辞去新潟日报社社长一职。

十二月，尾崎士郎被GHQ战犯事务所调查，为尾崎辩护。

1946年（昭和二十一年）／41岁

四月，于《新潮》发表《堕落论》，一跃成为流行作家。

五月，因意见未能统一，退出《风报》创刊。

六月，于《新潮》发表《白痴》。

十月，于《新生》发表《战争与一个女人》，经GHQ审阅，删减大部分内容。于《新潮》发表《颓废文学论》。

十一月，参加座谈会“现代小说畅谈”，太宰治、织田作之助与会，是为“无赖派”三位代表作家首次会面。

十二月，出席江户川乱步主办的推理作家＆爱好者定期集会“周六会”，讲述自己的侦探小说观。

1947年（昭和二十二年）／42岁

一月，织田作之助病逝。因过度悲痛，未能出席葬礼。于《新时代》发表《家康》。于《近代文学》发表《戏作者文学论》。

二月，于《东京新闻》连载《花妖》，持续四个月后遭到腰斩。

三月初，于酒吧“千岁”结识二十四岁的梶三千代，雇用三千代为秘书，每周上门，不久进入半同居状态。

四月，三千代盲肠炎引发腹膜炎，住院。

六月，加入同人杂志《文学界》。三千代出院，两人正式同居。应母校东洋大学之邀，进行约一小时长的演讲。于《新潮》发表《教祖的文学》。于《肉体》发表《盛开的樱花林下》。

七月，于《光》发表《玩具盒》。于《妇人文库》发表《恶妻论》。

八月，于《日本小说》连载《不连续杀人事件》，附有“猜犯人悬赏”，引起广泛关注。

十月，于《爱与美》发表《替青鬼洗兜裆布的女子》。

1948年（昭和二十三年）／43岁

一月，于《风报》发表《献给天皇陛下的话》。思索社出版《二流之人》。

三月，针对一月发生的帝国银行抢劫案，于《中央公论》发表《论帝银事件》。

四月，上书首相芦田均，为被GHQ开除公职的尾崎士郎辩白，未果。

六月，太宰治殉情自杀，为躲避蜂拥上门的媒体记者，前往热海小住。招待《不连续杀人事件》责编渡边彰饮酒，因酒质粗劣导致渡边肺病复发，为表歉意，将连载所得全部赠予渡边。

七月，三千代发表《安吾先生的一天》，其中提到安吾写给自己的遗书。观战本因坊—吴清源十番棋，于《读卖新闻》发表《本因坊—吴清源十番棋观战记》。于《新潮》发表《不良少年与基督》。进行题为《欧洲式性格　日本式性格》的演讲。

八月，于《ALL读物》发表《太宰治情死考》。于《季刊作品》发表《织田信长》。抑郁症加重，开始大量服用Adorm。

十月，出现幻视幻听，开始创作长篇小说《火》。于《人间喜剧》发表《战争论》。

十二月，晚星社出版单行本《不连续杀人事件》。

1949年（昭和二十四年）／44岁

一月，于《宝石》发表《评〈刺青杀人事件〉》。

二月，《不连续杀人事件》获侦探俱乐部奖。产生Adorm依赖症，不时出现疯狂之举。前往东京大学附属医院神经科住院。

三月，接受持续睡眠疗法，病情逐渐恢复。

四月，遭蒲田税务局认定税金滞纳，因住院暂缓执行。向税务局提出异议申请。出院。

六月，作为评委出席第21届芥川奖评选，获奖者为由起繁子、小谷刚二人。对由起繁子的作品尤加赞赏。

八月，Adorm依赖症复发，遭池上警察署拘留。接受医生建议，前往伊东疗养地居住。

十月，于《作品》发表《小山羊的记录》。

十一月，于《文艺春秋》发表《战后新人论》。于《近代文学》发表《体育・文学・政治》。

1950年（昭和二十五年）/ 45岁

一月，于《文学界》发表《肝脏先生》。于《文艺春秋》连载《安吾巷谈》。参加第22届芥川奖评选。

二月，前往小田原观看竞轮，采访选手取材。

三月，三千代怀孕，后堕胎。于《文学界》发表《由起繁子，做个利己主义者》。

四月，于《新潮》发表《推理小说论》。于《讲谈俱乐部》发表《投手杀人事件》。

五月，于《新潮》连载《我的人生观》。

八月，参加第23届芥川奖评选。

十月，于《小说新潮》连载《明治开化安吾捕物帖》。

1951年（昭和二十六年）/ 46岁

二月，《安吾巷谈》获文艺春秋读者奖。于《新潮》发表《战后合格者》。

三月，于《新潮》发表《人生三大愉悦》。于《文艺春秋》连载《安吾新日本地理》。

四月，于《ALL读物》连载《安吾人生谈》。

五月，旁听“查泰莱公审”。旅行取材期间，家中藏书被税务局查封。

六月，前往东京国税局，吊销藏书查封处分。

八月，于《新潮》发表《孤立杀人事件》。

九月，观看竞轮比赛时，认为存在作弊现象而进行告发，因证据照片不够清晰，遭到驳回。于《新潮》发表《战后文章论》。

十一月，大量服用Adorm，出现幻觉。

1952年（昭和二十七年）/47岁

一月，旁听“查泰莱公审”判决，作《查泰莱旁听记》。于《新潮》连载《安吾行状日记》，于《ALL读物》连载《安吾史谈》。

六月，于《新潮》发表《夜长姬与耳男》。

九月，于《新潮》发表《输血》。

十月，于《新大阪》连载长篇历史小说《信长》。于《文学界》发表《军备已无用》。

1953年（昭和二十八年）/48岁

一月，于《西日本新闻》连载《明日天晴》。

三月，因《新大阪》擅自转载连载中的《明日天晴》，怒而拒绝继续连载《信长》。于《小说新潮》发表《都会中的孤岛》。

四月，于《文艺春秋》发表《牛》。

六月，于《文艺春秋》发表《枭雄》。于《小说新潮》发表《选举杀人事件》。

七月，参加第29届芥川奖评选。

八月，长子纲男出生，与三千代正式办理结婚手续。于《讲谈俱乐部》发表《山神杀人》。

十二月，于King发表《小镇二天才》。

1954年（昭和二十九年）／49岁

一月，参加第30届芥川奖评选。于《讲谈俱乐部》发表《年糕作祟》。

二月，《不连续杀人事件》由春阳堂书店再版。

五月，于《小说新潮》发表《女剑士》。

七月，于《小说新潮》连载《左近之怒》。

八月，于《知性》连载《真书太阁记》，未完。

十月，于《别册小说新潮》发表《灵异杀人事件》。

各地取材旅行。

1955年（昭和三十年）／50岁（未满）

二月十一日，前往高知取材旅行。十五日，回到东京。

十七日晨，突发脑溢血，骤然离世。

二十一日，于东京青山殡仪馆举行了无宗教仪式的葬礼。

五月，百日法事，文坛相关人员到场约一百五十人。

---

[1] Athénée Français，日本著名语言学校，法国人Joseph Cotte于1913年创办，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主要教授法语、拉丁语、希腊语等，许多知名文人曾在此学习。


坂口安吾
堕落论
Sakaguchi Ango
Discourse on
dence
堕落论
郭晓丽——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堕落论／（日）坂口安吾著；郭晓丽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9.7

ISBN 978－7－5339－5643－1

Ⅰ.①堕… Ⅱ.①坂…②郭… Ⅲ.①文学评论—日本—文集 Ⅳ.①I313.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55722号

策划：邵劼

责任编辑：邵劼

营销编辑：张恩惠

封面设计：人马艺术设计·储平

责任印制：吴春娟

堕落论

［日］坂口安吾　著

郭晓丽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310006

网址：www.zjwycbs.cn

经销：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字数：202千字

印张：11.125

插页：6

版次：2019年7月第1版　2019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339－5643－1

定价：52.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Sakaguchi Ango

坂口安吾作品系列·读者圈

扫码短评即可获得免费赠书

- 因为是人，所以堕落
- 论FARCE
- 意图性创作文章的形式与方法
- 拒绝枯淡的风格
- 文学的故乡
- 日本文化之我见
- 青春论
- 堕落论
- 天皇小论
- 颓废文学论
- 续堕落论
- 吾之申明
- 恋爱论
- 教祖的文学
- 恶妻论
- 不良少年与基督
- 太宰治情死考
- 欧洲式性格 日本式性格
- 附录 坂口安吾文学年谱

因为是人，所以堕落

———《堕落论》导读

坂口安吾（1906—1955），本名炳五，出身于新潟县乡绅家庭。父仁一郎，众议院议员，曾以笔名“阪口五峰”活跃于汉诗诗坛。坂口家人丁兴旺，安吾上有十一位兄姊，下有一妹，身为幺子却不得父母宠爱。

淡漠的童年培养出乖僻的性格，少年时期的安吾逃学、打架，同时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成功进入三年级，但逃学习性不改，终因成绩过差及打架事件等，被迫转入东京的丰山中学，与父亲、兄嫂等共同居住。在自传体小说《何处去》中，安吾曾记一段少年逸事。

新潟中学三年级的夏天，我被开除了学籍。那时，我在课桌掀盖的背面刻下了一段装模作样的文字：余将成为伟大的落伍者，有朝一日重现于历史之中。

在东洋大学就读期间，安吾读书废寝忘食，特别喜欢芥川龙之介、契诃夫、莫里哀等人的作品，在语言学校Athénée Français上学时熟练掌握了法语；毕业后，与朋友创办同人杂志，发表翻译作品。25岁时，以短篇小说《风博士》获文坛前辈牧野信一赏识，一举登上文坛。

安吾登上文坛后，十五年间勤奋创作，持续发表作品，但未能受到充分关注，有时甚至青黄不接，须向朋友借钱维持生计。1946年，因发表《堕落论》及短篇小说《白痴》，一跃成为当时的流行作家，与太宰治、织田作之助等一道被称作“新戏作派”，又称“无赖派”。

安吾代表作品《堕落论》的诞生，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二战期间，日本文化界受到军方严格管制，文人失去自由发声的权利，媒体

大肆鼓吹“神风特攻队”，在阵亡者遗孀中树立节妇典型，甚至禁止发表描写寡妇恋爱的文章。然而，随着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特攻队员做起了黑市买卖，遗孀烈女开始找寻第二春。于是当时的日本民众大声疾呼：日本堕落了。

在一片“忧国忧民”的悲愤声中，安吾站出来大唱反调：

人类要堕落，义士和圣女也都要堕落，这是不可阻挡的，也无法靠防止堕落来拯救人类。……并不是因为战败才堕落的。因为是人，所以堕落；因为活着，所以堕落。

这话乍一听似乎离经叛道，实际上不难理解其本意。安吾认为，特攻队员做黑市买卖（生存）、遗孀找寻第二春（情感），是人性之必然，再合理不过。而日本的政治家———从平安时代的贵族，到二战期间的军部———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编造出种种谎言，用节妇烈女、忠臣孝子的幻影来压抑人性。

既然日本人自古以来被幻象绑架着，以高高在上的义士圣女作为道德准则，那么人们战后回归自然的人性，正可视作从虚假的云端“堕落”到人间。只有如此，人类才能展开真正的历史。

《堕落论》问世后，舆论哗然。支持者有之，反对之声也不在少数。于是安吾又作《续堕落论》，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文中，安吾将话题延展开来，矛头对准“吃苦耐劳”的传统美德，嬉笑怒骂：

只需按一下按钮、转一下手柄就能解决的事，却偏要嗨哟嗨哟、辛辛苦苦干上一整天，还总说什么汗水的结晶啊、勤劳的喜悦，真是愚蠢。然而整个日本都是如此愚蠢，日本的根基本身就是这么愚蠢至极。

安吾认为，使用机械代劳代步，节省力气，符合人类的本性；而吃苦耐劳精神与武士道、贞节观念、天皇制一样，压抑着真实的人性，属于社会发展的一大阻碍。

《堕落论》及《续堕落论》中所表现出的思想，不宜简单视作对“旧道德”的批判。安吾的“堕落”，指的是褪去一切虚伪的外衣，“回归到真实的人的状态”。虚伪的外衣或许由道德强加而来，又或

许不是；可能来自腐朽观念、陈旧习俗，也可能来自前卫思潮、先锋理论。正因如此，这篇语出惊人的《堕落论》才跨越了时间与国界，闪耀出永恒的光辉。

本书除收录《堕落论》外，另选有十余篇具有代表性的杂文，集中表现了安吾的创作理念、文化观、伦理观，一以贯之的则是务实精神。其中，《续堕落论》《天皇小论》是对《堕落论》的补充及发展；《论FARCE》《拒绝枯淡的风格》《文学的故乡》《教祖的文学》《颓废文学论》五篇属于文学论，《不良少年与基督》《太宰治情死考》二文专论英年早逝的太宰治；《日本文化之我见》《欧洲式性格 日本式性格》对日本传统文化做出坂口式的独特反思；《青春论》《恋爱论》《恶妻论》《吾之申明》则纵谈自己对人生、人性、人际关系的态度。

无论文学还是社会，安吾的双眼始终注视着“人”与“生活”，文化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生活质量，与生活脱节的“美”，则要等而次之：

即使京都的寺庙和奈良的佛像全都被毁也不会觉得困扰，但如果电车动不了可就麻烦了。于我等而言，只有“生活所需”才最为重要，哪怕古代文化完全消失，只要生活还在，只要生活本身没有毁灭，那么我们的独立性就是健全的。

当然，京都的寺庙不可能全部被毁，安吾恰巧碰上一次，那就是1950年的金阁寺纵火事件。国宝付之一炬，整个文化界悲痛不已，安吾却发表《国宝烧亡无妨论》。在安吾看来，金阁寺只是一种小家子气的“美”，于人、于生活不存在价值———除了作为旅游资源创收之外。

与文化领域的鲜明畅快不同，安吾的政治思想似乎显得难以捉摸。一方面，安吾反对二战，批判天皇制，对军国主义、右翼势力深恶痛绝；而另一方面，针对战后日本兴起的激进派暴动事件，安吾也持否定态度。如何看待安吾的政治思想？日本学者柄谷行人在《安吾与无政府主义》一文中认为，评判安吾的政治思想，应以“启蒙主义—浪漫主义”为轴，而非传统的政治上的“左翼—右翼”。

安吾一生颇以其小说自许，而其杂文、随笔作品亦多有见地，两者互补并观，或许更有利于读者理解这位复杂而矛盾的日本作家。

（何中夏）

论FARCE [1]

艺术的最高形式是闹剧，当然我并非是要煞有介事一反常规地陈述此类僻论，但是我从不认为闹剧诞生于较悲剧或喜剧更为低下的精神之中。然而就内容而言，大家一般都会认为笑是比眼泪更为低级的东西，在当下，喜剧是因为有眼泪的支撑才勉勉强强躲过了被抹杀的命运，于是闹剧这等货色被弃置于艺术范畴之外也就不足为奇了。话虽如此，即便如此，我绝对不是义愤填膺要于此挺身而出做英雄拿破仑，不管我的主张是否会被接受，我都会一个人为之兴奋狂热———换言之，这正是鄙人所持的闹剧精神。

不过———

（首先必须提前交代的是，本人才疏学浅，即便是在写这篇文章时也并未涉猎任何前人的权威文献，因此对那些一般性的定论抑或是闹剧的起源之类的，实在是连只言片语都无法置喙，于是绞尽脑汁决定采用最易蒙混过关的论法———如果诸位能够善意地把上述遁词也解释为是拜闹剧精神所赐，那鄙人自当感激涕零，说不定会因此心跳停止猝然倒地呢———）

言归正传。正因为如此，在写这篇文理不通的文章时，我尽力保持谦逊，不强行与公共观点较劲，避免摆出一副“闹剧也是艺术”的架子唬人，但即便如此，“所以，只有悲剧才是艺术”这类的说法还是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为此，我首先要做的是毅然决然地把这棘手的“艺术”二字从文章中剔除出去（啊，痛快淋漓！），悲剧、戏剧和闹剧一视同仁，全部视为戏剧，只关注使之创出的“精神”，同时，希望欣赏者能够保有如白纸般纯洁的广博宽容的读者“精神”，唯此而已。

另外，在本文中我要讨论的问题并不仅限于戏剧，而是要就整个文学领域的闹剧展开论述（而且，我也不了解这些概念的严格定义，

请允许我姑且按照自己的说法来谈吧———），为此暂且将悲剧、喜剧、闹剧的内容分别概述如下：A.悲剧指大多数的严肃文学，B.喜剧指靠寓意和眼泪支撑、以其耐人寻味的侧面来打动人的笑剧、小说，C.闹剧指以狂欢喧闹贯穿始终的文学。

虽说如此，但我当然不是轻视那些属于A、B文类的文学。第一，对文学做如此分类本身就无法令人满意，所有文学都源自同样的精神，这是毋庸置疑的。其次，正因为如此，在当今这个轻视闹剧的时代（其实并非仅限于当下，在所有的时代闹剧都是不被重视的———），我坚持要说，闹剧也是诞生自与悲剧、喜剧同等崇高的精神之中，虽然其外部表现为荒唐的形式，但其本质精神却并非那么荒诞不经。当然闹剧中也有无聊的东西存在，这就和也有很多无聊的悲剧、喜剧存在一样，承担相同程度的责任即可。

由此，我从一开始就想阐明的一点是，尤其是在日本古典文学当中，属于C类的优秀滑稽文学流传下来的格外之多。我并不精通古典，因此在我目之所及的范围之外肯定还有很多滑稽文学，但仅就我平日爱读的作品来看，也可以举出狂言[2]、井原西鹤（《好色一代男》《世间胸算用》等）[3]、《浮世澡堂》、《浮世理发店》、《花历八笑人》、《东海道徒步旅行记》、平贺源内[4]、山东京传[5]、黄表纸[6]、落语[7]等。

整体而言，在文学的本来面目这个问题上，我国的古典文学中存在忌讳一板一眼如实来描写现实的风气。其底层有某种象征在自然而然地发挥着作用，通过某个角度把现实拔高到写实之上的层次，做不到这一点就不能称其为文学，这已成为一种传统。即使是主张写实的芭蕉[8]，他的俳谐也并非仅仅是写实的，这是非常明确的———当然，对作者本身而言，自身的角度、精神、技巧和词句这些东西，离开了文章所要表现的现实都将无法存在，因此作者本人相信自己是写实的，这也是无可厚非的———如此来看，即使是以看上去最为写实的文学而言，我国的古典文学也绝不是写实的。

再有，《花传书》的著者世阿弥[9]等人虽然也极力主张写实，但其实那并非是所谓的写实，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我记得在世阿弥的《花传书》中读到过一段，意思大致如下："在表演能剧[10]时，演员（比如说鄙人）在扮演一位女性时，首先必须以将'花'（指优

美这一观念）传达给观众这点作为第一要义。首先要赠之以‘花’，而后鄙人才能表现出女性的实质来———。”

据我所知，如上这般精湛的见解并不多见。除此之外，世阿弥也还有很多艺术理论流传下来，不过中世以后的日本文学是否很好地传承了他的精神，这一点尚需商榷，但是与上述“首先要赠之以‘花’”完全相同的精神一直在深处流淌着，强烈作用于后世作家的作品。这在俳谐家芭蕉的精神中也能窥见，而且通过本文所讨论的戏剧家们的作品（狂言自不待言），我也能感受到这一精神的强烈作用。

当然，该精神并非仅仅局限于日本一国，在欧洲也是如此，凡称为古典的艺术大致都是从这样的精神中创出的。“单纯的写实”本来就并非理论，只是不合常理的俗见，本来就被认为是“非艺术”的，并没有人会采用之。到了近世，碰巧理论在艺术领域也发达起来，出现了试图从理论来创造艺术的倾向，努力想要探索出某些新东西来，以别开生面附加在既有的艺术上。结果，从自然主义时代[11]开始，单纯的写实堂而皇之地风行起来，好像它本身即是正当的艺术一般。

这类事情并非仅发生在文学领域，音乐上也是如此（我对音乐的了解近乎无，但还请允许我这个门外汉简单说几句———）。比如说近代音乐领域的前辈德彪西[12]，当然我绝非要低估他的价值，但即便是这位伟大的前辈，也还是毫无反省地写下了很多单调的描写性音乐，像《西风所见》《雨中花园》这类的作品，就好像这些都是最前沿的、最纯正的音乐一般。对于这种视当时的人们为盲人般的蛮力，我唯有表示震惊而已。时至今日，不分东方还是西方，但凡冠以近代之名的音乐多是在一味地践行单调描写性音乐的蠢路。由这些萧索单调的精神产生出来的作品，在吕里[13]、库普兰[14]、拉莫[15]、巴赫[16]等古典大家那里是不会出现的。单纯的写实很难成为艺术。

无论是语言、声音还是颜色，都应有其作为语言、声音和颜色本身该有的更为纯粹的领域。

一般而言，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语言主要被用作“代用”工具。举个例子，当我们就风景展开对话时，按理说谈话者实实在在地看着所谈论的风景的这种情况是最好理解的，但是实际往往没有那么方便，因此我们才需要借语言来说明。这时候，与其代用语言加以说明，不如出示一张照片来得方便。在展示眼睛看到的实景时，求助于照片是最好的方法。

如此看来，作为代用工具的语言，换言之就是单纯的写实、作为说明工具的语言，是无法冠之以文学之名的。因为比起写实来，实物才是更为货真价实的。单纯的写实在实物面前毫无意义。如果把单纯的写实和说明称为文学，那么文学在对声音加以说明的时候直接省去语言而插入乐谱和留声机就好，在说明风景时省去语言直接插入照片就好［后来确实有好事者郑重其事地在超现实主义者安德烈·布勒东[17]的《娜嘉》（“*Nadja*”）中插入了十几张照片］，如此一来当有声电影出现之后，那么文学就请随之消失吧。仅仅为了描写人生的话，最正确的做法当属直接给地球裹上一层书皮了。

无论是语言、声音还是颜色，都应有区别于各个代用工具的，作为语言、声音和颜色本身该被使用的更为纯粹的绝对性领域。

上面虽然提到了纯粹的语言这一说法，但语言本身当然是同一的，并不是说语言本身存在两种类型，在作为代用工具的语言之外并不存在另一种纯粹的语言。说到底，语言的纯粹度应该是完全由运用语言的精神之高低所决定的吧。从崇高的精神中生发出来、遴选出来，通过一个角度达到了作为代用工具的语言所没有的高度并表现出来，这样的语言应该就是纯粹的语言了吧。（所谓文章练达，就是要怀着这种崇高的精神终生修行，这个问题在这里不再展开论述。）

“写成一个作品后，在自己的感受有所深化之前，我是不会去写下一部作品的。”谷崎精二氏[18]在回忆录中写道，葛西善藏[19]曾多次说过上面的话，并且也是勇敢地践行着这一原则。这话令人钦佩———我实在是汗颜之至，除了借用葛西善藏的话来表达以外，现在我自己竟然找不到更为准确、恰当的词句来予以说明，于是只好先引出这句话来———这句令人钦佩的话体现出了一种创作精神，这种精神就是把文字（以及声音、颜色）划分成艺术和非艺术时该持的金科玉律了吧。

对“语言的纯粹度”只能做如上过于笼统、完全让人不得要领的说明，这让我觉得颜面尽失、暗自惭愧不已，因此我鼓足勇气举出下面这个例子———

“古池啊　青蛙跃入　水声响”[20]

这句任谁来看都是非常纯粹的语言吧。应该不会有人想要作一首青蛙入水声的曲子，通过音乐来表现该句的意味吧。这首俳句带给我们的感动，也不是青蛙跃入古池这样的现实风景能够传达出的。在这里，一切的道理都消失了，只有一种气场在运转。

“古池啊　青蛙跃入　水声响　寂寞吧　在这秋日的黄昏”[21]

上面这首和歌是我从五十岚力氏[22]的名著《和歌的诞生及其发展》中选出来的。如同五十岚氏本人所阐明的一样，在这里他善意地加上了下句，由此明确地附加上了一种感情、一个季节。但是，正是这一善意的下句毁掉了芭蕉的名句，使之成了鸡肋，意韵尽失，除此之外并无任何贡献。语言的秘密、语言的纯粹、语言的绝对性———这些听上去好似虚张声势的诡辩一般，但请诸位通过上面这简单的一行俳句、一行和歌来领悟其实质吧。不管如何费劲唇舌、事无巨细地说明，终究成就不了艺术。运用语言时该有的崇高的艺术精神，才是第一要义。

即使是像文学这样直接面向大众的工作，也是必须要主张其自身的专业性（speciality）的。专业性伴随着文学特有的本质而存在，不管想要如何使之大众化、如何简单易懂，都不可能大众化到专业性的底线以下。这就要求读者必须自行攀登到这条最低的专业性底线上方来。如果上不来那就无可奈何了，作者是无法去到专业性底线之下的。至少从守卫文学的角度来讲的确是这样的。而单纯的写实根本进入不了文学的专业性之内。至少必须拥有纯粹的语言，必须拥有能够生发出纯粹语言的昂扬精神———这就是文学专业性的底线。

总之，就艺术而言，在作品塑造的世界内部存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除此之外并不存在其他可供摹写的实物。从这个意义来说，艺术的确是创造，无论如何都不能舍弃创造这一艺术的专业性。

那么，再来看闹剧———

即使是在文学专业性的圈子里，闹剧也属极为自在洒脱、极尽我行我素之能事者。因为它过于专业化，就连愿意向晦涩难懂的文学示好的人们也往往对其存在误解。

当然，并不能因为过于专业化和晦涩难懂就说它是伟大的文学，这种逻辑丝毫都不成立。只要是在专业性的视野之内做评价，要么就说是大众化的，要么就说是贵族化的，此外再无可以选择的余地。（当然鄙人绝不认为闹剧是晦涩难懂的，绝不那么认为！）这个话题暂且到此为止，那么———

毕竟，对人来说，有形之物似乎比无形之物更容易理解。而悲剧是远离现实就无法成立的类型（喜剧也是如此）。荒诞不经并不具备激发人的悲伤情绪的力量，然而闹剧的本质却正是荒诞不经。在艺术领域里，对“荒诞不经”这个奇妙的词应多加留意，反复琢磨。

从根本来看，人们总是把“空想”这个词与“现实”对立起来考虑，这是错误的根源所在。我们人这一生假设有五十年，其中有五年左右的时间花在了空想上。如果说人类自身的存在是现实，那么实际上由人类所发的空想为什么就不是现实了呢？只是因为它没有形状吗？如果不抓住实物就无法理解吗？正因为无法抓住，所以要承认空想作为空想本身的现实性。说到底人类不过是在空想与实际的差距之中奄奄一息地（鄙人则是兴奋狂热地———）生存着的虚幻无常的生物而已。正因为存在这巨大的矛盾，正因为极其虚幻，我们才会庆幸自己是人，好歹不是猪呀蚂蚁什么的。人类就是这样。

仅仅以“有无形状”这一点来区分现实与非现实，这绝对无法让人接受。必须去感知，被感知的世界是真实存在的，被感知到的世界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坚固的现实，无法真实体会到这些的人就不能大胆地迈入艺术专业性的领域。

闹剧是在人类的观念中最为微妙地舞动着的精灵。作为现实的空想———到此为止确定无疑就是现实，但如果再向前踏出一步就会成为真正的荒谬，像这样所有的欢喜、悲伤、哀叹、梦想、嗟呀、私语，一切事物的混沌不清，一切事物的矛盾，所有这一切都处于巅峰且尽情地演出着，纵情狂欢的怪物和国王都是惹人喜爱的，这就是地

地道道的闹剧。无论可知抑或不可知，在人类能力所能到达的世界里，尽力展开所有的翅膀去翱翔，去寻衅滋事，就像人类自身一般虚幻。诚然，其虚幻性也是不折不扣的，但只要人类自身是现实的，它就绝不会闯到现实以外的地方去。这就是闹剧，是最为荒诞不经的。只要再向外踏出一步，那就的确会堕落到荒唐的境地。当然这里所说的纵情狂欢的程度属于文学精神层面的问题，虽然中间只隔了一层薄薄的窗户纸，但却是质的差距，相差甚为悬殊。

闹剧就是要全面肯定人类的一切，毫无保留地予以肯定。凡是与人类现实有关的所有一切，不管是空想、梦想，还是死亡、愤怒，抑或是矛盾、荒唐和窃窃私语，统统予以肯定。对否定予以肯定，对肯定也予以肯定，肯定之后还会再次肯定，只要是与人相关的一切，闹剧全部都永远地、永恒地、永久地肯定着，永不停歇。肯定谛观，肯定叹息，对自己否定别人的言行也加以肯定，对道听途说的内容也加以肯定———换言之，是要全面肯定人的存在，其结果就是陷入到无法理清的混沌之中，就像咕咚一声整个吞下了一颗不合情理的矛盾的珠子。但是闹剧绝对不是要解决矛盾，而是在永远地持续不断地肯定人类实实在在的混沌状态，其坚韧不拔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足以让人为之兴奋狂热不已。尽管那姿态是悲情的，如同拉曼恰的堂吉诃德先生一般，从头到脚都满是Ridicule（嘲讽）。那其实不是闹剧之罪，应是人类的罪吧。闹剧绝不应为此负任何责任。

这里是遥远的太古时代的集市，一名武士站在这里。因为恋情或是其他什么缘由，这个武士不得不和自己的父亲展开一场决斗，陷入了这样的困境。对于他的苦恼，不管是进行悲剧式的阐发，还是进行喜剧式的嘲讽，都只是单方面的表达，很难表现出孕育了人类自身无可解决的矛盾的那种整体性。但是闹剧却是要对其进行整体性的把握。于是闹剧径自把这一对可敬的苦闷的父子置于了最滑稽、最惨不忍睹的奇特立场，让他们大打出手，表演一出殊死格斗的武戏。通过他们的表演，通过猛烈的狂欢喧闹、激烈的决斗，力求把现实存在的所有那些无可解决的矛盾都原封不动地拔高，使之升华。

看上去这已经与现实的———不，应该说是与手可触碰到的有形世界之间没有任何关涉了。感知，说到底只是感知———是这样的世界。

闹剧是要全面肯定人的本来面目，如此一来势必不会关注人的个体性格层面，而是要从本质上来把握人，结果很多时候就会变得极为概念化、一般化。由此，人物大多是类型化的，情节也很单一，大致都相差无几，甚至连对话的方式、其中的包袱、文章的写作方法等方面都看不出各国之间有什么特别的不同。

闹剧多对人物做类型化处理，这类人物的典型特征可略举一二，比如他们大多会认为“鄙人真是伟大”“那个年轻人暗恋着我呢”，大都非常自恋。但其实他们并不伟大，也非智者，更非别人暗恋的对象。闹剧的作者非常喜欢用严苛的目光审视作品中的人物，无一例外。不管人物自恋与否，都不会只赋予人物一种性格，伟大者不会总是伟大，睿智者也不会一直睿智。哪怕是“这个家伙比那个家伙更机灵呢”这种程度的评价标准，闹剧都绝对不会提示给读者，类似于“那个家伙蠢透了”这类的词句，闹剧是绝不会说的。再有，举例来看，闹剧的人物很多时候都会大放悲声说“鄙人真是悲惨，我的命运实在太残酷了……”之类。但是，闹剧的作者们往往对这类悲叹毫不在意，对这些悲伤的皮埃洛或是斯嘎那勒尔[23]之流不加干预，仅以严苛的目光审视之。闹剧的作者绝不会去同情任何一个人（当然也包括他们自己）。他们顽固得就像木头人，像木桩、电线杆一般，完全拒绝敞开心扉。因而通过对一切事物所持的这种冷酷和冷漠，达成了对一切事物的肯定。这一悲情手段是闹剧作家必须领悟、坚持的金科玉律。

从根本而言，闹剧向来都是最爱卖弄、浮夸的（属于不伦不类没做好的）文类，不分国别。但是在西方，到了近代，闹剧逐渐变得具有科学性起来——这样说也有些夸大其词，换言之，闹剧的整体结构变得甚是合乎逻辑起来。于是，在措辞方面反复雕琢以求合乎逻辑，此举使得闹剧的文章做法似乎也在努力排除掉那些不知所云的混沌。在散文方面，从埃德加·爱伦·坡[24]（他有*Nosologie* 、*X-ing a Paragrb* 、*Bon-Bon* 这类的一些不知所云的作品）那时候起，就有人把这一写法用得近乎完美了。戏剧方面，法兰西现代作家马塞尔·阿沙尔[25]的《请和我一起玩吧》等作品也已把这方面的精湛技巧用到极致。

但是日本的情况却和西方正好相反，历史最为悠久的狂言的结构最具逻辑性，在人物处理上也和西方近代的情况最为相似。

西方近代逻辑性的闹剧写作方法本质上其实极为单纯，就是在“A是A”“A并非不是A”这类最为单纯的法则之上，以此为基调结构而写成。修辞且不必说，故事情节和人物整体来看也都运用了这一法则，非常明显。以马塞尔·阿沙尔的《请和我一起玩吧》为例，稍稍翻阅任何一页都能清晰地读出这一点。但是，这种逻辑性处理非常容易陷入僵局。阿沙尔也是这样，他很早就遭遇到了瓶颈，最近正试图转向更为个性化、更为现实的喜剧创作上去。但是他尚未充分把握好闹剧和喜剧各自在文章处理上的特征，所以好像既非喜剧又非闹剧，和两者都若即若离、游移不定，最近的作品大都没什么价值。

当然，上述逻辑性的方向并非闹剧的唯一方向。闹剧自有其作为闹剧所独有的个性和现实性。在西方的古时候，日本的闹剧，特别是在江户时代是相当独具个性的，而且现实性也很强。《浮世澡堂》、《浮世理发店》、西方的*Maître Pathelin*（法国15世纪左右的作品）等就是这样。我们的闹剧在这个方面有很大的发展余地，反过来讲，从概念化、异想天开的狂欢喧闹这个方面来看，古今东西做得也并不够，很是寒碜。以科学为立国之本的西方在这方面其实弊端更为明显，比如像奥斯卡·王尔德[26]有一部作品《坎特维尔的幽灵》，日本有一个落语作品采用了和它同样的写法——题目我给忘记了（讲的是隐者使唤妖怪的故事），对我来说，这个落语远比王尔德的小说构思新颖，给我带来了无可比拟的感动。话虽如此，日本的闹剧也绝不是已经没有了自由发展的空间。

因为受落语等的影响，日本的滑稽文学堕落为无聊搞笑者不在少数（其实外国那些不入流的滑稽文学大致也都是如此）。那些伟大的，在哲学基础上推导出的幽默需要发挥人的联想和想象能力，需要头脑的高速运转，换言之，是利用其意义反过来强化无意义，近代风格的滑稽文学（日本的话比如“狂言”）全都抓住了这一方向。但是，江户时代的滑稽文学、西方的古典文学却走向了不同于此的别的方向，强调生活化致使幽默堕落为无聊搞笑，很多作品都很差，根本无法入眼（后世模仿《八笑人》写出了《七偏人》这样的低级作品，如果要了解无聊搞笑文学，这就是最合适的例子）。当要把闹剧做人性化和生活化处理，使浮世之风渗透到其中时，非常容易走入上述歧途。当然对这一点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能是因为搞笑者技艺不够精湛，如果换一种表现方法，乍看上去貌似是短板的这一方向也尚有可拓展的余地。我在听落语的时候经常有这样一种感觉，那些假

如写成文学作品恐怕会让人读不下去的低劣东西，经由落语演出家在舞台上表现出来时，却会成为感人至深的优秀艺术。技艺很难靠讲道理来习得，衡量和评价起来也很难。自古以来闹剧作为文学倍受轻视，因此它必须在技艺上多多拓展新的方面。

我并非知识渊博之人，所知也不那么详细，姑且约略来谈一下吧。就其本来特质而言，估计自人类智慧存在之始，“闹剧”也就同时出现了，历史非常悠久。正因为如此，所以一直没有付诸特别的努力，也未取得较大的突破和发展。我衷心希望今后闹剧能够得到重视和悉心孕育。至少也要做到不再轻视闹剧才好———

闹剧让人放松，仅就这一点来看也是非常了不起的。Peste！

《青马》第五号，岩波书店，1932年3月3日发行

---

[1] 本文中指闹剧。

[2] “狂言”是日本古典戏剧形式之一，成立于日本室町时期。多通过滑稽、模仿描写当时的社会世象和日常生活，往往在能剧演出间隙穿插表演。

[3] 井原西鹤（1642—1693），日本江户前期的《浮世草子》作者、俳人。

[4] 平贺源内（1728—1779），日本江户中期的医学者、通俗小说家、画家。

[5] 山东京传（1761—1816），日本江户后期的通俗小说家、浮世绘画师。

[6] “黄表纸”是日本江户中期到后期刊行的通俗绘图小说，多滑稽、讽刺，因使用黄色封面而得名。

[7] “落语”是日本的单口相声，起源于江户时代。

[8] 松尾芭蕉（1644—1694），江户前期的俳句诗人，人称“俳圣”，芭蕉是其俳号。

[9] 世阿弥（1363—1443），日本室町前期的能剧演员、能剧作者，能剧的集大成者。著有20多部艺术论和50多部能剧。其代表作《风姿花传》，俗称为《花传书》。

[10] “能”是日本古典戏剧形式之一，是一种由唱、伴奏、舞蹈组成的音乐剧。中世时自猿乐发展而来，室町时代的观阿弥、世阿弥父子是能的集大成者。2008年能与狂言一起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1] 文学上的“自然主义”指不美化、不避开丑恶、力求如实地描写现实的文学主张。19世纪后半期以法国为中心兴起，在日本是1900年左右开始在文坛占统治地位。

[12] 阿希尔—克劳德·德彪西（Achille-Claude Debussy，1862—1918），法国作曲家。

[13] 让—巴蒂斯特·吕里（Jean-Baptiste Lully，1632—1687），法国作曲家。

[14] 弗朗索瓦·库普兰（Francois Couperin，1668—1733），法国作曲家。

[15] 让—菲利普·拉莫（Jean-Philippe Rameau，1683—1764），法国作曲家。

[16]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1685—1750），德国作曲家。

[17] 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1896—1966），法国诗人、评论家。

[18] 谷崎精二（1890—1971），日本小说家、英国文学研究者。谷崎润一郎的弟弟。

[19] 葛西善藏（1887—1928），日本小说家。

[20] 日本俳圣松尾芭蕉的千古名句，日文原文为“古池や蛙飛び込む水の音”。

[21] 日文原文为：“古池や蛙飛び込む水の音　淋しくもあるか秋の夕暮れ”。

[22] 五十岚力（1874—1947），日本文学研究者。该书的日文题目为“国歌の胎生並びにその発達”。

[23] 莫里哀的喜剧《唐璜》中的人物。

[24] 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美国诗人、小说家、文学评论家。

[25] 马塞尔·阿沙尔（Marcel Achard，1899—1974），法国剧作家。

[26]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英国作家、艺术家。

意图性创作文章的形式与方法

一

使小说文章与其他文章区分开来的，并不是小说独有的文章特征。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本来就不存在小说特有的文章写法。无论是我们的日常语言还是小说，都同样是以“下雨了”来描述“下雨了”这件事，“落下了悲伤的雨”这类并非小说文章。

当然有时候必须要说雨“猛烈地”下或是“滴滴答答地”下。但是在小说那里，下雨了这件事绝不具有独立自足的意义，最为重要的，是需从小说整体的效果去考虑是否有必要写下雨了这事儿。

小说文章不允许写那些没有必要的东西，因为那些无用之处会毁掉小说。由此，选定确有必要书写的事项就成了小说文章的第一要义。

换言之，就小说文章而言，比起呈现出来的文章，更为重大的秘密其实在操纵文章的作者意图那里。在作用于表面的文章之前，作者意图就已经在对事项的取舍选择发挥作用了，而且这作用是更为重大的。论及小说文章时，不管是创作还是批评，首先都必须关注这隐匿的作者意图。

拙劣的小说大多取舍选择自肤浅的根基，写个“一”要耗费“十”的篇幅，即便如此还是无法表现出“一”的核心所在。与此相反，杰出的文章往往源自崇高的精神，由深厚的根基推出，少了这些即不可得。

二

如前所述，在作者意图发挥作用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文章表达的问题。

一般的文章是以最恰当、平明易懂的表述作为表达的要义，这一点在小说文章这里依然适用。但是，对于小说还有其他更为重大的要求，未必只是做到恰当平易即可。

详细来讲，作家在结构A这个辞章时，不仅要受描写A的意图的作用，同时还要受小说整体表达这一意图的驱使。作用于A的意图的确是需要直接面对的意图，但实际上它又是作用于小说整体意图的一条支流。因此，A文章在作为A存在的同时，还必须是从小说整体效果考虑必须存在的A。也就是说，在瞄准A的直接效果的同时，也要考虑A的间接效果。不仅如此，有些文章甚至单单是为了间接效果才写出来的。

为此，有时候会故意歪曲文章，或重复，或省略，或夸张，甚至服从于某个意图而特地着些无用的笔墨，这些都是必需的。特别是到了近代文学时，文学愈加理性，探索精神盛行，有时候这种歪曲的文章法是绝对必要的。

不过，关于故意晦涩为文这一点，说到底是为了以晦涩的文章来提升小说效果，进而反过来使小说整体上简洁明快起来。切不可只是为了晦涩而晦涩。

总之，小说必须明快恰当，但为使小说主体做到明快恰当，有时候反而需要对各部分的文章做晦涩化处理。在描写时需刻意歪曲这点———换言之，通过某个角度去观望、去表达这点———是小说文章的特殊性之所在。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小说并非是要一板一眼地对事态做出说明。除描写出来的作品之外，小说并不存在其他实体，小说就是其自

身创造出来的实体，小说文章的特殊性也是由此而来。下面将详细论述这一点。

三

我们的日常语言是作为“代用”工具来使用的。设想一下当我们想向别人介绍一幕风景时的情况。按理说最好是能让对方实实在在地看到风景，当不存在这种便利的情况时，我们就需要借语言来加以说明。故而，与其代用语言加以说明，不如出示一张照片更为合适，而如果可以的话，最好的方法莫过于一起欣赏实际风景。

但是，不管这些说明多么逼真，也不管它是由何等华丽的辞藻连缀而成，都无法被称为艺术。这是因为和说明相比，给对方展示实物才是更为货真价实的。

在艺术所描绘出的内容之外并不允许存在其他的实物。因为艺术就是创造。

要论仅仅单纯地描画现实，在描写风景时就插入一张照片，在描写声音时即插入乐谱，这样算是最恰当的了吧。但在真正的现实面前，所有这些都化成了毫无意义的努力。在艺术这里，即使称之为写实，也绝不是直接一五一十地摹写现实。

伟大的写实作家必定是伟大的幻想家，莫泊桑[1]在其小说论中如是说。这话初听起来煞是离奇，实际上却有着如下极为切实的根据。

作家不可能讲述所有的事情。数不清的无聊事充满了我们的生活，如果要把它们一一列举出来，每天至少得写一卷书吧。

因此必须做出选择。而且，仅以这个理由来看，“完全真实”“完全写实”这类说法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为此，即使是最彻底的写实主义者，只要他是艺术家，就断不会想要把所谓人生的写实展示给我们，而是会努力向我们传达比现实本

身更完整的、更具张力的、更具感染力的人生幻影。简言之，塑造出完整的幻影才是卓越的写实作家该做的工作。

而且，有人相信这世界上真的存在现实，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因为每个人的感觉和理性都不同，对同一个事物的理解也不尽相同。A以之为美的东西，B会认为是丑的，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在此意义上，对每个人来说，真实各不相同，并不存在不变的现实。换句话说，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幻影。

因此可以说，艺术家就是用自己学到的，能够运用自如的一切艺术手法去再现幻影的人。不过，要让B接受A的幻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仅靠简单的说明或自以为是的夸张根本做不到，这需要艺术上至为艰难的技术发挥作用。换言之，艺术家是能够把自己的幻影施于他人的那类人。

如上所述，最为写实的作家并非简单的说明者或写实家，这点诸位应该理解了吧。而且，艺术家要赋之于创作的他本人的幻影，虽可称为幻影，但却并非实际存在的东西，只有当它被描写出来之后，才得以作为被描写物而实际存在。

那么，并非简单说明性的文章是怎样的文章呢？下面就这一点展开论述。

四

话说回来，所谓艺术领域独特的、纯粹的语言本不存在。小说中用的词汇和我们的日常词汇完全相同，毋宁说如果用了日常用语之外的那些晦涩难懂的词语、已被遗忘的废词或是佶屈聱牙的华美辞藻，其实更有误解艺术的危险。

那么，是什么使同样普通的词汇上升为艺术了呢？要想理解这个问题，稍稍需要一些超理性的理解力。因为这其中包含着堪称为职业秘密的超理性因素。

硬要说的话，那应该是由作家运用语言时的精神高度决定的。流淌在作品底层的作家精神构成了作品的立场，并在表面显现出来。这立场正是我最想探讨的，留待下章说明，这里先姑且就此类文章的一个例子叙说一二。

不过，在散文中很难找到此类文章的例子。这是因为散文中的单个句子往往并不具备独立的表达效果，一定会在前后文脉中结成复杂的关系。下面我想就芭蕉的文句做些说明。

“古池啊　青蛙跃入　水声响”

这首诗带给我们某种感动。我绝非是要对这句做出高度评价，但其艺术性是毋庸置疑的。

关于这一句，我们首先认识到的是，之所以能从中获得感动，并非是因为古池塘的风景之美，也不是因为青蛙落入水中的声之悠扬。假如有那么一位音乐家，在给这句诗作曲时一丝不苟地加上了青蛙跳入古池塘的声音，那么这注定只能成为笑柄吧。

“古池啊　青蛙跃入　水声响　寂寞吧　在这秋日的黄昏”

上面这首和歌是我从五十岚力氏的名著《和歌的诞生及其发展》中引用过来的。如同五十岚力氏本人所阐明的，在这里他更进一步，把一个特定的季节、寂寞之情以及与这寂寞相称的黄昏时刻都明确告诉了读者。这首和歌把古池的情景细致入微地呈现给我们。但是，这非但没能深化诗句带给我们的感动，反而拉低了作品的意境，格局尽失。寂寞一词落到纸面上之后便失去了实感，最终沦为了单调的风景介绍，再无任何动人之处。这就是和歌给予我们的感受。艺术并非是要把写实的照片展示给人看，通过上面的例子即可认识到这一点。

作家的精神并非白纸一张，不是要去一板一眼地描画事物。作家的精神是复杂的———其中蕴含着他一生的历史，甚至还有耗费一生亦不可解的几多歧路。这庞大的复杂体逐渐凝聚成一股意志，作家即由此诞生。语言之所以能够成为艺术，首先依靠的是精神，而非词汇或知识，但是如果一味就精神去论精神，其实是没有抓住解释艺术一事的关键。

作家倾注的精神构成了作品的立场，并浮出表面。这里讲的立场是促使作家对现象进行取舍选择的直接母体，文章中的表现力和张力的不同方向也全部是由这一立场来界定的。因此，该立场才是使文章上升为艺术的根本所在。

五

作品的立场正是作家的意图，而非其他。

如果只有观察（不管这观察多么老辣），或者只有思想（不管这思想何等深远），对于艺术来讲都只是照片般的素材而已。而做出观察并赋予思想以通路和方法的，是作家的意图。

下面以作品中的人物处理为例。以陀思妥耶夫斯基[2]为代表的一类作家是在夸张地描写人物具有鲜明特征的部分，由此衬托出其整体人格。与此相反，莫泊桑则是尽量不触及人物特征，而是通过些微小的细节去刻画不同人物。再有，像巴尔扎克[3]，比起人物的个性来，更加关注人群的类型化，通过凸显类型性的特征来推动人物描写。另一方面，也有像本杰明・贡斯当[4]这样的作家，并不在意性格，而是试图通过剖析心智和心理来解释人性，力求探索出处于理智之巅的诗性。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有的人物在出场时被作家贴上了最平凡的普通人这一标签，我们能够抓出好几个这样的人。他们确实都是我们所熟识的平凡的人；与此同时，他们又都有着不同寻常的奇特之处。但我们读者却只能把这些奇特的人们当成绝对普通的平凡人来看待；又或者平凡人这个群体本就是如此奇特的，这才是事实。我们看惯了平凡人的奇特之处，以至于熟视无睹。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出来之后，我们才清楚地意识到身边就有无数奇特的平凡人。由此可见，陀思妥耶夫斯基即使是描写平凡人，也会着力去凸显人物最为显著的特征，他属于这类作家。

莫泊桑的杰作《两兄弟》（*Pierre et Jean* ）却是与上述陀氏作品风格迥异的小说。哥哥皮埃尔虽然野心勃勃、充满激情，却又出奇冷静、坚韧且心性不稳，在这部作品中刻画得极为一般。然而，作为读者，我们完全接受了这种处理，通过那些细微的表现清晰地想象着皮埃尔的整体形象，一口气读完。假如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去写这位皮

埃尔的话将会是何种情形呢？或许会完全写成沙托夫[5]那样也未可知。从结局来看，怪人沙托夫和普通人皮埃尔终究属于同一类人。

优秀的作家各有各的角度，各有各的路径和方法。尽管路径天差地别，但到达的终点却很一致。同样的人物，在不同作家笔下虽然会分别被写成如皮埃尔和沙托夫这般迥异，但等到最后显现出全貌时却又归于相同。莫泊桑只能用写皮埃尔的方法去刻画沙托夫。

同样地，果戈理[6]笔下的平凡是何等奇异出众、何等幽默啊！属于我们的平凡其实并不那么奇特。但是在读了果戈理的作品后，我们却总能从身边的无数平凡人中感受到这种奇特。

可是在莫泊桑那里，平凡人并不需要奇特的一面，甚至连奇人都不需要奇特这一面。与之相反，陀思妥耶夫斯基无论如何都无法从平凡的一面入手去描写平凡人。

角度是无限的，各个人都必须有各自不同的角度。话说回来，假冒伪劣者实在太多。不，应该说真正拥有自己的角度，并且能够使之向着正确方向成长的人实在太少。

上文举例论述了作家处理人物时的角度问题。当然，角度并非仅限于刻画人物方面，也会影响思想的表达，不，应该说会作用于小说整体。同时也会作用于各个部分的文章，甚至小到每一个词语，都要受其影响。

鉴于这篇小文探讨的对象是文章表现，下面将阐述意图性文章表现的问题。

六

作家的意图必须通过文章表现才能贯彻到整部小说中。反过来看，就小说文章而言，作为部分存在的A文章必会为整部小说带来A应有的效果。不仅如此，一部小说完成的好坏应该从小说整体上去衡量，无论各个部分的文章如何独立、显得何等完美，如果小说整体不够完整，即不能予以高度评价。

因此，比起文章A的直接效果，小说文章更为关注A的间接作用，往往不惜牺牲直接效果以求从容地推进小说。这份从容是经过多少深思熟虑才得来的，背后的艰辛已无须多言。

举例来看，为向读者传达悲伤之情，假定作家在那里大喊呜呼哀哉或是长吁短叹，又或者直接交代自己是多么悲伤。读者读了之后，确实能够理解作者正在悲伤着，但是这绝对无法转变成读者的悲伤。而艺术却要求作者的悲情必须能感染读者，转变为读者的悲情。

即使是在描写自己时，作家也必须清晰地区分作为写作者的自己和被写作者的自己这两个不同的人格。虽然作家想把自己的悲叹和心境等单纯、不施技巧地推到读者那里，读者却必不会买账。所有事情一旦付诸语言，总还是会被理解的，但要求作者必须设身处地地站在读者的立场上去感受，否则肯定行不通。

莫泊桑在海上行记《水上》一文中吐露内心的感想如下。他说：自己是一名作家，面对任何事情都会采取观察者的立场，以至于丢掉了爱情。这是因为，即使是面对自己的恋情时，也一定会以观察者的冷酷目光对自己进行凝视、解剖，且无法摆脱。因此他甚至都无法坠入属于自己的情网。这让我们感受到了艺术家的悲惨宿命，同时也给当下的我们提供了一个答案，即要始终让自己保持客观。

其次，我们的工作就是“计算”。实在是没有比写小说文章更需要计算的事情了。所谓小说，一言以蔽之，就是“计算文章”。

假设我们现在要来描写一个人物的外貌。他的脸很有个性，手部动作丰富，和这些相比，他那矮短身材和古怪、莽撞的行为更为引人注目。再加上猫一般的声音、不时转来转去的眼神，如果把这些精确地描画出来，读者只需读到其外貌就能看透这个男人的性格和内心。于是我们特别想细致地描写这个人物的外貌，按捺不住跃跃欲试的欲望。但是如果我们不惜鸿篇巨制也要一口气写尽这男人的一切相貌，读者反而会觉得无聊，这样只会形成一个混乱、不清晰的印象，以致错失关键的核心内容。

于是我们要有所计算。现在的场景是：这个男人正在说着违心的谎言，一边冷酷地观察对手一边讲话。因此这时只需要写冰冷的目光和如水般的声音即可。鼻子呀手呀动作呀这些，可以在后面有机会时再写。说到底，在整部小说中刻画出男人的整体形象就好。

不管是写人物性格，还是写作者想要诉说的心境，又或者是写思想时，都同样要有这样的计算。必须不慌不忙极尽计算之能事，镇定、从容地去写。即使是在描述慌里慌张的场景时，作者也不可惊慌。作者必须坚持把从容的计算做到极致。

那么需要计算什么呢？首先是根据小说整体布局来搭配各种现象，如何配合、选择、分离、综合，这些都必须要计算。此外，我们必须计算读者的心理。如果这样写，读者肯定会产生这样的感受，这些都要缜密地算出来。计算与前后文章密切相关，与小说整体相关，因此必须考虑清楚这些极其复杂的顺序，以预测读者的心理。同时还必须要做到文章畅达。计算不彻底就想蒙混过关，这是小说文章绝对无法允许的。在此基础上，已分配好的各部分文章的总和是否能够充分营造出自己想要传达的诗性、思想、氛围或感动等效果，计算中是否存在错乱，对这些都要做出正确的事前预测，必须不断积累这方面的经验和阅历。

七

最后我们必须注意的是，不能出于整饬文章风格的目的而把本应在右边的事物写到左边，切不可如此强写。

日本人一直受汉文熏陶，接受着别扭的美文教育。为了语言风格，把本该在右的事物写到左边，所谓的名作大体上就是这么一种写作方式。如果这也能称得上是名作，那么我都要毫不犹豫地把那些拙劣之作称为艺术文章了。

即使小说文章独立自足、通达晓畅、具备了一种诗歌般雅致的音律美，那也没有任何价值，毋宁说这些反而会毁掉艺术。

小说文章必须把该写的事项彻底写清楚，要一写到底。换言之，从作家立场选出的，通过计算认为必须要写的事项，一定要完完全全地写出来。不时地惑于文章风格，想要把右写成左，这类的错误切不可犯。

真正的诗并非出自语言风格，真正的诗隐藏于事实之中。本杰明·贡斯当比较极端地以理智来阐释人性，由此去发现诗。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是从人性的纠葛中寻到了诗。

（参考书）

日语的读物里，我认为最好的是阿兰[7]的《论散文》（作品社出版）。此外，莫泊桑的《论小说》也有参考价值。这篇评论已被翻译过来，放在了他的小说《两兄弟》（岩波文库）的卷首。马塞尔·普鲁斯特[8]的文章论与众不同，也可一读。像*Les Plaisirs et les Jours* 和*Chronique* （应该已经有日译版了）这些，在各类主题下均被广泛论及。

《日本现代文章讲座Ⅱ———方法篇》，厚生阁，1934年10月13日

---

[1] 居伊·德·莫泊桑（Henri de Maupassant，1850—1893），法国作家。

[2] 陀思妥耶夫斯基（Достоéвский，1821—1881），俄国小说家、思想家。

[3]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1799—1850），法国小说家。

[4] 本杰明·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1767—1830），法国小说家、政治思想家。

[5] 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群魔》（Бесы）中的人物。

[6] 果戈理（Гоголь，1809—1852），俄国作家。

[7] 阿兰（Alain，1868—1951），法国哲学家、教育家。

[8] 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法国小说家。

拒绝枯淡的风格

我无法认可“枯淡的风格”或是“清寂”这类的提法。简单来说这完全就是一种逃避的态度，这一态度能够站得住脚，其实从反面说明了如下事实：人类的正道存在于肉体、欲望和生死的纠葛之中，人往往会被这些纠葛缠住，苦恼不已。但是，在面对人生时，“枯淡的风格”或是“清寂”这种态度径直肯定了肉体或欲望的纠葛，丝毫不施加任何作为，自己却从中抽身而出，不承受任何创伤和痛苦，并将此奉为至高境界。自私自利、一心只顾自己这一论调，到了这里仿佛也庄严神圣起来，由是让人颇感愉悦。

说到“枯淡的态度”，如果只是为远离烦扰而躲到深山中去尽享孤独，如果只是单纯逃避，那也尚可忍受。但实际却并非如此，它肯定了所有现世的纠葛，自己却不承受纠葛带来的任何创伤和痛苦，多么厚颜无耻的一种境界。简单来说，这一人生态度成立的根本即是下面这句话：不可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它并不强调自己的行为是善的或是美的，而是强调行为是丑的、恶的，但自己并不后悔，这就是该态度的特质。己所欲、施诸人，听起来这是多么博爱啊。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其实再没有比这更为扭曲的利己主义了。它完全摒弃了于己不利的批判精神，是最朴素、最应被唾弃的生存方式。所谓人生的“枯淡的风格”，是自行抹杀掉了批判精神这一烦恼源才得以成立的。

河上彻太郎[1]氏曾提过人的修为这一说法，当然他并不是要借这种虚伪的达观去游说什么至高境界。但事实上，迄今为止，日本的政治家实业家之流正是把这种虚伪的风格称为人的修为，并对其百般推崇。悔悟和内省精神极度匮乏。面对严厉的自我批判时彻底蒙上了眼睛，却因此宣称“悟到了人生真谛”，仿佛已洞入人生的深邃之处，蔚为壮观，恰似看到了孤身一人宁静致远的印度缘觉那般庄严，但归根结底来看，像这等极尽比较和功利算计之能事的，也确实不多见。在该悔悟的时候却毫无悔意，这种恶毒的自私自利是不言而喻

的。再有，为了让别人原谅自己就先去原谅别人，这一幼稚的道德准则类似于小孩子之间的共谋，却硬要搞得像已入人生最深邃处般壮观并大行其道，实在是荒唐。说到枯淡，貌似已经实实在在见到了获救的灵魂，但实际上正相反，其中充满了最为功利的恶毒算计。对于那些安于小成、选择无忧无虑的生活方式的人来说，枯淡的风格具有的欺骗性看起来像是他们的救命稻草一般，但对于那些真正处于烦恼之中的灵魂而言，枯淡的风格实是无法拯救的极为恶毒之物，是最要不得的。不管在各种纠葛中焦虑、烦恼的肉欲、贪婪多么地丑恶，总还是有源自烦恼的、苍白的悲伤之情在那里，或者说总还能够感受到悲痛的救赎。但是，到了枯淡的风格那里，即使是该烦恼的时候也一味遮起眼睛来，它所描画出的枯淡的性欲图中完全没有烦恼者那苍白的悲伤，于是剩下的就只有恶毒而已。

读正宗白鸟[2]的《痴人语梦》（中央公论出版）时发现，开头部分谈到了有岛五郎[3]的《一个女人》。《痴人语梦》的主人公是一个文学青年“他”。《一个女人》是以国木田独步[4]的恋爱事件为原型的。“他”认为，恋爱中的国木田独步被剥下了苍白的皮肤，这实在是一件让人作呕的丑事。具体来说，《一个女人》中有一段描述如下。

“木部（即国木田独步）清楚地意识到确实已经搞定了叶子，此前他在叶子面前丝毫都未表现过懦弱的一面，现在这一弱点开始无所顾忌地展现出来。由后面可知，对于叶子来说，木部不过是个一无是处、平凡懦弱、精力匮乏的男人。他甚至不再持笔写作，一天到晚都黏着叶子，只顾担心自己那多愁善感的毛病，连每天的生活都很成问题，把所有事情都推给了叶子，却把这当成理所当然一般，过着迟钝的少爷气十足的生活。这种做法让叶子敏感的神经焦虑起来。……在结婚之前确实是叶子主动扑过来的，但不管怎样，他是一个有洁癖到了近乎崇高的极端地步的人，当读到主人公有着出人意料的贪婪、卑劣的情欲，而且那情欲还要通过瘦弱的体质来表现时……”

读到这一段时，他（《痴人语梦》的主人公）的感觉是：“要以瘦弱的体质来表现贪婪卑劣的情欲，当眼前浮现出这幕光景时，简直都要吐出来了。说到‘青春之恋’，诗歌中所歌唱的，小说中所描写的，读来都好像甚是美好。但其本来面目大概都是瘦弱和丑恶的吧。如果是肉体如狮豹的猛兽般的‘青春之恋’，只是想一想都会觉得蔚

为壮观。”从之前正宗白鸟的作品来看，这种想法最接近于他自己的心声，而非作品人物的观点。

看到要以瘦弱的体质来表现贪婪的情欲时就快要吐出来了，这种感受方法乍看上去让人觉得好像是洁癖精神，但事实上全非如此。这种想法产生于该烦恼时却不去烦恼的逃避思想，自己刻意不去接触内部包藏着的丑。上文中他会觉得“丑”，其实不过是陷入了假想的偏见之中，无凭无据。对于真正在为该烦恼的事情而烦恼的人来说，丑和美都只能是切实的行动，而不会挂在口头上。在这里，再没有比空想的思辨家那冷嘲热讽的洁癖更为丑恶的了。对于实质上的探求者，或者说对与真实较劲的人来说，先于“行”的美和丑都根本不可能存在。

正宗白鸟的行迹如同苦行者一般，几十年的作家生活从外面来看像是一直处于苦恼之中，不过在我看来，实际上一直以来他苦恼的方式都是逃避式的，在本该苦恼的地方却并未苦恼过。但是，正宗氏毕竟和那些将愚蠢进行到底的所谓政治家实业家等“有为之士”不同，他头脑过于聪明，有着极强的理智，因此时常会自行站在批判者的立场上去审视自己这逃避式的人生态度，即使是在思辨之中，也还是想着不再逃避，打起精神来坦诚相对。然而，思辨家终究成不了践行者。

“要以瘦弱的体质来表现贪婪卑劣的情欲，当眼前浮现出这幕光景时，简直都要吐出来了。说到‘青春之恋’，诗歌中所歌唱的，小说中所描写的，读来都好像甚是美好。但其本来面目大概都是瘦弱和丑恶的吧。”到这里为止的内容都是正宗白鸟氏的逃避性使然，姑且也还说得过去。但后面这句“如果是肉体如狮豹的猛兽般的‘青春之恋’，只是想一想都会觉得蔚为壮观”，真可谓语出惊人。掰开来看，这句话的内容没有任何意义，不过是这位空想思辨家对自己逃避的人生态度并不满意，勉强想要加点色情以制造些虚假繁荣罢了。瘦弱肉体的情欲是丑的，猛兽的性欲就是壮观的，这种思辨家的审美意识就像少年的幻想般无聊，在我看来实在俗不可耐。正宗氏并不从正面去迎击肉体的烦恼，只是靠在头脑中顿悟了事，或者是在头脑之中打破之前的顿悟。他依然紧紧抱住无法救赎的肉体，还毫无理由地贬低那肉体，以之为丑，从反面发表些猛兽的性欲多么壮观之类肤浅不堪的言论，想要以此拯救肉体的丑恶。正宗白鸟屡屡被这种野狐禅式

的悟道困住，无法自拔。这类审美意识带有逃避性，是虚妄的，对我们绝不应回避的肉体的真实烦恼不管不顾，单单靠着扭曲的想象去顿悟了事，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很是荒唐。过去的文学受其毒害、贻误的程度之深，实难想象。缺少肉体的烦恼并不是真正的烦恼。更何况从一开始就认定肉体是丑陋的，被这一错误认识困住之后，想要抽身逃离、蒙上自己的眼睛做苦恼状，在通透的人看来，这种虚妄的烦恼方式是不正确的，连宗教家都会这么认为。也有可能正宗氏的人生确实一直都在烦恼，但他没有为真正应该烦恼的事情而烦恼，不过是童贞主义者之流的烦恼而已。正宗白鸟的文笔曲折，以至于会让人以为他那与生俱来的强烈自我批评，或许能稍微拯救一下童贞主义者的丑和怪。但归根结底，说什么瘦弱肉体的情欲是丑的、猛兽的性欲就是壮观的，玩弄这种没有根据的空论，不过是在偷偷安慰自己罢了。《痴人语梦》即是以这种谬论为基础写出的作品，正宗氏也已厌倦了自己的逃避，不惜拿出色情，是想加上猛兽的壮观来硬充景气吧，结果还是与接地气的肉体烦恼无缘，仅仅写出了一些空想的人生片段而已。

德田秋声[5]的《旅行日记》（文艺春秋出版）正是本文开头所述“枯淡风格”文章的代表。这里说的枯淡，意思是对本无法隐藏的事情也不闻不问，在本该苦恼的时候却并不苦恼，完全是自私自利的同义词。正因为不去苦恼，其自私自利无法获得拯救，于是自己才因之苦恼起来。

如题目所示，这就是一部旅行日记，如果说这并不是德田氏的代表作倒也说得过去，但在当下的日本国内，有很多读书人在读了这类文章之后，宣称“从中体会到了枯淡的风格”，对其百般推崇，这样的人现在很是得势。想到这里，我就完全顾不上自己的小说有多拙劣了，兀自生气起来。德田这部小说的内容和题目很一致，没有什么情节，也没有要点，因此很难向没读过的人讲清楚，真是遗憾。不过粗略讲一下的话，作品梗概如下。主人公是一名已入老境的小说家，名字叫融。为探望病榻上的兄嫂，他回到了故乡。三人互诉衷肠。兄嫂已时日无多，行将就木，对自己的死亡看得很淡，融想照顾他们，直到他们像大多数人那样走到生命尽头。很快融觉得无聊起来，于是听从侄子的建议，给在东京的情妇打了电话，邀请她顺便来自己家乡游览一番。这情妇和融年龄相差很大，都可以做他的女儿了。女人过来后，由侄子带着参观了镇子。融想要介绍给哥哥认识就拜访了哥哥

家。和侄子出去散步，结果女人红着脸回来的。你是去喝酒了吧？没有，没喝。这样争吵起来。还去吃了美食，泡了温泉，还特地把以前曾是美男子的一位朋友的照片要过来给女人看，又说那个人现在已经死了。总之记录的都是诸如此类的各种事由，确实很“枯淡”。

从这部作品的某些地方能看出特别深邃的人生吗？有人会回答是的。那么能否请你把这些深刻之处一一指给我看呢？不能。对此我实在是无法理解。

首先说说小说人物。没有一个人物具备所谓南画中的神品那样的意蕴，缺少生动的描写。一个老人带着女儿似的情妇在温泉等地转来转去，这番景象中也没有任何人生之深邃可言，毫无动人的笔力。这些地方明显牺牲掉了笔力、避开了正经八百的描写，还有人说其中韵味丰富，那实在是不得要领。要说简明扼要，那简明的部分也会充分起到扼要的作用，但这部作品中简略的笔触丝毫没能把人物写活。如果作家笔力能再稍微厚重一些，肯定能把人物刻画得生动许多，技巧上可谓轻而易举。明明人物描写并不生动，却说其传达出的意境超过了生动描写，这种空想般的文章没有任何意义。比起做不到生动描写来，肯定是生动描写来得更好。

这部作品中记录的种种事由都谈不上是特别深刻的人生。更何况主人公已经一把年纪了，看到女儿模样的情妇红着脸进来时，完全不顾这是在众人面前，马上变了脸色厉声发难，问她是不是去喝酒了。像这类自白式的、毫不掩饰的态度，也谈不上是特别深刻的人生。毋宁说其自白得还不够执着，不够认真。不，并不是说量不够，而是本质上的欠缺。

“这下自己的不知羞耻再次暴露殆尽了。”

在众人面前厉声责问过女人之后，德田氏就只加上了上面这么一行字。看起来他非常了解自己的丑恶，并且根本不想对此加以隐瞒、粉饰或伪装，写得很是洒脱。连这都坦白出来之后，就再也不会剩下半点肮脏之物了，貌似他是这么以为的。德田氏的内心究竟是否真的如此坦诚呢，这一点委实值得怀疑。

主人公百无聊赖之时，径直接受了侄子的建议，给东京的情妇打电话叫她过来，这一段的描写如下。

“‘把那位叫过来吧。’

“‘不，这次我是回来探病的。虽然她说过好几次想要来这里看看……’

“‘那还是叫她过来为好吧。估计也不会有下一次了。’

“那时融心里稍微有些按捺不住了，于是去预约了长途电话。刚交代完不一会儿电话铃声就响起来。他站起身来把听筒拉到耳边，‘喂’声过后，美代子那爽朗的声音清晰地传了过来。

“‘……方便的话能否过来一趟？’

“‘好啊，过去吧。’

“商量好时间之后，挂断了电话。”

行文很是平淡，整部作品都是以这种风格写成。

本来人和人对话的时候，说出来的语句的内容并不是内心所想的全部，还有一些内心活动无法说出口，也有藏在话语背后的心事，这样层层意思交错，潜藏着极为复杂的意义，这一点不言而喻。正因为如此，在戏曲这种只靠说话来表达的艺术形式中，不可能一个劲儿进行冗长、散漫的日常对话，必须结构起便于推测人物内心的立体对话模式。

但是，德田氏《旅行日记》中的对话完全不具备上述立体结构。他佯作无知，直接抽取了日常生活中琐碎、平面的内容，以近乎小学生作文似的写法卖弄着刻意的天真，就这样扔到了读者面前。而对于对话的深层意蕴，他根本没打算予以说明。

对话真的没有任何深层含义吗？是的，在写出的内容以外，并没有任何需要特别说明或反省的，德田氏或许会如此回答，但这样的话另一个问题就来了。无论深层还是表层都没写任何烦恼，只是简单地循着日常生活的表面进行记录和报告，这样的文章写法或可称为作文，但却不是小说。小说并非是停留在报告层面上的记叙文。如果对话的表里都无意义，只是单调地报告发生了什么，那么写小说时完全

没有必要发那些长篇大论，“听了侄子的建议，打电话把女人叫了过来”，只写这一行就足够了。既然对话的字里行间并无任何深意，而对话又起不到让人物形象跃然纸上的效果，那这一场描写就是多余的，进一步来讲，整部小说都不过是小学生的作文而已，无可称道。

如果德田氏的目光只朝向自己内心深处，拒绝再做任何深入，那么这篇当然也就只能达到小学生作文的水平。

有一个女儿似的恋人，听了侄子的建议把恋人从东京叫过来，多多少少起了嫉妒之心，这些事情乍看上去好像写得毫无伪饰、毫不隐瞒。但如果真是不加伪饰、毫不隐瞒的求道者，当会坦诚地向着光明行进，并为此感到痛苦和彷徨。这些在德田氏的作品里丝毫未见。不仅如此，因为毫无虚伪、毫不隐瞒而获得救赎的安息者应会十分宁静，这部作品里却全非如此。该烦恼时却并不烦恼，就只有此类的阴险恶毒而已。

话说回来，把自己的行为当成理所当然并全部予以肯定，同样也去肯定别人的行为，为的是让别人全盘认可自己的言行，这可称为巧妙的“肯定”合谋。通过暗中强推这类合谋，自己并不承受任何伤痛，最终却让人以为连内省和批判等都是肤浅、不成熟的。德田氏的上述创作态度作用于整篇《旅行日记》，其本质仅此而已。

像纪德[6]那样，一把年纪了还是把个体放在首位，为此痛苦不堪并拼命挣扎，有时候还会像十七八岁的少年那样狂热，但这不正是作家本来该有的样子吗？即使上了年纪，肉体也并不会消失，顶多是性欲多少有所减退，但如果说连与个体如影随形的烦恼的数量都会减少，绝对是痴人说梦。那些堪称日本帝国忠良的作家却宣称，随着年龄渐长，烦恼的数量会急剧减少。对此只能有两种解释，要么是他们暗中做了某些减少烦恼的不正当行为，要么是他们受自身没有意识到的传统风气的影响而不得不这样说。

“通”这个词是江户文人喜爱的词汇之一。纵观日本文学的传统风气，即是要找准时机做适度提升，恰到好处地归入情义的范畴，他们认为能够写出这种“洒脱的意气之风”的文学，才是理想的文学。现如今时世艰难，各人都成了某种程度上的虚无主义者，但是人们好像唯独把虚无主义者该有的“通”给忘记了，实在是匪夷所思。

记得是正宗白鸟吧，曾经大放厥词说：日本人不应该讨厌“日本气”。他这里用的词是“日本气”，但如果说讨厌的是古人文章里散发出的上述“洒脱的意气之风”，那绝对是非常合理的。我们总说西欧是“西洋气”十足，如果指的是上了年纪还很油腻、散发着刺鼻的体臭，那可以说“西洋气”才是作家该走的道路。

有人认为上年纪之后理解力应能好起来，因此突然之间就会替别人考虑了，欲望就减少了。这种逻辑无法令人信服。既然人从生到死天生就只拥有一副躯体，那么就应该努力只为自己一个人的欲望去生活。如果没有惊人的、彻底的利己主义，那么一切优秀的事物都无从产生。就说社会组织的变革，如果不以彻底的个人主义为基础，终究不过是隔靴搔痒而已。如果发自肺腑来谈，那么任谁考虑的都是自己一个人。不应受那些空虚的理想或社会关注等先入为主的东西干扰，应该侧耳倾听，正确分辨出自己这个个体的声音。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连排除杂音、听清楚自己的心声都成了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据我所知，在日本的先辈之中，沿着这条困难的道路一走到底的，就只有西鹤一人。

《作品》第六卷第五号，1935年5月1日发行

---

[1] 河上彻太郎（1902—1980），日本评论家。

[2] 正宗白鸟（1879—1962），日本小说家、剧作家、评论家，1950年获文化勋章。

[3] 有岛五郎（1878—1923），日本小说家，白桦派代表人物。

[4] 国木田独步（1871—1908），日本小说家、诗人。

[5] 德田秋声（1871—1943），日本小说家，自然主义文学代表作家。

[6] 安德烈·纪德（Andre Gide，1869—1951），法国小说家、批评家。194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文学的故乡

夏尔·佩罗 [1] 的童话中，《小红帽》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情节想必大家都已耳熟能详，大意就是有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因为戴着红色的帽子而被大家称为小红帽。当她像往常一样去看望住在森林里的外婆时，狼乔装成外婆的样子把她吞了下去。就是这样一个故事而已。

童话里大都包含有某种训诫和道德伦理，但是上面这个童话却缺少这方面的内容。就此意义而言可以说它是无道德、非道德的，加之它在法国特别有名，经常会被引为这类作品的例证，广为人知。

这并不仅仅限于童话。就小说整体而言也是如此，没有道德观念的小说究竟是否存在呢？从小说家的角度来看，不考虑道德之类的意图而持续小说写作———如果说这种事情能够存在，委实有些令人匪夷所思。

一般而言，童话必须在道德的指引之下才能成立，但这里却存在完全没有道德观念的作品。而且这部作品历三百年之久还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在很多孩子和无数成年人的内心生生不息———这是不争的事实。

说到夏尔·佩罗，他的《灰姑娘》《蓝胡子》《睡美人》等童话都非常有名。我很爱读这些代表作，但对《小红帽》的喜爱程度绝不亚于上述作品。

不，如果说爱读《灰姑娘》和《蓝胡子》等作品是因为它们创造的童话世界，那么在读《小红帽》时我却是以成年人的冰冷之心感受到了它那残酷的美，并为之打动。

天真善良集所有美德于一身、没有任何坏心眼的可爱小姑娘，在去探望住在森林里的生病的外婆时，被乔装成外婆的狼大口吞了下

去。

读到这里，我们猝不及防地被孤立、隔离开来，好像此前的约定有误一般，颇为困惑不解，但是忽然间什么东西撞到眼睛上，砰的一声不经意间辟出一片空旷的余白，那异常宁静且透明的令人悲伤的“故乡”出现于其中。

风景在那片余白之中铺展开来，渗入我眼中的，正是可爱的小姑娘被狼大口吞食这幕令人不悦的残酷景象。但是，虽然它打动我的方式多少有些悲伤得令人无法忍受，但却绝不是肮脏或是不透明的，就好像紧紧抱住一块冰一般，那么悲伤，那么美。

再举一个不同的例子。

这是狂言中的一个故事。一位大名[2]在太郎冠者[3]的陪同下前去寺庙参拜。突然大名望着寺庙屋顶的鬼面瓦当大哭起来。太郎冠者问其缘由，大名回答说总觉得那鬼瓦很像自己的妻子，越看越觉得悲伤，兀自哭个不停。

故事仅此而已。在三十二开本的书中也就五六行的长度，在狂言里怕也是最短的一篇了吧。

这并非童话。说到底，狂言这个剧种往往穿插在正剧中间演出，类似于中场休息时插科打诨的即兴短剧，如果能让观众哄堂大笑、放松心情也就达到目的了。但是看了这个狂言，哄的一下笑出声来就可了事吗？话说回来，像这种有头无尾的狂言是否真能在舞台上演出都是个问题，估计绝对无法令人单纯地放声大笑吧。

这个狂言中没有道德伦理的设定———或者说没有与道德伦理相对应的搞笑意义上的设定。来寺庙参拜看到鬼瓦时想起妻子就大哭起来，确实蛮滑稽的，总之一定会发笑，但同时还是不可避免地被隔离开来。

我笑起来，觉得实在是很滑稽可笑，但又不知究竟该如何对应才好……心情如是。看着鬼瓦哭泣这一事实完全占据了我那放空后的心灵，令人肃然起敬的庄重涌上心头，超越了平凡和理所当然，让人觉得只能听天由命了。想要逃离，却又无处可逃。我们一旦体会到这种

感觉，就必然会为之倾倒、陷入其中，就是这类性质的感觉。让人觉得比宿命还要沉重，进退维谷，无法逃脱。这里也依然是我们的“故乡”吗？

对此，我不由得产生了如下想法：通常认为在没有道德伦理、隔离或放空之处文学是无法成立的，但是在我们的生命之路上总会遇到一些必然如此的崖壁，在那里，无道德这一事实本身就是道德。

再讲一个芥川龙之介[4]的故事。有一位农民作家不时会到芥川家中拜访———这人本是一个如假包换的贫苦农民，有一次他拿来了自己的稿子。芥川读过之后才知道写的是下面的故事：一个农民家里生下了孩子，但是因为太过贫穷，如果抚养孩子就只能陷入父子一起饿死的境况。他觉得倒不如不养育孩子，这样不管于人还是于己都能幸福。于是他杀死了刚刚生下的婴孩，把他放进罐子里埋了。

芥川觉得故事太过阴暗，让人无法忍受。这样的故事基于他本人的现实生活根本无法构思出来，于是他问对方这种事情是否真实发生过。

经此一问，农民作家粗鲁地说：这就是俺做过的事情。芥川一时因这非常之事恍惚起来，这时对方重又粗鲁地问道：你觉得这是坏事吧？

芥川未能回答对方的问题。他一向有才，无论何事都可对答如流，但此次却无法应答。这说明芥川此时开始把诚实做人与文学统一了起来。

农民作家留下这个无法动摇的“事实”之后离开了芥川的书房。这位客人起身离去时，芥川忽然产生了被隔离放空的感觉，仿佛只剩下他孤身一人。他想也没想上到二楼，漫无目的地望着门口。农民作家的身影已消失不见，只有初夏嫩绿的叶子闪闪发光，明亮耀眼。

芥川死后，有人发现了记录有这则不知真假的手记的草稿。

使芥川产生隔离感的，同样是超越了道德的东西。并不是说杀子的故事超越了道德，完全没有必要把重点放在那个故事上。女人的故事也好，童话也罢，农民作家带什么故事来都不打紧。总之有这么一

个芥川无法想象的故事，是事实，是扎根于大地的人的生活。芥川就是被抛掷隔离到那扎根大地的生活中去了吧。换言之，这是因为当时他自己的生活没有扎根于现实的缘故吧。不过，即使他没有扎根于现实生活，但被抛掷到扎实的生活之中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了不起的真正的生活。

也就是说，并不是农民作家孤立、隔离了芥川，而是被隔离这件事情本身体现出芥川拥有着卓越的生活。

作为作家，如果不了解芥川这种被孤立、隔离的生活，恐怕也就创作不出像《小红帽》和前面的狂言这类的作品了。

没有道德伦理、隔离或放空，我并不视之为文学的否定性态度。相反，我坚信，文学的建设性、道德伦理和社会性等必须立足于这“故乡”的基础之上。

再举一个稍微容易理解一些的《伊势物语》中的故事为例。

从前，有一个男子爱慕并执着地追求一个女子，但女子就是不肯点头。好不容易等到第三年的时候，女子松口说那就在一起吧。男子欣喜若狂，二人决定马上私奔，逃离了京城。他们渡过了一条名为芥川的河流，来到原野的时候夜已深了，电闪雷鸣下起雨来。男子拉着女子的手，只顾在原野上快步疾走。闪电照亮了草叶上的露珠，被拉着手狂奔的女子问道：那是什么呀？然而彼时男子正焦急万分，无暇回应。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座完全废弃的房屋，飞奔入内后，男子把女子藏到壁橱里，自己则持矛枪奋力守在壁橱前，说如果鬼来了就让它吃我一枪！尽管如此，鬼还是来吃掉了壁橱中的女子。不凑巧那时候刚好响起了震耳的雷声，根本听不见女子的尖叫声。天亮时男子才发觉女子早已被鬼杀死，于是他咏出一首和歌：白玉者为何，彼时君且问。我当答为露，共与消一处。[5] 意即当女子看到草叶上的露珠问那是什么时，如果能够回答说那是露珠，然后一起消失该有多好。男子已泣不成声。

这个故事加上了男子咏唱断肠和歌并哭泣这段感情叙述，读者应不会产生被隔离放空的想法，但这仍是一个超越了道德伦理范畴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中，追了三年方才愿望成真之时却又被鬼彻底夺走了，对照可谓巧妙。在暗夜旷野中牵着手疾走时，女子看到草叶上的露珠问那是什么，男子却一心只顾逃走以致无暇回答———如此美好的情景与男子的悲叹相结合，打造出如宝石般美妙的故事。

换言之，男子思慕女子的激情越是澎湃，当女子被鬼吃掉时的悲惨就越发鲜活。同样地，男子和女子私奔时的光景越是紧迫美好，那凄惨之情也就更为生动。如果女子是一个蛇蝎妇人，又或者男子的热情并不持久，那么这悲惨之情也无从谈起。再有，女子指着草叶上的露珠问那是什么时男子却无暇回答，如果没有这段插曲，这个故事的有趣之处怕也要失掉大半。

也就是说，仅仅靠无道德、简单的隔离或放空并不能生出这般孤寂宁静的美。如果只需无道德、隔离或放空即可，那我们只要让恶鬼或坏人肆意横行就能轻松写出好些个故事来了。然而，事实并不是那样一回事儿。

以上三个故事传达给我们的，是如宝石般的冰冷之感，或可称为绝对的孤独———生存本身所孕育的绝对孤独，应该就是这样的吧。

这三个故事都让人觉得无可拯救，无以慰藉。当大名望着鬼瓦哭泣时，如果出言安慰他说也不只是你的妻子是那样，这样的言行无异于想让石头飘浮在空中一般，不过是徒然的努力而已。又或者，即便各位的夫人都貌若天仙，也并非因此就无法理解这个狂言了。

那么，生存的孤独、我们的故乡真就是这样凄惨且无可拯救吗？我深以为是，的确是凄惨且无可拯救的。这黑漆漆的孤独之中无论如何都找不到出路。我们生于这世间，如果迷了路，可以预想一所救助之家并继续前行。但是，这孤独却只是在旷野中彷徨而已，甚至都无法想象救助之家的存在。就这样，到最后，凄惨和无可拯救才是唯一的解救之法。类似于无道德本身就是道德，同样地，无可拯救本身即为解救。

我在此看到了文学的故乡，或者说是人类的故乡。文学由此出发———我如是想。

当然并不是说只有这类无道德、隔离放空的故事才是文学。不，毋宁说，我对此类故事的评价并不太高。为什么呢，因为故乡虽然是我们的摇篮，但成年人要做的，绝对不是返回故乡。……

但是，只有意识或觉察到这个故乡时才能生出文学。如果文学的道德及其社会性不是在这故乡中生长起来的，那我绝不会采信。文学批评也是如此。我坚信。

《现代文学》第4卷第6号，1941年8月号

---

[1] 夏尔·佩罗（Charles Perrault，1628—1703），法国诗人、文学家，童话文学的奠基人。

[2] “大名”指日本封建时代拥有领地的诸侯、享受高官厚禄的武士豪族。

[3] “太郎冠者”是日本狂言的角色之一，是服侍主人大名的随从。但又与一般的仆人不同，和大名的主从关系相对固定，在感情上比较亲近。

[4] 芥川龙之介（1892—1927），日本小说家。

[5] 日文原文为“ぬばたまのなにかと人の問いしとき露と答えてけなましものを”。

日本文化之我见

一 所谓“日本式”

我对日本古代文化一向知之甚少，从没去过让布鲁诺・陶德[1]绝口称赞的桂离宫[2]，也不了解玉泉[3]、大雅堂[4]、竹田[5]、铁斋[6]这些人物，至于秦藏六[7]、竹源斋师[8]等名字更是闻所未闻。主要是因为我不常去旅行，对祖国这个村那个镇的风俗啦大好河山啦都不了解。我出生在新潟市，在陶德看来那里是日本最恶俗的城市。他非常鄙视嫌弃上野到银座一带的街道，我却很爱那里的霓虹。我对茶道等一无所知，却唯独深解尽情买醉的滋味，孤独地待在家中，对日式壁龛等物看都不看一眼。

不过，虽然我过着这样的生活，丢掉了祖国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传统，但我却并未因此而认为自己是贫穷的（但是，因为其他原因我非常贫穷，每每反省，苦恼不已）。

一天，陶德应邀到某位喜爱竹田画的日本富豪家做客。客人约有十数名。主人不让女佣沾手，自行往返于储藏室和客厅之间，每次拿一幅字画过来，挂在壁龛里展示给大家看。看完之后再去拿另一幅，以众人共赏名画之乐作为自己的快乐。结束之后更换座席，以茗茶和礼敬的膳食待客。如果说因为这样的生活“没有失掉古代文化传统”就不惜称之为内心充裕的生活，那这内心的定位也未免太简单廉价了，简直是胡言乱语。不过，失掉了文化传统的我当然也并非（因此而）充裕。

某次谷克多[9]来日本时曾说：日本人为什么不穿和服呢？并对日本忘记了本国传统、对欧美化孜孜以求的景象而兀自慨叹。由此看来法国果然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国度。战争爆发后他们首先转移的是罗浮宫博物馆的展品和金砖，为保全巴黎不惜改变整个国家的命运。传

统遗产确实继承下来了，但能够创造祖国传统的只能是他们自己。法国人好像对此一无所知。

何为传统？何为国民性？日本人应有的性格中是否存在一定要发明和服、不得不穿着和服这样的决定性因素呢？

读读评书可知，我们的先人往往复仇心极强，哪怕做乞丐也要用尽一切方法辗转寻仇。自这类武士终结到现在仅仅过去了七八十年的时间，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些都已经成了如梦往事。今天的日本人，在所有国家的国民当中怕也是最缺少憎恶心的一群。当我还是学生时，有一次在Athénée Franais [10] 举办罗伯特先生欢迎宴会。桌上事先放好了名牌，席位是固定的，不知为何只有我被安排到了一群外国人中间，正对面就是科特先生。科特先生是素食主义者，只有他一人的饭菜和别人不同，净吃一些燕麦粥类的东西。我因为没有同伴非常无聊，于是专心观察起科特先生的吃法来。他速度飞快，一拿起勺子来就在嘴和盘子之间高速挥舞，直到吃完才肯放下。我才吃了一片肉的工夫，他已吃完了一盘燕麦粥。先生的慢性胃病看来是有原因的，我暗想。席间致辞开始了，科特先生站起身来。接着，先生突然以沉痛的语调开始发表追悼克列孟梭 [11] 的演说。克列孟梭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法国首相，是好战的政治家，人称“老虎”。那天的报纸刚好报道了他去世的消息。而科特先生是伏尔泰 [12] 式的虚无主义者、无神论者，他最喜欢悲歌类的诗歌，经常教学生赏读伏尔泰的讽刺诗，而且他自己也很爱诵读。因此，先生会不经理性思考而直接感伤地论说人的死亡，这种事情我做梦都想不到。我以为先生的演说是在开玩笑，我想他马上就该抛出事先准备好的幽默来一举反转了吧。但是先生的演说由沉痛变为悲痛，我已经清楚地知道他不是在开玩笑。这实在出乎意料，我一时惊呆了，不想忽然笑出声来。———那时候先生看我的眼神，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就像杀了我也不解恨似的，先生用喋血般憎恶的眼神瞪着我。

日本人不会有这种眼神。我在日本人那里一次都没见过这样的眼神，在那之后我也曾特别留意过，但确实一次都没碰到。也就是说，日本人不会有那样的憎恶。《三国志》 [13] 中的憎恶、《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14] 中的憎恶，想要杀人、把对方大卸八块都不解恨的那种憎恶，在日本人那里近乎于无。昨天还是敌人，今天就可成为朋友，这种暧昧才是日本人共有的感情。复仇这一行为并不适合自己，

估计很多日本人都深切体会到了这一点。经年累月之后，甚至都无法再继续痛恨下去，充其量不过施以“紧紧盯住不放”的眼神而已，那就是极限了。

所谓的传统、国民性这些说法中，有时隐藏着这样的欺骗。很多传统、习惯与自己的性情完全不符，但却必须把它们当成与生俱来的希求一般背在身上。所以，以前日本做过很多事情，不能只因为以前在日本发生过就说它们是日本本来该有的，这一逻辑并不成立。很多外国有、日本没有过的习惯，却有可能是最适合日本人的；而日本有、外国没有过的习惯，也有可能最最适合外国人。这不是模仿，是发现。歌德[15]曾受莎士比亚[16]作品的暗示而得以完成自己的杰作，即使是在尊重个性的艺术领域，也是在不断执行着从模仿到发现的过程。灵感往往发自模仿精神，经过发现之后开花结果。

和服是什么呢？只是因为与西装的交流晚了一千年左右罢了。那样一来，除了有限的手法之外，日本人没能受到其他手法的暗示而做出新发明。并不是日本人瘦弱的身躯特别催生出了和服；日本人也并非仅以和服为美，外国那些身材魁梧的男性穿着和服的样子，看上去委实比我们更有风度。

当我还是小学生的时候，有一座横跨信浓川河口的名为万代桥的木桥被拆毁了。河面宽度的一半左右被填埋，架上了铁桥。因为这个我难过了很长时间。日本第一的木桥没了，河宽也变窄了，自己的骄傲不复存在，真是彻骨的悲痛啊。当时那不可思议的悲伤现在已是梦幻般的回忆，我长大成人、年岁渐长，与事物的关联不断加深，但那种悲伤和难过却越来越淡薄。时至今日，觉得木桥被铁桥代替、河宽变窄这事儿不仅不值得悲伤，反而是极为理所当然的了。不过，也不是只我自己才有这样的变化，很多日本人都是这样，每当故乡旧日容颜受损、欧美风格的建筑物出现时，比起伤感来，内心更多的是喜悦。我们需要新的交通工具，也需要电梯。比起传统之美啦日本本来的样子这些来，更为便利的生活才是必需的。即使京都的寺庙和奈良的佛像全都被毁也不会觉得困扰，但如果电车动不了可就麻烦了。于我等而言，只有“生活所需”才最为重要，哪怕古代文化完全消失，只要生活还在，只要生活本身没有毁灭，那么我们的独立性就是健全的。这是因为，我们本身的需要以及与之相应的欲求还在，且并未丧失。

陶德在东京演讲时，据说听众中的八九成都是学生，剩下的一两成是建筑学家。他给东京的所有建筑专家都发去了邀请函，然而还是那样一个结果。据说在欧洲的话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通常八九成的听众是建筑学家，一两成是关注都市文化的市长、区长等有名誉职务的人，学生们很少能挤得进去。

我不太熟悉建筑界的情况。以文学圈为例来看，即使是安德烈·纪德在东京举办讲座，估计也有九成左右的小说家是不会去听的吧。这样一来果然八九成的听众得是学生，而且估计三成左右的学生还是女学生。我在佛学系读书的时候，有一次去听一位来自法国呀还是英国的佛教学者演讲。虽然日本遍地都是和尚，但那次的听众却全部都是学生，也可算是未来的和尚们吧。

也有可能是日本的文化人在社交方面比较懒惰，而西方的文化人在这方面却是很勤奋的缘故吧。勤于社交不一定是真的勤奋，懒于社交不一定是真的懒惰。姑且不论勤奋还是懒惰的问题，日本的文化人确实很招人嫌。从未见过桂离宫，不了解竹田、玉泉、铁斋，也不懂茶道；说到小堀远州[17]等人，搞不清他到底是建筑家、庭院设计师，还是大名、茶道宗师，甚至还有人会认为他是善用忍术的一代掌门呢。这些人砸毁故乡的古老建筑，盖上些不伦不类的西式棚屋，为此扬扬自得。就这样还不去听陶德和安德烈·纪德的演讲，只一味醉卧在霓虹灯影里，东倒西歪，谈论着烫头发的姑娘们，大口喝着假威士忌。一群让人无语的家伙。

不仅对日本原有的传统一无所知，学习欧美时也是东施效颦、不成体统，留不住一丁点儿的美，净是些唬人的假把戏。加里·库珀[18]那里总是客满至谢绝入场的盛况，梅若万三郎[19]那边却门可罗雀。这样的文化人确实只能以贫困称之。

然而，陶德发现日本及其传统之美是一回事，我们虽丢掉了日本的传统，但却是不折不扣的日本人。陶德根本没有想到这两件事情之间的区别。换言之，陶德必须要发现日本，但我们却没有发现日本的必要，我们实际上就是日本人。我们或许会丢掉古代文化，但却不会丢掉日本。日本精神是什么，这样的事情我们自己没有必要去论说。那些需要说明的精神不会创造出日本，而日本精神也不需要靠解释说明。只要日本人的生活是健康的，那么日本就是健康的。短小的罗圈

腿套上了西裤，穿着西装，急匆匆地走着，跳着交际舞，扔掉榻榻米，装模作样地仰坐在廉价的桌椅上。在欧美人的眼中这些真是滑稽至极，但我们自己却为其便利而感到满足，这二者之间毫无关联。他们的眼光带着怜悯和取笑，我们却是要生活下去，双方的立场根本不同。只要我们的生活立足于正当需求，那他们的怜悯取笑就是极为肤浅的。短小的罗圈腿穿着西裤急匆匆地走着，如果是觉得这景象滑稽而笑，那也无可厚非。但我们自己不应拘泥于这样的细节，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得更为长远，那么取笑者倒也不见得就有多聪明了。

如刚才所交代的，我没有去过桂离宫，不懂雪舟[20]、雪村[21]、竹田、大雅堂、玉泉和铁斋这些，也不了解狩野派[22]或运庆[23]。即便如此，我还是想发表一下自己的“日本文化之我见”。一个完全不了解祖国传统、只知道霓虹灯和爵士乐的家伙却要谈论日本文化，这或许有些匪夷所思，但至少我没有必要非得去“发现”日本。

二 关于庸俗（人终爱人）

昭和十二年[24]初冬到翌年初夏，我一直住在京都。去京都本没有什么特别目的，除一篇写了一半的长篇小说和千余张稿纸外，连毛巾、牙刷都没带就动身了，先去拜访隐岐和一[25]，托他给找房子，打算在孤独中写完那篇小说。回想起来，那时真是专注于孤独，令人怀念。

在闲聊的间隙，隐岐若无其事地问我在京都想要看什么，爱吃什么食物。本来我只是期待这位朋友能像在东京那样坦诚相待，结果京都的隐岐和东京的隐岐判若两人，他摇身一变成了谨小慎微全心款待客人的古都公子哥儿。我漫不经心地回答说是祇园的舞伎和野猪肉——确实是心不在焉就说出来了。出发那一晚，尾崎士郎[26]为我的京都之旅饯行，那时才第一次吃到了野猪肉，于是顺口就漫不经心地那样说了。另外主要也是觉得野猪肉这种东西并不能轻易买到，也有这种考虑。结果，从第二天开始每晚都会受到野猪肉的攻击，而且从第三天左右我就清楚地认识到，野猪的味道根本不合我的口味，但是又不得不忍着吃下去。而舞伎这茬儿，到京都的当晚我就被火速带去了花间小路的青楼。那时候据说整个祇园的舞伎也就三十六七人，而当我醉眼蒙胧时，舞女们一个又一个出现在眼前，得有二十人吧。当时我确有天命如此之感，只能听天由命去了。

我也算见过祇园半数以上的舞伎了，这种荒唐无聊的存在还真是少有。本以为她们身怀绝技，会很有修养，结果完全不是那样，舞跳得就那回事儿，只知道一些阿泷[27]和ORIE[28]之类的话题。那么是不是很有一些可供玩赏的天真的风情呢？不，完全没有任何清纯气质，只是卖弄小聪明，装作少年老成而已。本来是被训练出来取悦客人的，但她们本应是孩子，却没有孩子的美德。如果没有羞耻心，就不是孩子了。既然没能做成孩子，那是否具备一些成人和孩子之间的妩媚魅力呢？也没有。听说在广东有一群名为盲妹的艺伎。所谓盲妹，是在小时候就把一些相貌姣好的女子的眼睛弄瞎，而后特别培训她们的学识、舞蹈和音乐等。中国人的行事方式虽狠毒却也彻底。既

然终归是要人为打造成可供赏玩的艺伎，那样做也未尝不可吧。能想到使之目盲也真是费尽心思了。虽有些恶毒，但只要想想就能感受到那种不可思议的诱惑力。日本的舞伎虽然看上去很像人工制品，但却没有人工的妙趣。而身为姑娘却没有姑娘的羞耻心，当然也就没有了自然的妙趣。

我们和五六名舞伎一起去了东山歌舞厅，看时间都快深夜十二点了。有一名舞伎说那里的舞者中有她喜欢的人，她想和那个人跳舞，于是就去了。歌舞厅位于东山半山腰，远离城镇，比东京的舞场漂亮多了。舞厅客满，很是热闹。那时让我惊讶的是，舞伎们在宴会席上时或喋喋不休或跳舞取乐，一点儿也不出彩儿，但是当她们混在舞厅的人群里时，却能压倒众人，发出绚丽的光彩，很是抢眼。舞伎们独特的和服、松弛的腰带，赛过了穿西装的男子和着晚会盛装的舞者们，就连西方人也完全无甚可观之处了。传统终究还是自有其独特威力啊，我不禁为之折服。

在观看相扑比赛时我也经常会有同样的感受。伴随着呼唤力士上场的声音，裁判通报姓名，然后两名力士互相行礼，各自高抬两脚用力踏地之后，取水，慢悠悠地撒上盐，摆好架势。然后重摆架势，互相盯视一会儿，从容不迫地抓起一把盐。相扑台上的力士们足以镇住整个国技馆。和台上的力士们相比，数万名观众和国技馆的庞大建筑都显得很是弱小。

把这和棒球比赛对比一下，二者的差别立现。球场实在是太大了，九名选手被宽阔的球场压制住，被驱逐着，和数万名观众相比实在弱小得可怜。和宽广的球场相比，选手看上去就像割草工似的，软弱无力，让人觉得他们不是在比赛，而是在气喘吁吁地被围追堵截。我曾经看过贝比・鲁斯[29]的比赛，那感觉的确不同。他们纯熟、精彩的表演震住了全场，球场看上去好像也没那么大了。即使他们没有完全压倒球场，至少也与球场是对等的。

这并非体形的缘故，相扑力士也并不都是彪形大汉；也不一定是技术的原因。可以说，是传统自身的威严使然。因为威严，才能够镇住相扑台，镇住国技馆那庞大的建筑，镇住数万名观众。但是，仅靠传统的威严并不能永远维持其生命力，即使舞伎的和服压倒了舞场，力士的仪礼镇住了国技馆，但舞伎或力士却无法仅凭传统的威严来维

系其永恒的生命力。如果没有足以维系其威严的实质性因素，那么除了灭亡之外别无他途。问题的关键不在传统或威严，而是实质。

在伏见找到房子之前，我在隐岐家的别邸住了三周左右。隐岐家的别邸位于嵯峨，即使京都晴空万里的时候，爱宕山地区也多会下雪，这附近每天都会有雪花飞舞。从别邸过去五十几米处有一座不可思议的神社，名为车折神社，供奉的是某位姓清原的人，好像是学者，却又是一位赤裸裸保佑人发财的神。在正殿前面用栅栏围起来一块地方，里面数万块圆圆的小石头堆积如山。大家把自己想要的钱财数额和姓名、出生年月日等写在小石头上，集中到这里来许愿。有的石头上写着五万日元，也有那种可悲的石头上只写着三十日元，还有少数石头上详细写着希望月薪和奖金能够提升到多少多少。春分前日的夜里，我借着尚未燃尽的圣火的亮光，把这些石头拿在手里一块一块地读。我身在路途，在世间居无定所，把一生都寄托在一支笔上，且每每要与那极易溃散的自信做斗争，因此这些石头让我颇为不爽。牧野信一[30]这个人很奇怪，在通过神社寺庙门前时做不到过而不入，一定要恭恭敬敬地礼拜。如果系有咣啷咣啷作响的硕大铃铛的大绳垂在下面，就摇响垂铃，投香火钱，闭目片刻致以最高敬礼。不管寺庙属何宗派其都是如此。牧野本来特别容易害羞，在人前时最不愿意有任何引人注目的举止，唯独这件事情例外，一副不得不做的样子。有一次他带着儿子牧野英雄散步，顺路来到我的住处。我们三个人去了池上本门寺，一到那里他就催着英雄君进到正殿前面，让儿子投上香火钱后，父子二人恭恭敬敬地礼拜。看上去像是要把不为人知的悲天悯人的誓愿用血脉传承下去，煞是可怜。

当时在春分前日的火光照耀之下参读了这块那块的石头，本来这不是什么让人感伤或感动至深的事情，而且也无任何波折，但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清清楚楚。就这样，在每个雪落竹林的日子里，我遍访嵯峨和岚山的寺庙，漫无目的地一直信步走到清泷和小仓山墓地的深处。但对天龙寺和大觉寺，毋宁说总觉得有些空虚、冰冷，令人不快，根本没有留下任何回忆。

车折神社的正后方是一处破破烂烂的戏棚，名字起得煞有介事，叫岚山剧场。剧场周围都是农田，稀稀拉拉散落着几户人家。黄昏时

分空牛车走过剧场前的街道，醉酒的农夫坐在车上打盹儿，牛儿自行漫步溜达着。我到了京都就去寻访隐岐的别邸，和汽车司机二人一起四下寻找时，看到电线杆上贴着岚山剧场的宣传单，说有猫游轩猫八[31]的演出，如果是冒牌货的话就送上大米五十袋。当然不会是冒牌货啦！东京的猫八是叫作江户家猫八[32]呢。

无须多言，我当即就去看了猫游轩猫八的演出，很有意思。猫游轩猫八看上去是一位体形强壮、相貌丑陋的彪形大汉，不仅不会口技，而且不懂其他任何技能。穿和服的女子突然把和服挽到臀部开始跳舞，如此等等，在演出快结束时猫八才现身。出场时他威风凛凛，穿着豪华的上下身礼服；桌子上搭着华丽的幕布，和云月[33]的大幕比起来也毫不逊色。猫八神秘地微笑着扫视全场，那笑容像是在说想要打架的家伙尽管上来就是，然后他说了些话，大致意思是：感谢你们前来观看，表演很有趣吧，明天一定要带更多的朋友来看哟。表演到此即告结束，真不知道他给桌子搭上华丽的幕布、自己穿着漂亮的和服礼服都是为了什么。的确是个很特别的艺人。

一帮江湖艺人大多会在剧场表演一天，长的时候会连演三天。那些江湖艺人并不都是猫八这样爱打架的人物，倒可以说猫八是个例外。每换一帮人表演的时候我都去看，有时甚至会两次三次去看同样的内容。有一次来的是福井县的山村农夫，他们只在冬天组成剧团四处巡演，既说相声，也演话剧，还变戏法，项目全是全，但荒谬的是技艺实在蹩脚。只有一个团长模样、五十岁左右的人颇为老练，很担心剧团的演出，实心实意地安抚着整团人。真是一群可怜人。其中有一个十八岁左右的漂亮姑娘，是剧团招揽客人的唯一手段。白天时这姑娘只带一名随从在田间路上缓步而行，倒不太去住户那里。不管是相声、戏剧还是舞蹈，统统让这姑娘上台；而大家的表演仍旧非常生疏，愈加让人觉得可怜。第二天我又去看他们表演，只到了十五六名观众。第三天他们就不演了，要到下一个城镇去。那天深夜，我出去吃乌冬面时从剧场后面经过，入口处的大门四敞大开着，行李堆满了排子车，团长正在路边烤咸沙丁鱼串儿。

过了岚山的渡月桥，各色茶馆鳞次栉比。春季是人最多的时候，因为观光巴士会停在这里吃午饭，所以到了冬天也勉强可以营业。一天晚上，我和隐岐两人散步时想顺道在这里喝酒，于是一家一家地找过去，却都没有亮灯，也不像有人的样子，最后终于找到一家。据说

冬夜里根本不会有客人过来。温和的老板娘四十岁上下，还有一个十九岁的女佣。因为店里没有生火，我们就在她家的起居室里烤着火盆喝酒。这女佣之前曾在马戏团里跳过舞，突然谈起岚山剧场的事情来。岚山剧场观众席的厕所里总是遍地小便，臭气冲天。我们在解手之前必定得费工夫选一个受害最小的位置，有时候甚至不得不挣扎着越过小便海摸到尿壶那里去。观众的厕所尚且如此，后台会脏成什么样子，简直无法想象，实在是太脏了！女佣突然脱口而出，言语之间极富实感。真是一个单纯的姑娘。听她说在马戏团，最痛苦的是到了冬天必须要喝酱油，据说喝了酱油能够温暖身体。于是当要赤身上台演出时就一定会让其喝下酱油。这事儿没得商量。

住在嵯峨这段日子，我白天都在写小说，到了晚上一般会去岚山剧场。我对京都的街道、神社寺院、名胜古迹这些完全不感兴趣。待在岚山剧场那尿味极重的观众席上，和不到一百个寒碜的观众一起，对着拙劣无聊的笑话一边打哈欠一边笑，这样就足够了。

隐岐好像觉得这样的我有些棘手，想要稍微吓唬吓唬我。他硬把我拉出去（那天也在下雪），乘火车沿保津川[34]溯流而上，前往丹波[35]一个名为龟冈的地方。那里以前称为龟山，是明智光秀[36]的居城。大本教[37]曾在那城址上建起宏伟华丽的总部。那时他们被判处不敬罪，总部刚被炸药炸毁不久。我们就是去参观那旧址的。

城址在山坡上，边上围有壕沟，坡上坡下全都是爆破的瓦砾，干涸的壕沟中也是，层层重叠堆在一起。一片苍茫的废墟，一草一木都未能留下，连流浪狗的影子都看不见。四周立起了临时板墙，还拉上了一圈铁丝网状的东西，稍远处还有岗亭。但我们从丹波千里迢迢（其实并不远）坐着摇摇晃晃的火车过来，不达目的岂可罢休。我们翻过铁丝网，闯入王仁三郎的梦断之处。站在山顶上，龟冈城和丹波群山环绕间的小小平原尽收眼底。雪越下越大，在废墟的瓦砾上累积起来。像样的东西在爆破之前就被没收了，影迹全无，只在山顶的瓦砾堆里看到些带金线花纹的砖瓦，酒桶大小的石像头滚落在台阶上。山腰处有很多小房间，估计之前是侍奉王仁三郎那三十多个小妾住的地方，那附近的里院中还残存着一些景致，也有几尊石像碎在地上。总之，一切砸得都不能再仔细了。

我们又翻过铁丝网出来，沿着壕沟在街上溜达，走进街口的一家茶馆，喝一种名为保津川的土酒，这酒和它这清流般的名字一点都不般配。这时来了一个赶马人，拴好马后也开始喝起保津川来。赶马人嘟嘟囔囔发着牢骚说，他干完活儿后就四处收废纸刚回来，卖废纸挣的钱还不够一壶酒钱呢，真是没劲儿。不过这样说着他就已经喝干了好几瓶，像是想和我们搭话但又觉得那似乎很可怕似的。不一会儿他酩酊大醉之后和我们聊起天来，他问道：

“大老爷你们是从东京来公干的吧。”

“确实如此。”

得到这个回答之后，他激动地鞠了五六遍躬，哼哼哈哈起来。说话间才知道，他以为我们是特地带着密令前来出差的刑警。隐岐穿着窄袖大衣，戴着鸭舌帽，一副富家浪荡公子哥儿的打扮；我则穿着和服棉袍便装，拎着一根拐杖，虽然下着雪却没有穿大衣。赶马人看到如此奇怪的两个人结伴翻越铁丝网，从禁地不紧不慢地出来，又害怕又好奇，就跟着过来了。被他这么一说才注意到，就连岗亭里的看守见了我们都很谨慎。我们在废墟里逛荡了得有一个小时，那看守时不时在岗哨前打扫一下，我们往那边看时就慌忙扭过头去，装作没在看的样子。我们索性冒充刑警，试着问了问大本教那些逃匿信徒的情况。赶马人虽然喝得烂醉如泥，却还是倏地变了脸色，表情沉重，突然之间结巴起来，说他多少还是知道一些的，但他本人从来没有做过坏事，所以如果要问那些的话还请无论如何多多包涵。他像在审讯室里似的一边说一边忙着三拜九叩。

宇治的黄檗山万福寺是隐元[38]创建的。据说在隐元看来，寺院建筑的要谛在于庄严，必须要整饬形式以使信徒的世俗之心得以升华。他还说，人们通过同饮共食能加深感情，因此吃饭一事非常重要。万福寺的斋堂（食堂）果然相当宏伟，那里的普茶料理自是名扬天下。话说重视饮食、把吃饭和交际结合起来，是中国各地普遍都有的风习，倒不一定是隐元独有的思想。

我对建筑工程学知识一无所知，但我至少知道，寺院建筑的特质首先在于寺院并非住宅这一点。在寺院里不仅不能有暗示世俗生活的东西，而且应竭尽全力去表现与之相反的生活和非世俗的思想。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真宗把世俗生活直接当作宗教加以肯定，所以他们的寺院领地很快就变得俗不可耐了。

自古以来寺院建筑样式都是彰显孤独思想的，真宗的寺庙（京都的东西两大本愿寺）却要直接借这古有样式来彰显他们肯定世俗生活的自家思想，结果搞得很不和谐，非常庸俗。让本就庸俗的东西更庸俗并不难，关键是要庸俗得有特点、有个性。

京都这个地方遍地都是寺庙，遍地是名胜古迹，每走两三条街就会遇到大的寺庙或神社。如果要逗留一周左右，还是不要设定目的地为好，随便信步而行即可。看似很有来头的景点一个接着一个，如果感兴趣可以去问问叫什么名字，仔细观赏。因为街道比较窄，即使都走个遍也不会很累。我时常就那样溜达，从深草走到醍醐，走到小野乡间，还走过通往山科的山路。在市区的话，那些街道不管怎么走都不用担心会迷路，有一次我从伏见出发，傍晚时竟走到了北野天神大人那里，真是诚惶诚恐。我上街的时候，或者是为寻求快乐，或者是为寻求孤独，二者必居其一。寺庙区可谓非常适合这样漫步，比起在繁华街道上东张西望忙着躲避各种车辆，还是这里更为稳妥可靠。

寺庙确实是要以其建筑本身来显示孤独的意味。它不会让人联想起饭菜的味道或老婆孩子等，其中蕴含着要断绝与日常之心、世俗之心关联的意志。然而，无论如何努力想要把这样的观念通过建筑具体表现出来，都还是远不及这观念本身。

日本的园林未必都是在模仿自然，而是试图把南画等所表现的孤独思想和精神在现实中用园林表现出来。茶室建筑等（寺院建筑也是同理）园林，可以说是思想的表现，并非模仿自然，而是创造自然。园林受制于建筑用地的宽窄，这和绘画受制于画布大小是同一个道理。

但是，当想到浩瀚大海的孤独、沙漠的孤独、森林和平原的孤独时就不得不承认，所谓园林的孤独，不管设计何等曲折，终究是雕虫小技，没什么大不了的。

龙安寺的石庭[39]是在表现什么呢？是被赋予了怎样的观念呢？陶德盛赞修学院离宫[40]里面书院的黑白壁纸，说那是在表现瀑布之声。为使其鉴赏前后一致，不惜做如此牵强的说明，真是可鄙。想来园林、茶室等物，和禅僧的悟道一样，都是建筑于禅性假说之上的空中楼阁。问：佛是什么？答：干屎橛。说：把一块石头放在院子里，这既是干屎橛，也是佛。如果把这当成佛来看的话也还好说，但如果把干屎橛真的看作干屎橛也就没什么可讨论的了。这是因为，干屎橛只是干屎橛这种理所当然的认识实际上比禅规更具说服力。

龙安寺的石庭表现出了何种深刻的孤独和孤寂、与何种深远的禅机相通，这些都无所谓。石头的分布联结着怎样的观念与思想，这也不是问题。总之，当我们想到无边无际大海般无限的乡愁和沙漠中壮观的落日时，必会深觉石庭带来的感动根本无法与之相比，此时不客气地无视石庭即可。说什么不可能把无垠的大海和高原纳入庭院之中，这些说法没有任何意义。

芭蕉走出了庭院，在大自然之中看到并建造起自家庭院。他这一生并非只爱旅行，可以说，芭蕉的俳句本身就已走出封闭的庭院，在大自然中建造出自己的庭院。那庭院之中有时候只有一株米槠树，有时候只有夏草葳蕤，又或者只有岩石和那沁入其中的蝉声。那庭院中没有意味深长的石头或弯弯曲曲的松树，庭院自身直接就是风景，同时也直接就是观念。这比龙安寺的石庭要美得多了。不过，仅凭一株米槠树或者仅凭夏草，在现实中要想创作出一座同样的庭院是完全不可能的。

因此，在庭院或建筑中根本无法创作出“永恒之物”，日本自古就存在这种观念。这并不是因为建筑物很快会被火烧毁，因此无法实现“永恒”，不是这层意思。房屋会遭遇火灾，人也会很快死去，因此人生恰如水中泡沫，这是《方丈记》[41]中的思想。陶德很喜欢《方丈记》，其实陶德这人的思想也就仅限于这种程度而已。不过，芭蕉之庭院在现实中无法建成，人工是有界限的，这种谛观与绝望使人完全不会在意房屋、庭院、家具这些。日本的实质性精神生活者特别钟爱此种生活态度。大雅堂没有自己的画室，良宽[42]甚至都不需要寺庙。虽然如此，但他们并非是把甘于贫困当成了生活之本。相反，他们在精神方面欲望极深，甚至可以说过于奢侈，过于贵族风。

并不是说画室或寺庙对他们没有意义，而是他们认识到绝对之物不可求得，且又对半途而废深恶痛绝，于是转而选择了以无为上的高洁。

茶室以简朴为本，但这并非是以无为上精神的产物。对于以无为上的精神而言，特地去做任何事情、所有特别的用心都是不纯洁的，是多余的饶舌。不管把壁龛装饰得何等自然、朴素，这种特别的用心已然是低于无、莫若无了。

对于以无为上的精神而言，不管是简朴的茶室还是日光的东照宫[43]，都是同一个“有”的产物，只不过是一丘之貉罢了。从该精神来看，并不是说桂离宫就单纯、高尚而东照宫就庸俗，两者并没有这种区别。所有这些建筑都是多余的，无法满足“精神贵族们”永恒欣赏的要求。

然而，即使以无为上的冷酷、苛刻的批评精神能够存在，以无为上的艺术却无法存在。不存在的艺术本就没有存在之理。由是，从以无为上的精神来看也是如此，不管怎样，暂且回归到有形之美去吧。排除茶室那般不自然的简朴，竭尽人力做到奢华、庸俗的极致，任其开花结果，这也是一种自然吧。如果说简朴和豪华都是庸俗，那么比起意欲否定庸俗却仍然只能庸俗的凄惨来，还是本来就打算庸俗到底的那种豁达自在更为可取。

我在秀吉[44]那里看到了上述精神。说到底，秀吉这个人对艺术的理解和鉴赏力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呢？他下令创造出各个领域的艺术，但其中到底有多少是他个人的见地呢？秀吉本人并非工匠，他命令各位能工巧匠充分发挥个性和特长去建造，但他下令创造的那些艺术中其实存在一以贯之的风格，那就是人工之极致、最大限度的豪奢，只要符合这一方针，一概来者不拒，有这样的一种气概在那里。如果要筑城，就去找来大到离奇的石头。三十三间堂的围墙堪称围墙中的巨人，智积院的屏风让坐在其前的秀吉看起来像是花丛中的一只小猴子。那里看来似与艺术毫不相干，更像是一个统一在最庸俗的意志之下的企业。但是，其中却有着不容否定的沉着和大气，有着安定感。

可以说，就事实而言，他的精神是真正的统一天下者才有的“天下人”精神。家康[45]也曾手握天下，但却缺少天下人精神。君临

天下的将军有很多，但天下人精神的所有者却只有秀吉一人。即使是金阁寺和银阁寺，它们的建成也都与天下人精神相去甚远，说来不过是富贵风雅之人的消遣罢了。

在秀吉那里没有风雅，也没有消遣。他所做的一切全都是唯天下第一者才有的疯狂意志的体现。他好像一步都没有迟疑过，从未表现出试图节制的迹象。他想把天下所有美女都据为己有，被拒绝时甚至不惜杀掉千利休[46]。他能够做所有骄纵妄为的事情，实际上也确实做尽了这类事情。骄纵妄为者特有的不安分的安定感，与天下人的能力、胸怀结合起来，贯穿在他留下的很多艺术品中，结出了硕果。但是，即使是这般天下人的能力与胸怀，也还是存在日本式狭小的缺憾。如此一来，虽然可以做尽骄纵妄为之事，却不能在一切方面都随心所欲，天下人特有的虚无主义表露无遗。大体而言，极度的华丽总会与奇妙的悲哀纠结在一起，秀吉的成就中也包含这些，还颇具不可捉摸之处。三十三间堂的太阁[47]墙如今只剩下一小段，这围墙是一个没怎么考虑与三十三间堂的匹配与协调性的作品，一味争着炫耀自己的庞大与沉稳。本来围墙是因其内侧建筑的存在才得以成立的，只有这太阁墙却是独立自存，没把三十三间堂放在眼里。结果其独立自存式的强悍与沉着反而超过了三十三间堂。太阁墙曲线独特，虽庞大却并未显示出不自然，其壮美远在三十三间堂之上。

我去龟冈的时候，把王仁三郎想象成在现代具体执行秀吉式骄纵妄为精神的人，尽管他执行的方式非常离奇。我对王仁三郎旧日的城池多少怀有一些期待，但却发现那规模、气度太过卑微，除庸俗之外别无他物。绝对的软弱、寒酸！不要说什么豪华至极带出的哀愁了，完全没有。

有诗云：若有酒樽在手，帝王于我有何哉。又有歌曰：我愿化作鞋子，让那姑娘踩在脚下。不管是万叶诗人，还是阿那克里翁[48]之辈，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波斯，只要是有文化的地方就必定会出现这样的诗人和思想。但是，这思想很是无聊，“帝王有何哉”的说法本无意义。这些家伙生来就没有帝王的天分，不必说做帝王了，任何一件像样的事情都做不成。

庸俗之人过着庸俗的生活，卑微之人过着卑微的生活，他们各自怀着相应的或庸俗或卑微的祈愿，认真过活的样子令人怀念。艺术也

是如此，必须踏实、认真。并不是先有寺庙后有和尚，而是先有和尚后有寺庙。即使没有寺庙，良宽也还是会存在。如果说我们需要佛教，那意味着我们需要和尚，而非需要寺庙。即使京都或奈良的古寺全被烧毁，日本的传统也不会发生任何变动，就连日本的建筑都不会有任何变动。如有必要，再重新建筑即可。简易房就足够了。

京都和奈良的寺庙都大同小异，并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但直到现在，我的手上还留有车折神社里那些小石头的冰冷感，且无法忘记伏见稻荷[49]那庸俗至极的红色鸟居[50]绵延而成的一里多长的通道。只是看一下的话会觉得很丑，一点儿也不美，但是当它与人们的祈愿结合起来时，就具备了直击心灵的动人力量。这并不是以无为上精神的产物，即使其存在显得卑微又庸俗，但却是不可或缺之物。我从没想过要在龙安寺的石庭中休憩，但却会时常希冀自己能一边看着岚山剧场拙劣的歌舞一边沉思。人所爱的，只会是人。没有人味儿的艺术根本不会存在。没有人会想要在一棵不会引发乡愁的树下休憩。

我认为《桧垣》[51]是世界一流的文学，但却并不想在能剧舞台上观赏它。那些表达方式和曲调已经不再和我们直接相关，很是无趣，我无法像等待一粒金砂一般辛苦忍耐，由我自己来想象、创造出舞台即可。天才世阿弥亘古弥新，但能剧的舞台、曲调和表达方式是不是也可以一直创新呢？这值得怀疑。旧的、无聊的东西要么走向灭亡，要么完全变革，这是必然。

三 关于家

这十年来，我基本都是一个人生活。在东京时是一个人住在这里或者那里，在京都也是一样，在茨城县一个名为取手的小地方时，还有在小田原时，全部都是一个人住。但是，哪怕只是一个人住，家（或者也可称为房间）也总会与悔恨之情纠缠在一起。

我也会短暂离家，去外面喝酒找女人，有时是结束一段一无所获的旅程归来。一回家就必定会产生悔意。家里没有母亲会斥责我，也没有会发火的妻子和孩子，甚至都不需要和邻居打招呼。即使是这样的生活，在回家时总还是会莫名觉得悲伤和愧疚，无法摆脱。

在回家之前我会顺道去朋友的住处。在那里完全没有悲伤、愧疚这些情绪。我会一如平常地走完四五位朋友的居处，然后再回家。果然，如此还是生出了悲伤和愧疚。

“回家”这事儿有着不可思议的魔力。如果不“回”，就不会感到悔恨和悲伤。只要“回家”，即使家里没有妻子、孩子和母亲，也还是无论如何都无法从悔恨与悲伤之中抽身而出。回家这一行为中必定存在催人反思的魔力。

如果想从这悔恨和悲情中逃离，简单来说不要回来就好，就那样一直前进就好。拿破仑总是在前进，一直到了俄罗斯，从未退却；希特勒也一次都没有退却过。但即使是像他们这样的“大天才”也无法从家中逃离。只要有家，就一定得回去。只要回去，就一定会陷入和我一样不可思议的悔恨和悲伤之中而无法自拔。我如是想。但是，那些所谓的“大天才”是和我不一样的钢铁之身吗？不，如果是与众不同的钢铁身，那就更摆脱不了……我孤独地在房间里思考着脸色苍白的钢铁人的忧愁。

即使没有会训人的母亲，也没有会发火的妻子，但回到家时还是觉得受到了斥责。人是孤独的，即便是过着了无牵挂的日子，也绝对无法自由。我认为，文学就是从这样的地方产生出来的。

我看到了电影《我们要求自由》[52]的活动宣传照片，好像是在讽刺机械文明，认为如果每天都是星期天，没有老板也没有工人，每天只是钓鱼喝酒游玩度日，那样就能够实现自由和快乐了吧。但是，自由其实并不那么简单。即使无须顾虑任何人，人们还是无法获得自由。首要原因在于，如果每天都只在游玩，那么游玩也就丧失了特殊性，其中再无任何快乐可言。有苦才有乐，如果只剩下快乐，就如同整个世界都只剩下一大片水一般，失去了快乐之所以成为快乐的原因。人必有一死，正因为有死亡，才有各种喜怒哀乐。如果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会死，那样就无聊透顶了。因为活着这件事情中本不存在特别意义。《我们要求自由》的活动照片再怎么愚蠢也无甚要紧，暂且不管导演雷内·克莱尔，但那些所谓的社会改良家们对人之自由的认识，和上述看法相比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极为肤浅。如此一想就不得不更深入地信任文学。我主张：文学万能。这是因为，即使没有会训人的母亲，没有会发火的妻子，文学也会厉声唤人回家，文学就是从这样的地方开始的。故而，也可以说，如果无法相信文学，也就无法相信人类了。

四 关于美

三年前我住在取手。那是一个位于利根川沿岸的小城镇，除了炸猪排店和荞麦面店之外再没有别的餐馆。我每天都吃炸猪排，半年之后就完全吃腻了。于是我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基本上一个月会去两次东京，喝完酒再回来。本来小城里也有酒馆，但却没有能边吃关东煮边喝酒的地方，只有普普通通的小酒馆，客人们坐在门槛上喝按杯卖的大杯酒。当地人管这叫“顶八杯”，意思是一升酒也就能倒个八大杯，一大杯酒很轻松就能超过一合，量很足。村里的农夫们总会说：“去喝顶八杯吧。”我当然是经常去的，一杯酒有时候十五钱，有时候十七钱，还有时候会按当天的进价卖，价格不一。从东京来的朋友总会皱着眉头大口喝酒。

从小城到上野仅需五十六分钟，途中会经过利根川、江户川、荒川三条大河，其中一条河流的岸边是小菅监狱，火车则从这座近代风格的巨大建筑旁边一路奔驰。监狱四周耸立着高高的混凝土墙，牢房威风十足地张着双翼，扩展成十字形状，在十字的中心交叉点上突兀地屹立着凹凸不平的监视塔楼，比大工厂的烟囱还要高。

当然，这所庞大的建筑物中没有一处堪称为美的装饰，从哪里看都是一所监狱，在构造上不允许有监狱以外的任何东西。但是，它却是一处让我着迷的风景，不可思议。

并不是因为它有着监狱之名故而那种震慑力压迫着我的内心，不是这个意思。更准确地说是一种令人怀念的情绪。总之，它某些地方的美吸引了我。利根川的风景和手贺沼都不曾有过这所监狱这般的魅力。真是太美啦，我时常会这样想。

还有一个与这类似的体验，清晰地留在我的心里。

已经是十多年前的旧事了。那时候我还是学生，还不喝酒，刚刚和朋友们开始办同人杂志。因为不喝酒，只能一边溜达着一边聊天，经常会讨论五六个小时之久。因此我们总是信步而行，实际上走过很

多地方的路。到了深夜时分，即使没到深夜也是一样，经常会被警察盘问。那是左翼运动风行的时代，盘问总是彻底而琐碎。几个人就那样在深夜里散步，还没有喝酒，这反倒成了引人怀疑的事情。当然我并没有因为这个缘故就改变心意而大肆酗酒。

我们经常从银座走到筑地，然后乘渡船到佃岛去。渡船通宵运营，因此不必担心无法回来。佃岛上不足两米宽的昏暗、狭窄的道路两旁挤满了名为“佃茂”“佃一”等的房屋，应该是咸烹海味的店铺吧，但却让人觉得像是渔村，下了渡船之后突然觉得自己仿佛是远道而来的旅人，完全不会想到河对岸就是银座。我很喜欢这种旅行的感觉，加之有一个杂志同人是在圣路加医院附近的干冰工厂上班，因此经常有机会走到这边来。

说到干冰工厂，这也是一处让我着迷的所在，很是奇妙。

那应该是工厂区里一座平凡无奇的建筑吧。里面有起重机轨道，左右两边都是钢筋混凝土，头顶上很高的地方也有连到仓库去的高架轨道似的设备探出来。这里也完全没有考虑过要追求美，仅仅是由一些必需的设施搭建而成的一座建筑物。从城中房子里望过去，这里显得魁伟又不合群，我却感受到了它那卓然的美。

圣路加医院的庞大建筑很是宏伟，和它相比干冰工厂显得又小又寒酸。即便如此，如果和干冰工厂那紧实的质感比起来，圣路加医院就成了如孩子们做的手工般微不足道之物。这工厂深入我心，它疏朗大气的美勾起了我遥远的乡愁。

小菅监狱和干冰工厂，有时候不经意间我会想一下二者之间的关联。不过，除了它们都有一种能够激起我乡愁的强烈美感以外，我并没有勉强自己一定要想到其他。它们的美与法隆寺[53]、平等院[54]这些地方截然不同。法隆寺和平等院的美与古代、历史等关系密切，想到这些就大体会认可它们，但那并不是直击内心、深入肺腑的美。总归有些地方需要补足，否则便不足以服人。小菅监狱和干冰工厂更为有力，其冲击更为直接，没有任何补充物，立刻就把我的心灵带到了乡愁处。原因何在呢，那时候我并未考虑这个问题。

某个早春，我出发去半岛顶端的港口城市旅行。那个小小的海湾里栖息着日本的驱逐舰。军舰很小，感觉很是谦逊，但它的美却在我看第一眼时就震撼了我的灵魂。我躺在海边，全神贯注地望着那浮在水里的谦逊的黑色铁块。这时候，小菅监狱、干冰工厂和军舰三者合而为一，我想出了这美的真相。

为什么三者都如此美呢？它们并没有为了变美而去做任何加工，它们那里完全没有这样的美。并没有出于美的考虑而多添加一根柱子或一块钢铁，也没有以不美为理由而拿去任何一根柱子或一块钢铁。只是把必需的东西放在了必要的地方。这样，去除掉所有不必要的东西，在“必要性”这唯一要求下以所形成的独立形态呈现出来，此形态仅与其自身相似，除此以外与其他任何事物都不相同。根据需要，柱子可以无所顾忌地东歪西倒，钢材可以圈得长短高低不一，轨道可以突然从头顶上伸出来。所有一切都只是必要而已。这必要不可遏止地生长、壮大，其他任何旧有的观念都无法成为阻止其生成的力量。由此，这三个与众不同的东西得以成形。

作为我的主业的文学，和上面这些完全是一回事儿。不能为了让人看起来觉得美而去写作，一行都不可以。在特地用心去感受美并刻意为之的地方，并不会再产生美。要待无论如何都不得不写时、必须写时才动笔。唯一可做的，是应那不可遏止的必要性之要求，痛快淋漓地写个够。正是“必要”，不拘何种情形，贯彻始终的唯有“必要”二字。如此，回应这“不可遏止的”实质要求所形成的独立自足的形态便产生出了美。如果抛却这实质性要求，即使是从美或诗意的角度出发去打造一根柱子，最终那也会沦为微不足道的小手工。这就是散文的精神，是小说的真谛，同时也是一切艺术的大道所在。

问题在于，你想要写的那些东西是真正必须得写的吗？即使用你的生命作为交换，也还是不得不写，于你自己而言是那般无法舍弃的宝石吗？再有，是否根据上述要求，用你特有的笔去掉了不必要的赘物，真正做到恰切地表达了呢？

百米比赛全速奔跑时欧文斯[55]的美与二流选手很不一样，前者的所有动作都是有必要的，后者却未完全贯彻必要性原则，显得笨手笨脚。当我还是中学生的时候，要求百米选手必须又瘦又高，腿要长，身体要轻便苗条；又胖又重的男人全都跑到投掷类项目去了，在

运动场的角落里推着铅球，或是抡着链球。还有帕多克[56]和辛普森[57]，这两位都来过日本，一直到他们所在的时代都还是那样。从梅特卡夫[58]和托兰[59]崭露头角的时候起出现了变化，高体重带来的加速度成为短跑运动员必须具备的最后一个条件，身体苗条的人都转去了中长跑。有一次我去羽田机场，在那里见到了俘获的I-16型战斗机。刚刚看到它从飞机场的左侧出来，一眨眼就飞到了右边，速度之快令人惊讶。日本的战斗机重点关注战斗性能，对速度重视不够，在这一点上无法与之相提并论。I-16机身短小，矮胖敦实，沉甸甸的，看着很有分量，完全符合近代以来百米选手的体格条件。虽然一点儿也没有轻便的样子，样式确实很不美观，但它那重量具备的加速度却带来了风驰电掣的速度之美，令那些轻巧的客机无法望其项背。

仅有外观上的轻巧好看并不能成为真正的美物。一切都关乎实质。为了美而美是不自然的，终究并非真正的美，说到底那只是空虚。空虚之物绝不会如真实之物那般动人，归根到底不过是可有可无的赘物而已。即使把法隆寺和平等院全都烧毁，我们也不会感到任何困扰。如有必要，拆了法隆寺改建成停车场也没问题。我们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和传统绝不会因此而消亡。没有了武藏野宁静的落日，夕阳还是会落到那层层叠叠的简易房房顶上。因为尘土的关系，即使晴天也很朦胧，月夜的景致模糊不清，代替它的是闪耀的霓虹。我们现实的生活和精神扎根于此，如果这不是美，那还能是什么呢？看，天空中有飞机在飞，大海上有钢铁舰船在跑，电车轰隆轰隆驶过高架线。只要我们的生活是健康的，即使是在为模仿西方建起廉价简易房而扬扬自得，我们的文化也还是健康的。我们的传统也是健康的。有必要的话就把公园翻整成菜园吧。只要那是真正必须要做的，在其中就一定会产生真正的美。因为那就是真正的生活。只要是在认真生活，就无须为东施效颦感到羞耻；只要那是真正的生活，即使是东施效颦也能获得毫不逊于独创行为的优越感。

《现代文学》第五卷第三号　1942年2月28日发行

---

[1] 布鲁诺·陶德（Bruno Taut，1880—1938），德国建筑学家、城市设计师。晚年因受纳粹迫害，于1933年5月至1936年10月亡命日本。在日期间在京都等地研究日本传统建筑，写下了《日本文化之我见》《日本》等多部论述日本传统文化的著作。坂口安吾的本篇散文发表于1942年，与布鲁诺·陶德的论著同名，兼有指向前文展开论述之意。

[2] 桂离宫是位于京都市西京区桂地的江户时代的皇室建筑群和庭院。建于17世纪，是当时皇室八条宫的别邸，总面积约为7万平方米。

[3] 望月玉泉（1834—1913），日本明治到大正时期的日本画家。本名重岑，玉泉是他的画号。

[4] 池大雅（1723—1776），日本江户中期南画家，大雅堂是他的号。

[5] 田村能竹田（1777—1835），江户后期文人画家。

[6] 富冈铁斋（1837—1924），日本明治、大正时期的文人画家、儒学者，有日本最后的文人之誉。

[7] 秦藏六（1823—1890），日本江户末期到明治时期的金工铸造家。因打造孝明天皇的铜印和将军德川庆喜的金印而名声大噪，1873年铸造了明治天皇的玉玺和国玺。

[8] 在布鲁诺•陶德的《日本文化之我见》一书中有关于“二阶堂竹源斋师”的论述。“竹源”疑为“竺源”的误用。据《明治大正昭和人名录》的记录，“二阶堂竺源”（？—1933）是等持院住持，对电影的发展做出过贡献。

[9] 让•谷克多（Jean Cocteau，1889—1963），法国前卫艺术家，身兼诗人、小说家、剧作家、画家、电影导演等多重身份。

[10] Athénée Français是日本历史最为悠久的外语教育专门学校，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1913年由时任东京帝国大学讲师的约瑟夫•科特创办（Joseph Cotte，1875—1949），以法语为主，教授法语、英语、希腊语、拉丁语。

[11] 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1841—1929），法国政治家、新闻记者。属激进社会党，绰号为“老虎”。1906年任法国首相，于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再次担任首相，扭转战局使法国在一战中获胜。

[12] 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

[13] 《三国志》，西晋陈寿所著，记载中国东汉末期到三国时期历史的史书。

[14]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英国作家D. H. 劳伦斯所著的长篇小说。

[15]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德国思想家、作家、科学家。

[16] 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英国戏剧家。

[17] 小堀远州（1579—1647），江户初期的茶道师、庭院设计师。远州流茶道创始人。曾效力于丰臣秀吉、德川家康和德川秀忠，负责宫城建设等工程。

[18] 加里•库珀（Gary Cooper，1901—1961），美国著名演员，1961年获奥斯卡终身成就奖。

[19] 梅若万三郎（1869—1946），日本能乐表演艺术家，1946年获颁文化勋章。

[20] 雪舟（1420—1506），活跃于日本室町时代的画僧。

[21] 雪村（1504—？），日本室町时代中后期画僧，崇拜雪舟。

[22] 狩野派是日本绘画史上最大的画派。始创于室町时代中期，经安土桃山和江户时代，一直延续到明治初期，是最具代表性的日本画流派。

[23] 运庆（？—1223），日本平安末期镰仓初期的造佛师。

[24] 即1937年。

[25] 隐岐和一（1911—1945），京都市中京区人，小说家、编辑，坂口安吾的友人。

[26] 尾崎士郎（1898—1964），小说家，坂口安吾的友人。

[27] 水江泷子（1915—2009），日本昭和时代女演员，电影制片人，人称“阿泷”。

[28] ORIE津阪（1912— ），日本女演员，松竹少女歌剧团的男角儿之一，与水江泷子同为20世纪30年代松竹歌剧黄金时代的明星人物。

[29] 贝比·鲁斯（Babe Ruth，1895—1948），美国著名棒球运动员。

[30] 牧野信一（1896—1936），小说家，坂口安吾的老师。

[31] 猫八，日本江户时代模仿猫、狗、鸡等的叫声沿街行乞的人，也指模仿动物叫声的口技艺人。

[32] 江户家猫八，猫八口技师家族的名号，通常也多指初代江户家猫八（1868—1932）。

[33] 天中轩云月（1895—1945），日本浪花曲表演大师。

[34] 保津川，流经京都府南部的河流，全长13公里，水流湍急，行舟困难。流出京都盆地后，便称为桂川。

[35] 丹波，日本旧藩国名，是日本古代的令制国之一，属山阴道，俗称丹州或丹南。区域包含现在京都府中部、兵库县东隅和大阪府的一部分。1874年12月，因废藩置县政策，该旧藩国名废止。文中作者依旧使用该旧藩国名。

[36] 明智光秀（1528—1582），安土桃山时期的武将。臣服于织田信长，为近江坂本城主。1582年在京都本能寺袭击主公织田信长，史称“本能寺之变”。不久后即被羽柴秀吉（即后来的丰臣秀吉）击败。

[37] 大本教：明治末年，出口王仁三郎组织的神道新宗教。1921年、1935年两次受到日本政府镇压。

[38] 隐元（1592—1673），中国禅僧，福建人，日本黄檗宗始祖。1654年渡日，1661年在宇治建万福寺。

[39] 龙安寺位于京都市右京区，是临济宗寺院。其中的方丈庭院相传为相阿弥所作，是闻名于世的枯山水作品。1994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40] 修学院离宫位于京都市左京区比叡山西麓，原为后水尾上皇的山庄，以庭园之美闻名。

[41] 《方丈记》是日本镰仓初期的随笔，由鸭长明作于1212年。日本三大随笔之一。

[42] 良宽（1758—1831），江户后期曹洞宗僧人、诗人。

[43] 东照宫是祭拜德川家康的神社，日本各地有多处，其中以日光东照宫和久能山东照宫最为有名。

[44] 丰臣秀吉（1536—1598），安土桃山时代武将，1590年左右统一日本。

[45] 德川家康（1542—1616），江户幕府第一代将军，1603年至1605年在将军位。

[46] 千利休（1522—1591），安土桃山时代的茶道大师，千家流开山宗师。

[47] 太阁是对摄政、太政大臣等的敬称，也专指丰臣秀吉。

[48] 阿那克里翁（Anakreon，约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抒情诗人，其歌唱爱情与美酒的诗歌流传很广，“阿那克里翁风”诗体即由他得名。

[49] 伏见稻荷大社，位于京都市伏见区，日本稻荷神社的总社。

[50] 鸟居是日本神社参拜道路入口处的牌楼，是神社领域的象征。

[51] 《桧垣》，能剧曲目，世阿弥作，被誉为以老妪为主角的三大能剧之一。

[52] 《我们要求自由》（À nous la liberté）是创作于1931年的法国电影，导演是法国电影大师雷内·克莱尔（1898—1981）。

[53] 法隆寺是位于奈良县生驹郡斑鸠町的圣德宗寺院，南都七大寺之一。1993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54] 平等院是位于京都府宇治市的寺院，属天台、净土两宗。1994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55] 杰西·欧文斯（Jesse Owens，1913—1980），美国黑人田径明星，短跑运动员，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佳田径运动员”。

[56] 查尔斯·帕多克（Charles Paddock，1900—1943），美国短跑运动员。

[57] 乔治·辛普森（George Simpson，1908—1961），美国短跑运动员。

[58] 拉尔夫·梅特卡夫（Ralph Metcalfe，1910—1978），美国短跑运动员。

[59] 埃迪·托兰（Eddie Tolan，1908—1967），美国短跑运动员。

青春论

一 我的青春

我完全不记得自己曾经有过“现在正是我的青春时代”之类的想法，就这样过来了。我的青春什么时候过完的呢？完全找不到分界线在哪里。如果说不成熟的人大行蠢事就是青春的标记，那我认为自己到现在也还正青春呢，恐怕等到七十岁也还很青春吧，这样的反省绝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我还想嘴硬，虚张声势地说：“文学之精神就是要永葆青春。”但即便我像念经一般不停嘟囔文学、文学，也依然无法抵消自己的愚蠢。生来已有三十七年，就这样虚度光阴找不到人生的分界线，实在是悲哀。如果到七十岁时还是没有发现界线在何处，那又该变得何等无助啊！是不是自己划上一道分界线呢？有时候我会这样想。那么问题来了———“怎么划好呢”，想到这里我再次举手投降。我还会先行考虑“结婚”这一分界线，估计大家也都是这样想的吧。对于结婚，我绝没有任何特别的想法，也没什么坚持，我打算顺其自然，如果水到渠成出现了需要结婚的情形，那我任何时候都可以结婚。[1]但是，这样一来是不是我人生的分界线就能形成了呢？我觉得十有八九还是无法形成，假设说真的形成了，我也绝不认为这分界线会使我的生活变得真实且伟大起来。我确实愚蠢，但这愚蠢的成因却和结婚这事儿沾不上边。结婚，然后孩子长大，我年届七十，如此一来，果然青春———哪里都不见人生的分界线，这真是一个无可救药的话题，想到这里，我深感惶恐。

“青春一去不复返”，这话说得极为漂亮，而“青春永不逝去”这话就说得太可悲了。首要的一点，那样太没意思。那种累法儿与别的疲累不同，是一种无法治愈、走到穷途末路的感觉。世阿弥在流放佐渡[2]期间创作的谣曲[3]中有一部题为《桧垣》的作品。细节我

都忘记了，故事大意如下：好像是有一座寺庙名为桧垣寺（如果您非常了解谣曲，还请略过此处，我极有可能会胡说八道），有一个老妪每天早晨都来寺中，在佛前供上阏伽水。这老妪总是一个人来，她带来的水清亮柔美，不同寻常。于是寺庙住持就问她说：您是哪里人？姓甚名谁？老妪吟出一首和歌，问住持是否知道此歌（很抱歉我把这首和歌给忘了，只记得是以类似于“汲水”这类的枕词[4]起句），住持并不理解这个枕词的意义。当然这首和歌也颇具重要意义，不过却并非故事的最关键之处，故还请谅解为盼。住持心内不解，就问说：这组枕词听起来很是陌生，究竟是何意思？老妪回答说：如果想知道意思，就请劳驾去一趟某某河边（河的名字我也忘了）。我自己就住在那里，到时候讲给住持听。说完就回去了。第二天（也有可能不是第二天。总之在传说故事里面明天也好十年后也罢都不打紧），住持去那条什么河边拜访老妪。到那里一看，果然有一间荒废的草屋，但却不见人影，而且那破屋荒废已久，根本不像人住的地方。这时，不见人影的半空中忽然传来老妪可怕的声音：来，聊一下我的过去吧。很久以前，我在京城供职，青春时代过得非常快活，昨天那首和歌即是本人的作品，被收入到《新古今》[5]一类的和歌集中。随着年龄增长，年轻时候的美貌日渐衰败，越来越丑，这痛苦简直不堪忍受。我备受折磨，万分苦恼后最终死去，却因此不得往生，至今仍因执念被困于人世间，兀自迷茫。请大师前来唯有一事相求，万望大师能为我超度，助我早日往生。听到这里，和尚高声喝道：我自会为你超度，你先现出身来！老妪犹豫片刻后说：既是如此，我也顾不得容貌丑陋骇人，且来见过大师。一个执迷不悟的女鬼出现在和尚眼前。和尚开始诵经超度，这期间老妪追逐着昔日的青春梦想和旧时容颜，恍恍惚惚尽情起舞，最终往生。故事大意就是这样。

以流放北海孤岛之身创作出如此优美的故事来，世阿弥这个人确实是天才，令人折服。我每每和朋友们讲起这个故事，虽然每次讲的都不太一样（我对所有朋友都讲过这个故事），听完之后最受感动的人是宇野千代女士[6]。自那以后宇野女士就迷上了谣曲，经常去欣赏能剧。而我虽一直把谣曲当成文学在读，却几乎没去剧院看过，于是遭到了她的嘲笑。虽说所有的女人都担心人老色衰，这一点和男人绝对无法相比，但宇野女士听完故事之后深受震动的样子尤为真切地印在我的脑海里，盘桓不去。宇野女士本人也已是这般年纪，她对女鬼的苦恼应能感同身受，故反应激烈，有这层意义在。而对于逝去的

青春竟会表现得如此明显，或者说竟然会有如此执着的爱恋之情，这反倒让我羡慕起女人来。这份羡慕中丝毫没有身为男人狂妄自大的成分。

女人总是有很多秘密。男人和女人身处同样的生活之中，男人意识不到任何秘密，女人却总能发现各种微妙的秘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宇野女士的小说。她的私小说自不必说，不管是男孩的故事、女选手的故事还是音乐老妇人的故事，她讲述的大部分故事都带有这类微妙的褶皱。这些带有秘密色彩的心情一个个微妙又琐细，如同一颗颗被准确挖掘出的宝石一般精美，我很是爱读。话虽如此，那是不是我也写写这类作品试试看呢，还真是不行。就是把我的脑袋倒过来踢几脚，我也写不出这种东西。如果真能像宇野这样写故事，那就会不可否认地发现我自身其实也会有类似的心情，但在生活中我却不会围着这些转。当然，现在我的主要任务并不是要讨论文学。

女人一一感受着这种微妙的内心、秘密的气息来过活。我想，对于她们来说每一个小时肯定都至关重要，每一个小时都想紧紧抓在手中。女人能够从自己身体的每一个部分感受到生命的存在，不管这个部分何等微小，哪怕是一根头发或是一根眉毛。我们男人就完全不懂这些，更何况是容颜老去的悲哀这类，即使男人的生活中也有同样的感情，男女之间依然存在天壤之别。宇野女士某篇小说中的一封信里好像有这么一句：“女人一个人睡觉时的凄凉，您大概不会明白吧”，大致是这么个意思。女人紧紧抓住这宝贵的每一个小时，她们对孤身一人的状态抱有何等痛切的诅咒之情，我差不多能猜得出来。

和这样的女人相比，我每天的生活完全称得上是空洞无物，每一分每一秒都缺乏实感，且邋遢散漫，感受不到任何生命气息。别说一根头发这样的傻话了，就是掉了一根手指一条胳膊，顶多也就觉得很不方便，还可能会担心外表不雅观，对微小生命的逝去应当不会产生任何感觉。

所以，对于女人来说，逝去的时间也已经深深地扎根于女人的生理之中，其绚烂的青春盛时与趋老凋谢之间存在可怕的差距，女人们已经本能地养成了以此时间差为核心的特殊思考方式。事实上，同样身处老年时，女人的老年往往比男人的老年表现出更多无可挽救之痛苦。女人以肉体来思考，这宝贵的肉体凋落之日无疑就是万事皆休之

时。女人的青春很美，如同花儿盛开般惊艳。女人的一生全部都已变成秘密封印在青春之中。所以，如果仅从这点来看，女人比人类更具动物性，这样说也无甚不妥。实际上，女人拥有一种独特的本领，在面对人生丛林以及丛林中的歧路、敌人或涌出的泉水时，能够形成男人绝对无法想象的各种美好意象。假如去掉女人的理智，把她们限定在基于肉体做出的思考之中，那么女人的世界就会沦陷、只能亡国。女人失去贞操之时，她的祖国也随之沦陷。由是，她的肉体是绝对的，她的青春也是绝对的。

一说到女人一般如何如何男人一般如何如何这些时，我的舌头就打不过转来，讲得前言不搭后语，还是就此打住，来说说我自己个人层面上的那些事儿吧。不过，我想对刚才的内容稍加总结，即女人对与自己有关的生活有着清醒认识，非常努力地过好每一个小时，这一点远非男人可及。她们具有非常明显的自我中心的思考方式，仅从这一观点来看，不得不说女人是远胜男人的“生活者”。刚刚谈到的《桧垣》那个故事也是一样，换成是男人，即便是以光源氏[7]为主人公，因过于忧虑容颜老去而变成幽灵这样的故事也无法成立。并不是说不能把光源氏写成幽灵，最起码的，以男人写年老这事儿就行不通。试想一下，有一位老爷爷总是哀叹人老色衰，以至于魂魄一直在人世间游离而无法往生，这样一个故事带给读者的阅读效果必大有不同，不如说更像一个喜剧故事。女人的生活圈子非常狭窄，但她们却活得很是热烈。

三好达治[8]在评论我的时候好像说过，坂口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座恢宏气派的建筑物，但进到里面却发现没铺榻榻米。这据说是近来有名的辣评，我也不由得一笑，确如其言，在我寺庙正殿那般宽敞的伽蓝堂中却连一片镶边草席都找不到，只是百无聊赖地把这宝贵的时间迎来又送走。空虚的一天，空虚的一生。即使别人不脱鞋贸然进来，然后又一下子兀自出去，我也说不得半句怨言。因为我这里没有任何的分界线，连一块“请把木屐脱在这里”这样的公告牌也都没有。

我有可能到了七十岁也还很青春，可是却从未体验过因哀叹衰老而变成幽灵这样充实的生活。对于这样一个我来说，青春绝称不上美好，也谈不上特别。那么，青春是什么呢？青春就是让我活下去的力

量，是诸多虽然愚蠢但却一直支撑着我生命燃烧的事物，支撑我生命的所有这一切事情都是我青春的对象，都是我的青春。

要说愚蠢，那我经常是蠢不可言，如果要从愚蠢如我的生存方式里举出一条正常的人生信条来，那就是“不可后悔”。并不是说我做得很好所以无须后悔，自己固然愚蠢，但即使后悔也终究不会有任何改观，所以不可后悔。说起来不过是类似于祈祷一般的蠢人的激情罢了。牧野信一住在鱼篮坂[9]上那会儿，在书房里贴有一张诗笺，上面写着“于我事皆无悔”，是菊池宽先生[10]所书。后来听说那原本是宫本武藏[11]的一句名言。看这冠冕堂皇大肆宣扬的架势就知道，宫本武藏的不可后悔和我的不可后悔大不相同。《叶隐论语》[12]里似有训诫云：不管是什么坏事，一旦自己做下了，则必须以美名掩饰之。我却从未想过如此明目张胆地把自我主义贯彻到底，我总不免会更多地考虑他人，还会经常反思自己的弱点，忍不住要唉声叹气。如果见到上述《叶隐论语》级的高手，我会第一个站出来大打出手。

可以说，我所说的“不后悔”其实意味着一种达观，不管作恶的后果是抛尸荒野还是下地狱都不会后悔，总之我已竭尽全力去做。宫本武藏毅然决然地说“于我事皆无悔”，他总是会清晰地认识到“事”的存在，这和我的达观不是一回事儿。想来宫本武藏应是一个时常会后悔的家伙，不然他为何硬要编出“于我事皆无悔”这样一句名言呢？从这句话里足可听出武藏的悔意，入耳如同诅咒一般。

我绝非是要炫耀自己的愚蠢，不过既然我的生命燃烧于此，既然我凭此得以生存至今，那就必须在有生之年对它多加珍惜。尽管我的青春里没有“逝去的美”，有的只是“永远不会失去的愚蠢”，我还是必须要讲一讲我的青春。话说我的青春论同时也是沦落论，这一点诸位一读便知。

二 关于沦落

日本的小官吏劣根性非常严重，一旦给他点官儿似的权力，立马就会飞扬跋扈不可一世起来。之所以说这个，是因为最近刚刚有人在菜店或鱼店经历过，那里本应是对众生一视同仁的地方。我素来和菜店、鱼店这些都没什么关系，但却在别的地方沉痛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有老爸或是老妈带着孩子走进电车，或者是有青年人带着老太太进来，总会有人给孩子或老太太让座。不一会儿旁边的座位空出来时，尽管刚才把座位让给孩子或老太太的人还站在那里，却还是会自己一屁股坐下，或是让自己的同伴坐。这种事儿经常碰到，却从未见过有孩子老爸或老妈请刚刚让座的人来坐座位。

也就是说，这是一群利用别人对孩子和老太太的同情心来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家伙。如果这群人当上了官儿，必然会发挥出官吏的劣根性，滥用权力，后果不堪设想。

我有一个极坏的毛病，当看到老太太等人摇摇晃晃走进电车里来时，心里就会觉得不让座不行。可是，一旦糊里糊涂让了座，对方马上就会把讨厌的小官吏劣根性展示给我看，让我非常不悦；但是如果不让座，心情也会很不爽。于是，为尽量避免和这类带有小官吏劣根性的家伙扯上关系，我决定除非电车里空荡荡的，否则就不落座。虽然多少有些累，但还是不和这些讨厌的家伙扯上关系来得更加幸福。

去年快过年的时候，我在涩谷换车，从国营电车上下来，换乘巴士。巴士严重超载，那情形就连我都觉得要喘不上气来。在我旁边站着一个十岁左右的小男孩，穿着学习院[13]的小学生制服。我面前的座位空出来了，于是我示意旁边的少年过去坐。少年只是行了个礼，并没有坐上去。不一会儿座位又空出来，但少年仍旧站着被满员的人群挤来挤去，连看都不看一眼我前面的座位。

我钦佩这少年的良好教养。少年严守信念的坚定态度堪称完美，即使和宫本武藏相比也毫不逊色。当然学习院的孩子们也不都是这样，但至少让我深切感受到了家教的重要性。

像这样的良好教养未必都和原生家庭的荣耀或财富有关，但是我认为，家族的荣耀或对财富的自豪这些非常重要，当具备无后顾之忧的家庭背景时，即使是一个普通人也可自行轻松保持这样的坚定态度。

不过，虽然名门子弟往往与生俱来就会拥有这样良好的教养，但那些名流所属的成人世界和孩童世界却并不能一概而论，很多时候并非如此。更有甚者，成人世界里的所谓贵族品格仅仅指从容不迫的态度或坚定的外表，而那外表与精神并无关联，真正的贵族精神又自存在于别处。有着良好教养的人们不过是在与他人简单接触时表现得很懂礼貌，而当涉及实际的利害关系时，能否做到自我牺牲呢？能否心甘情愿地把座位让给别人呢？毋宁说伤害他人以保证自己不留遗恨这一深层性格其实更容易形成。

再者，在成人世界中，当牺牲、互让、体恤照顾这些并非出于礼貌，而是作为生活本身得以训练形成时，是为沦落的世界。在沦落的世界里，人们深知伤害他人的罪恶，对别人的困窘寄予怜悯和同情，不是说说而已，而是知道实际的救助方法并会身体力行。而且他们不会辜负别人的信任，总是以仁义来约束自己的行为。

尽管如此，他们的重仁义主要还是仅限于他们自己同志者的世界中。只要踏出他们那个世界一步，即当接触到不属于沦落世界的人们时，他们未必会信守仁义。这是因为沦落的那些人基本上都具有性格破产者的特征，而且又多恶徒无赖，他们保护同僚、守护他们的秩序，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但他们并不认为在对外时仍需遵守秩序。总的来说，他们的秩序与普通家庭的秩序很不一样，即使没有特别的恶意，也还是会招致诸多矛盾和发生龃龉。

都说只要过上三天悠闲的讨饭生活就会乐不思蜀，沦落世界里也是一样，如果能够扼杀掉独立不羁的灵魂，那就再没有比沦落世界更宜居、更易沉沦之所了。那里不需要华服美宅，也不缺天然野生的食物，真如南海仙岛一般。因此我强烈诅咒、憎恨沦落世界。一旦失去

独立不羁的灵魂，我不过就是一具肉体垃圾而已。所以我的灵魂坚决不愿在此停驻，既然如此，那为什么我的灵魂又在这个世界里感受到了休憩的闲适，为什么会觉得这就是故乡呢？

今年夏天我回到新潟，时隔二十年之后再次赶上了白山神社[14]的祭典。虽不如从前热闹，却还是有个松下杂技团正在表演。在马戏团里我最喜欢从一个秋千到另一个秋千飞来飞去的那种空中杂技。但这个松下杂技团里像样的艺人有可能被征入伍了吧，只有团长一个成年人，他们的表演非常拙劣，有一半左右的演员都掉到了地上，没有飞好。后来我看过一次柴田杂技团的表演，人家那次除了小丑以外没有一个人掉下来。乍看上去好像正中间的秋千最重要，其实不然，两侧的秋千上需要安排最熟练的指挥，由他们来控制中间那个人出发时的节奏。柴田杂技团那次中间秋千上是一位女艺人，两边的秋千上是两位老练的艺人，所以一点儿都没乱。松下杂技团表演时老艺人搭的是中间的秋千，两边都是孩子，根本没有指挥。

掉下来，又掉下来，然后再攀上去。他们上场时不过是一群少年少女，掉下去再上来，这回一定做好！看到他们下定决心瞪大眼睛上秋千的气势，我不禁流下泪来。一副拼尽全力的架势。除老艺人外，第二老练的是一个才二十岁左右的青年。这个青年总给人猥琐之感，我不愿意看他。就是这个青年，在最后的高难度动作那里失败落地之后，咬紧牙关瞪大眼睛，很带劲地用手重新系好耳边的绳子，再次抓紧绳索飞身攀上秋千。那时候猥琐之感已经完全消失，有的只是庄严神圣、全力拼搏的气概。那种美打动了我。

有一次真杉静枝[15]女士邀我一起去帝剧[16]欣赏轻歌舞剧。和轻歌舞剧中的女演员比起来，和她们一起跳舞表演的那些男的看起来简直傻极了。他们表现得实在是太过低能、太傻，身为同性的我觉得有些郁闷，这时候真杉女士低声对我说：“为什么歌舞剧里的男的看上去这么傻呢？”本来我以为男观众觉得傻的，女观众或许会有不同的观感，听了真杉女士的话之后我才认识到，原来女人们也是那样觉得的。

不过我也曾遇到过一次例外。

那次是在京都。昭和十一年、十二年[17]左右。京都的夏天很热，我就每天拿着十文钱钻到新闻影院里去，一整天都待在休息室里看看书什么的。新闻影院是滑冰场的附属建筑，非常凉快。那段时间我对工作失去了自信心，不知多少次地想过要结束生命。新京极[18]那里有一座歌舞剧院叫京都红磨坊，我经常动身过去。动的真的只是身体而已，演出很是无趣。所以，我遇到的唯一一次例外当然不会发生在京都红磨坊。

我走进比京都红磨坊演得更好的工作棚里去，发现那里正在搞特别演出，演的是一幕轻歌舞剧。因为是狭窄工作棚里的特演，剧组非常简陋。只有七八个女人加一个男人而已。但是，这唯一的一名男演员颠覆了我迄今为止的所有观剧体验，他走上舞台，女演员们顿时黯然失色。回想起来，他当时是手敲木鱼，嘴里念着讽刺俚谣类的台词。他器宇轩昂的男子气概充满了整个舞台，形象显得非常高大。不仅如此，女演员们如同飞舞的蝴蝶一般，绕着男子悠然自得地飞来飞去，看上去很是安心。那景象真是赏心悦目。没想到歌舞剧的男演员竟表现得如此有威望、如此值得信赖，我本来对此是不抱期望的。

日积月累之后这一印象变得极端起来。男子的形象逐渐变得超常的伟岸高大，其他歌舞剧男演员们看上去愈加愚笨不堪。我心想，那种水平的演员没有理由不被请到浅草[19]去，希望能再见上一次，但遗憾的是我没有记住他的名字。不过如果见到自然就会认出来，于是每次去浅草、新宿等地看戏时我都很是留心，但却未能有机会再见。

然后今年春天的时候，我和淀桥太郎[20]先生在浅草一家名为染太郎的店里聊天。这染太郎是一家什锦铁板烧店，但它和花柳街上那些卖给雏妓的铁板烧不一样，不太烤牛肉菜饼或是虾菜煎饼这些，这家的顾客都是些爱喝酒的人，不管是西式蛋卷、牛排还是鱼和蔬菜，什么都可以烤。最近我们《现代文学》[21]这些人一聚会就往这家店跑，对这家店实在是青睐有加，除我们之外，歌舞剧圈儿的那些人也是每晚都来这里喝酒。于是经常碰到淀桥太郎先生，会和他聊上几句。某天谈到了京都红磨坊的事儿。当时我想那些不着交际的旧事他应该不会知道吧，但索性还是问了问，看他是否知道同一时期在工作棚特别演出中出场的那位男艺人的姓名。让我目瞪口呆的是，太郎君稍微想了一会儿之后就非常明确地回答说：那是森信。当时只有

森信在京都工作棚中搞过特演，再没有别人。工作棚的地点还有人数都完全一致，因此毫无疑问就是他。几位在场的演艺界人士也纷纷给太郎做证。森信是绰号，他的艺名好像是森川信[22]这三个字，是这样一个人。这些人行踪漂泊不定，几年前在京都狭窄的工作棚里发生的事情竟然还能记得如此清晰。我很是吃惊，一时语塞。

比起梅若万三郎的能剧和菊五郎[23]的歌舞伎来，我更喜欢看杂技和轻歌舞剧。与此相同，和品尝第一流的美食相比，我更喜欢喝酒。但我并不喜欢酒的味道，在喝到酩酊大醉闻不出酒味儿之前，我都是屏息凝气强忍着喝下去。

可能大家都会说艺术是魔法，对此我多少有些异议。那个年轻人，如果坐我对面的话我会觉得他猥琐到无法直视，甚至想要揍他。但当他攀上秋千之后却陡然神圣起来，那拼命的气势非常动人，仿佛换了个人似的，创造出奇迹。这是魔法般的现实，是奇迹，但这奇迹经常与我们的现实和生活同在，是极为普通的自然状态，绝不是超现实的存在。当看到歌舞剧舞台上那些软弱无能的男演员时我只好举手投降，但森川信却是一派威风凛凛的男子气概，女演员们绝对信任地围着他，看到这舞台上的游玩胜景，即使女演员们的舞蹈非常蹩脚，又或者她们长得不好看，也会觉得根本没有关系。美妙的游玩场景让我们精神愉悦。这也是一个奇迹，而且这奇迹常常发生在与现实紧密相连的地方，离不开现实。并不是艺术的奇迹，而是现实的奇迹，是肉体的奇迹。另外，酒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奇迹。

我爱好围棋，但很不喜欢赌钱，应该说我很厌恶、蔑视那些赌徒。整体而言，赌博就是听天由命，其最终的意义就在于撞大运。掷骰子和轮盘赌这些是真正的赌博。而围棋是理智的，胜负本身就是兴趣所在，其性质决定了不该用它来赌钱。假如听天由命就能从天上掉下金钱来那自是乐不可支，但是下围棋却需要在漫长的时间里倾尽所有理智，如果用围棋来赌钱，那么人们最不想见到的那些人类丑态都将暴露殆尽，卑鄙无耻，互相滋事，特别讨厌，根本分不出胜负，也享受不到胜利的喜悦。我敢断言，用那种理智的游戏来赌钱的家伙都是品性最为低劣的恶徒。

但是，赌场的轮盘赌这类却不需要任何理智，却也不会存在任何欺骗。这样的事物也是现实中的奇迹之一。人们在那里赌的并不是

钱。是会落败还是会幸福，是绝望还是重生，赌的就是这些，实际上也真有人听天由命，把生和死都拿去赌。那里有的只是自我审判，没有任何人是牺牲者或被害者。理智的风暴死去之后，如果想要自裁，再没有比这更为理想的战场了。

我说过，我的青春就是沦落。而这沦落的含义如上所述，即沦落是在现实中追求奇迹。这个世界永远和家庭势不两立。毁灭吗？如其不然———啊，可是，除毁灭以外又能有何收获呢！即使有所收获，恐怕也根本不会令人满足。

今年春天，爱老婆的模范丈夫平野谦[24]盯着我这个单身汉干笑着说：听说敢死队那些人都必须是单身汉，已经结婚的人肯定去不了，大家都这样说。我认为平野谦这是走嘴失言了。如果要在稿纸上写下来，那他在下如此轻浮的论断之前肯定得先做诸多考虑。按他的说法，妻子很像某类特殊的魔女，能为男人大开方便之门。那换作普通的女人或是恋人又将如何呢？妻子如何暂且不论，试问有情的男人离了女人岂能活得下去？

话虽如此，我还有些别的想法。以上其实并非平野君走嘴失言。这种简单怪异的真理是真实存在的。并不是说妻子或家庭本身具有这种魔力，而是世人对妻子或家庭持有此类想法在先，反过来赋予了这类想法以现实力量，让人觉得它也是真理。因为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人们这样认为，所以就被这样限制住了。真理确实存在这样一个侧面。

实际上，在日本，已婚者和独身者被明显地区别对待。我认为，这并不是自战争爆发以来鼓吹多生多繁衍[25]的后果，而是一种更为民族性的、极其独特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独身者总还是算不上健全、合格的人，如果从现实中男女共存这一人类本来的生活形态来看，或许确实可以说尚不具备健全人的形式，但是平野谦这样的人却借题发挥到思想、人生观的层面，认为这两者性质完全不同。这不仅仅是社会上的庸俗看法，就连平野君这样的思想者都认为该论调是理所应当，一副不以为怪的样子。

我绝无彻底否定此类想法之意。毋宁说，我认为，这种想法体现出了极其独特的国民性。

请切实地想想看。这种关乎整个民族的肉体的想法和它是不是真理无关，不是那个层面上的问题。实际上，我周围的人们都在那样想，都是那样生活着。或者说是在一边生活一边想。他们实际上就是那样想的，于是现实也就变成了他们所想的那样。这一点已无须争执。甚至连我都是一样，如果将来自己能够在家庭的港湾里安然入睡，该是多么享福啊。芥川龙之介在《河童》或是别的某作品中曾说：邻居太太做的炸肉排看着很干净。对此我深有同感。

不过，当想到人性的孤独这个问题时，无论妻子的炸肉排多么干净，也无法治愈灵魂的孤独。世间再没有像孤独这般让人憎恨的恶魔了，但也极少有如孤独这般绝对、这般庄严的存在。我倾注全部身心去诅咒孤独，因倾注全部身心之故，孤独又给了我最多的救赎和安慰。这孤独岂是单身汉的专利？在灵魂栖居之所，经常与之相伴的，唯有孤独。

懂得灵魂孤独的人是幸福的？圣经上就是这样写的吧？有可能是。但是在我看来，不懂灵魂孤独的人才是幸福的。心满意足地吃掉妻子做的肉排、安心入睡、最后死去，这样的人才是幸福的。今年夏天我回到新潟，和很多可爱的侄女们做朋友，她们百般央求让我给她们读自己的小说时，我很是为难。说到底，我一直写小说的目的是多少给人以助益。但那只是给有心病的人开的催眠药，对于心里没病的人来说，那不过是毒药罢了。我希望我的侄女们无须借助我开出的催眠药也能满意地安心入睡，希望她们能够拥有这样平凡的小幸福。

几年以前，我一个侄女在二十岁时去世了。这姑娘从八岁起就得了结核性关节炎，冬天的时候还好，到了夏天就会恶化，所以天一暖和她就来东京，在我家里卧床，一个月跑一趟医院去拆换石膏。到要换石膏的时候，整个家里都是脓味儿，真受不了。从下腹部到大腿周围都是伤口，好像是开了十一个窟窿。

她从八岁那年开始就一直卧床，影响了正常发育，到十九岁的时候身体和精神都还是十三四岁的样子。她的感情完全处于死亡状态。不管吃什么都不会说好吃或是难吃，绝不会生气，也绝不会高兴。想念的人前来探望时笑都不笑一下，人家离开时也不会说再见。就只是

稍微抬起头来看一下对方的脸，算作久别重逢和离别时的问候。没有心情去说那些空泛的寒暄之词。同样地，即使她想念的人很长时间不来玩，她也不会表现出任何不满。因为有小孩子需要照顾，她的母亲无法经常来东京。即便是这样，当母亲来的时候她还是不会笑，连“您来了”这句都不说。母亲走的时候也不说再见，看起来也并无悲伤，甚至连使小性子发发脾气的心情都没有。但是有一次，她的母亲早晨起程回老家去，到傍晚吃饭的时候，她突然说：已经到家了吧。于是我才意识到，她果然还是在想着呢。她每天都在看《少女之友》《少女俱乐部》这类的杂志，要不就是呆呆地望着空中。

偶尔当身体情况相当好的时候，会让我带她去东宝剧院看少女歌剧[26]。没有伴儿的话估计还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当时刚好另一个侄女也来借住，这姑娘是胸部疾病刚刚治愈，学校生活比较轻松，整天看少女歌剧看得欢天喜地。她把少女歌剧的杂志啊演员照片什么的拿给卧病的侄女看，对方也就非常想去了。不过，看完后侄女还是既没说有趣也没说无聊，依然面无表情、一语不发。这时胸部有病的姑娘蹲下来说：喂，笑一笑吧，哪怕只是一下也好，高兴一点儿怎么样？啊，我来挠你痒痒吧。一顿胡闹之后，患关节炎的这姑娘只是不耐烦地转了转脖子，然后很罕见地有些脸红了，两个人说起话来。但也就说了个三言两语，之后复又沉默，不想再理对方。胸部有病的这姑娘非常开朗、无忧无虑的，没想到她在二十一岁那年竟然自杀了，原因不明。她跳到故乡雪国的沼泽里死了。自杀的消息传来时，关节炎的姑娘还是一点都不惊讶，也不说话，什么都没有问。

后来我读子规的《仰卧漫录》[27]，发现子规和我侄女得的好像是同一种病。位置也一样，都是在腹部。子规那时候看来还没有石膏，他每天都要拆换绷带。文中写道，每当拆换绷带的时候，都要“号哭又号哭”。我侄女有时候的确也会表示自己全身都很痛苦，但却一次都没有哭过。

子规在明治三十五年[28]三月十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十点的时候，“今日方才看到腹部的窟窿，大吃一惊。本以为是个小窟窿，看了之后头脑一片空白，心情恶极而泣”。接着写道，那天下午一点的时候“始终觉得难受，哭泣”。子规是成年人，却忍不住总要哭泣，而我家姑娘看到整整十一个窟窿的时候仍是面无表情，压根儿就没哭过。子规独以进食为乐，每天的日记里都会记下这天的食物是什

么、是否美味。我家姑娘不管吃什么都一语不发。在这两个人的世界里，大人和小孩好像完全错位了一般。读《仰卧漫录》时我有好几次笑到无法继续读下去。（写下这些事情时，仿佛看到有人会像指责涩川骁[29]君那样批评我说：极其不谨慎，惹人不快。既然如此，那我索性再加上一句极其多余的“真是久违的大笑”如何？实在是不好办。）

不过，这件事情就写到这里为止，并未得出什么结论。没有结论的事情为什么还要写呢？这是因为，在我意气用事要写什么青春论（或者说是沦落论）的时候，就好像是在嘲讽我似的，侄女的脸突然浮现出来。的确，对这个侄女来说青春和沦落都是耳旁风，在我稍感挫败、灰心丧气之余，忽然又想姑且写来看看。立时觉得必须要写，不写不行。仅此而已。

我渐渐无法再追随诗歌的世界，我的生活和文学都只剩下了散文。只是原原本本按照事实在写，抓住的问题也仅限于事实，文章修辞上的诗歌让我觉得再也无法忍受。

在京都那会儿，我在围棋会所认识了一些特高[30]刑警，其中有一个人爱好俳句。一天晚上我在四条车站碰到了他，回去的路上两个人在电车里聊起俳句。那人说他喜欢虚子[31]，讨厌子规，因为子规“太过激情”。

而在《仰卧漫录》里，写下号哭又号哭、第一次看到窟窿哭个不停的子规，在同一部日记里也记了些空泛的俳论：“‘梅雨收集遍，奔流最上川’[32]（芭蕉）在还不知俳句为何物时就觉得这句很是大气磅礴，深信这是迄今为止古今为数不多的名句之一。今日突然记起此句，细细想来，‘收集’一词匠气十足，很是无趣。由此来看，‘梅雨不停下，面对大河两户人家’[33]（芜村[34]）这句已有长足进步。”子规这里讲的只是与细微的措辞相关的诗意问题，而对应该歌咏何物、应以何种事项作为诗歌题材这最重要的散文精神却未做思考。号哭又号哭的子规固然激情，但写俳句的子规却很平凡，激情不再。菱山修三[35]说他讨厌和歌《白描》[36]，因为作者写

得太过激烈。这部歌集确实过激，菱山认为讨厌的说法倒也无可厚非，但我却不由自主地被这种激情所吸引。

很久以前我也看过菊五郎的歌舞表演，并以之为乐，但现在却已提不起兴趣。杂技团啊、轻歌舞剧啊、酒啊、轮盘赌啊，只有这些现实与奇迹的融合、对肉体奇迹的追求才是我生活的价值所在。

子规囿于单纯的词义在吟作俳句，他的日常却是号哭又号哭，无法放纵自己，享受不到在现实中追求奇迹的快感。而我不一样，我对内心不为一切语言的诗情所动这一顽固的不快深有体会，同时我也无法忘记在现实中追求奇迹这一愚蠢的快感。不仅是无法忘记，我以之为生存的信念。

大井广介[37]曾说自己绝不会死在榻榻米上。要么被汽车撞死，要么走在街上突发脑溢血倒地而亡，要么在打仗时中弹而死，他说自己只会是这类死法。死在哪里、如何死去其实都无甚差别，但不知为何总觉得这种见弃于家庭的感觉实在令人不悦。我自来无法被家庭中那份不自然、互相束缚的虚伪所同化，即使如此，有时候我也会祈祷，希望自己能受缚于那份虚伪并心甘情愿地安睡。

我这一生都将不停地横冲直撞，没有目的地可供抵达，在某个地方猝然倒地即勉强算作结束。说什么永不逝去的青春、年届七十仍会追逐着现实的奇迹流浪，我也会觉得这些说法很是恶毒、讨厌。因为看似并不轻松之时，其实却是最轻松的，看似深刻之处，其实也是最浅薄的。

司汤达[38]在年轻时邂逅了玛蒂尔德这位妇人，据回忆二人可能只见过一次，分开之后便无缘再见，但司汤达却说这是我永远的恋人。他还说不时想起玛蒂尔德时总是非常幸福，还说即使这个世界不允许他们在一起，那么在上帝面前应该就能获准了吧。实在是大话连篇。虽然不知道他是否出于真心，但这种若无其事地说着甜言蜜语、厚颜无耻的劲头儿就很有趣。

和司汤达关系时好时坏的作家梅里美[39]也是一个怪人，终其一生都只是在写一个女人。这女人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只存在于他的

文字之中。她是高龙巴，是卡门，就这样在他的作品中不断生长，变成维纳斯像，杀死了追求她的男人。

并不是只有梅里美或司汤达才会如此。所有人都拥有只属于自己一个人的、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的恋人。这种人类精神的非现实性可悲可叹，与现实的家庭生活、恋爱生活之间存在差距。总有人努力想使这种差距合理化，但从理论上来看这是不可能的。只能选择其中的一方，别无他途。

在很久以前，我也曾喜欢过一个女人。不见面的时候，如果收不到她的任何书信，晚上就睡不着觉。但那个女人在我之外还有别的恋人，而且我认为她更喜欢那位而不是我，因此我未能表明心迹。渐渐地不再和女人会面，而我很快又发现了一个沦落的新世界。我已经彻底改变。我实在无法像司汤达那样说些厚颜无耻的情话，老实说，这个女人已不再住在我的心里。然而，不再见面大约三年以后（那期间我也曾和别的女人一起生活过），女人突然找到我责问说：那时候你为什么都不说一句喜欢我？这样问时，女人应该也是心慌意乱的吧，但外表看上去却万分冷静，不动声色。我已经完全乱了；已经遗忘的激情重又喷涌而出，我产生了和这个女人结婚的想法。随后大概持续了有一个月吧，我们两个人每隔三天左右见一次面。然而陷入沦落世界里的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虽然当时突然之间心慌意乱沉迷于激情，但其实这位已经不能占据我的内心，我对她再无那种强烈的感情。

女人觉察到之后先行收手，我认为这确属明智之举。她在信里说：不要再见面了，见面只会徒增痛苦。收到她的信，我也很有同感。于是就回信说：我也深有同感，那就不再相见了吧。就这样，一件无聊的事情明确地告一段落，我甚至感受到了幸福。明明白白杀掉了此前一直视为偶像的东西，是这样一种喜悦。这个偶像灭亡，又会有不会灭亡的偶像出现，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我没有胆量像司汤达那样厚着脸皮大写那些玛蒂尔德式的托词，且过去都已成过眼云烟。不过，我切实地感到，司汤达的墓志铭“活过、写过、爱过”说的就是我的生活，但爱过这句稍嫌多余，本就是活着的同义词；或者也可以说，活着就是爱着的同义词。

三 宫本武藏

突然一下子出现了宫本武藏的剑法，可能有人会吃惊并生起气来，可我并非要虚张声势吓唬人，更丝毫没有要糊弄读者的想法。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和我的性格一起养成了一种思考方式，如果无法顺着那种特别的思考方式来，无论如何都难以把我的观点说清楚。在我的青春论里，如果宫本武藏不现身那就无论如何都收不了尾，所以只好请大家多多谅解。

太平洋战争以来，“割我皮以取你肉，斩我肉以断你骨”这种所谓背水一战、舍身杀敌的古语被广泛使用，以增强日本人的自信。前些日子读到的评书里说这是柳生流[40]的秘诀，但其可信度却无法保证。总之这肯定是某个剑道流派的秘诀，我下面要讲的宫本武藏比武时的情形完全就是按照这个秘诀来的。

但是，“斩我肉以断你骨”的剑术秘诀与武士道之间却存在不一致的地方。武士道认为趁敌不备发动进攻是卑鄙的，在战场上须得一一通报姓名之后再开战，这些所谓的武士道的形式与剑术秘诀根本对不上。要说“剑术”和“武士道”是两回事，的确如此，武士道未必就是剑道。这是因为，武士道是从臣下对君主的组织结构中产生出来的一整套伦理性生存方式，很难用区区一两句剑术秘诀来加以制约。反过来看，假如想以武士道来约束剑道，说什么“用剑之本在于防身”，或是村正之剑[41]是杀人的邪剑、正宗之剑[42]是防身的正剑，从这些说法中即可明确看出两者的矛盾之处。

据说剑术中本无防身的手段或方法。也就是说，根本无法靠抵挡敌人砍下来的剑以获胜。如果像大人和孩子那样实力悬殊则另当别论，而练武之人在交手之时总是先命中对方的人获胜，哪怕只是快了一点点。“斩我肉以断你骨”确实是剑术的秘诀所在，并不限于某一流派，是剑术界的普遍真理。

武士一般都会在腰里别着大刀和小刀，为一丁点侮辱也必得拔刀相争。而且因为某些偶发事件就会招来别人的愤恨，不一定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就必须得钻到刀丛剑林中去，完全不可预测。如此一来，一旦拔刀相向时，如果不把对手打倒，被杀死的就一定是自己。如果死了可是大煞风景，所以无论如何必须取胜。身为武士必须时刻做好听天由命的思想准备，在我看来，剑术就是用来应对天命的万全之策。

虽然剑术的本来面目是“无论如何都要打倒对手”，但这种精神太过杀气腾腾，如果直接当成处世信条则难免有扰乱安宁之忧，在和平时期这种精神状态有诸多不宜之处。由于这个原因，剑术隐匿锋芒，转向背离其本来的第一精神的方向，武术家们在步入老年锐气衰退之后也想退隐家中韬光养晦，于是剑的用法也逐渐滑向形式主义，本来充满杀机、置人于死地的剑发生了变化，看起来像是要追求某种类似于悟道的圆融。想来剑本身的那种致命第一主义太过粗暴疯狂，练武者本人在精神上也难以抵抗，因此必然会适当做出妥协。

如果不干掉对手，自己就要赔上性命。这绝对是最后的生死关头，所以如果能够做好随时可以去死的精神准备，那自然最好不过，但这种决心虽然嘴上说说容易，实际上如果不是高手还真做不到。

前些日子我读了胜海舟 [43] 的传记。结果发现，海舟的父亲胜梦醉 [44] 这位老先生实乃一大怪人，从不良少年、不良青年一直到不良老年，一辈子把不良进行到底，从御家人 [45] 落魄成一名武术家。但是梦醉又说不上是正经八百的武术家，他自称剑术家。步入老年之后回顾自己的一生，认为这一辈子过得实在没有意义，为了让子子孙孙引以为戒，就动了自己写一本自传的念头，留下了这本弥足珍贵的《梦醉独言》。

梦醉老先生是一位终生放荡不羁的剑术家，对文章之道几乎一无所知。要说他是怎么学会写字的，还得追溯到他二十一二岁的时候，那年他因为生活太过浪荡被关进了禁闭室。当天晚上他很快就卸掉窗棂，随时都能逃出去，但他忽地有了一个想法：俺也是恶事做尽才被

关到这禁闭室里来的，算了，姑且在这里待一阵儿试试看吧。结果这一待就是两年，这段时间里学会了写字。

他只学了那点有限的书文，除实际应用以外，一点儿不懂文章的修饰技巧。《梦醉独言》是一部名副其实言文一致的自传，“像俺这样干坏事可不行啊”，写的全是些这样的大白话。

我只读过《胜海舟传》中引用的那段《梦醉独言》，没有看过原书。我想尽各种办法，一一写信咨询那些了解幕府末期情况的朋友，结果没有一个人读过《梦醉独言》。不过仅从读过的《胜海舟传》中所引的那一部分也能看出，这确实是一本让人称奇的文献。

这部自传字里行间散发着一股不可思议的妖气，有一种精神不停地流动其间，那就是“随时可以去死”这一坚定不移的大无畏精神。本来想多少引上几段让诸位读者一饱眼福，不巧不知道把《胜海舟传》丢到哪里去了，没有找到，实属遗憾。只需引上一页，诸位立刻就能感受到这是一本多么奇特的好书。在书中，作者以平淡的笔调记录下自己一生放荡不羁的生活。

作为儿子，海舟的身上也流淌着无赖恶徒的血，不，是相当大程度上继承了“随时可以去死”这类的东西。不过，老父亲那种悠然自在的不良之状却呈现出某种奇特的精彩，带给人一种艺术性的稳定感。“随时可以去死”这话说起来很简单，但现实中在一百年里充其量也就区区几个人能够具备这种精神觉悟，极其难得。

那些勤于练功的习武之人经常要与对手白刃相见，按理说他们应该会有这种精神准备，但实际上绝非如此。从结果来看，这种精神觉悟其实与白刃相见之类并无直接关系，它建立在更为宏远的人格和更为宽广的胸怀之上，是一国的君主才有的品格，是志于革新的大实业家该有的品格。而胜梦醉坐拥这罕见的宏大精神，镇定自若地过完放荡不羁的一生，不得不说他实在是一位不可思议的老先生，是一个例外。他是一个伟大的父亲，伟大到创造出了胜海舟这个作品。

和梦醉的精神相比，宫本武藏很是平凡，是一个糊涂蛋。把武藏六十岁上写下的《五轮书》与《梦醉独言》做个比较，意境高低立现。《五轮书》中有道学者的高尚，《梦醉独言》中有通俗小说家的低微。但从文章本身的个性化精神的深度来看，二者根本不具可比

性。《梦醉独言》中的精神之高、个性之深，只有最顶级艺术家的文笔才可勉强达成。

但是，晚年了悟后的武藏姑且不论，青年时期血气方刚的武藏已然是一名罕见的高手，我想先讲一下这事儿。

晚年宫本武藏住在细川家[46]时，主公曾问武藏：我这些家臣里面，有没有您能看上眼的已经领悟到剑术秘诀的人？武藏说确有一人，就推荐了都甲太兵卫。但都甲太兵卫这个人剑术水平是出了名的低，除此之外也不见有什么可取之处，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人。主公也甚为惊讶，就问说：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呢？武藏答道：您问问他本人平日有何精神觉悟，自然就会明白。于是主公就把都甲太兵卫叫来，问起他素日的精神觉悟。

太兵卫沉默了一会儿之后说：且容在下回复。我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值得宫本先生赏识的过人之处，不过既然承您问起平日的精神觉悟，我确实有一个觉悟，说出来也许会贻笑大方。本来我的剑术就极其拙劣，而且生来又胆小怯懦，一想到不知何时就会有刀架在脖子上让我人头落地，就十分担心以致夜不能寐。即便如此，但自己又没有剑术才能，无法靠剑的力量来安身立命，因此我最终想到一点，我深信，如果自己能够修成“无论何时被杀都无所谓”的觉悟，那就得救了。我用尽各种方法，比如夜里睡觉时把利刃悬在脸的上方，尽量让自己不再害怕利剑钢刀。结果最近总算有了何时被杀都无所谓这样一个觉悟，晚上也能睡得着觉了。如果说自己有什么精神觉悟，大概也就是这个吧。听到这里，在旁边待命的武藏补充道：这正是武道的奥秘所在。

后来都甲太兵卫获得重用，做到细川家在江户城中的藩邸的家臣总领，那时他还立下一件出人意料的功劳。当时正赶上新建藩邸，房屋已经盖好，但园林还没有完工。而主公来到江户和其他藩的主公闲聊时，一时逞强说走了嘴，说区区园林一个晚上即可建成。其他主公也是些不知人间劳苦的主儿，一旦抓住别人的短处就不肯放过。“既然如此，那请您今晚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建成庭园给我们看看。”“啊，没问题。”“那就一言为定喽。”事已至此，主公脸色苍白地

回到藩邸，马上召见都甲太兵卫，让他在今晚无论如何都要修好园林。“请您放心，没问题。”太兵卫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当天晚上数千名劳工进出藩邸。到了第二天早上，短短一夜时间一片苍翠茂密的树林出现在眼前。其实这片树林只能挺过三天时间，所有的树都没有根。宫本武藏的高足的确具备这种才能。据传都甲家繁衍生息，直到现在都还生活在熊本。

宫本武藏有一本书名为《十智》，其中讲的好像是“变”的重要性。他论述说，有智慧的人能够从一变化到二。但没有智慧的人却固执地认为一只能是一，说智者从一变到二是在骗人，是不守约定，于是没有智慧的人就会怒不可遏。但其实根据情形改变自己的身体和意识是兵法要义。

宫本武藏生于剑也死于剑。他只在考虑一件事情：如何才能胜过别人？尤其是在面对那些比自己更有经验、剑术比自己更高的对手时，该如何取胜呢？

虽然武藏说都甲太兵卫“无论何时被杀都无所谓”的觉悟正是剑法的秘诀所在，但他本人却完全没有走这条路。武藏身上有更多凡人的弱点，是一个愚笨到无可救药的人。他无论如何都修炼不出“随时可以去死”这样的精神觉悟，于是就想出了一套独特的剑法。换言之，他的剑法是凡夫俗子的剑法。无法笃定心志的凡夫俗子该如何战胜敌人呢？这就是他的剑法。

松平出云守[47]本人属于柳生流一派，他的家臣中也颇多武林高手，武藏曾当着出云守的面和他家中数一数二的高手比试过。

被选中的那位好汉用的是棍，持一条八尺有余的八角棍在院子里等候。武藏手提木刀从大厅走下来时，那位对手正在大厅出口的台阶旁边干站着，等着武藏出来。当然，他尚未做好过招的准备。

武藏见对手毫无防备，在还没完全走下台阶时就突然刺向对手的面部。比武时还没来得及打招呼就出刀，实在是无法无天，于是对方很是震怒，待要重新拿起长棍出击时，武藏早已手持双刀啪啪地打在敌人的双臂上，然后从头顶砍将下来，把对手打倒在地。

据称，在武藏看来，身处比武场上万不可丧失警惕心。可以不择手段。剑术就是要抓住敌人的空子；剑术就是要制敌取胜。为求制胜，必须利用一切可利用之物，并非只有刀剑才是武器。心理、疏忽或者是其他什么弱点，必须利用一切可利用之物来赢取胜利，这就是武藏发明的剑术。

前些日子我读吉田精显写的《宫本武藏的战法》一书，觉得煞是有趣。据说吉田是武德会[48]的教师，他本人还是二刀流[49]的高手。经由武术专家之手写出来的武藏比武的情形甚为独特，其表现力直在小说家之上，显示出光怪陆离的个性来。以下是我从吉田那里现买现卖的，借来略谈一下武藏的战法。不过肯定会因为我的叙述风格出现一些偏差，不过我本人的想法就是如此，实在没有办法。

武藏和吉冈清十郎比武是在二十一岁那年的秋天。武藏的父亲无二斋[50]打败了吉冈宪法[51]，而武藏对于自己父亲的武功并不满意，为了检验自己的剑法，他首先必须亲自战胜此前曾败在父亲手下的吉冈。

武藏特地晚出门，前往约定地点。清十郎已等得不耐烦了，一看见武藏就立刻拔长刀出鞘。但武藏的右手里只提着一把木刀，虽然看到敌人已拔出刀来，却丝毫没有止步，也没有调整架势，就那样提着木刀，以和之前相同的速度和身形走上前来。他完全没有要比武的样子，只是一步步靠近。清十郎看他如此不设防，不由得愣住了，待要再定睛看时，武藏的速度却出乎意料地快起来，眨眼间已经来到刀锋可攻击范围之内。彼时已不容犹豫，清十郎立刻准备出手，不想武藏早已抢先一步把木刀向上刺出。清十郎以为必定要刺过来了，正要闪身躲过时，却见武藏并未真刺，而是双手将刀抡过头顶从上面砍下来，一击之下即把敌人打倒在地。清十郎并没有死，却落了个残废。

清十郎的弟弟传七郎递来战书，要求比武以报仇雪恨。人说传七郎力大无双，功夫更在其兄长之上。武藏前去赴约，又比约定的时间晚到。武藏心想此次比试是复仇战，应真刀真枪一决胜负吧，于是没有带木刀过去，结果到那里一看就惊住了。传七郎手持一把五尺多长的木刀，远远地看到武藏的身影之后就摆好了架势。武藏犹豫了一瞬

后马上打定主意，空着手没有拔刀，以和之前同样的步伐走上前去。传七郎端住架势不敢大意，在心里盘算着不知武藏什么时候会拔出真刀来。说时迟那时快，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武藏已经靠近身前，他那五尺木刀太长，一时竟无法施展。那时候武藏如果自行拔刀有可能就要被砍，却见他突然猛扑过去，夺下了传七郎的木刀，继而一击之下杀死了对手。

吉冈门下一百多名弟子簇拥着清十郎之子又七郎，要求与武藏决一死战。敌方人多势众，此次武藏在约定时间之前就早早动身，躲在树荫里。吉冈军赶了过来，纷纷议论着武藏这次是不是又会迟到。武藏听在耳中，拔出大小两把刀握在手里，径直飞奔过去斩下又七郎的头颅，而后一路砍杀逃将出去。待全歼敌人之后，武藏才注意到箭头扎进了衣袖，本人却完全没有受伤。

武藏曾与一位叫宍户梅轩的锁镰高手比试过。锁镰这种武器的镰刀刀锋部分大致长一尺三寸左右，刀柄有一尺两寸左右。刀柄后面连着锁链，锁链另一头是铁砣。使用的时候，左手拿着镰刀，右手握住锁链的中间位置，然后用右手转动铁砣。评书中说可以用砣和镰刀交替发动攻击，但其实这是不可能的。交战双方隔着一段距离时，不一定知道砣什么时候飞过来，但镰刀却只有靠近时才能发挥作用。所以双方隔开的时候只需注意砣的动作就可以。再者，切不可忘记，锁镰的一大特色在于锁链的用法，把锁链拉直就是铁棍，可以用来格挡长刀，还能把刀剑撞飞出去。评书中说如果用锁链缠住大刀就能把对手锁住，这样一来使锁镰的一方可以从容不迫一点点地把敌人拖过来。话虽如此，使锁镰的人应该不会呆傻到那种地步，用砣缠住对方之后估计立刻就会出镰斩杀。

宍户梅轩一见到武藏就开始转动铁砣。武藏在离他五六十步远的地方站住，右手拔出大刀握定，仔细观察旋转的铁砣，一会儿之后把右手的大刀换到左手，随后用右手拔出了小刀。武藏并不是左撇子（这从他的肖像即可看出），本来应是右手持大刀、左手握小刀，这时却正好反过来，请大家注意。只见武藏把左右双手都举过头顶，而后开始转起右手里的小刀来，转速与对方铁砣的速度相同。就这样控制小刀的旋转，一步一步走上前去。

梅轩惊呆了。如果用砣去打武藏的脸，就会被以同样速度转动的小刀挡住。如果用砣去缠住碍事的小刀，那左手的大刀必会砍来。不得已他只好步步后退，武藏步步紧追。忽然，在锁链向下转去的一个瞬间，武藏的小刀离手，飞向梅轩胸口。张皇之间梅轩的转砣已乱，武藏抓住时机展开长刀刺向梅轩胸口。危急关头梅轩闪身躲过，但下一刻大刀又从头顶砍下来，一刀毙命。这次比武梅轩的弟子也在场，正当他们嚷嚷着师傅让人杀了开始乱起来时，武藏已重提双刀杀入众弟子中。

剑法中本无固定的套路，这就是武藏的观点。他主张应根据对手不同随时调整变化，并谴责柳生流太过拘泥于形式。柳生流中大刀小刀共计六十二种，要求预先学习所有刀法以应变。武藏否定了这一点，他认为变化是无限的，无论记住多少种套路都不管用，能够应对一切变化的原则才是最重要的，对柳生流的形式主义加以谴责。

上述柳生流与武藏见解上的差别，同样存在于佐佐木小次郎[52]和武藏之间。

小次郎原本是富田势源[53]的得意门生，势源门下无人能敌，还打败了势源的弟弟次郎左卫门，于是很是自信，另立门户开创出“严流”这个派别。本来富田流一派就极为尊崇快剑，所以小次郎的剑法也是独爱快技。据说他通过斩杀钻过桥底的燕子习得独门快剑。简单来说，小次郎认为，如想杀燕子，在燕子躲过第一刀转身飞行时，以快于它转身的速度出刀斩杀即可。这是一种基于相对速度的剑术观点。

而在武藏看来，相对速度本身存在局限。换言之，这与为应对变化预先制订出各种套路一样，即使预先定出了某种应对燕子速度的速度，在遇到比燕子更快的速度时也根本发挥不了作用。所以武藏认为，面对敌人的速度时己方的观察力最为重要，练出能够应对一切速度的眼力才是关键。

小次郎将斩燕习得的快剑命名为“虎切剑”，到各诸侯国巡回比武并大获全胜，被聘请到小仓[54]的细川家，剑名大震。当时武藏身在京都，听到小次郎响亮的大名之后很想去会一会他的快剑。他认为快剑本身并非剑法的本义所在，当然会有此试剑的想法。

他远赴小仓，向细川家提出比武请求。细川家答应下来，定于船岛[55]比武。他们安排武藏住在第一家臣长冈佐渡家中，只待第二天早晨派船前往船岛。但武藏自己另有想法，悄悄地隐匿行踪，住到了下关运输船行的小林太郎左卫门家里。

第二天，有人来报称小次郎已经抵达船岛，武藏这才从被窝里爬起来。吃罢早饭，他从主人那里要来一根橹，又借来木工工具，开始制作木刀。使者多次来催他启程，武藏却充耳不闻，专心刻他的木刀。他做出一把四尺一寸八分长的木刀。

说起来，小次郎使一把三尺三寸的长剑，人称“晾衣竿”，很是有名。武藏这次也带着一把不同寻常的大刀，长达三尺八分，但还是不如晾衣竿长。不仅如此，小次郎练的是快剑，在用这把长剑砍下的同时又会返身再打。返身时用的就是小次郎的独门虎切剑。因此，在身处虎切剑的攻击范围之外时武藏就要单手持刀快速出击，这就是武藏制订的作战方案。他做那把特殊的木刀也是出于这个目的。

武藏比约定时间晚了三个小时才到达船岛。岸边是平滩，于是武藏从船上下到水里。小次郎早就等得不耐烦了，看到武藏下船便愤然向着浅滩跑来。

“来得这么晚却是为何？不是怕了吧？”

小次郎高声怒吼，武藏并不应声，只是默默地盯着小次郎的脸。果如武藏所料，小次郎越发愤怒起来，拔出长剑之后即把剑鞘扔到海里，亮好架势。

“小次郎已败。”武藏平静地说。

“怎么我就败了？”

“若有胜算，又岂会把剑鞘扔到水中？”

我认为这段问答堪称武藏一生中最精彩的部分。我必须承认，武藏的确是一个天才。不过他属于那种努力型的天才，一路勇往直前创造出独特的剑法，正是因为他的个性如此，剑法才得以创成。他的剑法精髓在于总是随敌人而“变”，到了这生死关头，他之所以能够条

件反射般抓住敌人扔剑鞘入海这一行为并加以利用，或许也是因为他的冷静和修炼，但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他本来就是那样的人，并非是格外冷静所致，而是因为他这种人即使身处绝境也会抓住救命稻草拼死挣扎，他充分发挥这种个性成就了自己的剑法。快被淹死的时候也要抓住稻草拼命求生，要彻底利用每时每地能够抓到的所有条件，向着最后的生路划行。这就是他的本性，同时也是他的剑法。充分利用个性，在个性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就是他的剑法，也可以说就和他的艺术品一样。他很擅长绘画、雕刻等，都说画道同于剑道，我更是深以为然。

我认为，这段船岛问答是武藏这个男人创作出的一件艺术品，一件非常冒险却也因此非常优秀的艺术品。

比武本就凶险，都是在对手失之毫厘之处取胜。

小次郎怒气冲天地举起了长刀。长刀抡过头顶，其中饱含着小次郎对武藏之回答的震怒。武藏心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旦给小次郎留下时间，这位剑术纯熟的高手必会从那高举过头的姿势之中清醒过来，恢复冷静。

武藏快步赶上前来，大胆地钻到小次郎身前的空处。小次郎向下砍来。不过，和这第一刀相比，小次郎快剑剑法里返身时的第二刀更为骇人。当然武藏并未忘记止住前进的脚步。千钧一发之际他避过小次郎的刀尖，把在前进中就已经举起的木刀单手送出。小次郎倒在地上，同时武藏的头巾也裂成两半飘落下来。

小次郎虽已倒地但气息尚存。武藏被吸引着走上前去，小次郎果又挺起长刀砍将过来，但武藏早有防备，轻巧地向后退去，只是和服的裙角被砍掉了三寸左右。与此同时武藏挥起木刀，往小次郎的胸口处补上一击。小次郎的嘴里和鼻子里流出血来，当场毙命。

虽然武藏称都甲太兵卫“无论何时被杀都无所谓”的觉悟是剑法的秘诀所在，但他自己的剑法却并非建构于上述悟道的基础之上。他晚年所著的《五轮书》之所以无趣，也是因为存在这样的差异。他的

剑法成立的基础在于其自身个性，而非悟道，但他却在书中以看似悟道般的统一精神去讲剑法。

要说武藏的剑法，不仅要利用敌人的怯懦，甚至也要利用自己的怯懦，反过来把它当作武器使用。溺水者必须拼命抓住救命稻草，这一卑鄙的弱点反而被提升为武器，利用这一点来取胜。武藏的剑法就是如此。

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剑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失败，自己只有死路一条。无论如何只能获胜。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在这最后的生死关头，取得胜利活下来的人才能拥有一切，就连正义都是属于胜者一方。无论如何必须获胜，所有的战斗都是一样，不成功便成仁。

不过，甚为可悲的是，武藏的剑法并未为当时的社会所认可。当时形式主义的柳生流盛极一时，武藏这样的胜负第一主义太过激进，根本行不通。

我认为，武藏的剑法也可以说是一个沦落的世界。并不是因为它不为社会所认可就称它为沦落的世界，但可以说，不为社会认可的原因之一确实在于其沦落的性质。

虽说是听天由命，但其实并非全是那样，而是要在超常发挥之处定胜负，争取最后的生路。和传七郎的那场比武，当他看到对手带着硕大的木刀时一时愣住了，但反过来就利用这一点想出了空手上前的方法；和小次郎比武时，他并没有放过对手扔掉剑鞘这一点；而在松平出云守跟前的那场比试中，当看到对手麻痹大意时，未打招呼就把对手打翻在地。

武藏在比武之前总是小心谨慎地做好准备。故意晚到让对手着急，或者反过来提前行动，比武时从不忘占尽心理上的先机以把握主动权，比如他自己的木刀要自己来削制，注重保持踏实稳健的精神状态，而在面对锁镰时即高举双刀应战，在做这类特殊准备时也毫不懈怠。在比武前虽然已经周密、详尽地考虑和计算过，但是，最终到了比武的时候，仍需更进一步于超越先前的计算之处谋求最后的生路。不管这种临场发挥具有何等深意，终不能成为正统的真谛，这是在每一场比武时赌命去换每一个奇迹。把自己掷于远离自己的理念的地

方，在那里殊死一搏。或许为那场赌博已做好万全的准备，且又充满自信，但它的性质就是赌博，一点儿都没变。

“小次郎已败。”

武藏抓住顷刻之间的变化说出这句话，但是当时难道尚有任何余地吗？武藏只能拼尽全力，全力以赴之念化为溺水者的疯狂，创造出救命稻草般的奇迹。我认为，这是无任何后路可退时无意识中产生的白热化策略，美到骇人。在万般考虑、拼尽一生的修为之后，仍需超越这些考虑和修为才可成功，因为全力以赴，所以美。他无论如何都不想死，不管怎样都要活下去。这执着一念凝聚起无穷的丑恶之相汇于他的剑上，抓住能够抓住的一切去拼出一条血路来。当置身于最后的生死关头时，武藏不经意间就耍出了这套计策。那无可救赎的极为贪婪的性格反而被当成武器驱用，这就是武藏。

但是，武藏身上并没有通常所说的那种可怕的匪气。他在松平出云守面前趁对手不备时，没打招呼就出手攻击，要说卑鄙确也卑鄙，但那并非可怕的匪气，毋宁说更像是愚蠢的乡下土包子那样的鬼迷心窍死心眼儿。他老实巴交地一心只想求胜，执迷不悟。说到底不过是一介剑术高手，和一国的主君该有的那种匪气没有半点关系。

他并不具备“随时可以去死”这种大丈夫般的觉悟。因为无此觉悟，所以才得以创造出举世无双的剑法，但也是这个原因，导致他在放弃剑术之后再无可以另辟他径的技能，生活缺少可能性。都甲太兵卫做了家臣首领，上演了一夜之间建成园林的惊人绝技。而武藏在二十八岁时就金盆洗手不再比武，拉上华美的青春大幕之后，终其一生都不过是一名碌碌无为的剑术高手，只是在兀自空恨自己发明的剑法不容于世而已。他虽然在六十岁时写了《五轮书》，但当年于个性之上创出坚忍不拔之谋略的天才剑士的光辉已不再，他没有自信也没有力量坦诚地宣讲自己的剑术，只是一味装腔作势徒劳无功地玩弄一些秘籍风格的言辞，煞有介事分成《地》《水》《火》《风》《空》五卷，故弄玄虚俗不可耐，不过是暴露出了蠢笨的本性而已。

剑术说到底就是“青春”，尤其是武藏的剑术，代表的就是青春本身。他的剑术是在听天由命这一绝对意义层面上的赌博，是沦落之

术，是奇迹之术。但武藏自己并未意识到这一点，而是奉正统为真谛，这是他错误的根源，他的这种性格本就无法为世人接受。

武藏在二十八岁时金盆洗手不再比武。在此之前他一共与人比试过六十多次，一次都没有败过。如果一生都能保持这种高强度，那只能说他是一个让人惊叹的超人。但那样要求武藏未免太过残酷，虽然他满怀激情、炽热地追逐名誉，但每一场比试时也都是如履薄冰，在万般细心、周到之上还必须心怀全力以赴、拼死一搏的信念，想想我都不禁毛骨悚然，难以止住同情的泪水。不过，既然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如果一辈子坚持走到底该有多好，其间即使被人打败或是被人杀死也是没办法的事。如此一来他即可得救，除此以外武藏这个人再无药可救。锐气尽失之后去写什么《五轮书》，实在是下下之举。

其实武藏的剑术本就成立于剑术最本真面目的基础之上，但是他把剑术本来的精神发挥得太过，这反而使他不为社会所容，而他自己又未能认清这真相，终生愤懑不平。武藏的人生是一个悲剧，同时也予人以漫画般的滑稽之感。他输给了社会上的大人们，输给了柳生派的那些大人，也输给了武艺方面更加微不足道的所有那些大人。假如他自己不想去做大人，那应该就不会输。

据说武藏曾在柳生兵库[56]那里盘桓了许久。兵库好像是柳生派一等一的高手，他很欣赏武藏，武藏也很欣赏他。二人每日喝酒下棋，相谈甚欢，结果没有比试，武藏就告辞而去。他们互相都认为彼此于心法上不相上下，所以无须再行比试。我承认也有可能真是这么回事儿，但是为武藏着想我非常不愿意接受这一说法。不比武就相当于武藏败了，武藏的剑只在比武时才有意义，在比武之外武藏这个男人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对于武藏来说，比武是他创作的艺术品，如果没有比武，他自身也将不复存在。说什么谈笑间见对手与自己不相上下于是就含笑离去，真要学会了这些成年人的处世方式，武藏这个作品也就已经死了。

总是活在输赢之中，凡事都要讲究输赢，这实在是一件残酷的事情。我有时会去观摩日本棋院的段位赛。比赛结束后，他们肯定会重新摆出这次的棋局，这里如何如何，那里如何如何，一起讨论交流感想。不过，每次都是获胜的人谈笑风生地在那里摆弄棋子讲自己的想法，一副乐不可支的样子，而失败的一方就像棋子一般消沉，仿佛已

经结下永久的仇恨，根本无法释然。我下棋下输了的时候也会悔恨不已，但这和该领域的专家们那愤恨至极的样子存在质的不同。他们是用生命在拼输赢，所以必然如此，而失败的人那副永远无法释怀的表情，看上去绝不惹人讨厌。因为他完全没有敷衍，并未讪讪笑着来遮羞。

将棋界的木村名人[57]被称为稀世名家，还活在世上就已获得如此高的评价，大概在所有艺能领域都是极其罕见的。他把全部心力都倾注于小小的棋盘之上，拥有让人惊叹的雄雄斗志。在将棋棋士中没有一个人的斗志能赶得上他的一鳞半爪。相扑力士中也根本没人能望其项背。

即使如此，木村名人也已经输过不知多少回了。和他相比，武藏这行更为凄惨，如果失败就会命丧黄泉。佐佐木小次郎一生只败过一次就命丧黄泉，武藏总算是从未败过因此得以善终，死在了榻榻米上。然而，即使是围棋或将棋棋士这类与生死完全无关的行业，到了五十岁左右的年纪也会觉得无法继续承受比赛的巨大压力，由此来看，让武藏把剑术贯彻到底这一要求实在是非比寻常。我提出的这个期望无疑是不合理的，但是，停止比赛的时刻就是武藏的死期，武藏的剑就已经败了。

说什么完全不会因为取胜而兴高采烈，即使胜了也不会有任何反应，说什么对活着已不抱任何兴趣，其实并非如此，武藏并不是因为认识到这些魔鬼缠身般的空虚才停止比赛的，只要读一读《五轮书》这本平庸之作即可明白这一点。武藏拖拖拉拉地活下来写出了《五轮书》，因为这本书，时至今日依然盛名广传，但是这样的盛名究竟有何意义呢？

四 再论我的青春

我一直在说沦落的青春，各位或许会觉得我的青春就是意味着自暴自弃、颓废这些东西，但我并无此意，我要说的根本不是这类意思。

话虽如此，但如我刚才所交代的，我自己的生活中确实未曾有过清晰的青春记忆或是青春颂歌，我这个人好像一生都在暗夜里徘徊。不过，在这迷茫和徘徊之中，我自有属于自己的一道灯光作为指引，在一片渺茫之中亦有需要探索追寻之物。

有一句老生常谈说：如果没有信念，即使活着也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信念并非轻而易举即可拥有之物。如果有人问“你的信念是什么”，那我第一个就回答不上来。又有人会说：即使没有信念，人生在世也不会有任何的不自由，也是很幸福的。如此想来，那信念或许就只是蠢人的玩物而已吧。

其实，就如先死才能后生一样，信念也总是与死亡连接在一起，贯穿成一条直线，可以说，这也是一种沦落，正是青春本身。

但是，如果是盲目的信念，无论它是何等强烈地连接起生死并贯彻到底，都没有任何伟大可言，那歇斯底里般过剩的激情反而会让人觉得庸俗，很不舒服。

我非常喜欢天草四郎[58]这个横空出世的日本少年选手。这三年多来我一直在努力，想把这个少年的巨大野心和出色谋略写成小说。为此就必须大量阅读天主教相关文献，我读到日本有无数的殉教者带着狂热的信仰前仆后继、大义凛然地赴死，但我时时感受到的却只是无益的歇斯底里般的饶舌，很是不快。

天主教有不准自杀的戒律，当时这一戒律执行得特别严格，像Don Agostinho小西行长[59]就未能自杀，而是被拉到刑场，选择了最不像武士的死法。再者，天主教还有一项规定，如果拿起武器来抗敌就

无法被认定为殉教。于是岛原之乱[60]中的三万七千名战死者都未被认定为殉教者。因为有这条戒律，为了在被捕时做得像一个天主教徒，竟有思虑周全的武士特地把腰里的刀连鞘一起拔出来扔到远处去，自己束手就擒。无独有偶，还有天主教徒会对着执行斩刑的官员献上感谢的话并为他祈祷，感谢他让自己得以为主殉教、光荣赴死。据说当时大量发放印有殉教心得体会的册子，信徒们都在学习天主教徒该有的死法等内容。由此来看，当时那些所谓的教会首领简直是在鼓励教众选择死刑，他们已经陷入到令人发指的癔症中无法自拔。无数教众被蒙蔽了双眼，血流成河，惨不忍睹。而教会首领们却只是一味地唆使人们尽快去死，这种歇斯底里的性格有时让我极为愤怒，那愚蠢气得我不禁咬牙切齿。

即便是生命，其中应该也存在交易。在上面的故事中，生命的代价低得无以复加，为了信念，即便死了也是活该，没有任何意义。人们会为售价十钱的茄子讨价还价，且并不会导致歇斯底里，但唯独在生命的交易中却会歇斯底里、不明就里地争相赶着破产，这绝不是什么光荣的事。

在和吉冈一门百余名对手血战的那个早上，宫本武藏抢先一步赶往决战地一乘寺下松[61]。狂奔途中碰巧从八幡神[62]的神社前经过，于是他突然想到须得拜一拜祈祷必胜才好。待要俯身在神前行礼时复又打消了这个念头，激起他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赢取最后胜利的勇猛意志。

我觉得这个武藏非常让人同情，但仅限于那时那地而已，我认为没有必要把这件事情和他的一生结合起来并赋予其重要意义。不仅仅是武藏，不管是哪位尊神，当人站在神的面前时，又有谁能做到平静安然不为所动呢？因为神社和寺庙的院内很是幽静，我经常去那些地方散步。虽然我并无任何信仰，但当路过正殿或是正堂前时，心里总是一阵慌乱，觉得不祈祷不行，这个可悲的念头总是会蹦出来。但是内心又没有真正结成必须顶礼膜拜的虔诚意念，可就这样犹豫不定也是不像话，所以我打定主意从下次起一定坚决敬拜。在某一天下定决心去参拜土地神，结果到最后也就鞠了个躬了事，可是在那个瞬间我突然惊讶地发现自己的身体竟如此笨拙，果然像我这样的家伙，不管

心中生出了何等悲悯想要祈祷的想法，那也不过是内心的波纹而已，终究不能实际去鞠躬行礼。于是我就此死心。

自杀而死的牧野信一是个时髦之人，他很担心会在人前暴露自己的土气，总是小心谨慎，但经过神社寺庙门前时却无论如何都要进去。只有那个时候他不惧怕任何人的目光，一定会奉上香火钱并恭恭敬敬地叩拜。我非常羡慕那份自然和虔诚，但却总没有勇气和他站到一起参拜，只好离得远远的，踢踢那些喂鸽子的豆子什么的。

几年以前，菱山修三在启程出国的一周之前从台阶上摔下来，肺部咳血，一度对能否活下去感到绝望。当时我也总觉得菱山马上就要死了，但是没想到他用了一年半左右的时间竟然恢复了。据菱山说，肺结核这种病，只要病人能够坚定地把治病当成人生目标就肯定能治好，扔掉其他所有的人生目标，仅以治病为唯一目标。此外还需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那之后我搬到小田原[63]的松林中居住，附近的邻居都是些肺病患者，真是悲哀，很快我就看出来，他们大多数人都不具备放弃其他一切、专以治病为人生目标的精神觉悟，他们无法完全超越普通人的生活，没有全心全意彻底地与疾病斗争。那些看上去病情比菱山轻很多的人，正在沉迷于读书的时候，或是在出门散步的时候，忽然就一个接一个地死掉了。由此我不得不承认，把治病当成人生目标也很了不起，也是一份大事业，治疗肺结核绝对需要病人具备相当高的教养。

死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活着却很难。即便是像我这样过着空虚的生活，即使每一个小时都过得空洞不实，我还是切身感受到了这一点，多么痛彻的感悟。虽然生活如此空虚不实，但身处其中的我却一直都在竭尽全力投入地活着，我要祈愿，我要醉酒，我要忘却，我要呐喊，我还要狂奔。我这里毫无从容可言。活着，就是全部。

对于这样一个我来说，青春说到底就是活着的同义词，好像既无关年龄，也不会有尽头。

我之所以写小说，也是因为我必须要超越自我创造某些奇迹，除此以外再无其他值得一提的动机。说出来或许会被人嘲笑，但事实如

此，也是无可奈何。可以说，我的小说本身就是我沦落的象征，将自己的现实原原本本与奇迹合二为一，这是我今生唯一的激情所在，除此以外其他的生存方式我一概不知。

这话听起来像是自信满满，其实不然，再没有比这更无自信的生存方式了。总是在追求奇迹，每每想来便会沮丧不已，这两种状态互为表里，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少能力实在是最可悲伤难过的事情。

但是，人的能力与生俱来，事到如今即使后悔也是于事无补，所以我所能做到的，唯有奋力向前而已。

我的朋友里面有一个人叫长岛萃[64]，八年前精神错乱死掉了。长岛萃的父亲名叫长岛隆二，是一个曾经很有名的阴谋政治家。据说这个政治家平日里经常教导他的孩子说：不要做那些正儿八经的工作，做一个投机的淘金者吧，炒炒股或是做小说家都可以。

我把这事儿告诉了那会儿我喜欢的一个女人，结果她严肃地仰起脸来说："小说家是投机的淘金者吗？"

当时问得我哑口无言，"不，小说家并不是一份投机的工作"，可能我是这么回答的（记不清楚了），但现在细细想来，那阴谋政治家的话说得还真是漂亮。也有可能他所说的淘金者的意思和我所想的并不相同，但我认为小说的确和淘金很像，就是一份投机的工作。能挖到金子，挖到镍矿，还是只有山石而已？如果不挖挖看根本无法判断，总之必须拼上十二分的力量，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我认为，即使是从更普通的意义上来看，小说家也是淘金者。如果不是，那就是专业赌徒。至少我自己就是这样。

对于这样的我来说，这一生都是令人憎恶的青春，也是迫不得已。我必须坦言，对此我也并非没有半点自卑，我甚至缺乏自信，但有时候又觉得很是自豪。而且我还有一个恶毒的想法，"殉于沦落"，以后就在我的墓碑上刻这行字以作告别。

总而言之，活着就是全部，我只能这样说。

《文学界》第九卷第十一号、第十二号，1942年11月1日、12月1日发行

---

[1] 作者于1953年8月24日与梶三千代正式登记结婚，但从1947年9月开始两人便已同居。

[2] 佐渡是日本旧国名之一，相当于现在的新潟县佐渡岛。1434年，71岁高龄的世阿弥被室町幕府第6代将军足利义教流放佐渡。

[3] 谣曲是日本传统艺术形式能剧的唱词和剧本。

[4] 枕词：日本古时常用于和歌等的修辞手法之一，指那些加在固定词句前面起到修饰和调整语调作用的词。多为五个假名。

[5] 《新古今和歌集》是镰仓时代的敕撰和歌集，共20卷，收歌约1980首。1205年编成。

[6] 宇野千代（1897—1996），日本小说家。

[7] 光源氏是日本平安中期作品《源氏物语》的主人公。

[8] 三好达治（1900—1964），诗人。

[9] 鱼篮坂位于东京都港区三田四丁目和高轮一丁目之间。

[10] 菊池宽（1888—1948），小说家、剧作家。

[11] 宫本武藏（1584—1645），江户初期的剑术家、兵法家，著有兵书《五轮书》。

[12] 《叶隐论语》，即《叶隐》一书的别称。由山本常朝口述、田代阵基笔录的武士道德书录。共11卷，1716年成书。

[13] 学习院是1877年在东京为教育日本皇族和华族子弟设立的学校。二战前由日本宫内省管辖，1947年成为私立学校，从幼儿园、小学直到大学，学制齐全。

[14] 白山神社位于新潟县新潟市，历史悠久，主祭神是菊理媛大神（亦称白山大神）。

[15] 真杉静枝（1901—1955），昭和时代的小说家。

[16] 帝国剧场简称帝剧，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丸之内。1911年启用，是日本第一座纯西式的剧院。

[17] 昭和十一年是1936年，昭和十二年是1937年。

[18] 新京极是日本京都市中京区的一片繁华街区。

[19] 浅草位于日本东京都台东区东部，二战前曾是东京数一数二的繁华地区。

[20] 淀桥太郎（1907—1991），轻歌舞剧剧作家、导演，主要活跃于浅草地区。本名臼井一男。

[21] 《现代文学》：文艺同人杂志。1940年1月创刊，1944年1月终刊，共46册。由大观堂发行。主要参与者有大井广介、杉山英树、小熊秀雄、菊冈久利等。

[22] 森川信（1912—1972），演员，本名森川义信。

[23] 尾上菊五郎是日本的歌舞伎演员世家，堂号为音羽屋。其中，第6代菊五郎（1885—1949）在昭和初期成立日本演员学校，1949年去世后获颁文化勋章。

[24] 平野谦（1907—1978），评论家。日本战后文学评论界的代表人物。

[25]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亟需增加兵士人数。1941年1月日本内阁决议通过了《人口政策确立要纲》，号召国民“多生、多繁衍”，堪称军国主义人口政策的典型。

[26] 少女歌剧是日本独有的、仅由女性演员演出的歌剧。以轻歌舞剧、音乐剧、轻歌剧、舞蹈为主，舞台华美，深受女性观众欢迎。

[27] 正冈子规（1867—1902），诗人，日本近代俳句和短歌革新运动的领导者，《仰卧漫录》（1901—1902）是他的病中日记。

[28] 即1902年。

[29] 涩川骁（1905—1993），小说家、评论家。

[30] 特别高等警察：明治末期到二战结束期间，专事打击政治和社会运动的日本警察组织。1911年初设，1945年解体。简称“特高”。

[31] 高滨虚子（1874—1959），俳句诗人、小说家。师从正冈子规。

[32] 该句中文译文引自松尾芭蕉等著、林林译《日本古典俳句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第39页）。日文原文为“五月雨ヲアツメテ早シ最上川”。

[33] 中文译文出处同上，第94页。日文原文为“五月雨ヤ大河ヲ前ニ家二軒”。

[34] 与谢芜村（1716—1783），江户中期的俳句诗人、画家，俳号芜村。

[35] 菱山修三（1909—1967），诗人、法国文学研究者。

[36] 歌人、画家明石海人（1901—1939），在25岁时被诊断出患有麻风病，1936年失明，深受病痛折磨，却一直坚持写作。《白描》是他在1939年临终前出版的和歌集。

[37] 大井广介（1912—1976），评论家。

[38] 司汤达（Stendhal，1783—1842），法国小说家。

[39] 普罗斯佩·梅里美（Prosper Merimee，1803—1870），法国作家、历史学家。下文提到的女性人物分别出自梅里美的小说《高龙巴》（*Colomba* ，1840）、《卡门》（*Carmen* ，1845）、《伊勒的维纳斯像》（*La Vénus d’ille* ，1837）。

[40] 柳生流是日本剑道派别之一，创始人为剑术家柳生宗严（1527—1606）。

[41] 村正是日本室町时代的刀剑名匠，生卒年不详，其刀剑以锋利著称。德川家康的祖父、父亲皆被村正刀所杀，在歌舞伎等的故事传说中视之为妖刀。

[42] 正宗是日本镰仓末期的刀剑名匠，生卒年不详。“正宗”一词在近世以后成为日本刀匠和名刀的代名词。

[43] 胜海舟（1823—1899），幕末、明治时代的政治家。与山冈铁舟、高桥泥舟合称“幕末三舟”。

[44] 胜惟寅（1802—1850），江户时代后期武士、下级幕臣。胜海舟之父。俗称小吉、左卫门太郎，号梦醉。《梦醉独言》（1843）是其自传作品。

[45] 江户时期，将军直属家臣中无权谒见将军者称为御家人。

[46] 宫本武藏晚年曾一度效命于熊本藩主细川忠利（1586—1641）。

[47] 松平直政（1601—1666），江户前期诸侯之一，德川家康之孙，1638年成为出云松江藩主。

[48] 武德会的全称是“大日本武德会”，日本武术团体。成立于1895年。二战期间，于1942年被收编为政府的外围机构，在战争中助纣为虐。二战之后于1946年解散。

[49] 剑术流派之一，作战时双手各执一刀。宫本武藏始创的流派二天一流最为有名。

[50] 新免无二斋，江户时代初期的剑客。有说法认为他是宫本武藏之父。俗称太郎左卫门。

[51] 吉冈宪法，室町末期的剑术家，生卒年不详。剑派吉冈流的始祖。后来吉冈流的历代掌门都袭用此名。吉冈清十郎是第四代吉本宪法，曾任足利将军家的剑术教头。吉冈传七郎是吉冈清十郎之弟。

[52] 佐佐木严流（？—1612），江户初期的剑客，俗称小次郎。

[53] 富田势源，生卒年不详，日本战国时代的剑术家。

[54] 小仓藩是江户时代位于丰前国的一个藩，藩厅设在小仓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北区）。

[55] 船岛位于山口县下关市，又称严流岛。

[56] 柳生利严（1579—1650），江户初期的剑术家，俗称兵库助。

[57] 名人：日本江户时代授予围棋、将棋领域最高段位（九段）的棋士的称号。现在用来称呼名人赛的优胜者。木村义雄（1905—1986），日本将棋名家，第十四代名人。

[58] 天草四郎（1621—1638），江户初期的天主教信徒，本名益田时贞。年仅16岁即被推选为岛原武装起义的领袖，在岛原的原城（现南岛原市南有马町）兵败身亡。

[59] 小西行长（？—1600），安土桃山时代的武将，肥后国诸侯之一，基督教徒，洗礼名为唐·奥古斯汀荷（Don Agostinho）。关原之战中属西军阵营，兵败后与石田三成等在京都六条河原被处以斩刑。

[60] 1637年到1638年，日本九州地区的岛原和天草地区爆发农民武装起义。起义的农民多为基督信徒，目的在于反抗幕府的禁教政策和领主的苛政。以天草四郎为首的约四万名农民和下级武士被困原城，顽强抵抗，后被幕府军打败。

[61] 一乘寺下松位于现在的京都市左京区，是古时候的交通要道。

[62] 八幡神是八幡宫的祭神，古时候是日本皇室的祖神，后成为日本武士的守护神。

[63] 小田原位于神奈川县西南部，周边有箱根、伊豆等旅游、疗养胜地。

[64] 长岛萃（1909—1934），作家。其父长岛隆二（1878—1940）是日本前首相桂太郎的女婿，曾任财政高官，众议院议员。

堕落论

短短半年时间世道就变了。战时高唱“为君干盾，义无反顾”[1]“死惟君侧，义无迟回”[2]的这些年轻人中很多已经阵亡。同样是他们，幸存下来的干起了黑市买卖。“不求长命百岁，今誓与夫相约，且为君王干盾去”，当初这些女人怀着大无畏精神把男人送走，这才半年光景，听说对她们而言连祭拜夫君的牌位这事儿都仅仅是程序性的仪式了，不久的将来肯定会有新面孔住到她们心里去。不是人变了。人自来就是如此，变的仅仅是世道的表象而已。

很久以前，日本幕府之所以力排众议，坚决地对四十七士[3]执行死刑，理由之一据说是出于一片为他们着想的恳切之心，如果他们继续活下来，其中一旦有人受辱之后玷污到这来之不易的名声可就不好了。现代法律中已不会再讲这类人情，但是人们的感情上恐怕仍然存在这样的倾向，希望美好的东西以美好收场，这仍然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情感。记得是十几年前吧，有一个大学生和一个姑娘在大矶[4]的某个地方自杀殉情，原因是他们要以童男处女之身来结束相爱的一生。世人对这两人很是同情，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触。几年之前一个和我关系极好的侄女在二十一岁时自杀，当时我暗自庆幸，觉得她能在美丽的时候死去真是太好了。这姑娘乍看上去面容清秀，但同时又会给人一种不安，仿佛她正面临着崩溃的危机，会一头径直扎到地狱里去，我总觉得无法正视她的一生。

这场战争期间，文人被严令禁止写寡妇恋爱类的东西。由此可见军人政治家们的险恶用心，禁止挑拨战争遗孀们，不能引导她们堕落，这是要求她们以圣徒的姿态度过余生吧。军人们对于伤风败德的理解力实在是敏感的，女人心善变，这一点他们并不是不懂，而是太懂了，由此才会想出这一禁止性条款。

据说日本的武人自古以来就不了解女子的感情，其实这说法很是肤浅。他们编出了武士道这套无比粗鄙庸俗的法则，最大的意义就是

用以抵御人性的弱点。

人说武士为了报仇不惜一切，即使去做乞丐也要对仇敌的踪迹穷追不舍，但是试问一句，当真有过满怀复仇激情追逐仇人行踪的忠臣孝子吗？他们所知道的就只是复仇的法则以及由这些法则规定以攫取名誉，日本人本来就是一群憎恨心最少且最不持久的国民，昨日之敌就是今日之友，这种乐观性的感情是现实的，如假包换。和昨日之敌妥协甚至是肝胆相照都是家常便饭，正因为是仇敌，所以更要肝胆相照，转瞬之间就想转事二君，也想仕于昨日之敌。据说军人不可活着忍受被俘之耻辱，假如没有这项规定就根本不可能逼迫日本人去战斗。我们顺从于规章，但我们真实的内心却与规章完全相反。日本战史与其说是武士道的战史，其实更是权谋术数的战史，与其坐等历史证明，不如让我们审视自我的本心来识破历史的阴谋吧。就跟现在的军人政治家禁止文人写寡妇恋爱一样，古时候的武人必须依靠武士道去压制他自己和部下们的弱点。

小林秀雄[5]称政治家这类人种并不具独创性，只是管理、统治而已，但其实未必如他所说。大多数政治家通常会是那样，但少数天才却在管理和统治的方法上富有独创性，这成为那些平庸政治家的规范，串联起一个个的时代、一场场的政治，以历史的形式表现为生存者的巨大意志。从政治方面来看，历史并不是一个个的个体组合，历史是吞没个体之后降生的另一个巨大生物；而在历史的演进形态方面，政治也一直在发挥着巨大的独创性。发动这场战争的究竟是谁？是东条[6]和军部吗？当然是他们，同时也是贯穿日本的这个巨大生物，是进退两难的历史意志。当时的日本人在历史面前只是顺从于命运的孩子。即使政治家不具独创性，政治也会努力试图改造历史的样态，如同大海的浪涛一般，以不可遏制的脚步走下去。是什么人创出了武士道呢？那也是历史的独创，或者说是历史的嗅觉吧。历史总是能嗅出人的气息。而且，因为武士道是针对人性和人类本能的禁止性条款，所以是非人道、反人性的，另一方面，它是洞察人性和人类本能的结果，就这一点来看，它又完全是关乎人的。

我在天皇制那里也看到了一件非常日本式的（因此或可说是独创的）政治性作品。天皇制并不是天皇自己创立的。虽然天皇偶尔也会自己发起一些阴谋，但大体看来一事无成，他们的阴谋无一得逞，天皇要么被流放荒岛，要么逃往深山，到头来往往是因为政治方面的种

种缘由才被保留下来，得以继续存在。即使是在天皇本人不问世事的时候，出于政治需要也经常要把他们抬出来。说起来那些政治家的嗅觉就是天皇存续的政治原因，他们深谙日本人的癖性，从那癖性之中发现了天皇制。本来并非仅限于天皇一族。如果可以的话，替换成孔子或是释迦牟尼都无所谓，只不过终究没有换成罢了。

至少可以说日本的政治家们（贵族或武士）都是这样，为保自身长盛不衰（其实根本不存在长盛，只是他们幻想长盛而已），必须要以君主制为制衡手段，他们嗅出了这一点。平安时代的藤原氏[7]随意操纵天皇的废立，但对于自己身处天皇之下一事却从不忌讳，也未觉出任何不便。利用天皇的存在可以解决各种内部斗争，弟弟可以干掉哥哥，哥哥可以打倒父亲。他们是本能上的实用主义者，只要自己一生过得痛快即可。他们反过来大搞朝廷礼仪，非常喜欢且满足于贺拜天皇这种奇妙的形式。朝拜天皇可以显示出他们自身的威严，同时也是他们感受自身威严的手段。

有些事情在我们看来实在是愚蠢荒唐。当电车拐过靖国神社后面时就一定要低头行礼，这等愚蠢让我们很受不了，但是对某些人来说，只有这样做他们才能感受到自我的存在。在靖国神社这事儿上我们会嘲笑别人的愚蠢，但是在别的方面，我们自己也在做着同样愚蠢的事情，只是没有发现自己的愚蠢罢了。据说宫本武藏赶往一乘寺下松的决战地时，中途从八幡神社前面经过。他忽然想要进去叩拜，转而却又打消了念头。“吾不仰赖神佛”，他的这句训诫发自他自己的这一癖性，又在他自己身上得到印证，实在是一句包含着无比悔恨的话语。我们自发地对着这些相当愚蠢的东西叩拜，只是没有意识到而已。道学先生在讲台上总是把书本奉若神明，这是因为他从中能够感受到自己的威严乃至自身的存在吧。我们在很多方面也在做着类似的事情。

对像日本人这般热衷于权谋术数的国民来说，出于权谋术数或大义名分的考虑，天皇都是必要的。虽然并不是每一个政治家都能认识到这种必要，但就历史性的嗅觉来看，即使没有觉察到这一必要性也没关系，因为他们从来都不会怀疑自己所处的社会现实。承蒙天皇行幸聚乐第[8]时，丰臣秀吉本人却在那隆重的仪典上痛哭流涕。他据此感受到了自己的威严，同时也看到了宇宙中神明在上。这是秀吉的情况，其他政治家可能并不会如此。但是假如把权谋术数看作恶魔所

用的手段，那么恶魔也会如孩童般叩拜神明，这绝非不可想象之事。无论何种矛盾皆有可能存在。

说到底，天皇制也和武士道属于同种类型。因为女人心善变就明令“节妇不更二夫”，这一禁令本身是非人道、反人性的，而在洞察真理这层意义上来看又完全是关乎人的。与此相同，天皇制本身也并非真理，且还是反自然的，但走到这一步亦有历史性的发现和洞察在其中，含义深刻，很难轻易加以否定，仅靠表面化的真理和自然法则并不能解释清楚。

其实，让美好的东西即以美好收场的希求是一个小小的人之常情，假设以我侄女的情况为例来看，或许我应该希望她不要自杀，希望她坚决地活下来，而后坠入地狱，在黑暗的旷野中徘徊。现在我自己给自己安排的这条文学道路就是这样在旷野中徘徊，但即使如此，仍没有理由刻意抹去让美好的东西即以美好收场这个小小的愿望。未完成的美并不是美。或许当她必然地坠入地狱、经过历练之后，在沦落本身即已成为美的时候，才能真正称得上美，但是否一定要刻意地以审视六十岁之老丑容颜的眼光去看一个二十岁的处女呢？对此我并无答案。我是喜欢二十岁的美女。

都说人死之后是一了百了，但死亡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儿呢？日本战败之后，很多人认为最悲惨的总归是那些阵亡的“英灵”，对此观点我亦无法坦率地予以肯定。且看，那些已年过六十的将军仍对现世依依不舍，被扭送到法庭上。想到这一幕时我不禁自问，人生的魅力究竟是什么呢？对此我一无所知。但是，假如我是一个六十岁的将军，我自己恐怕也还是会迷恋于生并被扭送到法庭上去吧，只能做此想象。可见在面对生存这一奇怪的力量时，我唯有四顾茫然而已。我是喜欢二十岁的美女的，难道老将军也喜欢二十岁的美女吗？再然后，认为阵亡的“英灵”最为悲惨，也是从喜欢二十岁的美女这个角度得出的结论吗？如果情形真能如此明确，那我也可安心，从此以后也能坚定我一心一意追求二十岁美女的信念，可是，活着这事儿并不那么简单，要弄清楚并不容易。

我非常讨厌看到血。有一次汽车在我眼前相撞，我一下子转过身去逃之夭夭。但我却喜欢伟大的破坏。炮弹和燃烧弹落下时，我一边

吓得浑身发抖，一边为这凶暴的破坏而异常亢奋。尽管如此，我还是不由觉得，那实在是我最爱人类、最留恋这个世界的时候了。

当时有几位朋友劝我疏散到乡下去，还主动为我提供住宅，我推掉了他们的好意，坚持留在东京。我打算把大井广介家那被烧成一片废墟的防空洞当作最后据点，于是在和要疏散到九州[9]去的大井广介告别后，那也是所有东京的朋友离我而去的时候，我想象着美军不久之后即会登陆，在周围重型炮弹炸得最猛烈的时候，我屏住呼吸躲在那个防空洞中。我想象着这样一个自己，觉得自己甘愿承受这样的命运，在此严阵以待。我也想过自己有可能会死，但无疑又更加确信自己能够活下来。但如果要说从废墟中生还之后有何抱负，没有。我就只是要活下来，除此以外再无任何计划。向着一个无法预想的新世界，不可思议地重生。对此我有着一生之中最新鲜的好奇心，为了获得这奇怪的新鲜度，作为代价，我也必须冒险赌命留在东京。只能说当时我是被这奇妙的咒语给定住了。但是我又特别胆怯，昭和二十年[10]四月四日这天，我第一次体验到长达两小时的轰炸，就在自己周围。头顶上的照明弹亮如白昼，其时我二哥刚好来到了东京，他躲在防空洞里问我是不是燃烧弹，我想要回答“不，是照明弹要落下来了”，却发现如果不往肚子上运力根本发不出声来。还有一次，当时我是日本映画社[11]的临时雇员，银座被轰炸过后，我马上就在位于银座的日映屋顶平台上迎来了飞机编队的袭击。那个五层高的大楼上面有一个塔台，上面装有三台摄像机。空袭警报一响，街上、窗边、屋顶平台还有银座里所有的人都销声匿迹，就连屋顶平台上的高射炮阵地都隐蔽到了掩体中，人影全无。只剩下日映屋顶平台上这一群十个人左右，暴露于整个天地之间。燃烧弹雨先是落到了石川岛[12]地区，之后下一列编队向我们正上方飞来。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双腿发软，动弹不得，而摄影师们却正叼着烟卷把镜头对准来袭的编队，那异常沉着冷静的样子着实让人惊叹。

但当时我很爱那伟大的破坏。人类服从于命运时的样子出奇地美。麴町[13]的所有大宅邸都难以置信地消失了，余烬燃起，一对优雅的父女坐在防空洞口的绿草地上，中间只隔着一个红色手提箱。如果不是另一边那茫茫废墟正燃着余烬，这景象绝对与和平时期的郊游并无二致。道玄坂[14]这里也同样被夷为平地，只剩下茫茫余烬升起，有尸体倒在坡道中间，看上去不像被炸死的，倒像是被汽车轧

死的，上面盖着一页白铁皮。士兵持械站在旁边。离开的人，回来的人，难民们形成了蜿蜒的人流，宛如无心的流水一般绕过尸体来来往往。人们甚至都没有注意到街上的鲜血，即使偶尔注意到了，就像看见别人扔掉的废纸一样，并不关心。美国人曾说刚刚战败后的日本人茫然自失、精神恍惚，但这轰炸过后的难民队伍表现出的无心却与茫然自失或精神恍惚无缘，而是具有让人惊讶的充实和重量，是坦率顺从命运的孩子。满脸笑容的大多是十五六七岁的姑娘们，她们爽朗地笑着，在废墟中翻翻找找，把挖出来的瓷器放进被火烧过的水桶里，或者是守着仅有的一点行李，在街边晒晒太阳。这个年纪的姑娘们，是因为对未来充满梦想所以不以现实为苦吗？抑或是因为她们虚荣心太强？在战火烧过的废墟中寻找姑娘们的笑脸成了我的一大乐趣。

在那伟大的破坏之下，有命运，却没有堕落。是无心，却又非常充盈。人们穿过熊熊烈火得以死里逃生，而后重又聚到燃烧着的房子旁边取暖驱寒，他们和那些正拼命对着同样的火势灭火的人只隔了一尺左右，却仿佛身处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中。伟大的破坏，那令人震惊的爱。伟大的命运，那令人震惊的爱。和这些相比，战败时的表情不过是堕落而已。

但是，我总觉得，堕落才是平凡的，且平凡得理所当然，如果和堕落这令人惊讶的平凡及其理所当然比起来，顺从那可怕、伟大的破坏之爱或是顺从命运的人们所拥有的美，不过是泡沫般空虚的幻影罢了。

德川幕府[15]的意图是杀死四十七士以使其成为永恒的义士，但是即使他们成功挡住了这四十七人的堕落，却终究无法挡住人类自身从义士到平凡，再到地狱不断地跌落。即使制定出“节妇不更二夫、忠臣不事二君”这样的规定，还是无法挡住人类的堕落，纵使杀死处女成功地保住她的纯洁，但当人们注意到堕落那平凡的脚步声时，当注意到那必定会如波涛般滚滚而来的脚步声时，人们就一定会认识到人力的卑微，认识到靠人力得以保全的处女的纯洁是多么卑微，那些都不过是泡沫般空虚的幻想而已。

特攻队的所谓勇士只不过是幻影而已，人类的历史正是从他们进行黑市交易时才开始的，不是吗？让寡妇甘做圣徒也不过是幻影而已，人类的历史是在她们的心中住进新面孔时才开始的，不是吗？天

皇或也只是幻影，可能只有当他成为一个普通人的时候，真实的天皇的历史才能开始展开。

历史这个生物是巨大的，与此相同，人类本身也是惊人的巨大。其实活着才是唯一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些六七十岁的老将军并没有剖腹自杀，而是肩并肩地被推到法庭上去，这幕壮观的人间图景只有在战争结束之后才能见到，日本失败了，武士道也已灭亡，正是靠着堕落这一真实的母胎，人类才得以降生。活下去吧，堕落吧，这才是合理的程序，除此以外再没有真正能够拯救人类的捷径了吧。我不喜欢剖腹这一行为。以前有个老奸巨猾、诡计多端的阴谋家名叫松永弹正[16]，他被信长追得走投无路，只好困守城池最后战死。在临死之前他还按照每天的习惯做了据说能延长寿命的针灸，做完之后就用枪抵住面颊，打碎脑袋死掉了。那时候他已年过七十，但还是在人前满不在乎地和女人调情，实在是个贪婪且令人讨厌的男人。我对他的死法表示赞同，但却很不喜欢剖腹自杀。

那时候我吓得浑身颤抖，同时却又对那种美非常着迷。我没有必要思考。因为那里有的只是美，没有人类。实际上连小偷都没有。大家都说最近的东京一片黑暗，其实战争期间才是真正的黑暗，但那时候不管身处什么样的深夜之中都不必担心会遇到劫匪，可以放心地在暗夜中行路，夜不闭户即可安眠。战争中的日本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桃源，那里开满了空虚的美。那并不是属于人类的真实的美。如果我们忘记了思考，那么这就是最令人放松且最壮观的曲艺杂耍。即使爆炸的恐怖不离左右，只要不去思考，人就可以一直快活地过，只是着迷神往就好。我是一个傻子，极其天真地和战争玩耍嬉戏。

战争结束后，我们被赋予了一切自由。但是当拥有了一切自由之后，人们反而会认识到源自自身的那不可理喻的限制及其不自由之处。人类不可能永远处于自由状态。这是因为人类活着，然后又不得不死去，而且人类还在思考。政治上的改革可以在短短一天之内实施，但人类的变化却不能如此。早在久远的希腊，人性被发现并向前迈出一步得以确立。然而时至今日，人性可曾显示出多少变化吗？

人类。无论战争给人类带来了多么可怕的破坏和厄运，却终不能改变人类自身。战争结束，特攻队的勇士们不是已经变身为黑市交易商了吗？遗孀们不是已经因为新面孔而心潮澎湃了吗？人类没有发生

任何变化，只不过是重新做回人类而已。人类要堕落，义士和圣女也都要堕落，这是不可阻挡的，也无法靠防止堕落来拯救人类。人们活着，人们堕落着。除此以外再无其他可以拯救人类的捷径。

人并不是因为战败才堕落的。因为是人，所以堕落；因为活着，所以堕落。可是人们其实无法永远地彻底堕落吧。因为人的心灵在面对苦难时无法做到硬如钢铁。人可怜、脆弱，因此又是愚蠢的，根本无法做到彻底堕落。最终人们不得不杀死处女，编造出武士道，搬出天皇来。但是如果要做到不是杀死别人的处女，而是杀死自身的处女，发明出自身的武士道、自身的天皇，那么人就必须正直地把堕落之道一直走到底。不仅人是如此，日本这个国家也是一样，也必须堕落，必须通过把堕落之道贯彻到底去发现自我，实现自我拯救。靠政治去拯救之类的说法实属浮于表面，无聊透顶。

《新潮》第四十三卷第四号，1946年4月1日

---

[1] 本首和歌出自《万叶集》卷20（4373），中文译文引自钱稻孙译《万叶集精选》（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第358页）。整首短歌为：今日よりはかへりみなくて大君の醜の御楯と出で立つ我は（自今而往，言登于路，为君干盾，义无反顾）。这是一首日本古代戍边士兵吟诵的“防人歌”，在二战时被日本军国主义利用，选入《爱国百人一首》（1942年11月21日日本情报局刊发），作为“忠君爱国”和歌的代表加以宣扬，鼓动日本民众上战场赴死。

[2] 本首和歌出自《万叶集》卷18（4094），作者为大伴家持。中文译文引自钱稻孙译《万叶集精选》（同上，第330页）。日文原文为：大君のへにこそ死なめかへりみはせじ。1937年NHK制作了军歌《将赴于海》（“海ゆかば”），歌词即是在大伴家持和歌的基础上写成。日本战时在送士兵出征和广播战报时，多播放《将赴于海》，堪称愚民军歌的代表。

[3] 赤穗四十七士：1702年12月14日夜，大石良雄等47名武士以为主公浅野长矩报仇为名，杀死了吉良义央。幕府下令于1703年2月4日对他们执行死刑。死后四十七士被世人视作义士的典型，以该事件为题材的《假名手本忠臣藏》等文艺作品广为流传。

[4] 大矶：神奈川县中南部的地名，临相模湾。

[5] 小林秀雄（1902—1983），日本评论家。

[6] 东条英机（1884—1948），日本甲级战犯，日本军国主义代表人物，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

[7] 藤原氏是日本古代的一大氏族。平安中期，藤原氏通过与皇室联姻，以外戚身份干政，独揽大权，是为“摄关政治”。

[8] 聚乐第是丰臣秀吉在京都建造的宅邸。1587年落成。1588年丰臣秀吉邀请后阳成天皇行幸聚乐第，向诸侯展示自己的威严与实力。

[9] 九州，日本西南部岛屿，也是日本第三大岛，仅次于本州和北海道。近代时期为日本重工业的重要基地之一。

[10] 即1945年。

[11] 日本映画社是日本昭和前期的一家电影公司，简称“日映”。1939年成立，1951年解体。

[12] 石川岛位于东京都中央区佃地区。

[13] 麹町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高级住宅区。

[14] 道玄坂位于东京都涩谷区，是涩谷的中心商业区。

[15] 即江户幕府，1603年德川家康在江户建立的武士政权，至1867年结束。

[16] 松永久秀（1510—1577），战国时代武将，俗称松永弹正。最初追随三好长庆，1568年臣服于织田信长，后又背叛，1577年被织田信长困于信贵山城，兵败自杀。

天皇小论

世人都说是天皇把日本从战争结束的混乱中拯救出来的，这实在是骗人的谎言。即便是很讨厌的事情，日本人也硬要给它编排个合乎大义名分的说法，否则便会愤愤不平。这种心理总在作祟，他们自己却不愿承认。说起来大义名分的说法一直都在这样为人所利用，到这场战争这里也是如此，靠了天皇之名才得以结束战争云云不过是老奸巨猾的表面文章罢了，所有人都在私下想着如何才能顺理成章地终止战争，政治家利用了这一说法，随后人民也顺势利用了这一说法，仅此而已。

封建性欺骗残留在日本人的生活中，根深蒂固。怀疑和否定一切旧有的权威极为重要，本来这次战败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但不知不觉间此种简单的欺骗不仅得以存续下来，甚至到了有社会派政党以之作为选举策略去支持天皇制的地步，真可堪称日本的悲剧和文化荒芜之最。

要把封建性欺骗从日本人的心智中剔除，首先无论如何都必须让天皇变身为普通的天皇家族，把历代皇陵和三大神器[1]等作为科学研究的客观对象看待，去除掉其神格，必须如此。让天皇成为一个在科学面前客观平等的普通人，这对于日本历史的发展来说有着不可或缺的必要性。在科学面前脱下所有外衣、变身为普通人之后，如果日本人的生活依然需要天皇制，那到时候再根据需要确立天皇制即可。把天皇这个人看作机构来讨论其存废确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应仅仅简单地从政治角度去探讨，首先得让天皇在科学面前脱下外衣成为一名自然人，然后才能回到宗教等深层次上去考察，我认为必须这样做。

人类无法把神清除出去。如果连这一人性立场都要否定，那么政治必死无疑。把日本与天皇之间的关系和神的问题扯到一起是否恰当，这一问题有待今后探讨。首先应还天皇以普通人之身，这是当下的日本必须要做的事。

《文学时标》第九号，1946年6月1日发行

---

[1] 三大神器是草薙剑、八咫镜和八坂琼勾玉，被视为日本皇室统治地位的象征，由天皇历代相传。

颓废文学论

本来以为像秘籍、绝技、真传等这些是茶道、花道、忍术、剑术等搞的名堂，没承想就连关孝和 [1] 的算术也搞这一套，先要斋戒沐浴，然后摁下血指印，只传授给自己的孩子和两个弟子。据说在古代西方也有类似的例子，视最高的数理为秘技，概不外传。日本更是变本加厉，无论什么动不动就说是秘籍，还要斋戒沐浴，曰：难言也。香烟定量配给之后，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吸了旱烟。以前的人们肯定是三袋四袋吸个不停，因此就发明了烟袋锅大大的烟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这种方便、进步的实质性发明设计并未受到重视，反而认为吸完一袋烟后啪啪敲打烟袋锅的声音是极好的。这种瞎胡闹的假内行成长壮大起来，现实中的进化就此停步不前，正是靠着专事玩弄这类停滞不前的东西，一些沽名钓誉的通识、秘诀或秘籍进而产生出来，而实质性的进步，像把烟袋锅改大这种现实的欲求却被视为低级俗物，难登大雅之堂。日语中称中南半岛老挝产的竹子为罗宇竹，基于这点日本人把烟管的烟杆叫作“罗宇”，但那些假内行却宣称烟杆只能用罗宇竹，愈加偏离了实质，滑往细枝末节。把餐叉反着拿，非常勉强、艰难地叉起米饭，手法离奇地送到嘴里，日本人却认为这是彬彬有礼，是优雅的，对此毫不怀疑。真是古怪至极的日本。这种视实质性的便利欲求为低俗的看法，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潜藏在各个领域。

家庭感情是处于上述歪曲、离奇的日本式思考方法节点上的伏魔殿。关于家庭感情，且不说在日本式建筑或生活方式等方面有各种杂七杂八的扭曲规定，甚至连平野谦这样擅长思考的批评家，在面对“敢死队不能娶老婆”这类的谬论时，也是盲信不疑。老婆和女人有什么不同吗？老婆与爱人又有什么不同吗？不可能有一无所爱的人吧。“咚”———钟声响过，就说余音中蕴含着万千感慨，说只要侧耳倾听那钟声二十秒，就能一洗浮世尘污；还说海苔分正面呀反面什么的，总烤一面的话就不会油腻。净是对着这些无聊的事情纠缠不休，加了几百几千句的注释，最终写成了秘籍，这就是日本式思考的

现状。近来倒是不会让已婚妇女剃掉眉毛或是染黑牙齿了，这些风俗都很野蛮，和文身相差无几。假如说这些残存到现在仍是现有风俗，那么比起质疑它们来，更有人会写些相关的秘籍，强行找出其中的美，并指责质疑者是土里土气的鄙俗之人。这就是日本。妇女染黑齿的现象虽然已经消失，但是染黑齿般的诅咒却依然健在，笼罩住了妇女的整个身体、心灵，直至灵魂深处，堪称日本幽灵中的老大。像平野谦这样的人，思考的时间比起我等来应该长得多吧。即便是他，还是忘记了应该把人的存在与诸多幽灵完全隔开这一重要的态度，很多时候都在思考细枝末节上花费了过多的时间。他读了太多别人的小说，几乎都读腻了。一部长篇大论在手，我读三行就会扔下，他却硬是读到最后，然后硬是捏造出幽灵来，却唯独忘记了要真正与自己的本心斗争，即便豁上性命也要与自己的幽灵斗争，忘记了这唯一的根本要义。

日本式家庭感情这一怪异的歪理，在世俗社会中变成人情义理这样的怪物，在脱俗的世界里就隐藏到清寂、幽玄或是物哀等等神秘的大门之后，讳莫如深，曰：难言也。啪的一下双手拍响之后，是右手响了还是左手响了呢？净说些这个。认为人生的大道理就遍布在那些地方，做不了大将军、大政治家、大富豪的人都必须要如此大彻大悟才行。如上这类瞎闹腾的事儿在日本文化的第一线冠冕堂皇地大行其道。如果是西式的治学之人，了解实证精神的模式之后，一眼就能发现这些都是瞎折腾，但是他们却又装腔作势地拾人牙慧，不仅没有从根本上抵制日本的幽灵，反而随着年岁渐长，自己也化身为保守、反动的大幽灵，倾心于清寂、幽玄，执念日深。对治学模式的研习仅仅浮于表面，未能充分理解“人生于世，必须与自己的正面交锋、彻底认清自我”这个唯一要义。

总是举平野谦为例，甚感惶恐。最近读了他的一部两百多页的劳心力作《论岛崎藤村的〈新生〉》[2]。其他批评家老师们写的都是些无聊之作，就连我这种蠢笨的闲人都无法读下去。

《新生》里面，主人公仔细端详着自己的手，心想“就是这手啊”，陷入沉思，充分反省自身的深重罪孽。平野谦认为，此处触及了深刻的人生，满是阴森森的气息。平野君，快别开玩笑了。人生的深刻难道就遍布、堆积于那种方形罩灯的灯影般朦胧之处吗？那种描写是催人宽恕藤村的障眼法，是小说中最坏的部分，应该说是最需蔑

视的部分。你肯定是以为写成那样会让读者感动才写的。平野君你且试想一下，仔仔细细端详着自己的手，想着自身的罪孽之深重，从具体事实的角度来考虑的话，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说到反思自己的罪孽，放到文学中来其真正的意义在于：以具体的行为去表现，并使之发展得符合伦理性。翻来覆去看着自己的手觉得阴森森的这类描写，和“咚”的钟声中蕴含着万千感慨是一路货色，和把海苔翻过来烤的话味道会变得如何那些类似，不过是这类日本幽灵中的一只罢了。

都说岛崎藤村是一名诚实的作家，但其实他作为作家是非常不诚实的，这从藤村自己与他的文章（小说）之间的距离这一点上就能够看出来。藤村和小说之间存在隔阂，他的那些晦涩难懂的文章，是为了掩饰这一距离所进行的耍小聪明式的苦战，而非与灵魂的艰苦战斗。

还有一个人也在进行着完全相同意义上的空虚的苦战，那就是横光利一[3]。他的文学式苦恼、知性是掩盖距离的苦恼，或者是距离的空虚所描绘出的幻影般的自我苦恼。在他那里并不存在与小说互相重合的自我，因此也就不存在包蕴着真实自我之血肉的苦恼。

如上，作家与作品之间的距离意味着：无论作家在处世方面多么地老实巴交、严谨诚实，在最根本的灵魂方面却是不诚实的。作家和作品之间夹杂着内容意义上的空白的杂物，这空白的杂物在思考，操纵着作品，甚至也操纵着作家本人和人们。平野谦完全没有认识到这距离的存在。不仅如此，还对这种距离思考后做出极其浅薄的心机安排，从外表来看仿佛是深刻和真挚的，平野谦把它想成了文学的深刻、人类的复杂、藤村文学的贵族性或是悲痛的脆弱性等。

藤村在世俗意义的为人处世上是一个极其认真、老实巴交的人，但在文学上却是不诚实的。因此，他那诚实严谨的生活本身也是不健康、不道德、虚伪的冒牌货。

他对社会怀有畏惧之心，但却轻视文学，把文学看得过于简单。由是，他凭着处世的那股认真劲儿，想把真实的文学苦恼和人的苦恼处理成文章，并目空一切地认为自己肯定处理得来。因此，在面对真

实的人生烦恼时，他没能做到真正地为之苦恼，并未彻底追究下去，仅仅凭着处世的权宜之计去处理，终其一生都没能做到以自己的肉体逻辑去探求真实，没有做出任何真正的自我破坏。

所谓距离，指的就是人与作品之间的这段空白，意味着无法以肉体的逻辑去深究并诉说血肉之真实。作家想：如果我这样写，那么批评家应该会这样解读并为之感动吧？如此来看，最受轻视的就是批评家先生了。再没有比糊弄批评家更为轻而易举的事了。批评家不了解作家与作品之间的距离，明明作家本人写的东西里充斥着这种距离，批评家却把掩饰距离的那些设计当作文学的晦涩之处去理解。即使是藤村这样笨拙的人，其笔力之高超也是批评家无法望其项背的，糊弄起批评家来简直是不费吹灰之力。但真正的问题在于究竟如何生存，且如何真实地生存，文章终究掩盖不住距离，由此，作家必会暴露出那隐秘的真相。

★

在外人看来，岛崎藤村和横光利一都在诚实地生活着，在生活态度方面没有半点游戏人生的样子。他们在世俗意义上或者说在态度上没有玩世不恭，但在文学上的表现却很荒唐。

说他们在文学上游戏人生，是因为对他们来说，伦理并未自行发挥作用，而只不过是在逻辑上被摆弄过来、摆弄过去而已。简言之，他们是在通过某种模式、类型进行思考，而并未从切身感受的逻辑出发去思考。他们逻辑的要点在于其自身的合理性，理论自身不会做出自我破坏的行为，也不可能盲目地拓展自我。

这种逻辑定式构成了一般意义上所称的世俗道德、正确的生活等说法的基础，是一种虚假的生命力。这世界上一切严谨的道德家、健全的思想家之流，全部都是伪君子，概莫能外。真正的伦理本来就是不健全的。在其中必然会发生伦理本身的自我破坏，反抗现实才是精神的主流。

来看岛崎藤村《新生》中的问题。叔叔和侄女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本身是不健全的，但是小说本身却很健全，真是荒谬。这里的健全是合理之意，没有自我破坏，也没有基于切身感受的逻辑思考，代替这些的，是类型化的逻辑在机巧、健康地发挥着思考作用。

小说并未描写出藤村真正恐惧和苦恼的样子。换言之，他真正恐惧和烦恼的，绝不是源自文学本身的自我探求的烦恼，而只是简单的世俗之物罢了，是对社会、对名誉所持的健康的烦恼。打个比方，他的情况完全像是一个不得不死在全军之前的将军（这样的将军其实非常怕死，日本在二战战败之后这类实例我们看得太多了），岛崎藤村也奋不顾身在报纸上公布了自己和侄女的关系。只不过，如同将军的遗书是用尽忠报国等虚假的华丽辞藻堆砌起来的一般，他的小说是在用类型化的逻辑填补距离的空白，仅此而已。

他为什么要写《新生》呢？要说是为了发现、探求新的生活，那实在是差太远了。也有可能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说他的本意真的是打算尽力一搏以发现、追求新生。无奈，他的态度欺骗了他自己，他的极力相争并非出于对文学的渴求，他是在争夺名誉。他利用了文学，以达到在欺骗世人的同时也实现自我欺骗的目的。这些话并非是我说的，是《新生》文中的那些“距离”自行讲述了这一切。他以为通过告白能减轻苦恼，为写出减轻苦恼、实现自我救赎的文章而煞费苦心。作品中折磨自己的那些场景，也只不过是解救自己的手段而已。他并没有真正探究自己的生存方式是什么，仅仅是在世俗道德的模式中，面对社会玩弄一些似乎讲得通的空论，写出了一部看上去像是伟大小说的东西，仅此而已。这一点也是由他文章中的“距离”自行言明的。

他为什么会和自己的侄女这样一个有血缘关系的小姑娘发生色情关系，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呢？这是因为，像他这样违心地端着架子、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根本找不到什么理由去勾引不认识的女人。如果他假正经的话，女人那方会更为一本正经地应对，如此一来，自己总端着架子的话就可能会失败，他甚至连争辩的勇气都没有。而当女人是骨肉血亲时就不会存在那样的障碍，藤村不必担心自己的架子会散掉，极其自由且自然地从道貌岸然过渡到色情上，这事儿容易实现。

对他来说，比起和侄女发生关系并为处理此事而痛苦，让他扔掉高姿态去勾引不认识的女人是更加做不来的。他就像被高姿态附体了似的，从外表来看好像是在极力探寻、追求新道德，但那就如同不把艺伎叫艺伎，而是采用某种极为怪异的称呼一般，完全是徒有其表，实际上在很多时候都是被前面所讲的“健全的”道德给捆绑住了，完

全感受不到透过姿态去追问自我本性的欲望。为什么不去追求自己真正爱的女人呢？和侄女发生关系后，世俗的苦恼临头，被逼无奈只好拼死拼活处理应对，这样一个坚韧的男人，虽然能够扛得住苦恼并顽强抵抗，但却没有看清楚自己的本心，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未能投身于苦恼之中去执着地追求自我，更无法拥有实施自我破坏的健全灵魂。

他为现世所束缚，为通用的伦理所束缚，未能做到现世意义上的堕落。文学的根本之道是自我破坏，是反抗通用的伦理，对他来说就是要堕落。当然我并非是要指责他不去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女人却走到与侄女发生关系这一步。每个人的个性皆不相同，什么样的生活方式都有可能存在，因此无法追求自己的真爱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我真正要发难的是，为什么藤村没能认识到自己那真实的小秘密，没能写出其中的悲剧来，却写了那样一部空虚的长篇小说呢？芥川龙之介评价他时用了“老奸巨猾”一词，非常到位。他的道德性，严谨诚实的生存方式，放到文学的世界里来看，都不过是欺骗而已。

有人说藤村是与人生扭打在了一起，或者说是在与最严重的问题交手。在我看来，充满欺骗的灵魂不管和何人何物扭成一团，都终不过是冒牌货罢了。那种称巴尔扎克的文学为大文学，称莫泊桑的为小文学，这种大小作品论纯属胡扯。藤村把文学想得过于简单，于是能一边喝粥一边写出这样一部空虚浅薄、徒有其表的长篇大论，可见在冒牌货那里毫无乐天精神可言。他们通常都会摆出一副比真神还要深刻、还要认真的面孔。某一天在银座深处的酒馆里，冒牌的坂口安吾成功地勾引到了女人。后来当那个无用的真人现身时，女人们都面带疑惑盯着我说：你是真的坂口吗？假冒的那个才是更正经、更深刻的人哟。

★

我很讨厌世人所说的健全的美德、清贫节俭的精神、忍受贫穷困苦的美德或是谦让的美德这些，我认为这些都不是美德，而是不道德的恶行。

忍受贫穷困苦的日本军队败给了受不了贫穷困苦的美国军队，这是必然的，是所谓忍受困苦的美德这种日本精神本身的失败。某些人

认为：人有腿有脚的，所以连上个五六层楼都要坐电梯，那就是不健全，是堕落。又说：依靠机械劳作，忘记了肉体劳动的美德，也是堕落。这种瞎胡扯的退化精神是导致日本今天完全失败的原因之一。此前日本把这种愚蠢的精神视为美德，不加质疑，这样的日本必须失败，必须灭亡。

当然，劳动始终是美德。只是必须要尽量轻松、方便、高效率地去劳动。但日本精神却并不认为发明烟袋锅巨大的烟斗是一种方便、实质性的进化，反而说吸完一袋烟后啪啪敲打烟袋锅时感受到了清寂的心境呀美呀什么的，还把这些无聊事写成秘籍。这样的日本精神无论如何都得毁灭。

爱美丽的东西和快乐的事情，这是人之自然；喜欢豪华和奢侈，比如暴发户挥金如土盖起大豪宅，极力散播暴发户的趣味，这些都是众人的本性，没有丝毫可蔑视的地方。而且，就像爱一切美好、快乐和豪奢一样，人类同时也爱正确的事情。人类爱正确、爱正义，在这同时也爱美好、快乐和豪奢，就像男人爱美女、女人爱帅哥一样，同时并存才有意义；同样地，这些和想要干坏事的心理亦并行存在着，也因此才具有意义。我认为，人类伦理的根源即在于此。

人们想要得到喜欢的东西，男人追求喜欢的女人，不都是非常自然的吗？对于这些欲求，或是或否，只要自己内心有着清晰的认识就足够了。某些教育孩子的方式很不健全，无法确立起这种自我认识，孩子连自己的好恶、是赞成还是反对都说不清楚，真是荒谬绝伦。

处女的贞操，其实是没有任何实际用处的东西。都说失败乃成功之母，失败是进步的阶梯，那么对失去贞洁之类的事情也就没有必要苛责了吧。强调失去了贞操云云，会让本人以为那仿佛是非常严重的堕落，因此产生强烈的罪恶感，真正走上堕落的道路。与此相对，如果能够让她把这看作进步的阶梯，当作为追求更美好事物所做出的宝贵牺牲，赋予她这样的思考方式和生存方式，这才是真正该做的。对更美好事物的欲求能够带给人们高度与品位，单单说处女怎样怎样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当然也没有必要强行舍弃之。关键在于，唯有灵魂的纯洁才是必需的。

没经历过失败的灵魂、没有苦恼的灵魂以及不渴求更好事物的灵魂都缺少真实的魅力。日本的家庭是让灵魂迷醉的温床，挂着贞操、永不变心等常人想象不到的大招牌做幌子，男人和女人都跌落到了无法再跌的最低处，认为可以以此证明自己并非外人。这样的家庭必定会被娼妇的世界给轻易破坏掉。娼妇的世界是健康的，家庭是不健康的，我认为，在探究人性时必须向着这个方向去深入展开，这也是文学的永恒课题之一。娼妇的世界里有着单纯明确的真理，有男人和女人真实的生活，他们互相欺骗，让自己看起来更美更可爱，都是为了让对方切实地生活在自己的魅力之中。

也有可能某个时候会移情别恋，转到别的女人或男人那里，这其中也包含着人自身的成长，这类关系本来就是健康的。然而，希望尽量维持永恒的做法也同样是健康的。而且，就男女的价值来看，从肉体到精神，或者是从精神到肉体，价值会发生变化或进化，还会发现新的价值。生活本身就是不断地在发现。

问题并不是只存在于“家庭”这里。在人的自我认识方面，就本质而言日本的家庭里人性是缺席的，家庭的基础只是生殖生活和筑巢本能而已。然后，为了赋予这种家庭生活的压抑沉闷以正当性，日本对诸多基本生活感情加以限制，制造出无数的禁忌，而这些又转而成为思维和思想的根本。清寂啦幽玄啦这些，让民众去爱风景、庭院和花草，而不是爱人。但是，这类思想说到底不过是赝品而已，他们自己就经常做出辜负美景的行为。嘴里喊着日本三景[4]之类的，我也到过天桥立和宫岛，发现游客们主要关注的其实是那里的冶游场。那些成群结队去参拜伊势大神宫的人也是奔着冶游场去的，伊势的冶游场可以说是日本最为淫靡的地方了。前面说日本的家庭是低级愚昧的，与之相同，这些冶游场里也只是充斥着女人低级的肉体而已。

夏目漱石[5]这个人，可以说倾其所有理智在努力使这种家庭的沉郁合理化，甚至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但他忘了最重要的一点，他没有去质疑其本来的不合理性。换言之，他忘记了人的存在。夏目漱石的理智简直是无微不至，他把与家庭的封建习俗有关的所有细枝末节都想了个遍。嘿，连这他都能发现，让人忍不住感叹。但是，他对本应存在于习俗之中的肉体却未加一顾，对人之自由本真状态这一最为本原的问题不闻不问。他的文学自始至终都不关注人类本来的欲求。他作品中的人物因为学生时代的无聊经历而自责，在二三十年后

自杀身亡。真是异想天开、不切实际的做法。由此，他小说中的大多数人物都被家庭习俗逼到了绝境，即便如此，却没有人动过离婚的念头，完全不想使生活获得实质性的成长。他的理智痴迷于在奇妙的习俗之中寻求合理化这一游戏，并未探求过真实的人、真实的自我。以自杀作为悔恨的手段，这极为荒谬，毫无价值。脱离现实的习俗道德以求更好地活下去，这种做法比起自杀要诚实得多。但他偏偏把自杀这一不诚实的行为误以为是真诚的，把离婚这一真诚的行为理解成不诚实，而他自己却从未怀疑过这种荒唐的错觉。他苦恼着敲响了禅门，心里却毫无所悟，无奈之下只好断念。他未能对事物本身的实质做出穷追不舍的探究，转向宗教那里，仍然没有悟道，于是乎就把物本身也放弃了。他把这种愚蠢的行事方式当成有烦恼之人的诚实态度，从不质疑。日本人普遍的生活态度其实都是这样瞎胡闹，漱石不过是其中之一，动用了迂腐、学究式的徒有其表的理智隔靴搔痒而已，并没有诚实地追求自我。

人类本来就无法随心所欲地生活。我爱的人却不爱我，想要的东西却得不到，最宝贵的东西会溜走，很多希望都是徒然的幻想，人类的现实大致就是如此，极其卑微。但是，无论如何，只要在为实现希望而努力，人类的生活就依然存在。即使梦想会破灭，那灰心和恸哭也是在梦想破灭这一事实基础上才得以发生的，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意识。人必须要生活下去，这比什么都重要。因此，当开始思考生活本身的时候，肉体才会寄托于思想之中。思考生活自身时往往会带来新的发现，也会拓展生活本身。这种诚实的苦恼和拓展或许会被世人看作邪恶和堕落，真若如此，也无须在意。

我并非是要把颓废本身视为文学的目的。我所探求的只是人与人性的必然生存方式，希望能够毫不自欺地生活，唯此而已。我憎恶那些“健全”现实中的假道德，为此必须不惮于脱离假道德并诚实地堕落，必须回归到人自身不加伪饰的欲求上去。人类有着诸多欲望，同时也渴望正义。我只是相信这一点，却完全不能预测那欲望必将走向何处、如何展开。

日本文学对风景之美情有独钟。但是，对于人来说，人自身才是最美的。对于人来说，人就是一切。人的美是肉体之美，而非和服等装饰品之美。人的肉体中蕴含着精神，蕴含着本能。该肉体和精神共同织就的独特锦纹，往往依托于各人各自的发现，永远都是一个独立

的世界，并非通过一般性的解说即能理解的。我们可以称之为个性，而生活即源自个性，本来就是独立自足的。相同的生活本就无法成立。各人分别追求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诚实的生活，这就是人生的目的之所在。

我只想过属于我自己的生活，仅此而已。

我不想在风景中安息。我不是能够安息的人。我只是爱人，爱我自己，爱我所爱的人，完完全全、彻头彻尾地爱。还有，就像我必须发现我自己一样，我也必须去发现我所爱的人，因此我会不断堕落，还会不断写作。神啊，愿我这热爱青春的心灵至死不渝！

《新潮》第四十三卷第十号，1946年10月1日发行

---

[1] 关孝和（1642—1708），日本数学家。

[2] 岛崎藤村（1872—1943），诗人、小说家。1918年他发表小说《新生》，故事原型是作家本人与自己的侄女驹子之间的乱伦事件。

[3] 横光利一（1898—1947），小说家。

[4] “日本三景”指日本的三处代表性名胜，即京都的天桥立、宫城的松岛、广岛的宫岛。

[5] 夏目漱石（1867—1916），小说家、英国文学研究者。

续堕落论

都说战败后日本国民的道德败坏了，那么是不是回到战前那种所谓“健全”的道德状态去就是最好的、最值得期待的呢？对此我实在无法苟同。

我在新潟市出生并长大成人，那里是石油产地，因此也盛产石油暴发户。上小学的时候，我曾在校长大人的训话中无数次听到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名为中野贯一的暴发户，在发家致富之后仍旧特别节俭。因为从停车场直接坐人力车要贵一些，于是他总是先步行到一座叫万代桥的桥边，在那里再搭便宜的车子。前些日子老家来人，听他们说这个故事现在被安在一个名为新津某某的新晋石油暴发户身上，成了这位新津某某的逸闻，直到现在仍是新潟市民们的日常训诫和生活规范。

一个百万富翁要把人力车费从五十钱压到三十钱，这就是美德吗？日常生活中我等就该以此为榜样吗？问题并不在于这个故事本身，穿透这类故事底层的精神才是问题，是应有的生活状态的问题。

战时我曾在一家名为日本映画社的电影公司做临时雇员。当时还有一个O先生，也是临时雇员，好像是做报纸联盟的理事还是啥的，看起来干劲十足，谈笑风生，说吉川英治[1]和佐藤红绿[2]都是日本伟大的文学家。就是这样一位大人物，却在开会的时候提出来说如果拍一部这样的电影该有多好。他说的电影，是要把老年农夫粗糙、青筋暴起的双手，打满补丁的衣服这些拍下来放给人们看，以之为父亲传给儿子、儿子再传给孙子的吃苦耐劳精神的象征。他说：之所以要这样拍，是因为日本文化必须是农村文化，在从农村文化转向城市文化的过程中日本堕落了，酿成了今日的悲剧。

这一席话在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专务董事（事实上的董事长）等人极为钦佩，回过头来对我说：喂，你来把这写成剧本如何？我很费了一番周折才推掉这差事。这事儿怎么看都不是只有在战时才会发生

的一场噩梦。战时总是叫嚣着要回到农村文化中去，要回到农村之魂中去，那既是一定时期内的流行思想，同时也是日本大众的精神。

虽然众口一词都在说农村文化，但在农村真的有文化存在吗？或许会有盂兰盆节的歌舞[3]、祭祀礼俗以及吃苦耐劳的精神、本能般的储蓄这些精神，但文化的本质在于进步，从这点来看，农村和进步完全不沾边儿。农村所有的就只是排他精神、对他人的不信任和多疑，只是在顽固地计较着各自的利害得失而已。当论及农村时，大家一直都在毫无反省地使用“淳朴”这个奇怪的词儿，但其实农村自其成立之初起就根本不具备淳朴这一特征。

自大化改新[4]以来，农村精神就是千方百计、不屈不挠去钻研如何逃税避税的精神。为逃税不惜抛家舍业、去国离乡去做“浮浪人”，即使隐瞒户籍也要避税，这些渺小的农民各自为营，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抗税斗争。他们的逃税行为其实正是日本经济的症结所在，导致日本的庄园[5]起、庄园盛、庄园落，贵族因此灭亡，武士兴起。农民们与税制的战争，他们那不屈不挠的逃税行为使日本政治发生变动，日本历史由此改变。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这就是王朝时代[6]的农村精神。事实上当时群盗横行，管理庄园的“地头”们都是些雁过拔毛的厉害人物，对他人的不信任、排他精神就是当时农村的精魂。他们总是处于被动状态，他们并不会说自己想要如何如何做，也没有说的权利。与此相反，他们以自身特有的伎俩处理着那些强压过来的事项，正是这种被动的狡黠在孜孜不倦地推动着日本历史一路向前。

时至今日，日本的农村依然还是奈良朝[7]的农村。当今各处农村依然存在很多类似的民事纠纷。他们背叛自己的地邻，每次五寸、三寸一点点儿挪动土地界垄；他们背叛自己的挚友，在租借土地时不立字据且过期不还。可以说他们一直在执着地背叛自己的友人和邻居。计较利害得失是他们生活的根本，在农村精神中完全看不到对更高精神的渴望，也看不到自我内省和对他人的发现。在不重视他人的地方根本不会存在真实的文化，在没有自我省察的地方根本不会存在文化。

都说农村的美德在于吃苦耐劳的精神。为什么忍受困苦的精神就成美德了呢？正所谓需要乃发明之母。不甘忍受贫乏和不便、追求必

需之物时，文明由此产生，文化自此出发，进步亦由此逐渐发生。日本的军队惯于忍受贫乏，不渴望拥有便利的器械，总是残酷地过度损耗肉体并对此大唱赞歌，因此他们的兵器很是落后，从根本上缺乏作战基础，所以到如今一败涂地。这绝非仅限于军队。日本精神本身就是忍受困苦的精神，不寻求变化，不追求进步，只会面对过去表达憧憬和赞美。即便偶尔有进步的精神出现，却又会被这吃苦耐劳的反动精神迎头一击，再次退回到过去。

人说需要乃发明之母。这种追求所需的精神在日本却被认为是懒惰，认为吃苦耐劳才是值得称赞的美德。日本人觉得一里地两里地走着就好啦，五层楼六层楼的就要坐电梯，实在是天生懒惰。还说如果依靠机械、忘记勤劳精神乃是亡国之本。这完全是颠倒黑白。但真理不会说谎，来不得半点虚假。日本遭到了真理的复仇，正因为一味依靠肉体劳作和吃苦精神才招致了今日亡国的悲惨命运，难道不是这样吗？

只需按一下按钮、转一下手柄就能解决的事，却偏要嗨哟嗨哟、辛辛苦苦干上一整天，还总说什么汗水的结晶、勤劳的喜悦，真是愚蠢。然而整个日本都是如此愚蠢，日本的根基本身就是这么愚蠢至极。

关于天皇制，诸位议员直至今日还在嚷嚷皇室尊严这类荒唐至极的事儿，闹个不停。天皇制的确是贯穿整部日本历史的一种制度，但是所谓天皇的尊严只不过是利用天皇制的人捏造的道具而已，从来没有真正地存在过。

对于藤原氏或将军等统治者来说，天皇制存在的必要性何在呢？为什么他们不把最高权力握在自己手中呢？那是因为和他们自己手握权力相比，利用天皇制来得更为便利。与其自己亲自号令天下，不如指使天皇发号施令，然后他们自己最先站出来服从命令给天下人看，以达到更好地普及、执行号令的目的。这些统治者皆深谙此道。那些所谓天皇的号令代表的并不是天皇本人的意志，实际上是藤原氏和将军这些人的号令，他们以天皇之名大行己之所欲，自己首先服从号令以示众人，把自己立为服从天皇的模范，并把这种示范作用强行施加给人民，以此来推行号令。

他们无法自己称自己是神，无法以此名义要求人民予其绝对的威严。但是，他们自己对天皇的膜拜却能让天皇成为神，并把这一权威强加给人民。于是他们一边自行随意操纵着天皇的废立，一边又对天皇顶礼膜拜，通过自己的跪拜迫使人们接受天皇的威严，再利用天皇的威严发号施令。

这并不是只属于久远历史中的藤原氏或武士政权的故事。诸位请看！这场战争不也是如此吗？实际上天皇并不知情，并没有发布命令。一切都只是军人的意志。说是在满洲一隅燃起了事变战火。又说在华北一隅揭开了战幕。实在是不得了，就连总理大臣都无从获知事实真相。军部竟专断横行到如此地步。这些军人一方面如此飞扬跋扈不把天皇放在眼里，从根本上说是在亵渎天皇，另一方面却又在盲目地崇拜天皇。荒谬！啊，实在是荒谬至极！但这的确就是纵贯日本历史的天皇制的真相，是日本史上不折不扣的事实。

从很久之前藤原氏那时候起就是这样，最亵渎天皇的人也最崇拜天皇。他们的盲目崇拜发自骨髓，非常真实，但同时他们又在摆弄天皇，以之为谋求己身之利的道具，极尽亵渎之能事。直到现代，而且现在也还是一样，诸位议员都在大谈特谈天皇的尊严，而国民也大多支持他们的行径。

人们都说1945年的8月15日，是靠天皇之名才得以结束战争，是靠天皇才得以获救。但看看日本历史的实证即可明白，所谓天皇其实就是日本历史在应对非常事件时编造出来的一部独创性作品，是一种对策，是一记绝招，军部本能性地熟知这一绝招，而我等国民又在本能性地等着这一绝招，于是军部和国民合作上演了最后一幕，是为8月15日。

天皇说："你们要耐所难耐、忍所难忍[8]，排除万难也要服从朕的命令。"于是国民们痛哭流涕地说："既然是陛下的命令，那么再难忍受也要忍住，还是投降吧。"都是谎言！谎言！谎言！

我等国民都是一心盼着结束战争，不是吗？手持竹枪去和坦克对战，像泥人儿玩偶一样相继死去，这种事实在是讨厌至极，不是吗？我们都在痛切地期盼战争结束。但是，却又无法说出口。于是那些人搬出了大义名分，说是天皇的命令，说要忍所难忍。何等厉害的诡

计！实在是悲惨且可耻的历史大骗局。但是我等并未认识到这一欺骗。如果没有天皇的停战命令，日本人就得实打实地以肉体去抵挡坦克，虽属迫不得已，终究得像泥人儿玩偶那样一个接一个悲壮地死去。最亵渎天皇的军人们也最崇拜天皇，与此相同，我们这些国民虽没有那么地崇拜天皇，但在利用天皇方面也是驾轻就熟，并不去琢磨自己的狡猾，不去揭穿大义名分这类奸诈的幌子，只是一味地讴歌天皇的威严带来的利益。这是何等的计谋、何等的奸诈！我们被这历史性的诡计魇住，失去了做人该有的姿态，失去了人性该有的样子。

做人和人性该有的姿态究竟是什么？坦诚地追求己之所欲，讨厌的东西就直言讨厌，要点不外如是。喜欢的东西、喜欢的女人就说喜欢，脱下大义名分、禁止男女私通、义理人情这些虚伪的衣服并直接扔掉，让心灵回归赤裸裸的本真。探寻并发现这一赤裸裸的状态就是人类复活的首要条件。由此，我们自己以及人性才能真正诞生，才能开启新的征程。

诸位日本国民，我向诸位呼吁，日本人和日本本身都要堕落，日本及日本人都必须堕落。

只要天皇制继续存在，只要这一历史性的诡计继续顽固地残留在日本人的观念中并发挥作用，那么真正的人类和人性就根本没有希望在日本开花结果。人类的真理之光被永世封存，人类本真的幸福、苦恼以及所有人类的真实样态也就永无降临日本之日了吧。我一直在大喊日本必须堕落，但实际的意思却正好相反。现在的日本和日本式的思考正沉沦于巨大的堕落之中，我们必须从这种充斥着封建残余之诡计的所谓“健全的道义”中坠落而出，赤身裸体降落到真实的大地之上并稳稳站住。我们必须从“健全的道义”中堕落而出，以回归到真实的人的状态。

什么天皇制啊、武士道啊、吃苦耐劳的精神啊、讨价还价把五十钱压到三十钱的美德啊，必须把这些形形色色虚伪的外衣全部剥掉，赤身裸体，无论如何都要做回人类重新出发。否则，我们势必会再次退回到旧时那个欺瞒的国度。总之先回到本真，扔掉压在身上的禁忌，找回自己真实的心声吧。战争遗孀们去恋爱并坠入地狱吧。复原军人们去做黑市交易吧。堕落本身肯定是坏事，但不付出本钱就捞不到真货。以徒有其表的花言巧语去谋求真实的代价是行不通的，必须

要拼上鲜血、肉体和真实的惨叫。应该堕落的时候就必须认真地一头扎下去，径直坠落。尽情地道德败坏、尽情地混乱就好，只管流血饮鸩去吧。首先必得穿过地狱之门，向着天堂攀登，手脚并用，让二十个指甲全部渗血剥落，一步一步靠近天堂，除此以外别无他途。

堕落本身常显无聊，不过是做坏事罢了，但堕落的特性之一是孤独，孤独这一人类伟大的真实本相庄严地存在于此。换言之，堕落总是孤独的，总会见弃于他人，甚至会被父母抛弃，能够依赖的只有自己，此外再无他法。这是堕落自带的宿命。

好人往往过得比较舒服，他们安睡于父母兄弟这类人所共有的虚妄的情义和约定之上，全力投身于社会制度之中，平静地走向死亡，而堕落者却总是出乎其外，孤身一人在旷野中迈步前行。恶行固然没有意义，但孤独却是一条与神明相通的道路，“善人尚能往生，何况恶人乎”[9]，说的就是这样的道路。耶稣对着妓女行礼叩拜，拜的也是这旷野中寂然独行的道路，只有这条道路才能通往天堂。数以万计、数以亿计的堕落者总是无法到达天堂，只能徒然地孤身一人在地狱里踯躅，即便如此，此路直通天堂这一论断仍旧成立，并未发生任何改变。

可悲啊，人类的真实即在于此。然也，实在是可悲，人类的真实确在于此。因为社会制度，因为政治，这一真实注定永远得不到拯救。

尾崎咢堂[10]被称为政治之神，战争结束后开始倡导世界联邦论。他认为，原始时候的人类是部落和部落之间对立存在。而在明治之前的日本尚没有“日本”这个观念，是藩与藩之间对立存在，当时不说日本人，说的是藩人。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的“非藩人”，他们打破了藩际的对立意识，日本人由此诞生。现在的日本人指的是日本国的人，是按照国家对立存在。这时候就要像明治时期的“非藩人”那样，应该成为“非国民”，通过打破国家意识变成“国际人”。在尾崎咢堂看来，“非国民”是一个极为光荣的称呼。这就是他世界联邦论的根本，认为把人区分为日本人、美国人、中国人的做法其实是被残存的原始思想限制住了，而做世界人、去除国民国籍的差别才是正途。初接触时觉得这见解值得洗耳恭听，但当他信口开河讲到日本人的血不足称道、无须极为珍重地守护血脉时，不由得让人产生些许阴

森可怕之感。如果我没有记错，他的夫人应该是英国人。如果他娶了日本人做太太，如果他的女儿是日本人的话，估计就不会说得如此坚决了。

在这里，我要斗胆问一问咢堂。咢堂所说的原始时期是部落和部落之间对立，稍微进化之后是藩与藩之间对立、国与国之间对立，归根结底是说对立是由于文化低下的缘故，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咢堂忘记了人这一重要因素。

你说对立情绪是因为文化低下产生的，但即使国与国之间的对立消失了，人们之间、个人与个人的对立却永远不会消失。毋宁说随着文化的发展，这种对立反而一直愈演愈烈了。

在原始人的生活中，家庭尚未确立，是多夫多妻野合的状态，少有嫉妒，个体对立也非常稀少。随着文化的发展，家庭形态明确下来，个体对立呈现出不断激化、尖锐化的态势。

忘掉了人与人的对立这一基本的、最大的深渊而大谈对立情绪，倡导世界联邦论，大谈人类的幸福，难不成这是要变什么魔术吗？忘却家庭的对立和个人的对立而大谈特谈人类的幸福，实属愚蠢至极，然而政治本就是这么一回事儿。

政治以及社会制度好比是一张网眼粗大的渔网，人是永远不会陷入网中的鱼。即使打破天皇制这一诡计并建立起新制度，说到底也不过是诡计的一种进化而已，这是难以摆脱的命运。人总是会从网中甩出来然后堕落，而制度也会遭到人类的报复。

其实在我看来世界联邦也很不错，如咢堂所说，我也认为值得捍卫的日本人的血脉这些并不存在，但这会给人类带来幸福吗？不，人类的幸福并不在这些地方。人的真实生活并不在这些地方。日本人变身为世界人这事儿并非无法实现，其实是出人意料的简单，但是人与人之间个体的对立却本不应丧失，永远都不应丧失。人类的真实生活往往只存在于这种个体对立的生活之中。不管世界联邦论如何不遗余力地使出浑身解数，这种生活都不会为之所动。然而，立足于这种个体的生活之中、吐露其灵魂之声的，是为文学。文学往往是对制度，或是对政治的反叛，是对人类制度的一种复仇，而另一方面，又通过

这反叛或复仇在为政治助力。反叛本身就是相助。相爱相杀，这是文学的宿命，是文学与政治之间亘古不变的关系。

人生一世短暂且无常，然而人又是不可理喻的乐天派，自相矛盾、莫名其妙、冒冒失失。在那场战争中，东京居民大多房屋失火，只能住在堑壕里，大雨浇身，想寻个去处却不得，或许有人会抱怨不止，但应该也会有人在那生活中感受到了奇妙的安稳、平静和难以割舍之情，一面是大雨浇身，因为担心轰炸而战战兢兢，一面又开始充分享受起这每一天来，这样的乐天派也不在少数。扎堆儿闲聊的时候，住在我家附近的一位太太不经意间蹦出一句“不轰炸的日子可真无聊啊”，惹得众人哄笑之后她赶紧掩饰，但我想那些笑的人肯定也觉得这其实就是真心话。夜晚站在街头拉客的妓女被认为是社会制度上的缺陷，但或许她们中的很多人会认为这比以前被征用去做苦力时要有趣得多。强迫女人穿上制服、喊着口令让她们劳作，任谁都无法断言说那样的生活是健全的。

人类生生不息，拥有无限、永恒的未来，与之相比，我们这一生不过如朝露般短暂。就这样我们还总在喋喋不休说什么亘古不变的制度、永远的幸福，还要对着未来许下诺言，这实在不过是些狂妄无谓的废话罢了。面对无限且永恒的时间，面对人类的进化，这难道不是可怕的亵渎吗？我们所能做的，也就是尽量一点点儿地变好而已，而人类堕落的极限其实也就仅限于那种程度而已。只有具备牢不可破的顽强精神，才能向着无限一直堕落下去。人类并不具有如此顽强的精神，于是就不得不依靠某种诡计来阻止堕落。谋划出这样的诡计，之后再打破它，其间人类向前发展。堕落是孕育制度的母胎，我们必须以最为严肃的态度面对这一可悲的人类现实，此乃当务之急。

《文学季刊》第二号（冬季号），1946年12月1日发行

---

[1] 吉川英治（1892—1962），小说家，以《宫本武藏》等作品开拓了日本大众文学的新领域。

[2] 佐藤红绿（1874—1949），小说家、俳句诗人。起初创作自然主义风格的作品，后逐渐转向大众小说。

[3] 盂兰盆节的时间是农历七月十五日前后，各地都会举办法事以祭祀祖先。

[4] 大化改新指645年中大兄皇子（后来的天智天皇）和中臣镰足等人联手打倒苏我氏、建立天皇中央集权国家的系列政治变革。646年颁布诏书，废除私有土地和部民、建立地方行政组织、确立户籍制和班田收授法、施行租庸调制，模仿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改革。

[5] 日本的庄园存在于奈良时代到战国时代，是由中央贵族和寺庙神社大规模占有土地的经济形态。

[6] 王朝时代在日本指天皇亲政的时代，包括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特指平安时代。其对立词是武家时代。

[7] 奈良朝也称为奈良时代，指日本历史上以平城京（位于今奈良市）为都城的时代，从710年到784年共74年，是日本律令国家的完成期。

[8]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昭和天皇通过广播宣读《终战诏书》，“堪へ難キヲ堪へ忍ヒ難キヲ忍ヒ”（耐所难耐、忍所难忍）是其中一句，日本民众多俯首倾听。在日本这句已成为战争结束的象征性语句。

[9] 日文原文为“善人なおもて往生をとぐ、いわんや悪人をや”，出自日本镰仓时代记录净土真宗祖师亲鸾言行的佛教著作《叹异抄》，是亲鸾“恶人正机说”的标志性语句。

[10] 尾崎行雄（1858—1954），日本政治家，字咢堂。日本人称其为宪政之神。

吾之申明

前几天朝日评论的O氏过来，一开口就问：“听闻那天有三个‘黑社会’造访了舟桥圣一[1]家，你这里情况怎么样？”那样的家伙没有来过我这里。他们没有理由会来，不是吗？

东京新闻的Y老师（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他是我的围棋老师）也是，见到我就问：“世人都管你叫色情作家，对此你作何感想呢？”结果在那之后，西海、东海和东京三大杂志和报纸也都如是说，让我务必申明自己的立场。我从未想过要申明什么，即使他们说务必要做，也还是做不来。

朝日评论的O氏也让我发文声明。看他们的样子，就好像我是被抓到了东京法院色情部这样的地方，当下正在接受审问一般，于是我也惶恐起来，真是一桩荒唐事儿。

被人如此横加指责，我只能难为情地笑笑，此外别无他法。我搪塞道：“这样啊，我是色情作家啊。”没承想，昔日被我视为至交的Y老师竟然一本正经地说：“舟桥和织田[2]也都很讨厌别人叫他们色情作家呢。”我真是孤立无援啊。

有一次新潮社的S青年过来说：“萨特[3]已经发表声明要承担社会责任了，您这边呢？”此青年性格直爽，甚合我意，于是我打起精神来，正义凛然地说：“必须的，就是进牢房我也不怕。”如同苏格拉底附体一般。“那么，您是不是也写一份声明呢？”他这么一说，我禁不住愤然陈词如下：写那些东西做什么，太庸俗了。作家对自己的话负责任，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甚至都有男人为此决斗至死呢（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还有很多先生为此自杀了呢，虽然这不是什么值得称道的事情。我在面对生存一事时总是无所畏惧，又是酒又是肉体的，有时候甚至想像庄周先生那样变成蝴蝶，把所有的幻术都用上，即使辛苦也要活着，仅此而已。又岂会害怕牢狱和绞刑？

不好意思，都扯到绞刑了，顺嘴说大话，情急之下就做了如上回复。说什么因为萨特写了所以让我也写，真是胡来。前些日子我喝醉了，头脑不清醒的时候被读卖新闻的那帮先生给骗了，就萨特说了些胡话。我根本就没读过萨特的作品，真是倒霉。结果随后好像是改造还是青瓷社啊寄过来一部厚得惊人的大部头的萨特作品，看起来像是尚未出版的译本校样或样稿，说："你先把这读完吧。"那实在是一部难为人的书稿，无聊至极。从那以后，不管是在街上还是在酒店里，碰到的每个人都会问我萨特如何如何。就好像我刚刚和萨特告别，才从法国回来似的。于是我也觉得烦了，索性一编到底："对的，我和萨特在'白色家'一边喝香槟一边切着比目鱼的鱼鳍，喝了温过的酒，味道不咋地，但是比起存在主义来却是清爽得多。"然后有人会问："这样啊。你说的'白色家'是什么呢？"于是我就吓唬他说："你不知道'白色家'吗？那是普鲁斯特先生经常光顾的餐厅，是巴黎一等一的高档餐厅。在那里喝香槟的日本人都是鄙人这种级别的。""是吗，你竟然去过那里。"他这样说着，表情严肃地环视着我常去的这家低档酒馆的拙劣布局，或是盯着我的劣质西装看个不停。"你竟然去过巴黎呀？""你是在开玩笑吗？我不常待在日本的，是战争开始之后才迫不得已乘交换船被遣返的。存在主义嘛，八九年前我在蒙马特的阁楼里当作梦话来说的，现在已经全都忘了。顽固不化到现在还记得的，也就是萨特这类家伙了吧。"后面我就没完没了地说着车轱辘话，真是太狼狈。

作家本不该写申明，这不符合作家的本性。笔如其人，人笔合一，我的人生、我的生存方式都奉献给了写作。因此，要说作家最怕什么，最怕的莫过于自我欺骗了。所有文字都是基于严肃的自我责任才写出来的，这本来就毋庸赘言。社会责任云云简直不值一提。单是要谈一下就够俗的了，纠结于这类算不上文学的问题，还非得就此发一番宏论，萨特先生也够可怜的。诸位编辑、诸位老师爱向作家约稿，让写些申明之类的，此事还请务必三思而后行。

诸位在各自的家庭中，日常都在做些什么呢？想来诸位（下面我把女性也纳入进来）应该都是父亲、母亲、孩子、丈夫、妻子、恋人，行男女之道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于情于理来看，这类私事都不应该曝于人前，不管身处何等混乱崩溃的时代之中，这样的表露都不宜上升到礼的层面，这是由其性质决定的。听说贝原益轩[4]先生曾经以正在行房事为由推掉访客，对这些圣贤之人我却喜欢不起来。这

种时候没必要什么都如实交代。说现在自己有事儿就足够了，我很讨厌这种装老实人的样子。

文学不同于上述无趣的假正直。在那种时候就是要撒谎，这样的人生原则才是文学所要追求的真实。

不过诸位，在各种各样的私事上，诸位所做的都是正确的吗？反躬自省，是否坚信自己所行之事都是正确的呢？诸位的答案或许是肯定的。不过，之所以如此想，是因为自省得还不够，是因为缺少自知之明，这一点任谁都无法否认。天主教认为，好人会上天堂，坏人要下地狱，刚出生的婴儿会去炼狱。日本人一般会认为炼狱是比地狱还要糟糕的地方，这样想真是大错特错。炼狱处于天堂和地狱之间，既非善也非恶，是一个无的世界。婴儿无关善恶，就是无，所以要去那里。从我本人信仰的宗教来看，不只是婴儿，所有那些自省后仍不知羞耻的健康人，都要送到炼狱去。因为他们都是披着人皮的人偶。

诸位都有夫有妻，有恋人。诸位对于夫妻之道、恋人之道觉得满意吗？内心有没有不安？无所谓吗？觉得幸福吗？

快乐最易辜负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快乐最会引人胡思乱想。快乐从未让我的灵魂感到满足。我讨厌快乐。但是，我又无法不追求快乐，无法不思考快乐。

诸位都很文雅，循规守礼，不在人前谈论私事。这文雅是否真正丰富了诸位的灵魂呢？诸位的灵魂是否因此真正高贵起来了呢？

这人世间的所有东西都是被创造出来的，并非原本就有，对此我坚信不疑。因此，我虽然对现实感到绝望，但却对活下去这事保有希望。本能是可悲的。无计可施、永恒不变、绝对、背在身上的重担，这些东西都很讨厌。不过，道德和感情这些也都是人工的产物，是被制造出来的。因此，包括本能在内，人的生活都是能创造出来的。

还是童男子那会儿，我读了《爱经》[5]，读了《爱之驿》[6]。当时以为其中讲的都是真实、现实的伟大哲理，满怀激情读了好几本。

最近《猎奇》、《十日谈》（*Decameron* ）、《红与黑》和《自由主义》（*Liberal* ）等一批杂志都被禁止出版了，我并不认为读这些杂志的人比那些自认为健全、优雅的人士更猥琐。换作是我，如果正处在读《爱经》的那个时候，如果是尚未对现实感到绝望的童男子那会儿，我肯定第一个去读这些杂志。不幸的是，现在已经没有想读读看的心情了。我曾是这个方面的资深爱好者。至少现在，我觉得这些颇为无聊。

看黄书的青年人并不猥亵，那些判定他们猥亵的人才真正猥亵。这类道理再明显不过，你们自己在那里大行猥亵之事，这你们自己也知道。只是你们觉得那是夫妇生活的常规，于是心安理得。注意，夫妇之间就不是猥亵，只是你们自己那样认为而已！谁允许你们那样做了吗？是上帝吗？是法律吗？真是岂有此理。能够允许的人只有一个！是自己！

有了肉体意识的青年们希望思考、了解肉体，并向往之，这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吗？无须遮掩。让年轻人去读就好。人类并不是仅靠肉体活着的。年轻人想要了解肉体，与此相同，也想去了解并探求精神，这再正常不过。

给年轻人读《猎奇》《十日谈》这些才是打消他们此类兴趣的捷径。如果读不到，就会胡思乱想。那样的话到什么时候都不会厌倦。如果读到了，那他们就不会再对纯文学那些隐晦的情欲描写感兴趣，由此，文学得以纯洁化，文学的书写和阅读也都会回到正轨，认为坂口安吾是色情作家这类荒唐的阅读方式也就不会再出现了吧。

舞台上也是一样。如果大尺度的女演员和大尺度的舞蹈泛滥，那么艺术派女演员的艺术性色情表演也会被纯化，由此实现提升。

暴露呀淫书这些，其实一下子就会让人觉得腻烦。对这些施禁，毋宁说是在侮辱人类、侮辱同胞。在这些禁令中成长起来的诸位，其实是残疾人，是猥琐的淫棍，是俗不可耐的圣人。人类本来是更为高尚的，比起肉体来，更富有理性。如果能够自由地读或看那些淫秽的东西，那么过不了多久，像诸位这样的淫棍很快就会在地球上绝迹。

肉体很是无聊，让人生厌，不觉得无聊的就只有原始人而已。知识出现之后，必然会对肉体感到厌烦。人都说快乐是不稳定的，但狗

和野蛮人的快乐其实没有什么不稳定的，知识才是不稳定的。

如果要结婚，那还请厌倦了肉体之后再结。不，结婚这类事情，应该反复做上很多次才好。请重新结上个几次，直到厌倦为止。如果觉得再婚太麻烦，那就没有必要重新结了。这又是一种高蹈的心态吧。真的会觉得麻烦吗？把老婆撵出去这事儿太麻烦，去公司上班却不麻烦，这种论调实在是虚伪。果真以之为麻烦的人，应该也是所谓最伟大的人了吧。那样的话，吃饭估计就是最招他厌的事情了。

实在抱歉。我根本做不来这事儿。因为我不是老师，我是学生。所以，我实在没有胆量完成这一整场的说教。

我就只是一个不安定分子而已。我一直都在寻找，女人也好，真理也好，什么都可以。各位尽管去想象。我只是在切实地寻找。

然而，真理其实并不存在。换言之，真理通常都只在人寻找时才会出现。人永远都在寻求真理，真理其实永远都是非现实的存在。有人寻找时它会出现，但却并非本来就在那里客观存在。当真理在人世间显现并大行其道时，人其实已经不再是人了，而是长着人形的猪。真理给人投食，人只是一味在吞食的猪而已。

我批判日本传统精神，否定物哀、清寂、幽玄这些。但是，我发表的这些意见本身并非真理，什么都不是。我的话只在这个时代中才有意义。我在批判，通过批判性的语言得以识破并批判欺骗和虚伪。在我之否定的基础上，物哀自然可以再次成立。关于这一点，没有必要讲什么辩证法。这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人会死亡，东西会毁坏，就像《方丈记》里的先生所言，不会毁坏的东西并不存在。

我会坏掉，本来就是这样。我只是一直在寻找。你为什么要寻找呢？因为我没有那么伟大，无法忍住不去寻找。我没有那么伟大，不会因为觉得费事麻烦就禁食以致与世长辞。

我寻找。然后，总会创造些什么出来。是倾尽我全部心血的东西。当然，肯定并非不会毁坏之物。但是，我自己必会用尽全力，创造出尽量不会坏掉的东西来。除此以外别无他法。

如果要以违反淳风良俗为名来审判我，那么我必会对这淳风良俗的审判不屑一顾。我这个人，只要不受到我自己的审判就好。“人类”应该没有必要审判我吧。

★

都写到这里了，本来打算就此搁笔了事，但是我说不做辩解，却写成了辩白书的样子，所以只好再度愤然持笔疾书。

现在已经是黎明时分。这段时间我正在埋头写一部长篇小说，因此之前和各处商定的约稿全部或推掉或延期。唯有朝日评论的这位O老师，实在是顽固，他实际上是一块岩石。女孩子也没有冷酷至此等程度的。拜他所赐，我喝了菲洛本[7]，现在奄奄一息。实际上他每两天就派手下的美女使者过来四趟，最后终于他自己也过来施加威胁，我都哭了。这就是今天白天发生的事情，真是一出大悲剧。

我又不是圣德太子[8]，只有一个脑袋一只手（我说的是握笔的这只手。用两只手的话就不灵了）。昨天也是，东京新闻的头号大人物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前来侦查我的工作情况，然后嘿嘿笑着回去了。我终于也有了被“侦探”盯住不放的身份了，最近内心很是不安，因此虽说对被人要求做出辩解一事很不耐烦，但由于环境如此恶劣，也只好放下身段了。

刚刚正好第一趟电车开过去了，那从这会儿开始，我也可以试着发动总攻了吧。我的黎明也会到来，应该是这样的吧。因为我是为希望而生的。

如果阅读小说，从中学到东西会变得伟大起来，不读是不行的。即使当上了陆军大将也谈不上伟大，即使身为总理大臣也说不上伟大。人变得伟大，指的是变成人，而不是人偶或猪。

小说本来就是有毒的。因为小说的母体是苦恼和悲哀。既无苦恼也无悲哀的人读起小说会觉得简直是在遭毒蛇咬噬。这样的人没必要读小说，读了也白搭。

小说是烈性药，是灵魂有病的人的安眠药。虽然无法根治病症，却可以给予人一时的安慰，就像玩具一样。但如果健康的猪喝了的

话，就会变成毒药。

那些认为我的小说是猥亵文学的人，千万别再读我的东西了，除非到了你的灵魂自己找到灵魂本身的故乡那一天。

我的小说本来就是玩具而已，但却不是你们的玩具。给我滚一边去！我已经困了。

《朝日评论》第二卷第三号，1947年3月1日发行

---

[1] 舟桥圣一（1904—1976），日本小说家。

[2] 织田作之助（1913—1947），日本小说家。二战之后，与太宰治、坂口安吾、石川淳等作家一起被称为“无赖派”。

[3] 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法国哲学家、文学家。

[4] 贝原益轩（1630—1714），日本江户前期的儒学家、医学家。

[5] 《爱经》（KamaSutra），古印度描写性爱的作品，据传成书于公元4世纪左右。

[6] 《爱之驿》（Kalyanamall’s Anagaranga），印度讲述性爱的著作，约成书于15世纪晚期。

[7] 菲洛本（Philopon），一种兴奋剂的商标名称。滥用会引发幻觉等中毒症状。

[8] 圣德太子（574—622），日本古代政治家，推古朝的摄政。传说中的圣德太子具有超常能力，甚至被视为观音菩萨的化身。

恋爱论

恋爱究竟是怎样的，我并不清楚。因为我要在此生的文学生涯里不断去探索恋爱究竟是怎样的这一课题。

恋爱这事儿，所有人都会碰上，又或许也有人未曾恋爱过就结婚了。不过终归都是爱丈夫、爱妻子的，或是爱着自己的孩子，爱家庭本身，爱财，爱物。

我并不是在开玩笑。

日语中“恋”和“爱”是两个词，意思多少有些微妙的差别。有的人或许还会觉得这是两个意义相差很大的词。在国外（在我所知道的两三个欧洲国家），爱和恋是相同的，不管对象是人还是物，都用“爱”这一个动词。而在日本，“爱”和“恋”的对象都是人，一般不会说恋上了某物。非常罕见地这样用的时候，会觉得其意思和“爱”并不相同，好像其中充满着更为强烈、疯狂的力量。

本来，“恋”这个动词中蕴含着渴求此前未曾拥有过的东西的意思，而动词“爱”的状态是更为沉着、安详、宁静的，是对已经拥有的东西的爱惜之情。故而在“恋”这个动词中包含着猛烈的追求和疯狂的祈愿这样的意趣。虽然没有查词典确认，但我估计，关于“恋”和“爱”这两个词，词典中并不会对其应用历史、意义和语感的区分与限定等做出明确规定。

很久以前天主教刚传到日本的时候，据说曾经因为“爱”这个词大伤脑筋。天主教很喜欢“爱”，不管对象是人还是物，一律都用“喜爱”这个平凡的词语来表示。但是在日本的武士道那里，不义是封建领主明令禁止的，一涉及恋情，马上就会被说是不义。恋爱被认定为邪恶的离经叛道之举，纯洁和“爱”这个词是完全沾不上边的。天主教提倡爱。上帝的爱，天主的爱，但是爱的语义却和不义密切相关，实在不知该如何翻译为好。费尽苦心之后找到的是“珍惜”[1]

这个词。于是言必称“上帝的珍惜”“天主的珍惜”，“我爱你”翻译成“我很珍惜你”。

其实，我们今天在日常使用时也还是一样，“爱”和“恋”都是令人无法恰当运用的词语之一。“我爱你”，这句话说出来，总像是在舞台上漫不经心地背台词似的，并没有贴近我们的生活，不接地气，矫揉造作。说什么爱，总觉得是装腔作势。于是换个表达，说：“我喜欢你。”这次听起来像真的了，颇有质感，总归是达到了和英语的“Love”一词相同的效果。但是日语中的“喜欢”又稍嫌力度不够，让人觉得是和喜欢巧克力那般喜欢类似而已，不够充分。于是迫不得已只好很用力地说：“非常喜欢。”

明治时期以来，为配合外来文化，日本的语言中出现了很多应景的词汇。或许是这个原因，词语的意义和我们日常惯用的词语的精髓经常无法统一，同义词形意纷纭，各自罩起雾霭，界限不明，这样的词语很多。因此，我们应该自豪地宣称日本是语言的国度吗？我们的文化又能从中受益多少呢？我对此深表怀疑。

如果说是迷恋谁，就会觉得说的人很粗俗；换成说是爱，登时觉得高雅起来。粗俗的恋爱，高雅的恋爱，也有可能恋爱确实多种多样，因此可以分别使用“迷恋”和“爱”，只用一个动词就简单明了地区分开来，日语貌似确实方便好用，但对此我却感受到了颠覆性的不安。换句话说，仅靠区分使用一个词语就把事物异常鲜明地区别开来，就此解决不再深究，这其实是轻易放过了事物本身的深奥之处，没有抓住其独具个性的诸多表征。过度依赖语言，过分依靠语言，而未结合事物本身去思考正确的表达，没有意识到我们的语言其实是认识事物的工具，忽视了这一观察时该有的本质态度。简言之，日语的多样性太过注重氛围，因此日本人受到的心理训练也被氛围化了。我们使用的各种各样的词汇在掌控氛围方面很是发达，使我们体会到了自在丰饶的情绪的沃野，并认为这语言是极为可靠的。但实际上，拜其所赐，我们面对一切事物时都有似是而非之感，好像明白了，其实不然，所有事物都停留在了氛围层面，似乎到这里就毕业了，就结束了。这样的日本，就好比是拥有着原始诗人那样过度丰富的言论自由，是靠着原始的语言神力祈求幸运的“言灵”之国，不过在此之上只是披上了一件虚假的文化外衣而已。

在恋爱方面，人类格外容易对氛围产生幻想。但恋爱并非语言，并非氛围，完全就只是“喜欢”。“喜欢”这一心理或许千差万别，这些差别中，或许有着“喜欢”和“恋爱”的差别，但差别就是差别，而不应是氛围。

★

恋爱终是一时的幻影，必定会消亡、褪色。深谙这一事实的成年人的内心是何等不幸啊！

年轻人即使知道了同样的事情，他们那激情的现实生命力却不会承认这一点；成年人则不同，激情本身就很清楚恋即是幻这一事实。

年龄自有年龄的名与实，因此对于年轻人来说，恋爱不过是幻影而已这一事实无甚所谓，听听也就罢了。我如是想。

我不喜欢那些真实的事情，因为它太过真实。人说死后会化为白骨，说一旦无常万事休。像这类太过自然的事情，实在是只剩下无聊了。

所谓教训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前人因之失败了，后人即不可再做，是这个意义上的教训。第二类是前人因之失败了，后人也肯定会失败，但是即便如此，还是无法禁止后人去做，是这类性质的教训。

恋爱属于后者，虽然知道终归是一场梦，也清楚永恒之恋是弥天大谎，但还是无法说出不要去恋爱之类的话。因为如果不恋爱的话，人生本身也将不复存在。换言之，人会死去，既然终有一死，那么早日去死吧———这样的逻辑无法成立。恋爱与此同理。

有人认为《万叶集》[2]和《古今集》[3]中的恋歌朴素、纯粹地吐露着真情，因此就是优秀的文学。我却一直都很讨厌这种朴素的想法，讨厌做如是想的这些人。

说得极端一点儿，那样的恋歌类似于动物本能的吼叫，和猫狗因发情鸣吠不止是一个道理，只不过恋歌通过语言表达出来了而已。

坠入情网时，就连夜晚都难以入睡。分开之后就痛苦得要死，忍不住一定要写信。不管情书写得如何精彩，终归都是和猫叫类似的东西。上述这些恋爱时的表现都是万古不变的真实情况，因为过于真实，反而没有特地去说的必要了，只要坠入情网，任谁都会如此。那些事情都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只管尽情去做就好。

以上表现并不仅限于初恋，不管是第几次恋爱都总是那样。两情相悦时也和失恋时一样，睡不着觉，痛苦不安到要死。这些并不是纯真，什么都不是。仅仅过一两年的时间，就会对着另一个人故技重演了。

我们思考恋爱，在小说中描写恋爱，并非是要探求这种原始（不变）的心情本来该有的样子，意义并不在此。

人类的生活应该是由每个人各自经营而成的。每个人都需用一生去建构自己的人生，这些努力凝结成历史的足迹，培育出人类的文化。恋爱也完全是一样，从本能的世界导向文化的世界，用每个人的手创造出各不相同的爱情，问题由此开始。

A小伙和B姑娘恋爱了。他们两个各自都睡不着，在短暂分开后都痛苦得要死。他们给对方写信，哭得满脸是泪。对于上述种种，两人的父母还有祖先都经历过，等到他们的孙子和子孙后代那里也依然会如此，因此无须赘述。但是，爱得如此之深的两个人，在两三年之后估计也不能免俗，有时也会彼此扭打、争吵，也会把其他人的影子藏在自己心里。他们会思考：难道就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

但是，大多数人都不会想到那一层。于是A小伙和B姑娘结婚了，再然后毫无例外会觉得倦怠，产生见异思迁的想法。这时候会想该怎么办才好呢。

即使命令我做出回答，我也答不上来。我无从得知。我自己只能不断探索属于我本人的答案而已。

★

有人说有妇之夫或是有夫之妇都不能谈恋爱，我不这么认为。

人们往往同情被抛弃者，憎恨抛弃者，但有充分理由却没有抛弃时，其实是不得不忍受与被抛弃者等价的痛苦，因此我认为，大体而言，失恋和两情相悦在承受的痛苦方面是等价的。

我从来都不喜欢同情。因为同情而放弃恋情，这种事最是沉重，我讨厌这样。

比起弱者来，我选择强者，选择积极的生存方式。这条道路其实充满苦难。这样说是因为，弱者之路是固定的、显而易见的。虽然此路黯淡无光，但却无灾无难，不需要精神上的重大抉择。

但是，不管什么样的真理都不可能适用于所有人。每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与自身周边环境的关联往往也是自成一体的。

再看我们的小说。自古希腊以来，人类在恋爱方面一直不长记性，兜兜转转不见长进。这也是因为个性问题只能靠个性自身去解决，此外别无他法。如果存在适用于所有人的规则，能够给恋爱下个定论出来，那么也就没有必要写小说了，小说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不过，虽然说恋爱没有统一的规则，但其实还是有某种规则存在的。那就是世人说的常识，或者说是惯例。因为这规则的存在，内心觉得不满足，精神上无法完全服从于那些虚伪的谎言，小说即由此诞生，因此小说的精神通常与现世相反，是叛逆的，一直在寻找某种更好的东西。但是，以上是从作家角度做出的辩解，如果从常识一方来看，文学创作往往会被视为伤风败俗的行当。

恋爱是人类永恒的课题。只要人类存在，恋爱估计就是人生中最主要的内容了吧。我如是想。面对人类永恒的未来，我自然无法在此时此刻谈论恋爱的真相为何，而且我们也无法不顾将来兀自断言正确的恋爱是怎样的。

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在竭尽全力过好各自的人生，以此悲伤地炫耀着属于自己的真实，并求得安慰，必须如此，也只能如此。

问题只有一个，什么是属于自己的真实，只需思考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即可。

对于这个问题，我仍然不知该如何回答是好。我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所谓的常识或淳风良俗等既非真理亦非正义，被淳风良俗判为败俗的恶行其实未必真是恶行，比起害怕受到淳风良俗的惩罚来，其实更应担心自己对自己的审判与惩罚。

★

但是，人生本来就没有那么多的幸福美满。我爱的人却不爱我，我想要的东西却得不到，如此种种。但这种程度的事情还只能算是开头，“灵魂的孤独”———这个恶魔的国度正张着大嘴等着人来。越是强者，遇到的恶魔就越强大，越得奋力抗争。

任何东西都满足不了人的灵魂。尤其需要注意，知识是联结人与恶魔的丝线，人生无法实现永恒，无法得到不被辜负的幸福。人的一生是有限的，对着有限的人生谈永恒，注定是在扯谎；抑或做诗人状咏叹永恒之恋，也只不过是在堆砌华丽辞藻、玩弄主观印象，这类诗性的陶醉绝对和优美高尚没有半点关系。

人生在世，比起喜爱诗歌来，更应该热爱现实，这才是人生该有的起点。现实确实经常会不如人意。但是，以现实的幸福为幸福，以现实的不幸为不幸，这种即物的客观态度总还是严肃的。诗性的态度是傲慢的，是空虚的。只有当事物本身就是诗的时候，诗歌才能获得生命。

世人所称的柏拉图式的爱情，视精神恋爱为高尚，实在是奇怪。另一方面，还是不要轻视肉体为好。肉体与精神这二者总是互相伤害对方，这是它们的宿命。我们的生活以思考为主，即以精神为主，因此经常会背叛肉体、轻视肉体，以致成为习惯。但肉体也一直在背叛精神，这一点也不该忘记。它们哪一方都靠不住。

人也未曾因恋爱而感到满足过，尽管已经恋爱过无数次，除了认识到这是多么无聊以外，好像也没见有什么长进，并未因此伟大起来。毋宁说总是在承受着那愚蠢的辜负罢了。即使如此，没有恋爱，人生即无法成立。既然人生本就荒唐，那么即使恋爱也很荒唐，却也无须视之为恋爱的缺点所在。愚蠢和荒唐都是至死方休的，话虽如此，我们仍需铭记，在我们愚蠢的一生中，荒唐是最为可贵的。

在一生之中，最能给人以安慰的是什么？是痛苦、悲伤和苦闷。既然如此，请不要害怕荒唐。在某些时候，痛苦、悲伤和苦闷多少会让人觉得满足吧。在这之上，依然还有灵魂无处安放是吗？啊，孤独。请不要那样说，孤独是人的故乡。恋爱是人生的黄金时期。不管它是多么无聊，除此之外，人生再无盛期。

《妇人公论》第三卷第四号，1947年4月1日发行

---

[1] 日语词是“大切”。

[2] 《万叶集》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歌集，共20卷。

[3] 《古今集》即《古今和歌集》，是日本第一部天皇下令编纂的敕撰和歌集，共20卷。

教祖的文学

——小林秀雄论

听说小林秀雄去年从水道桥的站台上掉了下去，不可思议地捡回了一条命。据说当时他喝得烂醉如泥，手里拎着一升装[1]的瓶子，是和酒瓶一起掉下去的。听到这事儿时我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因为我一直以为小林是那种蒸不熟也煮不烂的厉害人物，铁骨铮铮而又心思缜密，唯独这种男人是不会发生被汽车撞飞或是掉到河里去这类事情的。与他相反，我这样的人就太容易被车撞或是掉河里了，因此上述想法也可以说是我对他仰慕般的盲信吧。但是仔细一想，有此盲信实在是我太过轻率。我亲身经历过的事其实已经为我提供了不可如此确信的证据。

那是十六七年以前的事情。因为越后[2]的亲戚要办法事，我穿着晨礼服从位于东京的家里出来，在上野站偶然碰到了小林秀雄，他正要去新潟高中演讲。我们俩在上越线的餐车里坐下喝酒，一直喝到列车抵达我要下车的那个小站越后川口。对于我这样胃不好的人来说，在餐车里喝酒最舒服不过了。身体一直在摇晃，利于食物消化，不会积在胃里，这般开怀畅饮很容易喝醉。我醉了，小林也醉了。小林看上去总是板着面孔，但其实是一位心地善良、热情的男人。到了我要下车的那一站时，他嘴里说着“啊，让我来拿”，拎起我的行李走在前面。他嗨哟喊着把我的行李放到台阶上，我随后拎起，说了句“呀，谢谢”，走下台阶就此告别。下车后我很是吃惊，心想果然是山沟里的小车站，都没有人在这里上下车。首先，没有站务员，一个人影儿都没有，而且这个车站真是冷清寒酸到家了，因为没有人在这里上下车，所以站台宽不盈尺，我的背后紧挨着就是货车。等小林乘坐的火车过去以后，没有了火车的遮挡，在对面出现了一座真正的站台，比我还要高出一头，很多人在上面走来走去。那时候我真是愣住了。不是我自己主动下到站台另一侧的，是小林秀雄把我撂到这里的。

所以，从十六七年前那个时候起，我就已经掌握了证据，足可让我相信小林秀雄就是那种会从水道桥的站台上掉下去的人物。但是我竟然完全想反了，这只能说明我是一个极为轻率的书呆子，让小林的文章给骗了，扰乱了我的心智。

想来小林的文章确实深得扰人心智之妙。我曾经和小林下过围棋，他下五目（本来按实力他有必要再多下几目，但他说下五目以上的话面子上太难看，就没有下），绝不会发生任何争执。他完全按照让子棋的棋谱样本来下，既不拼命争抢地盘，也不从旁多语，这些统统不用。我这边一味攻城略地，就跟欺负他似的，搞得他看起来很是可怜，下了那么一场纯粹流于形式的围棋。围棋可不像文章那样能够把性格掩盖起来，文学上的小林像专断的独行侠，而真正的他其实是注重形式的正统派，自那日围棋之后我一直这么认为。但是他的文章从字面迸发出强烈、逼真的力量，那力量足以扰乱我的心智。这种效果简单来说产生自他的信条，他的文章之所以能够成为实实在在的文学，最根本的力量来自他本人的确信，他自己对此深信不疑，他本人深以为然，于是读者也会按照他的信条去理解文章，应该就是这个原因。

他之前写的那些评论，像包括志贺直哉[3]论在内的很多作家论等，现在回过头去读，会发现很多都很随意，站不住脚，但在当时那些评论却充分发挥了作用。与其说他幼稚，不如说那时是我们幼稚，是日本幼稚，日本从小林老师那里学到了方法，和他一起成长。近来却颠倒过来，对老师的缺点觉得腻烦了。其实之所以能够看清楚小林的缺点，也是因为学到了小林的方法使然，我们不应忘记他在文学上的伟大功勋。

“那个时代[4]离我们一点儿也不远，因为我几乎相信那时的一切。在那个时代里，诸多无用的观念尚未猖獗，那么世阿弥对于美究竟作何认识呢？思考之后，我更加确定：世阿弥对于美的认识中并无任何不确定或可疑之处。‘演尽所有剧目、付出无数努力之后，方可认识到该如何把握住花而不致失去’[5]。美丽的‘花’是存在的，但‘花’的美丽这类却并不存在。现代的美学家们因为世阿弥‘花’的观念的暧昧性大伤脑筋，殊不知他们其实只是被骗了而已。”（《当麻》[6]）

小林论述的那些世阿弥的方法，其实完全是他自己的方法。他对世阿弥深信不疑的态度，其实就是他要求读者对自己的文学该有的态度。

“我几乎相信那时的一切”，这话也出来了。他说：世阿弥对美的思考中并无任何不确定之处，因此观念的暧昧本身就是切实的存在。“美丽的‘花’是存在的，但‘花’的美丽这类却并不存在。”

但是我却很不喜欢这种投机取巧式的表达方式。这难道不是在玩语言游戏吗？我中学时候有一次汉文考试，其中一道题是让解释下面这句：“日本多的是人。日本少的也是人。”这样的题目真是让人生气。这类机巧的俏皮话，只是白白让人伤神而已，实在是没有必要。直截了当地说“日本有很多人，但是真正的大人物却很少”，这不就行了嘛。应该尊重这种明确表达的态度，说什么日本人多人少的，那样的表达方式不过是拙劣的笑话而已，必须肃清。这点须谨记在心。

“美丽的‘花’是存在的，但‘花’的美丽这类却并不存在。”这种表达和“人很多，人又很少”还略有不同，这句话本身还是能够达意的。但是，小林一直有喜欢玩暧昧的毛病，习惯凭借机巧的表达论述自己的确信，骨子里有这样一种假正经的态度。

关于世阿弥，他非常巧妙地说，世阿弥对于美的观念的暧昧性并无任何不确定性。由此可见他本人的文学奥秘的基础即在于：他从不怀疑自己文学上那些观念的暧昧性。这完全就是小林一派的奥秘。

结果，近来小林彻底研究出奥秘之所在，认为和人生相比，还是一行笔墨文字更为真实。换句话说，如果一位习武之人已经达到奥妙之境，那么他就无须持剑，如果碰到大道正中拴着一匹烈马的情况，只需秉承君子不近险地、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原则另择他途即可，这就是武艺的奥秘，悟道之后真如某某教的教祖一般。小林秀雄也成教祖了。

但是，剑术磨炼的本来就是搏击，是在被对手打击之前要先击倒对手的技艺，而不是用来顿悟的道具。但如果是去小林秀雄那里学习剑术，他会教导你说无须练习剑术，只要学会君子不近险地这一招儿即可，这就是剑术。这就是小林一派的文学。

还有这么一段：

“活着的人们都是一群无可救药的家伙。不管是在思考什么，或是要说什么，还是要招惹什么是非，不管是自己的事还是别人的事，从来就没有明白过。完全不值得欣赏，也不值得观察。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已经死去的人还真是了不起呢。他们是多么明确和坚定啊。这正是人该有的样子。这样说来，活着的人简直就是一种正向着人类发展而来的动物呢。”（《关于无常》[7]）

所以，只有死人才会出现在历史上；所以，表现出来的就只是人类进退两难的形象，就只是不可撼动的美的形式。观察活着的人或是剥下面具都只会招来报应。以上都是小林大师的高论。因此如果去小林那里学文学的话，人生啊文学啊这些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已然参透了其中的奥秘，变身为身份高贵的教祖，会赠予弟子一句意味深长的至理箴言，就是这样。

小林说从来都不清楚活着的这些人会做出什么事来，这些人不值得欣赏或观察。于是他相信死人的国度，相信历史，大谈什么“历史的必然”。

说到了“历史的必然”，历史真就是必然的吗？

依小林的高见，西行[8]为什么出家，这类事情再怎么追究都没有意义，谜就是谜，从那里不可能再挖出什么。实朝[9]为什么要造船，这类问题也都无关紧要，他是右大臣也好，是将军也罢，这都不是问题，只要把他作为诗人来看待就好。小林先生如是说。

所以，像坂口安吾这样下三烂的文人，又是沉迷于女人又是酗酒，有时还想要去做和尚，有五年的时间都在钻牛角尖，接个吻就慌得不行，写下绝交信闹失恋，最近又成了颓废派，愈演愈烈，真是不清楚他在折腾什么。这种人当然不值得欣赏。即便是那家伙真搞出了什么名堂，也说明不了什么。小林肯定会这么说。那家伙是什么货色，读一读他的低级小说就知道了。在教祖看来，下三烂文人实际上是可以任人摆布并随便丢弃的，实在是惨之又惨。

但是在下三烂文人看来，又是沉迷于女人又是喝大酒，就是要把心思都花在这些地方，像死后的名声什么的，压根儿就不是问题。相当于教祖的师傅辈儿的亨利・贝尔[10]先生曾说，吾之文学或许能在五十年后为人们所理解。这都是些没影儿的事，说我的书在我死后会为人所喜爱，这事儿实在是不可靠。死了的话我就终结了，我的文学也会和我一起终结，因为我本人都已经终结了呢。我就是到此为止而已。

小林发高论说：不清楚活着的这些人将要做什么。确实如他所说，完全不清楚。因为现在如此，所以接下来就会这样去做，这类必然的道理在活人那里根本行不通。那些已经死去的人在活着的时候也是一样。人类这里没有必然，与其相似，历史的必然也是无处可寻，人和历史是一样的。只不过历史已经结束，历史中的人已经无法做任何事，但是他们曾经穿行于一切可能性与偶然之中，只要他们是人，他们就没有错。

小林说只有死人才会出现在历史上，所以表现出来的就只是人类进退两难、紧张窘迫的形象，是不可撼动的美。这真是大大的谎言。如果说死人的行径是进退两难、紧张窘迫的，那么活人干的事儿也一定是进退两难、紧张窘迫的。再来看，如果活人干事的状态并非进退两难、紧张窘迫，那么死人的足迹也不会是进退两难、紧张窘迫。生死两者应该并无不同。

也就是说，教祖并不是拥有独创能力的发明家，并不是创作家。教祖在本质上是一名鉴定人。听说教祖最近爱上了古董，这也不是没有缘由。早在下围棋的时候我就已经识破，他天生就是教条主义者，是常规主义者，是保守派，是常识派。死人反正已经死了，再也不会脚底打滑掉下去，故而可以安心了，但是那些活着的家伙，真不清楚他们会惹出什么事儿。像教祖这样，即使并未图谋要去闯祸，还是会失足掉下站台，伏兵说不定正在哪儿埋伏着呢。说到底，活着就是麻烦。

所以，教祖的做派要求必须要有范式，即要有规范和约定。死人和历史都不会再发生脚底打滑那样的事，因此可以在模式中妥当地收拾他们了。但活着的家伙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会撕毁约定，这无法预料，因此这样的家伙不值得关注。他制造出历史的必然这类妖里妖气

的调味料，大展厨艺。那些活着的家伙就算了，蒸不熟也煮不烂的玩意儿，没有意义，不值得关注，调味料对他们也不起作用。

教祖做起菜来还真是自由随性呢。再加上又很古怪，做出的味道确实不同寻常，但是他厨艺的本质是保守的，重视的是范式、公约和常识。

活着的人———其实死人也是一样，所以，或者说人就是这样，自己也不清楚会惹出什么是非来，也完全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类真是可悲啊。但是，不管怎样都要活着，一路摸索着去寻找某些宝物并紧紧抱住不放，等到走投无路时就奋力一搏，连自己都觉得没有把握。有怀疑，有信任，想要相信，想要下定决心，全力以赴，适时逃遁，真是一场艰苦的战斗。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活着呢？由这个问题孕育出文学、哲学、宗教等诸多思想。所有思想都是因生存之需而产生、存在的。生存之中包含着一切矛盾，无法解决，不可理喻。作为这场前路未卜的艰苦战斗中的武器或是玩具，首先必须要振臂挥舞起来的棍棒之一，就是文学。

人类并不清楚自己会做什么，文学不正是因此才存在的吗？说什么历史的必然、人类的必然，如果能以此得出定论，如果经得住玩赏，那文学就没有必要存在了。

由是，就其灵魂的本质来看，小林与文学已完全断绝关系。虽然他祭出了文学的奥秘，变身为某一宗派的教祖，但那其实是邪教。

小林说：西行和实朝都见过地狱。凄惨、罪孽深重的地狱；悲哀、优雅、美丽的地狱。西行终其一生都在探求“我心该如何”，无言地吟诵着“孤独”这一不可捉摸的主题，未曾停歇。而实朝虽然是被人杀死的，但其实他内心或许会把这视为自杀。真是确如小林所言啊。邪教难道也会传授真理吗？就像玺光尊[11]宣称自己是天照大神转世。

“西行为何会出家呢，西行研究家们都在忙着寻找原因，但我对此却并无兴趣。一般而言，在理解一位诗人时，去探究他极力想要表现的内容就好。对于那些他竭力想要忘却想要隐藏的东西，即使费力探查，往往也查不到什么。”（《西行》[12]）

小林还说，近代文学一味地在奔走哭号，嚷嚷着要摘下面具，以本来面目示人，这没出息的恶毒念头无止境地扩散开来，于是遭到了惩罚。

小林强调，要认识一位诗人，只需读他的诗歌就足够了。不断去调查，发现他还做过这样的事，还有这样的一面，并为这些类同的发现而雀跃，这样做并不是在理解诗人，只有读诗才是了解诗人的正确方法。小林所谓的理解诗歌，诚然，只是鉴赏的话那样就足够了。这是鉴赏家的做法。

但是，作家毕竟也存在于此呢。作家的读书就是学习，学习就是争抢。对作家来说，作品并不只是书写，作品也是生存。小林能够读到西行和实朝等人的诗，也得益于他们的生活；他们在生存中不得不凝视地狱，小林也通过阅读这一地狱获得了感动。

“摘下面具，以本来面目示人”，因为是在作品层面上，对作品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并执行之，所以才会遭到惩罚。而小说这一作品类别要求作家即是思想家，同时还必须是通俗文学写手。如果真的摘下面具，以本来面目示人，那就不是小说了。假如还要把它视为小说，那必然会遭报应，没办法的事。但是，在作家的个人生活层面上，如果一名作家在生活中无法摘掉面具，不懂得彻底地审视本来的自己，那么可想而知这名作家的思想和通俗性都非常有限，必定经不起品味和鉴赏。

有人说小说（艺术）是自我发现，是自我创作。作家一旦对自己有所了解，那么作品就会受到限制，只能走这条受限的、被固定好的路。但是真正的小说在写完之后通常能够创造出一个自我来，应该是发现自我的过程，这是文学工程师安德烈·纪德先生的见解。顺便说一下，纪德先生是一位工程师，精通文学，深得一切技法之精妙，总是旁征博引，穷尽一切技巧，时常能够打破范式创造出小说来，但是我却并不认为他是一位真正的小说家。纪德先生是否通过自己的小说创造并发现了自我，对此我表示怀疑。

我家教祖小林先生也说艺术是自我的创造和发现。说他在奋笔疾书时头脑一片空白。说书写就是被创造、被发现的过程，对此意见我

也很是赞成。

但是，奋笔疾书时头脑一片空白并非意味着对自己一无所知，在某种程度上肯定是了解的。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缺乏一定程度的了解，那么他肯定无法写出小说来。首先，如果不熟悉自己、不熟悉人类，就写不成小说。而且，在此基础上还要发现和创造。因为，作家必须要对当下的某些限制和限定感到无法忍受，发现和创造也是作家创作活动的原动力。

小林说：莫扎特[13]的作品大多是应世人愚蠢、偶然或不正当的要求，在匆忙之中劳心劳力写出来的，事先并未确定目的或计划，并没有时间去深思熟虑，没有时间专心创作。但是莫扎特并没有发牢骚，而是按照那些不正当的要求创作出了伟大的艺术。天才具备把外在偶然作为内在必然的能力。其实这并非仅限于莫扎特一个人，契诃夫[14]的戏曲也是根据无理要求在数日之内写就的，近松[15]的剧作是那样，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为偿还借款马不停蹄地拼命写作，为迎合读者喜好不惜改变斯塔夫罗金[16]的人生轨迹，专注到放弃自我的程度。诚如其言，把外在偶然转化为内在必然这一能力催生出了天才的作品。

但是，对于作品即使并未确定目的或计划，即使没有时间去深思熟虑，作为小说作者至少要精通人情世故，这是首要的绝对条件。人情练达是支撑，需通过自我省察才能得以维持，而且通常在一部作品写完之后即会重新出发。一部作品带来发现和创造的同时也带来了界限，作家不能止步于此，于是生出不满和自我叛逆。止步之时即是作家活动终结之日，即便是在创作过程中，作家也在不断突破界限，不断获得令自己吃惊的发现，并由此获得新奇的愉悦感，这是促使作家埋头于创作的力量来源。

小林把活人驱逐出自己的文学，他已经与文学绝缘，他的文学已经垮台，可视为一种文学领域的出家遁世。我说他是教祖，可不是信口胡言。

他的身份已经只剩下鉴赏文学和解析诗人了。他使用历史的必然或人类的必然那些任性随意的角度，就已经表明其不再就文学和诗人问题与人争斗、搏斗。争斗与搏斗是要冒险把自己押注到偶然那方，

于是他大彻大悟说自己已不再需要偶然。挖掘诗人极力想要隐藏和忘却的东西，目的并不是鉴赏或是了解诗人，而只是让试图剥下自己面具的相同行为转向了不同的方向而已，并不是要揭露什么普遍真理。摘下面具也并不是要揭露真理，只是必须如此而已，这是一场会受到惩罚的艰苦战斗，但这些和小林都已经没有关系了。

他见识过很多事物，见识过很多人，已经见得过多了。不管什么思想和意见都不足以使他动摇，他经历过，然后写下来。小林说：《徒然草》[17]就是这样一部由批评家写成的空前绝后的作品。[18]这也是小林派的奥秘所在，认为批评就是见识的眼光，而且小林也已经见识过太多的人，无论何种思想或意见都无法迷惑他，无法使他动摇。他以那种司空见惯的目光去审视和鉴定，并把鉴定结果直接书写下来。

但是我完全无法信任小林出具的鉴定书。西行和实朝的和歌，还有《徒然草》，这些都是什么呀？是三流作品。我觉得一点儿也谈不上有趣。我也举一篇范文出来吧。这只是一首极为质朴的诗，但比起西行、实朝的和歌和《徒然草》，我却非常喜欢这篇。这就是宫泽贤治的遗稿《目之所言》[19]。

还是不行吧

止不住呢

咕噜咕噜一直往外冒

从昨晚就无法入睡

血也不停地流出

如此苍白且涌个不停

许是不久就会死去

但这风多么好啊

因为清明已近

在枫叶的新芽和茸毛状的花儿上

掀起了秋草般的波浪

从那朗朗碧空之中

忽然一下涌上来似的

清丽的风吹过来了呢

您[20]或许是刚从医学会那边回来吧

穿着典雅的黑色长礼服

这样认真地为我多方诊治

即使就此死去，我也必无半句怨言

虽然血一直在流

我却如此安然自在，并无痛苦

想来估计是有一半魂魄已经离身体而去了吧

只是因为血的缘故

说不出那些话来，真是糟糕

在您看来

会觉得这幅景象太过凄惨吧

但我的眼里看到的

终究只是那壮丽的蓝天

还有那清冽的风

濒死之时还写出这样的诗来，也真是遭报应了。一边是《徒然草》的作者以其司空见惯般纹丝不动的眼睛看过后所写的那些事物之本质，一边是在报应之中血流如注之时看到的蓝天与风，这二者性质完全不同。

司空见惯的眼光不会因为任何思想或意见而动摇。这种眼睛就跟瞎了似的，看到的只是事物的死相而已。换言之，他们看到的只是小林所称的“必然”那只怪物。小林说，《平家物语》[21]的作者看到的月亮，糊涂蛋们肯定看不到。但那月亮真就那么美好吗？说什么《平家物语》是第一流的文学，少说蠢话！还说我等并未为之感动是遭了报应，实在荒唐，岂有此理。

只有那些遭受过毒害和惩罚的家伙才能写出真正撼动人心的东西。因任何思想或意见而动摇的那种司空见惯的眼睛，绝对无法看到宫泽贤治所见的蓝天和清冽的风。

活着的人不知道会惹出怎样的是非。什么也不知道，什么都不可见，只能试探着一路兜兜转转，心怀祈愿，在进退两难的窘境里摸爬滚打并备受惩罚。在这过程中根本看不到什么事物的必然，但却能看到只属于自己的东西。由于认识到了只属于自己的东西，于是这东西转而又变成众人所有之物。艺术就是这样。历史的必然、人类的必然这些教是教不来的。把自己投入偶然之中，一路试探着兜兜转转并备受打击，在这单向旅程中所遇见的，就是只属于自己的世界。创造和发现就是这样一回事，而非那种不为任何思想所动摇的司空见惯的眼睛所看到的陈腐之状。

小林说美丽的“花”是存在的，“花”的美丽这类东西却并不存在。但本来并非如此含混不清。他还说只有死人和历史才能表现出人类进退两难、紧张窘迫的状态，这真是弥天大谎。人不清楚自己究竟会有什么作为，就只是全身心地投入战斗，在痛下决心之时必会显示出骑虎难下的窘困之相。当付诸写作活动时，这些就是能够成就艺术最本质的东西，而那些所谓已经见识过太多的人，充其量不过是个鉴定人罢了。

文学即生存，而非鉴赏。生存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去身体力行。即便是困守书斋，也是一种生存。但是作家必得抓住芸芸众生进退两难

的窘困之相，一张一张撕下自己的面具，充分体验这种痛苦，并由此吟唱出人类的诗篇。把芸芸众生排除在外的文学本就不存在。

小林还说小说在19世纪时已告终结。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教祖的宗教是邪教无疑，这就是神棍的预言。时代一直在变，无止境地变化着。今天的日本正经历着开天辟地以来的巨大变化。即使并无巨变，时代也总在变化，无论在哪个时代，都会有人只能在那个时代中才能活下去。而且人类也并没有达到像小林那样开悟的境界，只得一心一意拼命地活下去。于是活着的人们自行衍生出小说，并去阅读它，只要存在言论自由，定是千秋万代无穷匮也。断言说小说在19世纪即已终结，这简直就是玺光尊下达的文学神谕嘛。

人生是每个人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来的。如果一开始就看开了，觉得人就是这么回事儿，缩到奥秘中去只管大彻大悟，那自然是无灾无难。但是有的人却做不到这样。说什么“万事皆不足恃”，持此预见即出家遁世，以那司空见惯的眼光写出《徒然草》一书，这些都是留级生才做的事情。就好比说人终有一死，既然早晚要死，那就早日去死吧，这样的逻辑本就无法成立。恋爱终会破灭，女人心和男人心都像秋天的云那般变幻莫测，一定会起异心，去年盛开的恋情到了今年就会褪色。即使明白这些道理，但还是无法说出不要去恋爱这类的话。如果不去做，活着也就没有意义了。虽然活着是一件极为荒唐的事情，但还是必须竭尽全力去活活看，只能如此。

人生是打造出来的，本不存在必然的状态。历史是范本，但不过是为生存服务的拙劣的范本而已。聆听自己的内心才是最好的范本。摘下面具，看清真正的自己，然后下定决心，抛弃一切成见、先例和规矩，走属于自己一个人的独特道路，去打造自己的一生。

小林身上已经没有要打造人生的热情。“万事皆不足恃”，他用司空见惯的眼光注视着人和事，一味盯着死相看，在那里寻找所谓的必然。他是一名古董鉴定人。

文学是与人类恶业的一场战争。与花鸟风月为友、把玩着古董便觉富足的人与文学没有任何干系。小林总在谈人类的孤独，说看见了地狱。

啊，啊，今世已无可奈何，来世苦亦如此多。（西行）

得赏樱花盛时景，心内无端悲苦生。（西行）

富士起云烟，随风没入天。所归不知处，我心同此烟。（西行）

阿鼻地狱空中烈焰腾腾，人生虚幻除此别无归处。（实朝）

清风拂面送来阵阵凉意，山蝉自鸣不觉秋已到来。（实朝）

皆为经典好歌。作者确实是一直在审视人类的孤独之相，在生存过程中写出了如上作品，而且确实都是纯洁的灵魂才能看到的风景。

那么，对于人生来说，审视孤独到底意义何在呢？

所谓人生苦短，艺术长存。人必有一死，而作品会流传下来。但这个时间的长短并不能成为衡量人生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尺度。不言而喻，对于作家而言，最重要的是自己的一生，是人生，而非作品。艺术在作家的人生中不过是商品而已，或者说不过是游戏而已。当然作者可能在艺术中投入了大量时间，劳心劳力苦心创作，费尽心血甚至会被夺去生命，但是作者之所以能够埋头于此，其力量来源还是因为那就是作者人生中的玩具，是游戏，比其他所有事物都更能使其内心得到满足，仅此而已。再有，那还是通过“不正当”交易获取金钱的一种工具，是一种商品，可以用来赚取女性恋慕或拈花惹草所需的资本。

吾之作品或许能在五十年后为人们所理解，诸如此类的话我是信都不会信的。即便可以假设亨利·贝尔先生真是那样认为的，但对于“人生苦短，艺术长存”这种符咒式的句子，人们往往是囫囵吞枣般记下来，在实际生活中却完全不会相信，人心就是这样。一旦死去，人生即告终结。虽然我死了，但我的孩子还活着，无论到了哪个时代人类都在存续。但是那些人与“我”这个人已然不同，他们不是“我”。“我”这个人就只能存在一世，一旦死去就会消失不见，明明白白就只是一个人而已。

所以，说什么艺术长存，比自己的人生还要久长，但超出我自己人生的将来时间确实和我没有任何关系，其他人也与我无关。

“我”这个人总是与众不同，每个人都是如此，不能用历史的必然或是人类的必然等古怪的标准来衡量，也不可被简单对待。一般意义上的人类永远都会存在，在这里永远这个概念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对于“我”这一个人来说，永远这类概念根本无法成立。因此，“我”这一个人是极为孤独、可悲、无常的生物，一旦死去即会消亡。但是对于“我”这一个体而言，活着和人生就是全部，而其作品和艺术这些，只不过是心爱之物里面最钟爱的遗物而已，再无其他意义。

人类的孤独是显而易见、不言而喻、太过自然的东西，这些其实狗屁不如。实在没有必要加以特别关注，因为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真正受到毒害和惩罚的，并不是摘下面具、坦诚相待的近代，而是翻出了人类的孤独并做深刻思考状的小林秀雄。

“我”这一个体是一个无可替代的人，一旦死去即告消亡，所以必须竭尽全力过好自己的人生，精心地投入。无须按照一般人或是永恒的人之类的肖像去敷衍凑合，无须蒙混过关或搪塞，只需单纯明朗、更加精彩地活着，这是唯一需要做的。

文学、思想、宗教等一般而言的文化即是扎根于此，人生的要义和主题一直都在自我生存这里，唯此而已。

小林说兼好法师[22]目光如炬，见识过太多的人，那么他究竟看到了怎样的人呢？如果看不到自己，只是一味地去看人，那么无论见识过多少都只是表面文章。如果看不见自己投放到人生中的理想、祈愿和努力，其实相当于什么都没看见。

人类本来就是可悲的，是哀伤的，痛苦的，不幸的。这是因为，人死去之后即会烟消云散。自己是孤身一人，必然如此。每个人都背负着这样一个自己，因此这使得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没有幸福可言。即便如此，还是必须活下去，只有这一条路可走。既然要活着，就不要活得那么糟糕，必须好好活着。

小说不过是商品，是玩具，是在写梦，可以称之为第二人生。写的不是已经存在的东西，而是无，是要突破现有的界限。小说总是踮

着脚，起跑，然后向上跳起。因此有时难免会摔下来，摔个大屁股蹲儿。

美与物结合在一起，美就是物本身，处处支撑着顽强生活的人的生存，而非所谓如炬的目光能看得见的。美是悲伤的，是孤独的，是凄惨的，是不幸的。因为人即是如此。

小林这人已不再悲伤，也不会不幸。他所关注的就只是人类的孤独而已。他已经与生存者的苦恼没有任何关系，并自觉满足。他把玩着古董，鉴赏着，钻研出奥秘后心怀达观，以司空见惯的眼光注视着人们。他不为任何思想和意见所动，所以他已经不会再像那些活着的人那样去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但是他还是从水道桥的站台上掉了下去，不知那时他那如炬的眼睛和孤独的灵魂都看到了些什么。真是无聊，即使他死了，俺自己心里当他是自杀就好喽。这根本啥都算不上嘛。

自杀这事儿到底该怎么看呢？这其中也毫无道理可言，像一阵风那样无意义。

久米仙人[23]因为看到女人的小腿就从空中摔了下来，与之相比，小林的那次跌落可就大异其趣了。那不过就是一次物体的下降运动而已。

小林秀雄这一下降的物体，或许会被其孤独的诗魂看作自杀者，又或者还会吟出一首关于虚无的诗歌来也未可知。

但是，真正的文学只有久米仙人这方才能创作出来。久米仙人看到了真正的美，真正的悲壮之美。或者说，久米仙人的跌落本身不就是美吗？

跌落的小林也可能看到了地狱。但是跌落的久米仙人看到的却只有花。或许那花儿本就是地狱之火，而小林看到的地狱不过是如同画在纸上的饼般的假地狱而已。因为他已经不是那种不知道会惹出什么祸来的人了，他现在是教祖了。只有人才会看到地狱，但是人并不会去看地狱，只会看花。

《新潮》第四十四卷第六号，1947年6月1日发行

---

[1] 日本的液体单位一升，约相当于1.8升。

[2] 越后是日本的旧地名，相当于现在除佐渡岛之外的新潟县全域。

[3] 志贺直哉（1883—1971），日本作家。

[4] 指世阿弥所处的日本室町时代。

[5] 本句出自世阿弥的艺术论代表作《风姿花传》。

[6] 《当麻》，小林秀雄的小品文，借世阿弥的艺术论阐述自己对艺术的认识。1942年4月发表于《文学界》杂志。

[7] 《关于无常》，小林秀雄评论日本古典文学的一篇随笔。1942年6月发表于《文学界》杂志。

[8] 西行（1118—1190），日本平安时期的歌人、僧人。著有歌集《山家集》；《新古今和歌集》中收有他的和歌94首。

[9] 源实朝（1192—1219），日本镰仓幕府第3代将军，官至右大臣。擅长万叶调的和歌，著有歌集《金槐和歌集》。传说他曾命人建造船只，计划亲自渡宋。

[10] 马里－亨利·贝尔（Marie-Henri Beyle）是法国小说家司汤达（1783—1842）的原名。

[11] 玺光尊（1903—1983），本名为长冈良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成立的日本邪教团体玺宇的教主。

[12] 《西行》，小林秀雄评论日本古典文学的随笔。1942年11月、12月发表于《文学界》杂志。

[13] 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1756—1791），奥地利作曲家。

[14] 契诃夫（Антон 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1860—1904），俄国小说家、戏剧家。

[15] 近松门左卫门（1653—1724），日本江户中期的净琉璃、歌舞伎剧作者。

[16] 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群魔》中的人物。

[17] 《徒然草》是镰仓时代吉田兼好所写的随笔，1330—1331年左右写成。被誉为日本三大随笔之一。

[18] 小林秀雄论古典文学的随笔《徒然草》，1942年8月发表于杂志。

[19] 宫泽贤治（1896—1933），日本诗人、童话作家。晚年罹患结核。《目之所见》这首诗写了他大量吐血濒死之时的澄明心境，作于1932年前后。坂口安吾在本篇评论中所引

的诗句和《宫泽贤治全集2》（筑摩书房，1986）中所收的诗句顺序略有出入。

[20] 指主治医师。

[21] 《平家物语》是日本镰仓时代的战记物语，以佛教无常观为基调，讲述平氏一门的兴亡传奇。

[22] 《徒然草》的作者兼好（1283—1352），镰仓后期到南北朝时代的和歌诗人、随笔家。

[23] 久米仙人是日本中世传说中的神仙。据传他在大和国龙门寺修得空中飞行的神通。一日飞行至吉野川时看到了洗衣女的小腿，神力尽失跌落下来，和该女结为夫妻。后来他又恢复了神力，在大和国橿原建立了久米寺。见于《今昔物语集》《徒然草》等书。

恶妻论

所谓恶妻，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或类型。这样说是因为妻子和丈夫的个人品性都是相对的，像我们的平野谦（在我们这群人中，他是大家公认的模范丈夫），前些日子煞有介事地在两只手上缠上了厚厚的绷带，厚到大家根本想象不到现在日本正面临棉织品匮乏的困境呢。据说他伤得很重，过程相当惨烈，但他性格稳重，心态深沉，甚至连打老婆耳光这种事儿都没做过。确实，爱猫人士和模范丈夫的心态果然不是凡夫俗子等能够理解的。

想来，水性杨花的妻子肯定会让丈夫为难，这无须多言。为难是真，但也有为数不少的丈夫从这为难的部分里感受到了魅力。就和那些与出轨的丈夫分道扬镳的妻子一样，妻子出轨后离婚的丈夫们也是，大致都会对和自己分手的那个人怀有几分留恋之情。

若尚有留恋之心，那不离婚就行了呗。也就是说，离婚的男人或女人们是在捍卫坏妻子、坏丈夫等很具普遍性的社会观念和标准，但却忘记了个性化的省察。所谓坏妻子的标准类型本来就不应该存在，不，是所有的男女关系中都没有标准，有的只是个性和个性之间相对的加减乘除而已。就像我们的平野谦，因那残酷的流血事件，对战争必是诅咒、憎恶不已，然而他并没有把妻子判为战犯，而是毫不吝惜地缠上绷带就心满意足了。果然是文学家，稳重深沉，深刻地探究事物的实质，半点也没有让世人的所谓标准动摇自己的省察之心。伟大！本应如此。

不过，日本的丈夫们确实很不幸。这么说是因为日本的女人根本没有受过任何做个可爱妻子的教育。她们侍奉公婆，抚育孩子，所受的教育和训练主要是对丈夫的父母尽孝、对孩子尽心，而在对丈夫本人的爱情方面却是小心翼翼，很是拘谨见外。有一种世界公认的说法称：娶妻当娶日本女人，纳妾当纳巴黎女人。由此可见日本女人是多么悲哀呀，虽然她们是世界一流的妻子，但她们的丈夫却还是觉得巴黎女人必不可少。说什么日本人的纳妾癖证明他们是野蛮人，纯属伪

论。日本妻子的标准、女大学[1]的高强度训练，总之都是在迫使日本丈夫无法从妻子那里得到满足，于是乎不得不纳妾。为造就这样的丈夫，日本的社会和教育可谓不知疲倦，孜孜以求。

在日本，自武士掌权执政以来，恋爱一事就被禁止了。他们称恋爱是不义，是年轻气盛时的过失。对于恋爱心理的省察也就止于年轻气盛时的过错，不再深入，也不会具体考虑各种不同的情况。日本人并无任何关于恋爱的训练，甚至都无法手牵着手在街上溜达，就直接做了夫妻，到了同床共枕那一步。所以日本的男女关系就仅是同衾而已，简直像是在接受动物般的训练，日本的妻子实在是寂寞凄凉，阴暗，悲哀。

受过女大学教育的模范妻子就是贤妻吗？然而，和那样的贤妻相比，如果说存在日本式坏妻子的标准或典型，我反而会认为标准的日式坏妻子才是贤妻。

洗衣做饭，打扫卫生，缝制和服，认为劳动是神圣的，这样的妻子心意坚定，让人敬佩。不过，好玩乐的女人肯定有魅力。水性杨花确实比较麻烦，但即使会惹麻烦，会让丈夫不安、懊恼、备受折磨，即便如此也还是赛过贤妻。

如果你认为人无论何时都只要热爱和平就好，那就大错特错了。我对于和平、平静、平安这些一概都不喜欢，我喜欢的是不安、痛苦、悲伤这类。

我并非是要玩弄这些似是而非的论点。有人想当然地认为人生的不幸、悲伤和痛苦很是讨厌，总想着脱离它们，并对此种想法深信不疑。我只能说这样的灵魂太不可理喻了。悲伤和痛苦都是人生最美好的东西。反过来，我们应该让悲伤和痛苦充分绽放，并享受这一过程。对此意义的发现，或亦可称为近代的重大发现。

说到恋爱，人们往往认为两情相悦才可喜可贺，不管什么情况都不外如是。但其实失恋这事儿却是非常有趣的，首要一点，失恋不像两情相悦、可喜可贺那么无聊。确实如此。

近日看到了一本书的广告。定睛一看，书的内容是一个有夫之妇和某诗人的情书。广告上写着两人虽然恋爱了，但因为没有发生肉体

关系，所以是神圣的恋爱。还真有这样滑稽的神圣啊！说什么精神恋爱是纯洁的，全是谎言。主耶稣都说了，盯着有夫之妇看个不停与奸淫同罪。所有人都犯有奸淫之罪，所有人必定都要下地狱。地狱也是近代的重大发现之一。让地狱之火熊熊燃烧吧，都去地狱里过活吧，比起本能来，这里更需要理智。所谓的贤妻其实缺乏理智，但凡有理智就一定会成为恶妻。理智即是对人性的省察。有了这样的省察，同情和体恤之心会更加深入，与此同时，矛盾和冲突也会深入到人性的底线附近，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在夫妻关系中，双方省察起人性来简直是眼若饥鹰。所谓夫妻，就是互相了解对方的弱点和缺点，毋宁说是通过缺点来深化彼此的关系和对立。其对立关系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时，憎恶渐深，内心无法安宁。一旦有了理智，夫妻间的羁绊反而多是痛苦，少有和平。然而，这痛苦就是真正的人生，不应去回避痛苦，而应让痛苦来得更猛烈、更锐利、更深刻，这才是正确的。夫妻在爱慕对方的同时也互相憎恨，这再自然不过，不应害怕这种憎恶之心。正直地憎恨即可，尖锐地对立就好。

世人所称的贤妻，没有理智，灵魂沉睡不醒，被训练成忠诚的狗，像奴隶一般顺从，这样的女人其实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贤妻。对于附属于此类贤妻的所谓和平的家庭，也就没有珍视的必要。男女关系中不存在和平，人际关系中也少有和平。追求和平就只能孤独。那么去做和尚好了，出家遁世这玩意儿是通往平安的唯一道路。

大致而言，恋爱都是很偶然的，不过是因为碰巧认识之后爱上了对方而已。如果不认识自然无从谈起，而且也不是在认识了所有人之后才做出的选择，是在自己身边有数的人中做出选择。因此恋爱与绝对不沾边，其心理基础极其薄弱，经年累月之后即会倦怠，认识到对方的缺点后会生厌，一旦心里有了别人，连见面都会觉得厌烦。夫妻之间存在上述风险，人际关系之中蕴藏着矛盾，所以，和平安相比，痛苦会越积越多；和爱相比，憎恶和诅咒会与日俱增。随着关系的深入，对立日益严重，必然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夫妻本来就是互相折磨的关系，自己痛苦，也令对方痛苦。我觉得和同情、体恤比起来，还是互相折磨为好。因为人际关系本来就会给人带来痛苦。

主耶稣说“不可奸淫”，但这是不合理的。上帝啊，人心必会犯奸淫之念，人心本不是不可捉摸之物。人的心灵长有翅膀，但是人的身体却没有翅膀，无法遨游天际，只好在地上筑巢，结为夫妻，这时候说“不可奸淫”，这是不合理的，根本办不到！因为办不到，所以当然感到痛苦。痛苦不断累积，另一方面却在大谈平安，那这所谓的平安必不是真品，只能是用来敷衍的便宜货。因此，所谓贤妻也只不过是赝品，是便宜货罢了。

那么，是否不是恶妻就是贤妻了呢？这倒也未必。没有理智的恶妻是真正的恶妻。风流淫荡、只按动物本能行事的恶妻最难对付。不过，即便如此，她那风流淫荡也可视为一种魅力，亦有人对此迷恋不舍，由此看来恶妻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或类型。单就以自身魅力吸引人心这一阶段来看，她并非恶妻，而是贤妻。无论给丈夫带来多少烦恼，在以其魅力吸引丈夫的那段时间里，还是应该视之为贤妻吧。

如果是没有魅力的女人，那必定是恶妻无疑。男女性别不同，爱慕异性是人生之根本。即便如此，还是有女人没有考虑过向异性展示魅力这事儿，不知经营此道。如果要把这归咎于那女人脑子不好，那这脑子不好的问题不在今天讨论的范围之内。

还有一类女人被称为才媛。她们是擅长数学，或是语文，或是物理学，这不得而知，但在对人性的省察方面则完全是零。她们或许有学问，但却没有理智。对人性的省察才是真正的修养的根源，这些不具理智的才媛与野蛮人、原始人、无教养之人别无二致。

真正有理智的人里面不会出恶妻。有理智的女人虽并非恶妻，却总会让丈夫烦恼并心生憎恶、备受折磨，可以说基本是不会给对方带来平安的吧。

让别人痛苦，自己也为之痛苦，这就是人类正常的生活吧。不过，到了流血的惨况，也太离谱了吧，平野君！啊，战争即野蛮！快去搜索战犯吧，平野君！

《妇人文库》第二卷第七号，1947年7月1日发行

---

[1] 女大学泛指日本用于教育妇女的女德书，旨在推行封建的贤妻良母主义。

不良少年与基督

牙疼已经是第十天了。我在右边脸颊上了冰敷，喝着磺胺口服液，然后躺着。我并不想总躺着，但上了冰敷之后不躺下不行。于是我就躺着看书。把太宰[1]的书几乎全都重读了一遍。

磺胺口服液都喝完三大盒了，疼痛仍然未能止住，不得已只好去看医生。我向来胡闹，从来都不去医生那里的。

“嗬，不得了，没关系的。按我说的，喝些磺胺口服液，再敷上冰袋，那就行了。那样就比什么都好了。”

我就是那样做的，但却并不见好。

“我看马上就要好了。”

这位年轻医生的措辞堪称完美，无懈可击。我看马上就要好了，真的吗？医学到底是主观认识的问题，还是药物客观效果的问题？这些姑且不论，我的牙是真的很痛啊。

用原子弹一瞬间就能杀死无数人，而就这么一个人的牙痛却总也止不住，文明就是这样的？真是扯淡。

妻子想把磺胺口服液的玻璃瓶立起来，结果瓶子啪嗒一声倒下了。那声音响到让人简直要惊跳起来。

“喂，浑蛋！”

“我能让这玻璃瓶儿站住的。”

那位竟一心只顾变戏法儿取乐。

“你这个人就是浑蛋，太讨厌了。”

听到这话，妻子勃然大怒，愤怒已经深入骨髓。而我却正痛入骨髓。

就像一把短刀哧一下扎进腮部，大喝一声用力剜起。那心情，怎一个畅快了得。喉咙里起了些疙疙瘩瘩的东西，那里针扎般地疼，耳朵也疼，脑仁儿也像触电似的火辣辣地疼。

勒紧我的脖子。消灭这群恶魔，击退它们！前进！不能输，战斗吧！

这么一个三流文人，因为牙疼最终悬梁自尽了。这视死如归的样子，真是不得了呢。那会儿真是斗志昂扬呢。伟大！

应该不会有人这样表扬我吧。没有人会这样做吧。

牙疼这种事儿，除了此时正在疼的人以外，没有任何其他人会对此心有戚戚。简直是亵渎人类！这样怒吼一声，意思是不能对牙疼感同身受就是亵渎人类，亦或者说是亵渎牙疼，不也很好吗？牙疼而已嘛。哎呀呀，原来牙齿是这样的呀。最新发现。

只有一个人，银座出版的升金总编 [2] 这位妙人，对我寄予了同情。

“嗯，安吾啊。没错儿，牙疼起来是真要命。一个牙病，一个生殖器疾病，都是同类项，阴郁不痛快起来真是一样的。”

说得真好。确实就是阴着来的。如此来看，欠债也属于同类项吧。欠债者，阴郁之疾病也，不治之症也。即便有打败此病之心，却终非人力所能及。啊，可悲啊，可悲！

我强忍着牙疼笑出声来。哪有半点儿伟大之处呀。这个傻瓜！

啊，牙疼得要哭了。吃我一脚，这个浑蛋！

牙齿一共有多少颗呢？这还真是个问题。有人可能会以为牙齿的数量是因人而异的，但据说并非如此。就连这些奇怪的地方，人类都被近乎愚蠢地塑造得极为相似。即使不做到那种地步，不也很好吗？

所以我很讨厌上帝。为什么就连牙齿的数量也非要整成一样呢？简直无语，神经病嘛！像这类一丝不苟的行事方式，就是神经病。还是自然、磊落些为好！

我忍着牙痛笑出声来。一笑之下，疼得像要杀人一般。赶紧闭上嘴坐着，这样一来突然好了。那位牙医真是救苦救难的圣手华佗啊，不日之后定会信众云集的吧。

吾因牙疼在十天里暴躁不已。吾妻却一直和颜悦色。她在枕边侍疾，把冰块放到金属脸盆里，拧好毛巾，每隔五分钟就换一次。即使怒入骨髓，却还是不动声色，确实贤淑，堪称女性表率。

第十天时。

“好了？”

“嗯。稍微好些了。”

女人这种动物都在想些什么呢？这是聪明人无从知晓的。妻子瞬间脸色大变：

“你欺负我整十天了呢。”

我被痛打一顿，狠狠地踢翻在地。

啊啊，如果我死了，妻子必定会立刻勃然大怒道：你欺负我一辈子了！然后鞭打我的尸体，紧紧掐住我的脖子。要是我忽然一下子又活过来，那就有趣了。

檀一雄[3]过来了。他从怀里掏出价格不菲的香烟，嘟囔着说越是没钱就越穷讲究，要是有一大笔钱的话就去买二十日元一根的手卷烟，边说边递给我一根。

“太宰死了。死都死了，我就没去他的葬礼。”

这话说的。要是人没死又怎么会举行葬礼呢？

檀曾经和太宰一起搞过貌似是共产党基层的组织活动。当时太宰在组织里是个头头儿，据檀一雄说太宰是那里面最认真的党员了。

“跳下去的那个地方在他自己家附近，如此看来这次是真死了。”

檀仙人降下了如上神谕，然后接着说：

“他这次又恶作剧了。总觉得是在逗大家玩儿。死的那天是十三号，《Goodbye》写到了第十三节[4]，这是成心的吧，都是‘十三’……”

檀仙人一口气列出了诸多十三。这些我都完全没有想到过，不由得愣住了。果然是仙人，好眼力。

太宰之死，我比大家知道得都早。报纸上还没登出来那会儿，新潮社的记者就来通知我了。听到那个消息后，我赶紧留下字条躲了出去。直觉告诉我，为太宰这事儿，报纸和杂志马上就要一窝蜂儿奔袭而来。我暂时不想谈论太宰，于是给来访的诸位记者们留了个字条儿就离家而去。这一步我实在是走错了。

看到我字条上的日期比报纸报道的时间要早，报社记者们诧异不已。他们以为太宰的自杀是一场骗局，是我把他给藏起来了。

一开始我也想他是不是还活着呢。但后来听说河边上滑落入水的痕迹很是鲜明，我就知道是真的死了。他不可能连滑落的痕迹都搞鬼。报纸记者们真该拜鄙人为师，来学一学侦探小说。

要是报纸记者们的错误判断成真的话，那可就太好了。我先把太宰藏个一年半载的，然后突然让他活过来，那样的话报纸记者和社会上有良知的人们说不定会大发雷霆，但偶尔发生一些此类的事情，不也很好吗？如果太宰不是真的自杀，如果能够调皮捣蛋到谋划一场自杀骗局，那么他应该能创作出更加优秀的文学，我如是想。

★

布伦登[5]先生和日本的这些文学家不同，是一位有见识的人。关于太宰之死，他曾（在《时事新报》上）说，很少有文人单单因为抑郁症就去死，大部分都是被虚弱逼到了绝路上，太宰也是一样，肺病是其自杀的原因之一。

芥川也是一样。可以想象，在中国感染的梅毒让这个有着贵族情趣的人胆战心惊，怕得要命。

在芥川和太宰所有的苦恼中，即使说来自梅毒或肺病的压迫已经变成慢性的，即使本人对此并不自知，但他们的虚弱带来的压力却是巨大的，导致他们走向了自杀之路，这一点千真万确。

虽然太宰以M．C（即My Comedian）[6]自称，但其实他无论如何都没能彻底成为一名喜剧演员。

他后期的那些作品———实在是行不通的。他曾出过名为《晚年》[7]的小说，不要和这混为一谈。在临近死亡之际所写的那些作品中（这话说得很是拗口呢），《斜阳》[8]是最好的一篇。不过十年前的《鱼服记》[9]（这篇也属后期的作品）写得也很不错。这才是M．C的作品。《斜阳》差不多也称得上是M．C类，但无论如何都未能将M．C执行到底。

《父亲》[10]《樱桃》[11]都太苦了，那些东西本不该写出来给人看。那类性质的内容只应存在于宿醉未醒之时，必须在宿醉未醒之时即处理消化掉。

这类宿醉的，或者说是宿醉般的自责、追悔等痛苦与悲伤，不能作为文学问题来对待，也不可视之为人生问题。

死期将近的太宰过度沉迷于宿醉之中。但无论每天醉到何种程度，文学却是无法容忍宿醉的。登上舞台之后的M．C当然不能醉着，即便是喝下过量的兴奋剂以至于心脏像要炸开一般，也必须遏止住舞台上的宿醉。

不管怎么说，芥川是死在了舞台上，且死的时候多少算是成角儿了。太宰却在摆弄着“十三”这个数字，花费时间构思出《人间失

格》[12]《Goodbye》等情节，也按照预想的情节去做了，但最终却没有死在舞台上，而是宿醉般地死去了。

除去宿醉这部分，太宰其实是一个健全、逻辑清晰的通情理之人，是一个正常人。小林秀雄就是那样。太宰曾经嘲笑过小林的常识性，但那嘲笑是错误的。如果不是一个真正的逻辑清晰、富有常识之人，就不可能写出真正的文学。

今年1月的某天，在织田作之助一周年祭的酒席上，织田夫人晚到了两个小时左右。她来之前同席的人们都已喝得酩酊大醉，就有人开始讲织田背着人和几个女人交往的事儿。于是我说：

“那些事情趁现在赶紧说。等织田夫人来了可不能再提起啦。”

话音刚落，就听到有人大声回应：

“对，对，就是的。”

应声的是太宰。去拜访前辈时会特地换上和服裤裙，太宰就是这样一个男人，是一个健全的、有条理的、真正的人。

但是他却做不成M．C，不管怎样，他极易成为一个宿醉的酒鬼。

人，寿则多辱。不过，对于文学的M．C而言，有的是作为人的耻辱，宿醉却不是耻辱。

《斜阳》中过多使用了一些奇怪的敬语。把便当盒打开，摆在榻榻米上，喝着带来的威士忌，这样一句话里“便当盒”“榻榻米”“喝”和“带来”都用的敬语。在此类程度的表达之后，小说又写道：“和田舅舅乘上火车之后，心情愉悦地哼唱起能乐的谣曲。”所有这些都是司空见惯的所谓贵族的老套行径。这些地方并不存在文学需要面对的真正的问题，故而作家本来无须介意，但实际上最让宿醉者羞愧的，就是这些地方。

这类羞愧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对文学而言本不值得一提。

但是，志贺直哉这位先生却单单挑出这一点来大做文章[13]。也就是说，志贺直哉这位先生根本就不是文学家，不过是个职业写手而已，他的上述行为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这确实又是宿醉者的死穴所在，所以太宰必定会被激得面红耳赤、恼羞成怒。

太宰本来就是那种冲动起来就会如宿醉一般走嘴失笔的男人，作为还击，他自己抓住志贺直哉文中“杀死”一词的敬语用法，讽刺这种表达简直是荒唐。[14]

我认为，究其根本，在这个地方蕴含着太宰最想隐藏起来的秘密。

从初期的作品开始，他的小说一直在过分强调自己的家庭出身如何之好。

然而，当亀井胜一郎[15]在某本书中自报姓名时称自己是名门子弟时，太宰冷笑道：“呃，名门，休要说笑啦，说什么名门，真是一个让人生厌的词儿。”名门有什么可笑的呢？由此可见，太宰实则对此十分在意。名门的可笑之处马上刺激到了他。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志贺直哉的“杀死”一词使他深受震惊。

弗洛伊德[16]有一个称为“错误更正”的说法。当我们不经意间说错话时，就会想要更正这个错误，在无意识中又会犯下类似的错误，试图以此使之合理化。

当心理处于宿醉般的衰弱状态时，这种意识就会变本加厉，带来恼羞成怒般的混乱、痛苦的同时，还会引发类似于“错误更正”的癫狂状态。

太宰把这些搬到了文学上。

想来太宰从年轻时候起，像在离家出走靠女人照顾的时候，肯定时不时地把良家子弟这类搬出来，甚至还会以华族[17]子弟自居吧。他甚至还靠这一手儿欺骗小酒馆儿，总是欠钱不还，这些都发生过也未可知。

漫长一生中累积的无数次耻辱，恼羞成怒地作用于那宿醉般衰弱的心灵，这必定使他备受折磨、痛苦不已。于是他通过小说来搞“错误更正”。弗洛伊德所谓的“错误更正”，并非坦诚地改正错误，而是通过再次犯下类似的错误以使更正的逻辑得以成立。

想来太宰并未坦率地改正错误，并未积极地向着善的一面去努力。

他是想去做的，他的言行之间都可见那份憧憬和良知。但他却未能做到。究其原因，虚弱对他的影响确实是一个方面。不过，归责于虚弱并非正理，原因在于他的确太过安逸了。

想要成为M．C，必须付出努力消灭宿醉；而如果要沉溺于宿醉的哀叹中，则无须多少努力即可解决。那么，为什么他会如此安逸呢？结果还是得归因于虚弱吧。

早先太宰曾微笑着教导田中英光[18]说：对那些粉丝的来信，要不厌其烦地回信，因为他们都是忠实的追随者，文学家也是商人啊。据说田中英光遵循教诲勤勤恳恳地写了回信，但太宰是不是也兢兢业业地回信了呢，估计根本没怎么回吧。

但是，总的来说，太宰为粉丝服务起来还是相当卖力的，这是事实。去年有一个金泽还是别的什么地方的书店老板，寄了一摞画册（本来我想打开看看里面是什么来着，厚度相当可观）到我这里来，想让我给画上几笔。我根本没有打开包裹，就那么弃置在那里，结果那老板不时就催促一番，断断续续写来一些奇怪的话，说那些是他下血本买来的非常昂贵的纸张，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和太宰先生都已经给画过了，我很信任坂口先生你的人格云云。当时恰逢我心里有气，一触即怒，于是我破口骂道：不要无端找碴儿了，混账东西！把包裹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后来对方也怒气冲冲地回骂我说道：真是个神经病！从那时的明信片可知，太宰好像给他画了画，还在上面留了书法。可以说服务得很是到位。在我看来，之所以会这样，也是因为他的虚弱。

说到底，男女演员们姑且不论，单说文学家和粉丝的关系，不管是在日本还是在外国都不怎么受关注。大体而言，演员的工作具有现

世性，文学则不同。文学这一工作具有历史性，所以文学家们的兴趣和现世性的人事之间的关联往往并不很深，这是理所当然的。马拉美[19]被以瓦雷里[20]为首的一众崇拜者所追捧，漱石在每周四举办沙龙“木曜会”，对于马拉美和漱石来说，面对的并不是粉丝，而是门下弟子，大致而言，来者必须具备相应的才能，这是他们之间关系成立的前提。

太宰却不是这样，他的受众与影迷并无二致，在这一点上和芥川也很像。在我看来，这都是拜他们肉体的虚弱所赐。

他们的文学实质上是孤独的文学，本来与现世的人事、粉丝这些并无多少瓜葛，但是，由于他们不够坚强，在舞台上无法做好M．C，于是需要现世性地去弥补其缺陷。我如是想。

结果，他们就这样被逼上了死路。如果他们能够彻底拒绝现世，那他们就不会自杀。或者也还是会自杀。但是，首要的一点，他们会成为更加坚强的M．C，会写出更加优秀的作品。

不管是芥川还是太宰，他们的小说都是洞察心理、精于人情的作品，几乎不具思想性。

虚无并非思想。虚无是附属于人类自身的、生理性的精神内容，而思想却是更为愚蠢、更加肤浅的东西。基督不是思想，基督是人自身。

人性（虚无是人性的附属品）是永恒不变的，属于人类整体。而“个人”生于世间不过五十年而已，由这点来看，个人是唯一的特别的一个人，不同于人类整体。思想属于这“个人”，因此生出、存在之后即会消亡。所以，思想本来就是肤浅的。

个人总想着珍惜自己的一生，想要更好地度过，于是煞费苦心尽一切力量制订出方案对策，这对策就是思想。由是，如果人死了，一切即宣告结束，那么切勿奔波忙碌了吧，如果能够说出这句话来，也便罢了。

太宰无法彻悟到说出如上话语的境地。可是如果让他下功夫去更好地生活，让他无惧思想之幼稚去装疯卖傻，这些他更加无法做到。

但是，在彻悟之后，即使是漠然地对人生冷眼相向，也依然得不到任何救赎，并无任何伟大可言。对此太宰应该是再清楚不过了。

太宰的这种“无可救赎的悲伤”却并不能为号称是太宰迷的这些人所理解。当太宰冷漠、冷眼相向、对着幼稚的思想和芸芸众生的拼命挣扎面露冷笑时，当他表现出宿醉般的自虐时，太宰迷们总是群起鼓掌喝彩。

太宰并不想宿醉不醒，他应该是最恨这个的。无论多么青涩都没关系，幼稚也不打紧，为了更好地活下去，世俗的善行也好，别的什么也罢，他定想拼尽全力去做一个好人。

阻碍上述愿望达成的，是他的诸种虚弱。于是他迎合现世的粉丝们，没有成为留名青史的M．C，成了一名仅仅为粉丝而存在的M．C。

什么《人间失格》《Goodbye》以及“十三”呀，太讨厌了，呃。如果换成是别人那样做，太宰估计会做出如上评价。

假如太宰自杀未遂而活了过来，那么他迟早又会如同宿醉一般恼羞成怒，在经历过极度混乱和苦闷之后感叹说：《人间失格》《Goodbye》还有自杀，都太讨厌了，呃！他必定会写一些诸如此类的东西。

★

太宰有时候会变身为真正的M．C，写出光彩夺目的作品来。像《鱼服记》《斜阳》等，他早期的好作品不在少数。近年的作品也是一样，即便是《男女同权》[21]《亲友交欢》[22]这类轻松的小说也非常优秀。太宰气派十足，看上去像是一位令人钦佩、足可载入史册的M．C。

但是，那种状态并不能持久，很快必定又会变成宿醉的M．C。而后又会克服那种状态，复原成真正的M．C，再然后，又会回归为宿醉的M．C。应是如此反复不已。

不过，在反复的过程中，太宰的叙事技巧日渐高明，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叙事者。其文学的内容并未发生变化。他的文学精于人情，凸

显的是人性最本源的问题，因此不会表现出思想方面的变化和发展。

这次也是一样，如果他自杀未遂、重新振作恢复到可载入史册的M．C状态，那他应该能在叙事技法上更上一层楼，贡献出精美的故事。

总的来说，宿醉般的自虐作用更容易理解把握，因此那些故作深沉的青年会为之喝彩亦属理所当然。但是，如太宰这般高傲孤独的灵魂竟然极易被拉到宿醉M．C的邪道上去，我认为原因有二，其一是虚弱，其二是酒。

布伦登先生已经一针见血指出了虚弱一事，我再补充上一条———酒，这个极为通俗的妖魔。

太宰晚年处于宿醉状态，但宿醉这一通俗至极之物实则是在侵蚀着他那高傲孤独的灵魂。

因酒精引起中毒这事儿不太会发生。前些天某精神病医生说，尤其是在日本，几乎没有出现过真正酒精中毒的病例。

但是，如果认为酒并非毒药而是一种食物，那就大错特错了。

酒本来就不好喝。威士忌也好白兰地也罢，不管何等品级，我都是憋一口气硬灌进肚子里。我喝酒为的就是喝醉，喝醉了就能睡着。这也是它的功效之一。

不过，喝上酒之后，不，是醉了之后，就会遗忘。应该说是另一个人诞生了。假如无须忘记自己，那么我无论如何都不想喝这种东西。

说什么想要忘记自己，纯粹是在扯谎。如果真要忘记，那得一年到头喝个不停，一醉到底。世人称此为颓废派。休要再提这些歪理屁话。

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啊。刚刚也说过，人生不过五十年，没什么大不了的，这种话很容易就能说出口，所以往往说得言不由衷，本来并不想那样说。即使是幼稚、不成熟、粗俗也都无所谓，我一直都在

苦心孤诣想要证明自己的存在。如果真到了一年到头长醉不醒的地步，那还不如去死好了。

暂时能够忘掉自己，这事儿极具吸引力。这绝对是现实可行的伟大魔术。以前花五十钱[23]，捏着一枚齿纹边的硬币，就能在新桥车站前面喝上五大杯酒，魔法即可奏效。最近再想施魔法可就不那么容易了。太宰并没有失去施展魔法的权利，而是丧失了做人的资格。世人曾一度对此深信不疑。

其实，太宰从来都没有失掉做人的资格。他顶多是宿醉般恼羞成怒而已，单这一点就比那些不知羞耻的家伙强了不知多少倍，堪称一个正直的人。

他并不是再也写不出小说。只不过是一时之间能量衰减做不成M.C而已。

对于某一类人来说，太宰这个人的确不好打交道。

举个例子，太宰对着我诉苦，说和文学界[24]的同人没法儿交往，哀叹道："啊，可怎么办才好呢。"于是我安慰他："有什么呀，那种事情，不要放在心上就是。""啊，对的，对的。"太宰很是高兴。

过后太宰又会跑去跟别人说：我故意做沮丧状给坂口安吾看。果不其然，他摆出一副老资格的样子，只顾把胸脯拍得砰砰响，说那有什么呀，不要放在心上就是。太宰就是这种男人，按捺不住非要做出如此滑稽搞笑的言行。

很多老友都对太宰上述行为方式深恶痛绝，甚至会因此与他绝交。当然他的这种做派确实伤害到了朋友们，但实际上，太宰本人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心里受伤不浅，常致恼羞成怒。

本来呢，就像他本人在作品中也说过，那些言辞都是当时当地对着眼前的谈话对象突然之间脱口而出的，类似于给对方的福利。他的朋友们同样也是作家，对这种事儿本不难理解，但即使如此还是有人心生不快，纷纷离他而去。

但是，太宰背地里的恼怒、自卑和痛苦程度却绝非一般。从这点来看，他真是一个诚实可靠的家伙，是一个健全的人。

因此，虽然在座谈时太宰会突然整出这种“福利”来，背地里恼怒不已，但他却并没有把这些付诸笔端。可是，太宰的弟子田中英光却丝毫不分座谈还是文学，统统这种做派，结果根本就不是背地里了，乱七八糟啊恼羞成怒什么的，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乱写一通。田中本人以此作为救命法宝，也是没救了。

太宰却不是这样。他确实是一个谦恭、虔敬、诚实的人。正因为如此，内心里的恼怒也就更为严重。

太宰所受自卑之苦比旁人更甚，理所当然，对他来说酒的魔法就成了必需品。但酒这种魔术却自带有宿醉这一并不怎么美好的附属品。真是难办，简直是火上浇油。

做菜用的酒不会引发宿醉，但用来变魔术的却会。如果在精神衰弱期使用魔法，极易沉湎于此无法自拔，很容易会去想：啊啊，就这样吧，死掉也好。他本人感受到的最强烈的症状就是好像已经无法再工作下去，对文学也觉得失望，觉得这才是自己的真心话。但其实那不过是宿醉时的幻想，除病态的幻想期之外，实际上并不至于无法工作，且也还没有走到穷途末路。

即便是太宰这样洞悉人情世事的人，仍不免对这件俗事产生误解。这也是必然的。酒是魔法。因为对手就是魔法，庸俗也好，浅薄也罢，即使了然于心，却终非人智之所能及。酒是罗蕾莱[25]。

太宰真是悲哀，着了罗蕾莱的道儿了。

殉情一说真是弥天大谎。魔法师在喝酒时只顾迷恋女人，身处酒中的并不是他本人，而是另外一个人。是另外一个人迷上了女人，他本人并不自知。

首要的一点，如果真是情迷，那还会去死吗？完全说不通。真要迷恋的话就会活下去。

太宰的遗书完全不成体统，估计他当时醉得厉害。或许他私下里也考虑过要死在十三日。总之，《人间失格》《Goodbye》，然后是自杀，嘿，情节的发展好像暗中早已设定好了。不过，即使背地里早已设定好情节，却也并无非死不可的道理。非死不可这种置人于死地的思想或者说是作用场，在现实中其实并不存在。

他那宿醉般的衰弱把私下的设定逐渐转变成无法逃脱的困境。

但是，假如急旋风小幸[26]说不愿去死，那么自杀必定无法实现。估计是太宰喝得酩酊大醉之后提起来，小幸就切实地去执行了。

据说小幸也经常酗酒，但这次她的遗书写得很是工整，表示能陪自己尊敬的先生一起去死是无上的幸福，她丝毫没有醉酒的迹象。而太宰的遗书不管是字体还是内容都完全不成样子，他当时肯定已经醉得一塌糊涂。如果这次并非自杀，他肯定会想：哎呀，昨晚竟然做了那样的事！又会在宿醉时深感羞愧且恼怒。但既然是自杀，第二天早晨再不会醒过来，没得救了。

太宰的遗书不是一般的凌乱。太宰死期将近时写的那些文章，即使带着宿醉感，但总归写的都是现世，确实是直面现世的M．C，其中尤以《如是我闻》最后一节（是第四节吧）为甚。那篇文章也是几乎没有M．C的影子，有的只是牢骚而已。可以想见，写那样的东西让他内心的恼羞成怒愈演愈烈，消耗掉了他的精神，他孤身一人愤懑、难过不已。但是，他越是处于非M．C的状态，身边的那些人越会鼓掌喝彩。他知道这是愚蠢的，对此很是腻烦，但却还是向着喝彩的人们奔去，去迎合他们，看起来就是如此。从这点来看，他直到最后都是M．C，是为追捧着他的那个最狭小的圈子服务的M．C。

在他的遗书里，就连那个为狭小圈子服务的M．C都已消失不见。

他写道："虽然孩子是凡人，但还请宽恕他们。"写给夫人说："我选择死亡并非是因为讨厌你。"还说："井伏先生[27]是坏人。"

这净是些烂醉如泥之后瞎闹腾的浑话，全然没有M．C的样子。

不过，“虽然孩子是凡人，但还请宽恕他们”这句很是沉痛。他得多希望自己的孩子不是凡人啊。“孩子虽然平凡，却很可怜”，这样写不就可以了吗？太宰就是这样一个正常的普通人。在读他的小说的时候，必须认清这一点，即他是一个正常人，是一个渺小、善良、健全的人。

话说回来，他没有说“请可怜可怜孩子”，而是特意强调孩子们是凡人，这或许就是太宰一生之悲哀的关键所在。即他对非凡梦寐以求，在这方面是一个极其虚荣的人。这虚荣本身就是庸俗且普通的，《如是我闻》中太宰针对志贺直哉发的那些牢骚也充分暴露出了这一点。

太宰在文中竭力反驳志贺直哉：“治宪王[28]表示，（对《斜阳》）感同身受，非常爱读，这不就足够了吗？”由此可见，一旦忘掉平时身为M．C时的那些卓越技巧，他可谓庸俗至极。这样很好。如非庸俗且普通，又怎能写得出小说来呢？太宰终其一生都未认识到这一点，只是为迎合那些奇怪的喝彩而多次如宿醉般自虐，这阻碍了他取得卓越的文学成就。

我再重复一次。如果不是庸俗且普通的人，根本不可能写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太宰即是一个典型的庸俗、普通的正常人，但他本人最终未能认识到这一点。

★

想要给人下定论，纯属痴心妄想，特别是对孩子这种生物，更是如此。孩子是突然之间降临到人世的。

不可思议的是，我没有孩子。曾经有两次偶然地差点儿生出来，一次是死在妻子肚子里，还有一次是刚生下来就死了。于是到现在我仍得以幸免于难。

不知不觉之间，肚子很奇怪地大起来，于是忽然间心甘情愿地生出了父母心。人就是这样出生并长大的，真是荒唐。

人绝不是父母的孩子。和基督一样，都是在牛棚或者厕所这类地方出生的。

有谚语说：即使没有父母，孩子也会长大。错！

即使父母都在，孩子也会长大。父母之流都是些愚蠢的家伙，无论做人还是做父母都很不称职，肚子大起来后忽然之间慌了神，装出一副父母的样子，实则是一群废物，他们付出的同情心很是奇怪，说不好是动物性的还是人类的，就那样阴兮兮地抚养着孩子。如果没有父母，孩子肯定会成长为更加优秀的人。

太宰这个男人深受父母兄弟和家庭所害，是一个饱受摧残的奇怪的不良少年。

他总是把出身如何如何这些无聊的事情挂在嘴上。这成了他的强迫性思维。结果，这家伙私下里甚至会想，如果自己真是什么华族子弟或是天皇的孩子该有多好。如此庸俗无聊的梦想，构成了他的内在人生。

一提到父母、兄长、前辈、长者，太宰就会抬不起头来。因此必须要推翻他们，这些人令人气恼。但另一方面，太宰又爱着他们，甚至想一把抱住他们埋头痛哭。这属于不良少年的典型心理。

他已经四十岁了，但依然还是不良少年，是一个无法进入不良青年、不良老年的男人。

不良少年不想认输，千方百计想要表现自己的不凡，即使到悬梁自尽的地步也要显得伟大。如果自己是王子或是天皇的孩子该有多好，如此妄想，至死仍想让人觉得了不起。虽然已是四十岁的年纪，太宰的内里却仍是这般不良少年的心理，当真肆意去做那些极为肤浅之事，委实是个糊涂小子。

太宰之死，并不是什么文学者之死，是一个年届四十还是不良少年的废物怪胎，在胡作非为之后，最终走上了不归路。

实在是一个可笑的家伙。他去拜访前辈时，口中尊称前辈，穿着日式礼服套装前去。这是不良少年的江湖道义，可谓彬彬有礼。他是在以天皇的孩子该有的礼仪来要求自己，力争做到全日本第一。

和太宰相比，芥川看起来更成熟、更聪明，而且更有才华，老实持重，单纯可靠。但实际上，芥川和太宰一样，也是不良少年，拥有双重人格，另外一种人格可谓袖里藏刀，会在庙会之类的地方晃荡，吓唬勾引小姑娘。

说什么文学家，快别搞笑了，比文学家更甚的，是哲学家。哲学？哲学是什么？其实一无是处，不是吗？净是在瞎琢磨。

黑格尔[29]，西田几多郎[30]，都算什么呀，一派荒唐。虽然已经年届六十，但在做人上还是不良少年，仅此而已不是吗？没有大人样儿，整日在冥想。

都在冥想些什么呢？不良少年的冥想和哲学家的冥想有哪些不同呢？只是在兜圈子罢了，大人们只是在愚蠢地浪费时间而已。

芥川的死，太宰的死，都属于不良少年的自杀。

他们属于不良少年中格外懦弱、窝囊的爱哭鬼那一类型。比力气，他们赢不了；讲道理，他们也赢不了。于是他们需要引用某些例证，靠别人的权威来主张自我。芥川和太宰都举基督为例证，这是不良少年里那些懦弱的爱哭鬼的常用伎俩。

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不同，同为不良少年，却拥有淘气大王的力量。强大如这家伙，就无须再举基督呀或者别的什么人为例了。他自己就是基督，自己足可制造出一个基督。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终完成了这一创举，他创造出阿廖沙[31]这一人物，赶在死前得以完工，在那之前他则一直处于支离破碎、杂乱无序的状态。不良少年总是杂乱无序的。

死啊，自杀啊，这些都了无意义。因为败了，所以去死。如果胜了，绝不会去死。竟然会相信“死亡的胜利”这种荒谬的逻辑，这绝对比相信救苦救难老圣手的意念疗法还要傻得多。

人活着就是一切。一旦死去，即告消亡。名声或是艺术长存这些说法都愚蠢至极。我讨厌鬼魂，说什么死去之后也还存在着，我就讨厌这样的鬼魂。

人都说活着才是最重要的。自杀者对这么个事儿，却始终参不透。本来这就不是参得透或参不透的问题。要么生，要么死，仅此两种。而且，死亡不过是消亡而已，是一切皆无罢了，不是吗？一定要活下去，要坚持走完，必须战斗到底。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去死，不要去做那种无聊的事情了吧。随时都可以做的事儿，并不值得特地去做。

死亡只是归于虚无而已，这是谦卑的人们所秉承的真实义务，必须忠实于此。我视之为人类的义务。只有活着的时候才是人，尔后就是一堆白骨，不，是虚无。而且，必须竭尽全力生存下去，这是正义和真实诞生的土壤。在讨论生与死的宗教或是哲学那里，正义和真理都不可能出现。那些只是玩物。

但是，活下去会很累。即便是说出上面这些话的我，有时候也想要回归虚无。战斗到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累。不过，气度定乾坤。无论如何，在有生之年都得坚决地活下去。那就战斗吧！决不认输。不认输意味着要一直战斗。除此之外再无胜败可言。如果战斗，即不会失败，也绝无法取胜。人绝对不是胜者，仅仅是不认输而已。

求胜心断不可有。根本没有获胜的可能，不是吗？不要去战胜谁或是打败某人。

切不可视时间为无限。那说法夸大其词，就像是小孩子的梦想一般，不可当真。所谓时间，就是自己从出生到死亡之间的这一段长度。

夸夸其谈得太过了。限度。学问即在于发现限度。夸夸其谈是小孩子的梦想，并不是学问。

发明原子弹并不是学问，是小孩子的游戏。找到控制它的方法，适度利用，以之遏制战争，思考和平秩序，这种限度的发现才是学问。

自杀并不是学问，是小孩子的游戏。最重要的一点是，从最初开始就应认识到限度之所在。

拜这场战争所赐，我认识到原子弹并不是学问，小孩子的游戏并不是学问，战争也不是学问，这是战争给予我的教训。以前是我过于相信这些夸夸其谈了。

学问即是要找到限度。我，为此而战斗。

《新潮》第四十五卷第七号，1948年7月1日发行

---

[1] 太宰治（1909—1948），日本小说家。

[2] 指银座出版社的升金种史。

[3] 檀一雄（1912—1976），日本小说家、诗人。

[4] 《Goodbye》是太宰治的绝笔小说，在《朝日新闻》（1948年6月21日）和《朝日评论》（1948年7月1日）上共发表了13节，因太宰治自杀而未完终止。

[5] 布伦登（Edmund Charles Blunden，1896—1974），英国诗人、评论家。

[6] M．C（My Comedian），意为“我的喜剧演员”。

[7] 《晚年》是太宰治第一部小说集，1936年6月25日砂子屋书店发行。

[8] 连载于《新潮》1947年7—10月号。

[9] 1933年3月发表于《海豹》创刊号。

[10] 短篇小说《父亲》发表于《人间》1947年4月号，描写信仰、道义与父子等家庭关系。

[11] 短篇小说《樱桃》发表于《世界》1948年5月号，从身为作家的父亲的角度写人与家庭的关系。

[12] 《人间失格》，长篇小说，发表于《展望》1948年6—8月号。

[13] 在和中村真一郎、佐佐木基一的座谈会上（发表于《文艺》1948年6月号），自幼接受贵族式教育、被誉为“小说之神”的志贺直哉批评太宰治《斜阳》里华族女子的用词就像是村姑出身的女佣一般，指责太宰写得不够认真。恼羞成怒的太宰在评论《如是我闻》（连载于《新潮》1948年3月号、5—7月号）中做出激烈反击。

[14] 在《如是我闻》的最后，太宰以“杀死”一词的敬语用法来讽刺志贺直哉。志贺直哉的《兔子》（1946年9月）一文中有一段父女的对话，小女儿对父亲说：“如果养兔子的话，父亲大人肯定不会舍得杀死它的。”［“（兎を）飼って了へばお父様屹度お殺せになれない。”］

[15] 亀井胜一郎（1907—1966），日本小说家、文艺评论家。

[16]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奥地利精神病医师、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

[17] 华族：日本明治时代设定的身份制度中，称拥有公、侯、伯、子、男等爵位的人及其家人为华族。二战之后废除。

[18] 田中英光（1913—1949），日本小说家，太宰治的弟子。奥林匹克赛艇选手。

[19] 斯特芳·马拉美（Stephane Mallarme，1842—1898），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散文家。

[20] 保尔·瓦雷里（Paul Valery，1871—1945），法国象征派诗人。

[21] 《男女同权》，短篇小说，发表于《改造》1946年12月号。

[22] 《亲友交欢》，短篇小说，发表于《新潮》1946年12月号。

[23] 钱：日本货币单位，一日元的百分之一。

[24] 日本昭和时期的文艺杂志《文学界》创刊于1933年10月，之后数次停刊、复刊。1947年6月再次发行复刊号，同人有井伏鳟二、石川达三、太宰治、中村光夫等25人。

[25] 罗蕾莱（Lorelei）是德国民间传说中的女妖，以优美的歌声诱惑水手们，致其船毁人亡。

[26] 指太宰治的情人山崎富荣（1919—1948）。1948年6月13日，两人用绳子绑在一起，投玉川上水自杀身亡。太宰治和朋友们称山崎富荣为“小幸”（サッちゃん），全名是“急旋风小幸”（スタコラサッちゃん），本来是漫画家田河水泡（1899—1989）的一部漫画名。

[27] 井伏鳟二（1898—1993），小说家，1966年获日本政府文化勋章。太宰治的老师，在文学和生活方面都对太宰多有提携。二战之后太宰对井伏的态度和感情变得复杂。

[28] 治宪王（1926—2011），日本旧皇族，贺阳宫恒宪王的第二王子，脱离皇籍后更名贺阳治宪，任外交官。曾在1947年10月14日的《时事新报》发言称：“对太宰治的《斜阳》我略能感同身受，很有趣呢。”

[29] 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德国哲学家。

[30] 西田几多郎（1870—1945），日本哲学家。

[31] 阿廖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前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1879—1880）的主人公。

太宰治情死考

据报纸报道，太宰月收入为二十万日元，每天喝两千日元的日本烧酒，租的房子是五十日元，屋子漏雨了也不修。

从生理上来讲，一个人不可能喝得下两千日元的劣质烧酒。而且据我所知，太宰是不喝烧酒的。大概一年之前，他说从没喝过烧酒，于是我带他去了新桥那里的烧酒馆。才喝了不到一杯他就醉了，那之后好像再也没喝过烧酒。

武田麟太郎[1]死于酒精中毒。从那以后，我也有所节制，尽量少喝劣质烧酒，但因为这个原因欠了威士忌酒馆很多酒钱，苦恼不堪。去街上喝酒往往会有很多酒友同行，如此一来不是花个两三千日元就能打住的。即使不点任何昂贵的食物，当下的酒钱也够人受的了，可谓痛快淋漓。

前些日子，三根山[2]和新川过来玩，让我一定去吃一次相扑火锅的河豚。我回答说：不了不了，鄙人可不想吃河豚自杀，特别是相扑力士做的河豚，更不能吃啦。听到这话，三根山一脸迷惑，不相信世上还有人会说这种话。他接着说：

“饭馆的河豚吃着危险。相扑力士的河豚大可放心。俺们都这样说，是吧！”

他一脸严肃地招呼着新川说道：

“相扑力士只死了两个人而已，是福柳和冲海，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就这两人而已。我们处理得非常仔细，用小镊子一条一条把真子[3]的血管都夹出来了，花的时间是饭馆的三倍多。中毒的时候吃河豚鱼屎就能治好。我有一次因中毒感到麻痹了，揪出鱼屎吃了之后吐了，然后就好了。”

相扑力士这行真是沉着大气，他们身上有某种超越时空的东西。几天前我又去吃相扑什锦火锅时，他把特地准备的真子从冰箱里拿出来，说：

“先生，今天有真子！”

“不用了，已经够多的了。还请原谅。”

“先生可真是不可思议。”

他边说边歪着头若有所思，大脑袋上顶着力士发髻。

不过，相扑力士真是有趣。他们就只是力士，除了相扑外一无所知，只会以相扑力士的思维方式去想事情。可能是因为粮食不足吧，力士们都很瘦。三根山的体重也只剩了二十八贯[4]。即便如此他这次还是得了关胁[5]。如果他还有以前三十三贯的体格，肯定能当上大关。据说要想增重就必须戒烟，于是他说：“哈，那么就从现在开始戒烟。”就跟假的似的，很是突然，然而他还真戒成了。

所谓技艺之道，只有成为殉道的傻瓜才能得其大成。

三根山不了解政治，对社会常识也几乎一无所知。但是，他对相扑技法的进退谋略所知甚深，能够深入、正确地理解这一行的技术，头脑足够清晰，单从这点也能看出来，如果他从事别的工作，肯定也会成为屈指可数的实干家。然而，他完全不关注任何其他的事情。

据说双叶山[6]和吴清源[7]都加入了玺光尊门下。吴八段入门之后棋艺愈加高强，日本的围棋高手纷纷被其斩落马下，经验惨痛。吴八段最近经常在《读卖新闻》的围棋赛下棋，索要巨额佣金，据说是因为他一手承担了玺光尊所需的后勤资金的缘故。经由“读卖新闻”策划，我也和吴清源对弈了一局。其时“读卖”的人说：吴清源的对战费用高得离谱，为此文化部的钱已经被他吞掉一多半，所以安吾先生您的对弈费、便当钱和电车费就都免了吧。也就是说，我也间接地给玺光尊捐钱了。南无天玺照妙照妙[8]。

双叶山或吴氏的心境固然不可推广为一般情况，但是，其中还是流露出了竞技行业让人悲痛的特性。

文化程度越高，人就越迷信，这一点诸位是否能够理解呢？有一些相扑力士或许目不识丁，但只要他们是优秀的力士，他就是文化程度很高的文化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精通相扑技术，且通过相扑技术与时代相通。相扑力士的攻击速度、出手速度、呼吸以及防御方法都顺应了时代文化。他们深通相扑招数之奥妙，是这个时代水平最高的技术专家，也是文化人。目不识丁并不是问题。

高水平的文化人和复杂的心理专家都是在悬崖上漫步，极易步入迷信之途。他们通过一切途径去探究自我，深谙极限和绝望之所在。

越是优秀的灵魂，苦恼就会更甚，烦闷也会更甚。大力士双叶山、大围棋家吴八段，这两位独一无二的天才却拜倒在玺光尊门下，由此可见天才苦闷之悲痛并非常人可以想象。如果因为玺光尊的滑稽荒唐就对两位天才灵魂之苦闷付之一笑，那就大错特错了。

文人同样也是艺人，是手艺人，是专家。因为职业性质，确实没有目不识丁的文人。但是，就和目不识丁相类似，有的文人不通世事人情。不过，技艺之道本来就是不合常理的。

对于普通人来说，战争时期是非常时期。但就技艺之道而言，在平时也要与灵魂斗争，一直都是与战争共存。

他人或批评家的评价都不是问题。纷争是更为深入的，存在于作家自己的内心深处。其灵魂就是暴风骤雨。怀疑，绝望，重拾希望，下定决心，热情衰退，奔流不息的暴风雨本身就是灵魂。

然而，那些并不值得当回事儿的他人的批评，却也绝不是普通社会的常态。

力士和棋士都是用生命在作战。但对于社会上的人们来说，那都是消遣的对象，胜者会收到一片喝彩，败者却会遭到蔑视。

对于某些灵魂来说，那是事关生死的事业。但在普通社会上，这事业却要受到以之为消遣的庸俗灵魂的评价和蔑视。

文人的工作也是一样，也被批评家那些讲求为人处世的庸俗灵魂分成了三六九等，就像香蕉小贩在兜售香蕉一般，批评家们饶有兴致

地高声叫卖着，五十钱，三十钱，评头论足。

不过，确实无法一一计较那些事情，也气恼不过来。技艺之道应该由更为绝对的自我之声去裁决，并为之苦闷。

对于艺道中人来说，平时即是战时，因此我们必须明白，自己身处与普通社会的规矩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之中。可以说，在平时也要一直像敢死队那样过活，在平时也要为工作拼上灵魂和生命。不过，因为真心喜好技艺之道，我们并不像被强行派出的敢死队那般满面伤痛，而是一脸满不在乎，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

太宰一晚上就喝两千日元的烧酒，可是屋子漏雨了他却不修。真是傻瓜、变态，诸位要是这么想，那还真就是这么回事儿，如果不是傻瓜，就不能在技艺之道上取得大成就。在艺道上有大成就，也就意味着要做傻瓜。

太宰之死果真是情死吗？两人的腰部用绳子拴在一起，小幸的手在死后都紧紧缠在太宰的脖子上，从这点来看，不管是半七还是钱形平次[9]，肯定都会认定这就是情死。

但是，情死的说法实在讲不通。太宰看上去并不迷恋急旋风小幸，比起迷恋来，看上去更像是轻蔑。“小幸”本来就是对女人的通称，“急旋风小幸”是太宰给起的名字。她并不聪明，据说是会让编辑们大跌眼镜的笨女人。本来嘛，对于完全靠头脑工作的文人来说，笨女人有时候能让人觉得放松。

太宰的遗书完全不成样子，他当时醉得一塌糊涂。小幸本来经常酗酒，这次好像却没有喝醉。她写道：能陪自己尊敬的先生一起去死，非常光荣、幸福。估计是烂醉如泥的太宰临时起意要自杀，没有喝醉的女人对于此事的成功起了决定性作用。

太宰总是把死亡挂在嘴上，在作品里也多次写了自杀，或暗示了自杀。但即便如此，也并非真就非死不可，并不存在任何把他逼上绝路的事情。他也并没有要走上绝路的想法，并非一定要死。即使在作品中自杀了，在现实中却未必一定要去自杀。

我们也总是这样，烂醉如泥后会做些无耻无理的事情，第二天睁开眼时会想，哎呀，糟糕！面红耳赤羞愧不已。但唯有自杀一事不同寻常，第二天再也醒不过来了，后果很是不堪。

以前在法国也有一位奈瓦尔[10]先生，是一名诗人。他夜里喝醉了跑去敲关东煮店家（法国的店家）的门。因为之前奈瓦尔先生总是在店里待到很晚也不走，所以关东煮店的老板对他敬而远之，假装睡着了没有起来。于是听到奈瓦尔先生说了一句“哎呀，这老板娘”就往回走了。结果第二天发现他在店家门前路边的树上上吊死了。真的是为一杯酒就上吊了。

如果是太宰这样的男人，真正迷恋女人的话应该不会去死，而会活着。说到底，真正迷恋上女人这事儿对于艺道中人来说根本是不可能的。艺道就是这样一个只有鬼才栖息于此的地方。所以，如果太宰和女人一起死的话，那就肯定没有迷上女人，这样想是不会错的。

太宰留下遗书说写不出小说来。写不出小说只是暂时的，而非绝对的。不能把这种一时之忧当成绝对的忧愁。这样简单的道理，太宰不可能不懂，所以他估计只是因为一时之忧而临时起意去赴死的吧。

首先，他说写不出小说来，但却从未写过和眼前这名“急旋风小幸”相关的任何作品。如果一个女人无法刺激作家写出作品，那她肯定是一个无聊的人，应该是个不值一提的女人。如果是值得说道的女人，太宰为了写她也会活下去，应该就不会说自己写不出小说来了。这位“急旋风小幸”属于无论如何都激不起写作欲望的那类人。可是，太宰竟然会迷恋上那样的女人，竟然会觉得自己爱上了她，真是愚蠢。太宰治在这个方面特别地傻，他爱慕的方式和挑选女人的方式都完全不成体统。

就这样随他们去吧。想要恋慕却不得其法，要加入玺光尊门下，要弃身跳进玉川上水，“急旋风小幸”把自己和太宰的照片裱好，在死之前就恭恭敬敬地礼拜，无论这些何等荒唐，都随他们去吧。

面对一位艺道中人，唯一该看的是他做了什么样的工作，仅此而已。虽然他的内心满是狂风暴雨，癫狂不已，虽然他在自己的死法上

大做文章，给死亡套上虚伪的面具，虽然他离奇古怪、不成体统，但他生前的作品却是唯一无法伪装的。

毋宁说，越是荒唐、不成体统，他的苦恼越会如同发疯一般，内心的风暴就越猛烈。这样的看法才是正确的吧。他爱上了这位女子，是唯一一位值得爱恋的优秀女性，于是就想在天国长相厮守，这类始终不渝、为了恋爱去死的做法，在我看来太过怪异。如果是真爱，在现世努力活下去就好。

太宰的自杀，与其称之为自杀，不如将之视为艺道中人苦苦挣扎的表现之一，是和加入玺光尊门下同样类型的荒唐的挣扎，这样想必不会错。对于这拼命的挣扎，我们姑且安静下来，怀着照拂之心，使之平静地睡去吧。

技艺之道，平时即是战时，即使满脸的毫不在意，在内心深处却时常会放声尖叫，恨不能钻进地缝里去。和没有意义的女人一起殉情，直到世界尽头，这于生于死都很是荒唐的。这样的事情根本不值一提。作品才是一切。

《ALL读物》第三卷第八号，1948年8月1日发行

---

[1] 武田麟太郎（1904—1946），日本小说家。

[2] 三根山隆司（1922—1989），日本相扑力士，1954年获大关资格。

[3] 即河豚的卵巢。

[4] 1贯约为3．75千克，日本在1891—1958年间以其作为重量单位进行商业贸易。

[5] 日本相扑力士的前三名依次称为大关、关胁、小结。关胁处于大关之下、小结之上。

[6] 双叶山定次（1912—1968），日本相扑力士，第35代横纲。

[7] 吴清源（1914—2014），日籍华人，围棋大师，最终级别为9段。

[8] “天玺照妙”是玺宇信徒的念词。

[9] 半七是冈本绮堂（1872—1939）著探案小说《半七捕物帐》中的主人公。钱形平次是野村胡堂（1882—1963）著探案小说《钱形平次捕物控》中的主人公。二人均为著名侦探的代名词。

[10] 钱拉·德·奈瓦尔（Gérard de Nerval，1808—1855），法国诗人、作家。

欧洲式性格 日本式性格

欧洲和日本第一次接触，是在距今约四百年前。当时，由于日本的性格和欧洲的性格不同引发了一系列的摩擦或者说是交涉，我想从自己的角度和诸位谈一谈这个问题。

幸运的是，当时来到日本的是所谓的天主教徒，这个大家都听说过，他们是天主教传教士，人称神父的这些人纷纷向祖国写信或是写报告，这些信函和报告留传至今，成为我们了解当时情况的非常重要、宝贵的文献。

日本也有很多描写当时事件和情况的手记、记录等，但遗憾的是，日本的资料派不上用场，大部分都没什么用。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欧洲等国的外国人的观察方法和日本人的观察方法在本质上存在很大差别。日本人总是偏于从大处去看，这一特征很是明显，比如经常会用怒火中烧、怒目而视这类的表达，且往往就此打住，总以为说到这种程度就可以了。日本人在观察事物时没有着眼于那些事物本身的个性，没有从根本上抓住事物本身特有的真实面目。在这个方面日本人确实很不擅长。

下面举一个实例。织田信长[1]在本能寺[2]被杀一事，有一本叫《信长记》[3]的书里是这样写的———

明智光秀的军队突然从龟冈一路下来，把本能寺团团围住，忽地腾起一阵欢呼声，继而枪箭齐发而入。本能寺一边也醒过神来，英雄好汉们从中跳将出来，杀入明智军中。一时之间明智军稍有退缩，但好汉们相继战死之后，围攻上来的敌军气势渐盛。就连织田信长也现身于寺庙廊下，光着一只胳膊提枪出来，挑落了近前的一众喽啰。酣战之时一支箭射中了他的胳膊，于是他退回屋子正中，引火自杀。

———写作风格如上。

话说当时京都唯一一座天主教堂就建在和本能寺这座寺庙仅一街之隔的地方。住在这教堂里的那些欧洲神父半夜里被打仗似的响动惊醒了。他们先是这个那个地做了很多逃难的准备，然后就等着天亮。不过绝对不是默默地干等着，他们用尽一切手段从各种途径收集信息，尽一切可能展开搜查，绝对沉着冷静。这些人收集到的消息经适当整理之后，马上报回了他们各自的国家。

据这些报告来看，当时的事情是这样的。

“明智的军队包围了本能寺，但却并未就此冲进本能寺内。本能寺一方甚至都没有怀疑这是叛军谋反，因此并没有人迎击。明智军一路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者，长驱直入来到信长住的屋子附近。信长刚洗完脸，正在用手巾擦脸的时候，最先进来的人射出冷箭。那箭正中后背，信长猛地回过头来拔出箭头，操起长刀鏖战多时。打斗之间，这次是枪弹击中了一条胳膊，于是信长撤回到卧室中，剖腹自杀”———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是“在卧室周边引火自焚”。那之后的事情谁都没有看见，因此也就不为人知了。

关于这同一件事情，天主教徒们的报告其实极为精确，这是有据可循的。时至今日，他们的报告以各种形式写进了书里，诸位只需找来一读，自然就会明白。而如果把这些报告与一位日本人留下的极为罕见的写实性手记做一比较，诸位也当会认可我的观点。

这里我提到的这位不可多得的、留下真实记录的日本人，当时属于明智一方，是攻入本能寺的明智军的头目之一，名为本城惣右卫门[4]。根据他的笔记，信长死亡前后的情形如下。因为是手记，所以这一部分写得也相当简单。

攻入本能寺内之后，对方军中竟无一人前来迎击。他们是把我等当成自己人了吗？为何我等长驱直入竟无人迎战呢？虽说如此，竟也无人躺在地上，留神去看时，竟连老鼠都不见踪影。我心下想：哪怕出来两三个人也好啊。然而并没有人奋起抵抗。我等根本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这样摸到了信长的居所———

笔记记载的内容如上。

通过上面这个例子即可看出，在日本人写的手记中，丝毫不受他者干扰、能够把自己的体验原原本本明确地写出来的，实属罕见。仅有极个别的特例能做到如此，大部分，不，是所有著作，都忽视了对事物本来面目的把握。总是在考虑他人的思惑，不允许彰显独立个体的自由思考和观察方法，也没有人站出来试图打破这种限制。对于日本人来说，每时每地都要追求普通和一般化，即便是弄虚作假也无所谓，只要是一般化就好。日本人擅长这种做法，仍旧在用怒目而视、怒火中烧这类的表达，这种行事和思维方式力求用一种一切都无所谓的平庸化、一般化的观察来凑合了事，于是这种风格的手记、记录等层出不穷。毋宁说全部都是这类货色。

和这种观察方法相比，欧洲人看事物却是如实地观察每个事物个体独有的、仅存在于各个事物自身的不同个性，并把它们原原本本地写下来，因此具有非常高的资料价值。那种真实性值得我们尊敬。

今天，我们日本人正在各个方面模仿外国，就此意义而言，必须充分了解外国的特性和日本的特性。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日本人的性格方面存在这种缺陷，对此必须形成清醒认识。

不过，这些话是今天在这里讲出来的，在本能寺事变发生的那个时代，让人震惊的是，今天我说的基于个性去思考或观察事物这些，都被认为是妇人之见，因此备受贬抑。为什么会这样呢？按照当时的观点来看，身为男子考虑事情时必须更具大局观，面对这些琐屑的事情时要特地捂上眼睛，即使注意到了也要装作不在乎，那样才算是人才。这种人生观一直流行于世，是为日本式的人生观，当时具有绝对权威。日本人普遍持有的这种观察事物的方法或者说是世界观很是荒唐，致使日本人在观察人类方面变得非常愚笨，不触及实质的抽象思维大肆泛滥。时人不得不以抽象行事，很是软弱。

如前所述，日本第一次接触西方是在约四百年前，即1543年，16世纪，按日本的纪年是天文十二年[5]。当时正值足利末期[6]，战国时代即将开启。不过那时候欧洲人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计划要来日本本土。是要去中国的航船遇到了风暴，随海流漂到了种子岛[7]。那艘船上有三个葡萄牙人。

这三个葡萄牙人带着步枪。这是步枪第一次传到日本。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那座种子岛的故事，也是欧洲和日本之间交往的开端。

大家都知道的那位马可·波罗[8]，在他的手记中把日本记作Zipangu[9]，称之为用黄金堆砌而成的国度。他的报告中就是这样记录的。因为这一报告，很多淘金者跋山涉水来到日本。有此志向的欧洲人迅速增多。

可是，诸位都听说过的那个基督教传到日本，并且自此在真正意义上日本与外国在政治上发生接触，是在约六年之后的1549年7月15日——从基督教历史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这天，方济各·沙勿略[10]第一次踏上了日本的土地。

关于这一史实，有一件事情我们切不可忘。那就是，首次踏上日本土地的这位名为方济各·沙勿略的传教士，当时在欧洲也是首屈一指的。大家都知道耶稣会，这一派别直到现在仍然存在。方济各·沙勿略是耶稣会创始人罗耀拉[11]最亲密的合作伙伴，也是罗耀拉最可信赖的同志，是人所公认的一位拥有最高学识的传教士。说到这里还需再谈一下这个耶稣会的来历。16世纪初叶，天主教很是腐败，为与之对抗并实行改革，那位马丁·路德[12]创立了新教（Protestant），结果导致天主教声名扫地。这时耶稣会成立，认为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主张必须回归真正的天主教精神，实质性地复兴根本意义上的天主教精神。为此他们打出耶稣基督之门生的旗号，组织起非常强大的同志性宗教团体。该宗教以贫穷、贞操、服从这三种德行作为宗旨，要求舍弃人类个人的一切私利与私欲，皈依上帝。该教派的上述宗旨异常严格。凡称为戒律的，本来就都很严格，而这耶稣会一派尤甚，其成立的基础即是立誓遵守严格戒律。一直到1540年，这一教派才稳定下来，九年之后，方济各·沙勿略抵达日本。

说到底，宗教这个东西，在经年累月存续之后势必都是要堕落的，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不过，在教派成立之初时却是非常狂热，第一位来日本的方济各·沙勿略的情况前面已经讲过，随后接二连三到来的那些神父也是一样，每个人在欧洲都是德高望重的神父，这一点大家必须明确。

事先了解这些事情之后就会明白，当时日本之所以会受到欧洲的强烈影响，特别是在精神方面之所以会有惊天动地般深受感动的一面，是因为如我刚刚所讲，在欧洲也堪称百里挑一的神父们齐聚日本，这一特殊情况产生了巨大作用。他们当地的宗教情形姑且不论，对于日本来说，这或许称得上是预想之外的巨大收获。

再回到方济各·沙勿略这个人物身上。这位教父为什么会来日本呢？其实沙勿略到东方来是为了在印度传教。但是，众所周知，印度地处热带，印度人又非常懒惰，那里实在是热得受不了，虽属情有可原，不过印度人根本就没有探索新知识的欲望，这样说也不为过。再有一点，在印度，自古时起传播至今的宗教根深蒂固，盛行于世，势力范围极广，所以印度人并不会接纳新宗教。

遇到这种情景，就连伟大的方济各·沙勿略也悲观失望起来。这个时候，有一个日本人非常偶然地出现在他的面前。这个人就是弥次郎[13]。

下面讲一下这个弥次郎为什么会来到印度。他是鹿儿岛人。有一次他杀了人，遭衙门追捕，就逃进了寺庙里想方设法寻求帮助。刚好他的朋友里面有一个葡萄牙商人，于是他就一再请求这个葡萄牙商人引荐，做好准备打算趁葡萄牙船只停靠鹿儿岛港口时，巧妙地潜入船中出逃海外。他拿着商人写的介绍信奔向港口，发现有两艘葡萄牙轮船入港。这两艘船的船长特别尊敬方济各·沙勿略。

船长听了弥次郎的故事之后深表同情，于是说打算把弥次郎介绍给沙勿略，让他上船，把他带到马六甲去。

见到沙勿略之后，弥次郎对其人格崇拜得五体投地。而沙勿略也是，一见面就对弥次郎的知识、记忆力和周到有礼赞赏有加，不仅如此，他还看到弥次郎身上总是闪耀着探索求知、认真努力的灵光。这些都是沙勿略迄今为止遇到的热带土著居民们所不具备的，于是他认为，如果日本人是这样一类人种，那么日本这个国家才是自己真正该去传道的地方。看到弥次郎竟如此诚心诚意地遵守基督教教义，沙勿略委实大吃一惊。他把弥次郎派到位于印度果阿[14]这个地方的一所基督教学校中学习。弥次郎本来就有葡萄牙人做朋友，到了果阿以后学起来也比一般的日本人要快很多，所以不久之后葡萄牙语就讲得

很好了。而且，在理解基督教宗旨方面他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果阿整所学校中一时无有能望其项背者，他成为一名最优秀的学者。

由此种种，沙勿略赋予弥次郎以极大的信任。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时至今日，日本的历史学家们———这里说的主要是那些书写基督教历史的史学家，且他们大部分人都是基督教徒———仍然绝对地信任沙勿略，因此经常会全盘接受沙勿略的学说，对弥次郎的人格也予以高度评价。但是，在我们搞文学的这些人看来却并不能做如此想。

这个叫弥次郎的青年，我从很多方面入手做过调查，但还是未能查清他的身份和来历，能够确定的信息很少。他和葡萄牙商人关系密切，这一点或可明确。而当沙勿略问他日本的种种情形时，对于宗教状况他完全一无所知。他一点儿也不了解日本的佛教，极其无知，沙勿略对此很是失望。这些都写入了沙勿略本人的书信中。不过，一旦涉及贸易相关的问题时，这位弥次郎竟能提出很多真知灼见。由此可见，他极有可能是商人出身，年纪在三十五六岁。

想来他应是一个极其精明老到的好酒色之徒，深谙处世之道，惯于适应各种变故。因此，所谓入乡随俗，在遇到沙勿略之后，他应该是付出了很大努力去适应这位教父。而且，他非常崇拜沙勿略这件事情估计是真的。能去杀人的这一类人非常容易迷上别人，由这点来看，他对沙勿略的迷恋也是可以理解的。要说基督教教义中哪里最让弥次郎感动，答案是耶稣受难。想来这个男人确实很有一种类似于吉卜赛人的性格。如此一个弥次郎竟会倾心于耶稣受难，作为一个事件来看，这一事实本身倒也不难理解，但弥次郎却并没有成为一名基督教徒。

刚开始的时候，有沙勿略跟在身边，弥次郎表现出一副认真的样子，可是没过多久他就再入歧途。据资料记载，后来他混迹到人称八幡船[15]的那种半是海盗半搞贸易的船上，偷渡到中国之后，在宁波被中国人杀死。

正因为品性如此，弥次郎这个男人才会表现得彬彬有礼。实际上，日本人的确有彬彬有礼的一面，但是，就本质而言，好人反而应该是坦诚直率的，并不会装模作样一本正经地与人周旋。在面对沙勿

略时，估计弥次郎凡事都会采取极为郑重其事的态度去应对。沙勿略对此深信不疑，恐怕他对日本人的最初认知就是错的，可见在他观察日本人的视角等方面应是存在某些误解。

在这里再讲一些有趣的事。为什么我会认定弥次郎就是那样一种人呢？比如说沙勿略曾经问弥次郎———

“如果我前去传教，日本人会不会马上加入基督教成为教徒呢？”———经此一问，弥次郎回答说———

“不，日本人是一群特别爱争辩好讲理的国民，他们不会马上加入基督教，但是如果他们认准了教理，就会改宗。”

———大致是这样回答的。这里提到的日本人观非常正确，不太像是没有半点儿佛教知识的弥次郎所能讲出的话，显示出其人性观察之精准。

当沙勿略说自己想搭葡萄牙的船只前往日本时，弥次郎回道：

———“葡萄牙船员们都是些异常好色之徒，到了日本港口也博不到什么好名声，如果坐那样的船前去，势必会败坏基督教的声誉。所以还是请乘中国船吧。”

———这番话让沙勿略坐上了中国船。对于这件事情，日本的历史学家们没有予以重视，认为弥次郎如此进言一事不过是一种传说，但我却认为从中可以听出弥次郎的真心话。弥次郎这个人极具好酒色者之风，想必因此对日本人反感那些船员的生活作风一事深有体会，了然于心。

在弥次郎的陪同下，方济各·沙勿略到了日本，受到日本人的热烈欢迎，开始的时候真是人山人海，盛况空前。这是因为他带来了七个黑人，日本人觉得那黑人很是稀奇，蜂拥而至。

沙勿略拜见了萨摩领主岛津大人[16]，取得传教许可。当时沙勿略结识了鹿儿岛福昌寺[17]的高僧忍室[18]，二人成为挚友。这福昌寺据说是鹿儿岛岛津家的菩提寺，当时有禅僧不下百人，非常大，是萨摩最大的寺庙，禅僧忍室应是萨摩数一数二的名僧。

沙勿略借这座寺庙为据点，开始传播基督教教义。

方济各·沙勿略和福昌寺的高僧忍室几乎日日碰面，因各种事由结为挚友。二人抓住各方面的话题相互切磋，谈话内容经记录流传下来。

有一天，沙勿略来到福昌寺中，赶上百余名和尚正在坐禅。那场景估计颇为奇特吧。

沙勿略问道：

“那究竟是在做什么呢？”

忍室回答说：

“啊，那个啊，那是在冥想。现在他们正在苦修呢。”

这一回答自然无法令沙勿略满意。

“您说是冥想，那在如此做时究竟在考虑些什么呢？”

他忍不住问。

听到这个问题，忍室莞尔一笑，做出了这样的回答。

“哎呀，就那群家伙，总归不会是在思考什么正经事儿。大概是在想明天能收到多少布施啊，或是要去的那家施主会准备什么样的饭菜啊，不过是在考虑这类事情吧。他们是不会考虑什么大事的。”

这一回答极具象征性，禅宗的和尚绝对能说出这种话来。这话说得非常在理。忍室和尚被当时的人们奉为高僧，而且事实上也确实是一位担得起高僧称号的人物，因此他的这些话颇具深意。简单来说，禅是以直接肯定人类具有的一切人性为出发点的，忍室也是在肯定或善或恶的所有一切人类行为，在极力做到这一点。对他们来说，对人性的肯定就是最根本的出发点。

禅的认知方式就是如此，所以不管是人类的长处还是短处，总之都会全盘肯定。在此基础上，在完成肯定这一基本努力之后，再去谋

求属于自己一个人的安心之道，努力去寻求一个可以心安的世界。

不与他人产生任何瓜葛，只追求自己一个人的开悟，这是禅的宗旨。也正因为如此，反过来对待他人时会采取宽大的态度。一言以蔽之，他们能够做到磊落豁达。

所以，说那些正在郑重其事打坐禅修的僧侣已经处在身心清净的境地之中，这样的话忍室是断不会说出口的。由人性本就有弱点的角度来看，无论他们心里在想多么庸俗的事情，都不应该发难，因为事实即是如此。这是一种非常宽容的想法，因此忍室才会说出那些话。

于是乎，听闻此言之后，沙勿略很是吃惊。他马上原原本本向祖国汇报说：日本的和尚即使在苦修的时候都根本不会考虑宇宙、神、真理这些，置身于冥想之中时考虑的却是金钱和美食之类。沙勿略发回报告一事也被记录下来。

还有一次，沙勿略对着忍室问：

“您认为究竟是年轻的时候好呢，还是步入老年之后更好呢？”

对此，忍室回答说：

“哎，年轻的时候好啊。年轻时身强力壮，也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如此一问一答之后，沙勿略接着抛出了下面的问题。

“还有一事。假设现在有一位船员要乘船从A港口去往B港口。这时候他是拼尽力气驶向波涛汹涌的大海去经受风暴的洗礼好呢，还是先就近停靠某处港口，然后一个港口一个港口这样挨着走好呢？您觉得怎样为好？”

听到这里，忍室不禁笑起来，随后做出如下回答。

“那种情形下答案是一定的。不是明摆着的吗？当然是向着港口航行为好。如果已经明确港口的位置，又知道自己会受到欢迎，那么任谁都会去港口的。不过，我还不知道自己这艘船要去往何方。因为

不知道自己的目的地在哪里，所以即使明白您要问的是什么，我却无法给出答案。”

忍室这个人非常尊敬沙勿略，而且还极其推崇天主教。他希望自己也能成为天主教徒，为此苦闷不已。

再看忍室所皈依的禅宗。这个宗教肯定人生的所有一切，在此基础上试图达成自己一个人的开悟，实现此目的的手段就是坐禅，仅在观念层面上追求个体的安心。说到生死顿悟这些，在我们外人看来，能称得上禅宗高僧的那些人必是已经彻底开悟了，但越是高僧应该就越会明白，他们自己的悟道其实尚不成熟。即使是在悟道这一领域，佛教也没有任何实践，没有任何可具体把握的线索或依凭，他们并不清楚自己究竟是在做什么。

与之相对，沙勿略却是视贫穷为第一要义，以此来衡量自己的整个生命。而且，他决定为他人的幸福奉献出一切，毕生都在为此而努力着。

在那种有着明确实践目标的宗教面前，禅宗这类宗教意义尽失。越是高僧，就越清楚自己开悟的内容是何等空虚，忍室为此极其痛苦。

沙勿略回国之后，他的弟子、传教士阿尔梅达[19]来到日本。忍室拜托这位阿尔梅达说：

“我本人身为禅僧，拥有地位和名望，因此无法公然成为基督教徒，但能否请您为我施洗？另外，我是主公家菩提寺的住持，主公死了以后，我自己也必须葬入寺中。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只此一件还请务必网开一面。”

听到这里，阿尔梅达明确地回答说：

“那不可以。您还是把名誉、地位这些全部都舍去吧。如果不全部舍弃，就无法受洗。”

于是，忍室终究未能接受洗礼。阿尔梅达回国之后又重返日本，后来第三次到萨摩时，忍室已经离世。据说阿尔梅达从别人处获悉，

忍室死时曾留下遗言，说未能受洗就要死去，实属遗憾。

还有一个禅僧与天主教传教士往来的例子。方济各·沙勿略在见到忍室之后又去往丰后[20]，于是遇到了一位禅僧深田寺。其时深田寺看着沙勿略的脸径直问道：

“我此前曾在某个地方见过您。您觉得呢，有没有觉得我很眼熟？”

听闻此言，沙勿略很是吃惊。他一次也没见过这个日本人，根本就不认识，吃惊是必然的。于是沙勿略就回答说：

“不，我没有见过您。”

听到这个回答，深田寺大笑起来。而后他对偶然到访自家寺庙的另一位禅僧说：

“这个人说什么从未见过我，真是个大骗子。”

那位禅僧也是一副好像很懂深田寺话中奥妙的样子，但沙勿略却根本想不通。想不通是必然的，沙勿略逼问道：

“这件事听来实在奇怪。我从未撒过谎，现在也没有撒谎。为什么说我是骗子呢？”

面对追问，深田寺做出了如下回答：

“您这是在装傻呢。距今一千五百年之前，在比叡山，有一位商人从我这里拿走了大钱五百贯[21]，那不就是您吗？您要是忘了，那可就麻烦了。难道您真的忘记了吗？”

这其实就是禅门问答。

沙勿略的脑子里压根儿就没有这些东西，他并不懂任何禅门问答的要领。不懂也是应该的，这些本不是问题。所以，这名深田寺和尚大概是个惯会胡说八道的家伙。

于是，沙勿略问深田寺：

“您究竟多大年纪？”

深田寺回答说：

“我吗？我五十二岁。”

于是沙勿略追问道：

“一个五十二岁的人，竟然会在一千五百年前的比叡山上借给人家钱，这种说法不是太奇怪了吗？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您为什么要那样说话呢？”

这下就连禅僧也完全败下阵来。

说起来，禅中自有仅存在于禅的世界里的规则，在那些规则的基础上卖弄逻辑。一切都只在事先互相确认过规则之后才能成立，是这样一个世界。

比如，当有人问“佛是什么”时，“是无”“是干屎橛”，这样回答即可。

因为存在那样的规矩，所以问答双方都会摆出一副彼此心领神会的样子，但也不过是摆摆样子罢了。是真明白还是在装明白，不得而知。

所以，实际上佛就是佛，干屎橛就是干屎橛，当遇到这种正常的逻辑时，禅门那套逻辑完全起不到任何作用。那么，究竟何种力量才能从根本上推翻这种极其普通的逻辑呢？这种力量在哪里呢？答案在于必须把实践与思想结合起来，做到知行合一。

可是，对禅僧来说这种生存方式却很难实现。禅僧这些人总是用那些事先定好的观念在思考问题，陷于观念之中，没有任何实践。他们一直在观念的世界里摸索，依靠智力去参悟，但究竟自己有多少实力呢，没有人知道。所以，当遇到天主教僧侣那样拼尽全力去实践的宗教人物时，在那些务实的行动面前，禅僧们感受到了莫大的威胁。他们感受到了自己的无力和酸腐。于是，信仰禅宗的那些人，尽管是僧侣却会背叛禅宗改投天主教，这种现象当时一度盛行。改宗的人数

比今天我们所能想到的还要多很多。在今天看来，这样的事情让人惊讶，但事实就是如此，有史料记录为证。

在经历了和深田寺的问答之后，沙勿略离开鹿儿岛去往山口。

在山口传教之后，沙勿略继而奔赴京都。当时的京都正是打仗打得最厉害的时候，处在一片混乱之中，就连日本这个国家的主权究竟在谁手里都不甚明了。这也让沙勿略茫然无措。但是，凭着传教士特有的执着和不懈搜寻，他终于发现了足利将军[22]逃亡的踪影，抓住机会请求将军允许他在日本传教。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件艰苦卓绝的工作，但不管怎样沙勿略确实做到了，从这里也能看出天主教僧侣的实践能力的确很强。

可是，对于沙勿略的传教请求，足利将军的态度却很是奇怪。当时沙勿略的穿着与乞丐无异。一见之下，怎么看都是一个穷酸寒碜的僧侣，丝毫没有高僧该有的样子，威严荡然无存。这令将军大失所望。于是将军质问道：

“你对我提出了那样的请求，那么你有没有带礼物来呢？”

沙勿略回答说：

“礼物放在山口了。到这里需经长途跋涉，所以没有带过来。”

听到这里，将军即出言拒绝道：

“没有礼物可不行。”

沙勿略闻言只好放弃，返回山口。有此经历之后，沙勿略心想———时局如此混乱，即使见到将军也没什么意义，见了也是白见。礼物还是不要送给将军了，还是送给山口的领主吧。

沙勿略打定主意要把礼物呈给山口的领主，因为前面在将军那里吃了亏，所以这次他很是注意穿着打扮。

他身着华美亮丽的衣衫，拜见山口领主并献上礼物，领主被其堂堂威容打动，心下很是尊敬。于是他很快就拿到了传教许可。可见，

盛装和礼物起了作用。

说来也巧，那时候刚好有一艘葡萄牙商船来到了前面提过的丰后那里。说得再具体点儿，是到了丰后国中紧挨着府内[23]的一个叫臼杵[24]的地方。

这艘葡萄牙商船上的人们听说东方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正在山口境内，就决定试着邀请一下。见过使者之后，沙勿略直奔臼杵而来。整艘商船为之沸腾，那位东方传教士来啦，大家口口相传，全员盛装出迎。

但是，沙勿略这边是什么情况呢？他还是一如既往，一副乞丐模样，既未骑马也未乘轿，徒步而来。如果只是这样倒也还好，可沙勿略又在旅途中罹患热病，身体发烧再加上乏累，摇摇晃晃步履蹒跚。

大家建议说：

“您还是上马吧。”

可沙勿略就是不听。没有办法，那些盛装出迎的人本来都骑着马呢，这下只好都翻身下马，一个接一个跟在沙勿略身后，排成一条长队缓步前行。就这样终于走到了葡萄牙商船停靠的地方，刚一到达，葡萄牙商船就连放六十三炮来欢迎他。

臼杵城内一片震惊，以为是葡萄牙航船和海盗打起来了，于是他们赶紧出动军队，慌慌张张前去救援。赶到之后一问才知并非如自己所料，说是今有传教士驾到，鸣放的是礼炮。赶来的家伙们自是非常吃惊，回去如实地向城内汇报。

臼杵的领主听了之后发话说，既然是如此受人尊敬的一位传教士，那我一定要见上一见。于是使者再度飞身来报，沙勿略前去拜见臼杵主公。

这位主公就是大友义镇，后更名为大友宗麟[25]。这次会面的场景实在是不得了，葡萄牙商船一行摆出的阵容超级豪华。

首先队伍最前面是一排整整齐齐的乐队，然后是一群葡萄牙人身上穿着金丝缎银丝缎的华美服装，威风凛凛列队骑在马上。再后面是沙勿略坐在车上，船长带着满满当当的特产跟在他的后面，浩浩荡荡开将进来。

沙勿略献上带来的土产，行拜见之礼。他那堂堂威仪让大友宗麟感动不已，当即下令允许基督教传教。不仅如此，看到这样的景象，有人当场就决定改宗。

当时沙勿略做了约一个小时的说教，短短一个小时之内改宗的人接二连三地出现。或许这会让人略感惊讶。在那之后基督教的传播也是非常之快。总之，刚开始时的速度确实不得了。

由此看来，如果不表现得威风凛凛、气势十足，日本人就不会相信自己，更不会给予尊敬。而且，如果不拿出赠品，不献上礼物，事情也无法顺利推进。沙勿略看透了这一点，并把这所有一切都报回自己的祖国。

沙勿略还在信中写道，日本人的文化非常先进，日本国民求知欲旺盛，重视名誉，宽宏大度，非常诚实，但同时据说他们的好奇心也极强。如果带上一些珍稀的东西前去，应该能够勾起日本人的好奇心，让他们觉得很有吸引力，带着黑人一起去应该是个好主意。

有一次，葡萄牙人带着这里面的一个黑人去见织田信长。信长看到这个黑人很是吃惊。信长这个人非常理智，是一个日本少有的颇具现代知性的人物。他觉得这像是假的，就让黑人脱光衣服，连兜裆布都取下来，用手触摸黑人的身体，但无论如何还是不明白。于是又用热水洗，还是没有掉色。看来这是真货，于是信长让一同前来的教士把这个黑人让出来，命他做个司茶小和尚供自己使唤。

上面这段在日本也有所记载。后来本能寺之变时，这个司茶小和尚拔刀奋战，本能寺陷落之后又跑到信长之子信忠[26]的二条城那里，与明智方军队交战。明智军把他的战刀夺下来扔掉，说我们不杀你这样的人。于是做了俘虏被带到明智光秀那里去，光秀见他不是日本人就下令放了他，由此他重新回到了教会。这段记录流传至今。

话说到一半，还根本没有讲完，不过时间已经到了。也没有什么结论，就此打住。

———一次关于历史的讲演·终———

《历史小说》创刊号、第一卷第二号，1948年10月1日、11月1日发行

---

[1] 织田信长（1534—1582），战国时代的武将。一生征战，力图统一日本。1582年6月2日，征途中的织田信长宿在京都本能寺时，遇家臣明智光秀谋反，织田信长被迫自杀，是为“本能寺之变”。

[2] 法华宗本门流的寺庙，位于京都市中京区。始建于1415年。

[3] 《信长记》：江户初期的传记文学。小濑甫庵著，共15卷，1622年刊行。

[4] 本城惣右卫门，生卒年不详，战国至江户时代的武士。因写有《本城惣右卫门笔记》而为人所知。该《笔记》作于1640年左右，是本能寺之变当事人留下的唯一一册一手史料。

[5] 天文是日本战国时代后奈良天皇时候的年号，自1532年7月29日到1555年10月23日。

[6] 1336年足利尊氏在京都建立武士政权，日本进入室町幕府时代。1573年第15代将军足利义昭被织田信长放逐，足利幕府终结。

[7] 种子岛是位于鹿儿岛县大隅半岛南方海域的细长岛屿，步枪由此传入日本。

[8] 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意大利旅行家，著有《马可·波罗游记》。

[9] 意大利语，马可·波罗在游记中用于指称日本。英语的“Japan”即源于该词。

[10] 方济各·沙勿略（Francois Xavier，1506—1552），出生于西班牙，耶稣会创始人之一。葡萄牙派至亚洲的天主教传教士，最早将天主教传播到亚洲的马六甲和日本。

[11] 依纳爵·罗耀拉（Ignatius Loyola，1491—1556），西班牙贵族，耶稣会创始人。

[12]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德意志宗教改革领袖，基督教新教路德宗创始人。

[13] 弥次郎，生卒年不详，或为1511—1550前后，萨摩（今鹿儿岛县西部）人。有人认为他是有史料记载的第一位入基督教的日本人，把方济各·沙勿略从马六甲带到了鹿儿岛。

[14] 果阿（Goa）位于印度西海岸，16世纪以来被葡萄牙占领，1961年回归印度。

[15] 八幡船是室町到战国时期在朝鲜和中国沿海出没的日本海盗船，后世用以指称倭寇。

[16] 岛津贵久（1514—1571），战国时期的武将，萨摩人。

[17] 福昌寺是曾存在于鹿儿岛县鹿儿岛市的曹洞宗寺庙，萨摩藩主岛津氏的菩提寺。1869年明治初期的废佛毁释运动中被毁。

[18] 忍室文胜（？—1556），日本战国时代曹洞宗僧人，1545年任福昌寺住持。俗姓萩原，谥号佛照大圆禅师。

[19] 路易斯·德·阿尔梅达（Luís de Almeida，1525—1583），葡萄牙人，商人、医生、耶稣会士。

[20] 丰后是日本旧国名，相当于现在的大分县。

[21] 贯：旧货币单位，1贯等于1000文。

[22] 室町幕府第13代将军足利义辉，1546—1565年间在将军位。

[23] 府内是大分市的古称，当时是丰后国最大的城市。

[24] 位于大分县东南部，临臼杵湾。

[25] 大友宗麟（1530—1587），名义镇，战国时期武将，丰后领主。保护基督教，自己也受洗入教。

[26] 织田信忠（1557—1582），安土桃山时代的武将，织田信长的长子。本能寺之变时兵败自杀于妙觉寺。

附录 坂口安吾文学年谱

1906年（明治三十九年）／1岁

10月20日，出生于新潟县新潟市西大畑町28番户（现新潟市中央区西大畑町579号），在父亲仁一郎的十三个子女中排行第十二，上有四兄（二人早夭）七姊，下有一妹。由于出生于丙午年，又是第五子，故得名“炳五”。

1911年（明治四十四年）／6岁

进入西堀幼儿园就读，但厌恶刻板的幼儿园生活，时常逃学，漫无目的地闲逛于陌生的街道。是年起，母亲的歇斯底里症状加重。

1913年（大正二年）／8岁

进入新潟寻常高等小学就读，被称作正义感强烈的孩子王。通过读书，对猿飞佐助的忍术、马庭念流的剑术产生强烈兴趣，暗自研究忍术的修炼方法。

1917年（大正六年）／12岁

由于母亲爱吃蛤蜊，于暴风雨中下海捉蛤，没有获得任何感谢，反而遭到严厉训斥。

1919年（大正八年）／14岁

进入县立新潟中学就读，在同学的推荐下开始阅读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的作品。

1921年（大正十年）／16岁

近视加重，成绩下滑，频繁逃学，最终留级。同时对教师、高年级学生及学校的军事化管理表现出强烈的反抗态度。汉文教师对其极为不满，称：“你配不上‘炳五’这个名字，既然你看不清自己，以后就叫‘暗吾’吧。”同学中开始流传“Ango”的称呼。

1922年（大正十一年）/ 17岁

成功进入三年级，但逃学习性不改，终因成绩过差及打架事件等，被迫转入东京的丰山中学，与父亲、兄嫂等共同居住。在自传体小说《何处去》中，有一段逸话：“新潟中学三年级的夏天，我被开除了学籍。那时，我在课桌掀盖的背面刻下了一段装模作样的文字：余将成为伟大的落伍者，有朝一日重现于历史之中。”而在晚年的访谈中则改口称，刻下文字的位置是“柔道馆的板窗”。

在丰山中学就读期间，开始对宗教、哲学产生兴趣；喜读石川啄木、北原白秋的短歌，并尝试创作。逃学猖獗，依然如故。

1923年（大正十二年）/ 18岁

对佛教兴趣日益加深，并开始接触巴尔扎克等西方作家的作品。

初次尝试文学翻译。据自传体小说《风、光与二十岁的我》：“他（一名拳击手同学）让我翻译了一篇拳击题材的小说，以他的名义发表在《新青年》上，题目叫《人心收揽术》。那其实是我的译文。他本来说‘稿费一张三块钱，分你一半’，后来支支吾吾找借口，一个子儿也没给我。”

是年，父亲仁一郎病逝。

1924年（大正十三年）/ 19岁

尝试创作戏曲，未能完成。对文学怀有憧憬，但没有创作的自信。投身于田径等体育运动，获得优异成绩。

1925年（大正十四年）/ 20岁

自丰山中学毕业，成为荏原寻常高等小学下北泽分校的教员，教授五年级学生。进一步接触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正宗白鸟、佐藤春夫的作品，西方作家中尤喜契诃夫。

与同乡文学青年伴纯相熟，前往山中小屋，打算隐居一夏，旋因不堪条件艰苦而作罢。

1926年（昭和元年）／21岁

对佛教的向往日益强烈，辞去教员一职，进入东洋大学，专攻印度哲学。在此期间大量阅读佛教及哲学相关书籍，每日仅睡四个小时。

1927年（昭和二年）／22岁

由于长期睡眠不足，陷入神经衰弱。期末考试期间遭遇车祸，头部撞在水泥地上，头盖骨出现裂纹，此后开始出现抑郁症状。开始学习梵语、巴利语。

得知芥川龙之介自杀，深感震惊。

参与东洋大学罢课事件。

1928年（昭和三年）／23岁

进入Athénée Français [1] 初等科就读，专攻法语。远离东洋大学罢课纷争，产生颓废派倾向。

这段时期初次尝试创作小说。据自传体小说《小山羊的记录》：“我写下了第一篇小说。当时并不是希望成为小说家，只是读了契诃夫的某个短篇，情绪激动难以平息，于是自己也试着创作，用了一个晚上，写出那么一篇。现在情节都忘光了，只记得主人公是位老人。小说本身未必多好，当时带给我的只是一种快感：纵笔如飞，行云流水，一个晚上笔记本写得满满当当。”

1929年（昭和四年）／24岁

在Athénée Français升为中等科，嗜读法国作家莫里哀、伏尔泰、博马舍。产生前往法国留学的念头，终因担心精神不稳定而作罢。

1930年（昭和五年）／25岁

在Athénée Français升为高等科，东洋大学毕业。在报纸上看到某酒馆招聘经理，认为酒馆经理不需要强颜欢笑，不会因表情僵硬而被上司训斥，属于适合自己的工作，瞒着家人偷偷前往应聘；于面试中发现完全不能胜任，主动要回简历，狼狈离开。

与葛卷义敏（芥川龙之介外甥，于Athénée Français相识）、长岛萃等共同创办同人杂志《语言》，并于创刊号发表翻译文章《关于普鲁斯特的速写》。

1931年（昭和六年）／26岁

处女作《寒风中的酒窖》发表于《语言》第二号。葛卷义敏因整理芥川遗稿，与出版社岩波书店合作密切，在葛卷的努力下，《语言》改名《青马》，由岩波书店创刊。

《风博士》发表于《青马》创刊号，获小说家牧野信一高度评价，自此登上文坛，并与牧野保持密切来往。受牧野之邀，于杂志《文科》连载长篇小说《竹林之家》。

1932年（昭和七年）／27岁

二月，于《文艺春秋》发表《蝉》。

三月，于《青马》第五号发表《论FARCE》。《青马》停刊。

对创作方向感到迷惘，决定走上“小说家”而非“诗人”的道路，从而与牧野产生意见分歧。

与酒吧“温莎”的女招待坂本睦子关系暧昧，以此为契机，与同样追求睦子的中原中也相识，结下深厚友谊。

于“温莎”结识女作家矢田津世子。

1933年（昭和八年）／28岁

二月，于《文艺春秋》杂志发表《小房间》。

三月，与矢田津世子关系急剧升温。与矢田一道受邀，加入半同人杂志《樱花》。

六月，由于经费问题，与矢田等共同退出《樱花》。

八月，与矢田等创立“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会”，因成员反响冷淡，一个月后终止。

十一月，于《行动》发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巴尔扎克》。

1934年（昭和九年）／29岁

一月，因长岛萃病逝，深受打击。

二月，于《纪元》发表《长岛之死》，后改题为《关于长岛之死》。

四处旅行。与矢田关系若即若离。

染上淋病，经井伏鳟二传授秘方，治愈。

1935年（昭和十年）／30岁

春，通过在竹村书房担任编辑的中学同学大江勋，参与《司汤达选集》的策划工作。

五月，于《作品》发表评论《拒绝枯淡的风格》，批评德田秋声，收到德田之弟子尾崎士郎的斗酒挑战，喝至吐血乃止。自此与尾崎结下终生友谊。

六月，由竹村书房出版第一本单行本《黑谷村》。

八月，于《文艺春秋》发表《渴望逃避的心》。

九月，开始创作以矢田为女主人公的连载小说《狼园》。

1936年（昭和十一年）／31岁

一月，《狼园》于《文学界》正式发表。数年未见的矢田登门，两人正式表明恋情，急剧陷入爱河，但持续未及一个月，终以分手作结，自此再无来往。

三月，《狼园》连载至第三期，作罢。牧野信一自杀，闻讯后深受打击，前往小田原奔丧。

五月，于《作品》发表《牧野先生之死》。重新染上淋病。

六月，开始构思野心勃勃的长篇小说《吹雪物语》。

夏，受竹村书房邀请策划一套法国文学丛书，未成；与尾崎士郎计划创办同人杂志《大浪漫》，终因稿件不足而作罢。

秋，受记者北原武夫之邀，不时于《都新闻》发表匿名评论。

十一月，正式开始《吹雪物语》的创作。

1937年（昭和十二年）／32岁

二月，为潜心创作《吹雪物语》，前往京都嵯峨投奔朋友隐岐和一，受到隐岐热情招待。

四月，加入同人杂志《文学生活》，不久停刊。

因金钱紧张，多次向朋友借钱。

年底，《吹雪物语》初稿基本完成。

1938年（昭和十三年）／33岁

一月，于《文学界》发表《在女占卜师面前》。

六月，《吹雪物语》打磨完成，回到东京。外甥女村上喜久投河自杀。

七月，《吹雪物语》由竹村书房出版。亲自撰写宣传语，并在信中向出版社表示："我相信，本作拿下一两个文学奖不成问题。"最终反响不大，销量平平，自此进入失意时期。

十一月，于《都新闻》发表《侦探之卷》。

1939年（昭和十四年）/ 34岁

二月，长兄献吉就任新潟报社董事。参加文人围棋会比赛，获胜，甚感自豪。

五月，为构思新的长篇小说，移居至茨城县取手町，在当地医院的一间屋子里生活。

八月，取手发生洪水，见义勇为，救助落水少年。

1940年（昭和十五年）/ 35岁

一月，受三好达治之邀，前往小田原市三好家别墅居住。在三好的推荐下，对日本天主教历史产生兴趣。

七月，于《文学界》连载《不惜性命》，亦是历史小说创作的初次尝试。

十二月，加入同人杂志《现代文学》。

1941年（昭和十六年）/ 36岁

与《现代文学》同人平野谦、荒正人等集会，阅读侦探小说，进行"猜犯人"游戏。《不连续杀人事件》的构思萌芽于此。

五月，为创作长篇历史小说《岛原之乱》，前往九州取材旅行。

七月，小田原市连日暴雨，早川决堤，三好家为洪水所淹；借居之别墅遭到损毁。

八月，因报社整合，成立新潟日报社，长兄献吉任董事兼副社长。得知小田原洪水消息，写信请求将铺盖及书籍寄回，惹怒因洪水而焦头烂额的三好。

十月，于《现代文学》发表《岛原之乱杂记》。

1942年（昭和十七年）/ 37岁

二月，母亲去世。于《现代文学》发表代表作《日本文化之我见》。

五月，完成《天草四郎》，约四万字，因不够满意，终未发表。

夏，在研究“岛原之乱”的过程中，对宫本武藏产生兴趣，准备撰写相关历史小说。

十一月，因“一县一纸”报社整合，成立新潟日报社，献吉任专务董事。

十一月至十二月，于《文学界》连载《青春论》；由于《青春论》后半部分主要围绕宫本武藏展开，故放弃撰写相关小说，重新回到《岛原之乱》的创作中。

1943年（昭和十八年）/ 38岁

一月，于《现代文学》发表《五月的诗》。

三月，于《现代文学》发表《讲谈先生》。

七月，于《现代文学》发表《卷首随笔》。

九月，于《现代文学》发表《二十一》。

十月，短篇作品集《珍珠》由大观堂出版，由于部分内容与军国主义精神不合，被勒令禁止再版。

《岛原之乱》写作不顺，转而创作历史小说《黑田如水》。

1944年（昭和十九年）／39岁

一月，因战时出版规制，《现代文学》停刊；于终刊号发表《黑田如水》，并以该作为原型，开始创作中篇小说《二流之人》。

三月，矢田津世子病逝。

为逃避劳力征用，成为日本映画社的非正式员工。接受日映委托，至次年前后共创作三部剧本———《大东亚铁路》《阿图岛》《黄河》，皆未拍摄。

九月，献吉就任新潟日报社社长。

1945年（昭和二十年）／40岁

一月，应《新文学》所托撰写随笔一篇，杂志方面惧怕审查，拒绝发表。

四月，空袭愈演愈烈。献吉提议回乡避难，拒而不从。

八月，日本投降。

十一月，与尾崎士郎商议创办同人杂志《风报》。GHQ（驻日盟军总司令）大幅追查战犯，献吉因惧怕而辞去新潟日报社社长一职。

十二月，尾崎士郎被GHQ战犯事务所调查，为尾崎辩护。

1946年（昭和二十一年）／41岁

四月，于《新潮》发表《堕落论》，一跃成为流行作家。

五月，因意见未能统一，退出《风报》创刊。

六月，于《新潮》发表《白痴》。

十月，于《新生》发表《战争与一个女人》，经GHQ审阅，删减大部分内容。于《新潮》发表《颓废文学论》。

十一月，参加座谈会“现代小说畅谈”，太宰治、织田作之助与会，是为“无赖派”三位代表作家首次会面。

十二月，出席江户川乱步主办的推理作家＆爱好者定期集会“周六会”，讲述自己的侦探小说观。

1947年（昭和二十二年）／42岁

一月，织田作之助病逝。因过度悲痛，未能出席葬礼。于《新时代》发表《家康》。于《近代文学》发表《戏作者文学论》。

二月，于《东京新闻》连载《花妖》，持续四个月后遭到腰斩。

三月初，于酒吧“千岁”结识二十四岁的梶三千代，雇用三千代为秘书，每周上门，不久进入半同居状态。

四月，三千代盲肠炎引发腹膜炎，住院。

六月，加入同人杂志《文学界》。三千代出院，两人正式同居。应母校东洋大学之邀，进行约一小时长的演讲。于《新潮》发表《教祖的文学》。于《肉体》发表《盛开的樱花林下》。

七月，于《光》发表《玩具盒》。于《妇人文库》发表《恶妻论》。

八月，于《日本小说》连载《不连续杀人事件》，附有“猜犯人悬赏”，引起广泛关注。

十月，于《爱与美》发表《替青鬼洗兜裆布的女子》。

1948年（昭和二十三年）／43岁

一月，于《风报》发表《献给天皇陛下的话》。思索社出版《二流之人》。

三月，针对一月发生的帝国银行抢劫案，于《中央公论》发表《论帝银事件》。

四月，上书首相芦田均，为被GHQ开除公职的尾崎士郎辩白，未果。

六月，太宰治殉情自杀，为躲避蜂拥上门的媒体记者，前往热海小住。招待《不连续杀人事件》责编渡边彰饮酒，因酒质粗劣导致渡边肺病复发，为表歉意，将连载所得全部赠予渡边。

七月，三千代发表《安吾先生的一天》，其中提到安吾写给自己的遗书。观战本因坊—吴清源十番棋，于《读卖新闻》发表《本因坊—吴清源十番棋观战记》。于《新潮》发表《不良少年与基督》。进行题为《欧洲式性格　日本式性格》的演讲。

八月，于《ALL读物》发表《太宰治情死考》。于《季刊作品》发表《织田信长》。抑郁症加重，开始大量服用Adorm。

十月，出现幻视幻听，开始创作长篇小说《火》。于《人间喜剧》发表《战争论》。

十二月，晚星社出版单行本《不连续杀人事件》。

1949年（昭和二十四年）／44岁

一月，于《宝石》发表《评〈刺青杀人事件〉》。

二月，《不连续杀人事件》获侦探俱乐部奖。产生Adorm依赖症，不时出现疯狂之举。前往东京大学附属医院神经科住院。

三月，接受持续睡眠疗法，病情逐渐恢复。

四月，遭蒲田税务局认定税金滞纳，因住院暂缓执行。向税务局提出异议申请。出院。

六月，作为评委出席第21届芥川奖评选，获奖者为由起繁子、小谷刚二人。对由起繁子的作品尤加赞赏。

八月，Adorm依赖症复发，遭池上警察署拘留。接受医生建议，前往伊东疗养地居住。

十月，于《作品》发表《小山羊的记录》。

十一月，于《文艺春秋》发表《战后新人论》。于《近代文学》发表《体育·文学·政治》。

1950年（昭和二十五年）/ 45岁

一月，于《文学界》发表《肝脏先生》。于《文艺春秋》连载《安吾巷谈》。参加第22届芥川奖评选。

二月，前往小田原观看竞轮，采访选手取材。

三月，三千代怀孕，后堕胎。于《文学界》发表《由起繁子，做个利己主义者》。

四月，于《新潮》发表《推理小说论》。于《讲谈俱乐部》发表《投手杀人事件》。

五月，于《新潮》连载《我的人生观》。

八月，参加第23届芥川奖评选。

十月，于《小说新潮》连载《明治开化安吾捕物帖》。

1951年（昭和二十六年）/ 46岁

二月，《安吾巷谈》获文艺春秋读者奖。于《新潮》发表《战后合格者》。

三月，于《新潮》发表《人生三大愉悦》。于《文艺春秋》连载《安吾新日本地理》。

四月，于《ALL读物》连载《安吾人生谈》。

五月，旁听“查泰莱公审”。旅行取材期间，家中藏书被税务局查封。

六月，前往东京国税局，吊销藏书查封处分。

八月，于《新潮》发表《孤立杀人事件》。

九月，观看竞轮比赛时，认为存在作弊现象而进行告发，因证据照片不够清晰，遭到驳回。于《新潮》发表《战后文章论》。

十一月，大量服用Adorm，出现幻觉。

1952年（昭和二十七年）/ 47岁

一月，旁听“查泰莱公审”判决，作《查泰莱旁听记》。于《新潮》连载《安吾行状日记》，于《ALL读物》连载《安吾史谈》。

六月，于《新潮》发表《夜长姬与耳男》。

九月，于《新潮》发表《输血》。

十月，于《新大阪》连载长篇历史小说《信长》。于《文学界》发表《军备已无用》。

1953年（昭和二十八年）/ 48岁

一月，于《西日本新闻》连载《明日天晴》。

三月，因《新大阪》擅自转载连载中的《明日天晴》，怒而拒绝继续连载《信长》。于《小说新潮》发表《都会中的孤岛》。

四月，于《文艺春秋》发表《牛》。

六月，于《文艺春秋》发表《枭雄》。于《小说新潮》发表《选举杀人事件》。

七月，参加第29届芥川奖评选。

八月，长子纲男出生，与三千代正式办理结婚手续。于《讲谈俱乐部》发表《山神杀人》。

十二月，于King发表《小镇二天才》。

1954年（昭和二十九年）/49岁

一月，参加第30届芥川奖评选。于《讲谈俱乐部》发表《年糕作祟》。

二月，《不连续杀人事件》由春阳堂书店再版。

五月，于《小说新潮》发表《女剑士》。

七月，于《小说新潮》连载《左近之怒》。

八月，于《知性》连载《真书太阁记》，未完。

十月，于《别册小说新潮》发表《灵异杀人事件》。

各地取材旅行。

1955年（昭和三十年）/50岁（未满）

二月十一日，前往高知取材旅行。十五日，回到东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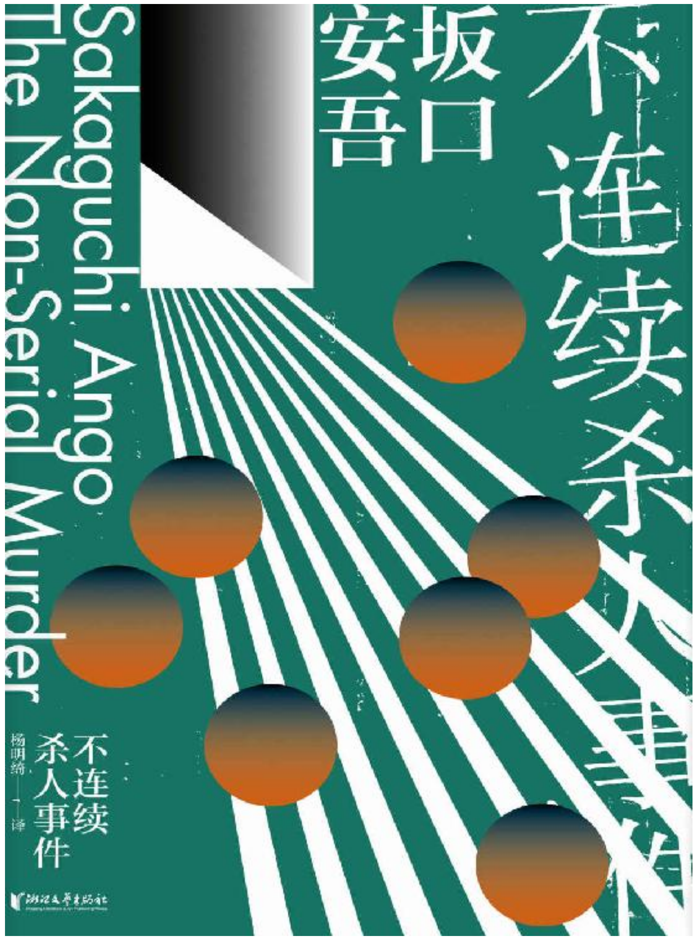
十七日晨，突发脑溢血，骤然离世。

二十一日，于东京青山殡仪馆举行了无宗教仪式的葬礼。

五月，百日法事，文坛相关人员到场约一百五十人。

---

[1] Athénée Français，日本著名语言学校，法国人Joseph Cotte于1913年创办，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主要教授法语、拉丁语、希腊语等，许多知名文人曾在此学习。


不连续杀人事件
坂口安吾
Sakaguchi Ango
The Non-Serial Murder
不连续杀人事件
杨明绮——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连续杀人事件 / （日）坂口安吾著；杨明绮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9.7

ISBN 978－7－5339－5641－7

Ⅰ.①不… Ⅱ.①坂…②杨… Ⅲ.①推理小说—日本—现代 Ⅳ.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55720号

策划：邵劼

责任编辑：邵劼

营销编辑：张恩惠

封面设计：人马艺术设计·储平责任印制：吴春娟

不连续杀人事件

［日］坂口安吾　著

杨明绮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310006

网址：www.zjwycbs.cn

经销：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字数：177千字

印张：9.75

插页：6

版次：2019年7月第1版　2019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339－5641－7

定价：4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Sakaguchi Ango

坂口安吾作品系列·读者圈

扫码短评即可获得免费赠书

- 不连续的事件，连续的谜
- 登场人物
- 一、丑恶万分的人际关系
- 二、意外的访客
- 三、不速之客
- 四、第一位被害者
- 五、猫铃
- 六、第二桩命案
- 七、身为侦探小说迷的老政客
- 八、唯一的不在场证明
- 九、火葬归途
- 十、疯子大集合
- 十一、从火葬场回来的路上
- 十二、驼子诗人为何惨遭毒手
- 十三、圣女竟然也是个说谎高手
- 十四、圣女的最后晚餐
- 十五、糖罐与光一的戏法
- 十六、歌川家的秘密
- 十七、不连续杀人事件
- 十八、第七个人
- 十九、不在场证明的比较
- 二十、头号嫌疑犯
- 二十一、密会、拷问与拘提
- 二十二、“八月九日宿命之日”
- 二十三、最后的悲剧
- 二十四、凶手现形？
- 二十五、致命失误
- 二十六、死命苦斗
- 二十七、不合理的心理反应
- 二十八、最终铁证
- 附录 坂口安吾文学年谱

不连续的事件，连续的谜

———《不连续杀人事件》导读

坂口安吾（1906—1955），本名炳五，出身于新潟县乡绅家庭。父仁一郎，众议院议员，以笔名“阪口五峰”活跃于汉诗诗坛。坂口家人丁兴旺，安吾上有十一位兄姊，下有一妹，身为幺子却不得父母宠爱。在自传体小说《石头的思绪》中，安吾回忆童年：

除了磨墨，父子俩再无任何交集，出了书房，甚至一年到头难得碰面。……母亲患有严重的歇斯底里，而她的怒火全部撒在了我的头上。

淡漠的童年培养出乖僻的性格，少年时期的安吾逃学、打架，同时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东洋大学就读期间，安吾读书废寝忘食，并熟练掌握了法语；毕业后，与朋友创办同人杂志，发表翻译作品。25岁时，以短篇小说《风博士》获文坛前辈牧野信一赏识，登上文坛。

安吾登上文坛后，十五年间勤奋创作，持续发表作品，但未能受到充分关注，有时甚至青黄不接，须向朋友借钱维持生计。1946年，发表《堕落论》及短篇小说《白痴》，一跃成为畅销作家，与太宰治、织田作之助等一道被称作“新戏作派”，又称“无赖派”。

战后十年间，安吾笔耕不辍，除纯文学外，亦涉足历史小说、推理小说领域。1955年，因突发脑溢血，于家中骤然离世。

在开始推理小说的创作之前，安吾已是一位狂热的侦探推理爱好者。在《我的侦探小说》一文中，安吾称：

我从年少时起就很喜欢侦探小说，最近托战争的福，日本出版的所有侦探小说几乎都被我读了个遍。

所谓“托战争的福”，是指“二战”期间，娱乐场所歇业，杂志休刊，安吾无处发表小说，只能读书自娱，消遣时日。而侦探小说与其他文学相比，又多出一点社交性质的内容：

当时我们有一个叫作《现代文学》的同人杂志，其中有几个侦探小说爱好者，大家就开始一起玩“猜凶手”游戏。

玩法很简单：将小说的结尾部分剪掉或是封起来，大家传阅之后推断凶手是谁。猜得最准的是平野谦；大井广介、荒正人的水平虽然没那么惊人，却也比我强———我只有两次完全猜中。

当然，安吾往往不那么谦逊。他从自己“只有两次完全猜中”的事实中得出一个结论：日本作家的创作当中，根本没有适合“猜凶手”的作品。换言之，安吾认为，当时日本的侦探小说只是主打悬疑色彩，推理性不强，无法实现作者与读者的“斗智”，不足以构成一场公平的“解谜游戏”。

“斗智”与“解谜游戏”是安吾每每强调的两个概念。战时的“猜凶手”游戏刺激了安吾的创作欲望，他决定与读者共享斗智的乐趣，创作一部公平的解谜游戏，也就是您手中的这本《不连续杀人事件》。

《不连续杀人事件》自1947年8月起于杂志《日本小说》连载，共七回，次年出版单行本，并于1949年2月荣获第二届“侦探作家俱乐部奖”（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江户川乱步评价本作称：

日本纯文学作家创作侦探小说，除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两位的少数作品之外，无甚可观……（本作）彻底打破了这一定论，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等侦探作家亦为之一惊。

不过，如果读者冲着纯文学作家的名头，期待在小说中读到优美的文笔，或许会感到一丝失望。安吾在画面营造、气氛渲染方面无疑

是大师，《盛开的樱花林下》可见一斑；而在《不连续杀人事件》中，安吾刻意抑制文学方面的要素，专注于解谜游戏的公平性与可行性。

安吾生性爱憎分明，在文学方面，提出的观点往往也充满个性。可以说，《不连续杀人事件》正是安吾对自身推理文学观念的一次完美践行。

安吾曾总结出几点解谜游戏的“规则”，以此作为评断推理小说高下的标准，总结而言：

1.谜题的设置不应要求读者具备某种专业知识；确有必要时（如使用了特殊性质的毒药），须提前向读者告知。

2.谋杀手段尽量简单，复杂的物理机关不可取。

3.登场人物各式各样，人人都有作案的可能。

4.杀人动机必须合情合理，且不得事先向读者隐瞒。

同时，安吾极度反对“炫学派”与“艺术论”。前者以小栗虫太郎为代表，安吾称他“侦探小说自身的素材贫乏，靠炫学来蒙混过关”；后者由木木高太郎提出，倡导侦探小说的艺术性，对此安吾认为，侦探推理文学真正的“艺术性”在于精炼，浪费笔墨大肆渲染惊悚气氛，恰恰是对“艺术性”的妨碍：

所谓的惊悚应该存在于事实之中，文章发挥的机能，只是将这一事实确切地表现出来而已。

《不连续杀人事件》严格履行以上标准，难怪安吾将其视为自信之作，连载伊始就向读者发出挑战状，并表示愿意“将这篇小说的解谜篇稿费，双手奉给能够找出犯人且推理正确的读者”。在每回的“附记”之中，安吾尽情展现了自己嬉笑怒骂的风格，精彩不下于小说本身。

对于本作，安吾甚为看重。当时有一封读者来信，自称是侦探小说作家，批判《不连续杀人事件》脱离现实———发生如此大型案

件，却没有警察署长、检察官等角色登场。安吾为自己辩护称，“现实”不同于对现实生活的简单模仿，对故事主干的推敲，要比无谓的描摹重要得多。

关于本作的悬赏金，据其夫人三千代叙述，背后还有一段小故事：

《不连续杀人事件》连载行将结束之际，安吾招待责任编辑渡边彰饮酒，因酒质粗劣导致其肺病复发，为表歉意，安吾将连载所得全部赠予渡边，只能自掏腰包支付奖金。

文人风流，已成往昔。历经半个多世纪，“不连续”的事件为一代又一代推理爱好者提供了一场连续的解谜游戏。希望作为读者的你，从中感受到那份斗智的愉悦。

（何中夏）

登场人物

歌川一马　　歌川家现任主人、诗人、歌川多门之子。

歌川彩华　　一马的现任妻子，任性奢华的贵夫人，学生时代曾向一马学诗。

歌川多门　　歌川一马之父，也是老政治家，过去曾叱咤政坛一时。

歌川珠绪　　多门与梶子夫人之女，一马的同父异母之妹。

歌川加代子　多门的私生女，体弱多病的孤傲美人。

南云一松　　多门的妹婿，由诸井护士照顾的中风老人。

南云由良　　多门之妹，亦为病弱老人。

南云千草　　一松与由良之女，个性扭曲的丑女。

坪田平吉　　原歌川家厨师，小餐馆“坪平”的店主。

坪田照代　　平吉的妻子。

望月王仁　　知名作家，个性狂暴无礼，异性关系复杂。

丹后弓彦　　作家，表面绅士的伪君子。

内海明　　　驼子诗人，似乎对千草小姐有好感。

三宅木兵卫　法国文学家，宇津木秋子的现任丈夫。

宇津木秋子　知名女作家，一马的前妻，木兵卫的现任妻子。

人见小六　　剧作家，个性别扭又小心眼。

明石胡蝶　　女演员，体态丰腴的女性，小六之妻。

土居光一　　画家，彩华夫人的前夫，厚颜无耻的拜金主义者。

矢代寸兵　　小说家，本书的第一人称。

矢代京子　　矢代的妻子，以前曾是多门的妾，也是加代子唯一的朋友。

海老冢晃二　　多门栽培的医生，目前在歌川家所在地的村落行医。

诸井琴路　　村子里的护士，个性十分冷酷的女人。巨势博士年轻侦探，学生时代曾拜矢代为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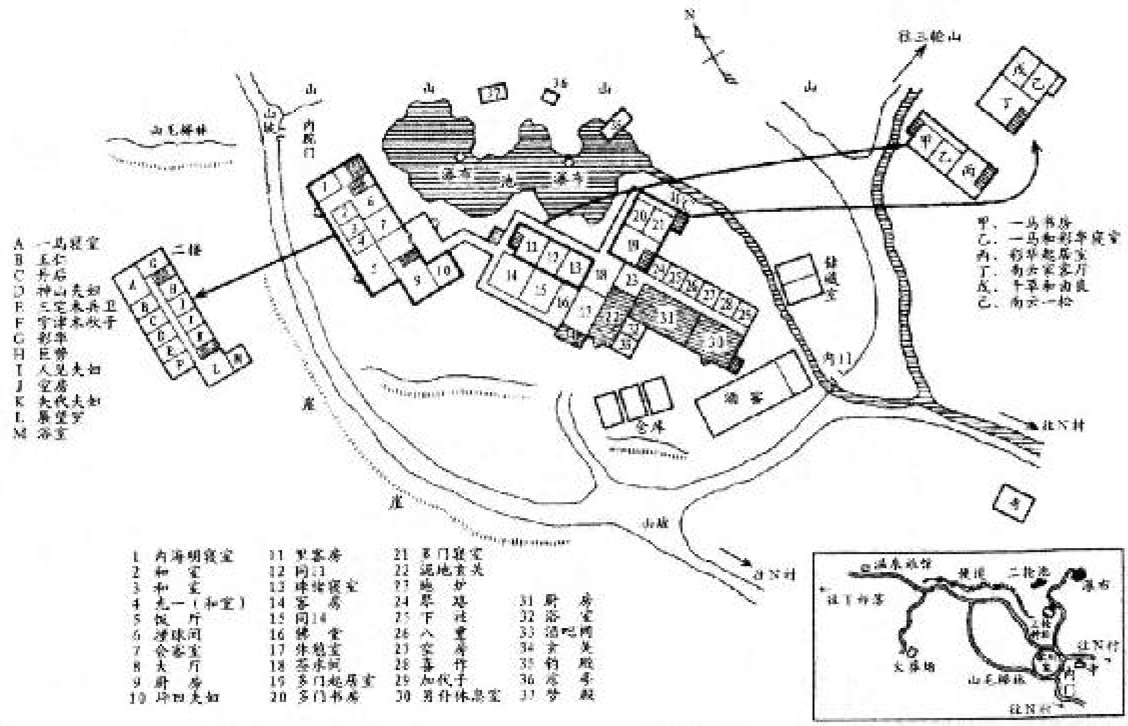
神山东洋　　律师，多门从政时的秘书。

平野雄高刑警　（“猎犬”警官）

荒广介刑警　（“狗鼻子”）

长畑千冬刑警　（“书呆子”）

饭冢文子女警　（“鬼点子”）



山
山毛榉林
山坡
内院门
瀑布
池
瀑布
往三轮山
二楼
内门
仓库
崖
崖
山坡
往N村
往N村
A 一马寝室
B 玉仁
C 丹后
D 神山夫妇
E 三宅东兵卫
F 宇津木秋子
G 彩华
H 巨势
I 人见夫妇
J 空房
K 矢代夫妇
M 浴室
甲、一马书房
乙、一马和彩华寝室
丙、彩华起居室
丁、南云家客厅
己、南云一松
1 内海明寝室
2 和室
3 和室
4 光一（和室）
5 饭厅
6 撞球间
7 会客室
8 大厅
9 厨房
10 印田夫妇
11 男客房
12 同11
14 客房
15 同14
16 佛堂
17 休憩室
18 茶水间
19 多门起居室
20 多门书房
21 多门寝室
22 泥地玄关
23 地炉
26 八重
27 空房
29 加代子
30 男仆休息室
31 厨房
32 浴室
33 酒吧间
34 玄关
35 钓殿
37 梦殿
二枚池
瀑布
山毛榉林
往N村
往N村

一、丑恶万分的人际关系

那是昭和二十二年[1]六月底的事，歌川一马邀我前往日本桥一家名为“坪平”的小餐馆碰面。坪平的老板坪田平吉以前是歌川家的厨子，平吉的妻子照代则负责跑堂。一马的父亲歌川多门喜好女色，虽然已有妻妾，却仍和风尘女子牵扯不清，甚至连女服务生都招惹；照代女士长得清秀可爱，自然难逃魔掌，听说她和坪田结婚时，一马的父亲还给了他们一笔开店资金。因为一马家位于东京的宅邸毁于战火，所以他每次上京都暂住坪平那儿。

“其实，我有个不情之请，想邀你这个夏天到我家暂住。”

一马家位于交通极为不便的山中，下了火车后，还要换乘公交车走个六里[2]山路，下车后还要步行将近一里才到。正因为地处偏僻，战时我们几名文坛好友曾经疏散到他家避难，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他家开酿酒厂，还能顺便品尝美酒。

“不如打开天窗明说好了。这月初，望月王仁那家伙突然来访，后来丹后弓彦和内海明也陆续来我家，说是我妹妹珠绪写信邀他们来避暑；因为是你，才敢家丑外扬。珠绪这丫头今年春天刚堕胎，但她不肯说孩子的爹是谁，也没人知道，加上我一个月几乎有一半以上都待在东京，就算想管也管不到。如你所知，望月是个粗暴、无礼又粗俗的家伙；丹后弓彦表面上犹如英国绅士般彬彬有礼，一本正经，其实骨子里傲慢自大，根本是个阴险乖僻的伪君子。只有内海明给人的感觉稍微好一点，可是他那驼背的丑样，根本没啥魅力吧！况且三个人聚在一起总是吵个没完，珠绪却觉得有趣，邀他们到家里做客，要是我，才不会给自己找麻烦。只见他们互相揶揄蔑视，那驼子还气得常常将餐盘摔到地上呢！他们之间基本不往来，要不是我发了几句牢骚，根本没办法耳根清净地好好看本书。

“这些话我没向任何人提过，大家都是之前因战事前来避难的旧识，况且东京这边的店家也大多歇业，不如去我那儿一起避暑，如

何？我看他们巴不得有人加入，我也算是求得解脱。虽说只是想排遣寂寞，但要我和那帮家伙同住一个屋檐下，真的快窒息了。对了，我还邀了木兵卫、小六他们，当然最希望你能来。其实木兵卫和小六都答应了。决定明天早上一起出发呢！”

“宇津木小姐也会同行吗？”

“当然，胡蝶小姐也会来。她还特地为此暂停夏季公演呢！”

知名女作家宇津木秋子目前和法国文学家三宅木兵卫交往；她是一马的前妻，两人在十分理智的状况下分手，加上又是文坛同好，因此分得还算干脆。不过，问题不是出在一马身上，而是望月王仁这家伙。避难时，还是一马原配的宇津木秋子便和木兵卫过从甚密。战后回到东京，两人经过协议，一马同意离婚。他原本就拿任性的秋子没办法，因此对这段夫妻之情也没什么留恋。

秋子是个非常多情的女人，避难时勾搭上王仁，后来王仁这家伙又招惹放荡不羁的珠绪。出身乡下，又当过女服务生的秋子，看清自己只不过是情郎的餐后甜点，于是选择和木兵卫在一起，但心里还是眷恋王仁。王仁是当红作家，傲慢无礼、粗野狂妄的他让野性派的秋子着迷不已。犹如人偶般美艳的秋子，拥有难以压抑的冲动性格，此趟前往山庄，肯定会和王仁旧情复燃。木兵卫这家伙理智聪明，一介翩翩学者风范，竟然被女人耍得团团转；不过听说他也憋不住心中熊熊妒火，居然答应一马的邀请，真是愚蠢至极。

虽然此趟邀约理由诚如一马所述，但总觉得一马之所以策划这次度假，似乎另有隐情。可想而知，目标当然是他最想邀请的胡蝶小姐。

明石胡蝶是位女星，也是剧作家人见小六的妻子。浑身散发女人味，有着性感丰腴身材的她，最讨厌像王仁那种火暴浪子，欣赏知性派文弱书生。像人见小六这种个性别扭、猜忌心又重的人，虽然待人还算亲切，但也称不上好相处。胡蝶小姐对一马颇有好感，要是一马积极一点的话，也许她会抛弃小六，选择和一马在一起。

那时的一马很懦弱，才会让宇津木秋子和三宅木兵卫在一起。被不再眷恋的女人抛弃，黯淡心情随着战争结束而烟消云散，小六和胡

蝶随后也成为一对。那时的一马与其说是孤单，不如说是强迫自己拿出勇气，目送心爱之人远去，将自我封闭于孤寂中。

一马每隔一两个月来东京，世事变迁总带给他心中无比的冲击。记得去年春天，他和现任妻子彩华夫人相识。听说彩华夫人从学生时代就开始学作诗。身为文坛主流诗人，素有鬼才之称的歌川一马对于文学少女而言，自是颇具魅力的，那时她以朋友身份造访过一马三四次；当然，彩华夫人学诗一事只是幌子，因为她根本就是个与吟诗作对无缘的人，因此从学校毕业后，就没再与一马有所联系。

两人去年重逢时，彩华夫人正和一位名为土居光一的画家同居。虽然他的画作被赞许极富幽默感，也有鬼才之称，我却不以为然；充其量只是在类似超现实主义的构图上，随手抹些充满感官、煽情又挑逗的色彩，毫无孤独或凛冽的虚无感。坦白说，他只是个取巧商人，一个投时代所好，莫名其妙被吹捧出来的名人。不论画作本身还是创作态度都很商业化，加上名人光环，虽然战后是画家最艰苦的时期，他还是透过杂志社与文坛的人脉，借着插画赚进不少银两，他那自诩鬼才的幽默画风也得以传开。

一马个性与土居完全相反，性格极度压抑，不知是否因为时代变迁让他有所觉醒。倘若我被老婆戴绿帽，肯定会翻脸，可是他却表现出从未有过的执拗与决心，被老婆控制得死死的。

不过彩华夫人真是个美人坯子，特别出众。彩华这名字取得真好，个性奔放、天真烂漫，但不喜欢被束缚的她居然能接受顽固、正经八百，个性与她相差十万八千里的一马，说这女的天性放荡也不为过。总之，她最厌恶“贫穷”二字，虽然靠插画打响知名度的土居光一比起一般画家，收入不算太差，但随着物价水涨船高，连双绢靴也舍不得买给彩华夫人；相较之下，原本就是富家少爷的一马，家中经营酿酒厂，拥有几十万町步[3]山林地，就算不是出于己愿，台面下也会有大笔钱财进账。每次一马上京时，总是从金库随手抓一沓钞票，自然丝毫未觉钞票正逐渐短少。抓一沓七八万日元的钞票，就像抓一团鼻涕纸似的一马，在这百业萧条的时局，喜欢上嗜吃美食、一身华服的拜金女彩华夫人。彩华夫人倒也干脆地甩了土居光一，嫁给了一马。那是去年深秋时节的事了。

颇有生意头脑的土居光一，立即与一马促膝商谈，说什么就算风尘女的赎身费也要个三五万日元，最后竟然狮子大开口要二十万日元，虽然我居中斡旋提出十万日元，可最后一马还是花费了十五万日元才摆平此事。

“什么跟什么啊？那女的没我不行啊！她可是很迷恋我的身体呢！我这副身材可是连外国女人都倾心不已呢！可不像那种蹩脚的三流诗人。等着看好了，她不久就会哭着向我道歉，重回我身边。”

土居光一对我这么说。不过，这位自信满满的东方唐璜[4] 怎么看都是个不成大器的窝囊废。在彩华夫人眼中，男人连个屁都不如，也许土居就是超级乐天派女人自认全天下男人都是任她玩弄的商品。

土居光一开口要二十万赎身费时，自尊心似乎大受打击，因为他做梦也没想到堂堂大男人在乐天派美女眼中，竟然连个屁都不是。受到莫大伤害的他着实满肚子气，愤恨不已，甚至燃起复仇之心。或许不至于展开行动，不过他坦承自己勃然大怒，两人大吵一架，不欢而散。

土居光一还咯咯笑着说：“笨啊！吵架这回事对男人而言，可是重修旧好的机会呢！男女之间要是毫不相干，就不敢这么吵了。所谓‘床头吵床尾和’，夫妻之间就是这么回事，懂吗？”只见他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

结果事实并非如土居光一所言，彩华夫人完全不将他放在眼里，但也不认为嫁给一马会有多幸福。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个性奔放的她倒也不会处处留情。身着华服的彩华夫人拥有白皙肌肤以及姣好身材，全身发光似的耀眼动人，如此美艳的性感尤物却对情欲一事不感兴趣，自然也不太可能红杏出墙；平素只是喜欢上京大肆采购，买些喜欢的衣服和鞋子，还会兴奋地穿着入睡。总之，她就是这么个不按常理出牌、令人捉摸不定的女人。

虽然彩华夫人惹人怜爱，也没有埃及艳后般的霸气，但却是个不懂得体贴别人的任性女子。非但没尽到为人妻子应守的本分，更遑论主动为丈夫做些什么，反正不论丈夫做什么，她都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这样的她在一马的心中，绝对称不上什么贤妻。一马在她身上

得不到丈夫该有的尊严，而且再怎么抱怨也没用；每次一马对彩华夫人有所不满，她就勃然大怒；只见一马吓得一脸惨白，完全被吃得死死的，让他更觉得自己竟如此窝囊，心里越发不是滋味。

其实一马是因为深爱彩华夫人，才想尝尝偷腥的滋味。我猜他之所以招待我们这群傻瓜去府上避暑，倒也不见得是为了追求胡蝶夫人，因为像他这种公子哥儿就是喜欢吊人胃口，佯装什么都不知。当一马知道别人的老婆偷偷爱恋自己时，更是佯装不知地玩弄这段感情。反正只是一种游戏，并非偷情，也称不上追求，越是这样瞎搅和，越是不可能陷入情网，他这样说服自己。

这样的一马万万没想到自己竟然疯狂地爱着彩华夫人，还被耍得团团转。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他为了弥补情感缺口，才会邀请胡蝶夫人，想沉溺于地下情爱，玩弄胡蝶夫人的纯情。其实他是真心爱着彩华夫人，只是一不小心就会发生难以挽回之事，这是我的看法。

虽说是富家少爷出身，但年届不惑又是知名学者与诗人的他，其实是个宅心仁厚的好好先生。他那多愁善感、心思细腻的程度，我可远远不及。

其实为了一个私人理由，我实在不该接受邀约，因为那里聚集着粗暴无礼的望月王仁，伪君子丹后弓彦，还有个性大咧咧的驼子内海明。可想而知，他们会如何钩心斗角，相互倾轧，无怪乎外人称他们是怪人组合；像是在腐烂的蜘蛛巢穴里，聚集了一群纠缠不清的男男女女，气氛会有多么阴森诡谲，光想想就令人作呕。况且我的加入，更多了一个不堪的理由。

内人京子原是一马父亲歌川多门的小老婆，而且在众多妻妾中特别受宠。因为开战时不方便接她到老家避难（当时梶子夫人尚在人世），于是另外租了村里一栋空宅安置她。后来我与京子相恋，战争结束后便横刀夺爱，两人双宿双飞，返回东京。

听说多门老爷脾气火暴，生起气来一发不可收拾。贵为部长级高官的他原本政治前途看好，却事与愿违，遭到降职，从而促使他的个性变得更加乖僻。自然，我也成了他的眼中钉。去年夏天梶子夫人辞世，他随即看上村中一户姓下枝的人家的女儿，硬是雇她来家里帮

佣，然后顺理成章纳为小妾。听说他十分宠爱下枝，事事都顺着这位芳龄十九的女孩。

“毕竟我和木兵卫、小六他们的立场不同，还是别去你家比较好吧！要是又惹令尊不悦，我也不好受啊！况且京子也不太自在，真的很不好意思。”

“等等，我希望你耐心听我说完。只有对你，我才能敞开心扉说话。这件事已经严重影响到我的精神，算是件有点老套的犯罪事件。”

只见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

“你看，想不到竟然有人如此恶作剧。”

常见的信纸上写着几行字：

是谁杀了梶子夫人？

无论是憎恨、诅咒、悲伤，还是愤怒，

一切都将在忌日当天画下句点。

字迹实在不甚秀丽，难道是为了不被识破，才刻意写出这种字吗？用的是便宜墨水，信纸还沾了许多污点。根据邮戳来看，应该是从隔壁城镇寄出的。从东京坐火车到一马家的话，得在那城镇下车。一马家位于距该镇七里远的深山，下了车还得走上一大段山路。不过这个偏僻小镇已经是距离他家最近的热闹之地了，所以村人大多到那里购物、办事。

“虽然没有指名道姓是给谁，但因为这封信是寄给我的，看来寄信人似乎咬定我是杀母凶手。如你所知，继母是在我母亲死后才被娶进门的，年纪和我也只差了三岁。去年八月九日辞世的她死时才四十二岁，可是我根本没有理由要杀害继母啊！继母本来就有气喘毛病，也就是所谓心气喘，因为这种病随时都有发作的危险，于是父亲提供学费，让一个落魄远房亲戚的跛脚儿子海老冢攻读内科，五年前来村子开业。因为深山中根本没什么医疗设施，不只内科，举凡外科、耳

鼻喉科、眼科和齿科等，他都得包办。我很反对父亲轻率地叫他来此开业，屡次向他建议应该等海老冢学会各科医术后，再替村民看诊比较妥当，没想到父亲竟说：‘他可是我雇用的专属医生。’硬是叫医科毕业后，只在研究室待了一年的他来穷乡僻壤行医。海老冢骨子里仍有学究习气，心中相当不服，虽然表面似乎挺顺从家父，但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继母曾发牢骚，责备海老冢忘恩负义，但又怕他负气离去，所以就算再怎么不满也得忍住。气喘这毛病真的很折磨人，常让她疼得紧揪着榻榻米，匍匐在地与死神搏斗，就算不停注射止痛针也没用。一般的心气喘发作时都是这样，倒也没什么特别。正因为发作时痛苦至极，所以就算有人趁机下毒也很难发现。姑且不论什么出血、尸斑的，光是那痛苦模样就够说服人了。不过继母的出血情况和尸斑并无异状，死时面容安详，所以大家不曾怀疑死因，也就安葬了。

“我也是今年才耳闻传言，包括女佣和出入家里的外人，全都目睹她临终时挣扎的样子，所以八成是闲得发慌的村人穿凿附会，才会传出那种谣言。结果好事的邻人跑去问海老冢，只见他瞠目怒视，什么也没说。他就是这种个性，不喜欢与人争辩，也许因为天生残疾让他个性有些孤僻，总之就是一个沉默寡言、不擅与人交际的家伙。

“直到前阵子，全家人聚在一起用餐时，珠绪那家伙突然嚷嚷：‘最近村子里都在流传母亲是被哥哥毒杀的谣言呢！’当然，这是天大的笑话，珠绪生性喜欢恶整别人。说到她啊！他可是梶子继母唯一的女儿，可是母亲骤逝，她却连一滴泪都没掉过。反正已经没人管得动她了，她更肆无忌惮，更加放荡。不过，要说她是杀母凶手，也未免可笑。

“其实当时谣传凶手另有其人，就是你也认识的诸井护士。她也是个骚妇，和我父亲过从甚密，两人约莫在你和京子私奔后开始在一起，所以一心想当正室的她可能起了杀害继母的念头，怎么想都和村里的谣言不谋而合。反正那种穷乡僻壤，八卦满天飞也不是什么稀奇事。珠绪那丫头安慰我，叫我别为那种无聊谣言烦恼，但我心里就是不太舒服，也许大家只当这是茶余饭后的闲聊话题，但我就是耿耿于怀，睡不安稳。”

诸井琴路今年三十岁。大部分女人，尤其是年轻女子，总是崇拜英雄。随着战事兴起，平凡人家女儿都想当护士，梦想前往战地当白衣天使，可是这个叫诸井的女人却是那种理智现实、有些冷酷的女人；身高五英尺四英寸半的她，拥有日本女人难得一见的修长身材，长得也不差。好色的王仁曾说过，那种女人外表冷酷，内心却淫荡至极，搞不好还是那种极度纯情的女人。王仁还说如果有机会，想和她来个一夜情，但只是说说而已。

护理人员在战时可是非常珍贵的人力资源，诸井服务于一马父亲常去的东京某家医院，因为不愿被征调到前线，于是以自愿下乡服务为由，跟着一马父亲来到海老冢的医院。当然不是让她住在医院里，而是空出家里的一间客房给她，方便她白天去医院上班。不过，诸井除了照顾梶子夫人之外，还在外面兼了两份看护工作。

她看护的病人中，一个是来此避难，名叫南云一松的中风老者。一松的妻子由良，是歌川多门的亲妹妹，也算是半个病人，因为身体本来就很孱弱，所以性情有些歇斯底里，与梶子夫人交恶颇深。虽然多门老爷不太在乎什么手足之情，也不太理会别人的看法，可是当妹妹一家疏散至此时，他也尽力帮了不少忙，还累出病来。人就是这样，杵在那么大的家里，要什么有什么，久而久之也就忘了寄人篱下之苦。不过女人可不这么想，何况梶子夫人是续弦，年纪足可当多门的女儿，因此从以前开始，这两个女人就极度交恶，根本无法同住一个屋檐下。

由良生了一男四女，长男是技术人员，远赴他乡。听说在这场战争中殉职于潜水艇上。两个女儿已不在人世，一个远嫁中国东北，只剩小女儿千草小姐待字闺中，随夫妇俩一起来此避难，不过她与梶子夫人的女儿珠绪小姐也处不来。珠绪小姐是个标致美人。千草小姐却是不折不扣的丑女，不但有一对斗鸡眼，还满脸雀斑。身材圆滚如猪，又有神经质的她，个性十分乖僻，又善妒，所以个性奔放的珠绪小姐就算有几句无心之言，也会挑起她的恨意。加上珠绪小姐又是那种直肠子的人，两个女人总是吵个不停，这也是双方母亲交恶的原因之一。梶子夫人是那种会向短歌杂志投稿和歌之类的风雅之人，虽然算是个稳重大方的贵夫人，却有着精神洁癖，一旦讨厌就会彻底抹杀对方。

另一个病患是加代子小姐，她也是一号问题人物。母亲早逝，祖父喜作和祖母阿传在歌川家帮了一辈子的佣，两个人都是那种笑容满面，人见人爱的长辈。

虽然加代子小姐表面是两位老人家的孙女，其实是多门的私生女，在多门家帮佣的母亲未婚生下的女儿；虽然她住在用人房，但不用帮忙家事。打扮称不上华美的她有一股清新气质，是那种聪颖纯洁，像一湾净水般的清秀佳人。可惜十七岁那年患了肺病，就读女校四年级时，在宿舍病发住院，出院后便终日窝在女佣房，看书打发时间。

她比珠绪小姐虚长两岁，记得珠绪小姐芳龄二十二，加代子小姐就是二十四，千草小姐又比加代子小姐年长两岁，所以是二十六吧。

加代子的存在之所以令梶子夫人感到烦闷是有原因的，虽说是婚前发生的事，但夫人似乎难以释怀。我知道得不是很清楚，谣传加代子小姐的母亲是因为梶子夫人要嫁入歌川家，才上吊自杀的；因此加代子小姐的身体之所以那么虚弱，全是梶子夫人下的降头[5]。因为加代子患的病首重食疗，所以梶子夫人虽然不情愿，还是特别吩咐要为她准备滋补品，定制些像样的衣服，就连诸井护士也被交代要小心照顾加代子小姐。

因此，只要加代子轻微发烧，诸井就不去医院，专心看护她。就算南云夫妇身体不适，诸井也会以忙得走不开为借口，叫他们自行就医。加上诸井护士是个不重情分的冷酷女人，因为讨厌愚蠢又歇斯底里的南云一家人，所以根本懒得理会。这么做的结果，就是外头的闲言闲语全落到梶子夫人身上。

听说梶子夫人病危，死前在榻榻米上痛苦挣扎时，问了一声：“大家都在吗？”气若游丝的她所说的话，当然不可能每句都听得一清二楚，不过她似乎说了“我不想看到南云一家人”之类的话。其实就连坐在夫人枕边的珠绪也无法确定夫人是否出过此言。

“凭这几行字就想吓唬我，这封威胁信真是可笑至极。大概是逃难到村里的无聊家伙干的吧！我承认对你提出这要求真的很任性，其实我更需要京子小姐的协助。”

只见一马像宿醉似的，面色惨白。

“我就不拐弯抹角，开门见山地说了。我从以前就深爱着加代子，虽然我们算是兄妹，但我并非抱着情色之心，而是有如敬慕圣母似的爱着温柔的她。伤脑筋的是，加代子对我的爱慕远超过想象，也许你会责备我，书都念到哪儿去了？怎么说出如此荒唐之事？兄妹怎么可以相恋？但她的确深爱我这个哥哥。为什么？为什么我们非得在乎别人的眼光？你看着我啊！我已经不想管别人怎么说了。我被她那纯洁的深情打动，就算这么死去也无所谓。这是多么崇高的情操啊！你一定无法相信吧？再也没有比这份爱更崇高的了。告诉你，加代子已经舍弃世俗，她很聪明，什么都知道，像神一般能看透所有的事情，就连自己的宿命也是，我简直意乱情迷了。我在想，若违背神意做点坏事，又会如何呢？但心想肯定不妙，马上打消念头。我们绝对不能发生关系，死也不能，毕竟不敢犯神；无奈终究控制不住，加代子握住我的手，我们接吻，虽然那是个冰冷又悲伤的吻，两人却仿佛化为一摊水，只有一句话可以形容，那是一种庄严而悲痛的深情。‘我们结婚吧！神一定会原谅我们的，再一起死去。’加代子这么说。可是我还不想死，我没办法如此单纯，我是个坏蛋！”

一马痉挛似的嘶吼着，可惜我生来就是个冷血鬼，丝毫不为所动，只见他像动物园的猛兽般逐渐恢复乖顺。

“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坏蛋。”

“我明白你的心情，像你这种年纪的男人，个个都是坏蛋。你已经拿彩华夫人无可奈何，胡蝶小姐的事也是，所以难免想叛逆一下。我想加代子是因为除了你，从没接触过其他男人，才会爱慕上你；所以你们这段情既谈不上崇高，也不算近亲通奸，一切都是出自你的幻觉。说穿了，就是抗拒不了处女的魅力，除去这个理由后，你们的爱根本微不足道。你可别生气哦！难道不是吗？其实你只是因为被彩华夫人这个魔女吃得死死的，想叛逆一下罢了。兄妹相恋没什么大不了，有时叛逆一下，释放被压抑的情绪也不是坏事啊！不过听你这么说，还是有点提心吊胆就是了，万一你们真的发生关系……”

“你这番话多少让我得到救赎，虽然我不怎么赞同。那些解释我一个人听听就行了，千万别流传出去。也许我就是希望能听到你的这

番话吧！加代子除了京子小姐之外，没有其他朋友，她每天都很想念京子小姐呢！虽然明知会加重病情，还是常常步行一里山路去找京子小姐。即使被责骂，她还是执意要去，就算发烧昏睡，醒来还是偷偷出门。那时的我视京子小姐为杀害加代子的妖婆，十分憎恨她，所以请你带京子小姐一起来做客，安慰一下加代子吧！能胜任这角色的，除了京子小姐外，别无他人。我知道这么做真的很强人所难，可是我已经没有办法可想了。恳求京子小姐无论如何助我一臂之力。”

这番请托真叫人为难，况且不是我单方面能决定的事，回去若向京子提起，肯定会遭到拒绝吧！俗话说：“解铃还须系铃人。”一切都得看当事人的意愿，否则谁都救不了。想想，倘若加代子想不开而自杀的话，我也肯定睡不好觉；但是就京子的立场而言，她当然不愿意再访山庄。

因为京子的决心如顽石般坚定，一马只好放弃。三天后，木兵卫与小六这两对夫妻一同造访了山庄。

---

[1] 昭和二十二年，即1947年。

[2] 根据1891年日本颁布的《度量衡法》规定，1里等于3927米。

[3] 町步，日本测量土地面积的单位，1町步约为9917平方米。

[4] 唐璜，浪荡子的象征，为西班牙戏剧家蒂尔索·德·莫利纳创造的虚构人物。

[5] 降头，流行于东南亚地区的一种巫蛊之术。

二、意外的访客

七月十日早上，一马寄来一封信：

七月十五日旅行社会送车票过去，请搭那天的末班车过来吧！无论如何这忙你一定要帮。还有，三张车票中其中一张是给巨势博士的，请代为说服，务必请他同行，先给你磕头称谢了。

恐怖的犯罪行动即将展开，血光之灾接连不断。只能拜托你和巨势博士，以及京子小姐。京子小姐啊！拜托你了。眼前将是一片幽暗血海。

十五日下午，旅行社果真派人送来三张车票，告诉我们往N町的末班车于晚间十一点三十分发车，翌晨七点左右抵达，刚好赶得及搭上首班车。

这是一马托旅行社带来的口信，搞得他好像也在旅行社担任企划宣传似的。

一马有时真的很一意孤行，总让我措手不及，偏偏心软的我总是顺应他的要求；想想，他还真是个损友。话说，女人就是存有妇人之仁，会被什么崇高的兄妹恋给打动。京子起初态度强硬，说什么也不肯去，但一马那封信实在写得扣人心弦，让她态度软化，决定同行。当然，我也照他交代，前去拜访巨势博士。

虽然号称巨势博士，其实也不是什么博士，只是个比我和一马年轻十一岁，二十九岁的年轻小伙子。

十七岁那年，他还是个中学生时，说什么想成为小说家，希望我收他为徒。我告诉他，像我这种初出茅庐的生手也无法教他什么，请他另觅名师；没想到他竟然回了一句莫名奇妙的话：“年轻人就是要和年轻人在一起，才叫志同道合啊！”

不久后，他迷上侦探推理，进了大学，修习的是美学这项时髦课程。我想八成是因为这家伙不用功，自觉进不了其他热门科系吧。

但是他在推理方面，倒是拥有惊人的才能，可说是个天才。我们见识过许多他亲手解决的实例，他那精确的观察力，能够仔细分析人心的微妙差异，着实令人惊叹不已。任何案件只要他经手，便能有条不紊地勾勒出嫌犯的犯罪心理，并精准剖析谜团，经过演算后得出答案。至于他是根据什么算式求出解答呢？总之，他那变幻莫测的公式，总是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

对我们文人而言，人类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因为人类的心理就像无止境的复杂迷宫，所以文学才得以存在；但是那家伙却能将人心剖析得一清二楚，明明白白。

“既然你这么了解人心，为何会写出那么不入流的小说呢？”每次我这么损他时，他便如此回应：“哈哈！就是因为写不出好小说，才那么清楚犯罪心理啊！”

这家伙的词典里八成没有“谦逊”这个词，他说的话总是如此卓有见识，对人的观察也只停留在犯罪心理这条底线，不会迷失于前方无数条迷途，这是他的过人之处。

所以这家伙没有文学天分。因为文学家的观察没有一定的界线，虽然他是推理天才，却是不折不扣的文学白痴。

虽然我们绝对认同他的推理手腕，尊称这个不用功的懒虫为博士，但这家伙非但没什么学问，而且在他那堆经书、《落语全集》之类的正经书底下，尽是些色情书刊、电影杂志和相扑节目表。他整天沉迷于这种东西，对于鄙俗事物可说无所不知。

当我将信递给他，拜托他同行时，他说：“这样啊，避暑好像不错呢！有好吃的吗？只可惜今晚不方便啊！”

“为何？”

“哎，我就老实招了吧！耳朵凑过来一下，幽———会，明白了吧？”

“博士也会干这种事啊？对方肯定是个娼妓吧！”

“哎哟，怎么这么说呢！那就劳烦您先行，我搭明天的夜车过去，还真想带她同行呢！”

“带啊！不必客气。”

“不行不行，怎么能让神圣处女落入虎狼堆呢！”

“原来博士喜欢幼女的啊？我居然拜托了个不怎么入流的家伙。”

我依照一马信中的要求，准时出发。

这时搭火车旅行算是挺奢侈的，没想到我却坐卧不安，连上个厕所都没办法。不过，这趟旅程还算平顺就是了。

我们一抵达N町，便巧遇意想不到的人，那就是神山东洋和他的妻子木曾乃。当他们叫住我时，两人掩藏不住讶异的神色。

战时，曾在山庄见过神山夫妇。身为律师的神山直到八九年前还担任歌川多门的秘书；妻子木曾乃本是活跃于新桥一带的艺伎，后来成为多门的妾，却与神山私通。后来，神山辞去秘书一职，但偶尔还是会回山庄拜访。身为律师的他拥有灵活的商业头脑，和一副犹如帮派分子般的结实体格。其实歌川家上下都不喜欢他，连女佣也不给他好脸色看，就算他想找人搭讪，人家也懒得理睬他。

“这位是京子小姐吧！对了，我想起你和矢代先生结婚的经过呢！原来如此，文人表面温文儒雅，遇到这种事还是会抛开君子风范啊！真是不好意思，有所冒犯，今后还请多多指教。”

我缄口不答。

“矢代先生也是受歌川先生之邀吗？”

“你也是吗？”

“哈！什么跟什么啊？真是服了他，居然会有这种事。”

结果一坐上公交车，我又吓一跳，没想到再度遇上意想不到的讨厌家伙土居光一。虽然他一派自然地点头示意，但身子并非前倾，而是向后仰，这家伙简直把别人当白痴耍。

“哟！你要上哪儿啊？”

“问我要上哪儿？都来到这不毛之地了，还能去哪儿？当然是去歌川一马家呀！你不也是吗？”

这家伙又是因为什么事而来呢？

“你又是为了什么事而来呢？”

“别装傻啦！我找那蠢诗人会有什么事啊！赎身费都已经拿了，虽然全都拿去买醉花光了，但还不至于沦落到要挟别人再掏钱啦！是那家伙要我务必赏光，去他那里避暑，说什么已经准备好美酒佳肴之类的，真把我搞得一头雾水呢！反正有酒可喝，不去白不去，是吧？”

他看着京子，哼笑一声。

“你就是京子小姐吗？果然是个标致美人，全身充满女人味呢！贤淑温厚，又擅长喜新厌旧是吧？真是个美人啊！可惜我慢了一步，要是战时来这村子避难，京子小姐肯定会投入我的怀抱吧！不过，你们居然明目张胆地一起来歌川家，看来矢代大师也挺有胆识嘛！基本上，不够幼稚的人还真看不懂您的小说呢！”

一马到底在想什么？到底在打什么如意算盘？光是看他的信就已经觉得荒谬，现在更觉得不安，总觉得会发生什么事。至少也要让我明白到底他在筹谋什么啊！

一下公交车，就有个年轻男佣等着帮忙搬运行李。从这里还得上坡下坡，走个近一里的山路，往往走到一半就累得发昏。

一行人终于来到歌川家。经过警卫室时，有两个女人从林荫处往我们这儿走来，原来是彩华夫人和宇津木秋子前来迎接我们。

当彩华夫人走近我们时，突然怔住。只见她一脸疑惑，土居光一见状，主动出声招呼。

“哟！大富豪的夫人，还劳烦您亲自迎接呢！什么？跑腿费？好久没好好疼惜你啦！”只见光一大步走向彩华夫人，欲上前抱个满怀，作势要亲她。

“你来做什么？”

彩华夫人惊慌失措地躲到宇津木小姐身后，光一似乎不以为意，摆出想一次占两个女人便宜的样子。

“哟！今天是怎么啦？咦？您是哪位啊？宇津木秋子小姐。哦，就是那位知名女作家啊！不好意思，没认出来。没想到您如此年轻貌美，找个机会再好好向您打声招呼。没办法，我的旧相好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光一猛地抓住彩华夫人的手，夫人拼命甩开，退后五六步，喊道：“恶棍！下流！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给我滚！来人啊！”

只见夫人仓皇失措地看向我们，因为光一又想扑上前抓住她；一脸惨白的她吓得说不出话来，赶紧逃之夭夭。光一别过头，掏出手帕擦拭额头上冒出的汗水。

“只能说，女人一看到心上人就冲昏头脑吧！为何女人面对朝思暮想的人，就是无法坦率呢？你说呢？宇津木小姐。看来日本女人对于情爱一事还有待加强，是吧？”

因为先到的宾客都去瀑布那里冲凉，只有一马和驼子内海出来迎接我们。

我累得连话都懒得说，泡完澡，用了点啤酒和三明治当作午餐后，困得直打盹，随即钻进被窝沉沉睡去。山里的凉风让我这副被暑气压迫的身躯倍感舒适，醒来时已经黄昏了。唯独有件事让我失望，那就是听不见蝉鸣。到了月底，应该就听得见了吧！梳洗时，女侍过来叫我，京子也敲门问：“您终于醒啦！大家都已经在享用美酒了。”

“我睡得可真是熟啊！”

我打了个大哈欠，准备下楼。

三、不速之客

我很讨厌望月王仁，文坛也没人对他有好感，甚至没有人认为他有才华。因为他不知礼数也就算了，还在众人面前大方地与有夫之妇接吻，是个连强奸暴行都干得出来的家伙，总以为天下女人全是他的囊中之物，所以迄今还是个“王老五”。

不过他在传播界倒是挺有人望，还不是因为他爱摆阔，况且媒体人比的不是思想，而是笔力，因此全为他的笔杆所眩惑。加上媒体人无法以历史观点思考，只能以现实表象判断事物，因此身为当红流行作家的他自恃傲慢，狂妄自大；说什么没他那种信念无法成为艺术家，将自身的傲慢无礼，美化成一种品德，好色乃是一介天才的证据，自己与普通人的神经构造不一样等，极尽扭曲之词。

加上土居光一同行，文坛与画坛两大惹人嫌的野兽正面交锋，我当然是抱着看好戏的心态。原来如此，一马在玩这花样，全是他搞出来的把戏，我却只顾着被这群家伙激怒，丝毫未注意他们只是酌酒小菜而已。

没想到我的期待却落了空，他们果真非等闲之辈，尽管粗暴神经发达与流氓无异，却完全没起过任何冲突。

“哟！光一，你不喝几杯吗？”

听到王仁这么说，光一只是报以微笑，他几乎滴酒不沾。反正这家伙根本不用借酒壮胆，依然敢在人前吃女人豆腐，所以酒对他而言，是非必需品吧。搞不好还怕一喝醉就睡意袭身，反应变得迟钝也说不定。

反正王仁不管有没有醉，照样吃女人豆腐，黄汤咕噜下肚，还打了声嗝。

光一突然起身走向胡蝶夫人，牵起她的手，说：

“我们来跳一支舞吧！胡蝶小姐。很久以前，我就已经见过您在舞台上的风采，实在倾心不已，多么美丽的可人儿啊！多么迷人、纤细又富心机，不过我就是喜欢这种邪恶的美，来吧！跳一支舞吧！”

胡蝶平静地缩回手，冷冷地回了句：“不要。”

王仁咯咯笑，出言讥讽：“光一，真是败给你了！哈哈哈！居然一开始就追求这个路易王朝时代的三流妓女，可见你有多肤浅。亏你还受过法国文化熏陶，看来根本没学通西洋之学嘛！怎么可以在人前追求妓女呢？因为妓女希望在别人眼中看来像个不惹尘埃的淑女，所以在人前应该追求像妓女的假货，就像这样。”

王仁起身牵起珠绪小姐的手，突然紧抱住她，按倒在沙发上强吻。珠绪倒是泰然自若，两人一番亲密后，抬起头说：

“如何？光一先生。明晚也能给你这样的服务哟！到时可别慌得发抖，我可是最讨厌懦弱的男人呢！丹后先生，我们来跳一支探戈吧！”

丹后摇摇头。就在他摇头时，珠绪小姐早就走向内海，一本正经摇着头的丹后活像个人偶。

“内海先生，你有时也要露露脸，沐浴在镁光灯下啊！别缩在一旁嘛！大大方方地让大家见识一下啊！”内海脸上浮现开心的笑容。

“我只有主演‘圣母玛利亚’时，才沐浴在镁光灯下过，那时还是人家拜托我演出呢！”

“哇！真的啊！好厉害哟！今年夏天也在这里表演一场吧。刚好可以请人见先生撰写剧本。”

“好主意！我可以负责设计剧目。不如就来个村落公演，让村人掏钱吧！”

“村人看到光一设计的剧目，肯定会被吓得落荒而逃吧！我看你还是别插手的好，难得女演员到齐。你啊，除了安排情色舞蹈之外，还会什么？”

王仁突然紧拥珠绪，强行脱去她的套装。就算连身内衣已经从王仁手臂滑落，珠绪依旧镇定，也没露出什么促狭表情，只是默默地看着王仁从容脱去她身上的内衣，剥得仅剩一件衣物。

“够了吧！还要脱吗？”

一马焦急地抓住妹妹的手：“给我滚回房间去！”

“反正迟早要进去，这样倒省事了。”王仁说，一把抱起珠绪。

“喂！别太过分了！”

“哥，别生气嘛！就算是鬼，也不会让自己的孩子裸身示众吧！反正都已经省了几道工夫，好戏也演完了。接下来就容我们先走一步喽！待会儿是属于我们的恋爱戏码，谢绝参观。”

王仁就这样抱着珠绪，道了一声歉，走向自己的房间。

过了五分、十分钟，两人都没回来。也许这幕情景常在都市某些酒馆上演，但从没目睹过就是了。果然连光一也一副瞠目结舌样。

“作风可真是豪放啊！歌川家果然是最佳娼寮。要不是曾在法国偏远地区打滚过，我年轻时也会培养像登山之类的兴趣。对了，我今晚的对象是谁呢？那么就知名女作家，才气女诗人，如何？”

只见宇津木小姐苦笑着说：“随便你，不过我今晚已经有约了。”她挽起先生三宅木兵卫的手，“我们先去休息了。”

“哦，是吗？那好吧！”

光一倏然起身往前走，打开客厅通往走廊的门，摆出像是饭店男侍的姿态，彬彬有礼地点头目送两人离去，大家也趁势回房。

我们一回房，一马立即跟了过来，一脸焦急样。

“你真是太沉不住气了！为何那么焦躁呢？真想掐死你。”

我并不打算安慰他。

“我没时间和你闲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搞得我一头雾水，你是拿到旅行社的票才来的吧？”

“是啊！”

“有收到我的信吧？”

“当然看啦！所以只好来了啊！虽然巨势博士没有同行，不过他明天应该会过来。”

“巨势博士？”

“怎么了？”

“为什么他也要来？是谁请他来？”

“我也不知道啊！因为你的信上写着要带巨势博士一起来呀！”

“我写的信？”一马怔怔地看着我，“我才没那么写呢！我只邀请你们两位来而已。啊，我明白了，这是个诡计，而且这信不只写给你，为什么要这样？到底是哪个家伙干的？我发火了！分明就是有人恶作剧嘛！我只写给你们，神山东洋夫妇也就算了，我怎么可能邀请土居光一那家伙来啊！可是他却收到请帖，而且和你一样是旅行社派人送给他的。我的确是将车票和信交给旅行社没错，可是只有给你们夫妇，也没有邀请巨势博士。”

这次换我怔住。我不曾怀疑不是他写的信，因为的确是他的笔迹。幸好我去拜访巨势博士时，为了拿给他看，顺手将那封信塞进口袋，就这样一起带过来。当我掏出那封信给一马看时，只见他斜睨着那封信说：“肯定是某个家伙打开我的信，重写一份送出去的，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我的信是这样写的，听清楚喽！”

“七月十五日旅行社会送车票过去，请搭那天的末班车过来吧！无论如何这忙你一定要帮。‘还有，三张车票其中一张是给巨势博士

的’，请代为说服（京子小姐），务必请他同行，先给你磕头称谢了。

‘恐怖的犯罪行动即将展开，血光之灾也将接连不断’，只能拜托你和‘巨势博士’了，以及京子小姐。我等着你们到来。眼前将是一片幽暗血海。”

“也就是说，‘’部分不知道是谁写的，（）则是被省略的部分。什么‘恐怖的犯罪行动’，哪里都有可能发生，不是吗？至于最后那一句‘眼前将是一片幽暗血海’，确实是我写的没错。因为那时我满脑子想着兄妹相恋之罪而烦恼不已，才会这么写。老实说，是有点夸张啦！因为你们要是不来，我会很困扰的，况且为了打动京子小姐，才会刻意写得夸张些。‘京子小姐！拜托了！我等着你们到来，眼前将是一片幽暗血海’，居然让你看到如此莫名其妙的句子，还请京子小姐见谅。可是改写这封信的家伙，究竟有何企图呢？莫非真的想犯罪不成？怎么会这样呢？现在的我和你就很想杀人啊！因为全是一群讨厌家伙！气死人了！真想宰了他们算了。现在不管是谁，只要是住在这里的人，都会想除掉两三个人吧！”

信上的确是他一马的笔迹没错。但仔细一看，有些笔迹是经过模仿写出来的。

“那这张纸呢？”

“我们家的信纸。”

“平常是摆在哪里的？”

“摆在方才客厅一角的桌上，一旁还有墨汁和笔，当然还有信纸。”

“是谁负责寄信呢？”

“自从你们离开后，邮局就没人手了。迫于时局无奈，寄个信得从这里徒步一里远，反正一直都是这样，早就习惯了。有时也会托送信来的邮差帮忙带回去，可惜没人寄信到我家，还是得配合送信时间

特地跑一趟。要寄的信件都放在玄关的桐木箱里，所以谁都可以随便拿信去寄，也有机会冒名涂改。”

“幸好明天巨势博士会来，来得可真是时候，不是吗？而且还是犯人指名要他来呢！为什么要叫巨势博士来啊？这家伙居然让巨势博士插手，可真是败笔啊！因为这家伙可是推理的天才，每次搜查犯人时，都会被他牢牢抓住难以破解的端倪，他就是有这样的特殊本领。”

“那明天见了。”

“看来我们似乎会陷入犯罪渊薮，被耍得团团转，只是一味胡乱猜测犯人罢了。对小说家而言，每个人都有可能是犯人，所以再怎么想也是白费工夫。”

一马说完便回到自己的房间。

每间房间都静悄悄的。

“总觉得心里毛毛的，愈来愈不对劲，莫非真会发生什么恐怖的事？”

“什么样的恐怖的事呢？”

“什么样啊……我也不知道。不过好像真的会发生什么事的样子。”

“该不会是娼寮犯罪事件吧？都是光一这家伙，说什么娼寮，实在是胡诌。”

“我今天和加代子聊过了。虽然只是稍微寒暄一下，不过她对一马的感情，似乎比想象中来得深。罪恶全是人类自己搞出来的，随便建立起来的观念，只要活得自在又哪来的罪恶感呢？她义正词严地对我这么说。”

“因为知羞耻，所以才有罪吧！”

“我觉得你的歪理邪说，就像加代子的‘三千烦恼’一样呢！”

“我知道啦，诸位女士的烦恼是很深邃的东西。睡吧！不过好像睡不着哟！”

虽然白天睡得太多，但还是很困。

这时，从走廊传来我听太懂，好像是法国香颂之类的歌曲，原来是珠绪小姐哼着歌走过去。只见她一踏上楼梯，便啪嗒啪嗒地飞快下楼。

“哎呀！珠绪大小姐回来啦！”

瞄了一眼时钟，十一点十五分，我关上灯。

【附记】

关于这篇小说，我愿意提供赏金，将这篇小说的解谜篇稿费，双手奉给能够找出犯人且推理正确的读者。每项细节都会在杂志上发表，大概预定连载个九、十回，斗胆与各位比个高下。若是没推敲出来，可是不奉上稿费哟！我看赏金大概可以省下来吧！

坂口安吾

四、第一位被害者

翌晨，七月十七日早上六点半，我们出门散步。人称三轮山的偏僻深山中有座神社，称为三轮神社，奉祀奈良时代流传下来的神祇，茂林围绕的神社就像个玩具般小巧。在三轮山中，还有一处隐藏于山毛榉密林中，约三町步左右大小的大水池，水色碧绿得不可思议，犹如精灵潜息其中，甚至传说三轮神社的池水终年不干涸。

这一带风景艳丽，深沉而孤寂，令人心平气和；对我而言，是这山村最富魅力之处。我在附近逛了一圈，准备七点半回去用早膳。通过内门，经由酒仓绕到正门时，遇见站在内院小溪旁正在擦拭身体，做早操的海老冢医生。

“哟！昨晚也留宿了吗？”我向他打了声招呼，他只是盯着我们瞧，没搭腔，还真是个性格乖僻的怪人。一看他那双粗细相差极大的瘸脚，便明白他是因为患了小儿麻痹，身有残疾的缘故，所以对我们所有的人似乎都怀有敌意；就算主动向他搭话，也得不到任何回应，来山庄度假的骚人墨客每晚饮酒作乐时，他总是静静地坐在一旁，臭着一张脸，搞不好他本人觉得挺自在的呢。

一到客厅，发现大家全到齐了，正准备前往饭厅用餐。海老冢医生迟了一会儿才到，接着是一脸倦容的宇津木秋子姗姗来迟。

“头好痛啊！实在没什么食欲，而且想到大家一早都会聚在一起用餐，又睡不着。”

“昨晚熬夜吗？”胡蝶小姐问。

“没有，反而因为睡得太沉了，现在还是很想睡，可能因为山里安静好眠吧！毕竟平常作息不规律，一旦生活变得有规律，就觉得自己身体也不算差嘛！”

“因为缺德淑女喜欢日行一善喽！”光一扬声说道。

“可以给我一杯水吗？”

“该不会生病了吧？”彩华夫人问道。

“嗯，平常跟饭桶没两样的我居然没食欲，可能生病了吧！”

“该不会害喜了吧？”光一说。

“还是请海老冢医生帮你看一下比较好吧？”

一马慰问前妻。只见现任丈夫木兵卫绷着脸，似乎不太高兴，反正这对夫妇迟早都会一拍两散吧。

“真讨厌，该不会真的生病啦？”

“人家不是说长智齿会发烧吗？宇津木小姐，你最近声名大噪，突然变得很活跃，这就是证据喽！”驼子诗人内海也出声奚落。秋子于战后一跃成为当红女作家，的确出人意料。

“尽情享受人生，分手也愉快。宇津木小姐现在可是意气风发到连神明也只能给她一点食欲不振的惩罚。我说啊，宇津木小姐是不是天才呢？”丹后弓彦也挖苦道。

“哈哈哈！大家这么在意缺德淑女食欲不振啊？是不是有谁特别‘不振’呢？”光一的言辞还真是三句不离黄腔。

众人用完餐后，珠绪才姗姗来迟。

“哎哟！大家已经在喝咖啡啦！我睡过头了，好困哟！”

“你当然困啦！”光一插嘴道。

“我没什么胃口耶！王仁先生大概还在睡吧！”

只有王仁还没出现。光一笑容满面地说：

“果然，男人比较贪睡呢！就算是王仁兄那种体格，疲劳程度可是绝对超过珠绪小姐。我说宇津木小姐的小说啊！因为插画无法以下流之事当题材，所以才显得高贵，反观文学可是污秽得很呢！”

“我去叫他。”

珠绪小姐一派自然地说，边哼着歌，边登上楼梯。过了一会儿，只见她面色惨白，神情恍惚地回来，一副连话都讲不清的样子。

“王仁先生死了。”一马惊讶地抬起头，惊呼，“你说什么？！”

“王仁先生被杀了。”

只见珠绪踉跄地坐了下来，情绪才稍微平复些。一马缓缓起身，频频环视众人，说：“寸兵，你跟我去看看。大家稍安毋躁，我去看一下。寸兵你也一起，还有海老冢医生。”

众人陷入沉默，于是我和海老冢医生起身，三人走出霎时静寂的房间。

王仁果真惨遭杀害，一丝不挂的他被一刀刺中心脏毙命。那把匕首就像别在他身上的胸针，突兀地插着；不可思议的是，几乎看不到什么血。这家伙没杀过人，却被人杀害，犹如谎言般令人无法置信。这家伙到底是被谁杀害？我心中竟然泛起一丝丝快感。看着眼前这个人莫名其妙的惨死，有一种不太真切，担心受骗的不安感。

海老冢医生测了一下脉搏后，替他合上眼。

“他已经断气了。”

“真是自作自受啊！”我竟然不经意地脱口而出。

一马默默凝视片刻后，才缓缓回过头来。

“我们先出去吧！保持命案现场完整。没办法，这种事藏不了，还是得报警。”

我们步出走廊，下意识看了一眼手表，八点二十二分。一马打电话到村里的警局报警，然后返回饭厅。原本沉默的众人频频询问，一马和海老冢却沉默不语，我只好代为开口。

“王仁死了，是被杀死的。”

“确定是他杀吗？”光一问。

“很明显是他杀。也许有人和王仁一样也是个怪人，但大概没能耐表演拿短刀刺向心脏的绝技吧！”

这时，秋子小姐神情骤变，不知是受到惊吓，还是……发现我偷瞧她，立即神情严肃地看向我；不过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个人也在观察她，那就是珠绪小姐；只见她突然指着秋子小姐，歇斯底里地大喊：

“我知道凶手是谁！就是女作家宇津木秋子小姐。果然了不起，连杀人这种事也敢做。”

珠绪倏然站起，企图揭穿戏法似的，将握在手上的小东西示众。

“这个打火机是宇津木小姐爱用的DUNHILL，没错吧？除了宇津木小姐之外，在座男士没有人有这牌子的打火机。它就摆王仁先生枕边的桌上，桌上的烟灰缸还留有沾着口红的烟头，但是直到我昨晚离开房间之前都没有看到这东西。总之，我说的句句属实。”珠绪将打火机丢到桌上，打了个哈欠，瘫靠在椅子上。秋子小姐露出像被判决有罪的神情般，抬起微微颤抖的脸，说：

“说我是杀人犯，少胡扯了！什么匕首，我根本不知道！”

“别吵了。虽然确定是他杀，但搞不好每个人都有想杀那家伙的念头。我想谁也不想当令人尊敬的头号杀人犯吧？所以搞内讧、互相猜忌，签什么自白书，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方法罢了。”

一听到我这么说，“原来群魔乱舞，就是这么回事啊！”

海老冢喃喃自语地站起来，和我并肩而立，他的那番话直闯我耳里。正当他准备转身离去时，我说：

“海老冢医生，一直到调查结束，我们都得留在现场哟！”

“我可不像你们这么悠哉，还有一大堆病患在等我，况且我天一亮就走了三里远的山路过来。杀人事件？哼！不过就是自食恶果嘛！就算百姓命如蝼蚁，对我来说，也是很珍贵的。各位，先告辞了。”

“你这个装模作样、爱慕虚荣的医生！”光一毫不客气地叫住海老冢医生。

“别残害那些病患啦！你那种眼神只有在精神病院才会出现吧！居然让你这种家伙把脉，山里那些家伙还真是乐天派啊！”

值班巡警赶到。这位名叫南川友一郎的刑警是个推理小说迷，但可能是初次碰上这种事，只见他紧张得全身僵硬，小心翼翼地在命案现场房门贴上封条，然后向大家叮嘱切勿破坏命案现场后，打电话回报警局。

“嗯，这里发生重大命案，听得到吗？死者是住在东京的当红作家望月王仁。是的，没听说过吗？不是那种三流作家啦！是啊，很麻烦呢！局里有熟知文坛的人吗？”

五、猫铃

一行人从警局本部来这座山村，起码得花上五个小时，这段时间由长舌的南川巡警负责留守现场，所有的人都被要求留在饭厅，所以没办法出去散步。

“哎呀！脚印都不见了，走廊也是，真是的。即便是一根毛发，鞋子上掉的一粒沙，都有可能成为破案的关键，听到没？这些可都是很微妙的东西呢！得靠各位帮忙，耐心费些时间，才能发挥犯罪科学的伟大之处。”

警方只开了一条通路，让大家方便上洗手间。巨势博士于十一点半左右抵达，我和其他人一起迎接他，只见一个身高五英尺，有一张圆滚滚的娃娃脸，看起来约莫二十三四岁的矮个子年轻人走进来，虽然吵起架来得理不饶人，却毫无大侦探的架势。听我和一马说明时，仿佛自己被侦讯似的，“是、是”，毕恭毕敬地应答。

“这就是那封伪造过的信，依你的眼力应该能轻易识破吧！”

“没这回事，我没那么厉害啦！嗯，这是歌川先生的真迹吗？哇！仿得还真像呢！可真有一套，根本分辨不出来嘛！”

看来众人对巨势博士的评价颇低。不过毕竟长得可爱，讨人喜欢，又彬彬有礼，完全没有架子，所以大受女士们欢迎。

“巨势先生，有没有要好的对象啊？”

“咦？有啊，不好意思。”

“可以带她一起来啊！发封电报叫她过来吧！”

“她很怕生，还是个十七岁少女。”

“哎哟！那还没接吻过喽！”

“只有一次而已，她脸都红了，但没生气就是了。”

“那就当作一趟蜜月旅行也不错啊！赶快叫她过来吧！”

“可是现在这里不太方便吧！况且从没用过刀叉的她也不懂什么西餐礼仪，正在偷偷练习中。”

因为南川巡警正在执勤，大家只好将目标转移到巨势博士身上，借以发泄不满的情绪。

两点半，初审审判员、检察官、警官等一行人坐着公务车抵达。经过一马游说，巨势博士被允许能随警官出入现场。

法医验尸完毕，从现场采集相当多枚指纹。搜查部长平野雄高是位十分敏锐的警官，不管再怎么狡猾的罪行，他都能嗅出端倪；而且一旦被他瞪个三四次，绝对会被识破。虽然他是个屈居穷乡僻壤，人称“猎犬”警官的办案高手，但在警界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一号人物。只见他斜睨现场三四眼，随即指挥展开搜查。

“没有明显出血，是否有什么特殊理由呢？是早就已经断气了，还是……”

“若不进行解剖，很难判断。凶手将凶器呈直角刺进心脏，所以只有一点内出血，这种方法俗称‘心脏止血栓’，不过未经解剖还是无法判定。”

尸体随即被抬上车，送往县立医院进行解剖。

“咦？这是什么东西啊？”有位刑警从床下拿起一个黄色小铃铛。他是荒广介部长，县内派来的警察，拥有不管犯人耍啥花招，他都能嗅出真凶的敏锐第六感，被同事们昵称为“狗鼻子”的他，一看就知道绝非等闲之辈。

“这是什么东西啊？”

“铃铛吧！”是那种系在猫脖子上，便宜的小铃铛。

“也许床下还有什么。喂！‘书呆子’，你个头最小，钻进去看看吧！”

“狗鼻子”一派老大哥模样命令属下。绰号“书呆子”的刑警，本名长畑千冬，脑子里塞满一堆有用的和没用的学问；不但能说德语，还通晓一点医学知识，但一遇上推理就不见得高明了。因为老是将单纯的犯罪想得过于复杂，反而陷入死胡同打转，所以才被取了个“书呆子”的戏谑绰号。因为这次的事件是由东京来的一群知识分子所引发的复杂案件，所以“猎犬”警官认为，也许很适合“书呆子”的胃口，因此特地带“狗鼻子”和他过来；虽然“狗鼻子”的敏锐度一流，但就是少了点耐性，要是一般乡下小犯罪靠直觉还行得通，但面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智能型犯罪，恐怕能力稍嫌不足。

只见“书呆子”钻进床下，四肢趴地地说：“哎呀！真奇怪！床下居然有件上衣。”将上衣抽出来一看，上面有一块地方沾满灰尘，好像被当抹布擦过某物。

“奇怪，是擦哪里呢？是这张桌子，还是那张书桌呢？”

“想也知道，那些地方怎么可能沾满灰尘？当然就是发现上衣的地方啦！”“床下吗？”

“你趴下去看看。”

“嗯，这里果然有擦拭痕迹，可是为何要擦床底下呢？明明连一滴血水的痕迹也没有啊！”

经查证，上衣为死者所有。

直到傍晚才完成缜密的现场搜查。凶器上没有留下任何指纹，倒是从放在桌上的长颈玻璃瓶和马克杯上，采到珠绪小姐和秋子小姐的指纹。秋子小姐的指纹很清楚地显示，她握住长颈玻璃瓶往杯子里倒东西，瓶里还留有少量暗褐色液体。

“窗户一开始就是开着的吗？”

“床尾的窗子是开着的，可是凶手不可能从那里侵入吧？因为没有任何架梯或攀爬的痕迹。”南川刑警表示自己并非只会傻傻地看守，也是有一套办案本领的。

“这一带没蚊子吗？”

“才怪，蚊子可多着呢！那里不是放着装有熏蚊香用的濑户烧[1] 吗？”

“这我当然知道，可是并没有留下什么蚊香灰啊！”

桌上放着约五十张写好的原稿，和五百张左右的空白稿纸，稍微整理一下，并没有发现任何擦拭痕迹，房间也没刻意遭破坏的迹象。

等待解剖报告出炉的同时，进行了侦讯；只留下数名警察，撤回鉴识人员一行人。当他们走出去时，“猎犬”警官对其中一位警官悄声说：

“明天带‘鬼点子’过来，这里有好几位女强人，恐怕会有一场混战，这我搞不定，只能靠‘鬼点子’了。”

这话不小心传到我耳里，我有点惊讶地问：

“什么意思？‘鬼点子’是什么啊？”

“哈哈！被你听到啦？她可是本署出了名的女警官。因为乡下地方警力不足，特地挖角来的；她名叫饭冢文子，是个有点任性的性感美女。真是的，我怎么随便开人家玩笑？不过她可是有着男人远不及的胆识呢！就算是让本县前科累累的头号杀人犯闻之丧胆的‘狗鼻子’，都拿她没辙呢！她有个天才的脑袋，不管是看到的、听到的，随时都能让她突发奇想，就算安静地坐着也不例外；虽然十之八九都猜错，但有时也会中靶喽！她是那种不按常理出牌的人，鬼点子不断，她的脑袋瓜还真是忙碌啊！虽然我不清楚你的灵感是怎么激发出来的，不过我们的‘鬼点子’可是那种迅速突围型，很厉害呢！”

“猎犬”警官一行人也一起用晚餐。“狗鼻子”和“书呆子”喝了点酒，“猎犬”警官则是猛吃甜点。

“能够受到这样的款待，深感荣幸。人家老是对我们抱持偏见，怀有敌意，我们心里也不好受；况且警局又不是专门制造犯人的机关啊！真是的，居然在吃饭的时候说这么不知趣的话，不过与其刻意回避，倒不如坦率点，气氛也比较轻松，还请各位包涵。希望能在稍微轻松的气氛下进行侦讯，所以希望各位能放宽心配合。这栋在深山中略显突兀的洋式建筑是钢筋水泥建造的吗？”

“是的，属于莱特[2]式建筑，屋龄应该有十五年左右吧！主屋的话，约一百五十年。”

“每扇门的钥匙孔设计都很精巧呢！”

“其实这种深山人家没必要锁门，反正也不可能有小偷，不过晚上倒是有不识相的家伙，我是指私通一事。”

“警官先生，停止这种无意义的话题吧！凶手不可能是外来人士，我敢断言。你那种问话方式就好像在挑逗我们神经一样。”我愠怒道。

“想说什么就别客气。因为我们都是搞文学的，习惯直来直往，刻意拐弯抹角，反而让我们觉得别扭，不想配合。”

“别这么说，矢代先生，您比我们警方还清楚些，我们还像一张白纸，得想办法搞清楚状况。您知道的事我们未必知道，所以才要请教各位啊！那么我想请教矢代先生，为何断言凶手绝非外来人士呢？”

“因为没有遭窃痕迹啊！而且谁会特地大老远地跑来杀那家伙呢？”

“意思是除了这里的人之外，没有人有杀望月先生的念头喽？”

“这种事，我怎么知道啊！不过住在这里的人多少都想杀了望月吧！况且并未发现任何外来者入侵的迹象。”

“了解。不过您说的这番话并不能确定凶手非外来犯，因为从走廊玄关登上楼梯，正面就是望月先生的房间，有可能凶手潜入时，死

者惊醒而惨遭杀害。”

“凶器短刀是放在会客室架上的装饰品，凶手应该是熟悉内部之人，不是吗？可见一开始就有杀意，才会带着那东西吧！”

“原来如此，但也不能如此武断。命案发生的当天，那把短刀还是放在原处吗？”无人响应，一马说应该是放在原处。

“昨晚大家像这样围桌用餐，之后呢？”

“之后？平常用完餐后，大家就各做各的，不过昨晚为了欢迎矢代他们来，大伙在隔壁客厅喝酒聊天、跳舞，闹到很晚就是了。”

“哥，真是败给你了。警官先生想知道什么？就是想知道是谁、什么时候杀人啊！我来说明好了。王仁先生和我提早回他房间休息，记不得是几点了。我从王仁先生房间离开时，他已经睡了，那时桌上并没有打火机和沾着口红的烟头，因为我根本不抽烟。于是，我关上灯走出房间，接下来就轮到打火机的主人秋子小姐来说明了。宇津木小姐，请。”

秋子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我是去过王仁先生的房间，大概一点左右。”秋子干脆地说。

“当时王仁先生已经睡了，还发出鼾声。因为怎么摇都叫不醒，我索性坐在椅子上，抽了根烟。”

“那时有喝玻璃瓶里的饮料吗？”

“有，喝了一点。不过本来就剩下不多。”

“那是什么饮料？”

“牛扁汁[3]。别看王仁先生好像很结实，其实胃不太好，所以每天习惯喝些牛扁汁代替茶。”

“冒昧请教，你只是去一下隔壁房间，也要带着打火机吗？”

“并不是每次都这样，不过王仁先生不会请我抽烟。我昨晚原本没带打火机就过去，结果发现房门锁着，只好作罢，但想想又觉得有点不对劲，碰巧想起王仁先生的钥匙寄放在我这里。结果找一找，还真的找到了，于是我带着打火机和烟又过去一趟。”

“说谎！我离开时根本没锁门！”珠绪小姐大叫。

“可是房门真的上锁了啊！”

“哈！那就怪了。那钥匙呢？”

“我又带回去了。锁上房门，刻意留下打火机，是打算等王仁先生醒来后，晓得我来找过他，也替他锁上了门。可是除了我之外，还有人替他锁门，至于是谁，只有王仁先生清楚吧！我是为了表达不满才刻意留下了那个打火机。”

“胡说八道！我今天早上发现王仁先生尸体时，房门根本没上锁，不然我怎么能进他房间，发现他死了？”

“看样子，这起案子越来越复杂了！这屋子里的房间钥匙都一样吗？”

“不，每间都不一样，不过都有备用钥匙。”

“这么说，望月先生的钥匙在宇津木小姐那里喽！那么另一个可以上锁并打开房门的人是谁呢？是持有同一把钥匙的人吗？”

“是的，每只钥匙都有三把备用钥匙。一把由个人保管，一把放在隔壁客厅的桌子抽屉里，另外一把记得是放在保险箱里的。”

“那个抽屉……喂！‘狗鼻子’，你去确认一下。”

一马和“狗鼻子”前去确认，赫然发现放在抽屉里的一大串钥匙不见了。客厅的桌子抽屉里，放着印有歌川家名号的信笺、信封和稿纸等，方便客人取用。

“有哪位曾看见过抽屉里的钥匙？”

“我看见过。”驼子内海直爽地说。

“什么时候？”

“因为我没带稿纸来，想翻翻抽屉，看看还有没有稿纸，可是只发现信纸之类的，没有半张稿纸。记得是刚来这里不久的事，已经是一个月前的事吧？至于几月几日就不记得了。”

“望月先生的房间和隔壁房间有一扇门，那扇门的钥匙呢？”

“卧室与卧室之间的门是上锁的，钥匙也不会交给客人，就在被偷走的那串钥匙中。”

“谁住在王仁先生的隔壁？”“猎犬”警官摊开标有每个人房间的配置图。

“喔，是丹后弓彦先生，曾在杂志上拜读过您的大作呢！昨晚有没有听到隔壁房间发出什么奇怪的声响？”

“反正我每晚都听得到各种奇怪的声音，倒也不会特别注意。王仁死了，从今晚开始，应该比较容易入睡吧！有谁能说明爱欲声和杀人声之间的差别呢？”

晚餐后，大家纷纷走到隔壁客厅时，“狗鼻子”突然叫住彩华夫人。

“夫人，请问一下，这拖鞋是……”

“这个啊！这是室内便鞋。”

“室内便鞋……原来如此，不是拖鞋，而是鞋子啊！您都是穿着这双鞋吗？”

“不瞒您说，我常被大家取笑，说怎么会有如此奇怪的癖好，但我就是喜欢这种像玩具似的奢华感喽！我还有七双类似的室内便鞋呢！我会依照每天的心情交替着穿。”

“每双鞋上头都缀着铃铛吗？”

“只有这双有。”

“昨天也是穿这双吗？”

“昨天……是啊，昨天也是穿这双，但也有穿其他的，怎么了？”

“上头的铃铛掉了一个，记得是什么时候掉的吗？”

“对啊！只剩一个铃铛。今天早上突然发现的，因为我东跑西跑，还绊倒过。我特别喜欢这双呢！很可爱，对吧？”

“嗯……这个嘛，我倒是没在镇上看到过就是了。”

警官等人回去后，我们又开始小酌。平常不怎么喜欢喝酒的木兵卫居然沉默地喝起烈酒，还将宇津木秋子一口未沾的啤酒也喝个精光。

“虽然我们来这之前就已经不是夫妇了……”木兵卫低声说。

因为喝不惯烈酒，只见他面色惨白，眼神变得很诡异。不过他根本看都不看一脸沮丧的秋子小姐，视线投向别的地方。

“分明住在同一个屋檐下，还跑去勾搭其他男人，这种事可是关乎一个人的品性啊！都已经和歌川分手，选择和我在一起，还做出这种事！这和母狗有什么两样？不，连当条狗都不配。其实我一直不愿去想这件事，可是今天这样，真的让我很羞耻，当事人倒是不痛不痒，可笑吧？”

秋子小姐依旧沉默，只见光一开口：

“都什么时候了，可不可以停止你那自以为是的悲剧英雄抱怨啊？在这里相识，在这里分手，不觉得就是应了现世报，有始有终吗？这是件值得庆贺的事，不是吗？”

“你这个无赖给我闭嘴！你只配替你那帮狐群狗党说话！这里没人跟你是同类的。”

“你骂谁无赖啊？平常以翩翩绅士自居，竟然骂旧爱是一只狗，才令人匪夷所思，反正我本来就很讨厌和男人打交道。不愧是宇津木小姐，被人家比喻成狗，还能像狮子般威严镇定，不过可没有哪个悲剧英雄会说女人是一只狗哟！没想到这种思想白痴也能介绍外国文学，看来日本永远都将是登不上台面的国家。宇津木小姐，我说的没错吧？不如咱们交个朋友吧！别跟这种不成材的家伙在一起了。不如将今天作为我们相识的纪念日，如何？”

“是你的第几个纪念日呢？”

“这个嘛，就要请你翻一下日历看看喽！恐怕没有一天不是纪念日吧。要是我们成为天主教徒，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可都是纪念日呢！”

光一毫不客气地起身抓住秋子小姐的手，秋子小姐往后退，喊着：“你也不是个好东西！居然拿杀人嫌疑犯穷开心。”

“哎哟！脑筋还真是死板啊！为了追悼王仁，再也没有比我们的吻更神圣、纯洁的事了。因果轮回乃是人生本义，从情人被杀那天便开始因果轮回，这是无法抹灭的事实。”

“我今天晚上头很痛。”秋子转身准备离去，光一企图追上时，几颗高尔夫球朝他飞去，一颗打中头，接着一颗打中肩膀。彩华夫人从方才就拿着高尔夫球当沙包把玩；光一一回头，彩华夫人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瘫靠在椅子上，视线投向别处。

“你这家伙！”光一朝彩华夫人扑去，勒住她的脖子，力道大到连椅子都倒了。我立刻起身，人见小六握着空啤酒瓶也站了起来。我扑向光一，人见小六也奋力上前阻止，传言他以前是个以打架出名的左派斗士，加上巨势博士也在场，让我更放心了。他从学生时代起，就是能和十几个流氓单打独斗的狠角色，虽然博士没理会我们的争执，依旧面带微笑地喝酒，不过一旦状况紧急，我想他还是会插手的，这下子我更是气势大增。

“哼！自以为是保护公主的骑士啊？有种就学西方人一对一单挑啊！少在那边自以为是了。一群笨蛋！”光一抓起桌上两瓶啤酒，打开瓶盖，一手一瓶，像吹喇叭似的牛饮着，走向庭院。

“看来得给那家伙一点颜色瞧瞧，大家合力痛殴他一顿，如何？”

神山东洋提议。他们夫妇几乎都在用人休息室那里聊天，不太和我们混在一起，就算和我们在一起，也甚少开口。

“你看起来很有腕力呢！混过帮派吗？”

驼背诗人心直口快地这样问道，不过因为他总是面带笑容，没什么恶意，所以不会惹恼别人。

“不敢当，居然被这么认为。其实我虚有其表，中看不中用啦！”

“若没有像我这种为保护女人而挥拳的实力，就没有谈恋爱的资格。看来为了顺应潮流，保护美女也得练点拳脚功夫才行。木兵卫，如何？法国不是也有所谓的驼子剑客吗？”

“内海先生还为我写了一本诗集呢！题目是《给患有心病的丑女》，有意思吧？他还拼命赞美我呢！哪需要什么拳头呀！你就别再挖苦他啦！对了，我也要献给爽朗的驼子先生赞美礼。”千草小姐说。

不知为何，我就是对这名丑女没什么好感，因为她内心极度扭曲，表面率直，其实最喜欢嘲讽别人；而且老是自比丑女，内心却骄傲自负；光是自比丑女这件事，就看得出她的心有多自卑、扭曲：“我可没说什么心病哦！纯粹只是歌咏丑女罢了。”

“哎哟！害羞喽？我们明明无话不谈啊！”

“丑女怎能追求丑男呢？丑女就该为了暗恋美男子，暗自伤神才是；丑男则是为了丑女苦闷而亡，才有价值啊！拿我相比，西哈诺[4]就不能称为丑男啦！至少他作诗比我巧妙，我可是一无是处的男人啊！”

内海抱着头，他的手指又细又长，指关节突出，遮住了大半个脸，几乎看不见表情，只见他倏地起身。

“我先回房了。为了丑女，今晚就作一首诗吧！”

“等等，要不要去散散步？应该不讨厌吧？”

“至少不是很想。”

“这里的庭院不行，因为不晓得光一先生窝在哪里猛灌酒，不如往山毛榉林那边走吧！”千草小姐从架上抽屉里拿出手电筒，兴高采烈地边催促诗人，边走向饭厅门口。

“真是恶心！”珠绪小姐喃喃自语。

“不觉得很可怜吗？”

说话的人是神山东洋。除了他，没有人会在目睹这幕无趣情景时，冒出这么一句话。

“可怜？什么叫可怜啊？千草小姐就像个喜欢操控男人的美女呢！驼子诗人也甘愿被她操控自以为是女王，还真不知羞耻，分明就是披着孔雀羽毛的乌鸦，还是省省吧！”

女人还真是洞察坏心眼的天才。比起美好事物，似乎更能清楚地嗅到丑事的气味。珠绪小姐方才就一直猛喝酒，可能是因为今天心情不好，只好一个劲儿地灌醉自己，喝到眼神都迷蒙了。

“今天就喝个够吧！”

“别再喝了，珠绪小姐。不然等会儿吐个不停，会很难过哟！”

彩华夫人说。胡蝶小姐也相劝道：

“就是呀！珠绪小姐。你这么猛喝对身体不好，别喝啦！”

“我知道，可是再让我喝一点吧！这样一直喝似乎就能看到幻影，王仁先生被杀的幻影！而且很清楚哟！甚至连一个女人拿着匕首往下刺的表情都瞧得一清二楚呢！真是一张恐怖的鬼脸，充满妒意的脸。”

“别再说了！今天大家就早点休息吧！”

“好啦！对不起。”

珠绪小姐抓着彩华夫人的手，不一会儿便啜泣起来。姑嫂感情似乎颇为融洽的样子。其实，在当时秋子小姐还是大嫂时，常与珠绪发生冲突，从那时两人便水火不容。

彩华夫人搂着哭泣的珠绪小姐离去。过了十分钟后，有个女佣慌忙追过来说：“太太，小姐一直吐，好像很难过的样子，快请海老冢医生……”

海老冢闻言，猛然抬头说：“真是的！居然要医生照顾醉酒的女人，就算是女王我也不屑！”一副火冒三丈的样子。

“去拜托琴路小姐吧！”

“是。”

琴路就是诸井护士。约莫三十分钟后，女佣再度回报珠绪小姐已沉沉睡去，那时是十点零五分，因为光一回来了，所以大家纷纷起身准备回房睡觉。

“干吗？我回来大家都跑光啦！好啊！走啊！反正我一个人也落得清净。”

大家一听到他这么说，纷纷回房间去了。不久后，传来不知是酒杯还是酒瓶破裂的声音；我打开门瞧瞧楼下发生了什么事，只见彩华夫人脸色大变地跑来。

“发生什么事了？”

“那家伙趁我收拾东西时，突然……”

只见她浑身颤抖，整理了一下情绪，才走向自己的房间，还响起室内便鞋的叮当声。我想起“狗鼻子”刑警的话，有一股莫名的不安，遂敲了敲巨势博士的房门。

“如何？找到什么线索了吗？”

“哪有那么快啊！我又不是福尔摩斯，还一头雾水呢！我想这段时间，比起犯罪事件，情欲的杀伤力可能更强烈吧。这里的明争暗斗可真令人叹为观止，害我还得拼命克制思念远在东京的爱人，免得昏倒呢！”

“对了，莫非王仁被杀的命案现场，留有彩华夫人便鞋上的铃铛？”

“如您所察，就在床下。”

“不会吧？这是怎么回事？难不成彩华夫人是头号嫌疑犯？”

“不会吧！就算是猫，也不会带着铃铛去捕鼠啊！这张图是大家的房间配置图，是谁决定的呢？只有内海先生一个人住楼下吗？”

“这个嘛，我也不太清楚，要不要去问问一马？”

我们前往一马的房间。因为彩华夫人正在更衣，所以我们在门外等了一会儿。

“请进。彩华从昨晚就来我房间睡，她怕土居光一对她乱来。”

“毕竟事情不太寻常啊！不知是谁有什么企图，若今天的事件也是诡计的一环，那母亲大人生日那天，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到底是谁拿走了钥匙呢？老公，用绳子拴一下门吧！不，还是用铁丝比较牢靠。”

“没必要这么神经质吧！巨势来了，凶手肯定无所遁形。”

“巨势博士想知道客人房间是谁安排的，为何只有内海住楼下？”

“是内海自己要求住楼下，说什么懒得上下楼，而且离洗手间又近。至于其他人倒没有特别要求，只有土居光一是我坚持分配的，因为彩华不愿意和他同住二楼，所以二楼虽还有空房，还是请他睡在楼下和室。”

“要是没有客人来，通常不会使用这栋房子，都是住在主屋那边，珠绪房间所在的二楼那三间就是我们的房间。”

“神山东洋和府上有什么利害关系吗？”

一马犹豫了一下才说：“神山以前是家父的秘书，后来离职了。不过他似乎握有家父的把柄，也经常出入这里，大概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吧。就算问父亲，他也不愿意说，所以根本无从得知。去年辞世的家母十分厌恶神山，极度讨厌他，也许她知道什么秘密也说不定，不过这全都是我的想象。总之，家父从政过，遭人勒索也是顺理成章的吧。为人子女的我不方便过问就是了。”

“他常常来吗？”

“一年大概来个四五次吧。他的现任妻子曾是家父的爱妾，从前是新桥一带的艺伎。他常大方地带她回来，在我家住个几天才走。对了，去年家母过世前两三天，他们也来过，碰巧遇到家母病危，听说她老人家过世的前一天，还将用人支开，不晓得和谁争吵，所以我怀疑遭勒索的人不只家父，家母也是，不过这只是我的猜想而已。”

彩华夫人的华丽睡衣令人瞠目结舌，这是其中最华丽的一件，中国风设计带点西洋点缀，配色也很巧妙。

“夫人不觉得太华丽了吗？”

听到我如此奚落，一马苦笑地说：

“像这么华丽的睡衣起码有十四五件吧。明年这时恐怕会增至几十件喽！她抱怨一件睡衣只能连续穿两晚实在可惜，方才还一边咒骂土居光一，一边换呢！这房间没放她的和服，她习惯早中晚各换一套和服，然后换个发型，再换个首饰，如此费心装扮，还真令人称奇。”

一旁的彩华夫人只是微笑，没多说什么。一举一动都能成为话题的她的确为一马所深爱着。多么惹人怜爱的女人啊！根本就是为了夜晚而生的女人。虽然彩华夫人有可能是凶手，但怎么看，她都是个可爱、美丽、拥有天生迷人风采的女人，怎么可能是杀人犯呢？

回到房间后，京子不是很愉快地对我说：

“方才老爷差用人过来，要我们明天用完早膳后去找他，他说本来想过来跟我们打声招呼，可是身体微恙，不太方便。”

果然不是什么好消息。歌川多门因为感冒，加上酗酒，所以肚子不适。我们来的那天，他从早上开始就一直昏睡。已从政界引退的他，每天就是到村子里找人下棋，因为日子实在无聊，有时会在晚餐时间到别墅用餐，不过还没和他打过照面就是了。其实我们在心里偷偷祈愿，希望至少在我们住的这段时间，他的病都不会好。

“那个叫下枝的女佣是个很可爱的女孩哟！今年才十八岁，不晓得和琴路小姐处得如何？”

“别说了！我今天已经听了够多的狗屁倒灶的事了。”

我因为多喝了点酒，觉得有些累，一躺平便马上沉睡过去了。

---

[1] 濑户烧，爱知县濑户市附近出产的陶瓷总称。

[2] 法兰克・洛伊・莱特（Frank Lloyd Wright），美国近代建筑家，1916年赴日担任帝国饭店设计者。

[3] 牛扁汁，一种药草的汁液，可治疗腹泻，有健胃等功效。

[4] 西哈诺，歌剧《大鼻子情圣》中的主角，一个拥有大鼻子的丑剑客。

六、第二桩命案

翌晨，警方一行人于六点前抵达，似乎已经掌握线索。

从昨晚进行至深夜的解剖工作，发现了新线索，鉴识人员们天未明便驱车赶至。

由王仁的徒弟，以及有往来关系的出版社老板、员工等，负责处理王仁的后事，他们预定搭夜车于中午抵达。解剖后的王仁尸体也会在中午时分运至，随即火葬，今晚应该会彻夜守灵。

警方待我们用完早餐，来到饭厅。“猎犬”警官先礼貌地鞠了个躬，说：“一大早就让你们耳根不清净，真是不好意思。因为解剖后发现惊人的事实，恕我迫不及待地向各位报告，也希望听听各位的意见。望月先生被刺杀前，曾服用大量安眠药，可是就我们的调查，望月先生并没有带安眠药，而且调查结果也显示，也许是别人让他事先喝下的。”

“啊！”秋子小姐轻声惊呼，“那瓶牛扁汁莫非掺有安眠药？”

“是的，您有想到什么吗？”

“我昨天晚上莫名其妙地想睡、头昏，正觉得奇怪，而且……”

“而且什么？”

秋子小姐环视在场众人，说：“珠绪小姐不是说她也想睡，头有点昏吗？她八成也喝了吧。方才我的脑中突然闪过这件事。”

只有珠绪小姐还没现身。肯定是因为宿醉厉害，早上也没什么胃口。

“平常都是由谁煎煮牛扁汁？”

“因为王仁先生是珠绪小姐邀请的客人，可能是珠绪小姐自己煎煮，或是差使女佣煮的吧。不过上个月开始，请来坪田先生专门料理三餐，所以有时坪田太太也会煎煮，早晚各弄一次。因为王仁先生不喝茶水，除了酒以外，只喝牛扁汁。”

彩华夫人说明完后，千草小姐接着说：

“我记得不是昨晚，应该是前天吧。牛扁汁是由珠绪小姐亲自煎煮的，因为我也在一旁帮忙。后来因为小炉子不够，坪田太太还问珠绪小姐要不要交给她来弄，可是她的个性就是讨厌别人插手，但断然拒绝别人又不太好意思，于是珠绪小姐便和坪田太太一起煮好牛扁汁，冷却后倒进玻璃瓶，那时彩华夫人不是也在场吗？”

“是啊！我正在做肉饼，那是我唯一的拿手菜。”

“后来还烤了鳗鱼呢！”

“感谢两位的详细说明，真叫我们这些平民百姓边听边流口水。”

“猎犬”警官故意露出揶揄的笑容：“两位小姐、夫人、坪田夫妇五个人在煎药时，还有其他人进出厨房吗？”

“记不太清楚了耶！因为那些男士们也常常进出厨房啊！内海先生每天都嚷着怎么没下雪呢，他说他想用雪冰敷一下双脚，真是个怪人啊！丹后先生则是来倒冰水喝，因为厨房里才有冰水；人见先生和王仁先生也会过来拿啤酒，一马兄有时也会来拿点东西。对了，那天宇津木小姐也在啊！”

“是啊！一直都在呢！那天不是在做荞麦面吗？我去见习，顺便帮帮忙。珠绪小姐将牛扁汁倒进玻璃瓶时，我也在场。”

“这么说，牛扁汁一直都在厨房喽？”

“珠绪小姐拿起锅子靠近水龙头，用水冷却后，再倒进玻璃瓶，送到王仁先生的房间。除了她以外，应该没有人有机会碰牛扁汁吧。”

千草如此断言，环视众人寻求附和。

“也就是说，将牛扁从袋子取出，放进锅中，打开炉火煎煮，煎完后再倒进玻璃瓶拿给望月先生，全程都是由珠绪小姐一手包办的喽？”

“是的，没错。”千草一脸认真地回答。

“王仁是因为服用过量安眠药致死的吗？”

“不是，是昏睡后惨遭刺死的。虽然望月先生一口气喝完掺入安眠药的牛扁汁可能会致死，但因为宇津木小姐有喝，珠绪小姐也有喝的样子；况且望月先生只喝了三分之二，应该不到致死的量。”

“用安眠药杀人不就得了吗？为何还要费两次工夫呢？这是不是在暗示什么？虽然警官先生说是昏睡后惨遭杀害的，但也不能排除下药与刺杀是不同人干的可能性吧？还是有什么可以证明是同一人所为的证据呢？”

“这的确是一大疑点，是否为同一人所为，为何不用安眠药杀害，这些问题都有待厘清。不过能确定的是，望月先生喝下有安眠药的牛扁汁，并在昏睡中遭人刺杀，这两件事是事实。如果这两件事是同一人所为，凶手若不是不知道安眠药有致死的量，就是使用安眠药的目的只是为了让被害人昏睡而已，因为要想杀人，不可能用这么少的剂量。”

“不觉得像是恶作剧吗？要是珠绪的话，挺有可能这么做呢！因为怕他偷吃，干脆让他昏睡，所以倒了点安眠药在瓶子里，可能抱着好玩的心态吧！”驼子诗人讪笑地说。

警官想了一下，说：

“也有可能只是想恶作剧，可是今早鉴识煮过的药草，发现安眠药不是直接掺入玻璃瓶，而是边煮边加入的。”

“那天在厨房做荞麦面时，气氛很热闹。”

一听秋子这么说，千草小姐立即接着说：

“是啊，还真热闹呢！不过煎煮牛扁汁的炉子靠近门边角落，我们是站在距离有点远的窗户那头，若没什么要帮忙，是不会有人走过去的。那边只有彩华夫人在做肉饼，还一直抱怨牛扁汁的味道很难闻呢！”

“是啊，我最讨厌那种煎草药的味道了。讨厌死了。好臭！”

“那天光一先生不是还抓了一条大蛇吗？”

“大蛇？”

“约一尺长的青蛇呢！躲藏在庭院里，说什么要帮晚餐加菜，叫人拿菜刀过去给他，没想到宇津木小姐还兴奋地跑去看。我最讨厌蛇了，根本连看都不想看。”

“我也很怕蛇啊！可是又克制不了好奇心。”

“坪田先生他们也吓得跑走呢！居然还吓得从窗户跳下去。”

“珠绪小姐倒是不怕蛇，还用手抓呢！”

一听驼子诗人这么说，千草小姐一脸不以为然地说：

“是哟！她喜欢那种东西啊！明明是个连皮箱都提不动的千金小姐。我们根本连看都不想看，你说对不对，彩华夫人？我们根本就不想理睬土居光一那种活像素盏鸣尊[1]的家伙，怪里怪气的。”

“素盏鸣尊？原来如此。如果夫人好比天照大神[2]，那么千草小姐呢？”

“丑女面具吧！”这下子可真的触怒了千草小姐，西哈诺二世不得不收敛点。

“光一先生，平常你不是老爱胡扯吗？怎么这时候这么安静啊？是不是素盏鸣尊不屑理会凡夫俗子？”

“因为我是一个只和美女说话的绅士。”

这时不晓得是谁在开门。

门一开，只见有个年轻女子摇摇晃晃，原来是叫作八重的女佣，只见她扶着门，看了大家一眼后，整个人瘫软地跌坐在地上。众人心想发生什么事了，后来才晓得，竟然又发生了令人无法置信的事。

“小姐她……”女佣几乎发不出声音来。

“咦？什么？”

“被杀了……”

“猎犬”警官对我们说：“各位暂时待在这里，不要随意走动。”

随即与南川巡警赶往现场，只有巨势博士和一马获准同行。约莫过了四十五分钟后，巨势博士独自先回来。

“珠绪小姐死了吗？”

“嗯，是他杀。”

“是被毒杀的吗？”

“不知是否又被灌了安眠药，不过她是被人用电线勒死的。”

“啊！”在场的两三位女士同时发出惊呼，出声的大概是胡蝶小姐、彩华夫人和秋子小姐。

“也许是自杀啊！畏罪自杀。”千草小姐说。

“或许吧。的确有那种看起来像是被勒死的自杀事件，可是珠绪小姐怎么想都是死于非命，因为凶手似乎是趁她喝醉熟睡时，下手杀害的。”

“有什么关于凶手的线索吗？”我迫不及待地问。

“没有任何线索，也没有遭窃迹象。”

在座的众人顿时陷入一片沉默。

“真是奇怪啊！究竟是怎么回事？”

千草一脸讶异，陷入沉思。

【附记】

现在要找出真凶还太早哟！因为未来会陆续发生杀人事件。我敢断言，就算读者全部看完，也只能从读到的事实中，找到模棱两可的证据来推论凶手是谁。当然，我不会特别优厚巨势博士，让他握有独家线索，追查到真凶。

为了因应此次的悬赏活动，“狗鼻子”和“猎犬”警官这两个角色得塑造得稍微市侩些、喜欢胡乱猜测的形象，或许会让您重新锁定凶手也说不定，在此先致上十二万分的歉意。谁叫他们老是胡乱猜测，所以才没法逮到凶手。不过，我为人还算坦荡、公平就是了。

关于法医学方面的知识，幸亏有好友长畑一正先生帮忙；身为推理迷的他在推测凶手这方面，可是我多年来最强劲的对手之一，所以我们之间积怨甚深。他总能准确地抓住问题关键，识破谜团，真是令人倍感棘手。

还要感谢郡山千冬、东京医大的浅田一博士，总是不厌其烦地给予许多意见，在此致上十二万分的谢意。拥有法医学权威头衔的他们，后来也被连哄带骗地成了读者。基本上，推理小说就是要施展各种诡计，当然对读者没此必要喽！

最后递上战帖给挑战解答篇的各位，以及江户川乱步先生、木高太郎先生、“猎犬”警官、“狗鼻子”先生、“书呆子”先生与“鬼点子”小姐。

坂口安吾

---

[1] 素盏鸣尊，日本神话中，天照大神的弟弟，个性非常凶暴，拿着天丛云剑斩杀八歧大蛇。

[2] 天照大神，日本皇室的祖神。

七、身为侦探小说迷的老政客

珠绪是被熨斗电线绕颈两圈勒毙的，这个熨斗原本放在房间的架子上，行凶时间约为十二点到凌晨两点之间；因为她喝得烂醉后熟睡，所以没有任何抵抗与施暴的痕迹，盖在胸部以下的棉被也整整齐齐，蚊帐还挂着；只是根据女佣所言，本来她习惯开着枕边红色纸灯笼睡觉，但灯是关上的。此外，房间内部也没有翻找过的凌乱景象，只有一件事很奇怪。

珠绪小姐因为喝醉，吐得乱七八糟，枕边报纸上放着脸盆、茶壶和杯子；在茶壶和杯子里发现些许吗啡粉末，脸盆周遭也有少许溢出的白色粉末。举起杯子一看，杯底有些许白色沉淀物；发现这一切的是“狗鼻子”，他询问了昨晚负责照顾珠绪的女佣富冈八重，她是个年约二十六岁，有一张圆脸的可爱乡下女孩。

“这杯子里是盐水吧？”

“不，是纯水。”

根据女佣所言，珠绪小姐想吐，所以她赶紧拿脸盆过去，然后调了些盐水倒进水壶给她漱了一次口，可是她说不喜欢盐水，要换成纯水。于是，富冈到厨房倒了些纯水注入水壶和水杯里，还顺便拿了水桶和抹布，擦净弄脏的地方。

女佣回到客厅请海老冢医生前去看看，却遭到怒斥，命其退下；只好请诸井护士过去看一下，那时珠绪小姐的呕吐状况已经改善许多。

“脸盆里都是秽物，拿去换一个。”

因为诸井护士这么说，女佣便用报纸垫着，拿了个新脸盆过来，然后将满是秽物的脸盆拿去清洗。因为珠绪后来没再吐了，所以脸盆

里只留有少量胃液。

“小姐是用纯水漱口，是吧？”

“这个嘛……”

只见女佣一脸茫然，仓皇失措，一副泫然欲泣的样子。

“这个白色粉末是你拿脸盆过来时就有的吗？”

女佣简直快哭出来了。她大概是那种看到血液就会昏倒的女孩吧。不知所措的她涨红着脸，一直说自己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一看就知道是那种脑袋不太灵光，有点笨拙的女孩。但她却突然抬起脸，说：

“我离去时，杯子里的水还有八分满。”

事实上，水杯里的水的确是八分满。连同水杯的水与水壶一起送回本部化验后，隔天报告出来，里头确实掺有吗啡。

依诸井护士所言，她只是帮忙按摩背部，舒缓呕吐情形，并未给予任何药物，也没有施予特别治疗；所以解剖结果显示胃中没有吗啡，呕吐物也没有吗啡成分。

王仁惨遭杀害时，我望着尸体，心里竟然有一种爽快感。这家伙真的死了吗？应该不是糊弄大家吧？甚至还如此担心。现在不是谈论我心情的时候，总之，我大概很希望王仁就此消失吧。

因为我和王仁的作风截然不同，贬抑我的人都会称赞王仁，对王仁评价很低的评论家，则会给我很高的分数；由此可见，立场不同的作家就算彼此对立，也不能算是真正妒忌，只是因为作风大相径庭，所以也没有胜负之分。

因为丹后弓彦与王仁都是属于才华横溢之人，洞察人心的观点与思考角度也相似，才会有两虎相争的敌对感。被王仁那野性奔放文采所折服的丹后，肯定怀有强烈的嫉妒心；其实作家对于流言蜚语一向处之泰然，但每个人的个性不同，反应也不太一样。

珠绪十分了解这情形，虽然丹后和王仁都对珠绪有好感，不过珠绪很恶毒，将才能不如人的丹后玩弄于股掌之间，实在很过分。丹后表面是个冷静、高傲，又爱装模作样的人，内心却充满针扎般的创伤，恰巧珠绪最喜欢捉弄这种人。

虽然我对于王仁遇害一事，很想举杯庆贺，根本懒得思考凶手到底是谁、犯罪手法为何；但看到珠绪被杀，我开始深思许多问题，譬如一马的信、受邀而来的客人们等。

因为山中夜晚特别寒冷，就算盛夏时节也得关上防雨板，珠绪小姐房间走廊的防雨板当然也紧闭着，还上了门闩，不过乡下地方通常没有关房门的习惯。

无论是从我们住的别墅，还是从主屋那里看来，珠绪小姐的房间位置都十分隐蔽，位于容易藏匿的死角；加上这座庭院有两座瀑布，一座只有一丈深，另一座则高约六十英尺，是三层合流的飞瀑，所以一到深夜，根本搞不清楚传来的是瀑布声还是枪声。此外，因为主屋位于瀑布下方，声音更是嘈杂。我们住的别墅南面还好，房间位于北面的我和其他人可就为此声音所苦。

我们文人属于精神分析派，因为一旦钻牛角尖，很容易将每个人都一视同仁地视为犯人；无奈我苦思各种犯罪手法，却无法理出个头绪。

歌川多门老爷请我们用完早膳后，去他那里一趟。本来想借这番骚动，找个理由推托，但他派了下枝小姐过来请我们过去。

“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

“就是呀！”

下枝小姐抬起她那天真烂漫的美丽脸庞凝视着我，那眼神十分灵巧、清澈而平静，是那种永远只想着美好事物的眼神。

这个天真可爱的女孩，真的是多门老爷的爱妾吗？我实在不敢相信。这身体还是未成熟女孩的身体啊！

“歌川先生心情不会很慌乱吗？”

“不会，他已经冷静下来，像平常一样。”

我们过去时，他果然还是老样子。

已经完全感受不到他对我们的愤怒。想想我还真是杞人忧天，这个人算是英雄豪杰型的大人物吧。许久未见，他丝毫不显憔悴，反而更加生龙活虎。

“哎呀！你们来得正好。本来想过去找你们，可是我这阵子感冒，胃又不舒服，实在不方便。人只要一闲下来就容易病痛，不活动身体就变得脆弱；虽然曾经怨恨你们，不过事情都过去了，反而有一种怀念，也许是我太任性吧！”

多门老爷似乎心情不错，像慈父般温柔；明明宝贝女儿惨遭杀害，这位长者还能平静面对，像是什么都没发生似的；他不刻意装腔作势的这番态度，竟让我心生一丝感动。虽然知道这位长者平素根本不管家中大小事，其实这样的人才会对于事情的反应特别激动，当初对我和京子的事，听说他发了好大的脾气。或许生气和悲伤这两种情感不能等同视之，但面对这样的他，我不由自主地想逗弄一番。我说：

“今天的事真是令人遗憾，您心里一定很不好受。”

“没这回事。”老人试图掩饰。除了刻意掩饰之外，嗅不出其他情感，只感受到他那别扭的脾气。

“也许这一切都是我的错，就是有我这样的父亲，才会生出那两个怪胎孩子，肯定是这样吧！不过有件事让我很纳闷。”

多门老爷沉默片刻，又恢复开朗的神情。

“也许是我自寻烦恼，因为身体已经麻痹，才会总是想些无聊的事吧！”

“不晓得这么说会不会很失礼，其实抱持漠然态度的人往往伤得最深。”

“好了，别再说这件事了。特地请你们过来却来不及准备什么，还请收下这个纪念品吧。这是我去北京旅行时买回来的八大山人的画作，缥缈静寂，足以抚慰人心，这就是所谓的孤独吧。还有，这是送给京子的，是我去巴黎乡间旅游时，意外发现的领带夹。我独自在乡间闲逛时，发现有个人竟将这东西别在奇怪的地方，这可是钻石，足足有十八克拉；就算戴着这东西在路上走，也没人会察觉是钻石，心想只是普通的玻璃珠吧。不过想想这样也好，才能平安无事地一路戴着回日本。连我死去的妻子也觉得我在开玩笑，后来随手一扔不晓得丢到哪儿，最近才找到。”

多门老爷出手大方，毕竟是十八克拉的钻石，肯定价格不菲；虽然事情经过有些诡异，不过那幅八大山人的画作，肯定是件稀世珍品。多门老爷将旧爱当成女儿般疼爱，对我们自然表露温情。

这时我突然注意到，这房间的书架上摆放各类书籍，虽然主要是历史类，但也有小说，大半是翻译推理小说，有范达因[1]、泪香[2]；名著方面则有《基督山伯爵》《悲惨世界》《飘》等翻译小说。

“您喜欢看推理小说？”听我这么一问，只见多门点点头，说：

“年轻时喜欢读泪香等人的小说，出外漂泊时，为了打发时间而喜欢上推理小说。我朋友冈苍天心[3]是个推理小说迷，家人担心他喝酒伤身，所以晚上不能在家里痛快地喝，只好每晚都来找我说说柯南·道尔等人的推理小说给我听。每次情节一进入高潮，他就故意闭口，催他快点说下去，他就推拖着：‘今天就讲到这里，少安毋躁，想继续听下去的话，就再拿瓶酒来！’以此为诱饵，刚好每次都讲完一篇故事呢！最近的推理小说挺有特色的，微妙又错综复杂，阅读起来确实很有趣，不过不太适合作为小酌一番的诱饵就是了。”

“我也是个推理小说迷，您比较喜欢谁的作品？”

“我很喜欢英国女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4]，范达因和昆因[5]的风格较为做作，读起来不是很愉快。我每次去丸善书店，几乎都是买推理小说。”

老人从书架一隅拿出一叠厚厚的外文书给我看，果然全是推理小说，不但有克劳夫兹[6]，还有《红发男》《席哥玛》和《千面人》等。

“那么关于这次的事件，您有何看法？”老人又沉默半晌。

“杀死望月先生和珠绪的凶手应该是同一人吧？如果是的话……”老人又噤声片刻，“可是怎么说呢？矢代先生，你的看法呢？任何人都有可能杀人，谁都有可能犯罪，没有人能例外。”

多门的双眼突然熠熠生辉，他非但没有刻意回避眼神，还直盯着我们，似乎想说些什么，嘴巴微微动着，但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

---

[1] 范达因，美国推理小说家、艺术评论家。

[2] 指黑岩泪香，日本早期推理小说家。

[3] 冈苍天心，日本艺术评论家、学者。

[4] 阿加莎·克里斯蒂，英国推理小说家。

[5] 艾勒里·昆因，美国推理小说家。

[6] 克劳夫兹，爱尔兰推理小说家。

八、唯一的不在场证明

我们离开多门那里，准备回别墅，途中经过珠绪陈尸的房外走廊时，碰巧从房间里走出一位身穿连身洋装，约莫三十出头的女人，她出声叫住我们：“不好意思，还请留步。请问尊姓大名？”

“你是……”

“我是警察，为了记住大家，所以想问一下名字。”

“哦哦，原来如此……莫非你就是‘鬼点子’？”

“嗯。真失礼啊！”“鬼点子”小姐扬起两道柳眉，说，“那你又是谁呢？哦哦，我知道了。来这里的男男女女都不是泛泛之辈，不是作家就是女明星，都是些令人讨厌的情痴，总是给自己最亲密的人添麻烦，结果落得这般下场。”

“哎呀！您说的是。对了，侦办得如何了？是不是掌握到什么线索了？凶手是哪个家伙啊？”

“你问得太多了。”

“不好意思，失言了。”正要离去时，突然被她抓住手腕，拉到一旁，“你还没告诉我名字啊！”“这个嘛，用你那聪明的头脑猜猜看啊！威胁别人报出姓名可是侵犯人身权利哟！哈哈哈！”惹恼“鬼点子”的我说完后迅速逃离。

午后三点，我和巨势博士、一马夫妇等，聚在一马的房间里聊天。为了迎回王仁的遗骨，帮他出版全集的出版社老板、总经理、年轻职员以及王仁的一名弟子于上午抵达歌川家，但解剖后的王仁遗体尚未从本部运回来。运回来后将立即火化，这村子虽有焚尸工，却没有像样的火葬场，都是露天堆起柴薪，花了一整晚处理。

由我们这群对丧礼程序一知半解的人，组成治丧委员会，筹划相关事宜。像是准备一间空房迎回王仁的遗骨、雇请和尚诵经、与火葬场方面联络等事宜，还有准备布置灵堂用的黑布幕等，不消一会儿工夫，大厅就已布置成一座灵堂。

我一直有个秘密想对巨势博士说，总算逮到了机会。

“有件事只想对你们两个说，昨晚我回房后，因为睡不着，所以出去散步。虽然记不太清楚时间，大概十一点左右吧。那时京子已经睡了，我想她应该不晓得。”

“嗯，不过迷迷糊糊中记得你回来过。”京子说。

“我走出饭厅后，打算往山毛榉林那边走，可是走到内院的木门那边，突然改变心意折返庭院，沿着水池走向中央的梦殿，想从那里绕到凉亭。当我登上瀑布潭顶端时，看到下方钓殿流泻出灯光，瞥见有个女人的身影消失在黑暗中。虽然我没有追上去瞧个清楚，但她确实是从钓殿出来，可能正绕过多门老爷的房门外，准备往厨房后门去吧！虽然确定是个女的，可是完全看不清楚是谁。过了一会儿，有个男的从钓殿出来，蹲在水池边洗手，原来是海老冢医生，穿着短袖衬衫和裤子。我用手帕擦擦手，往庭院假山那边走，一回头发现那女的不见了。这是我看到的情形，后来觉得在外面待得太久，便回房去了。”

那座梦殿是多门老爷以圣德太子的梦殿为范本，缩小比例建造而成的。钓殿则是以典型的和风殿堂为蓝本所打造的茶室，里面有铺着榻榻米的和室，以及摆置中国风桌椅的房间。

“这样啊！所以海老冢医生昨天也是在钓殿过夜的喽？最近他几乎每晚都在那里睡觉呢！我平常不太注意这种事，所以就算村里的人来我家住，也不见得知道，反正我们家也没有一定要主人许可，才能留宿的死板规定，所以主人和用人是分开生活的。海老冢医生算是家中成员之一，晚上过来时大多会留宿一晚，毕竟到医院得走上一里山路。不过海老冢医生也是个怪人，从来不住主屋，不知从何时起便都是在钓殿过夜。如果有急诊病患就会被叫回医院，昨晚也是，不晓得发生什么事了。”

“那去问问八重好了。”彩华夫人拿起电话，打给女佣八重，碰巧她有事去村子，过来的是诸井护士。

“诸井小姐今天没去医院吗？”

“嗯，今天警方找我问话，一直耗到快中午，加上南云老人家从早上就闹肚子疼，得帮他打针。”

“是由良婆婆吗？”

“不，是南云老先生。”

“昨晚医院有急诊病患吗？”

“没有。”诸井护士冷冷地瞅了一马一眼，这么回道。

“所以你昨晚没有碰见海老冢医生喽！”

“我想应该没有。”

“海老冢医生昨晚也是在钓殿过夜吗？”

“今天早上还在，至于他昨晚在哪儿，我就不知道了。”

诸井护士冷冷地别过头，一副我什么都不知道且别问我的样子。

“已经没什么要问的了吧？”

“嗯，辛苦你了。希望别因为问些奇怪的问题而坏了你的心情。”

“如果想知道海老冢医生和女人们之间的事，我想千草小姐应该比较清楚。医生每次留在钓殿过夜，千草小姐半夜大概都会去一次。各位也许不知情，不过底下的人可都清清楚楚。千草小姐如果要去会情郎，绝不可能偷偷摸摸，反而一副很得意的样子呢！”

她直盯着我们，毕恭毕敬行了个礼后，便转身离去。

“这女的还真是做作别扭，该不会连体温都是冷的吧？”

“这可不一定，搞不好有着光滑细致又丰满的好身材呢！”

巨势博士竟脱口而出如此轻佻的话语，让在场女士为之一惊。

“如何？博士，有没有比较可疑的人选呢？”

“还没摸着什么头绪。”

“难道警方还没掌握到什么证据吗？”一马这么问，只见博士双手背在后脑勺，边搔头边露出有点邪气的笑容。

“完全没有。不过警方很认真地进行搜查，应该会渐入佳境。首先，到底是仇杀、情杀，动机尚未厘清。”

“这和流浪汉行窃过失杀人的例子可不同，应该是一桩谋杀案，况且你也嗅出和事实有所出入的地方了，不是吗？”

“啊？什么意思？”

“大博士还故意装傻，真过分。反正听听就算了，这只是门外汉的意见。珠绪小姐离开王仁的寝室时是十一点十五分，那时我还醒着，听到珠绪小姐边哼着歌边快速下楼，那时我又下意识地瞄了一眼时钟，然后关灯就寝。珠绪小姐并没有将王仁的房门上锁便离去了；两小时后，宇津木秋子小姐前往王仁的房间时，却发现房门上锁了。她回房拿钥匙再回去时，王仁还鼾声大作地熟睡着，怎么摇也摇不醒，于是秋子小姐故意留下打火机，锁上门后离去。隔天早上，珠绪小姐发现王仁的尸体时，房门却没上锁，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博士。”

“嗯，我也听到珠绪小姐边哼着歌，边离去的声音。矢代大师觉得这隐含着什么意思呢？”

“我怎么会知道，我只知道凶手一定有王仁房间的钥匙，王仁还活着时锁过一次门，杀害他后，没锁门就离开了。搞不好宇津木小姐开门进去时，凶手就躲在房间里吧。”

“嗯，不无可能。”博士干脆回道。一马、彩华夫人、京子顿时脸色骤变，我也莫名其妙地紧张起来。

“咦？真的吗？我只是随口说说，毫无根据啊！凶手会躲在哪？”

“这个嘛，如果宇津木小姐没说谎的话，凶手大概也只能暂时躲在命案现场，也就是王仁床下，没有其他地方可藏身。这是‘猎犬’警官、‘狗鼻子’‘书呆子’刑警们的推测，但充其量只是猜测罢了。”

女士们紧张地叹了口气。

“为什么会躲在那里？”彩华夫人大声问。

“这个嘛，要说明什么理由的话，可能会被凶手耻笑吧！毕竟还没有任何假设，搞不好凶手根本没躲在王仁先生的房间里。”

“凶手有可能不在房间里吗？”一马问。

“不无可能，凶手要弄诡计，事先演练了许多犯罪技巧，或许也不能这么想吧！也就是说，凶手可能是临时起意犯案，在没任何心理准备、进退维谷的状况下，不得不杀害王仁先生与珠绪小姐。”

一马忽然想起什么似的，抬起头说：

“前天王仁惨遭杀害时，我工作到凌晨三点，因为彩华跑来我房间，被吵醒的我索性起来工作。去年开始写些关于法国主流诗派的散文，不过进展不是很顺利。记得大概是一点左右，听到隔壁传来钥匙插孔声，虽说夜深人静，不过瀑布声音太吵，所以听得不是很清楚，因为听不到脚步声，所以分不清那个人是出来还是进去。”

博士点点头，说：“原来如此，要是凶手的话，未免粗鲁了些，可能是宇津木小姐吧！请问尊夫人一直都睡在这里吗？”因为这问题问得有些突然，一马吓一跳。

“是的，前天和昨晚都是。”

“那么歌川先生确实是工作到凌晨三点喽？”

“是的，不过那是前天的事，昨天很早就睡了。”

“尊夫人一直到凌晨三点都在睡觉是吧？”

“是的，一直都在睡觉。”

“这么说，这里终于有个人有不在场的证明，其他人都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惨遭杀害的珠绪小姐像被刻意安排睡在特别的房间里一样，无论是地点、条件都很容易下手。对了，歌川先生，令堂的忌日是何时？”

最后一句话让一马脸色大变，显得有些困惑的他怔怔地说：

“下个月九日，总觉得那天应该会发生什么事吧！”

“也不见得，不过还真搞不懂呢！那封恐吓信和这次的杀人事件究竟有何关联，还是摸不出个头绪，也不确定杀害王仁先生和珠绪小姐的凶手是否为同一人，不过倒是那封恐吓信值得留意。”

这时佣人来报，王仁的尸体已经运到。

九、火葬归途

在大厅的灵堂举行诵经与焚香事宜后，以大八车[1]载着棺木前往火葬场。特地前来处理后事的男士们有一马、木兵卫、人见小六、丹后弓彦、博士和光一，就连神山东洋也列席，众人一起护送棺木前往火葬场。驼子诗人像森林女巫般拄着拐杖来到玄关时，站在外面的彩华夫人看到，便说："内海先生，你还是别逞强吧！至少得走个半里路呢！不好意思，恕我失礼了。"

"就是啊！这么大的家只留下我们几个女人，感觉好寂寞哦！"秋子小姐说。

"哎哟！内海先生还真是受欢迎呢！"千草小姐故意大声冷笑，"要去就去啊！难不成想留下来当美女们的玩具？不至于这么蠢吧！"

千草小姐的个性真是刻薄，可能因为长得不漂亮，心理也自然变得扭曲，才会说出如此低俗的言辞。但驼子这家伙也是个怪人，居然对没什么大脑、粗鲁无礼的千草小姐有好感，真是不可思议。只见他似乎心情很好，傻笑地说："是啊！我要去，王仁那家伙没我引渡可不行呢！不然他就无法安心上西天了。"

只见内海在队伍后方一跛一跛地走着。彩华夫人和他并肩走着，一直送到门外。

送葬队伍经过森林，终于来到谷底渺无人烟的火葬场，四周围绕着一望无际的平坦的草原，远处矗立着钵状的山脉，山鸠在林间啼鸣。火葬场的柴薪已经架起，旁边有间焚尸工守夜用的小屋。再次开始诵经、点火，一想到那旁若无人的彪形大汉，身躯即将随烟消逝，心中真是感慨万千。

我们决定明早再来迎回遗骨。不知不觉天色已暗，浮起薄薄烟尘；山谷逐渐笼罩于烟雾中，群山被晚霞染成暗紫色，蝉声泣啼，这是烙印在我记忆深处的夏日夕阳山景，只是当时还不到蝉鸣时节。

内海果然极度疲累，脸色愈来愈惨白。

“喂！驼子先生，你上车，我推你回去吧！回程的大八车应该比较轻。鬼气森森、醉生梦死，还真是个拖着老朽身躯的奇怪的贵公子，快坐上去吧！快啊！”

“妖怪可是变幻莫测、长生不死的。那我就不客气啦！”

待内海缓缓登上大八车后，车子随即前行，光一在后面帮忙推车，登上陡峭的山路。

跟在后头的是僧侣们与一马、神山东洋，还有丹后弓彦、小六、木兵卫，加上巨势博士与我缓缓走着。

弓彦突然露出嘲讽的神情，环视我们，说：

“我不清楚珠绪小姐的事，不过杀害王仁的凶手应该就是我们四个人当中的一个，巨势也是这么想的吧？”

木兵卫连哼都没哼一声，全然不予理会，继续往前走。为人憨直的人见小六则是稍稍喘着气问：

“咦？为何说是我们四人呢？”

“我们四人中嫌疑最大的就是你吧！因为你是那种老谋深算，什么事都藏在心里，又很会察言观色的人，所以王仁和珠绪小姐是你下的毒手，是吧？”

“所以才说凶手是我们四个其中之一？”

“干脆就承认人是你杀的吧！你也是个作家啊！我们都是搞创作的，说话本来就比较口无遮拦，况且我也不是什么神探。”

虽然弓彦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露出嘲讽的笑容。

“如果王仁是因为盗窃过失而惨遭杀害，未免无趣了些。还有，我只是打个比方啦！也有可能是一马为了妹妹的事情找王仁谈，因为王仁实在太过无礼，结果一马一时冲动杀了王仁和妹妹；倘若事实真是如此，也很无趣，不是吗？当然，我也摆脱不了杀害他们的嫌疑，但这样也很没意思。我们不是神探，只是搞文学的，没必要探究事实真相找出凶手吧。不过光是想象凶手杀害王仁和珠绪的样子，不觉得这题材挺有趣吗？对创作者而言，也是挺不错的灵感来源；身为文人，就是要丢弃那些迂腐的犯罪理论，不知各位觉得呢？”

小六愤怒得不想回应。

“你这是在干吗？讨论文学吗？能不能停止这种无聊的废话，就事论事地看待这次杀人事件，真相就是真相，凶手就是凶手，哪来什么陈腐可议？况且也有可能是我们不认识的人所为啊！事关人性，哪来什么迂腐的犯罪理论……”

木兵卫以沉着的口气，连珠炮似的说个不停。怒气冲冲的小六只是一个劲儿地往前走。

“丹后这家伙八成心怀鬼胎吧！什么嫌疑犯、迂腐的犯罪理论。说穿了，只是想替自己辩护罢了。我最看不起这种人了。王仁虽然傲慢无礼，心地还算坦荡，有其可取之处；和他那豪爽开朗的个性相比，同样是作家的丹后明显略逊一筹，不但心机沉浮、个性又阴森，根本不配当个作家。虽然王仁平常说话大大咧咧的，但还算明白事理，思虑也较深。当然，光看外表感觉不出来，不过作家本来就爱想东想西。相较于丹后现在的作品，王仁的创作显得简洁有力多了，思考面也广，格局大多啦！反观丹后，根本变不出新把戏，深度也不够，十分小家子气；所以你刚才说的那番关于凶手的论述，只是为了替自己辩护罢了。你就老实招了吧！王仁是你杀的，珠绪小姐也是你下的毒手。你担心自己被识破，也很在意巨势也在此。”

丹后奚落的笑容从未停过。

众人来到山谷，进入乡村小道。

“不好意思，我想四处逛逛再回去。”

丹后弓彦和众人道别后，便走向与村子反方向的另一头，那一带是温泉区，有一间温泉旅馆；虽说是温泉旅馆，也只有住在附近的人才会去光顾，充其量只能说是那一带的公共澡堂。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那间温泉旅馆有贩卖杂货和药品，而且是现在已经没人要买的战前物品，所以应该还有没卖出的存货，像是战争期间流通的卡尔莫宁[2]，虽然那时我只要喝点酒就睡得着，不必靠什么安眠药，但最近却深为失眠所苦。原本就想去一趟温泉旅馆，看能不能买到战前进货的卡尔莫宁，结果为丹后先行离去才猛然想起。于是，我也先行脱队，想追上丹后；但走了三町[3]后，他却往回走。

“怎么了？不是要去温泉旅馆那边吗？”

“就算去那边也无法解闷，我先走了。”从这里到旅馆还有四五町之遥，那座村落只有十五户人家。

温泉旅馆老板约莫四十岁，看起来颇为精明的斯文模样，听我说明来意后，说道：

“是啊！有时也有客人因为东京没卖的东西，特地跑来我这里找。毕竟不晓得现在的行情，还是别卖比较好；以前就是因为什么都不知道，卖得太便宜，结果大亏本，现在已经没什么库存了。”

“可以麻烦你找找看吗？如果有的话，用黑市行情卖给我也行。”

“我不知道什么黑市行情啦！听说都是几十倍、几百倍地卖呢！”

“药品从以前就是照九倍的价钱来卖，食物的话，大概有百倍，不过我看现在药品应该也有百倍的行情吧！价钱等会儿再商量，先看看到底有没有我要的东西吧！”

老板将以前的药收纳在架子边上的纸箱里。我把每个都拿起来查看，但没有我要的。因为受到老板不少照顾，总觉得不买些什么，有

点不太好意思，所以买了胃肠药、驱虫药，还有其他两三种药品才离开，结果没有一样能立刻派上用场。

“卡尔莫宁？那是什么药啊？”

“助眠药。”

“我想起来了。三个月前，歌川先生家的客人南云先生，和歌川先生的妹妹由良婆婆来买了一堆东西，那时好像有买什么安眠药之类的。”

归途时，天已全黑，山毛榉林一片昏暗，走起来十分危险，只能凭借些微光走过歌川家后山的便捷方式，走到通往三轮山的山径。我打算从那里绕到后门，正准备下坡时，在后门巧遇刚从禅寺那边走来的一马。

“哟！是你啊！你自己也很晚回来嘛！”一马显得有些惊讶。

“我跑去温泉旅馆那里买卡尔莫宁，想说能不能碰运气买到战前留下的药品，没想到被由良婆婆抢先了一步。”

“原来如此。那间温泉旅馆的存货最近可抢手呢！写封信叫我先帮你买不就得啦！我去草林寺商谈我妹妹的丧礼事宜，却没半个人在，只好坐在正堂发呆了三十分钟。”

这时，从大门方向的斜坡出现手电筒一晃一晃的光影，原来是海老冢医生。他认出是我们后，怔了一下，才对我们打招呼：

“王仁豪杰也化成一缕烟了吗？”

王仁已经化成一缕烟。居然从这家伙口中听到我心里在想的话，难不成这家伙是我肚子里的蛔虫？不只王仁，大家都会走上这条路。海老冢这家伙不知在念叨什么时，恍神的我仿佛被敲了一记。

这时，我突然惊觉一件很糟糕的事，脑中瞬间一片混乱。

我刚向一马提过，稍早之前和登上山谷小径、准备前往村落的三人道别时，也提过同样的事，那就是我说要去温泉旅馆买卡尔莫宁。

王仁陈尸的现场发现掺有安眠药的牛扁汁，珠绪小姐的枕边也散落可疑的白色粉末。老天，我竟然忘了这件事，还一副夸耀自己常用卡尔莫宁似的，演技还真是拙劣。很在意会被大家视为嫌疑犯的我，心情随即变得很阴郁，闷闷不乐。

我们和海老冢医生在厨房入口道别后，绕过花园走向别墅时，看到四位僧侣、多门老爷与由良婆婆，一起坐在白天还是灵堂的主屋大厅用膳。一马走向大厅走廊，问：“这是怎么回事？这些僧侣怎么会在这里？害我一个人傻傻地在正堂等了三十分钟呢！”

“诗人还真是缺乏常识啊！”多门斜睨一马一眼，不屑地说。

“做完法事本来就该招待僧侣用斋，这是日本自古以来的习俗啊！”

“请问有什么事？”老僧侣微笑地问一马。

这位僧侣战前曾在大学教授印度哲学史，是日本知名的佛教学者；因为出身乡下地方，所以战时便回来村中禅寺避难，是一位光看外表，根本看不出是一位学者的穷酸老僧。

“没事，不打扰您用膳，明早再请教您就行了。”

一到客厅，晚膳早已准备好。内海一落座，便开口：

“我今天坐大八车回来，从拉车的村民那里听到一件很妙的事；虽然凶手可能就在我们之中，但也可能不是。听说逃到村子里的避难者中，有个行径诡异、似乎是退伍军人的文学青年，还是个政治狂热分子。他说过‘像王仁那种情色作家要是不杀掉，日本就完了’之类的话，还掏出怀中匕首在村民面前耍弄，说什么‘要用那把匕首杀王仁’。那个人也讨厌珠绪小姐，说什么‘那种女人会让日本亡国’，听说警方也盯上那男的了。”

一马听完后，疑惑地说：

“那男的不是来避难的，其实他是村里土生土长的制图工，叫奥田利根吉郎。后来跑去从军，退伍回来后家被烧掉了，妻子也行踪不

明，才会变得怪里怪气。其实他在从军时就已经有行为偏差，当时他在中国北方服役，开始崇拜孔子，现在他暂住的房间窗户上还挂着什么孔子研究所、论语研究会之类的招牌呢！当然，这些都是听说的。某天，他在路上碰到王仁，想上前向他理论什么时，被王仁用枪吓退。瘦弱单薄的他根本威吓不了王仁，只能像斗败的小狗夹着尾巴逃走；而且批评王仁是情色作家的他也很妙，居然写过奇怪的信给内人。”

只见彩华夫人也一脸困惑：“不是什么情书啦！但是和王仁先生有关。说什么不要被王仁这种情色作家骗了之类的。”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很奇怪，不过这形容倒很贴切呢！他被王仁弄伤后，到我的医院包扎，只是轻微擦伤而已。记得他那时曾这样说：‘有臂力的人都是暴力分子，还说什么体力、精力都不是文化产物。’大概是这样，他可能脑筋真的有点不太正常吧。那时他还说什么歌川多门曾写信给长得很丑的卖春女，对方却连理都不理他。他并没有指名道姓是谁，只说是妓女之间在谣传。”海老冢又说了令人不太愉快的话。

“喂！谁快来把这个装模作样的蒙古大夫给我撵出去！”光一火冒三丈，“真受不了这种无聊又神经质的家伙，实在太做作了，活脱脱是个曲学阿世之徒。你以为你是谁啊？根本不配和我们同桌用膳！”他怒气冲冲地走过来，一口气将海老冢坐的椅子端起来，扔向客厅。

光一一走回来，海老冢又若无其事地搬回椅子，毫不在乎地坐回原位。怒不可遏的光一大吼：“我说你这个天才，不只身子残疾，难不成连脑袋都生锈啦？别开玩笑了，凶手绝对就在我们之中！”

“你凭什么这么说？也有可能是外贼侵入所为啊！凶手能够自由上锁、打开王仁的房间，肯定握有钥匙，所以只有住在这里的人才能做到！”

只见一马忍不住大吼：

“我们又不是神探，这话题就到此为止吧！”

“呸！”光一吐了一口口水，“我可是求之不得呢！不如来聊些情色话题吧！而且只限这话题哟！反正我们用餐时常聊的嘛！男男女女齐聚，一边喝酒，一边聊文学、艺术，谈论诸位大作家难登大雅之堂的创作。总之，不愧是王仁先生，只有他写的东西最成熟。好了，咱们就来聊聊情色话题，大方地谈论吧。今晚可得好好找宇津木大师的碴儿才行。不过，我喜欢胡蝶小姐那刻意冷淡的态度呢！再怎么说，我也是日本人嘛，对佛像特别感兴趣呢！尤其是飞鸟时代的创作。我记得巴厘岛的情色舞还保有飞鸟时代的传统情色味道，舞者那腰际线条可真教人想一把搂住。”

光一又起身，模仿南洋土著扭腰摆臀的舞姿，甚至哼起当地的传统民谣。只见他摆手扭腰、哼哼唱唱，颇为精湛美妙，仿佛从南洋直接空运过来似的，让在座女士们惊愕不已，原本憎恶的眼神也转为赞叹之情。

---

[1] 大八车，江户时代前期的一种大型运货车。

[2] 卡尔莫宁，一种安眠药。

[3] 1町约为109米。

十、疯子大集合

晚上九点四十分。由良婆婆来到客厅，环视四周，问海老冢医生："千草在吗？"

"不知道。"海老冢一副爱搭不理的样子。

一旁的宇津木小姐接着说："一直没看到千草小姐呢！刚才吃饭时也没看见对吧，医生？"

"我不知道。"

"彩华夫人，你有看到千草小姐吗？记得你也在一起用餐。"

"没有，没看见啊！"

"哎哟！怎么回事啊？还以为她在这里呢！这孩子到底跑哪儿去了？"

老妇人脚步蹒跚地离开。

由良婆婆曾经中风，之后就影响到行走，跛着脚，辛苦地上下楼梯。因为外面没有适合的住所，只好忍耐这种每天像爬山似的上下楼梯，所以老夫妇晚上都会自备夜壶。

大家都醉了。光一也难得喝个烂醉，就连内海也灌了好几杯啤酒。杀人事件发生当晚的聚会如此神经质、莫名尖锐又痛苦。"也许杀人凶手就混在我们当中。"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意识到这一点，多少令人心里有疙瘩。

平素滴酒不沾的木兵卫一喝醉，就成了难搞的家伙。只见他从刚才便一直缠着丹后，随即话锋一转，又冷不防地将矛头指向海老冢，嚷嚷道：

“你这个怪里怪气的医生……喂！你给我过来！真是讨厌的家伙。把我们这群人都当成疯子、怪人，你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对不对？我看啊，你才是真正的怪人。”

“哎！真是至理名言啊！”光一似乎很兴奋，也跟着起哄，“我可要洗耳恭听。”

“我一向很讨厌揭人丑闻，但只有你不适用这原则；虽然你打心底瞧不起我们这些文人，你自己还不是每晚留宿钓殿，和女人乱搞，我有说错吗？还有，加代子小姐很讨厌让你看病，要是没人陪在身边，她死都不肯让你诊疗，没错吧？你这个色鬼，不但硬拉加代子小姐的手，还会揉捏她的胸部，最近又盯上那个叫下枝的年轻女佣，说什么她犯了胸痛，可能是哪个内脏出现病兆之类的，频频暗示她接受诊疗；以上这三件恶行都发生在宅邸内，至于医院那边如何，我就不太清楚了。不过光是宅邸这三件丑事便能判断，比起我们文人间的爱恨情仇，你这种阴郁又变态的异常行为，更令人‘叹为观止’。”

“好！说得好！”光一显得非常兴奋。碍于礼教，在座女士们尽量装作什么都不晓得，只是窃窃私语；不过木兵卫接下来的一番话，却让在座女士噤声。

“好个名医、君子啊！没错，就是这眼神！大家看，那是闪闪摄人的变态眼神、杀人眼神，那是对血的饥渴，渴望血流成河的杀人魔眼神，就算想藏也藏不住。你们看，你们看！”

喝醉的木兵卫面色苍白，杀气腾腾，他那恶鬼般深沉的双眼，闪闪发光，一点也不逊于海老冢医生。从头到尾目击这一切的我，发现他气得浑身发抖，而且因为过于亢奋，双眼还露出狂人般的闪光，那是随时都有可能扑上前杀人的眼神；仿佛欲将对方撕裂、捏个粉碎，那是随时都有可能干出疯狂行为的狂人眼神。

女士们惊愕地屏息。

木兵卫怒目斜睨海老冢。

“他根本就是个变态、精神分裂者、妄想症患者，总之就是个怪人！还自以为纯洁正直呢！他非礼加代子，和女人们乱搞，连下枝小

姐也不放过；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半点羞耻，这不是变态、疯子，是什么？只会一味指责别人，却不知检讨，这根本就是疯子行为，不是吗？各位不觉得吗？”

海老冢的眼神益发怒气升腾，看来已经临近极限，即将一发不可收拾。眼看愤怒情绪将要溃堤的他，感觉随时都有可能爆发。此时，传来一阵拖曳的脚步声，只见由良婆婆扶着诸井护士的手，走进来。

“到处都找不到千草呢！怎么会这样？有人看到她吗？”

瞬间弥漫一股恐怖气息。

“不会吧！难不成被杀了吗？”光一大吼。

“婆婆，放心啦！那女孩精力可充沛得很，也许只有在您面前才会收敛些，其实她是一个性感尤物呢！”

在座众人皆不发一语，没人想再多说什么。只见诸井护士发出宛如浮尸从水中出声似的低沉嗓音，说：

“千草小姐出去幽会了。”

“你说什么？你知道些什么吗？”由良婆婆的惊愕眼神投射在诸井护士的冷漠脸庞。

“千草小姐收到一张匿名字条，还很得意地拿给我看，不过我没多看就是了。然后她六点就出门了。”

“去哪儿？”

“不清楚。”

“跟谁？哪个男的？”

“我有义务保密。”她冷冷地说。

现场再度陷入沉默。

海老冢像熊似的轻轻挥舞手臂，样子看来颇为奇怪，可能是过于亢奋的关系，只见他激动得愤然起身，回头斜睨众人，随即挥着双臂快步离去，走到走廊时又突然回头，用尽全力怒吼：“混蛋！”

明明个子矮小，却发出如此蛮声，那是充满愤怒的声音；海老冢医生随即像冲上天似的迅速离去。

“哇哈哈哈！哇哈哈哈！”光一发出诡异的笑声。

“还真是够余兴呢！什么跟什么啊？杀人还有余兴可言？也许这座宅邸本身就是个笑话吧。住着一堆爱端架子的家伙，充其量只是个淫窟，成了一群纵欲色情狂的巢穴罢了。”

“闭嘴！你这个痞子给我滚回东京去！立刻滚回去！”彩华夫人愤怒到全身发抖，像被电击似的，激动得血管都快爆出来了。

“你说什么？你这个婊子，有种再说一次！”

语毕，只见光一神情丕变，犹如厉鬼。相较于海老冢那活像杀人庖刀般的冷冽，光一则像个失去理智的暴徒、厉鬼、一头疯狂的野兽。

说时迟那时快，光一整个人弹跳起身，一把揪住彩华夫人，将她狠摔出去。只见彩华夫人被摔得老远，贴地趴伏，不但衣服被扯破，膝盖也撞伤，连站都站不起来了。大伙赶紧上前搀扶，夫人才能勉强起身；柔弱的外表下，有一颗坚毅之心的她立刻还击。

“痞子！杀人凶手！”

“你这个臭婊子！”

众人还来不及反应，彩华夫人已经砰的一声飞了出去，重摔在地。光一这家伙的臂力犹如箭矢般迅速利落。

正当大家心想这下子又要发生什么事时，只见光一突然拿起大花瓶往大家砸来，幸好人见小六练过一点拳脚功夫，挡住光一砸来的花瓶，大家都没受伤。被当成凶器的花瓶落在地上，摔个粉碎。

小六吓阻了光一犹如猛牛般的怪力。彩华夫人生怕遭遇不测，赶紧逃离；只见她经过饭厅，奔向庭院。

光一立即追上去。待大伙追上去时，彩华夫人已经被他压倒在松树下，眼看近乎奄奄一息。

大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拉开他们，并设法隔开两人。彩华夫人在女士们的搀扶下离去，光一也像一头狂牛般大口喘气，无奈一时不察，又让他脱序大闹。

彩华夫人又像箭矢般逃命，只见身轻如燕的她像一条鱼般，拼命往前冲。

原本逃出饭厅的她又逃回屋内，一行人在后面追赶，好不容易追上时，她已经躲进自己的房间并反锁房门，光一则因为爬楼梯时跌跌撞撞，来不及追上她。

像一头发疯野牛的光一拼命踹彩华夫人的房门。待我们追上去时，听到他怒吼："混蛋！丑女！你要是敢出来，看我不宰了你！勒死你！勒死你！"

光一扯着自己的衣领，用力扭动脖子，纵身一跃，又踹了一脚房门，没想到一个重心不稳摔倒在地，摊呈"大"字形。

这场闹剧大概闹了一个钟头吧。当大伙再次凑上前时，光一又纵身跃起，像一头猛兽般咆哮不停；众人决定不再理会他，各自回房休息。约莫过了十几、二十分钟，又听到光一踹踢彩华夫人的房门，随即又瘫倒在地，嘴里不停地咒骂。

我被吵得睡不着，光一就这样持续咆哮大闹了三个小时。翌晨，不晓得是谁先起来，看到疲倦的光一躺睡在彩华夫人的房外。

幸好彩华夫人没事，光一隔天也恢复原样，只是无法预料的杀人计划正悄悄进行着。

驼背诗人惨死在自己的寝室里，后来众人分头寻找，终于在三轮山密林中发现了千草小姐的尸体。

【附记】

事实上，《不连续杀人事件》这名字有很多问题，是否正因为不连续，所以凶手应该不是同一人，名侦探也得频频登场呢？从“书呆子”刑警现身凶宅开始，我便有了取这名字的灵感，但总觉得念起来有点怪。

“鬼点子”女士也从遥远的九州饭冢寄来一封信，说什么已经连续死了七八个人，嫌疑犯却也陆续惨遭杀害，真是令人厌恶的诡计之类。即便你有“鬼点子”的称号，但还是得对你说声抱歉，别想轻易破解这诡计。

从作品名称推断凶手一事，是《半七捕物帐》[1] 惯用的手法。“猎犬”警官也是一位从推理小说的装订图案推定凶嫌的高手，但明治维新后，便老是逮不着真凶。推理小说的作者本来就喜欢从作品名称获得各种灵感。名探诸公耻笑《半七捕物帐》老是卖弄愚昧的才华时，更该喟叹日益恶化的日本治安。

现在是巨势博士就“连续”“不连续”一词，说明其意的时候，还请各位千万不要着了凶手的道儿，不然作者也会因为无力抗辩而困扰不已。

又来了一封挑战书。依乱步侦探所言，同样身为推理小说家的角田喜久雄先生是参加本次猜谜游戏的首位高手，在此谨收下角田大侦探的挑战书，紧接着的是式场隆三郎先生。

坂口安吾

---

[1] 《半七捕物帐》，冈本绮堂著，是以江户时代为背景的早期日本侦探小说。

十一、从火葬场回来的路上

翌晨，我出外散步时，瞥见光一仍呈“大”字形躺睡在彩华夫人房门前。我走过后门，朝三轮山方向走。

“喂！”迎面有人拄着手杖朝我大喊，原来是神山东洋和老仆喜作叔。

“起得真早啊！神山先生。穿登山鞋散步，还真是时髦。”

“我习惯早起，可不是开玩笑哦！只有你们这些搞文学的和盗贼，才会白天蒙头大睡吧。我可不是在散步，而是在找人，千草小姐从昨天傍晚就不见人影。矢代先生，虽然说这些话有些莫名其妙，总觉得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别看我这样，其实我的心脏不太好，有点不舒服，没办法在这丛林般的山径走太久。”

“你一直沿着这条路找吗？”

“嗯，只能沿着这条行人可走的小路找，我可是从三轮神社一路走到三轮池。”

于是，我们三人一起走向三轮神社背面更深的密林搜索。一路山白竹丛生，杂草、藤蔓缠绕，四周阴森静谧。

“不觉得这一带就像是会发生凶案的深山密林吗？我实在很讨厌走进这里，真受不了。”

神山边说，边停下脚步，似乎发现地上有什么东西：“咦？这是什么啊？”

神山弯腰拾起。

“哎呀！这不是女人的口红吗？好像是不小心掉落的。你看，那边杂草好像有踏过的痕迹，难不成……”

我们往前走个五六步，发现有个包掉在地上，里头的东西散落一地；又往前走了十步，惊见惨遭杀害的千草小姐像睡着似的趴伏在大树荫下，被包巾蒙住双眼，似乎是被女用腰带之类的东西勒死的。

四周没有任何抵抗或打斗的痕迹。

“看来几乎没什么抵抗呢。我们一开始发现的那处被践踏的杂草，该不会就是第一现场吧？再将尸体搬来这里丢弃，真是可恶至极的暴行，不过凶手倒是没有对女人乱来，还算挺绅士的。”身穿衬衫与长裤的千草小姐，服装仪容还算整齐。

我们报案后，刑警、巨势博士等一行人跟着我和神山来到凶案现场。回去用早膳时，又传出内海明在寝室惨遭刺杀的骚动。因为迟迟未见内海明出来用餐，彩华夫人前去叫他，没想到寝室竟成了一片血海，身穿睡衣的内海俯卧在房间中央的床上，侧腹三处、胸口和颈部各有两处刺伤，梳妆台上放了一把清洗过的匕首，可见凶手曾在这里洗手；这把凶刀是摆放在起居室架上的其中一把。内海穿的拖鞋抛离脚边约两英尺远，门旁还有一双凶手穿进来，脱掉后才离去的拖鞋，那是放在内海寝室旁边洗手间内的拖鞋。除此之外，没发现凶手留下任何东西，连指纹也没有。

现场勘验结束后，内海明尸体连同千草小姐的遗体一起由县立医院的医生，在草林寺正堂进行解剖。千草小姐的遇害时间，推测为十八日下午六点至七点之间，驼子诗人则是于晚上十一点至十二点左右遇害。那时，内海似乎正坐在床上阅读拉克罗[1]的《危险关系》，小说滚落床下，有可能是从洗手间回来后惨遭杀害，也有可能是引狼入室后被杀；因为是熟人，内海在丝毫未觉杀意的情况下，遭凶手从身后朝侧腹刺了两刀，身子摇晃向前倒时，又被胡乱刺了好几刀，刺中心脏毙命，卧倒在地后，颈部又被补上两刀，由此可见应为熟人所为，因为怕死者醒来，所以补了好几刀。

晚餐后八点半，“猎犬”警官要求大家到客厅集合。

“看来不能再客套下去了。在座各位已经摆脱不了嫌疑，希望各位能坦诚与警方配合。现在请各位提出从望月先生的葬仪后，到晚餐这段时间的不在场证明，先请巨势先生说明，您是几点回到这里的？”

“这个嘛，因为我生性是个糊涂虫，除非约会，根本不看表。”

博士露出苦笑，神山东洋接话道：

“我有注意时间。诵经结束后点火，大伙准备离开时，矢代先生问了一下时间，记得没听清楚的一马少爷还反问：‘什么？’于是我瞄了一眼自己的手表，记得是六点零六分，一马少爷说是六点零九分；虽然我的手表不是什么高级货，却也是块好表，十分之一秒都不差呢！如何？要的话，算你十万日元，哈哈哈！”

“鬼点子”女警尖声说：

“哎呀！矢代先生，您不是有戴表吗？为什么还问别人时间呢？”

“昨天搁在桌上忘了戴出门，难不成‘鬼点子’小姐是那种一年到头将所有的东西带在身上的人吗？”

“你在胡说什么？未免太失礼了。”

“住嘴。”

“猎犬”警官斜睨一眼，眼神果然很有魄力。

“所以，大家是一起回来的吗？”

无人回应，神山东洋又接着说：

“没有。内海先生在大八车上，土居大画家在后头推着，还有两个小伙子在前面拉车，连同土居先生一共三人，推着车子疾速上坡。”

“为什么会有大八车？”

“载运尸体用的。”

“那两个人帮忙完后，为何没有立刻离去？”

“这和都市的人力车、出租汽车不一样，那两个乡下小伙子是少爷雇来的，还得帮忙堆柴之类的，所以不能马上离开；况且火葬场有很多事需要人手。”

警官回头看向“书呆子”刑警，问：“那两个小伙子来了吗？”

“来了。昨天所有的关系人都在那边的房间候着。”

接着，传唤和三郎与阿清这两个小伙子。

“内海先生坐到哪儿？”

“禀报大人，他坐到大宅后方的山路那边。”

“是往三轮山方向的岔路吗？”

“是的，是个名为十三间的地方。从十三间下坡，就有一条岔路。”

“他为何只坐到后门那边？”

“因为接下去是下坡，他说坐车下坡不太舒服，便下车了。”

“是这样吗？土居先生。”

“我哪知道啊！我只是帮忙推到从火葬场还要走个四五町远的地方；之后都是弯曲山路，没什么需要使力的上坡路，有那两个小兄弟拉车就够了！用不着我在后面推。”

“你没一起坐车吗？”

“那车的速度可快得很呢！而且是越跑越快，嘎啦嘎啦转个弯，一下子就看不到了。我走到往三轮山的岔路时，就没看到驼子。”

“有谁后来看到内海先生吗？”

无人回应。

“土居先生回来时，内海先生已经回来了吗？”

“还没，我应该是第一个回来的吧。内海第二，之后是谁就不知道了，我又不是警卫。”

“你还记得自己是几点回来的吗？”

“这问题可就考倒我了。我回来时，第一个看到的人是宇津木小姐，她应该比我有时间观念。”

“七点左右，好像不到七点十分吧。不巧我也是个没什么时间观念的人。”

“其他人是一起回来的吗？”

“我和一马，还有僧侣们是接在他们之后离开的，其他人应该更晚吧。”

神山东洋回答。

于是我主动开口：

“是的，我和丹后、木兵卫、小六以及巨势博士边聊，边走回来。一上了山路，丹后就和我们道别，朝温泉旅馆那边走。虽说我们争论的事情令人有点窘，但还算平心静气就是了。后来我也去了温泉旅馆买药，走了约两町就遇到折返的丹后。我从温泉旅馆买完药要回来时，天色已经暗了，后来还在后门遇到一马，还有拿着手电筒、像个哲学家般独自散步的海老冢医生。”

“所以你是和神山先生一行人一起回来喽？”

“是的，我们一起回来，但僧侣们走到后门那边就回寺院了。”

一马接着说：

“我原以为僧侣们已经回寺院，后来想起有事要找他们，所以去了一趟寺院，结果一去才发现没半个人，只好独自坐在正堂前，等了快三十分钟。结果回来时，在后门遇见矢代，走进客厅一看，才发现原来僧侣们在我家。”

“了解。那么歌川先生在草林寺等候的那段时间，有遇到谁吗？”

“那里地处偏僻，没遇见任何人，所以我没有不在场的证明。”

“丹后先生与矢代先生是各自回来的，是吧？其他的如人见先生、三宅先生和巨势先生则是一起回来喽？”

“没有，后来我又单独出去。”

木兵卫抬起冷漠的脸，说道：

“人见和巨势先生弯进山毛榉林小径，我则是朝内海坐的大八车方向走。”

“应该有遇到内海先生吧？”

“抱歉，当时连个人影都没有。因为那边小路都是蜿蜒隐蔽于密林中，四周没有田地，所以人迹罕至。”

这时海老冢姗姗来迟。

“哎呀！你总算来了。百忙中还劳烦您来一趟，真是不好意思。想说您每天都会过来一趟，今晚是突然有急诊吗？”

“拜托！没事干吗每天过来啊？”

医生挺了挺身子，露出傲慢的眼神：“真受不了！”

他喃喃自语着。

“海老冢医生昨晚大概几点过来的？”

“干吗？谁会特别去记这种时间？”

“那你总该记得自己何时离开诊所的吧？”

“我根本不戴表，除了看守钟塔的人以外，我想没有人会盯着时间过活吧。”

“话是没错，不过一般要去别人家拜访时，都会稍微留意一下时间，海老冢医生难道不会吗？”

“倘若不会，那就蛮奇怪的。海老冢医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像警官说的，一般人要去别人家，出门前多少会留意一下时间。”

木兵卫话中带刺，冷冷地说。看来昨晚的事烙印在他脑中，有着学究气的他是个一旦锁定目标就会紧咬不放的人。

“随便你们怎么查，我的工作是替人看病，警察的工作是调查，我只知道分内的事，其他一概不知。”

“矢代先生和歌川先生在后门偶遇海老冢医生，是吧？矢代先生是走大八车经由的山路，歌川先生是从禅寺那边，海老冢医生则是从村子过来，那时大概几点呢？”

“八点左右吧。因为天色已经暗了。深山里的天色暗得比较快吧。”

听到我这么说时，警官又问：

“了解。也就是说，土居先生是第一个回来，大概是七点或六点五十分左右；接着是内海先生，再后来是神山先生、歌川先生；歌川先生回来后又出门，再后来是……”

“我和人见先生。”巨势博士说。

“之后是三宅先生、丹后先生、矢代先生，应该全部都有点到吧。那么，有没有哪位女士在这段时间出门呢？”

“我们都待在客厅里，当然也有人在厨房里，基本上大家都在一块儿。”宇津木秋子回答。

“有哪些人？”

“我和胡蝶小姐在客厅里，彩华夫人在厨房里，我们聚在这里聊天时，神山太太也在，只有千草小姐不在。”

“最后看到千草小姐的是哪一位？”

“是我。”

在座之一的诸井护士干脆地回应，感觉有一股能威吓别人的自信。

“我看到她六点左右从后门出去，一分钟前还给我看了一张字条。”

“你有看到字条的内容吗？”

“有，上头写着：‘今天六点半到七点左右在三轮神社，静待丑女与驼子幽会，细节留待见面时详谈。’千草小姐还很得意地说：‘内海先生很迷恋我呢！’”

“那张字条是内海先生托我转交的。”彩华夫人有点不太好意思地说。

“内海先生真是个怪人，还突然对我说‘幽会’这字眼太老套了。用‘魍魅密会’这词比较适合，他说这是一场魍魅丑女与驼子的密会；看来他说要送给丑女一首诗是出于真心的，千草小姐也是为了这首诗而活。”

“何以见得？”光一语气颇为轻蔑。

“他真的有写那首诗吗？警官先生，你们查过内海的原稿吗？”人见小六问。

“这个嘛，查是查过了。但我对这东西是个门外汉。巨势先生，那原稿还留着吧？”

“当然，但只写了个标题而已。”

“猎犬”警官态度大变，环视在场众人。

“昨晚还真是骚动不断啊！”

警官边笑边瞅着光一。光一撂了句：“不关我的事！”旋即别过脸去。警官又瞄向彩华夫人，她因为昨晚受伤，膝盖和双手手臂、手指都缠着绷带，一脸困惑；拜天生美人坯子之赐，无论何时都显得十分从容，总是给人生气勃勃的感觉。

于是，警官的目光又落在海老冢医生身上。

“海老冢医生应该很生气，为何没有立刻掉头走人？”

“我是直接回家啊！”海老冢满脸愁容，一副咬牙切齿状。“猎犬”警官完全不予理会，直盯着海老冢双手的绷带。

“手受伤了吗？”

“昨晚走山路时摔倒了。”

“听说海老冢医生的脚不太方便，从这里到医院起码得走上四个半钟头，所以昨晚应该是九点半左右离开这里喽？”

还是初次听闻每晚都会留宿的海老冢，昨晚居然回家了，让我不由得竖起耳朵。只见海老冢眨着大眼，冷冷地斜睨警官一眼，没有搭腔。

“昨晚午夜十二点半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通知有急诊，诸井护士赶紧去钓殿找海老冢医生，可是没看到人；那是海老冢医生从这里离开了一个半小时后，约莫两点左右的事。这期间，海老冢医生不可能花了四个半小时才走回家吧？”

“我一直都在走路。”

海老冢挺胸，语气坚定。

“哼！我只是没走那条直接回到家的路。说我是笨蛋也好，疯子也罢，我想呼吸新鲜空气，重整情绪，但走在根本不熟的密林小路，手才会受伤。哼！这里根本是个狗窝，可笑至极！”

“所以路上没遇到任何人，也没去拜访任何人？”

“哼！这村子有谁值得我拜访啊！笑死人了。”

“千草小姐昨晚九点半左右遇害。”

木兵卫冷冷地抛出这句话。只见海老冢顿时情绪沸腾，紧握拳头，瞪大眼，狠狠斜睨着木兵卫，一派怒不可遏的样子。

“猎犬”警官看向彩华夫人，说：

“夫人昨晚可真是饱受灾难呢！你的伤还好吧？”

彩华夫人微笑，回答道：“谢谢关心。只是稍微擦伤的左膝还有点疼痛。”

“听说夫人逃进房间，土居先生追上去，又踢又打房门，一直闹到十二点左右，是吧？”

光一神态自若，毫无惧色地看着警官，说：

“我已经记不得了！搞不好醉到把警官先生看成老虎也说不定呢！人只要一喝醉就什么也不记得，昨晚的事搞不好其他人比我更清楚。”

警官点点头。

“只要一凑近，他就揪着别人不放吗？一马先生。”

“我那时不是故意凑近，只是要回房间，结果被他一把揪住领子，猛力推倒，还被踹了好几脚，好不容易才趁隙脱逃，逃回房间。不只我，连巨势先生也遭殃了呢！”

“因为我的房间也在附近。我从门缝偷窥，瞧见他一副张牙舞爪的模样，大声咆哮，简直发了狂似的，大概闹了一个钟头吧。”

神山东洋也附和：“没错，他一直在门口闹到十一点，目光炯炯，还发出雷鸣怒吼，那股狠劲真是可怕啊！就这样一直闹到十一点左右，他才肯靠着房门坐在地上，一会儿唱歌，一会儿不知在自言自语什么。平常不怎么爱看书的我，昨晚根本睡不着，索性看起书来；约莫凌晨十二点十八分左右，才渐渐没听到土居先生的咆哮声，我开门窥看，只见土居大画家整个人躺睡在地上。”

警官点点头。

“神山先生果然专业，时间都记得清清楚楚，多亏有你的说明，整个经过情形才能厘清。彩华夫人的房间位置能将走廊各处看得一清二楚，所以靠在那门上可以清楚地知道大家进出走廊的情形。土居先生，你有看到谁出来，和谁讲话吗？”

光一露出有点难为情的表情，说：

“这个嘛，也许敝人我曾对昨晚出入的人咆哮、追打也说不定，可是我真的记不得了。不过我瘫坐地上时，大家应该已经睡了吧。没看到有谁进出啊……等等！”

他思索片刻，还是想不起来的样子。

“土居先生自己没有离开那儿一步吗？”

光一搔搔头，说：“我应该有去小解一下吧。真的想不起来了。”

“不对！你绝对没有离开过。”神山东洋斩钉截铁地反驳，“为何我敢这么肯定呢？因为他站在原地不停怒吼，连一秒也没停过。我想夫人应该比谁都听得清楚才是，夫人应该不是那种躺在老虎旁边还能熟睡的人吧？”

彩华夫人神情认真地回应：“嗯，我记得。他一直站在我房门前大吼，直到十二点多。自从这只老虎出现后，我都会去我先生那边

睡，只有昨晚躲回了自己房间；为什么呢？因为我习惯将房门反锁，所以千钧一发时，门能瞬间锁上，拜我平常懒散所赐吧。”

神山开口问道：“凶手有没有可能是从窗户入侵的？”

“何以见得？”

“因为土居大画家一直赖在那里胡闹，加上土居先生说他已经记不得什么了，所以凶手算准他喝得烂醉，什么也不记得时，从容行凶。”

“也许如您所说吧！”

“猎犬”警官毕竟经验丰富，完全没让我们识破搜查方面有任何纰漏。但巨势博士说，并未发现任何入侵迹象，至少不可能从窗户进来。

先不论凶手是从窗户还是门潜入，基本上没有任何破绽，也毫无线索可言。毕竟越是要弄小伎俩，越会留下痕迹，若不像我写的小说如此难以理解的话，就没有业余侦探大显身手的机会。

侦讯告一段落后，“猎犬”警官随即切入正题。

“如各位所知，一间房子在三天内发生四起命案，这在日本是空前之事。对于住在这栋宅邸的各位来说，已经无关平素生活是否简单朴实，每个人都无法排除嫌疑，我想这一说法在法治国家是很合理的。我有一个不情之请，还望各位协助；警方将搜查各位的房间与随身物品，谨向各位文化人士致上敬意，原谅负责侦办此案的敝人心直口快，依内海先生大量出血的情形分析，凶手衣物上应该沾有血迹。当然，凶手可能已将血衣藏匿或清洗之类，所以搜查各位的房间与物品一事，绝对没有强制执行之意，希望但凭各位的公正良心，协助破案，也欢迎向我们提出各种有力的线索。”

虽然在场的女士们对于私人物品要被搜查一事，起了一点骚动，但最后拒绝的人只有海老冢医生。

无奈还是没有任何惊人的突破，只有彩华夫人的一件衣服上沾有血迹，但那是光一对她暴力相向时，被扯破的衣服，所以衣服上是彩华夫人的血，而且内海是B型，彩华夫人是O型，毫无可疑之处。看来，能扭转窘境的关键线索尚未出现。

---

[1] 拉克罗，法国作家，为描写18世纪末贵族颓废生活的先驱。

十二、驼子诗人为何惨遭毒手

连续三晚发生骇人命案，就连我们这种堂堂男子汉也不免心惊，光是房门上锁还不够，还得用绳子系着床脚，着实煞费周章，令人多少有点神经衰弱；睡在和室的光一恐怕更惨，因为房门根本无法上锁，被迫作息颠倒，白天蒙头大睡。

我和巨势博士针对火葬场走到后门的时间，准备进行一场实验，也就是手持秒表，对于连续五日往返同一条路进行测试。某天，我们正在进行测试时：

“以一般速度的话，大概花个四十分钟到四十五分钟吧。你看这里，居然有条小径。”

沿着火葬场到后门约莫一半路途的河谷处，有条宽约一英尺的小径直通谷底。这条不太醒目的路，直通到谷底后，跳过一个个石头，渡过河川，往前就看不清路了。就这样一直蜿蜒至密林深处。

巨势博士拨开杂草，沿着小径往前走，跟在后头的我不由得屏息凝视前方。下方是三轮神社，原来我们已经来到三轮神社附近，我不禁惊叫：

“原来如此，我明白了。凶手先绕到这条路杀害千草小姐，然后在原地待了一会儿，让走另一条路的内海先回去。不、不对，也许凶手装作巧遇内海，随便应付一下，因为生怕暴露形迹，才杀了内海。”

“若真是如此，为何不在这里杀害内海先生，不是比较安全吗？”

巨势博士笑了笑。

“我是不知道凶手有没有走这条小路啦！不过既然有这条路存在，很难不怀疑是三宅先生或丹后先生下的手，看来事情颇为棘手呢！”

照一般正常步伐，由火葬场走到后门，大概要花上四十分到四十五分钟；因为坐大八车会快一点，或许只花了三十分钟也说不定。依内海的状况，往返三轮神社恐怕至少得花上三十分钟；光一是于六点五十分至七点之间到家，隔了五分钟到十分钟后，内海也到家，这样看来几乎没什么时间幽会，况且千草小姐那时已遭到毒手。内海可能因为迟迟未见千草小姐赴约，以为对方不来了便返回，倘若两人有碰面的话，应该更晚到家才是，至少也会结伴回来。

“真的有诸井护士说的那张字条吗？”

“是有找过，但是查过千草小姐身上的东西，并未发现。”

我对诸井这女人实在没什么好感。自大骄傲的她总是装得一副很理性冷静的样子，什么彩华夫人受人之托，将字条转交给千草小姐，我觉得这不是千草小姐自导自演，就是诸井护士的诡计。

放在珠绪小姐枕边的杯子与水瓶被掺入吗啡，这东西原本是海老家医院所有，后来多门老爷染上毒瘾，宅邸才藏有吗啡。某天，巨势博士和我受邀至多门老爷的书斋，当我们谈论此事时，诸井护士正在帮多门老爷注射营养针，我故意语带讽刺地说：“诸井小姐是千草小姐和珠绪小姐生前最后见到的人，加上珠绪小姐枕边的水瓶被掺入吗啡；按近代推理小说惯有的风格来说，虽然也有护士偷偷放入吗啡的情节，但手法没这么拙劣就是了。换个角度想，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是最安全的。依此论点，不就说明凶手刻意要弄诡计的理由吗？诸井小姐聪明过人，恕在下失礼，像你这种谜一样女人，很难叫我们这些无聊文士不多方猜疑。”

虽然这番说辞极为失礼，但近来宅邸里的招呼用语已经换成“你该不会是凶手吧？”这般开门见山的说辞。

诸井护士看着我，回应：“矢代先生离开火葬场后，也是一个人回来的不是吗？”

“你说得没错。对了，诸井小姐体格算是健壮的呢！恕我失礼，搞不好还有杀害男人的臂力呢！”

巨势博士微笑着说：“王仁先生的命案现场留了一个鞋子上头的铃铛，珠绪小姐一案则留有吗啡，碰巧都有遗留的东西，所以千草小姐与内海先生陈尸的现场应该也有留下什么东西才是。”

多门老爷开口：“原来如此，有意思。这可是一大着眼点呢！”

“没有啦！别这么说。”巨势博士有点害羞。

“着眼点越是巧妙，真相就越是不容易被蒙蔽，只要自己有信心，就有可能是真理。矢代先生，文学不也是如此？”

“这是就政治观点而言吧。不过巨势先生，这可是个极为缜密的犯罪计划。我对于内海先生惨遭杀害一事，总有些疑问：凶手是否必须趁土居先生发狂之际，杀了内海先生不可呢？总觉得这是个疑点。也或许有个非得在那天动手不可的理由，一旦解开这个谜，便能厘清一些头绪。”

“你觉得会是什么样的谜？”

多门老爷并未回应。于是，我说：“可能是因为内海见到凶手吧。但他还不晓得千草小姐惨遭杀害，也就不至于怀疑某个人是凶手，所以凶手那天晚上得想办法除去内海才行。”

“对凶手而言，可真是危急存亡之秋，像渡危桥般惊险呢！”

此时，巨势博士突然冒出一句玄妙之词：“也许反而最安全也说不定。”

“为何？”只见巨势博士微笑地说，“要是光一先生待在楼下的和室，要杀内海先生就有点麻烦了。”

多门老爷目光一闪，看着博士，并未多说什么。

十三、圣女竟然也是个说谎高手

相安无事地过了一周。七月二十六日，午睡一醒来，加代子小姐来我们房间找京子。

这天是一马的生日，主屋厨房已经备好红豆饭，别墅厨房却忙着准备晚餐，加代子小姐难得出席晚餐，今天终于成为座上客。

加代子小姐真是个圣女。相较之下，彩华夫人就像一朵缤纷多彩的鲜花，天真得像个少女，一点也看不出是已婚妇女；这股魔力容易招来同性羡妒，也对男人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因为一马的关系，加代子的存在显得格外特殊；因为凡事只要一扯上彩华夫人，加代子打从心底的反感便会让她变得格外敏感尖锐。嗅得到这般氛围的我深感不舒服。

激烈的憎恶与嫉妒，虽让自己难受，却能引起他人的注意；就连加代子这般清纯玉女，也会让身旁的人感受到她的痛苦；宛如妒意横生的美丽女鬼，让人有一种“原来世上也有这种人”的喟叹。或许因为体弱多病之故，加代子小姐散发着一股神秘的气息，给人一种宛若先知的感觉。

因为王仁的床下遗落了一个彩华夫人鞋子上的铃铛，彩华夫人难以摆脱嫌疑，甚至让人认定他们有暧昧关系；我们虽然认为并非如此，但听到这些闲言闲语，还是不免神经紧绷。

“加代子小姐，你这么说不太对吧？王仁命案发生时，只有彩华夫人有不在场的证明，那时她睡在一马床上，况且一马伏案写作直到凌晨。”

“那是哥哥为了袒护嫂子才这么说的，他完全被嫂子骗了。”

一下子就成了这番局面。话锋一转到彩华夫人身上，气氛更僵了。

就在我们争辩得如火如荼时，一马和彩华夫人碰巧来访。

“哎呀！加代子小姐，真是难得啊！”彩华夫人睁大双眼，像飞扬的花粉般雀跃。

“真期待今天的晚餐呢！加代子小姐就像散发香气的高山植物般，静静地俯视一切，像一朵花似的环视众人。”

料想加代子小姐肯定不甘示弱，准备反讽这番恭维之词，还会摆出一副不耐烦的模样。可没想到恰恰相反，只见她笑嘻嘻地说：

“嫂子就像花束般芳香馥郁呢！”

仿佛真的打从心底盛赞彩华夫人般，出神地说着。

我顿时目瞪口呆。女人这玩意儿，就算是无瑕的清纯玉女，也可能是说谎高手、外交家或是交际花。纵然如此，我还是觉得加代子小姐很特别。

之所以这么想，可能是因为加代子小姐总是孤单一人，也不想和其他人往来，称得上朋友的只有京子，有时她们会结伴出去走走。只有我了解不善交际的加代子她那心底深处的思绪；虽然只要深入了解，就会晓得大部分女人皆如此，但或许我们男人根本没什么机会去探究她们的内心世界。

令人意外的是，一马丝毫没有窘迫或不知所措，显得十分沉稳。

“加代子，你身体还好吧？前几天不是还有点发烧吗？因为最近接连出事，没时间去看你，听说最近都不肯服用海老冢医生开的药，这样不行，你太神经质啦！还是要乖乖地吃药哟！”

加代子一脸落寞地看着一马。

“我知道，但总觉得自己来日无多。”

“你就是这样，怎么可以这么想呢？京子，你说对不对？”

“就是啊！怎么可以这么悲观呢！只要抱持希望，身体一定会好起来的。”这说法未免武断，倘若病痛真能如此轻易痊愈就好了。就算说得再轻松，也无法消除病人所受的苦。

一马看向我，说：“说到海老冢医生，最近可真是叫人伤脑筋啊！方才有位自称什么《论语》研究会的奥田利根吉郎先生，拿着海老冢医生的介绍信来，说什么想对我的客人们讲述一下《论语》思想，还问我什么时候方便。碰巧‘狗鼻子’荒广介刑警来巡视，才帮忙赶走他。说什么有海老冢医生的介绍信，是医生特地请他来为大家演讲，还说什么姓奥田的有天才也有圣人，尽说些莫名其妙的话，真是个怪家伙。”

“讲述《论语》的先生不是应该很正派吗？”

“通常，这种疯狂的信徒因为信得太深，成了狂人。”

“就让他来讲一席看看，或许颇有意思呢！这人挺像丹后小说里出现的有趣人物，喜欢给人来个奉承或奚落；就像人见小六最近的作品，都是描述战后怪人、奇人和狂人之类的角色，也许战争就是属于这种狂人的时代吧。”

“真是可笑！那位‘论语先生’就像跳水捞月的青蛙，令人啼笑皆非。有位叫坂口安吾的作家，他的小说可笑与讽刺的程度，简直和那位‘论语先生’如出一辙。对了，‘狗鼻子’刑警好像找我们有事。”

我们留下加代子小姐和京子，离开房间。“狗鼻子”正在一马的房间等着，彩华夫人则去厨房帮忙料理晚餐。

“狗鼻子”和“鬼点子”女警在一起。

“劳烦您跑一趟，不好意思。”虽然“狗鼻子”看起来一派粗人样，却颇有礼貌，还向我点头致意。

“今天是想请教关于文坛的事，望月王仁先生似乎树敌颇多呢！”

“什么样的敌人？”

“就是文学方面的敌手啊！望月先生走了，有谁会特别高兴吗？”

“我想大家多少都会吧。作家之间那种矛盾关系令人生厌，毕竟都是些无理粗鲁的家伙嘛！我就很高兴啊！”

“每个搞文学的嫉妒心应该都很强吧。”“鬼点子”女警似乎逮着了时机，冷不防插话。

“我看你根本就是缺乏自信，只有缺乏才华的人才会嫉妒别人，真是无聊！”

“没错，缺乏灵感，陷入不幸的窘境。总之就是脑筋欠佳啦！”

“望月先生走了，你的小说就有销路啦！”

“您说的是。”

“对了，矢代先生，就文坛来说，有可能因为嫉妒对方才能起杀意吗？”

“我想不无可能吧。在各种假设中，这点算是可能性最高的，搞不好古今中外，因这念头而犯下的杀人罪行不在少数。问题是，杀人无法增进自我才能，文人嫉妒的不是名声，而是才华；但不可能因为杀人，才华有所精进，搞不好很少有这类的杀人事件。”

“原来如此，搞不好真是这样。因为嫉妒别人才华而杀人，但这种案子的确极少听闻；原来如此，反正杀人也不能改变什么。对了，想请教个不太礼貌的问题，各位被卷入这次事件，而且不止一件，还是连续三天内有四位亲朋好友惨遭杀害，就算是再迟钝的家伙，心里多少也会猜疑、联想到什么才是，这是我的推测啦！”

“你的意思是说，无论是谁，多少都有点探案的本能，是吧？”

“倒也不是这意思，只能说是出于人类的本能。在下还有个不情之请，希望两位能帮忙想个办法，当然是以不妨碍个人隐私为前提，譬如以半消遣的方式，玩个抓犯人的游戏之类。毕竟我这个人处世不够圆融，难以胜任，想请矢代先生帮个忙，不知意下如何？以半开玩笑、轻松一点的方式就行了。”

“我觉得这主意很无聊，说穿了就是要大家当个业余侦探，装模作样地做各种猜测罢了。我看恐怕不会得到任何结论吧。不说别人，我自己就不可能配合，况且只是猜测而已，没有任何具体证据。”

“就算是这样也无所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也没关系，或许有人说不上什么明确的理由，就是觉得某人很可疑。我只是想听听每个人心中有什么秘密与疑惑。”

“容我婉拒担负如此重责，请你自己一肩挑起吧。处世不够圆融表示你为人够正直，何况这方法根本不必担什么责，只是差遣别人当走狗罢了。建议不妨请‘鬼点子’女警当司仪，肯定更有趣。”

“您还真是大言不惭呢！什么品德好坏的，那你自己又如何？还不是抢了人家歌川先生的姨太太，还满不在乎地带她一起来，挺有胆识嘛！莫非吃了熊心豹子胆？若你自认品行够良善，那警察所做之事不就等同神明行使神差吗？劝你最好称称自己几两重。”

还真是说得理直气壮。

不过，这个半消遣的抓犯人游戏倒是越闹越大，难以遏止。

十四、圣女的最后晚餐

晚餐还没开始，大家先聚集在客厅，喜欢小酌两杯的人正在品尝威士忌时，海老冢带了个年约三十来岁、顶着大光头的高个子男人走进来。男人颧骨突出，面色惨白，一副营养不良状。这时，房里的鸽子时钟恰巧报时，七点整。

海老冢医生装模作样地说：“向各位介绍一下，这位是奥田利根吉郎先生。与其说他是位《论语》研究家，不如说他是最认真、最真诚的修行者、苦行僧，也是一位圣人。”

面色惨白的圣人颤抖着身子，露出像要赴死的表情看着我们。

“人活着并非只是为了求得温饱。”

“喂！《论语》里应该没这句话吧？突然冒出个怪家伙，还说些莫名其妙的话，把人家当猴耍啊？就算再瘦再枯槁，艺术家也是活生生的人啊！岂能让人随意耍弄，你这讨厌的猴子还不给我滚！连当下酒菜都不配。”

光一勃然大怒，青筋暴突，斜睨着他。

人见小六接着说：“真是搞得大家不愉快。喂！我说海老冢，你每次出现只会把气氛搞砸而已，况且未经大家同意就带个陌生人来，到底什么意思啊？别忘了，我们可不是受你之邀来做客的。居然拿《论语》来信口开河？基本上，这位‘论语先生’没头没脑地出现，就是对《论语》的一大讽刺。”

一马也很生气。

“海老冢医生，这里的主人是我，我并未允许那位先生进来，请立刻带他离开，还有我们也不欢迎你。”

可能是被一马强硬的语气震慑，只见海老冢双唇颤抖，半晌吐不出话来。果不其然，擅长讥讽别人的丹后以沉稳的声音说：“‘论语圣人’的说法，只有在东京才听得到吧！也不须拘泥于什么礼仪常识。或许这位你们口中不懂礼仪的‘圣人’有其伟大之处也说不定呢！一味穷究真理却无礼地撵走客人，这和戏子喜欢摆架子的心态有何两样？”

“你这家伙别太过分！尽说些莫名其妙、自己才听得懂的话，还自以为了不起。无怪乎你的文学永远只是虚伪之作，你和王仁根本就是天壤之别，无法相提并论。”

光一突然站起来，伸手搭住“圣人”的肩，将其向后转。

“好了，走吧！你已经犯了入侵民宅罪。放心，我们不会报警的，你赶快消失吧！走吧！”

这位“圣人”以前曾因体力不支，被王仁搭救送往海老冢医院，面对这些大肆评论王仁的豪杰，他的脸色益发苍白，说不出话来，只能摇摇晃晃地被推到饭厅门外，海老冢见状立刻追上去，两人就这样一起离开。

众人开始用晚餐。

“真是拿那个怪医生没办法，还让丹后这个假艺术家留下了不愉快的回忆。真是自以为是，令人作呕，你说是吧？加代子小姐，这名字真好听呢！你是不是也心有所感呢？比起丹后那种伪君子，真情率性的人更有内涵。加代子小姐，我有这荣幸能坐在你身旁吗？放心，我和你一样，都是真诚有内涵之人，绝对不会对你死缠烂打的，我有荣幸了解你那映着各种事物、沉静深邃的心吗？”

光一力邀加代子坐他旁边，幸好京子的位置离加代子有些远。不知为何，加代子似乎对光一颇有好感，虽然他那颠三倒四的说话方式让我们不敢恭维，不过对年轻女孩而言，这样的男人或许有什么吸引力也说不定。

晚餐照例是由神山太太木曾乃与女佣八重负责准备。当大伙用餐到一半时，海老冢绕过主屋从客厅进入饭厅，但因为没留他的位子，

于是木曾乃太太赶紧说：“有准备医生的份，马上帮您准备位子。”

她从角落拉了一张椅子过来时，一马抬起头，脸色异于平常。

“海老冢医生，相信你很清楚自己和在座的每个人都不合，却还坚持出席，也许你自己无所谓，可是你的出现只会让其他人心生不快，麻烦你现在就离开，请到主屋那边用餐。”

“哎呀哎呀，看来非得搞成这样不可了。虽然我也是个怪家伙，却是个为了警官禁足令，就算不喜欢还是得忍耐的伪君子。”光一捶胸说。

“相较于加代子小姐的美丽、沉静，彩华不过是个披着孔雀羽毛的女人罢了。恕我无礼，就算和当红女作家宇津木秋子相比，无论是纯净的心灵、优雅的举止、悲剧般深邃的灵魂，圣女加代子小姐都略胜一筹。不好意思，胆敢触怒美女诗人，赞美加代子小姐的我，这颗纯情之心也堪称一绝喽！”

“是啊！我们都很认同光一先生的纯情。”

宇津木小姐红着脸，眼神甚是娇媚地说：

“若是加代子小姐，无论任何赞美用在她身上都很贴切；不像我，根本不配称为女人。”

“别这么说，秋子小姐。我从以前就觉得你拥有公正宽大的心胸，千万别小看自己啊！你宅心仁厚，会成为宛如女王级别的女诗人的。”

“要是内海先生还活着就好了，至少能够说一句驳倒光一先生的话。真是个讨人厌的家伙！”

“我想内海先生一定会说：‘真是个人厌的家伙啊！’或是‘身为人不该说这种话’之类的吧。”人见小六奚落秋子小姐一番。

“哼！说穿了还不是渴求肉欲。”

木兵卫不屑地别过脸去，如此讽刺秋子。

“我最看不起那种轻蔑老婆有肉欲需求的男人。”光一假装正经地说。

这时，彩华夫人突然起身向邻座的京子不晓得耳语了什么，两人随即一起走出饭厅。

过了几分钟后，两人回来，京子对我说：“我和彩华夫人去了一趟洗手间，因为她一个人不敢去，问我能不能陪她。对了，她说好像瞥见庭院里有人影闪过，总觉得心里毛毛的，拜托你去看一下。”

彩华夫人也向一马拜托，所以一马也起身。于是，我们偕同巨势博士，由彩华夫人带路，走过连接主屋与别墅的走廊，朝洗手间方向走。位于别墅一楼的洗手间就在内海惨遭杀害的凶房旁，女士们当然避之唯恐不及。忽然瞥见走廊外，也就是主屋大厅那里有人影闪过；我们出声一问，原来是“书呆子”刑警。

“哎哟！原来是刑警先生啊！”

“是啊！我随处晃晃，巡逻一下。”

“每天都要巡守吗？”一马问道。

“是啊！你们睡着了，我们还是得巡逻。”

“所以刚才隐身在庭院树丛里的也是刑警先生喽！那庭院瀑布上方是谁负责巡守？”

“这个嘛，我没特别过去打招呼，大概是‘狗鼻子’吧。不对，‘狗鼻子’应该还有其他任务，所以由我一个人负责巡守。”

彩华夫人似乎松了口气。我和一马上完洗手间后，我先回去。可能是受到我们的影响吧，木兵卫和神山东洋也起身上完洗手间，回到饭厅。这时，女佣开始端上餐后咖啡。

当八重将咖啡端到光一面前时，光一捧起杯子，边把玩边埋怨说：“可恶！为何我得用这个破杯子？”还斜睨八重一眼。

“还不是因为您大发脾气，打破好几个杯子，这就叫自作自受。”八重似乎不太喜欢光一。

“咦？加代子小姐用这个比较好吧。你的那个缺口更大呢！”

因为光一前天大吵大闹，还掀翻桌子，弄坏了一打咖啡杯。因为今晚加代子也出席用餐，所以她也只能用有缺口的杯子；毕竟她的生母是女佣，身份自然无法与受邀的宾客相比。八重将光一常用的杯子端到他面前，不过加代子手上那个杯子的缺口看起来比光一的还大。

“加代子小姐，这个给你好了，至少缺口比较小。”光一将两人的杯子对调。

加代子搅拌一下咖啡，啜了一两口，神色突然有异，想将杯子搁在桌子上，杯子却突然掉落；只见她倏地站起，睁大双眼，紧抓着胸口，随即趴倒在餐桌上。光一显然被眼前情景吓傻，想要抱起加代子小姐时，她却从光一怀中滑落，倒在地上。光一抱着加代子，抬起惊恐万分的脸。

“喂！快叫医生啊！还慢吞吞地在干什么啊？！快叫医生！听不懂吗？可恶！你们这群笨蛋发什么愣啊！快叫医生，快啊！全是一群笨蛋！”

京子和一马赶紧跑上前察看加代子的状况，海老冢医生也意外地立刻现身，测了一下脉搏后，摇摇头站起来。

这时，光一像一座错乱的破钟，大吼：

“不许动！全都不许离开，也不准碰桌上的东西！加代子小姐被毒杀，成了我的替死鬼。可恶！居然想毒死我？给我看清楚！死的可是加代子小姐啊！全都给我坐回去！坐回原来的位子！”

光一狂暴的双眼燃着熊熊怒火，瞪着彩华夫人，情绪由愤怒转为亢奋，双肩激烈颤抖，不停喘息。

这时，下枝小姐一脸疑惑地开门问：

“海老冢医生在吗？”

海老冢抬起头，讶异地回头。神山东洋大声回应：

“在啊！”

“可以请您马上过来一趟吗？老爷好像不太对劲。”她边说边瞧了一眼倒在一旁的加代子小姐，有些失神。

神山东洋的吼声犹如丧钟，毛骨悚然地回响着。

“八点十四分。”

【附记】

住在伊东的尾崎士郎先生来访，对我说：“坂口安吾先生的推理小说，凶手往往都是‘我’这个第一人称，对吧？”因为坂口安吾小说中的“我”都是坏人，所以凶手就是“我”。不会吧！喂！给我拿酒来！

住在三鹰的太宰治先生告诉杂志记者：“凶手还没现身啊！肯定在最后一回才会出现。反正一副若无其事出现的家伙就是啦！若无其事在最后一回露脸的家伙就对了。”老板娘，啤酒！麻烦给我啤酒！

这两位侦探缺乏让作者接受挑战书的素质。我一听就知道，不再赘述。

最有勇无谋的要算是九州的“猪鼻子”先生，他还特地上京找我，说：“听好喽！坂口先生，我现在要直接讲出凶手是谁，就不写了。你会听我说吧？我可以说吗？”

还夸张地预告一番，结果不知所云。有些人明明拟好梗概，却偷偷地朝不同方向推展。哎呀！这不是“Y的惨剧”的手法吗？称他像是“鬼点子”女警也好，“猪鼻子”先生也罢，九州人的个性多少有些毛躁轻率。

住在埼玉县久喜的另一位“猪鼻子”先生（与九州的“猪鼻子”先生合起来就成了“狗鼻子”）还真是夫唱妇随，有个温馨美满的家

庭，又爱好和平的他，老是批评我喜欢在书里将女人剥光，真是难登大雅之堂的推理小说。“坂口先生，你是不是哪里不对劲啊？”还如此反问我，所以我说“狗鼻子”就算成了蚂蚁鼻子也没用。

这个月收到的挑战书中，找不着什么有水平的人，也许天下根本没有这种人，看来我太高估日本人了。因为写推理小说而对祖国大众的智识深感绝望，可真是令人惋惜又意外。

坂口安吾

十五、糖罐与光一的戏法

加代子小姐的尸体运走后，我们和坪田夫妇、女佣八重等人全待在客厅里，因为饭厅与厨房被封锁了。

勘查结束后，“猎犬”警官一行人带着下枝小姐与诸井护士来到客厅，约莫九点半多，他们先调查饭厅与厨房后，才开始侦讯。

“晚上又来叨扰各位，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我们对自己的无能感到非常惭愧，对手简直就是恶魔中的天才。”

“猎犬”警官不知为何，显得有点兴奋，失去了平时的冷静，一副充满斗志、绝不服输的模样。

“凶手今晚竟然在不同的地方，同时杀掉两个人。”

“两个人？”宇津木秋子不由得惊叫。“猎犬”警官点点头，说：

“是的，两个人，歌川多门与加代子小姐，而且行凶手法如出一辙，也就是两人的食物都被掺入毒药，加代子小姐的是氰酸钾，歌川多门则是死于吗啡过量。”

真令人惊愕。多门老爷不是因为咖啡，而是吃下被混入吗啡的布丁才惨遭不测。

坪田夫妇方才接受侦讯时表示，多门老爷不吃猪肉，只吃鱼肉等口味较清淡的食物；一如往常，和我们的菜式不太一样，今晚吃的是盐烤鲇鱼、生鲤鱼片、清汤、凉拌豆腐与腌渍物等菜肴。

多门老爷晚餐后吃了个布丁，本来习惯午餐后吃个果冻，但今年春天以来，彩华夫人都会亲自做布丁。因为吗啡是掺入布丁中熬煮的，所以不是有人在成品上撒东西。

“还真是难以想象呢！我在做布丁时，根本不觉得有异啊！也不记得自己离开过厨房，更没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

“布丁是什么时候做的呢？”

“记得是四点左右吧。因为刑警先生想和矢代先生见面，所以还在那里巧遇了加代子小姐，之后我就去厨房，将稍早做好的布丁放进冰箱。”

“夫人，莫非问题出在砂糖？”

坪田太太插了一句话。只见彩华夫人睁大眼睛，看向坪田太太，瞬间两颊泛红，两眼发亮。

“砂糖有什么问题吗？”

“猎犬”警官问。坪田太太回答道：

“老爷身体不是很好，所以不习惯食用砂糖，都是以甜菜糖替代。因为只有老爷要吃的东西才会用到甜菜糖，所以用另一个糖罐装着。”

警方立即针对饭厅里的砂糖、酱油等进行严密调查，最后在多门老爷专用的糖罐里发现掺入了大量吗啡。

是那种普通的玻璃糖罐，里面还剩一半，一直到今天为止，烹饪上都没有发生任何问题。

“除了做布丁要用到砂糖，其他料理也会用到吗？”

“除了晚餐菜肴，其他场合并未用到。”

坪田面色惨白，战战兢兢地回答道。

“做布丁前，何时用过这糖呢？”

“午餐后的红茶。因为午餐是三明治，所以搭配两大杯牛奶、红茶，加入砂糖一起熬煮。”

“用量颇多呢！”

“嗯，是的。我想用于布丁的量最多吧！”

“歌川先生全喝光了吗？”

坪田一时之间答不上来，下枝小姐赶紧接着说：“全喝了。”

“那是你负责的工作吗？”

“是的。”

“没有其他异常情况吗？”

“没有。”

“什么时候开始准备红茶？”

“老爷一般都是十二点半用午膳，晚餐则是约莫八点半，都是下枝小姐于用餐前十分钟端去给他，记得那时是离十二点半还差十分钟左右。”

“猎犬”警官点点头。

“从十二点二十分起的四小时内，有谁拿过那个糖罐吗？”

坪田吞吞吐吐地说：“我没有特别注意。”

“你不可能一直待在饭厅吧？”

“嗯，下午回房间小寐到三点左右，不过我知道内人在厨房里一直待到一点半就是了。”

“这之间有看到谁进出过厨房吗？”

“大家用完午膳后，都回房午睡，一直到三点左右，都没看到任何人进过厨房；然后三点多我去厨房准备晚餐时，陆续看到夫人、宇

津木小姐、矢代太太、丹后先生、神山太太等人进出，不过没看到任何人碰那糖罐。”

“也就是说从一点半到三点这段时间，厨房没半个人喽！”

“应该是，不过两点左右有人送香鱼来，记得是诸井小姐签收的。”

“然后转交给你吗？”

“没有，我口头交代她放进冰箱，从门外看到送货的走了。这里的仆役有饭后午睡的习惯，所以请各位别在这段时间差遣我们。”

“猎犬”警官饶有兴味地直盯着诸井护士，问道：

“最近都不必去医院那边吗？”

“早上八点到十一点半会过去。因为千草小姐出事，由良婆婆病情恶化，所以老爷要我多注意她。”

诸井护士态度依旧沉着稳重。一般男人面对大人物时，多少会觉得不太自在，但诸井护士就算面对大公爵也好，“猎犬”警官也罢，还是一派从容，面无表情地回应。

“签收香鱼也是你的工作吗？”

“那时这家里没休息的仆役只有我而已。”

“那时厨房里没人吗？”

“不，有人。”

众人不禁紧张起来。“猎犬”警官深吸一口气，问：

“是谁？”

“加代子小姐。”

众人顿时骚动。“猎犬”警官以严厉的口吻说：

“诸井小姐，我看你是故意拿死人当挡箭牌吧！”

诸井护士冷冷地点头，回道：“也许吧。但如果因此怀疑我的话，可真是愚蠢。”

“加代子小姐当时在做什么？”

“她说她来喝水。我将香鱼放进冰箱时，她就离开了。后来我走出厨房，就看到她坐在客厅椅子上看书。她说本来想去找矢代夫人，可是夫人在午睡。”

“我也有看到加代子小姐在客厅，大概两点四十分吧。她的确是在看书。”胡蝶小姐插话道。

已经快十一点了，“猎犬”警官显得颇为焦躁。

“神山先生，请以你的专业与敏锐的观察力，说明一下晚餐情形。”

“这样啊，那我就代表大家发言喽！”果然训练有素。方才还只是在旁倾听，一经指名，立即换了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

看得出来，“猎犬”警官有些疲累，只见神山略显得意似的深吸口气，说：

“开饭前大家都聚在客厅喝啤酒、红酒之类的，直到晚餐准备好，那时鸽子钟恰巧报时七点整。为了慎重起见，还是提一下，这鸽子钟好像慢了四分钟。七点报时，海老冢医生突然带了个面色苍白、身穿军服、名叫奥田的高个子男人走进来。海老冢医生为大家介绍他是什么‘《论语》研究会’的，于是那位‘圣者’没头没脑地说了句：‘人不是为了面包活的。’只见土居大画家斜睨了‘圣者’一眼，骂他：‘混蛋！孔老夫子有说过这种话吗？居然敢在一群作家面前说什么中西合璧的荒谬言辞，真是个怪家伙！’人见小六也对他不礼貌的行为十分愤怒，只有丹后先生好像挺认同他似的；结果一马先生毫不客气地下逐客令，于是土居大画家就将他转了个身，从饭厅推

了出去，海老冢也追了上去。那时，令我比较在意的是……海老冢医生，你好像没穿鞋就从主屋跑过来，是赤脚跑过来吗？”

海老冢医生只是不停地转着眼珠，没有搭腔。“这只是前奏，接着才要进入正题。”光一打断神山的说明。

“接下来由我说明吧。大伙快用完餐时，彩华夫人向京子夫人耳语一番，两人起身步出饭厅，不久后便回来，不知向矢代、一马和巨势说了什么，五个人一起离开饭厅。后来，大家就三三两两地进出，女佣端来餐后咖啡。警官先生，你听我说，我的杯子特别醒目，杯口还破损的呢！没错，打破一打咖啡杯的人是我，但倒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啦！总之，因为是我打破的，所以有缺口的杯子当然给我用，说这种话的就是在场的某个女佣。你们听我说，这分明是个诡计嘛！又有多少人参与其中呢？我想不用说，各位应该心知肚明才是。照原定计划，在我的杯子里加入氰酸钾，碰巧加代子小姐的杯子也有破损，而且破得比我还夸张，我好意换过来，才会酿成这起悲剧；要是我喝到那杯加了氰酸钾的咖啡，一定马上有所警觉，立刻吐出来，反正我的命硬得很。我想，刑警先生只要调查用完餐进出饭厅的家伙，就能逮到真凶。”

“你为何要和加代子小姐换杯子？”

“猎犬”警官挺感兴趣地问。

“这还用问嘛！为妇女同胞效犬马之劳可是我的座右铭。”

“骗人！根本就是你将氰酸钾加进杯子，然后故意和加代子对调。”

彩华夫人斜睨着光一，愤怒得全身颤抖；光一不予理会，此举惹得彩华夫人怒火中烧。

“这个人擅长魔术，一定是他将毒药加入杯子里，耍弄这种骗小孩的诡计。他可是玩纸牌、掷骰子的游戏高手，尤其擅长用手指变魔术。”

光一坐的沙发旁正好放了个棋盘，他像是要故意嘲弄彩华夫人似的，用指尖夹起棋子，伸直手臂；只见夹在指尖的棋子神出鬼没，棋子与人仿佛合二为一，像生物似的变换自如。光一一边耍戏法，一边悠悠地说：

“各位看好喽！接下来是名为黑白梦幻恋之卷的戏法。”

除了黑棋子外，指尖又瞬间夹了一颗白棋子，神出鬼没的技法令人叹为观止。光一一派轻松地瞅着彩华夫人，说：

“我可不是什么杀人狂哟！要杀人也该有个动机吧？我没理由杀死加代子小姐啊！还是先找出杀人动机吧！”

“猎犬”警官似乎按捺不住亢奋的情绪，但还是故作镇定，点起一根烟，环视众人，然后缓缓地看向彩华夫人。

“夫人和矢代夫人为何要一起离开饭厅？”

只见彩华夫人两颊泛红，京子也忸怩，羞于启齿。

“我们去上洗手间。”

彩华夫人勉强吐出这句话。

“因为我不敢一个人去，所以拜托京子夫人陪我。我从洗手间的窗户瞥见瀑布那头的假山闪过人影，因为那里有座凉亭，还点着两盏灯笼，所以隐隐约约看得到什么，那人影就出现在那一带，瞬间没入黑暗。我们很害怕，才赶紧找我先生、矢代先生和巨势先生前去探个究竟，碰巧遇到长畑刑警，他也帮忙察看。”“猎犬”警官颔首。

“‘书呆子’你有马上察看吧？”

“是的，我赶紧奔过去察看，没发现什么可疑人影。因为没办法走直线穿越，还绕了一下别墅，那庭院的小路还真是曲折，很容易迷路呢！”

“毕竟只有你一个人巡守，这也是没办法的事。”“猎犬”警官相当体恤属下。

“各位有马上回饭厅吗？”

“我立刻回去，一马和巨势博士应该也是。”听我这么说，一马和巨势博士点点头。

“三人一起回去吗？”

“没必要非得同行吧！我们是分开行动的。”

“夫人和矢代夫人一起回去吗？”

“我那时想去厨房向女佣交代一些事情，所以我们没有一起回饭厅，应该是京子小姐先回去的吧。”

“几乎是一起去的吧。我也到厨房和坪田太太随口聊了几句。”

警官用力点点头。

“那时厨房已经准备好咖啡了吗？”

“已经准备好了。”

彩华夫人坚定地看着警官，这么说。口气不是很坚硬，依旧深沉自然。

“我们返回时，咖啡已经端上桌了。”

“杯子里已经装了咖啡吗？”

“是的，砂糖和牛奶也从厨房里拿了过来。”

“猎犬”警官从饭厅取来光一和加代子的杯子，一再端详。光一的杯子有一处大缺口，还有一处稍微小一点的，加代子的杯子则有两处大缺口和两处小缺口。

“猎犬”警官抬起头，询问女佣八重：

“哪一个是土居先生专用的？”

“这个。”没错，她指向缺口较少的那个。

“没有其他没缺口的杯子吗？”

“没有，在战争时期打破了好几个，尚未添购新的。”警官点点头。

“最近东西很便宜，而且便宜到吓人一跳呢！”

然后看向我和一马，问：

“你们也瞧见桌上摆着咖啡杯吗？”

我们点点头。

“其他两三位当时好像也有离开过，是哪几位呢？”

“我离开过。”神山东洋回答，还有木兵卫。

“你也看到桌上放着咖啡杯吗？”

“我从洗手间回来时，刚好瞧见女佣正在收拾杯子，不太清楚桌上留了几个，没特别注意。”

“我回来时，已经没看到杯子了。倒是瞥见海老冢医生边啜饮咖啡，边从厨房里走出来。”

警官一脸意外。

“海老冢医生不在饭厅吗？”

“我在厨房用餐。”

海老冢的口气阴森得像一把匕首，态度十分粗鲁无礼。神山东洋接着说：

“我本来要说明的，可是土居大画家硬是插话，才会一下子从前奏变成终曲。大家用餐到一半时，大概是送走‘圣者’了。海老冢又

回到饭厅来。于是一马先生以海老冢医生会破坏气氛为由，要他退席，所以海老冢医生离开饭厅。”

大家对于海老冢之后是否一直待在厨房里用餐一事，十分存疑。光一更是不以为然，只见他不开心地噘噘嘴。

“你是在厨房的哪里用餐？”光一问，海老冢目不转睛地斜睨他，没有回应。坪田太太只好代为回答，依料理的性质不同，一忙起来，烹调的地方也不一样，所以海老冢有时会在那儿，有时在这儿，一会儿坐在椅子上，一会儿站着用餐。

侦讯告一段落，警官一行人准备打道回府时，光一埋怨：“警官先生，我已经受够了！不能马上回东京吗？”

“这个嘛！虽然无法强留您，不过要是没什么要紧事，还是暂时留下来比较好。”

“是没什么要紧事啦！只是我得开始准备秋季展览的作品，况且这里也没我的事，真是受够了！总之，从明天开始，我要吃的东西我会自己做。”

“这怎么行？这样不是很奇怪吗？因为你是会毒死我们的恶棍啊！”彩华夫人大叫。

“猎犬”警官插嘴：“不如这样吧。我派‘鬼点子’每天过来，陪你们料理晚餐好了。”“嗯，也好，这样才能确保我能活着。”光一拍了几下胸口，露出满意的神情。

“也许凶手就在我们其中，正斜睨着我，想到就害怕。”

之后，大家为多门老爷与加代子守灵，直到午夜两点多，才进入梦乡。

十六、歌川家的秘密

警方希望调查多门老爷的遗嘱，因此开启歌川家的保险箱。

不过里头并没有什么东西，只有多门老爷签名的文件，上头日期为昭和二十二年七月十四日，也就是遇害前两天才立下的；这份遗嘱的内容对一马而言，可说完全出乎意料。

多门坦言除了珠绪，加代子也是他的亲生女儿，明确交代全部遗产由一马与加代子均分。另外，由良婆婆与片仓清次郎各分得二十万日元。

“片仓清次郎是谁？”

“曾在我家当差的老管家，今年春天生了重病，目前正在休养中，已经是七十六高龄的老翁了。”

“猎犬”警官誊写了一份，问了片仓清次郎的地址后离去，感觉得出来他试图从遗嘱中找出杀害加代子小姐的明确动机。

警官一行人正要离去时，适巧片仓老人由家人陪同，特地驱车前来吊唁老主人。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

“您在这里当差多久？”

“我从十六岁那年开始当差，今年已经七十六了，足足六十年啊！当时歌川家的财产约值十二三万，虽然只有这么一些，但那时就是屈指可数的富豪之家。随着世事变化，时代巨变，加上战败的关系，多少都会有些影响吧！”

片仓老人病体孱弱，脑子却很清楚，虽然没念过什么书，但感觉得出是一位颇有见识的长辈。

警官的态度自然也不一样。

“加代子小姐的母亲自杀一事是真的吗？”

“是的。”片仓老人闭上眼，像念佛经似的念念有词。警官怜悯地看着老人，说：“片仓先生，警方只要调查一下过去的记录，便能了解过往经过；要求您老人家说出奉献一生的主人家的秘密，真的很为难您，或许您会觉得我们是逼迫人的恶鬼，但是片仓先生，前主人家陆续发生离奇惨案，若您不愿说出真相，就无法逮到凶手啊！虽然这要求令人难以接受，不过我保证绝对不会泄漏出去，人格担保绝不会说出有损歌川家颜面之事，恳求您的协助。”

“猎犬”警官看着老人，老人眼神沉稳明理，似乎答应了警官的恳求。

“传言加代子小姐的母亲并非自杀，而是他杀，是真的吗？”

老人闭上眼，沉默片刻后回道：“警官先生，其实我也不清楚，也许我的轻率会给主人家带来困扰吧。虽然那个人上吊的仓库已经不存在了。但我到现在还记得她在后颈项打了个结，悬吊在仓库的梁柱上，带子断掉，她摔了下来，就这样断了气。那条带子是梶子夫人的东西，留在现场的鞋子有梶子夫人的，也有死者的。我当场怔住，赶紧将梶子夫人的木屐藏起来，然后解开死者脖子上的带子，换上别的一条绳子，并向当时位于山腰的驻警谎称她是自杀的，还说我发现时，赶紧解开绳子，施以人工呼吸急救，但终究纸包不住火，到现在还是有他杀的传言。怎么说都是因为我一时的轻率，不断催眠自己相信她绝对是自杀。个性好强又歇斯底里的梶子夫人身形瘦削，手无缚鸡之力，任谁都会认为她根本没有力气杀人，可是事情发生得实在太突然，让我一下子慌了手脚。当时老爷的秘书还和我一起前往现场，就是神山东洋这个恶棍。”

这番话让我们十分惊讶，一马惊愕的程度更甚。只见他面色惨白，全身僵直。

警官深表同情，颔首说：“了解。所以传言神山东洋觊觎歌川家一事并非空穴来风喽？”

片仓老人沉默半晌，才说：“神山东洋还握有老爷的另一项秘密，这个秘密可能连少爷都不知情吧。若不是发生一连串惨事，我本来打算尘封所有的记忆就这样进棺材，但还是无法不在意这一切骚动。今天我来除了吊唁之外，就是要向少爷坦白真相。”老人又喘了口气。

“老爷二十岁时，曾到东京游学，和住宿地方的女佣发生关系，有了孩子。那孩子后来被远亲的海老冢家收为养子，老爷也和女方断绝关系，但是这孩子长大后却不学好，不但欺诈，还会勒索，结果犯下抢劫罪，死于狱中。这个人二十岁就结婚，留下两个孩子，其中弟弟就是现在在村里行医的海老冢晃二，所以他是老爷的孙子；至于哥哥玄太郎，三年前留下三个子女便撒手人寰，三个子女都还是十几岁的小毛头，由住在距此处约十二里远的M村的一个寡妇收养。不过既然已经和老爷家没来往，也就不须支付什么赡养费。”

“猎犬”警官不知该说些什么，一马则是面色惨白。

“领养老爷私生子的海老冢先生，为人非常温厚仁慈，他谨守秘密，不曾泄露歌川多门有私生子这件事，所以那个欺诈勒索，甚至因为抢劫而死于狱中的家伙，至死都不晓得自己是歌川多门家的长子。他留下两个孩子，玄太郎和晃二，因为晃二很会念书，因此老爷便以村里需要医生为由，苦心栽培，但他不知道自己是老爷的孙子，只有神山东洋这个恶棍知道这个秘密。”

“他应该有告知海老冢医生吧！”

片仓老人没有回答，沉默半晌才开口：

“神山这家伙以此要挟梶子夫人，得知秘密的夫人非常惊讶，还激动地责问我这件事是真是假。神山这家伙居然想以告诉海老冢实情，将会引发财产分配纷争一事来要挟夫人。我好几次都想杀了神山这恶棍，要是真杀了他就好了。反正我这条老命死了也不足惜，这件事让我苟延残喘至今。”

老人淌着泪。“狗鼻子”刑警突然打破沉默的氛围，说：

“这么说，梶子夫人遭人毒杀一事是真的喽。嗯，看来有必要重新彻查才行。”

“猎犬”警官冷冷地说：“你以为挖出一年前的白骨就能验出毒药吗？”

然后看向片仓老人，说：“片仓先生，想请教您最后一个问题。除了一马先生，还有死去的珠绪小姐、加代子小姐，多门先生真的没有其他孩子吗？”

“没有，老爷家人丁不旺。”

十七、不连续杀人事件

尽管警方十分努力，可还是无法掌握任何确切证据。

解开神山与海老冢的秘密，无疑是一大关键。内海惨遭杀害时，住在二楼的神山只要避开光一或海老冢，便能轻易杀害住在一楼的内海明。

唯一冲突的是，千草小姐遭杀害时，两人都有不在场证明。

神山东洋和僧侣、一马一起从火葬场回来之后，就一直和女士们待在客厅里闲聊，这点女士们都能证明。

海老冢八点左右从村子过来，在后门巧遇我和一马；至于他离开医院的时间，不管“猎犬”警官怎么追问，加上木兵卫打破砂锅璺到底，他还是不愿正面响应。警方调查后，依病患证言，六点到八点之间他出诊了三名病患，根本没有充裕的时间犯案；七点二十分到八点之间，他离开最后一名病患的家里，准备前往歌川家，因为脚不太方便，所以走起路来比一般人多费点时间。

神山夫人木曾乃女士，当天为了准备斋食忙得不可开交，好几个人都可以证明她没有离开过厨房。还有那位《论语》研究家，那天他人在七八里远的小镇，也有人证明他确实有不在场证明。

我知道警方不只针对我，也调查过巨势博士、海老冢以及神山等，我们确实都有不在场证明。

“博士，犯下这几起命案的凶手搞不好不在我们当中，若事关歌川家的话，杀害千草小姐、王仁和内海明的凶手可能不是同一人，就算案发时间连续，动机和凶手也可能不止一个选项，形成不连续杀人事件，你觉得这看法如何？”

“嗯，或许这是一起不连续杀人事件，日后我也会将其命名为不连续杀人事件吧！但我想这也是凶手的意图。也就是说，凶手怕被识破犯案动机，所以刻意模糊行凶动机，因为只要晓得动机，就能找出真凶。”

“那么，所有的命案是同一人所为喽？”

巨势博士微笑地颔首。

“这是当然喽！光是我们这群人聚在一起，就非巧合之事，而是凶手刻意安排的。我们高高兴兴来做客，竟然发生这种事，真是扫兴。”虽然博士的笑容有些腼腆，但我晓得他已经找到了线索。

“那凶手的真正动机是？”

巨势博士扬声大笑。

“如果晓得就知道凶手是谁啦！这真的是一起非常恐怖，经过缜密计划的犯罪事件，每个步骤都经过仔细计算，可说是到目前为止，全日本最特别、最浩大的犯罪计划。凶手无疑是个天才，精心计算过每个犯罪环节，可谓巧夺天工啊！好比装设能让绳索自动带上房门的装置，以此伪装成密室杀人等，这些细节功夫都是令人叹服的地方；足以说明凶手的心态，就是最怕别人窥视其内心深处，而这般恐怖的沉默性格，也证明凶手是个天才杀人魔。凶手的真正动机究竟为何？哪一起杀人事件才是凶手的真正目的？还有，这起事件真能如凶手预告的，于八月九日告一段落吗？我看为了真正的目的，八月九日那天不见得能画下句号，但也许有目的地杀人一事已经结束了。”

“可是在如此严密的警戒下，凶手不是更不能轻举妄动吗？”

“因此得想办法隐藏真实动机才行，不过八月九日那天，肯定是一大高潮。当然，这是我的看法啦！虽然凶手预告八月九日那天才会结束，但怎么说呢？因为凶手胆敢一天之内杀害两个人，足见他会随时改变行凶计划。我想，毒杀过一次后，他的毒杀计划应该会告一段落，再以另一种出乎意料的手法行凶，这就是凶手的性格，或许我们可以大胆预测一切会在八月九日那天尘埃落定也说不定。”

不过巨势博士并没有十足把握，他知道我造访过片仓老人和海老冢的老家，也晓得我对一马有所怀疑。不知为何，博士竟然对一马说："歌川先生竟然不晓得自己是海老冢的叔父，真是难以想象啊！就算梶子夫人不知情，多门老爷也应该告诉当家的歌川先生才对啊！还真是有违常理。"

可想而知，一马的心情糟透了。我赶紧代一马回应：

"博士那时不在场，有所不知，我可是亲耳听到片仓老人说出惊人的秘密呢！那时一马惊愕无比，顿失血色，那种表情是演技再好的演员也模仿不来的，真的是本能的反应，比用测谎器测谎更真切。"

"哦，是吗？矢代先生习惯以文学观点来看事情，未免独断了些，再怎么样也不可能和测谎器一样准确吧。虽说歌川先生一直到今天才知道这件事，可是就连神山东洋都晓得的事，当家继承人却不知情，不是很奇怪吗？"

一马听了更加恼怒，愤愤地说："我真的不知道啊！我只知道自己是歌川家唯一的继承人，况且家父是那种打死也不让别人知道他犯错的人，想说死了就这样带进棺材，所以他和祖父合不来。他本来就是个没什么家庭观念，总是冷眼旁观一切的人，或许就是这种个性，让他在文学方面的造诣来得比我深厚；像这种宛如一道陈年旧伤的小秘密，对他而言根本算不了什么，只是因为碰巧发生一连串惨事，才凸显这件事的重要，否则对他来说，根本就不值得一提。"

巨势博士有点尴尬地说："也许吧！只是对我这种贫穷人家出身的人而言，发生这种事可是非同小可；沦为神山东洋要挟的把柄，家产纠纷，还引起一连串惨剧，遗产肯定挺可观的吧！"

"如果神山东洋真要闹上法庭，在合情合理的情况下，与其遭人要挟，我宁可将父亲的遗产分给海老冢。我不是贪财之人，会选择站在正义的一方。"

情绪激动的一马，语气坚定地吼着。

其实巨势博士也怀疑我。

“我说矢代老师啊！”

他来我房间，笑嘻嘻地对我和京子说：“虽然歌川先生是那么说啦！不过先不谈他的事，该不会矢代先生也知道海老冢先生是多门老爷的孙子？因为有此秘密，所以亲近梶子夫人的人，像是女佣，还有加代子小姐，都脱不了干系，搞不好加代子小姐也知道这秘密，若真是这样，还真是心机深沉啊！”

只见他笑得益发灿烂。

“我说矢代夫人，你不是加代子小姐最好的朋友吗？有听她提起这件事吗？”这种探问方式未免露骨，没头没脑地猜疑，惹得京子也愠怒了。

“巨势先生，你太过分了。”

“哎呀，夫人别误会，我没什么恶意。我知道这么问很失礼，也晓得这么大剌剌地问，可能得不到答案。其实我是想，夫人毕竟曾是多门老爷的旧爱，搞不好听他提过这件事。”

“没有，从来没有。”京子脸色一沉，不客气地回应道。

“多所冒犯，不好意思。”博士难为情地笑了笑，“对了，丹后先生还是单身吗？”

“应该是吧。”

“有交往对象吗？”

“这个嘛，没听他提起过。”

“听说丹后先生好像对珠绪小姐颇有好感呢！”

“是挺喜欢的，至于是哪种程度的喜欢，像他那种怪家伙，我也懒得问。果然是一群古怪又难搞的家伙。”

将大家视为嫌疑犯的他，令我有些厌烦，看来似乎太高估他了。相较之下，“猎犬”警官至少行事不会如此轻率莽撞，也不会胡乱地

将每个人视为嫌犯，感觉行事风格比较沉稳牢靠。

某天，我朝三轮山方向散步时，远远瞥见一男一女两位老人家似乎累得蹲在路旁。凑近一瞧，原来是由良婆婆和一位陌生老者，应该是由良婆婆的夫婿南云老人。

询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原本绷着脸的由良婆婆露出松了口气的表情。

“本想勉强走点路，谁知老了不中用喽。明明十天前还办得到的事，今天却不行了。”

“您哪里不舒服吗？”

“本来想说趁今早身体状况还不错，老头子的脚力也还行，明知有点逞强，还是想走到千草陈尸的地方看看。就像我刚才说的，上了年纪后，今天能做的事，搞不好明后天就办不到喽！人生就是这么无常，现在不做的话，就没机会做了。既然时光无法倒转，就别留下遗憾。我们可是比那些没耐性的四五岁小鬼头更胜百倍呢！明明初春还能健步如飞走到温泉一带，没想到才走了一点路，就累成这德行。”

“对了，前几天我听温泉旅馆老板说，您去买安眠药。”

“安眠药？没有啊，我没买过那种药。”

由良婆婆断然否认。

“这位是……？”蹲在一旁的老人问。

“这位是别墅的客人矢代先生，就是和京子结婚的那位啊！”

“哦哦！就是他啊！”

我伸手让他们扶着起身。本来想背老人家走一段路，但再怎么瘦弱，也是身长五英尺八吋的男人。

“我请喜作伯开车来这好了。”

“不用啦！不用麻烦了。已经休息够了，走得动，没问题。”

她扶着我的肩，迈开步伐。

“诸井小姐这人真是刻薄，陪病人散步到一半，还会厌烦地叫病人去死，真是个没良心的人！只要给她钱，什么都肯做，见钱眼开的势利鬼。请她帮点小忙，还会遭其白眼呢！”

南云老人也搭着我的肩，摇摇晃晃地起身，边喘气边附和：

“嗯，就是呀！”

看来世上有诸井琴路这号人物，可真是一大憾事。

“她的人品如何？”

我这么一问时，由良婆婆说：

“人品？那种人还有人品可言吗？我哥哥（指多门）脾气本来就古怪，这个先不谈，居然连海老冢医生也觉得诸井是好人，还称赞她一定是个贤妻良母。不管是邮局局长、学校老师，还是最近生意还不错的人家，都帮她说过无数次媒呢！我看那女人啊，八成晚上抱着一大叠钞票睡觉，没血没泪，满脑子只有钱，只有钱才是她最亲密的伙伴，真是令人作呕的女人。”

若是没遇到神山东洋，我想我可能会累瘫吧。

因为长得高头大马的神山，轻而易举地就背起南云老人，由良婆婆则在一旁慢慢走。

诸井琴路这个神秘女人，肯定在此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无奈我想破头，也想不出个所以然。

到底是谁在操控这个贪得无厌的女人？

我赶紧调查七月十八日傍晚，千草小姐遇害那天她的不在场证明，结果事与愿违。

那天，诸井是最后目击千草小姐由后门离开的人，六点到七点她在帮多门老爷按摩，之后并未外出过。

十八、第七个人

那是八月三日发生的事。

最近每天中午，我都会前往温泉旅馆写作，无非是因为那边的环境清幽；但相较之下，歌川家别墅更显安静，因为房子是坚固的钢筋水泥结构，隔音效果很好。

与其说是想图个清静，不如说我已经累了。因为连续发生这种惨事，彼此多少都会互相猜疑，碰面时更觉得尴尬，所以我选择来温泉旅馆。

不光我有这种感觉，近来大家都是白天时频频外出，有人会搭公交车前往小镇。丹后常常去村子里的棋社下棋打发时间，一马也变得有点神经衰弱，心情烦躁，所以也会出去走走；完全不出门的只有光一和神山东洋，两人连着好几天比赛台球，而且都是有几分实力之人。巨势博士偶尔也会加入赌局，他打起台球来颇有两把刷子，是那种就算随便玩玩，也很厉害的家伙，可说是个天生的赌徒。这三人昨晚就说好，今天要比上一整天，一决胜负，就算赔上全部财产也在所不惜，还真是充满干劲。神山东洋还说，他一早醒来就先斋戒沐浴。

京子一早便出发前往N市买东西，顺道拜访老友。

当我约莫九点准备出门前往温泉旅馆时，彩华夫人叫住我：

“矢代先生，请留步。今天也要去温泉旅馆吗？我也想去。”

“今天是周日，也许人很多哟！”

“哎呀！那里那么偏僻，就算周日也没什么人啦！”

或许吧。前几天我带她去过，不过那天游客特别多，我也因为人声嘈杂，无法专心工作；何况温泉池始终挤满人，加上男女混浴，所

以彩华夫人无法如愿泡温泉。这里有别于大城市的温泉，游客来这深山温泉，只能纯粹享受泡温泉的乐趣，因为没有其他休闲设施，只能一整天泡在人声鼎沸的温泉池中。

彩华夫人兴奋地捧着毛巾、肥皂等用品，跟在我后头。

我们一走过山毛榉林，就瞥见拄着手杖、身穿浴衣的丹后弓彦走在前方。我们追上去，只见他露出讽刺的眼神，瞅着彩华夫人手上的东西，说：

“真是难得啊！夫人也要泡澡吗？”

“你也要去吗？那就一起走吧！”

“我今天要去参加邮局局长那儿的棋会。”

“可是局长先生的家不是这方向呀！”

“我知道。虽然我很喜欢下棋，可是棋社里都是些讨厌的家伙；虽然他们常常办活动，但来的都是些素质不高的人，我本来要去会场，但不知为何，自然地朝反方向走。”

“你的个性还真是别扭，既然这样，那就一起去泡澡吧！”

“被你这么一说，我的脚又自动地往那方向……”

他边说边走向山毛榉林，弯进没有小路的森林深处。

“还真是个怪人啊！”

“像他那种脾气别扭的家伙，还是别和他认真打交道的好，不然白的都会被他说成黑的。”

这天的温泉旅馆十分冷清，几乎没看到三五成群的泡澡客，倒是有全家人一起上山来玩的游客。如此萧条的情况下，只要有几个游客便显得很热闹了。

除了我们之外，几乎没什么客人，所以彩华夫人不必请人帮忙看守，得以悠闲地泡了三十多分钟。

之后，她来我工作的地方。

“乡下房间的陈设还真是简朴呢！”

“就是啊！相较之下，别墅的房间可真是豪华啊！”

眼下是一条潺潺溪流，碰巧有一位山中钓客经过窗下，礼貌地向我们打声招呼：“不好意思。”随即翩然走过。

“咦？原来那里不是庭院，是一条路啊？”

“深山里哪有什么庭院、道路之分啊！你瞧，那里不是有一条能通到谷底的斜坡吗？走下去有一方淤积地，是这一带出了名的钓场哟！我也买了一根钓竿，有时工作累了，干脆直接从窗户出去，走到那里钓鱼。”

“有钓到过吗？”

“还没钓上半尾，因为去的时间不对，而且这根钓竿是在这里买的便宜货，根本没办法钓起香鱼、鲣鱼和嘉鱼之类的。”

“要是钓到的话，记得通知一声哟！我先告辞了。”

彩华夫人先回去。

果然有她这般的稀客在就是不一样，即便人已经离去，我还是无法静下心来工作，只好先去钓鱼打发时间，结果还是一无所获。我用过午膳，稍事歇息后，工作了一会儿便回去。

晚上八点到八点半左右，陆续有四五个人回来。因为配合公交车班次，无论是从N市来，还是前往N市，末班车基本都是七点抵达，不过乡下公交车向来没个准，经常迟个三十分钟左右。

最近外出的人明显增多，所以在晚餐用到一半时才回来的人也变多了。虽然公交车大概七点左右抵达这村子，但因为是五点从N市发

车，所以要回村子的人必须赶上五点的末班车，才能在七点左右回到村子，就算脚程快一点的男人，回到歌川家也得花上一个钟头。

这一天从N市搭末班车回来的人，分别是木兵卫、京子与木曾乃太太，一马和丹后则是从F市搭末班车回来；也就是说，公交车往返N市与F市，而这个N村刚好位于中途，无论从哪一边乘车都不到两个钟头。

从F市发车的末班车误点，所以一马与丹后约八点才回来，却没瞧见宇津木秋子。

“秋子小姐没和你们搭同一班车吗？”

我问一马，他说没有，看来她也没搭上从N市发车的末班车。

“会从N市搭末班车回来的人，应该是海老冢医生吧！因为今天周日休诊。我还在镇上看到诸井小姐，但我们没有一起搭末班车回来。”京子告诉我。

“丹后，你没去棋社，而是去了趟F市吗？”我问。

“是啊！托你们的福，我没泡到澡。”

只见胡蝶女士一脸狐疑地说：

“宇津木小姐到底是怎么啦？我们夫妇今天分别在村子的青年会和妇女会进行演讲和表演，早上他演讲，下午换我粉墨登场；我们上午九点出门时，还看到宇津木小姐在房间里工作呢！可能工作累了在睡觉吧！我去看一下好了。”

胡蝶女士前去瞧个究竟。结果，房间里留着写到一半的文稿，却不见宇津木小姐的踪影。

餐后，“猎犬”警官突然来访。

“警官先生，也许又有事情发生了呢！”神山东洋说。

“怎么啦？这种事可不能乱说啊！你可真会疑神疑鬼。”

“宇津木小姐不见了。虽然这么大的人还会迷路，真的很可笑，但这宅子最近不太安宁，实在令人担心啊！”

“她什么时候不见的？”

“胡蝶女士说早上九点左右还看到她在自己的房间里工作，这是唯一的线索。我和土居大画家、巨势先生打台球打得如火如荼，一马先生、丹后先生去了F市，三宅先生、京子小姐和木曾乃则去了N市。对了，矢代先生呢？”

“我和彩华夫人去温泉旅馆，大概九点左右出去的吧！”

“原来大家都出门了。我们打台球的则是在不在都没差别。她到底是几点出门的啊？又是去了哪儿呢？”

这时，坪田太太说道：

“好像是九点半到十点吧！我有看到宇津木小姐。”

“在哪里？”

“就在这间客厅。啊！对了。她刚好来厨房喝水，我问她是否要出门，她说出去散步一下，然后穿着草鞋直接从饭厅走到外头。”

“午餐时呢？”

“对哟。午餐时没看到她呢！想说她可能在外头用餐，要是回来肚子饿的话，会要我帮她弄点什么。”

翌日，在三轮山最深处的瀑布底发现了宇津木小姐的尸体。

【附记】

事件终于渐入尾声，下回应该更能拜见各位的本领了。

如上上回附记之约，关于巨势博士在《不连续杀人事件》中的性格，已经泄露了一部分给诸位瞧瞧，但还不能善良到一次叙述完所有的事情。

“鬼点子”女士与九州的“猪鼻子”先生等人，对于凶手不止一人，行凶动机不尽相同等问题，卖弄了许多小聪明。但看在我这个不太亲切的人眼里，老实说，他们的小聪明实在不怎么样；虽说注定要丢脸，好歹别让人家颜面尽失才好。身为推理小说家，一定要有菩萨心肠，我活到这把年纪，还是没领悟这道理。

真是的！存心让个成熟的大人丢脸，可真是缺德，以后我会尽量减轻各位所受的伤害。

最近还出现想收买我身边的亲友，探知一二的家伙，还真是叫人头疼。说什么要是帮我找出答案，想要平分奖金之类的；还真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尽失运动家精神。

有位负责国内小说的编辑，还向我身边的某个人这么说：“喂！你去问问凶手是谁，或是偷偷地翻他的笔记查一下，到时奖金分你一半，或是送你一双鞋子也行。”

为了达到目的而收买别人，真是可恶。不过内心化为猛鬼的我也好不到哪儿去。仔细想想，那些人如此低声下气地恳求，还不觉得羞耻，着实无药可救啊！所以根本不必同情这种人，不是吗？

坂口安吾

十九、不在场证明的比较

三轮神社前有一条溪流，三轮池水位一涨，就会流入这条溪流。两处本来源头就不一样，汇集深山泉水，平时溪水水量还算丰沛，恰巧经由三轮神社蜿蜒至谷底，形成约百坪的浅滩。四周岩壁峭立，阳光遍洒水面，衬出碧绿色，更显得潭水深不可测。这一湾潭水看似静悄悄地沉淀着，实则暗藏好几处漩涡，所以这里不适合钓鱼或游泳。

身穿和服的宇津木秋子浮在水面，缓缓地在漩涡中转着。

虽然看起来像是从悬崖跌下来，却缺乏确切证据判定是他杀。尽管平地闹干旱，山中早晚还是常下雨，八月三日傍晚与四日凌晨，也下了滂沱大雨，连足迹都被冲刷掉，所以悬崖上方勘查不到任何搏斗的痕迹。

宇津木小姐的尸体于四日清晨被发现，警方照例于草林寺对尸体进行解剖，结束后已近傍晚时分。根据对胃部残余物的分析，死者约于饭后三小时到三个半小时之间惨遭杀害。

因为最近外出的人变多，所以用餐人数和时间极不固定。若想搭乘头班车，以男人的脚程来说，也必须于七点半从歌川家出发，所以大家的用餐时间相当分散。

不过，昨天八月三日，秋子小姐和我、京子、神山夫妇，以及胡蝶女士一起用早餐。大伙都记得约是七点半左右，但就连神山也忘了瞄一眼他自豪的爱表，所以说不出正确的时间，只能推测行凶时间约是早上十点半到十一点之间。

四日晚餐后，“猎犬”警官要求我们与海老冢医生、诸井护士、下枝小姐聚集于客厅。

“被这事搞得我也想自杀了。给大家添了不少麻烦，但还请各位忍耐，多多配合。虽然目前没有明确证据证明宇津木小姐是自杀还是他杀，不过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他杀吧！大部分人准备自杀前，会刻意做些动作，比如脱掉鞋子、将手上东西放到地上，或是怕衣服浮起来，会将袖子打结绑在身上，不过倒也不是每个自杀者都会这么做。所以就算宇津木小姐什么都没做，甚至拎着包包就跳下去，也无法断定是他杀。因为到目前为止发生了好几件尚未解决的悬案，现在又发生这样的事，警方当然会朝杀人案方向侦查。”

“猎犬”警官先说了这番开场白，感觉更为谦逊有礼。

“侦查程序一如往常，先请各位说出昨天各自的不在场证明。每次都承蒙各位多方配合，这次也请包涵。”

他那亲切有礼的态度犹如蔬果店老板。当然，我们也早已应付出心得了。

“依序先请教三宅先生，昨天你一直待在N市，是吧？”

木兵卫颔首，回道：“前天特地拜托坪田太太早点准备早餐，方便我准时七点半出发，搭首班车，再坐末班车回来。”

“尊夫人那天有何异样吗？”

“就我看来，那女人一直都很怪里怪气吧！虽然我们是一起来的，却没睡在一起，其实早就分居了。如各位所知，她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大方地与王仁暗通款曲。基本上，那女人根本就是个无法离开男人肉体超过三天的荡妇，之后的事就请各位自行想象吧！虽然我没有对这种事进行确认，但我们是有名无实的夫妻，况且那女人也和其他男人暧昧不清。”

“所以你们平常几乎不搭理彼此喽？”

“我们之间早已形同陌路，完全陷入冷战状态，所以不是陌生人，应该是敌人吧！”

“原来如此。不过这种犹如不稳定邦交国关系般的女人，更令人难以忘怀吧。恕我冒昧，难道你们不曾想过复合吗？”

“完全没有。我们之间不是邦交国关系，而是死对头。邦交国关系也许会永远持续，可是人生苦短，没必要勉强自己和讨厌的家伙相处，更何况我们早已离婚。”

“话虽如此，你自己还不是不能没有女人吗？”光一毫不客气地插嘴，“也许迷恋这玩意儿是女人的一项专长，但是大爷你的专长还是再加一项，那就是骄傲自大，充其量只是个视妻子为女佣或物品的混账男人罢了。人家好歹也是知名女作家，自然会反击啊！要说你个性善妒也罢，竟然在外人面前数落老婆的不是，不觉得自己更卑劣吗？比起宇津木小姐，你的人格更令人不齿，卑鄙无耻又下流。”

木兵卫脸色苍白，怒目瞠视却无言反击。

“猎犬”警官适时缓和气氛，说道：“所以三宅先生也不晓得尊夫人那天有什么预定的行程喽？”

“我怎么可能知道。”

“三宅先生是去N市找朋友吗？”

“不是，只是觉得无聊，出门随便晃晃，还去了书店。对了，说到买东西，我买了一本杂志，但店家应该不记得我吧！所以没有出不在场证明。”

“要搭首班车的话，不是很早就得出门吗？还有谁习惯搭往N市的首班车呢？”

无人回应。沉默半晌，木曾乃夫人开口说：“昨天我也去了一趟N市，不过是搭第二班车。因为女人家出门，总得准备一下，况且脚程也比男人慢，所以只能搭上第二班车。昨天我是和京子小姐一起乘车，在站台上又遇到诸井小姐。我们一起在N市的大正路下车，和京子小姐道别后，我去买东西，然后搭末班车回来时又巧遇京子小姐。”

“矢代夫人也是去买东西吗？”

“不，我还顺道拜访朋友，就是两三年前住在这里时认识的朋友，一间叫作本间和服店的老板娘，昨天一直待在那儿。”

“猎犬”警官点了点头，接着询问诸井护士。

“我总觉得问你话，还真是件苦差事呢！难不成你对病人也是如此不理不睬的吗？那你又去了哪儿呢？”

“昨天周日医院休诊，我去添购药品。”

“只是去买药，不需要耗到坐末班车回来吧？请你说明得再详细一点。”

“采买完后，我就随处晃晃。出了深山到城镇，任谁都会这么做吧！”

“哎！真是够了。每次都是这种态度。”

“猎犬”警官照例向每个人询问在N市的不在场证明，结果最明确的只有京子而已。木曾乃太太虽然四处购物，可是因为在城里没什么熟人，所以别人也不太可能记得她。

诸井护士是搭第二班车，于十二点三十分抵达N市，在公交车终点站前的药房买药，再搭两点三十分发车的公交车回来；不过她一下车就先将购物清单交给店家，然后到处闲逛，赶在两点半发车前去取药、乘车。这当中两小时只是在街上闲逛，所以她没有任何具体的不在场证明。

最夸张的是木兵卫，搭首班车于十点三十分抵达N市，一直逛晃到下午五点才搭末班车回来。

“三宅先生，整整六个小时耶！总会待在某处与人交谈，应该有谁记得你吧？”

“你说的这是一般情况吧！每个人的癖好不同，不能概括而论。在不熟悉的地方，通常只记得走过什么路，经过几户人家、森林、寺院之类的，至于哪个方向，走了哪条路后，接着是哪条路；因为所有

印象都是片断的，很难拼凑成全景。我只是随兴四处逛逛而已，这当中没和别人交谈也是很正常的事。我无法生活在随时制造不在场证明的日子，况且要是知道会发生这起惨剧，就会事先做好不在场证明，不是吗？”

“猎犬”警官点头。

“那么三宅先生，你搭首班车时有遇到谁吗？”

“没有，这村子没有我认识的人，也不记得别人的长相，所以根本没注意到遇见谁。”

“没和海老冢医生在一起吗？”

“没有。”木兵卫回答。

“那么，搭第二班车的矢代夫人、神山夫人和诸井小姐，有遇到海老冢医生吗？”

海老冢露出“问这么无聊问题”的不屑表情，但还是勉为其难地回应道：“我搭第三班车。”

“第三班车几点开？”

海老冢没有回应，警官拿出公交车班次表查看，班次表如下：

F市发车→	抵N村→	抵N市
7：00	8：40	10：30
9：00	10：40	12：30
11：00	12：40	2：30
1：30	3：10	5：00
5：00	6：40	8：30

N市发车→抵N村→抵F市

7：30　　9：20　　11：00

9：00　　10：50　　12：30

10：30　　12：20　　2：00

2：30　　4：20　　6：00

5：00　　6：20　　8：30

“看来海老冢医生是搭十二点四十分的车，下午两点半抵达N市。”

“猎犬”警官一副了然于心的模样，省略了向这乖僻医生问话，转向一马。

“歌川先生也是去F市吧！”

“是的，从F市走了约一里山路，到位于深山的亲戚家。虽然是搭首班车去，坐末班车回来，但因为还要走上一段路，所以大概中午十二点半才抵达亲戚家，三点多才离开。”

“了解，搭反方向的车，是吧？来回搭的都是首班车，没和三宅先生一起走到村子的公交车站吗？”

“因为往F市的首班车误点了三十分钟，所以没遇到他。况且我们去F市，通常不是在N村下车，而是在T部落下车；因为距离差不多，以我平常的脚程，两边都要花上一小时十五分钟，不过只限下坡而已。”

“你说的T部落是往哪个方向？”

“就是走过山毛榉林，再经过温泉旅馆，沿着一条羊肠小道往下走，就到了T部落的公交车站。从这里到温泉旅馆约半里多，从温泉旅馆到T部落还不到一里，合计约一里半吧！”

“哈哈！原来还有这种走法啊！”

“猎犬”警官啧啧称奇似的看着丹后。

“丹后先生原本要出席局长办的棋会，却往反方向走，是吧？不瞒您说，我和‘书呆子’参加了棋会，还下场比试了一番呢！所以丹后先生也是随兴去了F市，四处闲逛喽！那是搭几点的车呢？”

丹后并未立即回应，只见他抽出一根烟，四处张望了一下，警官赶紧递上打火机。

“不好意思，谢谢。”丹后向警官点头道谢。

“九点左右。我和矢代寸兵与彩华夫人于山毛榉林分道扬镳后，便沿着山径漫无目的地走着，就这样走到公交车通行的路上。因为看到车子转弯过来，便招手上车。我看了一下班次表，应该是十点五十分那班由N村发车往N市的吧！到了F市后，我随处逛逛，找到一间可以品尝新鲜香鱼的小店，饱餐一顿，打了个盹后便回来。”

“了解。看来这比一直泡在棋会更健康呢！接着是彩华夫人，您一直都待在温泉旅馆那边吗？”

“没有，大概待了四五十分钟就回来了。泡澡泡了约半个小时，可能是为了节省燃料吧！水温不够热，不过我蛮喜欢温温的感觉，所以泡得很尽兴。”

“那里是什么样的水质？”

“我也不太清楚，白白浊浊的就是了。”

虽然我每天都会去泡，但不清楚是何种水质。听说对于疗伤很有效，但是倒也没见过什么人来泡汤治疗。虽然有股特殊的臭味，倒也不强烈；因为只有温泉那一带没有这附近的名产———蚊子，所以可能含有什么特殊成分吧！

最后，“猎犬”警官询问我昨天的行踪。我和彩华夫人九点出门。约九点半抵达温泉旅馆。因为我没心情工作，便去钓了一会儿

鱼，后来又靠在温泉池里打盹片刻，然后随手写了些东西才回来，一切如我先前所述。

我住的房间本来就比较偏远，人迹罕至，所以我也有可能假装去钓鱼，实则跑到三轮山杀害秋子小姐也说不定。虽然“猎犬”警官没有质疑这一点，不过我左思右想，他应该会想到这一点才是。只见他直盯着公交车班次表，大概在思考木兵卫等人是否真的搭上首班车；就算真的搭上，也可能折返回来杀害秋子小姐，再回到城镇搭五点的车回来，诸如此类的问题。

完全排除涉案嫌疑的有胡蝶小姐和人见小六，他们从早上十点到下午三点，分别对青年会与妇女会的会员演讲和表演。至于神山、光一与巨势博士，三人则是聚在一起打台球。

“对了，海老冢医生。”“猎犬”警官又看向海老冢，“你说你是搭十二点四十分这班公交车前往N市。那么请你说明一下，九点到十二点四十分之间的行踪。”

海老冢一如往常，眼底闪过一道光，不予回应。

“你听清楚了。海老冢医生。我一直都很尊重你，也忍受你很久了。你听好了，我之所以隐忍是因为尊重你，但是你的回应对我们来说，却是一种侮辱。今天我再也忍不下去了，若你不肯好好说明的话，我就不客气了，听清楚了吗？”

海老冢转着那充满愤怒与反抗的发狂的双眼，毫不掩饰他的轻蔑，不屑地别过头去。

“猎犬”警官再也隐忍不住。

“那就由我来说明你的行踪。昨天九点四十分到五十分左右，你经过歌川家后门，那时应该巧遇了宇津木小姐，随后绕到歌川家的厨房，要女佣叫诸井护士过来。可是诸井如前所述，她搭第二班车前往城里，你听到后，脸色骤变，突然念头一转，差人叫下枝小姐过去钓殿。”

只见海老冢铁青脸，全身发颤。

“胡说！骗子！”

面对大吼的海老冢，“猎犬”警官不为所动，眼神锐利如针，直瞅着海老冢。

不知是否事先授命，“狗鼻子”与“书呆子”立刻分站海老冢的两旁。

“下枝小姐听了八重的话，不知你找她有何急事，马上赶去钓殿。一进去就看到你脖子上挂着听诊器，你对她说：‘你的胸口的确有毛病，今天帮你检查一下。’于是你突然抓住她的手，察觉你意图不轨的下枝小姐害怕不已，一直辩称自己没生病；没想到你竟扑上去，将她压倒在地，要挟她不准反抗，否则就要剥光她的衣服，然后强行亲吻。”

“胡说八道！你这个胡言乱语的家伙！”

海老冢怒吼，一副快要扑上去的样子。两名刑警从旁紧紧地架住他。“猎犬”警官神情冷峻地瞅着海老冢，继续说：

“惊吓不已的下枝小姐拼命抵抗、挣扎，你却不死心地一再扑向她，费了一番功夫才制服她。下枝小姐吓得尖叫，幸好在附近水池散步的由良婆婆听到惨叫声，赶紧跑到钓殿瞧个究竟，于是你的诡计没得逞，下枝小姐得以逃离魔掌。如何？下枝小姐也在这里，要是嫌我说明得不够详细，那就请由良婆婆过来对质吧！于是你像发狂似的奔出歌川家，那时应该是十点到十点十分左右，你搭上原本该是十二点四十分抵达，却迟了二十分钟才来的公交车，约下午一点抵达N村。一点之前你人在哪儿？做了些什么？”

海老冢瞠目怒视着“猎犬”警官。

“你这个混蛋！疯子！”

他挥舞双手，发狂似的吼叫，旋即转身走出客厅。刑警欲追上去，却被“猎犬”警官制止了。

只见走到走廊的海老冢突然回头，撂下一句话：

“你们这些人一定会遭天谴被杀光的！一群卑鄙下流的混账！”

然后像猩猩一样挥舞双手，悻悻地离去了。

“为何不逮捕他呢？”神山问。

“为何啊……”

“猎犬”警官平静地回道：

“因为缺乏任何证据啊！”

二十、头号嫌疑犯

待警官侦讯完，欲返回房间时，一马和彩华夫人脸色铁青地走过来。他们回到房间，发现上锁的房内桌上摆着一张字条：

“八月九日，宿命之日着”

字条上面这么写。

那天傍晚，为了将秋子小姐的遗体送往火葬场，大伙手忙脚乱，全体前往草林寺等候，之后将解剖过的遗体先送往正堂安置，待诵经后再用灵车将遗体送往火葬场。一行人回来后才用餐，只见一马和彩华夫人忙里忙外，根本没时间回房间，忙完后又直接到饭厅接受警方侦讯，好不容易告一段落，才得以回房间休息。

一马夫妇和我一起前往巨势博士的房间。

博士正在翻找他那只大号行李箱，对于我们所说的事，他一点也不惊讶。

“哦，是哟。”

还是忙着翻找东西。博士终于找到似的，松了一口气，其实也没什么，不过是少了一只袜子。

“什么？袜子？难道是什么物证吗？”

我故意挖苦，只见他神情暧昧地笑着说：

“没啦！我明天要去旅行，想说顺便回东京看看那女孩。她喜欢人家打扮得整整齐齐，虽然只是一双袜子，我可是一直将她说的话放在心上呢！”

博士一脸幸福的样子。

“你打算夹着尾巴逃吗？”

“才没这回事！应该是说迈向成功之路！”

然后深吸了一口气，说：

“我真是可耻，居然沉迷于赌球游戏，真是个失败的家伙啊！不过，我绝对不会让凶手逍遥法外。什么？哦，八月九日是宿命之日吗？我要到八月九日才会回来，歌川夫妇你们可要多加小心，房门锁最好用绳子牢牢拴住，饮食方面也要小心。还有啊，就算大白天也要避免单独行动，尽量结伴同行。总之，行事一切小心就对了。我想凶手可能见一个，杀一个吧！”

巨势博士掏出新领带，不由自主地嬉笑。

“为什么这时候要去旅行？”

被我这么一问，他回道：

“为了找寻物证。”

“证据不是在这里吗？”

“哈哈！这里没有。我发现凶手在时间与空间的联结方面出现了进退维谷的局面，而且还牵扯到心理层面，可惜缺乏物证，我就是为此而去旅行的。”

“那你晓得凶手是谁喽？”

“哈，这个嘛，应该八九不离十吧！可是怎么说呢，就时间与空间的公式而言，还没办法扭送凶手上法庭；不过要是真的找不到证据，就算只靠时间与空间的公式，还是会想办法将凶手绳之以法。我怎么会如此自暴自弃，小看自己呢！真是没用啊！”

巨势博士抱着头，这么说道。

“你打算去哪儿？”

“不一定，天下之大，哪儿都能去。也许一逞强，连水底也会钻吧！”

博士露出腼腆的笑容。

翌晨，因为要迎回秋子小姐的遗骨，早餐时间大家全到齐了。虽说全员到齐，但除去王仁、珠绪小姐、千草小姐、内海、秋子小姐这些去世之人，还有海老冢没出席，剩下的十二人，扣除巨势博士准备出门旅行，只剩十一人。

神山东洋问博士：

“巨势先生，听说你是为了找物证而去旅行，如何？已经找到什么线索了吗？我认为这次事件的高潮点在七月二十日，也就是加代子惨遭杀害那时，如果伏击土居大画家是凶手的借刀杀人之计的话，那么其的真正目标其实是加代子小姐，如此看来，凶手的犯案动机不就极为单纯了吗？”

巨势博士微笑，并未多作响应。

光一插嘴：“咦？拿我来借刀杀人？我居然被选为挡箭牌，真是不敢当啊！如果凶手想杀的是加代子小姐，动机称得上单纯吗？凶手到底是谁？说啊！我们的缺德大律师。”

“我哪知道啊！只是说动机单纯而已。”

“那么，宇津木小姐、王仁和内海的事又该如何解释？”

丹后冷笑似的说道。

“这个嘛，另当别论。”

神山律师模糊响应，无奈对手是个喜欢追根究底的文人。

“另当别论？什么意思？”丹后问道。

神山倒也镇定回应：

“总之，只能委托侦探解开谜团了。我想这七件命案大概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我们之中谁都有可能是凶手，以杀害王仁、珠绪和多门这三起为例，凶手都有机会将吗啡掺入糖罐，毒杀对象。第二，被害人均为特定对象，就千草、内海、加代子和宇津木这四起来说，某些人因为不可能是凶手，可以一一剔除；当然在座若有谁不服，欢迎反驳，由全体当陪审员来判断，如何？”

无人响应。神山东洋平心静气地继续说：

“首先是杀害千草一案。从火葬场回来的路上，只要是落单的人都有嫌疑。就算两三个人一起回来，但是像一马先生回来后又前往草林寺的三十分钟之间，因为没有不在场证明，所以无法免除嫌疑。丝毫没有嫌疑的巨势先生和人见先生一起回来，我则是与和尚、一马先生一组，如此看来，只有巨势先生、人见先生、和尚与我排除嫌疑。第一个回来的土居大画家和第二个回来的内海先生、一马先生、三宅先生、丹后先生以及矢代先生等五位，没有不在场证明。”

神山夫人见无人回应，赶紧插嘴：

“可是第一个回来的土居先生，和第二个回来的内海先生，不需要有什么不在场证明吧！毕竟走路也要时间啊！”

神山露出遇见知音的表情，点了点头说道：

“这倒是。前往三轮神社赴约的内海先生因为没看到千草小姐，只好回来，凶手可能趁这时杀害千草小姐。虽然推测千草小姐是被人用包巾蒙住双眼，予以勒毙，但也许过程没那么简单；也就是说，有可能因为对方是熟人，所以千草小姐答应玩蒙眼游戏，没想到却遭勒毙，这么一来，内海先生就很有嫌疑了。那时，土居大画家比内海先生早回来，照理说只有他能排除嫌疑，问题是土居大画家也是落单者，所以不能完全排除嫌疑。怎么说呢？我熟知这村落的地理环境，火葬场那儿不是要爬一段山路吗？从那里走个两三町有处隐秘地，沿着山谷有一条往三轮神社方向的便道，说是便道，其实是那种连樵夫都很少走，只能踏着低矮草丛前行的羊肠小道。经此便道可抵达三轮山，由此可走到歌川家后门，足足比走大路快上十分到十五分钟。正

因为有此快捷方式，所以落单者全都无法排除嫌疑，不过土居大画家确实比内海先生早一点回来，所以能免除嫌疑，其他人可就没办法了。毕竟谁都能利用那个快捷方式犯案，可见还是一个问题。”

神山十分得意。

“我不是那种在别人身后说闲话的家伙，但有问题就是有问题，没办法忽略。根据诸井护士的证词，千草小姐是在六点左右出门幽会，当时没有其他目击者；也就是说，一直到五点左右，应该有人看到她才对，之后一小时如何就不得而知了。虽然诸井护士六点到八点有不在场证明，但是如果千草小姐其实在六点以前就遇害的话……”

原本意兴阑珊的众人，一时无法掩饰各自紧张的情绪。神山东洋无视当时的诡异氛围，一本正经地又说：

“就算是乡下小伙子犯的案，多少也会有什么伏笔、伪证、各种不合理的情事才是；总之，这起案件潜藏着惊人的诡计与内幕。”

兴致高昂的他转了个话题：

“再来是关于内海惨遭杀害一事，这就得以在二楼走廊闹事的土居大画家的位置来说明。照理说，凶手不可能在二楼，问题是土居先生喝得烂醉，因此凶手也有可能是在二楼。像是一马先生、巨势先生等，住得离土居先生较近的人，只要稍微露个脸便招来吼骂，但是像住得比较远的丹后先生，就算信步上个洗手间，土居先生也不见得会注意到，因为洗手间刚好和土居先生坐的地方是反方向。”

只见神山一脸得意地环视众人：

“丹后先生的对面住的是人见夫妇，隔壁住的是我，再来是三宅先生与宇津木小姐，对面隔一间空房住的是矢代先生，所以凶手看准只要假装上洗手间，就有机会下手这一点，况且喝得烂醉的土居先生是最好的掩护。”

群起骚动。善于炒作气氛的神山确实有一套，但他绝对还没洞察整起事件的真相。于是，我不太高兴地开口：

“照你的说法，好像我可以随时下楼杀死内海，问题是有人看到我上洗手间了吗？光一，你有看到吗？”

“别生气嘛！矢代先生。只是就单纯的可能性来说罢了。碰巧土居先生喝醉了，记不得当晚的事，我只是提出个人浅见。”

“所以啦！以光一喝醉一事，提出住在丹后之后房间的人嫌疑较大的这种说法，未免过于草率。一马和巨势博士也有可能去洗手间，当时无法走出房间的只有彩华夫人而已，不是吗？”

“真是的！看来我的推理有失误。原来如此，以丹后先生来划分的确不合理，毕竟一马先生与巨势先生也有可能去洗手间。问题是根据当晚的情况，离土居先生比较近的一马先生和巨势先生只要一开门，就会招来土居先生怒骂，虽然大画家喝醉了，完全记不得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在房内的我们听到他的吼声，应该很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住得远一点的人，就不一定听得到吼骂声。”

这下子，众人似乎被说服了，可神山却又转移话题：

“接着是加代子遇害一事。虽然她和多门老爷同时被害，但情形并不同。先就多门老爷的命案来说，因为一点半到三点没人进出厨房，所以在座每个人都有机会将吗啡掺入糖罐。当时在客厅看书的加代子，极有可能目击凶手，不过让她看到也无妨，反正按照凶手的计划，她会和多门老爷同赴黄泉。”神山并未提及加代子成了光一的替死鬼一事，虽然光一一脸不耐烦的样子，但是却没有出声抱怨。

“加代子遇害是一大疑点。当时能在几分钟内迅速将毒药掺入糖罐的人，有在厨房的坪田夫妇、木曾乃、八重、海老冢以及前往洗手间的彩华夫人、京子夫人、一马先生、矢代先生、巨势先生、三宅先生和我，其他还有和加代子调换咖啡杯的土居大画家，而且他的嫌疑最大，所以格外遭到怀疑也是理所当然。”

尽管光一扯着沙哑声音表达不满，神山还是不予理会：

“问题就在于破损的咖啡杯，只有常常拿取的坪田夫妇、八重、木曾乃能够分辨，其他人就算知道土居大画家用的是有缺口的杯子，也搞不清楚是哪个缺损。更重要的是，歌川家的咖啡杯全被土居大画

家弄破了，所以新客人也只能和大画家一样用破杯子，如果凶手不晓得此事，是不可能犯案的。我认为凶手的目标是要杀害加代子，只是拿暗杀土居大画家一事当挡箭牌；况且目标是要杀害加代子，头号嫌疑犯就是调换杯子的土居先生，势必难脱嫌疑。再者，如果土居先生并非凶手，以他的咖啡掺有毒药一事来推测，凶手一定晓得加代子小姐的杯子有缺损，只是无法分辨是哪两只杯子有破损，这是一种情形。另一种情形是，凶手预测破损较少的杯子，也就是土居先生的咖啡杯会分配给加代子小姐使用，可是用人没注意，还是依例递给土居先生；不然就是凶手虽然预测加代子会用有缺损的杯子，却因为没时间一一查看，便将毒药随手丢入有破损的杯子，也就是忙中出错。我想，以上假设情形应该都能成立。总之，知道加代子会用到有缺损的咖啡杯，肯定是非常了解厨房的情况，甚至对于整个歌川家都很清楚的人。”

我耐不住心中怒火，脱口而出：

“按照神山的说法，凶手肯定是为了歌川家遗产而犯案喽？那么王仁、内海和宇津木小姐的惨案又该如何解释？如果犯罪动机是为了歌川家遗产，在座的十一个嫌疑犯恐怕不止一人吧！”

“也许吧！这几起命案的凶手究竟是同一人，还是不止一人？我想这问题无法立即判断，两种可能性都有。有可能依情形不同，凶手也不一样，由个别单一凶案串起这起连环杀人事件。这问题可挪后讨论，再来是宇津木小姐的案子。”

神山仿佛看穿凶手是谁，口气十分沉稳。

“前三天用完早餐后直到傍晚，有完全不在场证明的人有……不好意思，就是我们打台球的三人组，土居先生、巨势先生和我，三人为了争第一而拼得你死我活，连去小解一下，都有可能因为影响球赛而被臭骂；还有出席表演会的人见夫妇，他们也有确实的不在场证明。再来是前往N市的人，搭乘第二班车，也就是十点四十分前往N村的京子小姐、诸井护士、木曾乃等，这三人提早一个钟头出门，从十点四十分到十二点半一起坐在车上，因此推测命案发生的十点半到十一点这段时间，她们也有不在场证明。然后是前往F市亲戚家的一马先生也几乎可以排除嫌疑；这么看来，只剩下五人。”

神山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这说法还真是吓人啊！这么说，我是嫌疑犯喽！”

丹后弓彦原本睡意惺忪的眼，突然瞅着神山。

“我不是说了吗？我从山毛榉林那边走到大马路，搭上十点五十分的公交车吗？”

“话是没错，丹后先生。但是毫无时间观念的你恐怕也说不出个准确时间吧！请想想最近十年、十五年来，你是不是几乎不戴表出门呢？因此，丹后先生可能以为自己搭的是十点五十分的车，其实是十二点二十分的车。我之所以如此断言，当然有证据。我查访到有一个村民和丹后先生一起搭乘十二点二十分的车子，之后如丹后先生所言，他在市区闲逛一阵子才坐车回来，这些事“猎犬”警官也很清楚。那个人来侦讯我们之前，早就调查过了，只不过是来观察我们的反应罢了。心机还真是深啊！”

丹后沉默着没有回应。

“可能杀害宇津木小姐的嫌疑犯有丹后先生，以及一同前往温泉旅馆的矢代先生与彩华夫人，他们可能会利用那条便道，在极短的时间内杀害宇津木小姐。再来是三宅先生，他无法证明自己确实搭乘八月三日的首班车，就算他真的搭乘，也可能假装从N市回来，行凶后再折返，傍晚五点左右再若无其事地乘车回来。还有一人是海老冢医生，以上五人就是有可能涉及此案的嫌疑犯。”

神山笑着从怀里掏出记事本：

“其实我很爱管闲事，打从一开始就做笔记呢！现在重新比较一下这四起命案的嫌疑犯。

千草一案，土居大画家、内海先生、一马先生、矢代先生、三宅先生、丹后先生，不过诸井有可能作伪证。

内海一案，丹后先生、人见夫妇、神山夫妇、宇津木小姐、三宅先生、矢代夫妇，以及其他住在主屋的人。

加代子一案，土居大画家、坪田夫妇、神山夫妇、三宅先生、一马夫妇、矢代夫妇、巨势博士、海老冢医生。

宇津木一案，丹后先生、彩华夫人、矢代先生、三宅先生、海老冢医生。

如上所述，四起皆有涉案可能的是矢代先生。矢代夫人在最后的宇津木一案，有不在场证明。还有三宅先生，这两个是四起皆有可能涉案的人。可能涉及三起的有海老冢医生、丹后先生。好了，各位，这分析很奇妙，是吧？七起杀人案中，多门老爷、珠绪小姐和加代子小姐这三起的行凶动机有着明显的一贯性，而且相较于其他四起动机各异的案子，可以推敲出主要犯案模式，所以只要调查以上四起案件的共同嫌疑犯，便能找出与主要动机有关的嫌疑犯。”

这番说明令人印象深刻，引起了众人的兴趣。

“接下来才是重点。”

神山泰然自若地看着大家。

“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第一道问题，这七起事件的动机各不相同，因此这会是不同凶手犯的案呢，还是同一人的一贯杀人计划呢？就常理而言，前者实在不太可能，毕竟个别进行的连续杀人计划，就算在艺术家的异常世界中，也不太可能发生。小说家大抵都是大犯罪家喽！以推理小说的模式来说，大侦探是大犯罪家的表与里，但并非如此吧！创作小说的小说家才是大犯罪家的表与里；但是侦探不一样，因为侦探不是创造者，而是发现者。如同矢代先生所言，巨势博士之所以没有写作天分，是因为他有成为大侦探的素质，这番话还真是真理。这番真理的反面意思就是身为文人雅士的各位都有成为大犯罪者的素质，律师也有，但当然比不上各位，毕竟他们的工作靠的是人脉喽！不过啊，巨势博士可是比我们这些平凡人来得厉害许多呢！我们这些平凡人既有成为犯罪者的素质，也有侦探的才能，而天才的巨势博士虽然没有半点侦探才能，却拥有彻底成为大犯罪者的素质喽！”

神山的笑既无奈又嘲讽，这家伙总是露出含有这两种意思的笑容。

“倘若这七起案件都是同一人所为，就是一贯性的杀人计划；那么，凶手是如何将毫无关联的杀人事件联结在一起的呢？这是重点。也就是说，凶手的企图究竟为何？是为了掩饰真正的杀人动机吗？究竟是哪一起案子，或是哪几起案子是凶手的真正目的，其他只是烟幕弹呢？还有，为何非得如此大费周章？只要厘清动机，便能揪出凶手。”

神山东洋的看法和巨势博士一样。

“动机究竟为何？”我问道。

“关于这问题啊……”神山又露出诡异的笑容。

“这里聚集了多名大犯罪家，哪轮得到我来说明犯案动机呢！只能说，最明显的动机肯定不是凶手的真正动机，最明显的利害关系，肯定不会表露凶手的真正目的。巨势博士，你以为呢？”

巨势博士并未回应。丹后倒是开口了：“神山点出四起案件的共同嫌疑犯中，只有矢代和三宅最有可能全都涉及，但实在看不出来谁是觊觎歌川家财产的嫌疑犯。但你说凶手可能有共犯，即便是单独行动，也有可能是两人到数人所为。居然能在警方的严密监视下，在短短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杀害七个人，怎么可能没有共犯呢！”

“您说的是。”神山点头表示同意。

“不过，就以一马夫妇来说好了。就算他们一起密谋犯案，可是内海遇害一事，两人是绝不可能联手犯案的。莫非除了他们，还有其他共犯？”

只见一马面带愠怒地说：“够了！我承认我就是头号嫌疑犯，可以了吧？谁叫事情变成这样，我也无可奈何。对于什么可能涉嫌、嫌疑犯之类的，根本想都没想过，也毫无头绪。其实让我最在意、最不安的是‘八月九日’一事啊！到底是谁？有何企图？若我真的将于八月九日惨死，结果又会变得如何呢？”

说着说着，他的语气渐趋微弱，原先那股愤然气势全没了，取而代之的是因为不安与恐惧而扭曲的脸。

巨势博士瞄了一眼时钟，站起来：

“差不多该出发了。先失陪啦！我八月九日前一定会回来，各位请保重啊！不管怎么说，神山先生的那番推理让我听得出神……哇！快来不及了。”

向大家道别后，巨势博士便仓促离去了。

二十一、密会、拷问与拘提

我用过早餐后，前往旅馆。只见旅馆老板怯怯地问我：

“听说昨天又发生不得了的事。”

“哦，你听说啦？”

“昨天警察来过这里两次。”

“不会吧？”

一问之下，原来第一次是“猎犬”警官一行人，第二次是个身高近六英尺，活像相扑横纲力士的壮汉，应该是神山东洋。他边拿着手表计时，边从别墅的窗户走到溪边。其实那天早上巨势博士匆匆离去时，他也随后出门，肯定是前往N市调查木兵卫的不在场证明。真是多管闲事的家伙。不过，这家伙骨子里不是什么好东西，还是防着他比较好。

看样子，不晓得前因后果的老板因为见警察上门调查，就以为我是嫌疑犯。真是的！害我开始幻想自己难不成癫痫发作，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杀人？以至于毫无心思工作，满脑子不着边际地揣想到底谁是凶手诸如此类的问题。

神山东洋那天没回来，直到隔天晚餐时间还是不见人影。大家准备就座用餐时，惨白着脸，双目炯炯的海老冢医生突然现身。

他一跛一跛的，发出喀喀的脚步声，绕了大半圈餐桌，刚好停在我对面的木兵卫身旁。

“三宅木兵卫！你这个伪君子！”

海老冢大喝一声，突然伸出右手，像要朝木兵卫的侧脸刺过去似的指着他。姿势宛如棒球裁判般夸张，盛气凌人地像在表演耍枪。他的手势活像一把枪，指尖抵在木兵卫的耳下。

“伪君子！三宅木兵卫！”

他又大吼一声。

“八月三日星期天，你，三宅木兵卫在N市与诸井琴路幽会，前几天居然还敢骂我？装得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还好意思骂妻子不贞，自己还不是和诸井琴路私通？你这个伪君子！三宅木兵卫，你说话啊！你这个伪君子！三宅木兵卫！”

这时，未绕经主屋，直接由外面开门进来的神山东洋走进饭厅。突然看到这一幕的他有些怔住，不一会儿又笑出声来。

“伪君子三宅木兵卫，哈哈哈！说得好啊！然后呢？海老冢医生，要不要我教你再说一句呀？真是可怜啊！与其说是他们私通，不如说是你被甩了吧！哈哈哈！”

海老冢被神山东洋旁若无人的样子吓住，并未多问什么，只是抓住三宅的手，斜睨着说：

“你说话啊！伪君子三宅木兵卫！”

此时，玄关那头传来声音。“猎犬”警官一行人蜂拥而入。

海老冢一看到警官，便指着木兵卫说：

“各位！你们看！三宅木兵卫这个伪君子！装得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还敢数落别人，大骂妻子不贞，这个伪君子和诸井琴路私通！”

一派正义凛然的海老冢指着木兵卫，这么说着。警官却走近他的左右两侧，架住他的双手。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听到没？！你们看！他才是伪君子，戴着面具的伪君子！”

“狗鼻子”与南川友一郎巡警从旁架住海老冢，个头矮小的他活像被吊了起来。

“猎犬”警官走向前：“海老冢医生，抱歉，你得跟我们回局里一趟。”

被架住双手的海老冢拼命踢着双脚：“你们是睡傻了吗？！坐在那里的三宅木兵卫才是欺世之徒、伪君子啊！你们这群猪脑袋！”

“海老冢医生，警方不能对伪君子怎么样，只有佛祖和耶稣基督才管得着。”

“猎犬”警官笑了笑，说：“真是可悲啊！先不管伪君子，我们得先逮捕你这个犯下伤害罪的嫌犯。你拷问诸井琴路护士，弄得她全身满是烫伤和刀伤，奄奄一息。现在依法逮捕现行犯海老冢晃二。”

海老冢就这样被两名警官架走了。

“不好意思，惊动各位了。”

“猎犬”警官正要离去时，我追问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哎！真是胡来！今晚海老冢看完门诊后，随即将诊所大门反锁，剥光诸井护士的衣物，用火钳和手术刀对她进行严刑拷问，结果逼问出诸井和三宅木的丑事，所以他才跑来这里大闹。幸亏诊所附近的住户听到惨叫声，赶紧报警，我们立刻前往海老冢的诊所。他可真是个不折不扣的狂人啊！当时的情景实在太骇人了？诸井的皮肉焦黑，地上满是血，头发被揪得乱七八糟。总之，遇到坏医生就跟遇见凶手没两样，这是‘书呆子’刑警问过的几名护士对他的感受。只能说，手术刀下的诸井还能捡回一条命，算是幸运啦！”

“所以他是这一连串命案的凶手喽？”我问。

“还无法断定，必须进一步调查才知道。”

“猎犬”警官说完便离去了。

总算落座的神山东洋开口："方才还真是吓人呢！一进到饭厅就听到他大吼：'三宅木兵卫！你这个伪君子！'害我一时怔住了！我这两天前往N市调查伪君子三宅木兵卫的事，可是和诸井琴路的说辞有些出入。八月三日和诸井护士幽会的人，其实是隔壁村的暴发户老头，那天三宅先生和海老冢医生分别在不同旅馆等待诸井小姐，结果惨遭诸井爽约。之后面对严刑拷问，诸井还是不肯说实话，只供出三宅先生而已。诸井小姐还真是冷静聪明啊！这种人倒是颇具大犯罪家的素质。"

木兵卫不发一语。原来如此，不知从何时开始，他就格外憎恶海老冢，不难理解他和诸井护士确实有着暧昧关系，看来他也是个心机深沉的醋坛子，猜忌心又重的变态。

"听说你也去了一趟温泉旅馆调查我的不在场证明，是吧？看来你调查过每个人喽？"我问神山东洋。

"嗯，是啊！身为律师的我天生就对这种事很敏感吧！我也去了一趟F市调查，一马先生确实有不在场证明，丹后先生可没有，因为他确实是搭十二点二十分那班车，公交车司机还记得丹后先生突然跑出来，像在游泳似的用力挥手呢！不过啊，三宅先生，姑且不论你和诸井小姐的事，其实你并没有搭上首班车，没错吧？"

神山直瞅着木兵卫，木兵卫不予理会，也不回应。

"海老冢医生怀疑诸井小姐和三宅先生过从甚密，他的怀疑是有根据的，因为三宅先生并未搭上首班车，而是搭十二点四十分那一班，也就是和海老冢医生搭同班车前往N市。三宅先生于七点半出门，到十二点四十分为止，应该是待在村子里的某处地方。"

木兵卫还是没吭声，也不回应。他神情淡定，只是面色有些苍白，略显疲累的他低着头，仿佛听不见任何人说话。

丹后语带挑衅地说：

"神山，又没人拜托你做这些事，当侦探这么好玩啊？"

神山东洋依旧神情从容。

“哈哈！生活在这种接二连三发生命案的地方，多少也会被激发出探案之心的！不这么想的人才奇怪呢！”

那天晚上，大家准备就寝时，“狗鼻子”与南川友一郎巡警分别站在二楼的两侧楼梯口，这是奉昨晚“猎犬”警官之命。

一马向“狗鼻子”说：“真是辛苦您了。但我想应该也没这个必要吧！”

“啊？什么意思？”

“海老冢医生不是已经被拘留了吗？”

“嗯，是没错。”

“应该不用再劳烦两位蹲守吧！”

“我们奉上级之令，必须一直守到八月九日。”

看来海老冢被捕一事，让一马松了口气。

二十二、“八月九日宿命之日”

八月八日晚上，巨势博士还没回来。午夜过后，约定的八月九日就要到来，饭厅有“鬼点子”女警严密看守着。

虽然大家齐聚饭厅，但是“狗鼻子”和“书呆子”依旧在满是空房的走廊两端蹲守。

晚餐时，“猎犬”警官也列席：

“八月八日晚上八点，是吧？全都是数字八呢！就像战争一触即发后，逐渐蔓延开来。对警方而言，这种牵连甚多的案子最伤脑筋了。这起案件便是如此，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警方的表现可真是叫人汗颜。”

这时，总部来电。讲完电话的“猎犬”警官对大家说：

“真是伤脑筋啊！听说海老冢医生居然大闹总部的拘留室，说什么今晚这里会闹得腥风血雨，全是神的旨意；那个人的魂魄今晚会来这里，也许现在就躲在某个角落。还有住进县立医院的诸井琴路，情况不太乐观，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当然不能让她就这样惨死，所以医院正全力抢救中。听说她的意志力可是天下罕见的惊人呢！即使陷入昏迷，还是拼命靠着意志力撑着，一直喃喃呻吟。”

这起事件果然还没结束。我瞅了一马一眼，他似乎又不安起来。

今天要替多门老爷和加代子小姐办法事，明天则是宿命之日。也就是梶子夫人的周年忌日，依惯例要举行隆重的法事，可是因为发生连续杀人事件，为顾及与会者的心情，也怕引起无谓事端，决定延至明年举行，而且只请法师来诵经。

神山对“猎犬”警官说：

“是哟！那个护士还真是个大犯罪家呢！被她那凶恶的双眼一瞪，真的很不舒服。对了，八月九日真的会发生什么事吗？”

“要是能确定就好办了。可惜我们没有海老冢医生的神力和心思啊！对了，神山先生也进行了严密的调查，还真是令人叹服。有任何意见，还请尽管说。”

“我只想问一件事，根据解剖结果可以推断行凶时间，是吧？准确吗？”

“我想应该蛮准确的，但不敢打包票就是了。幸好这次七起命案的尸体很快被发现，虽然最晚的是宇津木小姐，但也不过死后十二小时，所以我想应该还蛮准确的。虽然就警方的立场而言，也没办法百分之百保证。”

“千草小姐的眼睛被蒙住，是怎么个蒙法呢？”

“这个嘛，用的是千草小姐的深蓝色包巾，对折成三角形，从前额往后脑勺打结，正面三角巾垂至胸前，然后将绳子套在垂于胸前的三角巾，将其勒毙。”

“这代表凶手应该是千草小姐熟识的人，以玩捉迷藏游戏为借口，骗她蒙眼，予以勒毙。我这看法应该合理吧？”

“如您所言，我们也是如此认为，不过也有可能是她自己蒙住眼。”

“什么意思？玩捉迷藏时，被真正的凶手给勒死了吗？”

光一贸然插嘴。

神山笑了出来。

“你该不会曾和年轻小姐特地跑到三轮山上玩捉迷藏吧？”

“哎呀、哎呀！搞不好哟！我开玩笑的啦！”

光一神情认真地说：“千草这丑女和驼子诗人应该不是来真的吧？他俩真的感情好到会亲亲抱抱了吗？我看比较可能是在玩捉迷藏吧！内海先生躲起来，然后真正的凶手出现，勒死千草小姐。如何？就算是想象，也挺艺术，挺有临场感吧！如果什么事都能这么捏造的话，那么杀人就能当作艺术鉴赏了。”

“猎犬”警官也笑着说：“真是服了你。艺术家的直觉和想象还真是充满神力呢！搞不好真相就是如此。对了，还有一件事想借助各位的艺术神力，那就是关于第一起命案，也就是望月先生的案子，尸体陈尸的床底下遗留了一个彩华夫人室内鞋上的铃铛，依各位所见，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这个嘛……警官，就是那个嘛！不是很明显吗？”

光一双眼闪亮，吼道。

彩华夫人则是陷入恐惧，双眼圆睁，看着警官。

“嫁入歌川家之后，我从来没有进过望月先生住的那个房间。”

“嗯，这只狐狸果然狡猾。”光一突然冒出这句话。

“别再狡辩啦！还真是敢说啊！什么叫自从嫁入歌川家，从没踏进那个房间，少唬人啦！又不是土耳其或印度女人的闺房，不过区区两栋房子，住个十人就满啦！一步登天的人不知道天下之大，才会说这种白痴话。这么一丁点大的家，充其量就是个回教后宫厨师午睡的小房间嘛！还有讨人厌的蚊子，一整晚轮流到每个房间吸血，别把人当白痴耍！”

彩华夫人那美丽的双眼中充满了愤怒。她瞪着光一。

警官似乎想调停，点点头说：“就像夫人所说的，那个铃铛确实不是夫人在那里掉落的，因为床下还有用望月先生的上衣擦拭过的痕迹呢！铃铛就掉在那上头。”

换神山东洋发言：“这个谜可真是奇妙呢！难不成凶手故意留个彩华夫人的铃铛在现场？”

“也许吧！不过铃铛归铃铛，为何还要刻意擦拭床下呢？以各位的神力能否解答？”

没人答得出来。“猎犬”警官倒是颇有耐性地等了一会儿，可惜还是无人响应。

“还有一件事，此事虽与神力无关，但也想请教各位。不过，这问题有些失礼。只是情况非比寻常，还请各位认真回答。如各位所知，这次事件一再和幽会有关，可说是其一大特点，好比宇津木小姐前往三轮山一事，推测可能也与幽会有关。若真是幽会的话，那对方是谁呢？不是在场的人也无所谓，若是哪位能给些意见，感激不尽。”

“我想可能是这样吧！她不太像是那种会跑到深山闲逛的人，其实这问题没什么好失礼的，刚好让警官先生见识一下崇高的人性本质。宇津木小姐是个贤惠、爱欲深沉，能令人打从心底疼爱、尊敬的女人。居然杀了这么一个敢爱敢恨的美人，凶手真是可恨。像她那种女人不可能是幽会对象杀害的，为何这么说呢？因为过不了多久，她就会移情别恋喽！她是那种看似执着深情，其实并不会给人添麻烦的女人。”

“哈哈！”神山忍俊不禁，笑了出来。

“真不愧是土居大画家啊！能如此深刻描述自己的心境。可是啊，男人杀害女人，并不只是因为女人太过痴情、死缠烂打，也可能是女人无法接受你的爱。就像土居大画家说的，她过不了多久就会移情别恋，这才是引发杀机的最大原因，不是吗？世上因此而丢命的男女可多着呢！土居先生只顾自己的感受，还真是不够体贴。”

“不是的！我揣摩的是当事人的心境，所以才说不会杀了她啦！”

“搞不好土居先生就是那个当事人呢！”

神山东洋咯咯笑着。

“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为什么要跑去深山树林中幽会呢？直接到男人的房间不就得啦！”

“这个嘛，大概是因为最近戒备森严，四处都有警察埋伏的缘故吧！我可没说她是去哪个人的房间哦！真是罪过啊！问题是，她真的是去幽会吗？有切实的证据吗？”

“猎犬”警官被神山这么一问，有些尴尬地回答道：

“其实我们在宇津木小姐的皮包里，找到几件幽会用的东西，像宇津木小姐这样的成熟女性，幽会时都会随身携带吧！”

“这就是淑女的癖好。对她而言，天下再也没有比那个更重要啦！看来警官还真是不了解人的劣根性。”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

“猎犬”警官非但没生气，还微笑着向光一行了个礼。

餐毕，大家走向客厅。

客厅中央的柱子上贴着一张纸。

“咦？那是什么啊？”丹后先发现。

“不会吧？！又出现了。八月九日就是宿命日？应该是刚刚才贴的吧！”

丹后一派轻松，其他人却惊愕不已。

脸色骤变的一马盯着字条，一动也不动。海老冢遭逮捕，本应该让他安心不少。难不成海老冢的魂魄真的化成火球，滚进来贴上这张纸，然后躲在暗处屏息静待？

我突然发现“猎犬”警官正用锐利的眼神扫视每个人，仿佛要将人生吞了一般。

【附记】

依照惯例，这回也要向大家征求答案。

如每回所述，巨势博士并非由大家不晓得的线索中推测凶手，不过各位还无从得知他从旅行地找回什么证据而已。博士的确是以各位都知道的线索推测凶手，至于他揪出真凶的证据，只能说，巨势博士掌握到的，各位也能得手。

关于答案，不能只写出凶手的名字哟！一定要写出能起诉至法庭的推理过程才行。长篇大论当然可以，但还请力求简单扼要。

我老是在附记中自吹自擂，真是不好意思。只是想提供一些知识性娱乐，创造一个能让各位在无趣的生活中，还能放松个几天、几小时，喘口气，消遣一下的礼物；让各位挥别愁眉苦脸的枯燥日子，回到游戏时的纯真，只是基于这么一点心意罢了。

还请不吝赐教，发表您的高见与推理。我绝非存心要让各位丢脸，所以请安心参与这次的游戏。

当然，如果有人和巨势博士的推理一模一样，无疑是作者的一大失败。比起创作者，发现者更须具备卓越才能，所以能详细写出满分答案的人，肯定是日本第一名探。我之所以如此奉承，是因为也许这种天才连一个也没有！哈哈哈！我想各位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吧！

好了，作者拙劣的演技告一段落，期待各位的完美演出。

坂口安吾

二十三、最后的悲剧

那一天晚上，警方的戒备更加森严。

我一走上别墅楼梯，便瞧见“书呆子”刑警站在我的房间前面，“狗鼻子”则站在一马夫妇的房门前，各站在走廊的两端监视每个房间。

“猎犬”警官和南川巡警在楼下准备了紧急逃生梯，勘查庭院环境。

“鬼点子”女警负责四处巡逻，在楼上、走廊来回巡视，如果有谁要上洗手间，由她负责护送；就连女佣送来醒酒用的白开水，她也会先试喝。

只见“狗鼻子”突然夺走杯子，神情愤愤地说：“我来！”

“你干吗啊？”

“我来试毒。”

“狗鼻子”张大嘴，喝了一口。

“哎呀！真是的。”

“鬼点子”女警吃惊地看着“狗鼻子”，感激地说：

“哎哟！你还真是体贴呢！这么替我着想，真令人感动。既然如此，那我就委屈一点，嫁给你吧！”

“狗鼻子”一脸不悦地瞪她，吼道：“你疯啦！我可是有妇之夫！”

“拜托！有老婆又怎样？我也可以当你老婆啊！我最讨厌口是心非的男人了。大享齐人之福不好吗？很多人都是这样啊！我可以给你一半幸福哦！”

“有很多人这样吗？”

“说你笨，还真是笨！谈恋爱这种事，只要掏一半的心就行啦！所以我会给你一半的爱。”

“嗯？是这样吗？”

“其实你很开心吧？来，亲一个。”

“鬼点子”女警这么说，在“狗鼻子”脸上亲了一下，只见他顿时全身酥麻。看来“鬼点子”女警已经昏了头。

“今晚多美好啊！不如今年秋天，我们在东京办个有河豚料理的婚宴好了。反正你有积蓄嘛！”

“你都不会觉得难为情吗？”

“好啦！不然我请你吃河豚料理吧！”

还真是一段莫名其妙的展开，看来连妖怪、杀人魔也羞得不敢在这时现身吧。

约莫凌晨四点，从他们站岗的对面房间，即一马和彩华夫人的房间里传来刺耳的尖叫声。

接着响起一阵激烈打斗和重物摔落声，不久又恢复了平静。

虽然警察试图开门，房门却上了锁。

“喂！你们两个留在这里！”

“狗鼻子”飞奔下楼，架起事先准备好的梯子，和“猎犬”警官合力从外头击破窗户，爬进屋内。

没开灯的房间里十分昏暗，两人赶紧打开手电筒。

发现有人倒在床边。彩华夫人袒胸仰躺着，一马则是趴伏在她身上。

“不要破坏现场！赶快开灯！找一张椅子过来！”

奉“猎犬”警官之命，“狗鼻子”赶紧开灯。

扶起一马后，发现他已经断气了。桌上放着一杯水，白色粉末四散，似乎是氰酸钾。

彩华夫人的嘴角有血痕。他们将一马先放在一旁，试着叫醒彩华夫人，只见她缓缓地睁开眼。

“您还好吗？”

夫人并未回应，只是愣愣地看着前方，看来似乎回复了意识。彩华夫人的眼底浮现悲痛的神色，勉强转了一下脖子，两人赶紧将她轻轻扶起。彩华夫人惊恐地不住发抖，给她喝了些水后，稍微处理一下伤口，看来只是因为一时紧张咬破了舌头，没什么严重外伤。

彩华夫人稍微整理一下衣襟，凝视躺在旁边的一马，发出微弱的悲鸣声。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请您回想一下。”“猎犬”警官直视着夫人，等着她回答。夫人也回以锐利的眼神，望着“猎犬”警官。

“你们是什么时候进来的？”

“刚才进来的，因为听到房间内传出奇怪的声响，所以从外头破窗而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彩华夫人抱起一马的尸体，靠在自己的膝上。已经成了冰冷遗体的一马，和彩华夫人看起来就像在祷告似的。“猎犬”警官瞅着面前的光景，摇摇头。夫人空虚的眼神总算稍微有了一点反应；过了一会儿，她才放下一马的尸体，扶着床缓缓起身。只见她像是在思索什么似的，伫立了一会儿，才从床边走向桌子，再走向椅子，然后挨着东

西慢慢地走向窗边。从破碎的窗口吹入一阵阵凉风，或许多少能让她心绪平静些。

东方微露鱼肚白，彩华夫人回到床边坐下。

“当时灯开着吗？”

“没有，我们冲进来时才开的。”

彩华夫人点了点头。

“无论我几点醒来，灯总是亮着。我先生一直坐在桌前，不晓得在想什么。那时我忽然醒来，房间里却一片昏暗，突然有人压着我，我吓得拼命挣扎时，听到我先生说‘是我’之后，突然松手。那时，感受到一股强烈的杀气，不知如何是好的我赶紧坐起来，没想到我先生竟然温柔地抱住我，对我说：‘我想死……我们一起死吧！我已经不行了……’”

“猎犬”警官点点头，催促彩华夫人继续说下去。

“我怔住了。问他到底怎么了，但他只是‘嗯、嗯’的含糊响应；忽然又紧抱住我，掐住我的脖子，于是我就这样昏过去了。之后什么也不记得了。”

“猎犬”警官点头，说道：“请您再仔细回想，你先生还有说些什么吗？”

彩华夫人思忖片刻后，摇了摇头。

“他说他想死，已经不行了。应该是指警方已经怀疑他，再也逃不了的意思吧！”“猎犬”警官说道。

“不！不是的！”彩华夫人斩钉截铁地反驳，“不是这样！他指示说他已经撑不下去而已。我先生昨晚回房后，就显得心神不宁，好像被别人威胁了似的，坐立难安。我想应该是因为看到贴在柱子上的那张字条吧！因为他一直觉得凶手就是海老冢医生，所以当他被捕时，我先生着实松了口气。可见那张字条带给他极大的打击，不安与

恐惧迫使他无法入睡。每次醒来都看到他坐在桌前，不知在想什么。”

“猎犬”警官点点头后，重新检视一遍一马的遗体。脸部和双手有彩华夫人抵抗而留下的抓痕，身上穿的睡衣皱巴巴的，胸前纽扣敞开。

“看来经过一番激斗。”勘验完后，“猎犬”警官说，“幸好你昏了过去，不然要是再继续抵抗下去，搞不好就没命了。看来他是看到你失去意识后，才寻短见的。”

“为什么？”

“可悲啊！你先生就是这一连串惨剧的真凶。其实警方早就掌握了，只是苦无证据，无法逮捕他。”

“我不信！昨晚大家到饭厅用餐时，柱子上并没有字条。记得那时我还随意瞄了柱子一眼，所以绝对错不了。况且我们是一起走进饭厅的，直到用完餐都没有离开过位子一步。”

“这倒是。”“猎犬”警官点头，似乎颇伤神似的说，“其实那张字条是我们贴的。八月九日对凶手而言是宿命之日，这个讽刺之意应该只有凶手自己才知道。”

一脸错愕的彩华夫人望着露出得意神色的“猎犬”警官。一旁的“狗鼻子”奉命打开门。

约十点半，从总部赶来的鉴识课一行人抵达，巨势博士也于十一点多赶回来。歌川家就这样断了香火，没想到竟是如此出乎意料的结局。当大家茫然聚集于客厅时，巨势博士冲了进来。

“想说能不能追上警车，结果还是失败了，看来我这阵子还真是缺乏运动。”他一边喘气，一边这么说道。此时，“猎犬”警官一行人刚好下楼。

“哟！巨势先生，你回来啦！可惜晚了一步啊！悲剧在你不在的时候落幕了。”

“落幕？难不成歌川先生遇害？”

“不，歌川一马是自杀。”

巨势博士脸色骤变，露出虚脱似的苦闷神情。

“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我真是个笨蛋！竟然还不眠不休地赶来，啊！这真是我一辈子的失误！”

巨势博士满是绝望、懊悔与痛苦。“猎犬”警官见状，忍不住笑了出来。

“看来你好像挺拼命的嘛！还不眠不休呢！真是替你感到可惜。不过我们也是熬了一整夜，总之事情总算告一段落了。”

巨势博士怒气冲天地吼道：“可恶！你逃不了的！啊，可惜晚了一步！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看着好了！我一定会揭穿你的真面目！”

“揭穿谁的真面目啊？”

“当然是凶手。”

“歌川一马已经自杀啦！”

“猎犬”警官以轻松的口吻说道。但巨势博士却不以为然。

“歌川先生是服毒自杀吗？”

“是的，氰酸钾。”

“有留下遗书吗？”

“没有，可是听说他一整晚不知在写什么，又涂又改的，根本没办法判读。也许他是在写遗书吧！这是我们鉴识课调查的结果。”

巨势博士点头，说道：“我想他应该会留下遗书，因为他早就料到会发生这起惨事。虽然表面上是自杀，其实是一桩谋杀，打从第一

起命案发生，也就是望月王仁遇害后，凶手就已经谋划要让歌川先生以自杀的形式结束生命。”

听到巨势博士这番说辞，“猎犬”警官整个人都呆掉了。

“总之，我们去别的地方谈吧！我来说明这个可恶杀人魔的花招。”

巨势博士正说着，只见一行人勉强跟在博士身后，离开了客厅。

二十四、凶手现形？

午餐时分，巨势博士与警官并未现身。大伙快用完餐时，“鬼点子”女警过来通知上头下了一道禁足令。桌上餐具收拾干净后，就连南云夫妇、下枝小姐和坪田夫妇等相关人士也都鱼贯入座，警官与巨势博士等人也现身，十几名穿着制服的警察沿着墙壁一字排开，巨势博士则是坐在餐桌的主位。

一脸沉痛的巨势博士，沉默片刻才缓缓开口：

“凶手还真是个通情达理的风流鬼啊！看来他一直拖到我快回来才动手，为什么呢？因为不必像杀害千草、内海那么紧急，这最后一道程序早在杀死第一个遇害者王仁时，就已经准备好了，随时都能下手。我就是太依赖凶手的自信，才会发生如此无可挽回的悲剧。八月九日这一宿命之日，因为那张字条的出现，让凶手逮着机会，顺利地完成了最后一道工序。”

神山东洋插嘴：“我们已经听够流言蜚语，真是受够了。一马先生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你就说个明白吧！”

“确实是他杀。”

“哈！那就怪了。凶手是谁？”

巨势并未立即回应，凝视神山东洋有好一会儿，才说：

“神山先生，前几天你以正确的观察力，推测了几种可能性，可否请你就第四起命案，也就是内海惨遭杀害一事，再说明一遍呢？”

“这样啊！如各位所知，那晚土居大画家在彩华夫人的门口咆哮……你是指之后的事吗？”

“不是，在那之前大家用完餐后，齐聚客厅。忘了是九点几分，由良婆婆和诸井小姐一起过来，询问大家有没有看到千草小姐，结果诸井小姐说了令人意外之事，她说千草小姐外出幽会，为什么她会知道呢？因为千草小姐给她看了某个男人写给她的字条，而这张字条是那个男人委托彩华夫人交给她的。诸井小姐说她还看到字条上男人的署名，当我们问她那男人是谁时，她却表示无可奉告，然后……”

巨势博士说明至此，拜托神山接着说。

“等等，我应该清楚地记下来过。”

神山打开记事本，接着继续说。

“之后海老冢先生突然大吼一声‘混蛋’，便扬长而去，接着是土居大画家和彩华夫人起了激烈冲突。”

“引发冲突的原因呢？”

“这就不太清楚了。因为我没记下来。八成是为了什么鸡毛蒜皮的事吧！”

巨势博士点点头，说：“这就是重点。如同神山先生并未记下来，也没有任何具体理由，只是一场无聊的口角之争。起因是海老冢先生吼了声‘混蛋’后离去，土居大画家嘲讽地说‘这里宛如情色温柔乡、淫窟’，彩华夫人非常气愤，便回骂他是流氓，叫他滚回东京，于是两人爆发口角……”

博士再次拜托神山接着说，神山点了点头。

“没错，就是这样。不知是不是土居大画家的脾气过于火暴，只见他开始发酒疯，扑向彩华夫人，还紧揪住她，结果夫人的衣服还被扯破。大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拉开他们，结果两个人又缠斗在一起，正当大家不知所措时，土居先生突然追打彩华夫人，从饭厅一直追到昏暗的庭院。大伙只好赶紧追上去，制伏了土居先生，躺在松树荫下的彩华夫人才得以脱困。原以为就此告一段落，没想到夫人突然逃进自己的房间，迅速锁门。土居先生就这样赖在夫人的房门前咆哮，一直闹到十二点半；而且只要有谁靠近，他就对谁不客气，内海

就是在这段时间惨遭毒手的，因为土居先生的无赖行径，让住在二楼的人全都有不在场证明，为什么呢？因为无法避开土居先生的视线到楼下杀人。问题是，土居先生喝得烂醉，完全记不得那天晚上发生什么事，自然也不晓得是谁下楼杀害内海先生，这不是很妙吗？”

“那么，绝对不可能下楼行凶的人有谁？”

“当然是彩华夫人和土居大画家喽！”

巨势博士点点头，目光炯炯地环视众人。

“各位，这起杀人事件恐怕是十个月前就已经计划好的，或许其中一个凶手曾乔装来此旅行，勘查到一条通往三轮山的快捷便道，然后展开极为缜密的杀人计划。也就是说，凶手在今年春天曾留过一阵胡子，利用那段时间来此旅行，将这一带地理环境摸个清楚。如此周密的计划，却因为横生枝节，不得不临时策划几起杀人计划。凶手原本就是个思虑缜密的人，当然也会预想一些突发状况，才能轻而易举地解决掉千草小姐；但他也发现自己出了意想不到的失误，这也就是为什么凶手非得趁那天晚上收拾掉内海先生的理由。既然一切都在预定计划之中，对于突发状况当然也有应变之策。虽然巧妙地执行计划，商讨对策，但难免会有所疏失，造成自己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不可否认，这真的是个天才才能想出的杀人计划，就算结集日本一流的心理学家，也不见得能察觉那不合理的反应，我也是后来才发现的。”

巨势博士惋惜似的叹气。

“恐怕留在凶手心里的疙瘩，是这起事件的唯一破绽。杀害内海一事对凶手而言，事关危急，也可说是决定成败的关键。那么，唯一的破绽究竟为何呢？说明犯案经过时自然会带出，我还是先说出凶手是谁吧！”

众人十分紧张，骚动不已。因为巨势博士的态度十分平静，气氛马上沉静下来。只见博士面向神山，说：

“刚才神山先生说过，最不可能杀死内海的人是谁？”

“彩华夫人和土居大画家。”

巨势博士点头。

“是的，土居大画家是最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一直站在同一个位置咆哮不停，而且他站的位置可以看到每一扇门，可说是绝佳的监视位置，要是哪个人敢探头出来，肯定会遭到土居先生攻击。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必须将各位关在房间里，好让某人能趁隙收拾掉内海先生；也就是说，土居先生不但替自己制造了不在场证明，同时也负起监视各位的重责。于是，彩华夫人在土居先生巧妙的掩护下，偷偷下楼刺杀内海先生后回房。因为有土居先生的掩护，彩华夫人得以从容清洗凶器，清洗沾满血的手脚，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回房。然后，隔天早上假装要叫内海先生起床，发现惨案。换句话说，她可借此说明为何那房间留有她的指纹。完成计划后，彩华夫人将沾血的衣物藏到别墅以外的房间，也可能她当时只穿着内裤去杀害内海先生，或是一丝不挂地下楼执行杀人计划。总之，两人的聪明才智全赌在那千钧一发之际。”

光一冷笑了起来：

“名侦探先生，你倒是说说看，什么是不合理的心理反应啊！大侦探，这可是杀了八条人命的凶手耶！不是什么闹剧还是落语[1]之类的娱乐节目，少在这里妄加揣测，有种就拿出证据啊！”

巨势博士不为所动，还是十分镇定，轻轻点头：

“关于凶手的不合理反应，待会儿自然会说明。我先从第一起命案开始说明，当歌川一马与彩华夫人重逢，积极追求她时，土居先生和彩华夫人便因为觊觎歌川家的庞大家产而假离婚，然后彩华夫人主动向一马先生表示好感；也就是说，这起杀人案早在婚前就计划好了。土居先生假装和彩华夫人大吵分手，还死皮赖脸地索求分手费，于是一场杀人计划就此揭幕。表面上，土居先生的恶劣行径是导致夫妇分道扬镳的原因，也是进行这起杀人计划的重要道具之一。”

“真是愚蠢至极！难不成依名侦探说的，感情不好就是共犯的证据吗？有本事就拿出具体实证啊！”

巨势博士依旧淡定，不为所动。

“彩华夫人去年秋天与一马先生结婚后，便开始探查歌川家的事，好比梶子夫人横死的谣言、加代子母亲的死、珠绪堕胎的事情等，一一告诉土居先生。土居先生收集好这些情报信息后，便乔装来此，仔细勘查周遭的地理环境，事先布局。首先，彩华夫人怂恿珠绪小姐邀请望月王仁、丹后弓彦以及内海明来山庄做客；然后又写了一封以梶子夫人离奇死因为内容的要挟信给一马先生，借此邀请三宅和矢代夫妇前来。再按原定计划，邀请土居先生、神山夫妇和我。只要有神山先生和土居先生这两个不速之客，自然能营造许多意外。之所以指名我这个业余侦探来，是为了替这场犯罪计划加料；如此一来，土居先生这个不速之客的出现就不会显得突兀，这一切安排都暗藏诡计。我完全不认识土居先生和彩华夫人，搞不好夫人只是在餐桌上闲聊时，偶然听闻我这个人，便决定在计划中加上我这个素昧平生的业余侦探，这下子两人的计划就完成了。到此，所有的角色如预期中全部到齐，事不宜迟，第一天便依照计划开始作案了。”

虽然从我的位子角度看不太清楚彩华夫人的表情，不过可以想象，这时的她一定露出一副正在倾听的专注神情，宛如无邪少女。

---

[1] 落语，类似中国的单口相声。

二十五、致命失误

巨势博士继续说：

“之所以在土居先生抵达当天犯案，是因为这么做对于刚嫁来歌川家不久的彩华夫人来说，无疑是最有利的。”因为彩华夫人拒绝与憎恶的土居先生住在同一层楼，所以安排他住楼下的日式房间，这也是进行周密计划的关键之一。他们先计划杀害望月先生，也就是先让他服下安眠药，再刺杀。毕竟异性关系复杂的王仁先生是个孔武有力的壮汉，所以为了以防万一，还是先迷昏他比较保险；但是若只是迷昏他，恐怕彩华夫人会遭到怀疑，因此决定先迷昏他，再刺杀。于是，他们将安眠药掺入牛扁汁，这是第一个失误，而且没想到这个失误竟成了致命伤，导致他们非得杀了千草和内海不可，也迫使他们陷入窘境。”

光一依旧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再来是熬煮牛扁汁时，彩华夫人在厨房做肉饼，当时在场的人有坪田夫妇、前来帮厨的宇津木小姐，以及千草小姐。只有彩华夫人离大伙儿比较远，独自站在另一头做肉饼，其他人则是聚集在另一头熬煮牛扁汁。那时依照他们原来的计划是，土居大画家先捉来一条一英尺长的青蛇，让它溜过饭厅窗下，然后他再热闹登场，说要捉那条生吞鸡的蛇当晚餐。果然一如计划，大伙纷纷探头望向窗外，土居先生假意说要帮喜欢蛇的坪田先生一起捉蛇，然后彩华夫人趁乱将安眠药掺入牛扁汁，但是他们忽略了对于土居先生的卖力演出十分嗤之以鼻的千草小姐，这个‘程咬金’的存在，为此计划留下了最致命的破绽。也就是说，迫使他们陷入必须杀害千草和内海的窘境。”

“千草小姐亲眼目睹彩华夫人将安眠药掺入牛扁汁了吗？”神山东洋狐疑地问道。

“她没有亲眼看到。那时，千草小姐以为凶手是珠绪小姐。因为她一直认为是珠绪小姐趁冷却的牛扁汁倒入玻璃瓶时，顺手下药。其实早在牛扁汁倒入瓶子之前，就已经将药掺入壶里了。后来珠绪小姐遇害，千草小姐突然想起一件事。对于土居大画家英勇捉蛇一事十分不以为然的她，想起当时彩华夫人站在厨房的另一头；也就是说，能在牛扁汁里动手脚的人，除了珠绪小姐之外，就是彩华夫人。当千草小姐得知珠绪小姐惨遭勒毙时，一直坚信凶手就是珠绪小姐的她深感错愕，大喊：‘怎么可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脑子里一片混乱，凶手遂发现非得除掉千草小姐不可。”

巨势博士平静地继续说：

“在说明千草小姐惨遭杀害的始末之前，得先回到王仁一案。那天凌晨一点左右，宇津木小姐夜访王仁先生的房间，发现房门上锁，这时她想起自己的房间内放着王仁先生托管的钥匙；当然，那时土居先生就躲在王仁先生的房间里，应该是彩华夫人按照计划，偷了客房的备用钥匙后，藏在土居先生那里。于是，土居先生用钥匙反锁房门。可正要实施杀人计划时，因宇津木小姐突然跑来，情急之下只好躲进床下，待宇津木小姐离去后，土居先生便朝王仁先生的心脏一刀刺下，然后擦去匕首上的指纹，再用王仁的上衣清理床底下的灰尘，这么做是因为怕留在灰尘上的足迹会暴露其身高。土居先生清理完后，再故意留下彩华夫人拖鞋上的一个铃铛。这是罕见的高智商犯罪手法，那个刻意遗留的铃铛就是为了日后让歌川一马先生看起来是自杀而准备的东西。”

就连一向冷静的巨势博士，也露出一丝感动的神情；纵使感动的意义不一样，那种感动也与欣赏艺术创作时的感动相似。

“如各位所知，那天晚上彩华夫人睡在一马先生的房间，一马先生直到凌晨三点左右都在伏案工作。爱妻一直在他面前熟睡，也就是说，当晚唯一有不在场证明的人就是彩华夫人，况且她的不在场证明还是由丈夫亲口证实，警方也就不疑有他。就某种意义而言，这个不在场证明不见得能成立。然而，这世上只有一马先生对彩华夫人的不在场证明深信不疑，但是王仁先生的房间里却留有夫人的铃铛，而且是放在经过擦拭的地方，绝非之前掉落的，可见一定是凶手刻意放置的。那么，到底是谁害彩华夫人有嫌疑呢？问题是，有不在场证明的

彩华夫人绝对不可能是凶手，至少对一马先生来说，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就算彩华夫人被视为嫌疑犯，他也绝对不信，因这种绝对的信赖早在第一桩惨案时，便被巧妙地设置妥当，同时也是为最后一幕做了准备，也就是让一马先生被误以为是自杀的精心设计。为什么呢？因为当一马先生怀疑所有的人，只相信彩华夫人时，才能在毫无戒心的状况下，喝下夫人准备的饮料。一马先生以为夫人劝他喝的氰酸钾是助眠药。于是一如预定计划，一马先生惨遭毒杀。”

“你为何不事先警告一马先生呢？”

面对神山东洋的质疑，巨势博士一脸痛苦地解释说：

“我是天底下最蠢的混蛋。虽然早料到就算给他忠告，一马也不会怀疑自己最爱的人，但都怪我太相信凶手，相信他们一定会等我回来才动手。没想到凶手看到昨晚那张写着‘八月九日宿命之日’的字条，以为是我搞的鬼，认为我可能会赶回来；没想到那张字条竟然是平野警官贴的！我不是在抱怨，这也不是平野警官的错，全是因为我失算了。”

巨势博士就这样脸色黯然地沉默了良久。

二十六、死命苦斗

巨势博士抬起头，继续说：

“第二个受害者是珠绪小姐，行凶手法非常简单。珠绪小姐那天喝得酩酊大醉，痛苦地吐了一番后，沉沉睡去。她的房间本来就是下手行凶的最佳位置，因此执行起来十分轻松。土居大画家偷偷潜入她的房内，用熨斗的电线勒毙珠绪小姐后，关灯离去。至于为何会有吗啡之类的东西散落，也许是因为考虑到有海老冢和诸井护士这类不按常理出牌的人，为了扩大嫌疑范围而故意遗留的；不过真正用意为何，只有凶手自己最清楚。好了，到此为止还算顺利，问题就出在千草小姐得知珠绪小姐惨死，错愕不已，遂怀疑安眠药是彩华夫人下的，所以非得铲除千草小姐不可，而且此事刻不容缓。”

博士显得十分亢奋，看来进入整起事件的高潮。光一依旧一声不吭，彩华夫人也如无邪少女般，只是静默地听着。

“那天下午预定为王仁先生举行火葬仪式，土居大画家和彩华夫人应该已经商量好，该怎么除掉千草小姐。首先，由彩华夫人伪造一封内海先生写的邀约字条，然后假装受内海先生之托，交给千草小姐。为了加强此事的真实性，在一行人送棺时，彩华夫人还特意与内海先生并肩走至门外，护送棺木离去。可是夫人大概做梦也想不到千草小姐居然把字条拿给别人看。美女谈恋爱大抵都很低调，丑女却喜欢张扬夸耀，就连一向精明的彩华夫人也没料到千草小姐是这种性格，也料不到她会使出这一招。”

我对这样的真相半信半疑，因为实在很难相信彩华夫人就是凶手，总觉得一切都是巨势博士的恶作剧，幻想他会突然直指别人才是真凶。

“大伙儿在火葬场诵完经，完成仪式后，准备打道回府，那时是六点零六分；那封捏造的密会字条写着晚上六点半到七点于三轮神社

碰面，那时土居大画家应该早就想好各种对策，碰巧看到载尸体用的大八车准备空车回去，于是灵机一动，巧言劝说内海先生坐上大八车，自己在后面推，加上两个年轻小伙子，随即以飞快速度登上山径，消失在我们眼前。一进入山谷后，土居先生便不再帮忙推车，只见他走快捷便道以飞快速度跑去找在三轮神社等待的千草小姐，告知内海先生不久就会过来，怂恿她不如玩个捉迷藏游戏，我想大概是这样的情形吧！于是土居先生勒毙被蒙住双眼的千草小姐，然后翻找她的皮包，拿走那张捏造的密会字条，前后恐怕只花了五分钟。

后来，他刻意让大八车先行通过，并抢先内海先生一步回来。内海先生在满是碎石子的陡坡前下车，因为驼背加上脚不太方便的关系，只能走走停停，费了一段时间才走过满是碎石的陡坡。这期间，土居先生早就第一个回到歌川家，他表面上好像是第一次来这里，况且也才刚到第三天，当然不会有人怀疑他利用快捷便道犯案，这肯定也是周密计划的一环。轻而易举地除掉千草小姐后，照理说，两个凶手应该已经脱离危机，没想到还有个晴天霹雳等在后头，那就是千草小姐将密会字条拿给诸井护士看了———这一计划之外的插曲。”

巨势博士的说明逐渐逼近事件的核心，我又瞄了一眼光一，光一还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仿佛在听他人之事一般，露出不以为然的神情。

“那天晚上大概是九点多，由良婆婆和诸井护士来到客厅，诸井护士说千草小姐六点左右出去幽会，还给她看过那张字条，当然知道那男的是谁。听闻此事的土居大画家和彩华夫人简直错愕到了极点，没料到如此周密的计划竟然有破绽。当时诸井小姐还不晓得千草小姐遇害，也因为有所顾忌，所以没说出那男的是谁；要是她知道发生凶案，肯定会说出来的，这么一来，就会暴露那张字条是彩华夫人交给千草小姐的，也会查出是谁捏造的，那么整件事情就会曝光；所以为了以防万一，得先杀了内海先生或诸井护士，就情况而论，杀死内海比较容易；虽然诸井护士在客厅时，并未说出千草小姐和谁幽会，但也可能泄露给谁，或是写在日记里。因此，除了趁那晚收拾掉内海先生之外，别无他法。

总之，这是刻不容缓的事，也没时间犹豫了。他们必须立即商量如何除掉内海先生。或许他们为了应付各种突发状况，早就想好对

策。于是，他们假装爆发那场无谓的争执，然后彩华夫人跑到没半个人在的屋外，土居先生追上去揪住她，直到其他人追过来制止前，他们假装争吵，其实是在商量对策。也就是说，那番激烈缠斗对他们而言，还有当时目击一切的我们来说，绝对是一场死命的逼真演出。”

那场搏斗的确让所有的人都深信不疑。彩华夫人真的是凶手吗？总觉得巨势博士所言全是玩笑话，真凶另有其人。即便不说出真凶也不打紧。该如何相信彩华夫人就是真凶呢？我想，大部分人的心情都和我一样吧。

巨势博士并未顾念我们的困惑，继续说：

“两人演出了一场巧妙的肉搏战，彩华夫人如脱兔般逃出屋外，土居大画家随即追出去；待我们赶到时，他们已经讨论好该如何除去内海，方法如前所述，土居大画家不停地在夫人的房门前咆哮，一副谁敢靠近一步就给谁好看的凶恶模样，其实这么做是为了替自己制造不在场证明，同时负责监视众人。于是，彩华夫人在他的掩护下，下楼到起居室拿了匕首，杀害内海先生，这方法可真巧妙啊！表面上水火不容的两人，私下却是紧密合作的共犯；看在大家眼里，彩华夫人是最没嫌疑的，何况以神山先生的推理来看，也得出他们俩绝不是嫌犯的结论。思虑深沉又灵巧的彩华夫人，为了因应那晚的突发状况，早就有所准备，故意让大家相信她平常就有反锁房门的习惯，因此遇到紧急状况，会下意识逃回自己的房间也是寻常之事。再者，自从土居先生来到这里后，一直睡在一马先生房间里的彩华夫人若不事先这么做，便无法说明发生紧急状况时，为何会逃回自己的房间。

我一开始也觉得如此迅速反锁房门一事挺诡异的，后来从矢代先生和其他人口中得知，个性有些迷糊的夫人平时就会不小心反锁房门，更觉得事有蹊跷，也更笃定这绝对是一起经过长时间细密计划的犯罪事件；但是再怎么缜密的犯罪，也有百密一疏的时候，因为严重的疏失迫使他们没有多余的时间思考，所以就连这两个犯罪高手也不自觉地流露出不合理的心理反应。”

二十七、不合理的心理反应

巨势博士从方才就不断提及“不合理的心理反应”。“心理”这词对我们文人而言，就像一种商品，但我还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幸好有博士为我们说明。巨势博士继续说：

“在座各位恐怕都是日本一流的心理专家，皆是历练丰富之人，却没人发现这个破绽；并非各位的反应不够敏捷，而是这两个凶手的演技实在太好，让人完全不会起疑。容我自以为是地补充一个理由，那就是大家都上了凶手的当，盲目相信眼睛看到的一切；也就是说，不疑有他，相信他们并不知情，这便是疏忽‘不合理的心理反应’的证据。”

自比我懦弱的都市人，从不认为自己有多厉害的巨势博士，似乎对于自己方才的大言不惭有些不好意思。

“突如其来的危机，迫使他们当机立断出招，那就是互挑对方的语病，爆发口角，演出一场突如其来的全武行，彩华夫人甚至被打得逃到屋外，演技可谓一流。但请各位回想那天晚上，客厅里只有我、人见先生、矢代先生、三宅先生、一马先生和神山先生等一干男人，大家肯定都会站在夫人这边，为了保护夫人而和土居先生对抗。看到彩华夫人遭受土居先生暴力相向时，人见先生、矢代先生和神山先生奋勇与土居抗争，替夫人解围，是吧？那天晚上事发突然，瞬间夫人被殴打推倒，大伙儿见状赶紧上前制伏土居先生，拼命将他架离。

就在大家以为争执就此结束时，没想到他们又你一言、我一句地吵起来，土居先生再度扑向彩华夫人，只见夫人一个翻身，如脱兔似的逃到屋外。各位，这就是我所说的‘不合理的心理反应’，为何这么说呢？因为能保护夫人的勇士几乎全都在屋内，但屋外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人能帮助她；就算逃往主屋，那边不是体弱多病的老人，就是年迈的老仆，根本帮不上忙，更何况村落人家和派出所远在一里外，若是走在不熟悉的夜路上，遇上拦路强盗，为了逃离魔爪只

好逃向暗处，这样的盲目反应还算自然；但是那天晚上明明大家都是站在彩华夫人这边，她却逃离能够保护她的人们，往什么也没有的屋外跑去，请问这种反应合理吗？不是自寻死路吗？明明在我们面前被揍被推，甚至连衣服都破了，膝盖也流血，却逃离能保护她的人，一股脑地往昏暗的外头跑；就一般人的反应来说，未免太不合理啦！足见她有着无论如何，非得这么做的理由。”

巨势博士停顿片刻，也许发现众人对他行注目礼，有些不好意思吧，赶紧继续说：

“我也被他们那巧妙的演技骗了。当天没发现哪里不对劲，直到隔天早上发现内海先生惨死，才心生疑窦。之后过了一个礼拜，歌川多门和加代子小姐被下毒的那晚，我想大家应该还记忆犹新。当晚，平野警官立即展开侦讯，彩华夫人直指土居大画家是凶手，还说他擅于耍弄魔术，于是土居先生若无其事地夹起一旁的棋子，当众表演一套称为黑白梦幻恋之卷的戏法；表演完后，两人又起争执，土居先生以自己不知何时也会遭毒害为由，直嚷着要回东京，彩华夫人旋即怒斥他是下毒杀人的凶手，那时我就觉得他们的争执过于夸张，不太对劲。后来我才恍然大悟，内海惨遭杀害那晚，两人也是因为无聊口角而引发一场激烈的争执，而且明明那天晚上，他们敌对的激烈程度不下于追打到外头的那晚，土居先生却没有气愤地扑向彩华夫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当我这么想时，开始意识到那场打斗着实暗藏玄机，加上彩华夫人冲向屋外，那种‘不合理的心理反应’更加让我的想法确定了。于是，他们的完美演技终于被我识破，无奈为时已晚；太过巧妙的演技，不就等于精妙的计划吗？”

光一依旧沉默，也许沉默才是最自然的反应。虽说是不合理的心理反应，但总觉得还欠缺绝对的说服力。我们的思绪和光一的平静神情，形成奇妙的调和，呈现一种奇怪、暂时性的痴呆状态。

巨势博士又说：

“再来是关于第五起多门与加代子遭毒杀的事件。多门老爷方面，是由彩华夫人将吗啡掺入多门专用的糖罐里，再将糖加入布丁；毕竟若是直接将吗啡加入布丁，会让彩华夫人蒙受嫌疑，所以必须先将吗啡掺入糖罐，装作彩华夫人在不知情的状况下掺入，所以这是一

招别具用意的诡计；况且这一招执行起来既简单又轻松，夫人不须费什么苦心，至于如何杀害加代子一事，可就比较棘手了。多亏土居先生连日来的胡闹，打破将近一打的咖啡杯，造成杯子不够用，不得已凑和着用破损的杯子，于是他们利用这一点，在一马生日那天杀害加代子，同时也除掉了多门老爷。

因为加代子小姐平常不太会来饭厅用餐，况且在身份上她还是女佣，地位自然无法与受邀宾客相提并论，用的当然是缺损较为严重的咖啡杯；土居大画家便是利用这一点，将咖啡杯对调，然后运用他擅长的指间魔术，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毒药加入加代子的咖啡中。为了让这招妙计成功，必须营造其他人的咖啡杯也可能遭到下毒的假象，这项工作就由彩华夫人负责。于是，夫人斟酌情形，请矢代夫人陪她上洗手间，然后看到咖啡杯端至客厅后，她再慌忙奔进饭厅，谎称从洗手间窗户看到庭院有可疑的人影；于是一马先生和矢代先生便邀我一同前往探个究竟。大家看到我们离开后，也跟着离开客厅，后来便三三两两顺便上洗手间。

如凶手预期，用完餐后必须有几个人留在现场。那时神山先生和三宅先生前往洗手间，就这样设定成五六个人有机会对放在客厅茶几上的咖啡杯下毒的情形。待这些配角配合演出完毕后，土居先生只要再施展一下指间妙计便大功告成了。也就是巧妙地将毒药投入后，再用点伎俩将加代子小姐的杯子调换，他再假装怒气冲天地咆哮有人要杀他，彩华夫人也作势直指土居才是头号嫌疑犯，又道出他善用手指变魔术一事，两人发挥演双簧的精湛演技。

到此，他们的杀人计划已大半完成，只剩最后的主要目标，那就是一马先生。但是这期间必须投下一颗营造不连续杀人事件的石子，于是他们挑了宇津木小姐，将她推落瀑布溺毙。如先前所述，我在多门和加代子惨遭毒手后，终于悟出事情的脉络，也就是借由‘不合理的心理反应’，得以推敲出整起事件的全貌，可惜还缺少物证。问题是，除了待在现场监视之外，别无他法。我以为只要盯好土居先生，便能发现下一起事件的端倪；幸好神山先生与土居先生每天沉迷于台球赌博，于是我也赌上一点，加入战局。没想到直觉错误，成了一大误判；内海被杀一事是突发状况，因为是由彩华夫人持刀冒险执行的一场高风险计划，所以我深信这是个例外。

二十八、最终铁证

真是精湛无比的推理，不连续杀人事件的真相已经揭露，巨势博士的种种说明也令我口服心服；但是光一依旧一脸漠然，彩华夫人也露出少女般无邪的神情听着，丝毫未见竭力反驳，厚颜无耻的嘴脸。我们佩服巨势博士巨细靡遗的推理，却也被两个凶手的异常冷静慑服。

这两种力量形成一种微妙的平衡感，但总觉得少了些什么。巨势博士欠缺的最后一击，就是让凶手俯首认罪的证据。

博士似乎无视这样的微妙氛围，平静地说：

“再来是最后的惨剧，海老冢医生和诸井护士无疑是两个凶手的一大助力，而且还是意外之外的角色。不过也很难说就是了，因为连当家主人一马先生都是在父亲惨死后，才由片仓老人口中得知海老冢医生是多门老爷的孙子，可见凶手并不一定知道，所以这号意料之外的人物出现，有极大的利用价值；倘若海老冢没有发狂，便无法担任让一马成为嫌疑犯的重要角色。不知该说幸还是不幸，海老冢医生因为凌虐诸井护士而遭到拘留，反而促使最后一招诡计得以实行，也就是让一马先生畏罪自杀，结束这一切。虽然我还没看到一马先生被毒杀的现场，但光听警方描述，便知道这幕惨剧和我十天前预测的差不多，也证明我到目前为止的推理都很正确，所以接下去的推测应该也错不了。

一马先生八成心烦气躁，夜不成眠，陷入极度不安，为什么呢？因为贴在柱子上的那张字条，让深信海老冢就是凶手，以为从此就能脱离苦海，重回安稳生活的他恐惧不已。真令人同情啊！恐怕就是因为这样，才会毫无戒心地喝下彩华夫人声称是安眠药的饮料。一马先生喝下那杯氰酸钾，就这样死了。但凶手担心这样还不足以构成自杀的原因，所以夫人假装遭一马先生粗暴对待，让警方不疑有他。彩华

夫人刻意咬破舌头，谎称一马在发狂状况下嚷着‘我不行了’，历经十个月的犯罪计划就这样巧妙地画下句号。”

一派镇定的光一并未提出任何质疑，但看得出来他十分不以为然。

不过，巨势博士当然得挑战凶手，给予最后的致命一击。他仍以那一贯平静的声音，向凶手下最后的战帖。

“我去了趟东京。彩华夫人婚后每个月一定会去东京一两次，虽然一马先生会陪同，但他们不见得会一起行动。她和土居先生考虑到书信往来太危险，所以都是约出来见面，毕竟想要彻底执行这项完美的杀人计划，势必得事前碰个几次面，商量细节才行；因此，趁彩华夫人每次去东京，两人就约好在某处见面。

一马夫妇每次去东京都会借住在坪田夫妇家；我从坪田夫妇口中得知彩华夫人都是单独出门，直到晚上才回来，从来没有在外留宿过。由此可见，他们密会的地方一定是在东京或邻近的城市，于是我拿着土居先生和彩华夫人的照片回东京，加洗好几张，拜托三十位好友帮忙打探。我们从东京开始，包括横滨、浦和、大宫、千叶一直到八王子，彻底搜查所有的酒店、旅馆和餐厅，终于确定距离市中心不远处的一间酒馆就是他们密会的地方。他们每个月一定会去那间酒馆一两次，在那里闲适地消磨大半天。我同事会陪那间酒馆的老板娘和女服务生来这里，他们预计搭今早由东京发车的首班车，约傍晚五点抵达。”

巨势博士从口袋中掏出一张字条。

“这是我刚收到的电报，上面写着他们已经出发了。”

博士将电报摊放在茶几上，平静地念着：

“蝉丸的老板娘和女服务生，如预定搭乘首班车出发。”

“蝉丸，蝉丸，就是这间酒馆的店名。”巨势博士喃喃道。

光一依旧镇定，泰然自若。

此时，从墙边传来碰撞声，好几名刑警连忙冲上前，只见彩华夫人坐的椅子倒在地上，夫人起身，紧揪着胸口，摇摇晃晃地又倒下去。刑警来不及扶她，只见全身瘫软的彩华夫人在地上匍匐了两三下后，便动也不动了。

站在一群警察中的医生赶紧趋前察看，虽然好几个人轮流对夫人施以人工呼吸，可惜还是无法起死回生。

我冷不防瞅了光一一眼，五名警察分站在他左右、身后，牢牢地扣住他的双手。光一站了起来，隔着桌子凝视倒在地上的彩华夫人，恐怕只能看到夫人的部分身形吧。

光一神情严肃地对“猎犬”警官说：“让我过去彩华身旁。”

“猎犬”警官面露难色，低着头没有回应。

“警官大人，你没听到吗？我要去她身旁。难道还不明白吗？这代表我已经坦承认罪。”

“猎犬”警官点点头，答应了光一的要求。

“那么，请他们松手，至少给我最后的自由。”只见光一甩开警察的手，缓缓地绕着桌子走向另一边，当他经过巨势博士身旁时，还轻抚着博士的头，说：“真有你的，侦探小子。我很欣赏你哦！”一派老大哥的口吻，随即跪在彩华夫人的遗体旁。

他执起彩华夫人的手，凝视那死去的面容良久，才缓缓抬起头，无奈地说：“你实在太傻了。何必寻死呢？就算酒馆老板娘和女服务生真的来了，也不能证明什么啊！难道你就这么信不过我吗？居然提前投降。现在再也无法挽回什么了。自杀等于承认自己就是凶手，你明白吗？因为爱你，所以你最深爱的丈夫光一也将追随你而去。阿门。”

光一怜惜地抚着彩华夫人的手，轻轻地吻着，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这是凶恶的光一表达内心最深沉、最哀伤的模样。

光一放下夫人的手，踉跄地倒了下去，画下了人生的句号。

【后记】

推断光一和彩华为共犯的人，一共有八人。其中片冈、秋元、庄司与酒井的推论和巨势博士完全一样，而且推论出的各种杀人手法也丝毫不差。像是为了杀害内海，两人非得演出全武行的推理也完全正确。倘若硬要挑剔的话，只有故意放置铃铛一事，是为了营造一马自杀的假象，还有彩华夫人刻意逃出屋外的不合理反应，这两点没有识破而已。

尤其片冈氏对于细节部分的描述极为缜密，丝毫不差，比其他三人略略胜出，因此冠军给了他，其实三人的实力难分轩轾。

至于第三名的田中氏，虽然对于杀害千草与内海的必要性与手法有着精辟的推论，但对于其他杀人过程的描述就不是那么正确了。有些地方不太合理，相较于前面四人，稍嫌逊色了点，对于细节的描述也不够详尽。

第四名的村田、新井，还有我口中的“猪鼻子”大井广介侦探，虽然猜对凶手，但关于细节的叙述却错误连连，丝毫未让作者甘拜下风。不过，这几人确实猜中凶手，因此还是致以敬意。

大井广介侦探的论点是以谋夺遗产为出发点，似乎过于拘泥于一般推理小说的公式化动机，无法从每种具体事实进行推论，所以细部解释杂乱无章，充其量只是猜对凶手而已。

竟然有四名读者，连每一处细节部分都和巨势博士推论得几乎一样；坦白说，身为作者的我实在很欣慰，重点不在于推理小说一脉公式等问题，而是推理小说情节的合理性。

不合理的扭曲人性，或是合理解释不合理的行为，实在不妥当。个人认为不仅日本，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九的推理小说，不，百分之九十九点九都不合理。

大部分猜错凶手的答案都是利用消除法，毕竟推理小说不同于现实世界，倘若登场人物有三十个人，那么凶手一定是在这三十个人之中；虽说消除法是最方便有效的方法，但若只用消除法，肯定猜不到真凶。

也就是说，推理小说中的诡计，对于只会用消除法的读者而言，是一种肯定会失败的设计。因为使用消除法，会先将具有完美不在场证明的人物剔除，可是搞不好这个人就是凶手，这便是一种诡计，也是推理小说值得玩味之处。但以往的推理小说往往将此诡计描写得违背常理，扭曲人性，丑化不合理的行为与心态；而且不管是作者还是读者，都对这样的诡计囫囵吞枣，不疑有他。

当年我念中学时，读了佐藤春夫的短篇小说，感佩不已。虽然已经忘了书名，但还记得我的那本书是被某个同学弄丢的。后来听某位心理专家的友人说，原来弄丢书的那个人带着那本书上洗手间，后来下楼时，忘了那本书还放在墙梁上，就这样走掉了。就像有人如厕时，常常忘了带走书一样，待他上完洗手间才猛然想起，无奈那本书已经不见了。

个人认为所谓犯罪心理的合理性，便是以此种人性为出发点。因为喜欢阅读推理小说，期许自己能写出一部以不违背人性及合理性为基准，发展出一场辞藻华丽的大格局杀人事件；有纠葛复杂的缉凶过程，完全符合人性的推理小说，而教导我推理小说必须符合人性的良师，便是前述那本佐藤春夫的短篇小说。

基于此，完全答对的四名读者，无疑是让我达成目的的佐证，所以真的倍感欣喜。如雪片般纷至的投书中，第一个答对的就是长野的秋元氏，因为他的推论完全正确，让我不免心头一惊。没想到后来又看了三封，第三封是高知县庄司氏的正确推论，心想完了，大事不妙，莫非答对的人有五六十人之多。运气一向不怎么好的我才看了三分之一的读者来信，没想到竟然全都答对，着实令人胆战心惊。

其中最经典的答案，莫过于森川信一剧团演员木田三千夫的推论，简直是空前绝后的想象力。他的观点可说是现代推理小说未曾触及的着眼点，直指作者要害的论点。他以下枝被召到歌川家帮佣为着眼点来推论，下枝这个少有的美少女去歌川家负责服侍多门老爷；闲来无聊的她随手翻阅书架上古今东西的推理小说，竟不知不觉唤醒她的杀人魔天性，于是她日夜思索如何制造一场噬血惨剧，终于架构出这起不连续杀人事件的脚本，进而付诸实行。木田先生竟然想出如此古典优美的故事。

这是作者我的虚心妙作，对于热烈参与活动的诸位读者，谨致上最诚挚的谢意。

坂口安吾

附录 坂口安吾文学年谱

1906年（明治三十九年）/ 1岁

10月20日，出生于新潟县新潟市西大畑町28番户（现新潟市中央区西大畑町579号），在父亲仁一郎的十三个子女中排行第十二，上有四兄（二人早夭）七姊，下有一妹。由于出生于丙午年，又是第五子，故得名“炳五”。

1911年（明治四十四年）/ 6岁

进入西堀幼儿园就读，但厌恶刻板的幼儿园生活，时常逃学，漫无目的地闲逛于陌生的街道。是年起，母亲的歇斯底里症状加重。

1913年（大正二年）/ 8岁

进入新潟寻常高等小学就读，被称作正义感强烈的孩子王。通过读书，对猿飞佐助的忍术、马庭念流的剑术产生强烈兴趣，暗自研究忍术的修炼方法。

1917年（大正六年）/ 12岁

由于母亲爱吃蛤蜊，于暴风雨中下海捉蛤，没有获得任何感谢，反而遭到严厉训斥。

1919年（大正八年）/ 14岁

进入新潟县立新潟中学就读，在同学的推荐下开始阅读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的作品。

1921年（大正十年）/ 16岁

近视加重，成绩下滑，频繁逃学，最终留级。同时对教师、高年级学生及学校的军事化管理表现出强烈的反抗态度。汉文教师对其极为不满，称：“你配不上‘炳五’这个名字，既然你看不清自己，以后就叫‘暗吾’吧。”同学中开始流传“Ango”的称呼。

1922年（大正十一年）/ 17岁

成功进入三年级，但逃学习性不改，终因成绩过差及打架事件等，被迫转入东京的丰山中学，与父亲、兄嫂等共同居住。在自传体小说《何处去》中，有一段逸话：“新潟中学三年级的夏天，我被开除了学籍。那时，我在课桌掀盖的背面刻下了一段装模作样的文字：余将成为伟大的落伍者，有朝一日重现于历史之中。”而在晚年的访谈中则改口称，刻下文字的位置是“柔道馆的板窗”。

在丰山中学就读期间，开始对宗教、哲学产生兴趣；喜读石川啄木、北原白秋的短歌，并尝试创作。逃学猖獗，依然如故。

1923年（大正十二年）/ 18岁

对佛教兴趣日益加深，并开始接触巴尔扎克等西方作家的作品。

初次尝试文学翻译。据自传体小说《风、光与二十岁的我》：“他（一名拳击手同学）让我翻译了一篇拳击题材的小说，以他的名义发表在《新青年》上，题目叫《人心收揽术》。那其实是我的译文。他本来说‘稿费一张三块钱，分你一半’，后来支支吾吾找借口，一个子儿也没给我。”

是年，父亲仁一郎病逝。

1924年（大正十三年）/ 19岁

尝试创作戏曲，未能完成。对文学怀有憧憬，但没有创作的自信。投身于田径等体育运动，获得优异成绩。

1925年（大正十四年）/ 20岁

自丰山中学毕业，成为荏原寻常高等小学下北泽分校的教员，教授五年级学生。进一步接触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正宗白鸟、佐藤春夫的作品，西方作家中尤喜契诃夫。

与同乡文学青年伴纯相熟，前往山中小屋，打算隐居一夏，旋因不堪条件艰苦而作罢。

1926年（昭和元年）／21岁

对佛教的向往日益强烈，辞去教员一职，进入东洋大学，专攻印度哲学。在学期间大量阅读佛教及哲学相关书籍，每日仅睡四个小时。

1927年（昭和二年）／22岁

由于长期睡眠不足，陷入神经衰弱。期末考试期间遭遇车祸，头部撞在水泥地上，头盖骨出现裂纹，此后开始出现抑郁症状。开始学习梵语、巴利语。

得知芥川龙之介自杀，深感震惊。

参与东洋大学罢课事件。

1928年（昭和三年）／23岁

进入Athénée Français [1] 初等科就读，专攻法语。远离东洋大学罢课纷争。产生颓废派倾向。

这段时期初次尝试创作小说。据自传体小说《小山羊的记录》：“我写下了第一篇小说。当时并不是希望成为小说家，只是读了契诃夫的某个短篇，情绪激动难以平息，于是自己也试着创作，用了一个晚上，写出那么一篇。现在情节都忘光了，只记得主人公是位老人。小说本身未必多好，当时带给我的只是一种快感：纵笔如飞，行云流水，一个晚上笔记本写得满满当当。”

1929年（昭和四年）／24岁

在Athénée Français升为中等科，嗜读法国作家莫里哀、伏尔泰、博马舍。产生前往法国留学的念头，终因担心精神不稳定而作罢。

1930年（昭和五年）／25岁

在Athénée Français升为高等科，东洋大学毕业。在报纸上看到某酒馆招聘经理，认为酒馆经理不需要强颜欢笑，不会因表情僵硬而被上司训斥，属于适合自己的工作，瞒着家人偷偷前往应聘；于面试中发现完全不能胜任，主动要回简历，狼狈离开。

与葛卷义敏（芥川龙之介外甥，于Athénée Français相识）、长岛萃等共同创办同人杂志《语言》，并于创刊号发表翻译文章《关于普鲁斯特的速写》。

1931年（昭和六年）／26岁

处女作《寒风中的酒窖》发表于《语言》第二号。葛卷义敏因整理芥川遗稿，与出版社岩波书店合作密切，在葛卷的努力下，《语言》改名《青马》，由岩波书店创刊。

《风博士》发表于《青马》创刊号，获小说家牧野信一高度评价，自此登上文坛，并与牧野保持密切来往。受牧野之邀，于杂志《文科》连载长篇小说《竹林之家》。

1932年（昭和七年）／27岁

二月，于《文艺春秋》发表《蝉》。

三月，于《青马》第五号发表《论FARCE》。《青马》停刊。

对创作方向感到迷惘，决定走上“小说家”而非“诗人”的道路，从而与牧野产生意见分歧。

与酒吧“温莎”的女招待坂本睦子关系暧昧，以此为契机，与同样追求睦子的中原中也相识，结下深厚友谊。

于“温莎”结识女作家矢田津世子。

1933年（昭和八年）／28岁

二月，于《文艺春秋》杂志发表《小房间》。

三月，与矢田津世子关系急剧升温。与矢田一道受邀，加入半同人杂志《樱花》。

六月，由于经费问题，与矢田等共同退出《樱花》。

八月，与矢田等创立“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会”，因成员反响冷淡，一个月后中止。

十一月，于《行动》发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巴尔扎克》。

1934年（昭和九年）／29岁

一月，因长岛萃病逝，深受打击。

二月，于《纪元》发表《长岛之死》，后改题为《关于长岛之死》。

四处旅行。与矢田关系若即若离。

染上淋病，经井伏鳟二传授“秘方”，治愈。

1935年（昭和十年）／30岁

春，通过在竹村书房担任编辑的中学同学大江勋，参与《司汤达选集》的策划工作。

五月，于《作品》发表评论《拒绝枯淡的风格》，批评德田秋声，收到德田之弟子尾崎士郎的斗酒挑战，喝至吐血乃止。自此与尾崎结下终生友谊。

六月，由竹村书房出版第一本单行本《黑谷村》。

八月，于《文艺春秋》发表《渴望逃避的心》。

九月，开始创作以矢田为女主人公的连载小说《狼园》。

1936年（昭和十一年）／31岁

一月，《狼园》于《文学界》正式发表。数年未见的矢田登门，两人正式表明恋情，急剧陷入爱河，但持续未及一个月，终以分手作结，自此再无来往。

三月，《狼园》连载至第三期，作罢。牧野信一自杀，闻讯后深受打击，前往小田原奔丧。

五月，于《作品》发表《牧野先生之死》。重新染上淋病。

六月，开始构思野心勃勃的长篇小说《吹雪物语》。

夏，受竹村书房邀请策划一套法国文学丛书，未成；与尾崎士郎计划创办同人杂志《大浪漫》，终因稿件不足而作罢。

秋，受记者北原武夫之邀，不时于《都新闻》发表匿名评论。

十一月，正式开始《吹雪物语》的创作。

1937年（昭和十二年）／32岁

二月，为潜心创作《吹雪物语》，前往京都嵯峨投奔朋友隐岐和一，受到隐岐热情招待。

四月，加入同人杂志《文学生活》，不久停刊。

因金钱紧张，多次向朋友借钱。年底，《吹雪物语》初稿基本完成。

1938年（昭和十三年）／33岁

一月，于《文学界》发表《在女占卜师面前》。

六月，《吹雪物语》打磨完成，回到东京。外甥女村上喜久投河自杀。

七月，《吹雪物语》由竹村书房出版。亲自撰写宣传语，并在信中向出版社表示："我相信，本作拿下一两个文学奖不成问题。"最终反响不大，销量平平，自此进入失意时期。

十一月，于《都新闻》发表《侦探之卷》。

1939年（昭和十四年）／34岁

二月，长兄献吉就任新潟报社董事。参加文人围棋会比赛，获胜，甚感自豪。

五月，为构思新的长篇小说，移居至茨城县取手町，在当地医院的一间屋子里生活。

八月，取手发生洪水，见义勇为，救助落水少年。

1940年（昭和十五年）／35岁

一月，受三好达治之邀，前往小田原市三好家别墅居住。在三好的推荐下，对日本天主教历史产生兴趣。

七月，于《文学界》连载《不惜性命》，亦是历史小说创作的初次尝试。

十二月，加入《现代文学》同人杂志社。

1941年（昭和十六年）／36岁

与《现代文学》同人平野谦、荒正人等集会，阅读侦探小说，进行"猜犯人"游戏。《不连续杀人事件》的构思萌芽于此。

五月，为创作长篇历史小说《岛原之乱》，前往九州取材旅行。

七月，小田原市连日暴雨，早川决堤，三好家为洪水所淹；借居之别墅遭到损毁。

八月，因报社整合，成立新潟日报社，长兄献吉任董事兼副社长。得知小田原洪水消息，写信请求将铺盖及书籍寄回，惹怒因洪水

而焦头烂额的三好。

十月，于《现代文学》发表《岛原之乱杂记》。

1942年（昭和十七年）／37岁

二月，母亲去世。

三月，于《现代文学》发表代表作《日本文化之我见》。

五月，完成《天草四郎》，约四万字，因不够满意，终未发表。

夏，在研究“岛原之乱”的过程中，对宫本武藏产生兴趣，准备撰写相关历史小说。

十一月，因“一县一纸”报社整合，成立新潟日报社，献吉任专务董事。

十一月至十二月，于《文学界》连载《青春论》；由于《青春论》后半部分主要围绕宫本武藏展开，故放弃撰写相关小说，重新回到《岛原之乱》的创作中。

1943年（昭和十八年）／38岁

一月，于《现代文学》发表《五月的诗》。

三月，于《现代文学》发表《讲谈先生》。

七月，于《现代文学》发表《卷首随笔》。

九月，于《现代文学》发表《二十一》。

十月，短篇作品集《珍珠》由大观堂出版，由于部分表现与军国主义精神不合，被勒令禁止再版。

《岛原之乱》写作不顺，转而创作历史小说《黑田如水》。

1944年（昭和十九年）／39岁

一月，因战时出版规制，《现代文学》停刊；于终刊号发表《黑田如水》，并以该作为原型，开始创作中篇小说《二流之人》。

三月，矢田津世子病逝。

为逃避劳力征用，成为日本映画社的非正式员工。接受日映委托，至次年前后共创作三部剧本———《大东亚铁路》《阿图岛》《黄河》，皆未拍摄。

九月，献吉就任新潟日报社社长。

1945年（昭和二十年）／40岁

一月，应《新文学》所托撰写随笔一篇，杂志方面惧怕审查，拒绝发表。

四月，空袭愈演愈烈。献吉提议回乡避难，拒而不从。

八月，日本投降。

十一月，与尾崎士郎商议创办同人杂志《风报》。GHQ大幅追查战犯，献吉因惧怕而辞去新潟日报社社长一职。

十二月，尾崎士郎被GHQ战犯事务所调查，为尾崎辩护。

1946年（昭和二十一年）／41岁

四月，于《新潮》发表《堕落论》，一跃成为流行作家。

五月，因意见未能统一，退出《风报》创刊。

六月，于《新潮》发表《白痴》。

十月，于《新生》发表《战争与一个女人》，经GHQ审阅，删减大部分内容。于《新潮》发表《颓废文学论》。

十一月，参加座谈会“现代小说畅谈”，太宰治、织田作之助与会，是为“无赖派”三位代表作家首次会面。

十二月，出席江户川乱步主办的推理作家＆爱好者定期集会“周六会”，讲述自己的侦探小说观。

1947年（昭和二十二年）／42岁

一月，织田作之助病逝。因过度悲痛，未能出席葬礼。于《新时代》发表《家康》。于《近代文学》发表《戏作者文学论》。

二月，于《东京新闻》连载《花妖》，持续四个月后遭到腰斩。

三月初，于酒吧“千岁”结识二十四岁的梶三千代，雇用三千代为秘书，每周上门，不久进入半同居状态。

四月，三千代盲肠炎引发腹膜炎，住院。

六月，加入同人杂志《文学界》。三千代出院，两人正式同居。应母校东洋大学之邀，进行约一小时长的演讲。于《新潮》发表《教主的文学》。于《肉体》发表《盛开的樱花林下》。

七月，于《光》发表《玩具盒》。于《妇人文库》发表《恶妻论》。

八月，于《日本小说》连载《不连续杀人事件》，附有“猜犯人悬赏”，引起广泛关注。

十月，于《爱与美》发表《替青鬼洗兜裆布的女子》。

1948年（昭和二十三年）／43岁

一月，于《风报》发表《献给天皇陛下的话》。思索社出版《二流之人》。

三月，针对一月发生的帝国银行抢劫案，于《中央公论》发表《论帝银事件》。

四月，上书首相芦田均，为被GHQ开除公职的尾崎士郎辩白，未果。

六月，太宰治殉情自杀，为躲避蜂拥上门的媒体记者，前往热海小住。招待《不连续杀人事件》责编渡边彰饮酒，因酒质粗劣导致渡边肺病复发，为表歉意，将连载所得全部赠予渡边。

七月，三千代发表《安吾先生的一天》，其中提到安吾写给自己的遗书。观战本因坊—吴清源十番棋，于《读卖新闻》发表《本因坊—吴清源十番棋观战记》。于《新潮》发表《不良少年与基督》。进行题为《欧洲式性格，日本式性格》的演讲。

八月，于《ALL读物》发表《太宰治情死考》。于《季刊作品》发表《织田信长》。抑郁症加重，开始大量服用Adorm。

十月，出现幻视幻听，开始创作长篇小说《火》。于《人间喜剧》发表《战争论》。

十二月，晚星社出版单行本《不连续杀人事件》。

1949年（昭和二十四年）／44岁

一月，于《宝石》发表《评〈刺青杀人事件〉》。

二月，《不连续杀人事件》获侦探俱乐部奖。产生Adorm依赖症，不时出现疯狂之举。前往东京大学附属医院神经科住院。

三月，接受持续睡眠疗法，病情逐渐恢复。

四月，遭蒲田税务局认定税金滞纳，因住院暂缓执行。向税务局提出异议申请。出院。

六月，作为评委出席第21届芥川奖评选，获奖者为由起繁子、小谷刚二人。对由起繁子的作品尤加赞赏。

八月，Adorm依赖症复发，遭池上警察署拘留。接受医生建议，前往伊东疗养地居住。

十月，于《作品》发表《小山羊的记录》。

十一月，于《文艺春秋》发表《战后新人论》。于《近代文学》发表《体育·文学·政治》。

1950年（昭和二十五年）／45岁

一月，于《文学界》发表《肝脏先生》。于《文艺春秋》连载《安吾巷谈》。参加第22届芥川奖评选。

二月，前往小田原观看竞轮，采访选手取材。

三月，三千代怀孕，后堕胎。于《文学界》发表《由起繁子，做个利己主义者》。

四月，于《新潮》发表《推理小说论》。于《讲谈俱乐部》发表《投手杀人事件》。

五月，于《新潮》连载《我的人生观》。

八月，参加第23届芥川奖评选。

十月，于《小说新潮》连载《明治开化安吾捕物帖》。

1951年（昭和二十六年）／46岁

二月，《安吾巷谈》获文艺春秋读者奖。于《新潮》发表《战后合格者》。

三月，于《新潮》发表《人生三大愉悦》。于《文艺春秋》连载《安吾新日本地理》。

四月，于《ALL读物》连载《安吾人生谈》。

五月，旁听“查泰莱公审”。旅行取材期间，家中藏书被税务局查封。

六月，前往东京国税局，吊销藏书查封处分。

八月，于《新潮》发表《孤立杀人事件》。

九月，观看竞轮比赛时，认为存在作弊现象而进行告发，因证据照片不够清晰，遭到驳回。于《新潮》发表《战后文章论》。

十一月，大量服用Adorm，出现幻觉。

1952年（昭和二十七年）/ 47岁

一月，旁听“查泰莱公审”判决，作《查泰莱旁听记》。于《新潮》连载《安吾行状日记》，于《ALL读物》连载《安吾史谈》。

六月，于《新潮》发表《夜长姬与耳男》。

九月，于《新潮》发表《输血》。

十月，于《新大阪》连载长篇历史小说《信长》。于《文学界》发表《军备已无用》。

1953年（昭和二十八年）/ 48岁

一月，于《西日本新闻》连载《明日天晴》。

三月，因《新大阪》擅自转载连载中的《明日天晴》，怒而拒绝继续连载《信长》。于《小说新潮》发表《都会中的孤岛》。

四月，于《文艺春秋》发表《牛》。

六月，于《文艺春秋》发表《枭雄》。于《小说新潮》发表《选举杀人事件》。

七月，参加第29届芥川奖评选。

八月，长子纲男出生，与三千代正式办理结婚手续。于《讲谈俱乐部》发表《山神杀人》。

十二月，于《King》发表《小镇二天才》。

1954年（昭和二十九年）/ 49岁

一月，参加第30届芥川奖评选。于《讲谈俱乐部》发表《年糕作祟》。

二月，《不连续杀人事件》由春阳堂书店再版。

五月，于《小说新潮》发表《女剑士》。

七月，于《小说新潮》连载《左近之怒》。

八月，于《知性》连载《真书太阁记》，未完。

十月，于《别册小说新潮》发表《灵异杀人事件》。各地取材旅行。

1955年（昭和三十年）／50岁（未满）

二月十一日，前往高知取材旅行。十五日，回到东京。

十七日晨，突发脑溢血，骤然离世。

二十一日，于东京青山殡仪馆举行了无宗教仪式的葬礼。

五月，百日法事，文坛相关人员到场约一百五十人。

---

[1] Athénée Français，日本著名语言学校，法国人Joseph Cotte于1913年创办，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主要教授法语、拉丁语、希腊语等，许多知名文人曾在此学习。


坂口安吾
安吾人生谈
Ango's Guide to Life
安吾人生谈
梁国玉——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吾人生谈／（日）坂口安吾著；梁国玉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9.7

ISBN 978－7－5339－5642－4

Ⅰ.①安… Ⅱ.①坂…②梁… Ⅲ.①文学评论—日本—文集 Ⅳ.①I313.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55719号

策划：邵劼

责任编辑：邵劼

营销编辑：张恩惠

封面设计：人马艺术设计·储平

责任印制：吴春娟

安吾人生谈

［日］坂口安吾　著

梁国玉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310006

网址：www.zjwycbs.cn

经销：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字数：218千字

印张：11.875

插页：6

版次：2019年7月第1版　2019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339－5642－4

定价：54.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Sakaguchi Ango

坂口安吾作品系列·读者圈

扫码短评即可获得免费赠书

- 译者序
- 安吾人生谈
  - 一、前往判官巷
    - 前言
    - 少年杀死人妖的故事
    - 女孩金蝉脱壳的故事
    - 税务局员工殴打妇女的故事
  - 二、大冈越前守
    - 男子无法获得抚慰金的故事
    - 一晚能否喝掉七万四千日元的故事
    - 现学现卖《安吾巷谈》被罚千元的故事
  - 三、精神病诊断书
    - 丈夫忘记妻子的故事
    - 樱木町幸存女子的故事
  - 四、玩偶之家
    - 女子怀抱玩偶的故事
    - 妻子做了艺妓的故事
  - 五、众生开眼
    - 出版业唱白脸的故事
    - 真凶随后浮出水面的故事
    - 赛狗的故事
  - 六、暗哉，东洋
    - 奈汝何
  - 七、大人乃一流绅士
  - 八、安吾爱妻物语
    - 短视面相学
- 我的人生观
  - 一、没生下来的孩子
  - 二、发现庸俗
  - 三、我的职责
  - 四、孤独与好色
  - 五、国宝烧亡无妨论
  - 六、日大劫匪团伙
  - 七、芥川奖杀人凶手
  - 八、安吾风流谈

- 附录 坂口安吾文学年谱

译者序

坂口安吾（1906—1955），本名炳五，出身于新潟县乡绅家庭。父仁一郎（1859—1923），众议院议员，以笔名“阪口五峰”活跃于汉诗诗坛。坂口家人丁兴旺，安吾上有十一个兄姊，下有一妹，身为幺子却不得父母宠爱。在自传体小说《石头的思绪》中，安吾回忆童年：

除了磨墨，父子俩再无任何交集，出了书房，甚至一年到头难得碰面……母亲掖患有严重的歇斯底里，而她的怒火全部撒在了我的头上。

淡漠的童年培养出乖僻的性格，少年时期的安吾逃学、打架，同时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东洋大学就读期间，安吾读书废寝忘食，并熟练掌握了法语；毕业后，与朋友创办同人杂志，发表翻译作品。二十五岁时，凭借短篇小说《风博士》获得牧野信一（1896—1936）赏识，登上文坛。

安吾登上文坛后，十五年间勤奋创作，持续发表作品，但未能受到充分关注，有时甚至青黄不接，须向朋友借钱维持生计。1946年，发表《堕落论》及短篇小说《白痴》，一跃成为流行作家，与太宰治（1909—1948）、织田作之助（1913—1947）等一道被称作“新戏作派”，又称“无赖派”。

安吾作品内容驳杂，不仅创作纯文学，亦涉足历史小说、推理小说领域。中篇历史小说《二流之人》以黑田官兵卫（1546—1604）为主人公，笔调轻快，鲜明刻画了一幅日本战国群像图。长篇推理小说《不连续杀人事件》，获第二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时称“侦探作家俱乐部奖”）。安吾身为纯文学作家，对通俗小说不持偏见，甚至创作评论文章，在《关于推理小说》一文中，安吾提到：

我热爱侦探小说，将其看作解谜游戏，并不代表我主张“侦探小说只能是解谜游戏”……侦探小说不能端起架子来画地自限，解谜的游戏、艺术的芬芳、恐怖、幽默，任何风格都可以兼容并包。读者阅读侦探小说时，一定也是怀着娱乐的心理，所以轻松、有趣的核心精神必不可少。

小说以外，安吾还留下了大量的随笔、评论。本书从中选择了其代表作品《我的人生观》和《安吾人生谈》，以飨读者。

《我的人生观》，1950年5月至次年1月连载于杂志《新潮》，共八篇。安吾由自身经历及身边大小事件生发感想，或深入剖析，或尖锐批评，观点一针见血，行文幽默风趣，充分展现出文学家安吾在生活中的可爱与苦恼。

《安吾人生谈》，1951年4月至12月连载于杂志《ALL读物》，共八篇。与《我的人生观》不同，安吾在《安吾人生谈》中就当时的社会热点，展开了鞭辟入里的分析评论。在代表作《堕落论》中，其展现出把握社会现实的敏锐目光，猛烈抨击笼罩战后日本的传统思想；《安吾人生谈》连载时，日本仍然陷在战后的泥沼中，固有价值观分崩离析，整个社会在思想上陷入混乱，不同阶层的人们，在旧观念的禁锢与新思潮的冲击下，演绎着一出出光怪陆离的百态人生。《安吾人生谈》摘取当事人手记，嬉笑怒骂，直言不讳，其中表现出的诸多观点，可以认为是《堕落论》思想更为具体、更加贴近现实的一种延续。

《安吾人生谈》所论多属当时日本家喻户晓的热点话题，由于文章多未叙述事件背景，为今天的读者增添了不少阅读障碍。本书中凡遇相关背景中不为今日所熟知者，则加译注，以期为读者阅读提供些许帮助。

对于坂口安吾这样一位个性鲜明、风格多样的作家，国内的关注程度仍显不足。鄙人才疏学浅，译文难免差错，敬请方家不吝指教。

梁国玉

二〇一八年十月

安吾人生谈

一、前往判官巷

前言

由于工作原因，我时常四处旅行，在外期间往往读不到报纸。回到家里，面对一摊旧报，又懒得逐一翻阅，有时错过了重大新闻，自己却浑然不知。

此次《ALL读物》[1]编辑部带来三份手记；三起事件之中，有两起恰巧发生在旅行期间，我都不得而知。其中一起据说曾在《社会之窗》[2]播出，既然电台采访过，先前应该也上过报纸。

编辑部最初的意思，是要连载时事评论，主要依据罪犯的手记，在当月热点中挑几件有代表性的来谈。可我将这几篇手记读完，却感到一片茫然，不知如何处理。确实，手记是当事人的记录；每个当事人固然有其独一无二的特质，但当事人的手记却未必如此。任何人做下的事情，自然带有其本人的个性因素，但未必能在手记中体现出来。手记不能体现个性，那便毫无意义。至于这几篇手记，对当事人的心理活动，算是记录了一星半点；不同当事人的性格轮廓、家庭轮廓，从中或许也能推测一二。但我总感觉，一味分析轮廓没什么意义，工作做得很辛苦，提不起干劲。一旦丧失了动笔的欲望，每天只有无所事事，望着截稿日徒然兴叹，倍感重任在肩，浑浑噩噩，苦不堪言。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根本问题是选错了素材。我若要理出头绪，必须得了解更多信息；信息不足也无妨，至少得让我感受到当事人的内在本质，就算只有一处也好。当事人讲述自己的故事，当然超

不出自身的知识水平。我所能做的，也仅仅是从我的角度出发，对故事形成一种新的理解。问题是，当事人的由衷之言我接触不到，因此实在难以下笔。比如说那个杀了人妖的少年，假如我和他见面，亲耳听他讲述，就算口述的内容与手记一致，从中得到的信息量也会大有不同。现如今只有一篇手记，不可能听到真实的声音。甚至连手记本身的真实性，也未必能够确定。犯人遭到逮捕之际，或许是审讯案情的最佳时机，却未必适合自述心境。拿这篇杀死人妖的手记来说，假如对作案事实的描述更加细致具体，同时对离家出走前的争吵也详加记叙，那么我就能够从中把握少年的个性。每个当事人都有其独特的个性，可惜手记不过是流水账，我也只能凭空推测了。如此一来，不管案件本身多么光怪陆离，只要描述仅限于心理轮廓，手记再多也不过是纸上加纸。当初欣然接下这份工作，是敝人考虑不周。

综合上述诸多因素，从下个月起，我就不用罪犯的手记了。税务局员工殴打妇女的那篇倒还有点意思，可惜只是一面之词，颇伤脑筋。这种情况，不仅当事双方的手记，连证人的手记也必不可少。毕竟犯罪内容不好处理，下个月起，我准备搞一点简单的题材：比如个人或团体之间产生纠纷，各执一词，我兼听双方说辞，然后就其中的时代特性、社会百态及人心偏向，独具一格地加以指摘，展开批判。近来佐藤春夫[3]、河盛好藏[4]两位先生文坛鏖战（《文学界》[5]二、三月号），两位之手记皆非易得，不想此时竟一并置于案上。此事作为素材，原本再合适不过，可惜大作太长，篇幅上不允许；况且我也不敢私自登载，否则两位的笔锋，下次便要朝向我了；至于去掉手记，那便破坏了一贯体例，因此也不可行。可见人生之事，十有八九难如意。两位先生的手记大作，自然算得上独一无二，而社会上一般的手记，则难有此种水准。更何况所谓国家、政党、公司的说辞，往往朦胧隐晦，神鬼莫测；下个月评论“团体”之纠纷，说不定是个更加考虑不周的决定，愈要陷入麻烦了。我决定：麻烦的事件一概不取，专挑软柿子捏。另外，所谓“听取纠纷，展开批判”，话是这么说，但我无意为人启蒙。本文说到底，不过是茶余饭后的一项消遣，能为您展示一种观点，供您打发时间，那便足矣。至于私人生活、闲言碎语之类，则恕敬谢不敏。

---

[1] 《ALL读物》，日本文艺春秋出版社刊行的文学类杂志，内容以通俗小说为主，亦间有随笔、专栏等。1951年5月至12月，《安吾人生谈》于《ALL读物》连载。

[2] 全名《Information hour・社会之窗》，1948年至1960年NHK广播电台的一档新闻类广播节目。

[3] 佐藤春夫（1892—1964），诗人、小说家。有门下弟子三千之称，井伏鳟二、太宰治、檀一雄等著名作家都曾入佐藤门下。

[4] 河盛好藏（1902—2000），法语文学研究者、文艺评论家。

[5] 《文学界》，日本文艺春秋出版社刊行的文学类杂志，与《ALL读物》相对，内容以纯文学为主。

少年杀死人妖的故事

佐藤幸三（十六岁）的手记

我杀了那个男的。他是个混蛋，说自己是女人，把我彻底蒙在鼓里。一开始我也觉得有点不对劲，但当时头脑发热，没能冷静下来看个清楚。

我跟他去了公寓，看见房间里挂着男式西装，就感觉有些蹊跷，但还是没反应过来，直到和他上了床……现在想来真是太蠢了。所以当我认清他的真面目时，猛地一下火气就上头了。他可收了我一千日元，我哪能咽下这口气。

但我当时并不是真的要杀他，只是气昏了头，这才假装上厕所，去走廊打开折叠刀，一下子捅在了他身上。刀刃入肉的感觉从手上传来，那人尖声怪叫，呻吟着倒在了地上。我抱起房间里的上衣和裤子，翻窗就跑，跑着跑着，才发现裤子拿错了。

又跑了一会儿，我突然想起来，裤子口袋里有一枚奖牌，刻着我的名字。完了！留下了证据，跑也是白搭。于是，我下定决心去投案自首。

那天晚上，其实我离家出走了。我在家里一直很孤独。六口人过日子：父母、二哥、二嫂、三哥和我，大哥在战争中去世了。

曾经有这样一件事。战争期间，我家被疏散到神奈川县高座郡，我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同龄女孩，和她很要好。我对她一片真心，回到东京后也时常想念；去年八月，我瞒着家人去找她，却发现她全家已经搬走了。从那以后，我做什么都无精打采。母亲有些担心，就对我说："虽然你年纪还小，但看你那么喜欢，还是找到她，成全了你俩吧。"

但是我三哥却说：“我还没结婚呢，他才十六。”那时他快二十岁了。然后父亲也跟着反对。

不只是这件事，我和家人吵架是常态。真正关心我的只有母亲。离家出走的那天早晨，我也和父亲为一点小事吵了起来，于是就给母亲留了遗书。我很久之前就考虑过出走，那天终于下定决心付诸实践。反正到哪儿都能活，死了也没关系。

我带上了当月学费和过年零花钱两千五百日元，把去年年底买的防身用折叠刀也装进了口袋里，下午三点左右，离开了家。途中我在新宿下车，心想反正是临死之人，就去看了场电影，题目叫《女贼与判官》[1]。出了电影院，我买了一包和平[2]，味道不好。

我在新宿站西口附近发呆闲逛，有个青年过来搭话道：“我这儿有好姑娘，来玩玩不？”

我想在死前尝一尝女人的滋味儿，结果他带来的，就是那个男人。

这篇手记的情节，或许能扩充为一则童话。少年以嫖娼作为黄泉路上的饯行礼，还有人妖登场，作为童话虽有失污秽，但似乎也带点斯特林堡[3]的气质。

十六岁的少年，避难时曾与一个村里的女孩结为玩伴，那时两人大概都不到十岁。后来少年忘不了女孩，重回故地，却发现对方早已搬走，故而失望至极。

直到此处，都可以称为至纯的精神世界，好似塞根先生的山羊[4]怀着《青梅竹马》[5]的恋情。母亲见少年失望煎熬，心想不如成全了两人，却遭到年已二十的兄长反对，父亲也站在兄长一边。

十六岁结婚有些操之过急，可谓是大众常识；父亲按常识行事，实属合理。然而母亲却视常识为无物，所谓“既然煎熬，不如成全”云云，正是身为人母盲目溺爱的真情流露，再加上双亲之间的分歧、争论，足以上演一出净琉璃[6]的重头戏。

童话与净琉璃中的少年与家人争吵一番，离家出走，剧情便陡转直下，出现了污秽的嫖娼，一气进入了现代风格。出走也好，自杀也罢，总之是一场惨淡的旅程，带一把防身用的折叠刀，也并非无法理解。自杀却要带刀防身，听起来似乎有些矛盾，但此时自杀他杀已别无二致。在此万事惨淡，伤痛欲绝之际，悲凄之情难以自抑，自杀的想法、出走的念头，在脑海中与剪径山贼、妖魔鬼怪混为一体，再难析离。人心一旦被悲伤占据，就无暇一一分辨不安、苦痛等负面情绪。十六岁少年的心理，也绝非简单的白纸一张。

有一点很奇怪：少年虽表现出自杀的念头，却不强调刀具是自杀所用，只说是防身用品。这或许出于孩子的率真诚实，当然也有其他解释：比如他害怕被怀疑有意携刀杀人，而自杀的性质又与杀人近似，便索性说是防身用品；又比如近年来Adorm [7] 才是自杀的代名词，当下的年轻人或许想不到，折叠刀也能用来自杀。随后剧情便发展到了被皮条客搭话一节。此处虽属污秽，却仍然若隐若现着童话色彩，多多少少有些风花雪月的诗意。

从前，女孩子离家出走，车站前边、大街两侧，总是候着一批心术不正之徒，花言巧语上前搭话，最后把女孩拐卖掉；至于皮条客招呼男孩子，却是鲜有耳闻。现如今，那类场所早已没有大人小孩之分。且不说主动踏访花街柳巷的情况，小孩子只是正常地走在闹市，也会被皮条客叫住。这批现代派的皮条客与流莺，拉客只认钱袋子，可谓深具务实精神。更何况流莺之中，不到十六岁的也不乏其人。

如今的少年，只在家里是少年，一旦来到街上，成人之门便会向他打开，门后的一切完全属于成人。父亲只知公司、家里两点一线，孩子却会看看电影，喝喝茶，走在父亲所不知道的繁华闹市，或许更有机会亲身见识到那扇成人之门。不过，少年亦有少年情怀，其自成体系的道德观念中，本就有一份洁身自好；就算可疑人物站在旁边招手，也不会贸然踏入成人之门。杀死人妖的这一个，那天迈入大门似乎也是头一次。为人父母有一点切须谨记：孩子比你们想象的更加稳重。喝醉了酒，就去了一趟闹市街，便着了可疑人物的道儿，以致遗患无穷，后悔莫及———此类惨剧，在父母身上极易上演；孩子却要意志坚定得多。

对孩子不够信任，过度怀疑，只能起到反效果。孩子会逐渐产生逆反心理："既然你怀疑我，我就偏偏做给你看。"这是一种借口，有了借口，距离行动也就不远了。原因很简单，孩子身上具备洁身自好的自制力，同时也存在性欲与旺盛的好奇心。他们必然随时渴望挣脱自制的桎梏，但又不想背负罪恶感。如果此时受到父母的冤枉，随即吵起架来，进而自暴自弃，离家出走，那正是挣脱桎梏的最佳时机。毕竟，来自父母的压力是最强劲的缰绳。少年们的愿望被缰绳束缚着，静静地等待着一个光明正大的借口，借此自然地———或是看似自然地———挣脱缰绳，转嫁过错。少年男女的情感心理，父母若不理解，只会更快地把孩子逼上歧路。下一篇的女孩就属于这种情况。孩子将过错转嫁到父母身上，父母则倚仗一句"棍棒底下出孝子"，将自己缺乏理解、愚蠢无能的事实转嫁社会大众的道德观念上。孩子找寻借口，转嫁过错，实际上自己仍为罪恶感所苦；父母却倚仗着社会公认的修身教诲，既免于世人非难，又得以逃避自责。

言归正传。少年跟着男人去了公寓，先是注意到房间里挂着男式上衣，心生疑窦；而后上了床，发现对方是男人，感到咽不下这口气，假装去厕所且在走廊上打开折叠刀，捅在了男娼身上。伴随着刀刃入肉的手感，男娼发出尖声怪叫，想要逃跑，随即又被刺了一刀，终于呻吟着倒在了地上。少年抱起上衣与裤子，越窗而逃。这一段观察与回忆的角度，电影感很强。也许他在应对不幸的犯罪时，只能回忆起电影里的手法。总而言之，唯有此处电影感极强，很显实（山际[8] 语）。今时今日，教育界的第一能手、最大功臣，非电影而谁？

遗憾的是，我从未登门拜访过人妖，说来也是丢了巷谈师的脸面。不过有一次，我深夜寻访上野原始丛林[9]，暗暗瞻仰过一群人妖的尊容。总体而言，人妖的诡异之处视觉为浅，听觉为深。一眼看上去，或许认不出是男人；一旦声音入耳，便似让那污臭的脏水浇透了全身，叫人汗毛直立。人妖之诡异，声音为先，而少年却单凭视觉来观察、判断其性别。"注意到房间里挂着男式上衣，心生疑窦"，这一节也极具电影感，好像少年是以看电影的形式旁观、构建自己的现实，此外再不知其他方法。毕竟，一般电影中，不会出于声音怀疑对方的性别；电影中的角色感到怀疑，多从对话的内容入手。

因屋里挂着男式上衣而起疑，上了床才认清是男人；真要细究是何种情况下如何认清，着实是污秽不堪。《青梅竹马》《塞根先生的

山羊》与净琉璃的重头戏正在上演，突然转入这样一幅明暗交织的怪诞画面，其情节融合了最为纯洁的童真与成人亦不忍直视的污秽，太过非现实、超脱常理，要我来说便是童话色彩。不过，与仙女、安达原鬼婆[10]一起造就了这个少年的，并不是弗兰肯斯坦之流，而是现实日本的一部分。此类事情，真真切切地存在于现代日本少年男女的生存现状中。他们或许无心地走在街上，那扇门却随时在他们面前打开。

被骗是女人，结果发现是男人，为此发火合情合理；假如此时默然不语，一笑置之，反倒令人脊背发凉。不过发火归发火，一怒之下拔刀捅人，却不是普通人的所作所为。即便心情悲凄激动，带着点自杀的念头离家出走，大多数人仍然做不出此等事来。

幼儿得知自己被骗，或许会立即拿起武器，意图报复；一旦上了小学，罪恶意识萌芽，绝大多数孩子都会选择自我控制；至于成年之后，认识到刑罚机制，就更不会做傻事了。会像儿童一样动辄诉诸武力的，只有“国家”这一团体。那些儿童之间相互报复的幼稚理由，在国家手里却是冠冕堂皇的宣战借口。所谓国家，实在蛮不讲理，既是一个任性撒泼的孩子，又是一伙我行我素的匪徒。

男人扮作女人，往重了说是欺骗，但在成人看来不值得发火。人妖走不上人生的阳关道，甚至连独木桥也过不了，只能躺在不妨碍他人的路旁道隅，虽云诡异，实则不过是荒诞。如果说人妖是一伙可笑的小丑，那放眼政界、官场、商界、教育界、宗教界、文坛、学界，处处都是妖异的猛虎长蛇。与人妖不同，他们对社会有着实际的危害，但你拿出千万把折刀也无济于事。比如政界有一种怪物，长了三五条舌头，实际上在那群怪物中还算小辈。少年长到十六岁，想来一定也与这类远胜人妖的怪物打过交道。他注意到了人妖，却没有注意到怪物，足见他并不聪明。

孩子对成人的世界一无所知，社会倾向于将此视为天真无邪。但无论何事，“无知”都不值得赞赏。知与行原本就是两回事。聪明人求知欲旺盛，如果又具备判断善恶的能力，且有意避免行恶，那或许是一种优点；假如只是对善恶一无所知，故而不曾行恶，那不过是头脑愚钝而已。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纯真变质，还不知变得何等老奸巨猾。纯真不可能恒久，不过是个时间早晚问题，而且其中还含有种

种不确定因素。家长如果认识不到，麻痹大意，一旦孩子长大，遽然化身怪物，那也只能束手无策了。

十六岁这个年纪，理解力该赶上成人了，这个少年对人生的理解却极其肤浅，甚至有些蠢笨，似乎是千辛万苦才从电影中学到了一点人生的皮毛。举个例子，手记中有一段描写格外突兀：少年怀着灰暗的心情从电影院出来，买了一包和平，味道不好。这也是个电影式场面，使人想象到：主人公出于失恋或是什么原因，心情阴郁，吸了一口香烟，觉得烟也味道不好，便随手扔在地上。手记中必须交代的重要事情很多，他却将那些一笔带过，专注于场景描写与画面感的营造。换句话说，这个少年回顾人生的唯一形式，就是电影了。

少年虽因蠢笨而捅了人，但随着理解力、判断力与自制力不断提升，日后倒也未必会大奸大恶。他不被家人理解，从而感到悲伤孤独；遭人欺骗而发怒，却不想要欺骗他人。他是智力低下，而非心术不正。就连捅人一事本身，或许也是蠢笨所致；毕竟他只知盲目模仿，不会区分电影与现实。

不过，人类是感伤的动物：头脑蠢笨如斯，依然能体味到孤独，仍会为孤独而悲戚。少年其实享有充足的母爱，这不是人人皆有的福分，只是他身在福中不知福。不过，母亲的关爱本身，他总算认识得到，与那些误解、无视关爱的情况相比，少年还没那么扭曲；他只是更在意父亲、兄嫂等人不理解自己，进而对一切愤愤不平，撒娇使性。母亲的溺爱在少年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总而言之，少年虽然低能，却不是由于性格扭曲，核心问题在于溺爱与娇惯。不过话说回来，少年不被理解的那份伤痛，想必发自肺腑。不管幼稚，或是蠢笨，他的伤痛都会渗入每个人的心里，无所差别。或许越年轻，痛得越深切也未可知。一颗心灵若对伤痛格外敏感，称不上幸福，却也不算扭曲，可以说是诗人之心。少年杀人，只是由于蠢笨的头脑，而非出自奸邪的心灵。

至于杀人，也分各种情况。有一等人，自视正义，暗杀高官，以弘扬正道、惩奸除恶自许：这也是一种蠢笨，只是同为蠢笨的凶徒却也有不同之处。既然自居英雄，暗杀高官，说到底应是出于对政治理念的判断；此人具备成人理智，甚至有能力对理念做出判断，却选择了杀人，其蠢笨的背后，隐藏着粗暴野蛮、奸邪恶毒的本质。少年的

情况则简单明了，被骗了一千日元，谈不上什么理由，其蠢笨仅仅出于年幼罢了。等他的智力再稍稍提升些，蠢笨的情况有所改善，大概就不会做出此等事了。两种人同样都好善疾恶。自居英雄者自以为是，对政见之善恶指点江山，最终靠杀人解决问题，却不顾杀人本身便是大恶，甚至自我陶醉于豪杰义举；这是地道的野蛮人，与文明人界限分明。少年憎恨的邪恶，既朴素又直接；所爱好的良善，同样质朴平常，带有市井色彩，并非野蛮人的装神弄鬼、自私自利那一套。少年的蠢笨尚有得救，只需再成长一些就好；有些人冷静地考虑杀人，甚至将杀人视为崇高，那才是真正蠢得没救。如果说自许正义算是疯狗，那想来发动战争之徒，与疯狗也必是一丘之貉。少年再长大些，智力正常发育，估计也不会再遵循幼儿理论，拿起武器伤人。我对少年寄有希望：愿你不失疾恶之心，早日长大成人。成人个个是怪物，你日后也恐难例外；只是要成为猛虎长蛇，貌似你没那份潜质。

---

[1] 《女贼与判官》，1951年上映的日本电影，导演为牧野雅弘、萩原辽。

[2] 和平，香烟品牌，1946年开始销售。

[3] 奥古斯特·斯特林堡（1849—1912），瑞典剧作家、小说家。

[4] 《塞根先生的山羊》，法国民间童话。描述了塞根先生饲养的一只山羊离开羊圈，享受自由，却意外遭遇大野狼的故事。最终山羊在重回羊圈与死于狼口之间选择了后者。

[5] 《青梅竹马》，日本女作家樋口一叶的代表作，描写了一对少年男女青涩懵懂的爱情故事。

[6] 净琉璃，日本传统说唱表演艺术，通常使用三味线伴奏。

[7] Adorm，巴比妥类安眠药，在战后日本社会十分流行。安吾由于失眠及抑郁症的影响，自1948年起大量服用该药并产生依赖性，被迫住院治疗。此外，许多人自杀时亦选择服用Adorm，渐成不良风气，致使该药物臭名昭著，最终于1973年遭到取缔。

[8] 山际，指日大抢劫案中的劫匪山际启之，此处“显实”原文为“リアリス的”，属于山际不学无术而自创的错误用词。详见《我的人生观·日大劫匪团伙》。

[9] 上野原始丛林，指当时夜晚的东京新宿站及上野不忍池附近地带，由于充斥着醉汉、流氓、妓女、人妖等怪异人士而得名。《安吾巷谈》中有《东京原始丛林探险》一文。

[10] 安达原鬼婆，日本传说故事《黑冢》中登场的女鬼。

女孩金蝉脱壳 [1] _的故事

山口公子（二十岁）的手记

我是在酒店上班时认识了吉米。当时他自称是外籍日裔，很直白地表示喜欢我，待我也很好。

二十年来，我生活得无忧无虑，在父母的宠溺下长大，甚至自己都能感到娇生惯养。可是，一到了恋爱结婚的年龄，父母就开始神经质起来，对我的行为唠唠叨叨、横加干涉。我之所以说服他们，到酒店上班，也是因为受不了家里沉闷的空气，想到自由的社会上去闯一闯。

我对吉米没什么爱意，但与他交往，我感觉自己终于解脱了出来。这一切都很开心。

我不会跳舞，所以两人一起玩时，也不过是在银座散散步、看场电影、吃个饭之类。

不过每晚，我都必须准时回家。家在镰仓。父亲规定了门禁时间，晚上八点。此前我一直注意遵守，但自从和吉米交往后，就开始常常晚归了。每次晚归，父亲都会狠狠骂我。我对此很不服气：即使只是看场电影，从东京回镰仓，肯定也要超过八点了。

离家出走是在九月的某日。那天晚上，我也和吉米在一起玩，想起要回家时，早就超过八点了。我当时觉得反正免不了挨骂，索性就和吉米又玩了一会儿。

到家时是十点。门虽然紧闭，但是灯亮着。我不断叫门，父母就是不给我开门。一气之下，我又回到车站上了车。至于目的地，当然只有吉米下榻的酒店了。

当晚，在酒店里，我把自己的第一次给了吉米。毕竟是那种情况下，或许也算是对父母的反抗。况且，他一直待我很好。

那之后我就没回过家。吉米之前说他是外籍日裔商人；和他同居之后，我才知道，他本名叫新佛典仪，父母在广岛居住。不过吉米很有钱，那段时间真的非常开心。想买什么就买，随时能看电影，住在酒店，一个电铃可万事无忧———简直就像美国电影。不过一月初，我们搬到雅叙园后，吉米也开始手头拮据了。

后来酒店频繁催账，于是吉米找我商量：做一回钟表商，弄点钱花花。听了他的计划，我觉得有戏，而且也确实想要钱。感觉当时的我，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不想抛弃之前的幸福生活。

我按照吉米的吩咐，二十三日那天，在八洲酒店与都商会的人见了面，拿到了六十六万日元。从酒店后门逃脱时，我的心怦怦直跳。吉米等在那里，一见到我就说："去买件新衣服，然后到太阳酒店先躲几天，避避风头。"我照他说的做了，去酒店把钱藏了起来，躲在房间里一整天没敢出来。当时我特别胆怯、心慌，想早点见到吉米；结果来的不是吉米，而是警察。一开始我还虚张声势，对警察态度很强硬；可是冷静下来，就发现确实是自己做了错事。不管父母会怎么骂我，现在我就是想回家。今后我打算重新做人，找份英语家庭教师之类的工作。只是吉米，我感觉自己可能离不开他了……

这个故事可概括为：女儿离家出走，愚昧父母推波助澜却不自知。女儿在东京工作，让她保证每晚八点回镰仓，那不现实。真有那么担心，最好给女儿脖子上拴一条铁链，牵在身边养。看个电影，那是人之常情；而且女儿既然已经自立，当然会谈恋爱，父母要心中有数，为女儿的幸福恋爱保驾护航，才是上策。即便保驾护航，孩子仍然难免犯错；此时父母若能疏导其罪恶感，使其不致重蹈覆辙，那便是孩子成长的一大进步，也算好事一桩。正如上一篇文中所讲，就算成人之门矗立在眼前，少男少女也不会贸然迈入。孩子心中自有一副洁身自好的缰绳，许多父母似乎视而不见，只知自满于严格家教，可谓自私而粗暴；直到叛逆的孩子惹出事端，他们仍坚信尽到了家长的义务，意识不到自己才是推波助澜的帮凶。

手记中的这对父母，蠢笨得难以置信。把十点回家的女儿关在门外，任凭怎么敲门就是不开———推波助澜，至此“功德圆满”。两人社会地位也不低，肚里总该有点墨水吧，真不知道都学了些什么。就算读几本分析心理的小说，也不至于对孩子的心理一无所知，况且那又花不了多少时间。那些没受过教育的工人，也能从自我反思与身边现实中学到教训，对人的心理大体有所把握；至于一些身处管理层的人物，头衔带个“长”字，手下一批员工，很难想象居然蠢笨到这步境地。

女孩子爱看电影，喜欢跳舞，热衷银座逛街，希望有人请客；这些都无可指责。也有女孩讨厌这些娱乐，喜欢做做家务，或是读书向学；不过两者相比，并无道德上的高下之分，仅仅是个人爱好的问题。如果要我选老婆，我会选爱玩儿的女人，她们在我眼里更有魅力。这事儿同样属于个人爱好，不必多加议论。

女孩多多少少渴望自由，合情合理；反倒是定下八点门禁、为叛逆推波助澜的父母，蠢笨得不可理喻。孩子一旦找到借口，得以转嫁罪恶感，心中的野马便会挣脱向善的缰绳，向着好奇心驰驱奔腾。孩子的逻辑像赌气，其中最常见的形式是：“既然你怀疑我，我就偏让怀疑变成现实！”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善恶两种念头，常常处于对峙的平衡状态；要打破平衡，使恶念战胜善念，并非易事，当事人也需要下定决心。不过，一旦父母过度怀疑，孩子赌气破罐破摔，平衡就瞬间被打破了。手记中的女孩也有不对的地方：即使在破罐破摔、脱了缰绳的女孩当中，仍然是悬崖勒马的情况多，坠入深渊的情况少。当然，女孩的过错与父母的蠢笨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了。

女孩决心成为脱缰野马，剩下的全看男方了。如果男方爱她，又有能力提供比家里更快乐的生活，女孩就会与他同化。女孩一旦跟定了谁，这些都不足为奇。明知男方是诈骗惯犯，但因为他舍得花钱，宠爱自己，所以甘心被他同化———这也不能说明女孩本性邪恶，是个坏人。普通女性只能如此：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最该受千夫所指的，是那对愚昧无能、推波助澜的父母。同化之后，性格也随之改变，或暴戾恣睢，或贤淑温雅，全看男方的所作所为。手记中的男子是个诈骗犯，表面过着奢华的生活，背后却被酒店催账，于是谋划铤而走险、绝处逢生；女孩跟了他，当然会朝着他的方向变化。我在报上看到，女孩被捕后若无其事地说：“我还钱总行了吧？”习惯了天

上掉钱的无本买卖，这一嘴伶牙俐齿不自觉地就会暴露出来。社会上许多普通女性，天生并没有伶牙俐齿，却具备与她相近的潜质；一旦走入同一条歧路，想必同样会长出伶牙俐齿来。若是换作真正狡猾之人，此时反倒会假装纯良；这不是什么难学的本领，连中学生也能驾轻就熟。

手记的结尾写道：

只是吉米，我感觉自己可能离不开他了……

女孩浅薄、愚蠢的本质暴露无遗。让她感到快乐的并不是吉米本人，而是吉米通过其“手段”带来的奢侈生活。吉米被捕了，就算日后出狱，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钱当然没有，诈骗也没法再搞，因此不可能再带给她快乐的生活。参照当下，思索未来，是人类固有的能力；换作智力水平正常之人，一定会思索一番：被捕后的吉米，还能像过去那样挥金如土吗？可惜她没有这份智力，又不爱动脑思索，所以我说她浅薄透顶。前些日子佐文[2]被保释了，有一张照片，拍摄了她与母亲一起，敲击天理教[3]太鼓祈祷的画面。佐文实在蠢不堪言，这份信仰估计也坚持不了多久；至于手记中的女孩与佐文相比，傻气亦不遑多让。她是否具备吃一堑长一智、重新扬帆起航的能力？我持怀疑态度。如果偶然碰见了好男人，也许可以搭上他的航船；要说凭自己的本身重新扬帆，恐怕不太可能。其实，只要她不去重蹈覆辙，不再转嫁罪恶感、走上歧路，那就是万幸了。当然，假如她重蹈覆辙却不后悔，那再走上一遍歧路也未尝不可。有些女子嫁为人妇，才发现遇人不淑，生活度日如年，却走投无路、束手无策，只得整日以泪洗面；至少与她们相比，这个女孩一辈子也算无怨无悔。如此看来，此类命运问题，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答案。面临悬崖是否勒马，或许此正是命运的分岔口。也许你具备某些潜质，但未必都会开花结果。不过，就算是这个女孩，她的蠢笨仍然开拓了命运，也唤醒了与其智力程度相符的潜质。总而言之，变聪明很重要。每个人都有自己聪明的极限，同时也有勉强达到极限的潜质。

---

[1] 金蝉脱壳，日本诈骗手段之一。常见形式为：诈骗犯假扮作他人，于建筑物正门处接收财物，再从后门溜走。

[2] 佐文，指日大抢劫事件中，劫匪的女协助者藤本佐文。佐文之父藤次郎于案发后辞去日大教授，就职于天理大学，全家亦移居奈良县天理市。佐文与本案中女孩经历相似，详

见《我的人生观・日大劫匪团伙》。

[3] 天理教，日本新兴宗教，由教祖中山美伎于1838年创立。天理大学是天理教创办的私立大学。

税务局员工殴打妇女的故事

竹内须惠（四十四岁）的手记

我住在东京新宿区，家有四个孩子，老大十八了，丈夫是装裱师。

说起缴税，可能每家每户都一样头疼吧；不过我家对此，别有一番辛酸的经历。昭和二十四年（1949）的所得申报，我家是六万日元，税金分作两期，分别缴纳了一千三百八十九日元。结果税务局那边又通知说，所得额其实是十八万日元。我家实际收入根本没有那么多，所以就申请重新核实，最后他们做出了修正，但还是有十五万多。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两万七千日元的滞纳金，于是去年九月初，他们查封了我家的火盆、小饭桌和屏风作为抵押。

那之后过了大约一个月，十月十三日，那天丈夫正好不在，四谷税务局派来一个年轻人，二十二三岁，还带着三个民工，开着卡车，一看就是要回收抵押品了。

那人的态度有多蛮横，简直没法描述。我家之前的门太破旧了，所以向亲戚借钱，置办了一套新玻璃门；结果那人直勾勾地盯着门看，刚进屋就来一句："你好……赚了不少嘛。"就是那么个语气。他们很快就开始搬了，我也帮着把小饭桌搬到了门口。

但是火盆太重，我真的搬不动，只能拜托他们。由于税务局那人的态度实在太粗鲁了，我明知失礼也顾不得许多，向他们说道："火盆确实是押给你们了，该不会连盆里的灰和炭火也要收走吧？我们穷人买个灰也不容易，还请你们把灰倒在土间[1]上。"税务局的人倒是照办了，却弄得四周尘土飞扬，我只能拿着块布，在门口不停拍打。

接着，那人在调查报告上添了一项"玻璃门四扇"，然后让我"拿印章来"。我回答道："丈夫不在，我不能把印章给您。而且那

四扇玻璃门如果拆掉，外面一眼就能看到家里，更没法防贼了。您若势必要拆，也请等我丈夫在家时再来。”最终没有把印章交给他。

那之后我进了一趟里屋，再出来时，发现他们已经拆掉了一扇玻璃门，正准备拆第二扇。我光着脚冲出去，拼命恳求他们：“这门您可千万不能拆呀！”正说着，右眼下面冷不防地重重挨了一拳。那一拳打得我头晕目眩，之后的事情已经没什么印象了。据目击者说，我挨了那一记老拳后，还被打了五六个耳光。

目击者之中，有几个是住在附近的邻居。还有一个姓村田的年轻人，当时偶然经过，因看不下去税务局的暴行，跑到附近的派出所报了案，又回来告诉我警察很快就会赶到；不过那时税务局的卡车早已扬长而去。好歹玻璃门最后是保住了。

丈夫听到孩子们的报信，大吃一惊，连忙赶回来，又立即去警局讲了详细情况；但事情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当晚，四谷税务局的一个课长和另一个人，带着当事人上门来道歉了。课长连番表示歉意：“此次是我们的工作失误，实在惭愧不已。小伙子也是农村出身，现如今这世道，要是丢了饭碗，他就真没活路了。还请您宽宏大量，放他一马。”

当时与他们交涉的是丈夫，他说：“总而言之，我们现在也在气头上，你们改日再来吧。”就请税务局的几个人回去了。结果那之后过了十多天，税务局再也没了动静。于是十月二十三日那天，丈夫与大约三十个邻居一起，找上门去讨个说法。税务局局长接见了丈夫和四名代表，却当场反口称：“本人的部下没有过错。那天晚上派去的三人，也不是去道歉，而是为了调查实情。我还想说你们妨碍执行公务呢。”回来的路上，丈夫就决定要起诉了。

有问题的恐怕不止那个打人的员工。周围邻居都经常抱怨：税务局派下来的员工多数是年轻人，常有些言行举止蛮横无理，实在看不过眼。

因此，我一定要提出抗议：身为人民公仆，本该和颜悦色，现如今做出此等事来，究竟是何道理？

这起案件，目前法院正在审理之中，据说手记的作者既是原告，又是被告。因此，这篇手记的性质就与罪犯手记不同，我们不能把它视作一个独立的对象来加以评论。不巧的是，我手头只有这个挨打妇女的手记，既不清楚打人者的说法，也没听过证人的证词。在这种情况下，偏信这一篇手记其实并不公平；不过我写本文，原本就不是为了打一场纸上官司，所谓的法律意识，我是半点儿没有。

认定“打人”是不是事实，进而判断孰是孰非———这些都不是我的工作。不过法律这个玩意儿，原本就不可靠：只要你善于钻空子，表面上功夫做足，想要不踩红线轻而易举。收音机里播过一个相关采访，但我不听收音机，详情是向别人打听得来。据那人讲，税务局一方大体主张称：我们没打人，是那个妇女先失去了理性，结果步伐不稳，踉踉跄跄，自个儿撞了上来。我又向那人询问证词的情况，结果对方记不清楚了。所以这事儿法律最后怎么判，我是一点儿头绪都没有。妇女称自己脸上受了重伤，连续两个星期没法出门，但这无法成为证据———因为伤已经好了，而且她也没看过医生。至于目击者的证词，在事实认定过程中多大程度上能够视为证据？毕竟除了口头证词之外，似乎没有什么其他铁证，凭我这个外行人，实在推断不出法律的天平会倾向于何种结论。

不过有一点毋庸置疑：本案的起因，在于一名税务局员工为非作歹。把外门的玻璃纳入抵押品名单，还当真动手去拆———此等做派委实让人心惊肉跳。仗势欺人，性质之恶劣远在打人之上。户主没了玻璃门，一得担心入室盗窃，二得忍受隆冬寒风；既增加心理负担，又影响身体健康。这一伙人，扣押物品如同风卷残云，却似乎只当家常便饭，丝毫不知悔改，真可谓丧尽天良，人面兽心。至于法律是否能够处罚他们？这已经不是法律的问题了。

有一等人，基于个人立场张牙舞爪，那倒姑且不论；公职人员高举着权力大旗，胡作非为，飞扬跋扈，可就成问题了。全国百姓每天的生活，要是都跟这伙人打交道，受这伙人的管理，那怎么受得了。依我看，日本人好像不适合担任公职。一名公职人员，还是普通人时未必人面兽心；一旦挂上了公职，立刻就想着作威作福，最终要在弱者面前化作虎豹豺狼，必加蹂躏而后已。军人也好，政客也罢，只要特权在手，必会性情大变。说来也是丢人，我们今天必须得认清现实：只要台上的人还握有特权，让谁上台都没用。

也许有人会想：总不至于所有税务局员工都干得出拆玻璃门的事儿。想法本身倒是合理，但未必符合实情。比如打人与否的问题，毕竟打人犯法，所以他们还知道登门道个歉。当然了，税务局后来又声称“不是去道歉”，不过无论真实情况如何，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拆玻璃门在他们看来根本不是问题。从这一点来看，似乎只能认为：拆玻璃门不过是他们的正常流程、一般措施。

“不是去道歉，而是为了调查实情”，这个说法有点意思。调查的是哪方面的实情呢？就手记的叙述来看，挨打妇女一家当天并没有上门抗议。出来与三人交涉的丈夫，也说自己正在气头上，让他们改日再来；所以那天他当然不会自己跑到税务局去。

当然了，手记里还写道：丈夫把详情告诉了警察，但事情仍未得到解决。那么说，也有可能是警方给税务局打过电话。不过若是如此，应该由警方来“调查实情”，怎么会由当事双方之一前来调查呢？警方自己袖手旁观，反倒打一通电话给当事人，委任他们自行调查———岂非滑天下之大稽。

税务局究竟从何处得到消息，又来调查什么实情，着实波谲云诡，难以捉摸。

“我们没有过错，反倒是你们妨碍执行公务”，这话同样值得玩味。既然对方犯了“妨碍执行公务”这等大罪，而且“实情”也调查完毕，那么岂非应当立即查办？但从税务局的处理态度来看，这项罪行轻缓得很，只有对方找上门来，才会顺带提上一提。另外，我最为好奇的是：那个妇女究竟在哪一点上妨碍了执行公务？

打了人，还是没打，那不是关键问题。即便真如税务局所说，那个妇女先失去了理性，踉踉跄跄自己撞了上去，这才受伤；那也没什么。她失去理性再正常不过。一个妇女单独在家，突然税务局人冲进来，开始拆玻璃门———难道还不能失去理性？他们若是猛扑上去，掐住那妇女的脖子，撬她的金牙，也许还多少有点幽默；又或者冷静地拿出剃刀，三下五除二地把她剃成光头，头发卖到假发店，搞不好也能抵上四扇玻璃门的价钱。从前的平安时代，有一个农民，办婚礼买不起酒，便找庙里的和尚借了两斗；结果没来得及还，便得了病，一命归西了。和尚来到他的床前，说道：“你这厮，欠我东西没还

上，想死可不成。你要是死，就变成牛吧。到我庙里来，替我干上四年活，债就当一笔勾销了。”农民无奈，只得哭着转世投胎，变成了牛，干满四年，好不容易得以超度。平安时代，和尚也是特权阶级。扯着那农民的双臂，把他押回庙里，他也未必能每天好好耕地。和尚让他转世为牛，四年里肆意使唤，债也算讨了回来，实在是有一手。

话说回来，如果实际上打了人，却硬要说没打，那被这些公职人员占领的日本已经没救了。还是把日本打个粉碎吧。

---

[1] 土间，指日本住宅中不铺地板、维持地面高度的一部分空间，一般位于房门附近。旧式住宅通常利用土间进行作业及烹饪，现代住宅中退化为专供换鞋的场所。

二、大冈越前守 [1]

男子无法获得抚慰金的故事

因婚姻契约不履行要求抚慰金一案的诉状

原告羽山留吉，寄住于中央区京桥八丁堀吉野广吉处，从事洗涤行业，于昭和二十三年（1948）六月八日由新堀仲之助介绍与被告中山志津相亲；又经新堀、吉野两氏夫妇做媒，同年八月十九日于三越总店会场举办婚礼，婚姻契约事实上已然成立。

志津之姊丈加藤律治于衫并经营洗衣店，志津亦居于同处。由于此层原因，女方请求羽山暂居衫并与志津同住，同时帮忙打理生意。羽山听从其请求，并与长年老主顾解除合作。

婚礼当夜，羽山夫妻曾同房一次；翌日起，未知何故，志津不再与羽山对话。又经三晚，志津于地板间铺地毯，分床独寝，羽山为此感到极大侮辱。羽山苦于无法了解志津之本意，但仍秉持诚心，甚至时而现出媚态，想方设法向志津搭话。志津只缄口沉默，拒不应答。

羽山无计可施，只得另作打算，向加藤律治坦白事情经由。不久，志津却公开称：“最开始我就不喜欢羽山，只是旁人怂恿，这才结婚，分床睡是为了防止怀上孩子。”此举可视为志津毁弃与羽山之婚姻，拒绝履行婚姻契约。

羽山寄居于志津之处，失去众多老主顾，其损失实为巨大。此外，与志津同房致使男子一生之童贞遭到破坏，此等精神之打击更不可名状。

据此，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经济损失十万日元、精神损失二十万日元或与之相抵之财物。

中山志津之姊丈———洗涤业者加藤律治的证言

志津是内人的妹妹。关于婚后的住房问题，我向羽山建议，在社会情势稳定下来之前，先留在志津这里做事。毕竟现在是个住房困难的时代，志津又总是一个人看店。

不过，结婚前交往的时候，两人曾同去东剧[2]看戏，当时原告没戴帽子，身着夏威夷衫，志津对此表示了些许反感。

八月末，羽山染上了急性痢疾，志津似乎是为了避免传染，铺了地毯分床睡。我问志津小两口关系怎么样，她回答“就是平常过日子，这些不是你该问的事儿”。志津有些神经质，不高兴的时候连看见我都觉得烦。

羽山不在我家居住后，曾与吉野一同上门。吉野骂我是个混蛋，让我拿出三十万来。

羽山留吉（当时三十岁）的供述

我们只在结婚当日，进行过一次房事。当时志津似乎没有男女之事的经验，对夫妻的交合也未表露出不同意的态度。虽然此前我也没有与异性发生过关系，但还是顺利完成了房事。

第二天，志津说自己身体不舒服，分了床。我提出进行房事，被告回避了我的要求。（中略）我的父亲已故，母亲尚在。

我家没什么财产，倒是中山家颇有资产，我记得是有一片山林。志津如果来我这里，我随时都可以接纳。

中山志津（当时二十九岁）的供述

相亲的时候，我想着毕竟是同行，虽然他家徒四壁，但结婚也没什么。

婚礼当天，我们去了羽山的大舅子家，对方有些醉了，居然说什么：

“蠢汉多娇妻，女人生活上靠着男人，得把丈夫伺候好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意思你明白吧？”让我寒心的是，羽山眼见着我受到这样的侮辱，却没为我说一句话。

新婚第一天，我们进行了房事。第二天虽然睡在一起，但我身体不舒服，就拒绝了。当时出血很严重，我本以为是初次房事的原因，但出血持续了五天，我才明白是月事来了。我在此之前没有男女之事的经验。我们分屋睡大概是从第五天开始，那是因为羽山当时感染了痢疾。（中略）有一次媒人新堀夫人来家里，问我到底喜不喜欢羽山，我回答说这种状态下无法保有爱情。我不再打算与羽山重归于好了。

判决

［主文］

被告赔偿原告三万日元及利息年百分之五，自昭和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起计算。原告之其余要求予以驳回。诉讼费用一分为十，其一由被告负担，其余由原告负担。

［理由］

（前略）本案中原告拥有解除契约的正当权利，且原告有权向被告请求损害赔偿。上述损害认定金额以三万日元为宜。

盖据原告本人之供述，每月洗涤业务之收入约为三万日元，纯利润为五成，本案中原告因婚姻契约停工约两月，本院认定该金额足以支持原告复归原业。

原告虽另行要求抚慰金二十万日元，然此类抚慰金唯女子可得要求，男子则不可。女子丧失贞操，即丧失其纯洁，与男子丧失童贞相比，两者之社会评价大有不同。基于此一事实，本院认为将两者一概而论于法律上未为妥当。

综上，本院认定，原告之本诉要求中三万日元之损害赔偿部分具有法律依据，予以承认；其余部分及抚慰金之要求于法失当，予以驳回。（东京地方法院民事第一部法官　安武东一郎）

针对判决结果，报纸上登载过反对的只言片语，我有点印象。有人从女性立场出发，认为该判决违背了男女平权的理念：承认男性的贞操并支付抚慰金，才算真正实现了男女平权。这一意见愤懑地表示：只强调女性的贞操可不行，男性也得有贞操概念；如果男性要求抚慰金，那就爽快付钱，然后将他扫地出门。此志可嘉，但我想薪水同样可嘉的女性不会太多。抚慰金打算怎么筹集呢？可别眼睁睁地吃下哑巴亏呢。

本案的判决，在我看来不失妥当。所谓审判，不应以理想为原则，而应以现实为基础。拿男女平权来讲，假如我们基于这一精神，无视现实情况而按理想行事，想必是可以做出诸般大快人心的判决。但大快人心之后，恐怕很难收场：男子必将争先恐后地索要抚慰金，而女子却付不起这份钱。

从日本的现实情况看，大致上可以承认，男性的贞操没有什么价值。是否患有性病，或许会对婚姻造成影响；至于是否保有童贞———甚至还没有鉴定办法。不过呢，在此倒不妨假设有一户人家，上下老小都颇有志气，那男子平日里断茶戒酒，读书学艺，日夜祈拜稻荷大神，一心只求天赐良缘，使自己配得上豪门大户的千金小姐。后来终于如愿以偿，入赘了千金小姐之家，但可悲的是过于紧张，翌晨便感染上痢疾，不仅惨遭小姐嫌恶，还被拒绝再度同床共枕。于是事情演变成离婚诉讼，但男子的户籍已不再白璧无瑕，因而无法再次入赘豪门大户，这才为失去的童贞申请赔偿。如果是上述情况，那童贞的确算得上一个问题，或许大有价值也不一定。

也许有人要说："混账东西！堂堂男子汉不自食其力，毕生心愿还是入赘有钱人家，像什么话！"如此指责，便过分了。并不存在一条规定指出：身为男性就不可盼望入赘有钱人家。圣贤的规诫之中倒是多少有些类似的意味，但如果圣贤规诫真能约束俗人的生活，天下也就不需要什么法律了。

假如原告干洗工先生如此申诉，"敝人以入赘有钱人家为毕生心愿，因童贞之纯洁遭玷污，不得再为良家之婿，据此，请求判与赔偿金"，大概审判官也会多少感到为难，不能再以一句"此类抚慰金唯女子可得要求，男子则不可"简单了事。

当然了，我倒不清楚什么《六法全书》[3]里边，是否存在此类规定。《六法全书》之流从来就没在我的书架上出现过，我对此一无所知；这类如宪法般根本性、原始性的规定，想来也不会存在。尽管干洗工氏无法申请抚慰金，其他男性在其他情况下未必就不可以。也就是说，审判官氏的措辞不够精确。应该采用“本案中干洗工氏的情况……”这类表述，而不是“男子则……”这类普遍性的概括。

所谓审判，本就应当根据个体情况做出判断。诸如“女子则……”“所有男子皆……”这类普遍性的结论属于哲学家之辈，不是法官的分内之责。深谙论战要领之人，绝不会先假设出一条普遍公理，然后从中推导出结论：某一干洗工氏应当如何如何。对手只须攻击他假设的公理，不断抛出问题：“这种情况如何呢？”“那种情况又如何呢？”只要一句答不上来，整个基盘就会崩塌。只有论战新手才认识不到其中的危险，贸然采用此种方法。审判其实不必多讲闲话，仅仅针对此一干洗工氏的情况做出判断即可。真要说个人的看法，我也同意干洗工氏不太应该以丧失童贞为由捞取一笔抚慰金。但轻易断言日本所有男子无论因何种特殊理由都不能索取抚慰金，我认为同样不可取。

说到底，如果能轻易得出一条天下万事无不通用的结论，那法庭审判也就不必存在了。列出一条公式，将案子一一套进去，“此事不可”“此事可行”，裁决流畅，如同指挥交通，岂不美哉。

如果法院判决，“原告干洗工氏因如此云云，驳回其索取抚慰金之请求”，那倒是无妨；但是称“唯女子可得要求，男子则不可”，不容分说地将全部男子包括在内，那就难免引起社会上一片哗然。审理一名干洗工的案子，顺便给所有的男子下一纸判书，这当然有点儿令人不快。毕竟男子也各有各的情况。

所谓法官，正应该以不知发生何种不可预知的纠纷为前提，时时以眼下的事物为对象进行判断。每一起纠纷都各有其特性，公式先行恐怕很难行得通。

干洗工氏住进了女方亲戚家，帮忙那边的业务，平日里孤立无援，又加上确实是妻子对他产生了嫌恶，其情况与被赶出家门的女婿也没什么两样。干洗工氏大概是咀嚼着自己的心境，最终考虑到了抚

慰金的问题。就心境而言，值得同情。至于说对丧失的童贞进行赔偿，干洗工氏的情况确实不太好讲；但如果说抚慰金是抚慰其平日里惨痛的心境，先不说这能否换算成金钱，至少人们对他那悲惨的婚姻生活怀有同情。与那个嫌恶他的夫人相比，与那个环绕着亲朋好友的夫人相比，更使人同情的当然是干洗工氏的心境。

夫人似乎稍微有些歇斯底里，人生观偏执到了僵化的程度，无法灵活地理解幽默风趣与市井人情。她也不曾试图去打破硬壳、理解他人，好像有些固执得停止了成长。

基本上可以说，女士们一结婚，就容易受到婆家风气的影响，变得生硬固执起来。一旦如此，她们就会进入发育停滞的状态。这在社会上当然行不通；但只要在婆家行得通，对婆家来讲就没关系。

可是这个夫人呢，还没结婚就早早长出硬壳，呈现出停止成长的僵化状态。干洗工氏与这样一个夫人结婚，又住进对方家里，其每日的艰辛不难想象。

干洗工氏的大舅子在喝了点儿酒后，对夫人说：“蠢汉多娇妻，女人生活上靠着男人，得把丈夫伺候好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意思你明白吧？”夫人表示，面对此等侮辱，干洗工氏没有为自己说一句话，让人心寒。我反倒认为：真正让人心寒的，是夫人那僵化的理解能力。

大舅子的这番话，更多的是在表达感情，“侮辱”二字从何谈起？市井之人在弟弟或妹夫的婚礼上，往往以此种形式向新娘献上祝福；一旦酒酣耳热，那更是常态。说到底，所谓市井之人的醉相、醉话，无不大同小异，醉汉式的感情，街头巷尾也随处可见。又不是小姑娘了，二十九岁的成熟女性面对如此普通的市井人情，居然不知道、不理解，还真是让人心寒。

根据其姐夫的证言来看，这个夫人有些神经质，不高兴的时候甚至连姐夫都不愿意见，是个不好交往的女人。

据说结婚后没过几天，干洗工氏就开始闹肚子，妻子担心自己被传染，就在地板间打了地铺。彻底贯彻卫生观念倒是值得赞赏，但丈夫患上传染病时，真正在身边体贴照料的难道不是妻子吗？当然，这

既不是规定也不是法律，只不过是单纯的市井人情；而丈夫面对一个如此纯粹理性的太太，对风俗人情完全免疫，他又何以应对呢？就算是那位伊曼努尔·康德先生，能够以哲学思维对待纯粹理性，面对这个太太，怕也只能束手无策。那可悲的干洗工氏，已是无计可施，却又日夜绞尽脑汁。“女人究竟是什么！”或许他最终会触及如此重大的命题，进而沉浸于诸多不存在答案的思索之中。

可怜的干洗工氏哟！尊驾成婚前，不知对手是如此纯粹理性的存在，真是太过轻率，太过乐天，竟连帽子也不戴，只着一件夏威夷衫，便与那可怖的理性存在一起去东剧看戏。时值昭和二十三年盛夏，夏威夷衫在当时真算得上流行。穿夏威夷衫的并不都是市场里那些流里流气的小哥。审判官、大臣、文士这类人物虽然不穿，但对市井中的年轻人来讲，流行才是第一等的美。老人时常怀念着他们年轻时的流行，而对现实中的流行投以埋怨与痛斥；但健康的年轻人将独自承担起只属于他们的流行与美，只要人类的历史持续下去，市井中的年轻人就始终如此。至于夏威夷衫本身美与不美，那又完全是另一个问题了。

干洗工氏穿一身夏威夷衫，确实可以说是太过轻率，太过乐天了，但他与那些市场里的夏威夷衫小哥有一点不同———不如小哥们了解女人。别说了解女人了，看起来他连《金瓶梅》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都没有通读过，新婚初夜面对新娘，一切技巧亦十分生疏。

女方中山志津之答辩状云：

“不知为何，羽山不行夫妻之事，确切地讲，是不使夫妻之事成为新婚之乐趣。志津身为处女，对于夫妻之事本为何物、如何进行，皆一无所知，更不知自行提出要求。此等事体，本应由身为男子之羽山积极加以指导爱抚，此亦是不争之公认事实。原告无视于此，有意不予指导，甚至不曾加以温柔之拥抱，可谓秉持木石之态度对待新娘，以此侵犯处女之身。”

真可堪称名文。好一个不争之公认事实，说得在理。这事儿让人怎么争呢？瞧你取缔整顿卖淫女！瞧你起诉《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才让老大不小还穿一身什么夏威夷衫的男人新婚之夜蠢得像块石头！“以此侵犯处女之身”？受教了。这可不是低级杂志的广告语，

而是庄严肃穆的诉讼答辩状。用“侵犯处女”来描述新婚初夜之事，除了低级杂志可都有些不太合适吧。不过硬要讲道理的话，初夜本来就该侵犯处女，为此惨遭一顿痛骂，反倒是闻所未闻的怪事了。

依我看，被告之所以采用这种世间罕有的奇文进行答辩，总体来说原因在于：用以反驳对手的事实本身，并不具备反驳的力量。请注意，是总体来说。假如答辩书的内容是“原告‘夏威夷衫’，经验太过丰富，手段太过老练，使身为处女的被告于初夜陷入混乱与懊恼，以至于不再为神经质且有洁癖之被告所信赖”，那就丝毫算不上奇文了，内容本身便蕴含着真实的力量。

夏威夷衫氏云“时而现出媚态，想方设法向志津答话”，哈哈哈哈。不过夏威夷衫氏的苦心倒是不难充分体察。被要求分床，还睡在地板间，新婚生活的日日夜夜充满了不可理喻之事，简直就要神经衰弱了。对于他希望得到抚慰金的心情，人们自然会产生同情。

不过呢，正如审判官所说，夏威夷衫氏的童贞的确不值什么价钱。他要求被告针对自己丧失的童贞———或谓童贞丧失所造成的精神损失———进行赔偿，但丧失了一件本不值钱的东西，怕也得不到什么赔偿。假如换一个角度，不是针对童真丧失，而是其他方面的精神损失，事情又该如何判断呢？从上文简单描述的事实中也能看出，处于受害者立场的是夏威夷衫氏。我当然明白，婚姻一旦破裂，夫妻任何一方都同样感到烦恼与痛苦，但我仍认为夏威夷衫氏应被视为受害者。针对夏威夷衫氏的精神损失，是否应当判与抚慰金，这是个问题，但我对现行法律的判例一无所知，因此无法做出任何法理上的判断。

根据判决，诉讼费用一分为十，女方负担一成，其余九成皆由男方支付。但我认为，原告已在精神上处于受害者立场，就算拿不到抚慰金，至少也该让女方全额负担诉讼费用，以作补偿。夏威夷衫氏负担十分之九，是否有些残酷了呢？我承认，相比纯粹理性存在的被告，原告夏威夷衫氏更值得深加同情。

不管是在市井，还是在农村，这类不合适的婚姻都不少见；其中有许多男男女女，连打官司也不懂，只能强忍着泪水度日。与这类形形色色的案例相比，夏威夷衫氏并没有对妻子拳脚相向，也没有拿着

利刃到处挥舞，况且自身还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工作勤勤恳恳，甚至能独当一面负担起老婆的生计；虽然存在哀其不争的软弱之处，但绝不算是劣迹斑斑的无耻之徒。忍气吞声过日子的一方，明显是夏威夷衫氏。

如果让我来判决：诉讼费用由纯粹理性存在的被告负担，且须赔偿两个月间的精神损失费计三万日元；此外，夏威夷衫氏抚养老婆两个月，产生伙食费若干，虽属小额，亦应返还，以对受害者晦气的新婚生活之辛苦做一点小小的补偿。

那么最后，问题只剩下那篇奇文了：新婚初夜，男子不当以木石之态度侵犯处女，此乃不争之公认事实。这事儿法律解决不了。如果大冈越前守或是别的哪个风流男子在旁，偷偷地向原告口袋里塞一本《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或许倒是个不错的办法；但接下来，不知哪里会冒出一位检察官，以“散布猥亵文书罪”为由将越前守逮捕。[4] 上天保佑，上天保佑。

---

[1] 大冈越前守，大冈忠相（1677—1752），江户时代的幕臣、大名，曾任越前守。在日本以善于断案闻名。

[2] 东剧，指东京剧场，位于东京都中央区，既播放电影，也有歌舞伎等舞台演出。

[3] 《六法全书》，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常用的法律工具书，主要内容由常用的六类法律组成。日本的“六法”为宪法、民法、商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

[4] 1950年6月，日本作家伊藤整因翻译《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遭到起诉，罪名为“散布猥亵文书罪”。经两次审判，译者与出版社皆被判罚款。坂口对此案极为关注，多次撰文抗议审判结果。

一晚能否喝掉七万四千日元的故事

遭新兴酒馆[1]欺诈的男子杉山博保（三十一岁）的说法

哎呀，让我支付七万四千七百日元的时候，简直要吓死了。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账单，怎么都觉得应该是七千四百七十日元吧，感觉最多也就开了二十瓶酒。人一喝醉，往往就变得忘乎所以，我也确实很起劲儿地点了一些东西，但账单上居然是———

日本酒六十六瓶，啤酒七十八瓶，小菜六十三份，伊势大虾五碟，章鱼二十八份，金枪鱼刺身二十五份，水果五碟，香槟一瓶，寿司十份，另加服务费百分之二十。

没有办法，我还是付了这个钱，毕竟现金我是带了。但付完款后，酒劲一下子醒了：我不过是个一穷二白的旧衣商人，那现金是客人的钱，我只是代为保管。一想到怎么把这笔钱还上，我就心情低沉，烦躁得不能自已，最后找到车站前的派出所，向警察一五一十地讲述了事情原委。我并不是自愿进了那家店———对，我是在涩谷站前被强行拉了进去。

涩谷宇田川町“沙龙之春”经理的说法

敲诈什么的，简直荒唐。况且那人一副寒酸相，看起来就不像我们这类店的客人。我们的女招待啊，也不会做什么强拉的事情，对那种客人连理都不想理。当时是那人自己上来搭话，说什么“陪大爷玩玩”，还拍着胸脯喊什么“咱身上可有三十万”，不过怎么看都不可信，我们上菜的时候，那叫一个提心吊胆呢。结果呢，还是被当作非法拉客。再说跑到街头去招徕客人，本来就不可行的。

账单可是一清二楚，在公安委员会[2]那里，客人自己也承认了。结果一出门，他那双脚就往派出所奔去。这客人还真够卑鄙，想想都让人难受。

最近这种品性恶劣的客人可是越来越多了。上来先胡吃海喝一通，然后摆出一副“你这是非法拉客吧，要不警察局走一趟”的样子，我们才是弱势群体呢。目前这行情，不出去招呼两声，生意根本做不下去。不过女招待们素质都很好：三成是有夫之妇；两成守寡；剩下的虽然是单身，但大多也要赡养父母，或是供兄弟上学，让人敬佩。谁不是为了过日子呢。当然也有些过火的事情，我不是没听说过，但那都是实在迫不得已的情况。

而且话说回来，客人在新兴酒馆接受着女孩子的服务，却想用普通小店的消费来了事，这才是不知好歹吧。我们吃了这番苦头，也算长了记性，以后这类客人还是免了吧。

这个故事，我在报纸上读到过，当时登载在一块近似于杂讯栏的小栏目里。说来也奇怪，不知是不是神佛保佑，每逢这种稀奇古怪的故事，我总是不会错过。《ALL读物》的记者也同样发现了这则故事，为我带来了精心整理过的手记。

这则故事真有切肤之感。不只是我，但凡是酒鬼，一读之下想必都会如临其境，凛然一惊，然后咧着嘴笑出声来。《ALL读物》的记者想必也感同身受，这才将手记带来。对此，我明白得很。

这类事情我也做过不少。酒劲上来，人也变得忘乎所以，坐进酒馆，傻里傻气地大吵：“来来，都吃！都喝！”但我从不会一个人去，总有两三个人跟着一起，或许是其中某人喝得不省人事，这才让我逃过一劫也说不定。反正这类天价账单我是没有遇到过。

至于一个人去嘛，可不太妙。我在茶屋[3]有过类似的经历。九段[4]有一家黑心茶屋，天价账单精准得很，每次都只给客人留出坐车的钱，好像趁客人洗澡时把口袋、提包仔细数过了一样。我有不少朋友也在这家店吃过亏，对天价账单大为光火，但客人们只要选择去别家店就好。渐渐地，这家茶屋就无人光顾了。与客人不同，同一片土地的同行们对此却无法忍受。据说其他茶屋曾与艺伎联合起来，浩浩荡荡地谴责声讨：“你们一家茶屋搞敲诈，害得整个九段都蒙受了恶评，流失了客人！”可见其敲诈的性质何等恶劣。

有些地方存在三业[5]组合，茶屋、艺妓会毅然决然地联合起来，共同声讨一家黑店，以此谋求地域上的自我约束。这是因为茶屋也好，艺伎也好，甚至客人也好，都与这片土地血肉相连；土地的繁荣，与全体业者息息相关。人们害怕因为一家黑店而使整片土地的客人流失。

至于咖啡店、新兴酒馆，以及所谓的女招待，可不是这么一回事儿。女招待与她们所在的土地、店面都不存在什么纽带关系，随时可以辗转去其他地方生存。因此一家店无论如何搞敲诈，其他店也没有必要联合起来去声讨它。更何况不根植于此土地的店面之间，本来就不可能联合起来。

至于银座的酒吧嘛，客人、经营者、女招待基本不怎么流动，还算说得过去。

街头揽客行为本身，已经触犯了法律，但有些店不强拉客人就赚不回本儿，所以偏要铤而走险。客人被这些店强拉进去，可想而知，免不了要被狠狠宰一刀。但人喝醉了往往就刹不住车，此次的天价账单事件，想必多数醉鬼朋友们也经历过吧。

现在是什么情况我不太清楚；至少到去年为止，凡是穿着打扮还不错的路人，就算没钱也会被强拉进店里。结账时，店里会把外套、上衣和手表等留作抵押，然后将客人赶出店去。

这种土匪式的生意经当然不值得赞赏，但明知土匪出没还偏偏走夜道的人同样有问题。酒鬼也有错，或者可以说：咎由自取。

尽管是自作自受，这个旧衣商人的天价账单，还是太惊人了。要知大小荒唐痛饮，我早已是百战之身；而死不悔改这点，又从来不甘人后。只要一醉，可谓是酒多人胆大，醉后种种行径，决非普通醉鬼可比，盛名自然也传遍了四面八方。但即使荒唐如我，也从未收到过如此荒唐的天价账单。

在浅草那群游手好闲的能人儿中间，流传着一个词叫作“付账魔”。鄙人不才，正是其中的领军人物。酒劲儿一起，高喊一声“伙计们，跟我来”，当场带上在座的男男女女，痛痛快快地豪饮，痛痛快快地付账。第二天早晨的事情嘛，不说为妙，总之当时是够痛快

啦。一个劲儿地吃喝，一个劲儿地付账，不给别人付账的机会，这种狂热的人物就叫作“付账魔”。浅草群众还真是会形容。正是在这类落后区域，才会有这种自己一贫如洗还不让别人付账的怪人四处栖息；那些有钱人的聚居区，可不见这类怪人的身影呢。

但是，不管我再怎么愚不可及、死不悔改，带上十个伙计去纵情豪饮，一晚上也绝对不可能花掉七万四千七百日元。除非是九段那家茶屋，或许还能接近这个数字。

至于这个新兴酒馆的经理，可谓快人快语。如此痛快地倾吐一番，想必心情也大为舒畅。今时今日，如果还有客人会提出“陪大爷玩玩”，那无数女招待也不必熙熙攘攘，林立街头了。“况且那人一副寒酸相”，实在是痛快淋漓。一个素未谋面的寒酸客人，进门却点了七万四千七百日元的菜，经理提心吊胆地上菜，等于是提心吊胆地变出了七万四千七百日元；简直就是魔术师嘛。如今这艰难世道，善良的魔术师居然还能客串几天餐饮店经理，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经理这番快人快语，我甚为反感；而女招待去街头揽客，显然也不会眼睁睁地放过冤大头。不只是这一家店，凡是搞揽客的店铺无不深谙此种土匪生意经，只不过一些懂得适可而止，另一些不懂而已。

明知山有匪，最好远远躲着；要是偏向匪山行，那就得做好心理准备，被宰也只能认栽。

从前的某些评书，不也常有这种故事嘛。一男子为主人收债，归途中赌了一把，或是被什么女人缠上，结果丢了小命。出发之前，主人或者父母也都叮嘱过他：“你平常也算稳重，就是怕醉，一醉就忘乎所以，闯出祸来。主人家的钱揣在身上，千万要记住滴酒不沾。”一番忠告，最终还是白搭。

就在这两天，还发生了一起柑橘园收债人失踪案件，就在我居住的静冈县。那个收债人出发之前，也有人嘱咐他：“你这伙计吧，酒一下肚就像变了个人儿，保管人家巨款的时候，可一滴也别喝啊。”当天傍晚他出现在横滨的目的地时，已经满脸通红，像是喝了不少，拍着自己的皮包，说什么“这里面可有一百好几十万呢”，朝周围大肆夸耀了一番后，又说“赶不上车就麻烦了”，于是匆忙离开。那之

后就再也没人见过他。目前警方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搜查行动，初步怀疑此人已经遇害。

说到底，喝得酩酊大醉，就不该往土匪的地盘去，咎由自取的酒鬼本人确有责任。不过，就算酒鬼咎由自取，土匪生意经也不该因此合理化。从当前警方的管制情况来看，似乎存在一种倾向：过分强调酒鬼咎由自取，反而以土匪生意经为合理。酩酊大醉之人确有其咎由自取之处，但在管制醉鬼之前，难道不该先管制土匪的生意经吗？

日本的闹市区处处是土匪。有恶棍流氓，还有流氓头子，甚至有人筑起山寨，发展起兜售酒水的生意经来。

我明白自己常做些蠢事，也明白什么是咎由自取，但我仍然不思悔改；如果因此遭了殃，那也没什么好说。但有些人，平常善良无害，做些收债之类的活计，他们不过是爱喝酒，杯酒下肚忘乎所以，才做出反常举动：真正可怜的是这一群人。的确，他们同样是咎由自取，但通过整顿闹市区，或许能减少几分他们咎由自取的痛苦，这些善良的普通人一个月，不，一年甚至一生犯下一次的错误，也可以由此减少几分。像我这样的醉乡常客就罢了，真正值得怜悯的是那些偶尔失去理性的人。醉乡常客往往不会深入土匪的世界，恰恰是偶尔失去理性的善良之人，才会沦为土匪们的待宰羔羊。

---

[1] 新兴酒馆，指提供女招待陪酒服务的酒馆，昭和前期流行于日本。

[2] 公安委员会，日本的地方自治事务机关，为保证警察机关符合民主及政治中立而设立。

[3] 茶屋，为客人提供饮食、娱乐的场所。

[4] 九段，地名，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

[5] 三业，指餐饮业、艺伎业、茶屋业。

现学现卖《安吾巷谈》被罚千元的故事

谨启。这封信本想呈给坂口先生，但很不巧，我不知道坂口先生的住址。在《安吾巷谈》中，时常见到尊名，不知能否劳烦尊驾，为我转递此信。不情之请，深感厚颜冒昧，望海涵。

这是一场农村发生的喜剧，却让人无法发笑。我只因现学现卖了“安吾巷谈”的观点，竟被罚了一千日元。

大概是去年这个时候，地方办事处的社会教育委员来到当地，召集村里的青年组织和志愿者，开办了一场座谈会。会间，村里一个志愿者发表了一通言论，大意是“只有青年人发挥牺牲精神，村子才能发展”云云。大家对此都表示赞成，但我却说：“一直以来为国家牺牲，为天皇牺牲，这次轮到为村子牺牲了吗？什么牺牲！我们青年人真是受够了。”此言一出，全场哗然，好几个天皇拥护者指着我的鼻子，说什么：“天皇陛下从来没有要求国民牺牲！你说什么浑话，给我收回！”于是我就把坂口先生的《野坂中尉与中西下士》中关于天皇制的观点现学现卖了一番，顺便将话题拓展开来，从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争辩到了再军备反对论。

争论结束后，我就回家了，结果第二天发现，这事儿已经在村子里传播开了，而且经过了一番添油加醋。“小山田骂天皇陛下是个笨蛋，我老早之前就觉得他不正常了，这小子肯定是激进派，应该把他赶出村子去！”此类责难之声不绝于耳。他们还去劝阻那些每晚来玩的青年、初高中生们，说什么“别去了，去找那种货色玩，你们也会变成反天皇分子”；甚至找上了公司，请求给我调任，真让人瞠目结舌。

他们的责难虽然是无理取闹，但我不可能同样无理地回应他们。我当时想着，反正公司和工会都知道我的为人，这些无聊的流言早晚会不攻自破，于是就没把它当回事儿，依然从容地过我的日子。但我实在低估了乡下人纠缠不休的本事。他们一直在等待陷害我的机会，趁着电产赤色整肃[1]，抓准时机搞了一番阴谋，不过当然没有得

逞。后来他们好像又盯上了我的多血症，有一天对我说："明天县里面修公路，要出义务劳动力，你要是不能来，就给大家买些茶水点心去。"义务劳动这类事情，在我来到这里之前大约每月都要有一回，我早就联合青年组织进行抵制，从去年开始已经废除掉了。于是，我找到村子里管事儿的，和他大吵了一架，却被对方踢了一脚；我一下子火上心头，就还了他两拳，把他的鼻子打出血了。对方好像等的就是这个，结果就是我遭到了起诉，被判了伤害罪，交了罚金一千日元。

在这个村子里，酩酊大醉的片警可以身穿浴衣拿着手枪，冲进盂兰盆集会见谁揍谁；中学的教师也可以随便殴打学生，只要不是大人物家的孩子；被我打出鼻血的那个管事儿的，也曾在某次例行使用义务劳力的工程中，认为一个老人效率低下而对他拳脚相加，下手之狠令人侧目。面对这些，村民向来无动于衷，却只对我的事情耿耿于怀。可能因为我是外地人，或是因为别的什么，不太清楚；但我想最大的原因在于照搬了坂口先生的话———"天皇或许是个好人，但不是个聪明人"。

此类乡野琐事，各位或许没有什么兴趣，但我感觉写下来能够平复自己难以言说的愤怒，因此试着将它们付诸笔端。

同时，我也期望聆听坂口先生对此事的感想，但想必先生也是百事繁忙吧。

对文人而言，素未谋面的读者寄来各式各样的信件，早已是家常便饭；不过读到这封信，我还是吃了一惊。以前也有过三四封天真可爱的来信，说拿了我的《安吾巷谈》《日本文化之我见》《堕落论》等现学现卖，让论敌哑口无言。而这些所谓的论敌，多半就是激进派。看来要驳倒激进派，我的区区《安吾巷谈》也管用得很。于是呢，大量带有威胁意味的信也从乡下的激进派文学青年那里飘来，说不定都怪他们的论敌照搬我的学说，驳倒了他们。

而这封信，却让我受教良多。住在东京周边的人们，无法真正了解乡下的生活。

从都市青年的身上，我们能够看出极其强烈的反战气质。但如果深入剖析日本人的内心，进而探讨好战论、反战论何者的气质更盛，

我反倒认为是好战气质的人更多一些。

要探究好战气质的原因，为什么有人摩拳擦掌地等待战争来临，主要还是出于这样一种心理：

再来一次战争，老子一定赚个大的给你们瞧瞧！上次让那些老滑头抢了先，没赚到钱，这次老子可摸着窍门了。他妈的！这次老子要当日本第一暴发户！来啊，打啊，开战啊！

正在钢铁、纺织行业吃饭的人自不必说，被流放的前任将军等待战争也在情理之中，但什么和尚啊、女招待啊、小学老师啊、谁家的小老婆啊、农民啊、妓女啊、打鱼的、做生意的、开饭店的、衙门当差的、搞黑市的，所有的人都为战争的到来做着准备。“这次可摸着窍门了，战争一开始，嘿，老子就先捞他一大把！”大家打着同样的如意算盘，全部精神抖擞地等待战争打响。

你的如意算盘，真能打得响吗？摸着窍门的可绝不止你一个。人人都懂的窍门，就等于没有；况且所有的生意经，就算是发战争财这种肮脏手段，也只有引领新风的天才人物才能大赚一笔。精神抖擞地展望未来？那你已然落榜。高材生们早就开始闷头赚钱了。

不过，要说农村盼望着战争的乌云，也不是没有他们的理由：

战争来了，粮食不足了，哟，现在农民才是日本头号的绅士淑女啦！什么东京，什么大阪，这儿那儿大大小小的城市，都烧起来了吧。啊哈哈哈！听说银座也烧起来了，嗯？也不全是，俺们村子里也有银座哩。三井家的姑娘昨儿个来买米，这妮子真是越长越像个不要脸的丫鬟。城里人都是这么些不检点的货色吗？那衣服穿了像没穿似的。她倒是满脸堆笑对俺低声下气，可三双尼龙袜子怎么能给你换五合[2]土豆哩！你说俺想要什么？咳咳，现在家里有三台钢琴，俺有俩闺女，再加上一个外孙女也还够使，要是再来一个外孙女可就不够了哪。西服？那个不要。什么晨礼服、长外衣，统统不要，不要。啊，对了，要是有礼帽的话倒是可以拿来，正月里俺好戴一戴哩。啊哈哈哈！

战争说是打仗，其实太平得很哩。要不是打起仗来，人们哪里晓得节约大米蔬菜。仗一打完，过个三年、四年，还算是太平；第五年

开始，可就不行了。城里的家伙穿上夏威夷衫还好说，要是连华达呢[3] 也穿上了那还了得。城里人一搞排场，日本就得完蛋。要是不打一仗，换换世道，天下就太平不了哩。

这种期盼发战争财的理论，与纺织、钢铁行业的在职绅士们是一路的，与那些瞄准了战乱打算从中牟利的市井之徒也没有什么两样。

不过，都市好战者曾经是战争的受害者，他们被战火烧掉了房屋与家产，怀有一些复仇的情绪，所以他们尽管出于环境因素期盼战争，本质上却多半不是好战论者。残酷的战争虽然已经远去，带来的痛苦仍然刻骨铭心。

农村好战者却不然。他们刻骨铭心的只是战时的好景气，战争中惨不忍睹的一幕幕与他们毫无关系，空袭警报只当耳边风，轰炸云云更是事不关己。

自然而然，他们对战时的遗留制度抱有最深沉的怀念，而对战后的万事万物加以咒骂。尤其是天皇制，对他们而言更是至高无上。其实在战争开始以前，农村有相当数量的群众对天皇持蔑视态度。当时他们具有一种否定一切的气质，对都市及看似附属于都市的一切权威表示抗拒。

现如今则大不相同了。他们通过战争发现了天皇，也发现了天皇制并不属于城市，而属于他们自己。甚至可以说，正是战争之后，天皇才在他们心中变得至高无上起来。

我原本以为，农村也多多少少有农村的正常世界观；但从来信的内容看，这座村子里是不存在什么世界观的。而且，读了这封信，使我不得不认识到，愚昧之无药可医，社会之自私自利，许许多多的村子仍在上演着同样的事情。唯有一点，青年所在的公司无视流言蜚语，没有将青年开除，这算是来信中唯一使人感到慰藉的了。

最为贻害无穷的，是“损人利己”这一思想。俗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人们以此作为大众伦理———就算是形式上也好———整个社会都会为之一变，充满和睦。

谁认为有必要再开始军备，谁才最应该一马当先地前去参军，身先士卒地冲往第一线。村子要发展，也不必指望青年发挥牺牲精神，谁以牺牲精神为必要，谁请先去充当牺牲品，鞠躬尽瘁，在余一人。二宫尊德[4]先生也如此认为：如果奉献确有必要，那么终将有人追随而至。没有人追随，那也无可奈何。相信牺牲确有必要之人，自己请先去实行。强迫他人劳动，是纳霍德卡[5]那边的战俘才有的事情。

健全的社会，应该树立起一种观念：认真工作能够受到他人尊敬，并会获得相应的回报。

而在日本，这种回报仅仅突出表现在语言方面，五花八门，蔚为大观。其实这类词语，保留一个“谢谢”就可以了，真正需要的是与劳动对等的实际报酬。擦个鞋子就要给小工一百日元，旅店就要给掌柜塞一千日元，这些谈不上什么对等，不过是个笑话。

万事万物都有其对应的价值，劳动力自然也不例外。秉持所谓轻物质、重精神的精神主义，在今天无法构筑起合理的社会秩序。通过劳动，获得报酬，这是人们生活的基础，因此如果不在劳动报酬方面确立起一种稳定且适当的秩序，那么其他秩序、礼节统统无从谈起。有的人偷懒耍滑磨洋工，那相应地给他们少量报酬就足够了；有的人一丝不苟肯出力，获得与之相符的更多回报也是理所当然。报酬不能因世事人情而有所偏颇，应当始终追随公正的评判标准。当今的社会秩序，正应当以此为基本原则。只要确立起这一秩序，工作的责任也将明确起来，与责任相应的物质赏罚同样将一清二楚。

比如返还失物的报酬，应该是一成还是两成呢？这个问题永远也没有一个标准合理的答案。因此姑且定作一成吧，总之确立下报酬的规定是第一位的。谢绝这一报酬并不是什么佳话———恰恰相反，对于物质的秩序不懂得明确处理之人，说到底也缺乏公正公开的精神，无法真正理解精神的价值。

有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物质、金钱都是低俗之物。他们会说：“捡到东西还给俺，那不是应该的吗？让俺拿出一成当谢礼？乡巴佬。”那什么事儿不应该呢？工作是应该的，帮助他人是应该的，好

心好意也是应该的；那么为这些应该的事情付出报酬，当然也是应该的。

只有确立起一种秩序，明确规定辛勤劳动所应得的报酬，那么所谓“村子的发展要靠年轻人的牺牲奉献”这类看似冠冕堂皇实则污秽不堪的利己主义诡辩，也就再也行不通了。人们自然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谁认为奉献是必需的，谁就应该先去奉献，先去默默发挥牺牲精神。

社会上习惯于以丰富的词语来感谢、回报并美化他人的劳动，久而久之，不再有人真心为他人牺牲，取而代之的是一些阴谋诡计：比如利用他人的牺牲为自己捞好处，或者利用花言巧语哄骗他人牺牲。这一切的结果就是出现了所谓大东亚圣战之类这些异想天开、不明所以的行动，而人民却被迫一而再、再而三地为此做出牺牲。

至于所谓“村子的发展全指望着青年发挥牺牲精神”云云，说到底不过是中老年人的絮叨而已；如果真的需要牺牲，那么首先应当佝偻着腰，挨着鞭子去实行的正是他们。牺牲本应是自发的行为，不应从他人身上索取。强迫之下的牺牲根本称不上牺牲，那是奴役。用语言来回报、美化人们的劳动，归根到底仍然是奴隶时代、封建时代的遗风。而贬斥物质、抬高精神的所谓理论，也不过是为了无偿地剥削奴役他人而产生的诡辩而已。

其实，只要确立起完善的秩序，用物质手段来处理物质层面的事情，那么现实生活中也一定会清晰地展现出真正的道德伦理。举例来说，假如勤劳多受益已经取得人们的共识，那么面对“村子发展需要修路，然资金匮乏，若无仁人义士慨然奉献，村子将无从发展”这类困境时，那些真正心系村子之人，比如村长或者别的大人物，自然会率先加入修路工程，为村子默默奉献。因此自然而然地，他们就变成了仁人义士。村子的发展，正应该依靠这种义士政治。所以说，勤劳多受益这一秩序，反而恰恰是仁人义士产生的土壤。

至于什么“修路要出义务劳力，不然就去买茶水点心”，今天的农村居然还存在着这种暴力政治。这个青年的反抗可谓合情合理。村子的政治充满了黑暗与暴力，那些真心爱着日本，希望日本更加美好宜居的人们，除了反抗这种政治，还能做什么呢。不须高唱理想，动

辄论及国家天下；与自己身边的无道之举展开抗争，为矫正自己村子的民主政治做出努力，这便够了。

可怜的青年！你的村子竟是如此黑暗，如此愚昧，实在可悲！不要向那些愚昧与暴力屈服，不要向村子的大人物妥协。你的同伴，你的朋友，一定不止我一人。

日本的农村太蛮不讲理了，其农民正是第一等的自私自利、狡猾诡辩之徒。有一种说辞称：淳朴的农村住着淳朴的农民，农民才是真正的爱国之人，正因为爱国，所以才热爱天皇。相信这番说辞，只会让日本再度失去理智，走向军国主义，最终沦为愚昧而不可救药的野蛮国家。

所幸，公司无视了村子的阴谋，没有解雇你；此事尚能带来些许宽慰。但愿你能从容不迫地贯彻正义的信念，认真做好公司的工作。又遇上什么麻烦的话，再给我来信吧。

---

[1] 赤色整肃，指1950年日本在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指示下展开的，对社会各领域共产党员进行清洗的政治运动。电产，指日本电器产业劳动组合。

[2] 日本容量单位，一合为十分之一升。

[3] 华达呢（Gabardine），布料名，又译为“毛卡其”“轧别丁”等，质地结实，有一定的防水性和透气性。

[4] 二宫尊德（1787—1856），又称二宫金次郎。日本江户时代后期的农政家、思想家。

[5] 纳霍德卡，俄罗斯港口城市，临近日本海。20世纪50年代，苏联政府曾利用日本战俘建设铁路及港口设施。归国的日本战俘也多由此地离开苏联。

三、精神病诊断书

丈夫忘记妻子的故事

山口静江（二十四岁）的手记

在三鹰町井之头医院的病房，我终于见到了失踪三个月的丈夫，正要上前抱住他，他却抛出一句话来：

“这是我爱人吗？不对吧？”

眼神冷冰冰地打量着我，像是要推开我的拥抱。丈夫失忆了，很可怜，这些我都明白；但听到这话，我还是抑制不住伤心，哇的一声哭倒在地，而怀里抱着的五个月大的长女千惠子还在天真无邪地笑着。四月二十三日那天，我随手翻阅某晚报时，偶然看到了一则三栏报道[1]：《日本版〈鸳梦重温〉[2]，测谎仪讲述犯罪与女人的故事———突然失忆的男人》。报道讲了一名失忆男子苦苦找寻记忆的事情，还登出了男子的照片。我一看，这不就是我那日思夜想的丈夫吗！据报道描述：四月十四日那天，银座西八丁目的护城河畔，有个流浪汉在围着篝火取暖；突然走来了一个二十五六岁的青年，肤色白皙，穿着整洁，披着一身银灰色的雨衣。流浪汉向青年搭话，却发现他神情可疑，就把他带到了筑地警察局。接受警察询问时，青年说：“唉，我什么都记不起来了，好像自己在这世上突然出现一样。”警察继续询问详情，青年称自己在附近的公用电话亭里突然意识恍惚，直到一个年轻女性打开电话亭门，惊叫了一声，这才使他恢复意识；但此前的记忆全部忘得一干二净，甚至连姓名、住址、年龄也记不起来了，只得在银座附近四处徘徊。于是警察就把他送到了井之头医院精神科，经过几个医生的诊断，发现他对电话亭之后的事情记得很清楚，与常人无异，能写文章，还会讲英语，因此判定他属于标准的逆行性失忆症。医生还给他打了一种叫作阿米妥的麻醉剂，让他进入半麻醉状态并与之交谈，得知他父亲去世、母亲健在、三个兄长中两人

战死、有姐妹已经出嫁，这些情况与我丈夫完全一致。我看完报道后十分惊讶，连忙去了丈夫的哥哥家（横须贺市浦乡五二二山口万福），大伯正好也在看那篇报道，说“这人像我弟弟”。我丈夫叫山口袈裟寿，二十五岁，从神田的市立工业高中毕业，进入横须贺的航空技术所，随后入伍参加海军。大伯在神奈川县县厅地下室开了一家钟表店，战争结束后丈夫在那里帮忙，一直到去年八月。去年十一月，我们的长女出生，所以他就搬到了我娘家（横须贺市）一起生活。今年一月份，他说要去找工作，结果出门之后便音信全无，真把我急坏了。还好现在知道了丈夫住在井之头医院，失去了所有的记忆；二十四日那天，我就和大伯、大姑（丈夫的姐姐静子，二十九岁）一起，抱着女儿，火急火燎地赶到了医院。主治医师曾根博士向我们听取了大致情况，告诉我们：“他的领带背面有‘小高’、保暖裤上有‘德泽’的字样，不过应该就是他没错。”曾根博士让大姑和我少安毋躁，不一会儿，来了五个护士小姐，但她们穿的是不同颜色的便装，没穿护士服。我和大姑混在这五个护士中间，没多久，医生推来了一个男子，戴着呼吸曲线测定器。毫无疑问，这名男子就是我的丈夫。博士让丈夫盯着我们的脸，一个一个地仔细观察，但丈夫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呼吸也没有紊乱。博士遗憾地摇了摇头。大姑实在忍不住了，喊道：“袈裟寿！”丈夫仍然一脸平静，好像叫的是别人的名字。我也说道：“还没有想起来吗？你是我的丈夫呀！”于是就出现了那句残忍的回答———“这是我爱人吗？不对吧？”丈夫一直坚信自己是单身，听博士详细说明了情况之后，才不情愿地承认：“从理论上说，有可能是我的妻子和姐姐。如果是外人，应该也不会特地来看我才对……”

失踪的两个半月，丈夫到底经历了什么？丈夫在注射阿米妥后，说自己曾在横滨的占领军那里工作过，但其他仍然是一片空白。另外为什么会患上失忆症呢？听大夫说，不是因为外部刺激，而是所谓的心因性，也就是心理冲击所导致。据说这种病通过电击治疗，再多加休养，就能逐渐恢复；而且丈夫本人也希望治疗，所以我们只能先给他办下住院手续，垂头丧气地离开了。使用测谎仪测试时，与性和犯罪相关的反应很多，但我相信丈夫绝不会有那方面的事情。

哎呀呀，这可真是不好办。单凭这样一篇手记，就让我发挥一番，实在是太难为我了。虽说手记的作者是病人的妻子，但她并没有与病人长期共同生活，所记录的也不是对病人的观察，只是一次时间

极短的会面罢了。医生给病人看病，都需要长期的观察与实验；何况我又不是医生，谈不了什么医学问题，只能以文学工作者的身份，从人性角度入手了。毕竟这也是文学工作者的天职之一嘛，只好勉为其难。编辑对我说："您在医疗行当也算是元老了（不是诊疗的元老，而是接受诊疗的元老），多结合您自身的丰富经历，肯定很有话说。希望您能畅所欲言，哈哈哈哈。"笑声中充满了空虚，这名编辑已经精神失常了。为了掩饰自己的不安，故意拿我开涮，这是典型的精神分裂。他很快就要住院了，撑不了多长时间。

言归正传。手记里讲，这个山口先生被确诊为逆行性失忆症；不过这一种病，据说一般是由外部刺激引起，比如狠狠撞到了脑袋。山口先生的情况属于神经性，或者可以说是解离性失忆吧；手记用的是"心因性"这个词。好像也有学派称之为"漫游"。漫游也就是逃避：抛弃现实，逃避于忘却之中，想必任何人都有过这种念头。人类还真是可悲呢。

山口先生在公用电话亭里突然意识模糊。我想到某晚报上曾登载过另一个案例：一名女患者走在路上时，感觉自己的眼镜丢了，到处找的时候突然记忆模糊。与山口先生不同的是，这名女患者在接受电击治疗后，回忆起了失忆时的情况。看来同为失忆情况也是大不相同的。

我总感觉，就算是健健康康的正常人，应该也都有过瞬时失忆的经历。比方说，如厕后刚刚站起身的瞬间、推开厕所门的瞬间，或者就是在厕所里的时候。又比如另一种常见的情况：在自己房间站起来，打开门刚刚迈出去，却忘了要出门做什么，好几秒钟想不起来。反正我是常有这种经历。还有的时候，我有事叫家人过来，结果家人到我面前，问"什么事呀"，我却突然想不起来了。

山口先生的情况是在公用电话亭里，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失去了意识；那名女患者的情况是感觉眼镜丢了，在口袋、手提包里找眼镜的时候意识开始模糊。两者有一个共同点，即失忆发生时都与我们平时经历过的失忆状态大体（甚至是完全）相同，只不过他们的失忆持续时间更长，最终以另一个人的身份生活了起来。这一点虽是巨大的区别，但意识丧失伊始的情况极其相似，换位思考一下，心里总不是太舒服。

山口先生在丧失意识之后，似乎还从事着某种职业。当然，失忆之后以他人的身份生活几十天，甚至几年的案例并不少见；但山口先生不仅清楚记得失忆的瞬间，还在努力回想原本的记忆，这一点很有意思。不过也不奇怪，既然知道自己有段想不起来的记忆，那肯定会好奇得不得了，非要想起来不可。单就这一点而言，山口先生除了想不起过去的事儿，基本是一个正常人，也有生活自理能力。

至于那名女患者，失忆之后重返了童年（她当时二十五岁），据说表现如同幼儿园小孩，有时折折纸，或是唱唱童谣。这一种情况是不是叫幼稚性呢，反正终归是解离性神经病变的一种，医学上的定义我也不太清楚。

在其他许多案例中，患者的记忆是回到了某个特定时间点。比如回到了二十年前，当时他还是个学生，正准备考东京的大学；于是就变得一心想到东京去。

这事儿并非事不关己。你说自己是个健康的普通人，但也不能就此安心。正如前面所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突然失去意识，那一瞬间我们的意识回到某个过去，有时甚至也想把那段过去延续下去。只不过我们正常人在想要延续的瞬间，就会感到不对，随即意识便会恢复；而病人则是长期延续了下去。我们与病人之间，所不同的只有时间长短而已。想到这一点真是很不舒服，这个话题就到此为止吧。

我们的可能性似乎都产生在梦中。比如过去的事情怎么也想不起来，这种感觉在梦里就时常能体验到。不仅如此，我们在梦里还会回到童年，甚至许多经历要比精神分裂更加不可思议。

梦实在是千奇百怪，弗洛伊德对梦的解释太过牵强附会了。梦是一头彻头彻尾的怪物，没那么简单就能解释清楚。

我们可以回忆起好友的面容，但那并不是以视觉形式呈现。我们只是感觉自己回忆起来了，实际上只是个模模糊糊的印象，凭这印象绝对画不出速写来。当然，有的人是绘画天才；不过我觉得，即便是绘画天才，只要他没有精神失常，就不可能呈现视觉性的回忆。

但梦就不一样了，在梦里，我们能够与好友面对面，栩栩如生。所以说，印象或者记忆，其实在身体中的某处鲜活地保存着；但我们

只有在梦里或幻觉之中，才能以视觉形式重现他们。问题是梦也好，幻觉也罢，都非意志所能控制。人类的本事，想想也真是小得可怜。身体具备的显像能力，明明比照相机更加精确；自己拍摄录制的有声胶片，却被藏在脑海深处小屋的抽屉里，加上一把锁，无法凭自己的意志打开抽屉欣赏。只有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身处梦境或是癫狂幻觉之中，才能有缘一睹。

精神失常的狂人似乎能够打开自己脑海中的抽屉，欣赏自己拍过的照片，面对面地接触过去。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极其平常，并不是什么神奇的能力；只是正常人不具备这种理所当然的能力而已。形象点说，狂人脑海中有一块大屏幕，能够投影、显像，如同身在梦境；正常人则没有这块屏幕。

健全的人恐怕只是半成品，既没有大屏幕，也没有录音机，这些在狂人那里却是标准配备。搞不好狂人其实过的是文明生活。身体健全的反倒是野蛮人，精神失常的才是文明人———真像是芥川笔下的河童之流[3]所说的话。不过，狂人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与过去面对面接触。过去的事情或人物会自行出现在大屏幕上，有时每天很有规律，有时则是贸然出现。

总而言之，人类身体内部存在一种能力，能够像大屏幕一样做到投影。但只要我们还在过着健全、清醒的生活，就不可能真正以视觉捕捉到记忆的投影。人类健全的精神机能其实不过如此，到处是毛病，根本不可靠。只要明白这一点，结论也就呼之欲出了———所谓健全的精神，并没有那么值得信赖。但问题是我们除了信赖自己的精神，也没什么别的可信。毕竟很难承认河童比我们更加高级。

且不说做梦，睡眠本身就很神奇，神奇得有些玄妙，却真真切切地存在于生活之中。我们每天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迎来这样几个小时：了无痕迹，留不下任何记忆。也许所谓健全的人类，本身就足够神奇。

像山口先生这种情况，过去的事情回忆不起来，看似不可思议，但实际上好像也没那么难以理解。我们形容一个人精神失常，常常会说“这人发条坏掉了”。这个比喻的确巧妙，但个人感觉稍稍有点夸张。一台收音机没了响儿，说不定只是小小一个零件出了故障；丧失

全部记忆确实是个严重的结果，但究其原因，或许也只是精神出了一点小小的问题。

弹珠机出了故障，老板会去“哐哐”拍两下，立马恢复正常。人类的精神出了毛病，那么就来电击，或是胰岛素———说白了和“哐哐”拍打机箱没太大区别。弹珠机老板未必清楚机械的内部构造，但他清楚只要“哐哐”拍两下，就能恢复正常。精神科医生好像也差不多，导致精神问题的原因不是特别清楚，但他明白只要通过电击或胰岛素进行休克治疗，就能使人体内的某种东西恢复正常。这话说得不太中听，不好意思。我无意诽谤攻击精神科医生，只是为了说明精神的作用多么神奇，神经的构造多么复杂，人体的发条多么难以理解。

不过有一点我很看不惯：最近流行通过所谓的“潜意识”，信口论断人类的心理。把人类心理还原成潜意识，那倒真是简单纯粹了。俗话也说：“人间万事，财色二字。”这财和色，就是人性中的欲望嘛。此外，什么荣誉呀、力量呀、才华呀，都绕着“财色”二字打转儿。潜意识理论也是同样的逻辑：围绕着潜意识，人与人之间产生摩擦。潜意识就是个一目了然的公式，放之四海而皆准，只要根据当事人的生活经历、环境等，变一下组合，添一点枝叶就行；作为根本的公式，其本身一成不变。

于是，近来某个学派的医生诊断时，总要挖掘病人的潜意识，把病人的生活经历、周边环境、人际关系调查一遍，然后轻描淡写地断定病因。

当然了，硬要说的话，潜意识也不是一点儿道理都没有。比如有的人就是所谓“操心的命”，明知操心不好，还是每天忧心忡忡，结果患上神经衰弱；还有的人明知暴饮暴食引发胃病，仍改不了暴饮暴食的习惯，最终真的患上了胃病。这两种情况很有相似之处。不过，我却不信弗洛伊德那一套：挖掘病人的潜意识，让病人自己讲述问题，或是由医生给他指出，通过对潜意识的解放治疗疾病。潜意识这个玩意儿，现代人大多已经能意识到了，解放了它也没法达到治病的效果。我们是一边知道自己潜意识在怎么想，一边患上了疾病。

所谓的潜意识，也就是指“真心话”吧。围绕着真心话，生活中每天上演着光怪陆离、悲欢离合的现实。但真心话牵扯的总是人生中

最根本的问题，所以一旦失去戒备心，就会讲出来。比如“酒后吐真言”，阿米妥测试也会让你讲述潜意识。医生照本宣科、按部就班，或许是希望以学术式的方法挖掘潜意识，进而探寻病因所在；但问题在于，潜意识或者真心话，未必就是病因。潜意识人人都有，给精神病患者做的阿米妥测试，也可以在正常人身上试试看，保准出现一样的结果。从测试结果上看，所有的人都是狂人。无论怎么把弄潜意识，也不可能解开精神病之谜。

某些精神病患者，由于“操心的命”，渐渐滑入精神衰弱的泥潭。这种情况，通过挖掘潜意识，的确可以搞清楚发病的原因。但是说到底，这也只不过是精神病的导火索而已；假如发展到幻视、幻听那样严重，必然存在生理性的问题。换句话说，除非机器的发条坏掉了，否则不至于如此。只是解放潜意识，而不去修复机器故障，无法真正治好疾病。

但问题在于，人体这台大型机器，究竟是什么部位出了故障，才导致了精神分裂，或是逆行性失忆症呢？我们目前还弄不清楚。梦究竟是什么构造？同样一无所知。甚至就连睡眠本身，也仍然存在着诸多未解之谜。搞不明白幻视、幻听的运作方式，也就没什么奇怪了。记忆的抽屉究竟在哪里？人为什么会遗忘？是什么生理机制出了问题？我们面对人体，仍然所知甚少。

我把医生比作弹珠机老板，也正是这个道理。医生搞不清楚人体的毛病出在哪里，只是知道如何使病人暂时恢复正常，那就是电击和胰岛素；于是出现了休克疗法。不过，这恐怕不是医生的错。弹珠机老板稍微用点功，还有可能掌握弹珠机的构造；医生无论倾注多少心血，至少目前这个阶段，他们没有任何可能勘破人体的奥妙、发现疾病的原理。怪只能怪病魔是个太过可怕的对手。也许精神科医生对未来持乐观态度，我却认为人类永远无法解开精神病之谜，永远。也就是说，人类恐怕永远无法随心所欲地做梦，也永无可能控制身体的发条、掌握精神的钥匙。如果不明白精神的构造，何谈发条和钥匙；如果明白了精神的构造，弄懂了其中的原理，那人类就会灭亡———被人造人所取代。丧失了一切奥秘的人类已不再是人类，而是机器了。

简而言之，无论到什么时候，精神病治疗永远都走不出摸索猜测的范畴。我们能做到的，只不过是发明各种疗法，进行大量实验，努

力提高治愈率而已。

总结起来，我们可以这样说：解放潜意识，对治疗疾病毫无帮助。不仅没有帮助，如果过度拘泥于潜意识，反而会对治疗造成阻碍。原因很简单：一旦从潜意识出发解释行为，人类精神的一切都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必然。因此，精神病学尤其容易陷入一个误区：完全否认人类拥有自由意志。精神科大夫好像很讨厌拥有自由意志的人。

每个人都怀有烦恼，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沦为狂人。防止我们沦为狂人的究竟是什么？说到底还是意志。如果说本能的、潜意识的、原始的力量带有必然性，那么意志就是与其抗衡的力量。要防止自己沦为狂人，最可靠的还是意志。我对此深信不疑。

我虽然没有试过电击和胰岛素，但曾经接受过“持续睡眠疗法”。这种疗法大约一个月的疗程，使用强效安眠药，让病人睡得昏天黑地。每天只有吃饭或是医生来查房的时候，能起床吃点儿东西，说上两句话。当然也有人真正地不间断昏睡，每天的活动就只是打鼾；据说这些人得靠护士喂饭。我还没那么严重，能够起床吃饭、与医生交谈，但事后却一点儿印象也没有。阿米妥测试不是治疗，所以不可能让病人长时间昏睡；但它与持续睡眠疗法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先把病人催眠，再与病人交谈。人类即使在安眠药的作用下进入睡眠状态，也能像平常一样进行对话和简单的生活；但不会在醒来后留下任何记忆。疗程结束后我醒过来，以为只不过睡了一天，结果发现报纸上的日期已经过了一个月，还以为自己看到了假报纸。还好我知道住院和睡眠疗法的事情，这才好不容易接受事实。以前Adorm中毒的时候我不知道，以为也就眯了两三个小时，一睁眼发现过了三五天。当时我说什么都不信，一口咬定报纸和邮戳的日期都是假的，是大家一起挖空心思伪造报纸捉弄我。另外，昏睡时会做梦，梦里面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儿，极其真实。醒来之后，根本意识不到那是梦境，总觉得是入睡那天早晨或是前一天发生的事情，因为每个梦都十分贴近生活。比如找朋友商量借钱；或者是以为老婆[4]得了重病（在梦里面，老婆说她得病了，我醒了之后一直坚信她真说过，足足持续了两年），去找熟悉的医生诊治；或者是去还钱。任何一个梦都无比贴近生活，现实得无可置疑。等我拿着梦境当真事儿跟别人讨论起来，发现驴唇不对马嘴，就会特别上火，感觉对方又在骗我。因为那些梦太真实了，我只能认为是他们在骗我，而不会去怀疑那些是梦。我这种

情况，好像正好与失忆症相反———我的现实生活中多出了一份梦里的记忆，两者无法区分，最终融为一体。据说小孩子刚睡醒时，偶尔也会分不清梦境与现实。当然，这种状态不会持续太久，他们立刻就会清醒过来。

还有一种情况，曾让我很是痛苦：酩酊大醉之后睡上一宿，第二天醒来记不起醉时的事情。有一次，我喝醉了之后，溜达到了一条陌生的街道，进了一家陌生的小酒馆，里面有个女人，让我很是着迷。第二天酒醒后，我再去找那家店，却怎么也找不到了。有一家店我总觉得像，进去之后发现不是，来来回回搞错了三四次，闹了个大笑话。那一天我就放弃了，但喝醉了再出门，又自然而然地走进了那家酒馆。只要没喝酒，每次都会认错门，而且错的是同一家店；一旦烂醉如泥，自己凭着感觉走，就能找对地方。后来次数多了，不喝酒也能找到了。爱喝酒的各位，不知是否有过类似经历？

丧失某段时间的记忆，或是只有处于酩酊、蒙胧的状态才能到达某地———这些情况都与精神病状态十分近似，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会常常遇到，绝不稀奇。况且酩酊大醉，本来就属于一种精神异常的状态。

话题回到山口先生身上，他从失踪到在电话亭里丧失记忆，中间大约有四个月的时间。他失踪时以及失踪期间，分别都是什么精神状态？他在这四个月里都做了些什么，即使进行阿米妥测试也未必能够彻底弄清楚。如果把这些弄清楚了，知道他在失踪期间都与什么人接触过，参考那些人的手记，即便是外行人也能发现一点线索；现在单凭这篇手记，什么都没法断言。

但从这篇手记来看，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他的判断力基本正常，只是失去了电话亭之前的记忆而已。

也有一些人说：

“判断力正常，单单没有记忆？我不信。装病的吧？”

其实也没那么令人难以置信。我们都是正常人，也会偶尔突然忘事儿、记忆模糊；至于回忆某件事情怎么都想不起来，更是时常有之。假如我们把日常生活中的这些状况称作冰山一角；那么患病之后

的种种表现，就是整座冰山———人在精神方面的毛病，本质上都是一回事儿。不过有一点：狂人未必就思想单纯。人在癫狂的状态下，也可能机关算尽，心怀鬼胎，过着极其复杂的精神生活。如果认为狂人凭着潜意识生活，只有一条直肠子，那就大错特错了。

通过电击休克疗法，山口先生的病大有希望治好。医学书籍也许会说“失忆属于一种逃避性心理机制”云云，但逃避现实的心理人人都有，山口先生不是特例。比如有的人因为不爱老婆了，所以选择逃避；有的人情况相反，却对逃避的渴望更加强烈。比如说，虽然很爱老婆孩子，但自己赚钱太少，无法给老婆孩子提供舒适的生活，从而产生罪恶感，使他一步一步走向逃避的道路。在那些选择逃避的人当中，或许这种情况才更为多见。精神方面的基本机制，其实意外地简单。他在逃避过程中也许会接触女性，可能是事实也可能只是幻想，但这个对象通常不会是他爱的女人。他在正常的时候，不敢为了养活老婆孩子去犯罪；虽然努力找过工作，但总是找不到。于是他在逃避中犯罪，通过犯罪来养活女人，以此补偿自己没能满足老婆孩子的愧疚。换句话说，逃避过程中出现的“女人与犯罪”，本质上是对自己无力养活老婆孩子的一种自责。这种情况并不稀奇，甚至正常人也会出现这种补偿心理。当然了，也有可能没这么多弯弯绕，真的只是单纯的“性和犯罪”。毕竟因人而异，各有具体情况；山口先生的真相究竟如何，我无从得知。

不过可以总结出一点来：要治疗山口先生的这类疾病，依靠解开心结无济于事。医生可以指出病人隐藏的心理，让病人改正错误的念头；但真正的问题早已不在精神层面了。这是生理问题，是人体这台机器某处出了故障。

解释了病人的心理问题，不等同于解决了他的烦恼。只要他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烦恼就永远存在。当然了，没能满足愿望的人有很多，并不是人人都会精神失常；应该说会失常的才是少数。所以还是那句话：问题出在人体这台机器上。听说山口先生已经接受了电击治疗，想来很快就能恢复记忆吧。他的失忆虽然表现出某些异常状态，近似精神分裂；但我感觉在所谓的“故障”方面并不复杂。也许是我这个外行人把事情想得太过简单，总觉得像弹珠机老板那样“哐哐”拍打两下，很快就能恢复正常。

至于恢复正常之后，这个青年能否找到一份工作，拿一份可观的薪水，使妻女过上不落人后的好日子，进而平稳地度过一生呢？这些我一概无法预言。

---

[1] 三栏报道，指报纸上篇幅较长，分作三栏的新闻报道。

[2] 《鸳梦重温》（*Random Harvest* ），1942年上映的美国电影，讲述了一个失忆男子的爱情故事。

[3] 《河童》，芥川龙之介于1927年发表的小说，同年芥川自杀身亡。小说以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自述形式，讲述了其在“河童国”的种种经历，借河童之口对当时的日本社会进行了尖锐辛辣的讽刺。

[4] 坂口三千代（1923—1994），坂口安吾之妻。1943年与前夫离婚，1947年起与安吾同居，并以夫妻相称。1953年，为安吾生下长子坂口纲男，两人正式办理结婚手续。1967年出版《昏昏日记》，详细记叙了与安吾的恋爱、婚姻生活。

樱木町[1]幸存女子的故事

沼田咲子（二十九岁）的手记

那天我和丈夫、女儿惠里（未满周岁）一起，从北镰仓出发，原本是要去京桥的娘家。中途在横滨换乘时，顺便在樱木町买了点东西。惠里本来是我在抱，但我要替丈夫拿行李，就把惠里交给他抱了。当时电车已经到了一会儿，我刚上车，门就关了起来；丈夫抱着惠里晚了一步，没赶上车。我当时觉得反正还有下一班车，就没当回事儿；事后想想，要是我抱着孩子上了那辆车……真是不寒而栗。

我坐在第一节车厢的中间位置，突然听到“啪 ”的一声巨响，我赶紧抬头，发现车厢顶部快速闪烁着蓝色、黄色、红色交杂在一起的光线，说不出的恐怖。接着就是怒吼声、惨叫声，车厢里顿时乱作一团。我感到情况危急，就去看窗户和车门，发现都没有开。然后我就被撞飞了，又被推了回来，压着人的身体滚了两回。这个时候我看到有人把半个身体伸出窗外，结果他上面又挤进去一个人，两人双双被窗户卡住，进退不得，双脚乱蹬。还看到有人衣服着了火，在车厢里打滚；其他人跨过他来回跑动，好像飞起来似的。后来烟越来越浓，眼睛也看不清了，胸口被热气和臭气堵着，感觉就要晕过去。我当时觉得快不行了，身体好像在抽搐一样，这时我拼命喊了一声：“惠里！”喊了好几遍，才终于恢复意识。意识刚一恢复，我就看到一双白色的脚悬在空中，于是想也没想就扑了上去。那是一个人正在跳窗，我跟着那人也跳了出来。我感觉窗格的上半部分已经烧着，玻璃应该也脱落了：因为我的头部、背部，还有抓住窗框的右手都被烫伤了。

一开始我被送到了国际医院[2]。因为伤口很疼，我请他们快点帮我治疗一下，结果一个国铁员工气冲冲地答道：

“你这不还能说话嘛，我们现在光死人都忙不过来了，哪有空管你。”

于是我被转到了十全医院，他们给我缠了些涂过红药水的绷带。事后我到附近的医生那里重新治疗时，医生也被他们的粗糙处理吓到了，说重度烧伤不能直接涂红药水、缠绷带。当时来了个报社的人，说会开车把我送到东京，结果杂七杂八地问了一番之后自己走了，根本没有管我。来找我的人大都相差无几，只是对火灾经历露骨地表示兴趣，却对我的伤口与痛苦视而不见，丝毫感受不到他们为伤者着想的热心。有一个同样是幸存者的男士，他去找国铁员工打听事情，结果所有的员工都敷衍了事，回答各式各样，根本对不上号。这名男士很气愤，于是自己雇了一辆车，顺便把我送到了横滨站。我在横滨站，伤口疼得太厉害，坐下之后就起不来了。还好有两名热心的女学生，一左一右搀着我，把我扶了起来，还帮我买了票，这才好歹坐上电车。这两名学生好像都住在蒲田站附近，她们的帮助是那天唯一一件让我感到温暖的事情。

回到家之后，还有几个报社记者上门。我头上有烧伤，不想多说话，他们还是纠缠着问个不停，然后又一哄而散。国铁那边没有任何表示。到了第二天（三十日）中午，好不容易来了一个人，自称是公安委员会的，说："今天先是调查情况，上门慰问大概安排在明天。"之后，东铁[3]的人来到北镰仓，上门送了慰问金，当时我正在住院；听丈夫说，他把我的住院地址告诉过东铁的人，但没有一个人来看望过。丈夫还责问他们为什么让我一个伤员自己回家，结果对方斩钉截铁地说"每个伤员都派车送了回去"。据说后来家里还来过一批人，请丈夫去确认遗物；因为我的行李里面有户籍誊本，他们以为我死了，还请丈夫去认领尸体。

这次事故太惨烈了。三鹰事件[4]那时候也是，真让人不忍直视。无辜的人们在眼前被电车碾轧，那些激进派党员却只知发表煽动演说，根本没打算上前救助。实在是毫无人性，惨不忍睹。做出此种毫无人性的举动，他们不仅没有半点儿批评的意思，反而就其斗志大唱赞歌。不忍直视。这次的事故也是，在场众人个个都蠢若木鸡。从现场照片来看，着火电车的旁边有不少工人，就站在两三间[5]开外的位置，围观看戏。司机的脑袋也不灵光，驾驶台与乘客车厢之间有扇通道门，他竟然忘了打开。不过最搞不懂的还是那些站着发呆的工人，两三间之外有人正活生生地被烧死，他们怎么能就只是无动于衷地围观呢？

有人说他们当时失去理智了，这话不是没有道理。不过，间不容发之际，也有许多人不顾自身安危、为他人挺身而出。比如明明不谙水性，却去救助溺水者，结果自己淹死了；这种事情时有发生，实际上属于另一种意义上的失去理智。着火电车的附近那么多围观者，其中如果能有三五个人失去理智，也未尝不是件好事；可惜的是一个都没有。就说那个司机，他只要在电车着火之前把门打开，也就尽到他开门的责任了。真能敷衍了事。这么些愚不可及的货色，偏偏都凑到了一块儿，也是时运不济。那么多旁观者就在附近，要是处理得当，也许能救出三分之一的人来。奇怪的是，这些旁观者不仅丝毫没有应变能力，更看不出一星半点儿的良知。最可怕的就是这个，这种人无药可救。既然作为人，总得有点儿反应能力，有点儿良知和常识，这些都是最普通、最基本的东西，他们却丝毫不具备。就连战场上双方兵刃相向，还时常有些心意相通的案例；此次事件中大众的反应，很让人心凉。那么加贺山总裁[6]又作何反应呢？他一接到报告，先是跑到GHQ[7]，接着又去了宫内省。惊慌失措了吧。向天皇谢罪又能怎样呢？可笑。这些古怪的家伙，一个个对惨剧视若无睹、置若罔闻，就这么让满车厢的乘客活生生烧死。出了事故，别的都不管，先跑到天皇那里谢罪。从上到下，没有一个像样的人。此次事故，也真够古怪了。

这名女士死里逃生，实属不易。此种危急情况，任谁也没把握一定能生还。捡回一命，可说是偶然加幸运，难以骆驼穿针眼儿[8]；像我这种胖子，首先就穿不过车厢的三段窗。我这辈子，还从没试过钻窗口上下车。不过我这人小心谨慎，居安思危，从不进那种钢铁车厢中间夹着的木制车厢。对任何事情，只要没喝醉，我都会多少留一点心。但这次樱木町事故，实在是没有办法。

一名化险为夷的女士，原本为自己的幸运额手称庆，想着平复一下心情；谁承想事有不巧，偏遇上几个刻薄之徒，闹得后话不太愉快。如果换作是桑丘·潘沙，肯定会想出一句谚语来形容，比如“虎头蛇尾，有始无终”。事事若都像桑丘一样看得开，也就不难发现人生的美好了。

我也曾被报社记者烦得不轻。这群人是第一等的猛士，面对精神病院的铁栅栏也要无畏冲锋。社会版记者的心脏构造不一般，无礼如暴徒，粗野似土匪，实在是不好对付。不过报社记者也有一点值得同

情：他们的宿命就是在别人不幸的时候出现，因此最容易讨人嫌。像咱们这种普通人，要不是碰上了什么倒霉事儿———比如电车着火，受了烧伤———记者根本不会上门。您逢新婚之庆、添丁之喜，记者就不来了；因为他们不靠喜事儿赚钱。只有鹰司夫妻[9]那个档次的婚事，他们才会叩门求见。不过人总是很难知足，明明身份地位如此之高，高到连报社记者都要叩门请求采访婚礼，却仍要气愤地说上一句“报社记者就是讨厌”。记者真是可怜。他们注定是反派角色，专挑别人半死不活的时候来一句“请问您现在的心情”，那也是职业宿命；您毕竟也化险为夷了，不妨就宽宏大量一次如何。他们冲破铁栅栏那次，我也发火了。不过仔细想想，人这一辈子，不识趣的家伙谁没碰见过几个；这次赶上自己碰见了，也纯属正常。当时我确实特别上火，差一点把那个记者揍一顿。不过说句实在话，您这篇忍着脸伤、满含委屈地诅咒报社记者的报道，我是读得津津有味。您也别见怪，毕竟您和大家也都读过《狂人安吾———恼羞成怒大放厥词》之类的报道嘛。那些报道虽让我不舒服，却能逗得您捧腹开怀。这次的事儿您就看开些吧。

不过那个声称要开车把您送到东京的记者，实在是过分了。要是您在银座再遇到他，请向路过的先生借一只打火机，给那伙计的西服点上火，演他一出咔嚓咔嚓山[10]。等他好不容易扑灭了火，半死不活的时候，您就舔着铅笔尖儿跟他说：

“请谈一谈您现在的心情，随便说两句就行。我用卡车把您送回社里。”

那伙计不敢跟您发火动手。报社记者这种动物，只有工作和醉酒时才够凶猛，平时都窝囊得很。您肯定比他强。

国铁方面称伤员都派车送了回去，而您却没坐上他们的车。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对方安排好车辆之前，您已经自行离开了。那这件事情上，您就不该生气了。毕竟是大型事故刚发生不久，产生混乱也纯属正常。如果只凭主观想象，那就有生不完的气、发不完的火了；所以桑丘·潘沙会用谚语来化解怒火。可惜我不如桑丘博学，想不出什么贴切的谚语；但我相信，您一定会想出更合适的来。

---

[1] 1951年4月24日，横滨市国铁（国有铁道）樱木町站发生车内火灾，造成106人死亡、92人受伤。

[2] 指横滨市国际亲善综合医院。

[3] 指东京铁路管理局，属国铁管辖，相当于今日的JR东日本东京分社。

[4] 1949年7月15日，东京都北多摩郡三鹰町一辆无人列车突然从车库蹿出，造成6人死亡、20人受伤。日本政府认定此案与当时的罢工潮有关，并逮捕了9名激进派党员，但最终9人全部无罪释放。

[5] 间，日本长度单位。1间约等于1.82米。

[6] 加贺山之雄（1902—1970），日本国铁第二任总裁。1949年接替离奇死亡的下山定则就任总裁，1951年因樱木町事故引咎辞职。

[7] GHQ（General Headquarters），日本对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的简称。

[8] 《新约·马太福音》：“我再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眼，比富有的人进入神的国更容易呢！”

[9] 鹰司夫妻，指昭和天皇第三女孝宫和子内亲王（1929—1989）与其夫鹰司平通（1923—1966），两人于1950年成婚。此桩婚姻是《皇室典范》制定以来，天皇之女首次下嫁非皇室男性，故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10] 日本著名童话，讲了一只兔子为老人报仇，杀死狸猫的故事。其中有一段狸猫背着柴火，兔子将其点燃的情节。“咔嚓咔嚓山”来自兔子使用打火石点火时，发出的咔嚓咔嚓声。

四、玩偶之家

女子怀抱玩偶的故事

高木贵与子（三十四岁）的手记

是要说女礼（六岁）的事情吗？这个嘛……也谈不上什么动机呢。人们可能会想象：一个女子经历丧子之痛或失恋之苦，满腔伤情无所排遣，只得寄托于玩偶身上。不过我并没有类似的特殊缘由。战争刚结束时，我拜在玩偶界权威有坂东太郎[1]先生门下，学习制作玩偶；过了半年左右，有个熟人的女儿去世了，于是把收藏了二十年的女礼人偶送给了我。从那时起，我就感觉女礼不是一只单纯的人偶，她是为我而生的，来到我身边是上天的恩赐。《源氏物语》里曾有描述，当时的人们为禳除灾祸，将人偶或置于川上随波而逝，或祀于神社接受祭拜。从这些宗教性质的举动来看，人们对玩偶的感情不仅仅是慈爱，还有尊崇的意味。

在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是祖父母把我和弟弟抚养长大。不知是不是生活经历的原因，我的性格有点儿怪，不爱与人接触，总是孤零零地摆弄人偶玩儿。走上社会后，也没什么特别感兴趣的事情。我当初是个文学青年，想写小说，所以在某作家手下工作过一段时间；战争结束前还在杂志社上过班。

人偶毕竟是人偶，表情不可能发生变化，但我仿佛能看到她的喜与悲，还会担心她有没有受凉感冒。我要出门时，她就会露出一副悲伤的表情，豆大的泪珠落下来，好像在说“带我去嘛”。每次买点心，我都不敢耽搁太久，急急忙忙地赶回去。因为她和常人一样，也有三餐、入浴和大小解。当然，她不可能真的吞咽，我只是让她享用香气，食物由我来吃掉。晚上睡觉时，我会给她的眼睛蒙上纱布，多少能遮一点光线。

最近，女礼又多了七个弟弟妹妹；有阿红、美月、英子她们陪着，女礼终于不再怕生，会在我出门时乖乖看家了。以前出门可不行，总要带着她一起。刚开始当然很难为情，把她放在购物车里还好，每次抱起来，就会凑过来一些女学生，笑话我是个疯子。可是我转念一想，自己那么关心宠爱女礼她们，这些人嘲笑我的真心，才最可笑。于是就不把别人的讥笑当回事儿了。就算上报纸，也没什么大不了。我每天的日记里，满满的都是这些孩子的点点滴滴。

当前这世道，谁的日子都不好过；我自从与人偶结缘后，日子过得尤其艰难。不过，无论再艰难，我也没有转行的打算。我的生活忙碌而充实，既要制作人偶维持生计，又要拿小人书、玩具陪他们玩儿。我认为人偶也有灵魂，所以绝不能粗制滥造。和人偶一起相处，烦恼的事情不知不觉便会烟消云散，我感觉最幸福的时刻莫过于此。人类的爱太肮脏了；我对这些孩子的爱，更能让自己得到满足。

一直以来，也有许多人劝我结婚。但是说到底，男人的本质就是自私自利，不可能理解我对人偶的感情。对异性的爱与对人偶的爱，不能等同视之……不过，如果有人愿意包容这些孩子，包容我的一切，或许我也会欣然投向他的怀抱。

我在《Sun写真新闻》[2]看到这名女士给人偶喂饭———准确地说不是饭，是乌冬面———的照片，女士用筷子夹着乌冬面，往人偶嘴边送；当然，人偶不可能吞得下，面条就沾在它的下巴处，悬在胸前。我当时特别在意一点：这些乌冬面最后是怎么处理的呢？

读过这篇手记，我才恍然大悟：哦，原来是自己吃掉了。对此，我很是佩服，但同时又稍稍有点上当的感觉，心头涌上一股莫名的空虚。一个与人偶共同生活的梦幻故事，却配上了如此现实的结局，真让人心里不是滋味。写的虽是人偶，仍然免不了浓重的人间烟火气，实在令人难过。

那么喂乌冬面的具体流程又是怎样呢？先夹一筷子送到人偶嘴边，然后自己吃掉；接着再夹一筷子，如此重复进行？又或者是，先把人偶嘴边沾上的面条夹回碗里，再重新夹一筷子喂给人偶？假如是后一种情况，重新夹的一筷子之中，可能混有一根人偶已经“吃掉”的面条，难道她不会感到不协调吗？

也许还有一种可能性：再添一只碗。比如拿两只碗，一只自己用，一只人偶用。人偶“吃掉”的面条，就夹回自己的碗里；给人偶喂新的面条，都从人偶的碗里夹。毕竟是给不会吃饭的人偶喂食，这些细节实在让人无比在意。

这些归根到底只是一个问题：她是如何说服自己，使自己相信人偶真的吃掉了乌冬面呢？

日本有一种旧习俗，会给神灵和祖先供奉食物。当然，纯属旧俗。我老婆就会在我母亲忌日那天，准备一些她生前爱吃的肉包子、家乡菜之类，供在灵位的照片前面。老婆当时找我商量过，问是不是应该上供；我记得自己说了一句：“行啊。”其实就算我回答她“没意义”，那也是大实话；假如非要论证上供多么有意义，那才是胡搅蛮缠。母亲照片前面还摆了一个花瓶，里面总是插着几枝叫不上名字的花。那个花瓶挡住了我的抽屉，每次要用抽屉之前，都得费一遍事把它搬走。还好那抽屉不会频繁用到，但我每次用的时候，仍然会嫌弃花瓶碍事，忍不住咂咂嘴。

不过，在母亲的灵前供花也好，摆上食物也罢，都是我老婆真心实意的表现，而且她还会因此感到开心。我本人固然没这个意思，但既然她遵从习俗，希望如此，遂了她的心意又有何不可呢。摆脱习俗绝非易事。今天仍有许多人，明知过去的某些行为纯属迷信，但还是害怕不吉利，不敢放弃那些行为。有些事情确实是迷信，是毫无意义的形式主义；但具体到每一个迷信的人身上，往往各自有各自的苦衷，难以一概而论。个人有个人的生活习惯，只要没影响到别人生活，就不必多加干涉。

那么言归正传，这名女士虽然与人偶共同生活，但说到底没有影响到旁人；因此旁人也不该拿着“没意义”来指责或是劝阻她。不过反过来讲，人们会对她产生好奇，或许会指指点点，甚至嘲笑她是疯子———这些同样无可厚非。因为她的所作所为的确太过异常，人们关注到她，搬弄两句唇舌，实属合情合理。所幸当事人女士生性不畏人言，能够遁入自己的生活之中，对闲言碎语充耳不闻。无论从何种角度评论，这名女士顶多有些滑稽，决非危害社会之人。

不过，这名女士虽没有危害，却存在不自然之处。俗话说“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情人眼里出西施”，讲的是同样一个道理：人各有所好，别人喜欢什么，你无法强求。不过喜欢什么都好，居然还有人喜欢蛇，养一堆蛇，喂它们食物、陪它们玩儿，这就很怪异了。当然，要说理解也能理解：毕竟感到怪异的是我，饲主肯定是觉得可爱才养，不会感到有什么怪异。而且，感到怪异是个感情上的问题，一旦克服了，估计就会觉得养蛇跟养狗没什么两样了。

至于人偶———我们很难把养人偶与养狗等量齐观。从自然感情出发，总有些地方难以接受。比如刚才也提到过：喂乌冬面的时候，她如何使自己相信人偶真的吃掉了面呢？

这名女士也清楚，人偶没法吃东西。不过我特别能够理解她的心情：总想让对方吃点好的，每天都在寻思，今晚吃这个怎样，明天吃那个如何。然而现实是一堵冰冷的墙：人偶不吃东西。当满腔热情遽然撞上冰冷的现实时，难道她不会痛哭流涕？我很为她捏一把汗。最关键的是，她真的做出了喂食的举动。这一举动太让人难过了，更勾起了我的好奇。

做了美味的饭菜，夹一筷子，递到人偶的嘴边；下一个步骤，究竟要怎么做，我实在好奇得难以自抑。饭菜不会凭空消失，真亏她仍然没有疯掉。难道她不会觉得难过、痛苦吗？人偶可是不会吃饭的呀。

五六岁的女孩子，经常玩这种人偶游戏。有时扮演做客，有时扮演待客，请人偶吃美食，给人偶洗澡等。我们知道，小孩子这样玩儿就满足了。因为她们仅仅是在过家家而已。

然而，这名女士也同样只是过家家，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人偶与女士之间的关系、生活状态，与小孩子的过家家游戏毫无二致，并没有任何更为深层的联系。

小孩子过家家，看上去就知道是玩闹，所以无伤大雅。比如请人偶吃饭，那些玩具砧板上的所谓美食，要么人类根本不吃；要么勉强能吃，也绝非什么美味的东西。洗澡也只是走个形式，不会真的往人偶身上倒热水。所以小孩子虽然也要面临“人偶没法真正吃饭”的现实，但没人会把它放在心上。

女士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她端出来的是真正的食物，与她自己吃的同样美味可口。用筷子夹起食物，递到人偶的嘴边，但人偶不会真的吃掉，所以食物就在那里停住了。比方以乌冬面来说好了。乌冬面沾上了人偶的下巴，耷拉在它的胸前；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她如果不会流泪，那实在难以想象。食物停在人偶的嘴边，最终要怎么处理呢？无论如何处理，都无法差强人意。此等无奈，此等悲伤，她如果不会发疯，那实在不可思议。

成人世界里的“爱”，绝没有这么简单。一个“爱”字里面，倾注的是整个生命。小孩子过家家，不过只是浅薄的依葫芦画瓢，两者之间，何啻霄壤。

把食物递到人偶嘴边，幻想人偶已经吃下去了，然后由自己来吃掉；难道这么处理，心里就舒坦了吗？我也明白，日复一日地重复下来，可能“人偶不吃饭”的现实渐渐变得没那么残酷了；但“自己吃掉了”的现实依然没变，依然丑陋不堪，难道她就不会发疯吗？进食行为本身当然并不丑陋，但自己所爱之人不再进食，自己却吃了个饱———我认为不仅足够丑陋，而且令人难过。就连蛐蛐儿那种小虫，雌雄双方有一方不再进食时，另一方也会不吃东西，让人感觉像要绝食一样。当然了，只是让人感觉而已，它们并不会绝食自尽；据说雌虫还会吃掉雄虫哩。对于这些，我也很能理解。丰岛与志雄[3]先生爱猫成性，众所周知，长年与众猫共同生活。然而，当别人问到他最想吃什么时，回答却是最想吃猫，而且还是自家养的爱猫。真正的爱，就是想把对方吃掉———何等壮烈的食欲式爱情。虽然这只是丰岛先生的一家之言，但我也不是不能理解。我的胃不好，总是食欲不振，所以对美食并无特别的渴望，也没有欣喜期盼过口腹的满足。由于没什么格外喜爱的食物，我从未以食欲的角度来感受过爱情；但那些美食家与老饕们想要吃掉所爱之物的心情，我并非不能体会。食欲式的爱情还昭示了一点：真正的爱当中，也存在着动物性的一面。

食欲是个实实在在的玩意儿。心爱的人偶根本不吃东西，她还非要把食物递到它嘴边；我无法理解：撞上了现实的墙壁后，她为什么能够淡然自若地转身就走。人偶根本不吃东西，现实中只有她一个人吃个不停；我无法理解：她为什么还没有精神崩溃。总结来说，她只是在傻兮兮地过家家罢了，根本不是在生活。生活需要的是倾注灵魂的爱。

手记里面记述了一些生活细节，比如晚上睡觉给人偶戴上纱布遮光、担心人偶受寒着凉等。不过小孩子过家家同样不缺细节；假如说过家家比照现实是依葫芦画瓢，那她们画得惟妙惟肖。看医生、敷冰袋、打针注射，甚至还会把尿。所以说：这名女士的过家家，并没有比小孩子的过家家倾注更多心血。小孩子过家家还有得救；这名女士走的却是真实路线，夹着真正的食物递到人偶嘴边，然后再加上把尿———我感觉恐怕是没救了。

我想，世上一定存在着真正喜欢人偶、与人偶共同生活的人。他们在生活中根本不搞这些家家酒，而是与人偶进行灵魂上的交流。成熟的人偶之爱，永远与灵魂相关。这名女士只是单纯的小孩子过家家，没有任何更深层次的东西。

不过话又说回来，玩上一辈子过家家酒，又有何不可呢。

---

[1] 有坂东太郎，疑手记原文有误，当作“有坂与太郎”。有坂与太郎（1896—1961），日本乡土玩具研究者、收藏家。

[2] 《Sun写真新闻》，1946年创刊的晚报，1960年停刊。与一般报纸相比，报道中照片的比重更大。

[3] 丰岛与志雄（1890—1955），日本小说家、翻译家。

妻子做了艺妓的故事

河口耕三（三十八岁）的手记

您在文中说："妻子擅自离家，从事艺妓行业，一切都是出自她'个人的自由意志'，因此法律也无能为力。"这样一来，实际上就等于是说：不单是艺妓的问题，不管妻子做出什么行为，丈夫只能乖乖地袖手旁观。

最后，我们将迎来这样一种结局：妻子只顾追求生活中的某种满足感；丈夫要求她反省，希望她三思，只被当作马耳东风，唯有打碎牙齿和血吞，眼睁睁地看着她为所欲为。那么，在这个处处标榜自由民主的现代社会中，道德又将如何维系？莫非只有战后派那一套———自私冷漠，事不关己———才是如今的社会常态？如果法律对此都无能为力，那这世道岂非要无法无天。难道就没有什么制裁的手段吗？说句题外话：按上述情况推论，就算丈夫爱上别的女人，在外面又组建了家庭，只要是出自"个人的自由意志"，那就谁也管不着，妻子要求离婚也没用。法律对此究竟有没有制裁手段呢？

另外，有些父母生活难以自理，子女却拒绝赡养；既然要尊重"个人的自由意志"，那么拿他们也没什么办法吧。您意下如何？

本次的手记呢，据说来自某报纸的生活咨询栏。之前其实还有两篇，分别是读者的咨询投稿和咨询师的答复；这份愤愤不平的手记，则是第三篇———读者对答复的回应。我准备就这篇手记谈一点看法，不过无论我怎么谈，估计他都不会满意。

我虽然住在乡下，但对东京的报纸嘛，基本没落下过。不过要说其中的生活咨询栏目，倒真是两三年没看过了。在我看来，报纸大大小小的栏目中，最空虚无谓的就是生活咨询。然而我现在恰恰要做这件无谓之事，看来我也是空虚人士中的一支标杆了。

生活咨询为什么空虚无谓？这份投稿就是最好的证明。咨询师的答复并不是特别精彩，但这也不能怪他，面对这种投稿只能如此作答。不过，此类答复根本不能解决问题，无法为投稿者推开新生活的大门。因为实际生活中的人际关系问题，很多时候并不符合逻辑。且看这名投稿男子，他对男女平权、人权、自由等基本常识毫无概念，只是一味地发火：妻子不守妇道也没法制裁她，妻子凭自由意志做了艺妓，我就只能打碎牙齿和血吞；如果民主社会就是这副德行，我想要全家自杀也没有什么奇怪的。

所以说，凡是生活咨询师，无论逻辑头脑多么发达，都不可能通过符合逻辑的结论使当事人信服。当事人夫妻双方，各自有各自的逻辑出发点，与咨询师的逻辑存在本质上的不同；因此通过一篇报纸小短文来给出答复，实属有百害而无一利。我读到所谓的生活咨询栏，只把它当作是单纯的消遣，而且还是最低俗的那一类。从消遣的意义上看，它倒确实不乏存续的理由。

要解决此类现实生活纠纷，最佳手段非打官司莫属。虽说有点小题大做，但法庭毕竟是正规、简捷的调停机构。当然，简捷是指法律程序，要是调停本身从简可就麻烦了。法庭会设身处地地为夫妻双方着想：假如生活中嫌隙已生，复合无望，双方又都具备生活能力；那么法庭就会化身一名优秀的向导，引导两人和平分手，各自走上新的前程。将生活纠纷交给此类机构调停，岂非上善之选？可惜的是，要处理全部的家庭纠纷，机构的数量还远远不足；全日本的纠纷事件就算只拿出千分之一，估计也够法院忙活了。

简单来说：此类纠纷之中，不存在一种逻辑能使双方共同信服；但是，却存在正确的逻辑。换句话说，某种逻辑虽然正确，但双方决不会因为它正确就共同接受。这份咨询投稿，就是很好的例子。

就这名投稿者的情况来看，即便交给古道热肠的调停机构来处理，我也很怀疑他们夫妻是否都能接受，进而迈向各自的幸福前程。

细究事件的起因，最核心的矛盾是丈夫失业了，妻子出去工作。丈夫在手记（最初的那篇投稿）中曾提及，自己“在国外[1]工作时地位不低”。如果他是因为回国后找不到同样地位的工作，才产生自己“失业了”的想法，那可真是颠倒黑白了。丈夫一旦失业，妻子就

要去做家政女工。按照丈夫给职业划的三六九等，家政女工无疑处于最低地位。妻子为了维持家庭生计，已经要被迫沦落到最低地位了；身为一家之主的丈夫，又岂能安于失业？只要把身段降到家政女工的水准，男人不可能没有活儿干。

丈夫失业，生活无以为继，于是妻子做了舞女、女招待；结果家庭从此永无宁日。这类故事古来便有，不足为奇。这个丈夫的观点也十分常见：服务业是最底层的职业。问题是，老婆为了赚钱糊口，已被推到了社会的最底层；丈夫如果也到最底层去，绝不会找不到工作。所以说，导致家庭分崩离析的罪魁祸首，其实是丈夫那固执的思想：老婆可以做那些底层活计，我的工作必须得多少有点社会地位。让老婆去从事地位低下的工作（我并不认为她们的工作地位低下，持这种看法的人是你，但你自己估计意识不到），自己非得多少保持点身份，丈夫找不到饭碗的根源正在于此。于是就出现了一幅奇怪的图景：妻子用血汗钱养着丈夫，丈夫却仍对身份、地位执着不休。如此一来，丈夫那些所谓的派头和架子，在妻子眼里是何等的愚蠢滑稽、令人作呕，也就可想而知了。

你可能想说：“臭婆娘，不守妇道，老子宰了你！”但说这话有前提条件，你得是个什么贵族老爷，锦衣玉食地养着妻子，像养宠物狗一样让她过得养尊处优。要是这样，你揍一揍违逆自己的老婆，也许还说得过去。不过，现如今早已是男女平权的新宪法时代；即便不说平权问题，只要让老婆出去从事那种工作，就等于没有老婆了。丈夫为了保住自己的身份地位，让妻子沦落到最底层去赚钱———这种家庭中已经失去了最基本的逻辑。若要维持家庭中最基本的逻辑，首先男方必须要有工作；不管再苦再累的活儿，就算干到遍体黝黑、衣衫褴褛、指关节凸起、满手血泡，也必须咬牙坚持下去，撑起一家人的生计。至于这名投稿者叫嚣“妻子不守妇道，丈夫却无权制裁，成何体统”，当然也是一种逻辑；不过要让它站得住脚，就不仅仅是工作问题了，你还得是贵族老爷，得像养宠物狗一样让老婆过上养尊处优的生活。我不是在谈什么法律问题，而是在讲维系家庭稳定的逻辑。这一逻辑的产生，立足于普通日本人的家庭生活，综括了旧社会的习俗、新社会的环境，全面涉及日本家庭内外的各个方面。

编辑部给我拿来的本月的报纸新闻中，有这样一桩事件：一对老夫妇结婚三十年，两个儿子都成人了，长子二十九，次子二十四。谁

知父亲赚了一笔钱后，居然开始沾染女色，还养了一个情妇。儿子为母亲打抱不平，挺身指责父亲，揍了他一顿；于是父亲离家出走，去跟情妇一起生活了。儿子仍不罢休，找上门去，又揍了父亲不知是十五拳还是十六拳；最终母亲出面，在儿子们的支持下向父亲提起了离婚诉讼。据说母子一方得知了父亲正准备收个养子，害怕最后会由养子继承财产，这才提出了离婚。

这个案子里，亲生儿子对父亲大打出手，父亲脑袋上挨了十五六下，父子之间已无和解之可能；但是中间存在一个财产问题，于是双方都愿意站上法庭，获得解决之道。儿子虽然揍了亲爹十五六拳，但毕竟没有发展到全家自杀或是弑父的地步，这也是出于财产的原因。因为财产，一切爱恨情仇都获得了妥善解决的可能。

可惜的是，投稿中的事件，并不适用该种物质性解决方法。某种程度上，或许可以说那对父子是因为有钱才起了争执；而投稿的情况完全相反，正因为两人家徒四壁，才引发了种种矛盾。因此，无论是从逻辑角度，还是从物质角度，都无法让夫妻双方共同信服。无论请谁来调停，结果无非两种：要么丈夫认命，与妻子离婚；要么丈夫工作，让妻子回来。

不过问题是，丈夫在手记里声称：妻子不守妇道，既然民主国家无法予以制裁，还不如全家自杀。而且两人感情已生嫌隙，“不守妇道”的观念又在丈夫头脑中挥之不去。假如妻子辞掉艺妓工作回家，继续在丈夫的统治下生活，我很怀疑她是否能够忍受下去。丈夫对妻子是彻底的统治关系，这从手记里也可见一斑。

妻子不守妇道，法律不能制裁，所以就要考虑全家自杀；一个男人本性如此，是个女人就会离他而去。他在思想层面和感情层面，都只是把老婆当作奴隶而已。既然是奴隶，那就得蓄养；一旦主人失去了蓄养的能力，奴隶当然会出走逃亡。当然了，也有人认为：此时正当尽忠报恩时，岂可潜逃。这是贵族老爷的逻辑，更是他们津津乐道的美谈佳话。但按正常逻辑来看，主人丧失了蓄养能力，奴隶们四散逃亡，实属天经地义。

夫妻相互认同对方的人格，又从其中生发出爱情———家庭的维系本应如此，却丝毫没有表现在丈夫的手记当中。

其实也不只是这个投稿的丈夫。依我看，日本的丈夫大多都有此种倾向。法律当然有它的规定；但日本社会也有自己的习俗，日本男性在其熏陶下，培养起来了独有的思想、感情以及与之相应的逻辑体系。由于这一现状，日本男性决不能在生活困难时让老婆出去工作，否则家庭必将崩溃。当然，崩溃的根源，还是出在丈夫的思想、感情与逻辑体系之中。

日本丈夫在老婆面前永远是贵族老爷，所谓“大男子主义”。大男子的威风，表现在习俗养成的思想、感情和逻辑体系上；至于衣食住行、柴米油盐，那就两眼一抹黑了，想来倒也可笑。不过，只要丈夫还在工作，养得起老婆孩子，那凭着大男子主义的歪理邪说，也还能勉强压倒老婆的正常理论，让她无话可讲。一旦丈夫失去了经济来源，老婆出门工作，挣脱了家里歪理邪说的束缚，自然会诞生属于自己的逻辑。

所以说，在目前这个大男子主义的社会里，出于生活困难而让老婆出去工作，将会成为家庭崩溃的决定性因素。况且大男子主义中还有一派人，认为丈夫困难时，老婆就应该工作来支持丈夫。等老婆一旦进入社会，开始工作，很快就能看清家庭生活何等灰暗无趣，于是又给崩溃的家庭雪上加霜。她凭自己瘦弱的肩膀挑着所谓“家庭”的大梁，被惨痛的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更能加倍体会到工作中的欣喜与快活。

其实这事儿一点不难理解：当今的日本家庭，生活越是穷困，男人就越是得只手撑起一片天，必须奋发图强、殊死拼搏以维持丈夫的威严，坚决不能让老婆工作补贴家计。

反倒是那些稍稍富裕的家庭，才更应该让老婆工作。当然，不是为了缓解生活压力，而是要使妻子得到发挥本领的机会———比如请她给自己做助手，或者做同一份工作，如此一来，反而能促成家庭稳定也未可知。传统观念是“男主外，女主内”，如果妻子正好属于居家性格，那自然也好；如果妻子爱好社交，有望在家庭之外发挥本领，不满足于单纯的家庭生活，那倒不如打一开始就让她大展身手，用盈余出来的钱来减少老婆的家务劳动。比如一起去饭店用餐，或是多多置办一些先进家用器具，让家务更加省时省力。建设一个明快便

捷的家庭，与妻子一起工作，此等生活实在美好。越是富裕的家庭，越是应该让妻子工作。

生活困难之时，切不可让妻子工作。也许有人觉得：我这么困难，要是老婆不乖乖工作，给我减轻点生活压力，那要老婆这玩意儿还有什么用哩。其实还真就是没有用。认为老婆会在家庭困难之际派上用场，那是一厢情愿的奴隶主逻辑，是大男子主义的伦理观。现实与此恰恰相反：一旦生活真正陷入困难，丈夫此种观念只会导致家庭崩溃。困窘的丈夫希望老婆派上点用场，让她出去工作，正是家庭崩溃的决定性因素。因为老婆出门之后，将会从丈夫那一厢情愿的逻辑下，解放出自己的逻辑；更将在社会那绚烂多姿的美好中，看清楚灰暗的家庭。

老婆出去工作，从中解放出属于她自己的逻辑。日本男子面对此种惨痛的结局，首先应该痛感自己的无能，没尽到养家糊口的责任；此时反倒吆喝什么全家自杀，那是彻底没救了。别让老婆去做家政女工了，丈夫才应该放下身段，不管什么脏活累活，必须得挑起家庭的大梁来；不然，丈夫的威严往哪儿放呢。请你们承认：呜呼，吾过矣。冠冕堂皇的男女平权、法律先不要提，社会现实就是大男子主义，丈夫依仗奴隶主式的逻辑与伦理，在妻子面前作威作福；正是因为你们无法维持生计，才让蓄养的老婆出去工作，老婆逃掉了，那也只能怪你们没本事维持奴隶主地位。所以请你们承认：呜呼，吾过矣，一切罪责，皆在我等男子之身。事已至此，不必再提男女平权。丈夫既是大男子，又岂可使小女子顶罪？此时唯有一声长叹：呜呼，吾过矣！

---

[1] 此处的“国外”特指日本战败前所占据的海外殖民地。

五、众生开眼

出版业唱白脸的故事

平林泰子[1]

消息传来时，我惊呆了，像是胸口遭了重击，感想也讲不出来。算来我们也是二十五六年的朋友了，却总难得见面。最近在《妇人公论》[2]的集会上久别重逢，倍感兴奋，促膝长谈。她[3]告诉我心脏有些不舒服，虽然想去法国，但这副身体怕是去不成。后来，她频繁邀请我同去法国，我劝她在工作上别再勉强拼命了，但我知道，只要没到达生理上的极限，她不会听从我的忠告。

林女士去世的决定性因素，正是人们常说的“出版行业的高强度、高压力”。几乎一年到头熬夜工作，手头同时进行好几个连载，一个月还有三四份短篇，不管从艺术上讲，还是勤劳上讲，都不可理喻。而当今日本的出版行业，追求的恰恰是这种不可理喻的工作模式。然而，我们从旁细细审视其追求，不难看出，其本质与其说是贪婪无度的放纵恣睢，更像是面对衰败消极无助的焦躁。大型报刊姑且不论，一般的出版机构与其他产业相比，资本根基薄弱。若要推出默默无闻或是风格古怪的作家，往往不是大赚一笔就是血本无归，而一般的出版机构没有能力冒这个险，对他们而言，把宝押在那些宣传费相对不高、起伏波动又小的作家身上，就算赚不到盆满钵满，也不失为一条稳健获取利益的捷径；且除此之外，也别无他法保证资本的安全。于是“人气作家”应运而生，他们身上集中了出版业的追求，惨遭剥削压榨。往严重一点讲，林女士之死，可以说是她在日本出版资本这一特性下，沦为了牺牲品吧。

林女士向来处身谨慎，之所以陷入出版业的旋涡，全因对身体的抗压能力过度自信。事实上，在诸多破坏性的力量面前，林女士一边与之作斗争，一边保护感性避免枯竭，并创作了不少杰作。如果说林

氏前期作品思想性不足，那么战后的作品《雨》《晚菊》《浮云》等，则逐渐摆脱了这一问题。尤其是《浮云》，展露了日本人面对战败的真实心境，可以说有着传诸后世的意义。

在这篇正式感想背后，我的眼前浮现出的是她二十三岁、我二十二岁时，一身铭仙和服被泪水打湿的样子。那时我们二人常常省下车票钱，从世田谷步行前往本乡的杂志社。我们曾同衣同食，也曾为着那无果的爱情相对而泣。呜呼！斯人已逝！

（《夕刊朝日》[4] 六月二十九日）

宫本竹藏[5]

作家一旦写出拙劣的小说，就要怪在出版行业高强度头上；要是闹到了自杀，那就更是超负荷工作的错了。至于自身生活的自甘堕落、头脑的空空如也、活力的消耗殆尽，却是讳莫如深。林芙美子之死纯属心脏病，并非自杀，而照平林泰子的意思，她大约是惨遭了贪婪无度的出版行业之压榨，沦为了牺牲品。（朝日）林之前是在为《朝日》创作小说，因此在平林笔下，近在眼前的《朝日》似乎便成了所谓“贪婪无度的出版行业”之代表。现代的作家、批评家云云，此一等人吃的正是出版行业这一碗饭，一旦遭了什么不如意，却要把原因都推在出版业身上。总之白脸一定得由出版业来唱。

林一年到头持续创作长篇，每月还有三四份短篇。从艺术上讲，从勤劳上讲，听来是有些不可理喻。可是在平林口中，事情却成了出版行业一厢情愿强迫劳动。所谓无度的贪婪之性，难道只见于强人所难之辈，不见于囫囵吞枣之徒？一是木桃，一是琼瑶。如果要说有过错，那过错也只能是五五平分。一味指责对方，大概只会适得其反，使亡者蒙羞而已。

社会上普遍存在一种迷信，认为出版行业具有某种魔力，个体的力量完全无法与之抗衡。按清水几太郎[6] 的说法，只要两三家大报社与NHK串通一气，甚至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舆论。清水认为报纸能够

肆意欺骗民众，但民众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愚民。归根结底，民众不会被骗，出版行业的威力也不足以杀死一名女作家吧。

（《东京新闻》[7] 六月三十日）

平林泰子

“出版业的高强度工作是林芙美子之死的决定性因素”，宫本竹藏氏抓住我的这句话不放，声色俱厉地指斥“平林让出版业唱了白脸”；但就我而言，反倒是对日本出版企业的软弱与贫穷怀有同情。资本的贫弱不允许出版业冒险，要求自然会集中在少数安全性高的人气作家身上；而对这些要求一一回应，作家的肉体与精神都形成疲劳消耗，更是理所当然。林芙美子卷入出版行业的旋涡，是因为她对身体抗压能力过度自信，这一点无可否认。

（谈）

《东京新闻》中的《放射线》栏目的宫本竹藏先生，大约是想表达这样一个意思：白脸不应只由出版业来唱，作家一方明知要求过分，却仍大包大揽、粗制滥造，也有过错；出版业并没有杀死女作家的能力。如果是有理有据有节地展开论说，进而得出结论，那不可否认，这种结论也可备一说。所谓的各持己见，就是要将自己的所思所想以适当的形式表现出来，以供读者批判。报纸的社论当然应该把握时代的正论，以接近正论为宗旨；但支持正论的并不是论者自身的信仰，而是读者的批判。

至于宫本竹藏先生的言论，我想诸位也一读即明，可谓无理无据无节。其论证处处充斥着感情用事的噪音，不够谨言慎行，实在缺乏教养，与坊间陋巷的拌嘴吵架别无二致。

与三大报刊相比，《东京新闻》在发行量上虽然算得上二流报纸，但其头版有一匿名社论栏《放射线》，又有一个文艺栏的小原壮助先生，其评论实在是过于粗劣，缺乏教养，近似于黑市街独有的噪音，带有极其强烈的下流小报色彩。

拙作也不时出现在这两档栏目中，承蒙几名先生的严厉斥责，但如果允许承蒙斥责的一方发表意见，我首先要说：所谓的斥责，一般是指在仔细阅读文章、正确理解意思的基础上，对论说的不妥或未至之处进行指斥；该栏目的几名先生并不如此妥帖稳重，而是粗略一扫，便从其中拈出一行文字，割裂其前后文意，吹毛求疵，甚至基于误读而投来污言秽语。

此次承蒙斥责的是平林泰子女士的文章。这篇小小的追悼文，登载在报纸文艺栏不起眼的一角，充其量只有两张稿纸的长度。然而宫本竹藏先生就连这区区八百字的短文也不假细读，错误理解了对方的着意之处，还不容分说地加以驳斥。双方的文章，我已一字不落地附在了前面，读者诸君大可自行品读玩味。区区两张稿纸的文章，都读得如此粗略，长文将被何等误读误解，想来也不必多言了。

不曾细读便加以批评，可谓是极不诚实之举。理解对方的意思，不仅是知识分子必备的基本教养，普通人日常谈话也应当谨慎对待。而这名先生却对误读毫无戒惧之心，拈出一行文字便断定为全文之主旨，盛气凌人地开始吹毛求疵，谩骂侮辱。其吹毛求疵之方法、牵强附会之形式，近似于敲诈勒索之徒；而于遣词用句、文脉格调处，也表现出了相应档次的教养。将此等匿名社论登载于头版的报纸，连三流四流也称不上，只能算是地痞无赖的下流小报罢了。《东京新闻》的前身叫作《都新闻》，是一份主打娱乐内容的报纸，那时它还相当具有格调，没有失去文艺界应有的教养和品位。当时我也写过一些匿名评论，赚两杯酒钱，但只要是我经手的文章，尽管是匿名评论，也绝不会不假细读、破口大骂、信口开河。凡是所谓的评论，不管匿名与否，都不能脱离有理有据有节的规范行事。

只要通读追悼文，我们不难发现，宫本竹藏先生明显属于误读，而平林女士的抗议实属合理。平林女士先是大致描述了出版业的高强度工作，随即又指出，出版行业之所以强迫作家过劳工作，也是出于无奈：旁人不难看出，日本的中小型出版机构，与其说是贪婪无度、放纵恣睢，更像是面对衰败消极无助，焦躁不已；它们与其他产业相比资本薄弱，不敢冒险登载无名作家或古怪作家的作品，只能依靠那群评价已经相对固定的老面孔；这种经营手段不会大赚也不会大亏，却是保证每月收入稳定的唯一办法；于是各个小出版商一致求稳，其结果就是人气作家身上集中了各社过多的约稿；林女士之死，正是日

本出版业特有的现象———小资本出版的牺牲品。另外，平林女士也没有忘记特别加上一句“往严重一点讲”。然而宫本先生却说什么“在平林的笔下，近在眼前的《朝日》便成了贪婪无度的出版行业之代表”。平林女士的意思是说：大型报刊以外的出版商囿于其贫弱的资本不敢冒险，一致依赖求稳的办法，纷纷向人气作家约稿，林女士因此成了牺牲品。平林女士的论断特别点出了一个事实：大报刊以外的小资本出版特性，必然会导致流行作家疲于应付纷至沓来的约稿，牺牲了林女士的不是别的，正是具有这一特性的出版行业本身。

这正是平林女士说法的独特之处。说起出版业的高强度工作，一般来讲，人们最先想到是报纸的连载小说。而且林女士生前也确实在为《朝日》创作连载。唯独平林女士，没有将报纸连载当作林女士的死因，反而清楚地认识到：一众小出版商受制于资本规模不敢提出冒险的计划，谋求稳健经营，必然导致人气作家疲于奔命，日本出版行业的特异性使林女士沦为了牺牲品。平林女士的此番论述可谓极富特色。

其实，集中向人气作家约稿的倾向，在大型报刊身上也比较明显；单单指责小资本出版不敢冒险，将其归为人气作家疲于奔命的唯一原因，似乎不是很合适。如果要对平林说提出异议，也应该从这一点入手才对。

然而这名宫本竹藏先生，面对平林女士文中最有特色的论点，不仅未加反驳，还为否定而否定，闷头造出所谓的“平林说”，横加指责，说什么：“平林说出版业杀死了林女士，指的就是《朝日》吧。”如此一来更加暴露了他根本没有通读全文，但他对此毫无惧意，颠倒黑白地推测着“贪婪无度的出版业？是在暗示《朝日》吧”，捏造出颠倒黑白的平林说，然后吹毛求疵。吹毛求疵之前连文章都不读，此等所作所为，知识分子实应为之赧颜。这根本称不上是评论，不过是无赖流氓在挑人话柄，从头到尾没有一点知识分子应有的教养，甚至毫无反省之色，可谓厚颜无耻。黑社会敲竹杠的手段也不过如此吧。

况且，平林女士的原文对此，还有更进一步的论述。文章在点出“日本出版业的弱小资本使林女士沦为牺牲品”这一事实后接着又讲：林女士立身谨慎，之所以卷入众小出版社的竞争旋涡，是由于她

对自己的抗压能力过度自信。不仅如此，文章还写道：就在去世前不久，林女士还说过有些担心心脏，那时平林女士也曾劝她不要工作太拼命，但她明明担忧心脏还是听不进去忠告，反而要在病况更严重之前继续拼命工作。也就是说，平林女士没有忘记表示，对抗压能力的过度自信也是林女士猝死的原因之一。林女士基于对抗压能力的过高判断，答应了出版商们的过分要求———文章明确地暗示了：林女士之死也有其自身的责任。

那么这名宫本竹藏先生又如何评论呢？“平林声称出版业是强迫的一方，但接受强迫的一方难道就没有过错？过错只能五五平分。一味指责对方只会适得其反，辱没亡者。”明明是自己错会了原文之意，不，根本没有通读全文就捏造出一番架空的“平林说”，然后讲什么“你这么做反而会辱没亡者”，这份耳提面命的好意还真让人不好接受。宫本竹藏先生庄重宣告谆谆训诫的同时，又不像本刊一样把平林女士的原文也附在一起，于是读者难免以为平林女士真的说了什么辱没亡者的话；至于宫本竹藏先生其实是先按自己的意思捏造出一番“平林说”，再将其贬得一文不值，然后垂以谆谆训诫，这一事实读者可就无从得知了。这种手段实在见不得人。不管报纸的规模多么小，其头版的特设栏目中竟允许这种无耻之辈不具名地发表评论，中伤他人，那么可以说报纸本身也同样地格调低下、缺乏教养、无耻厚颜了。让这种小流氓抓话柄、挑话刺一样的言论横行于世，合适吗？既可悲，又可怪。

那么平林女士的这篇追悼文呢———这话对同行前辈有些不好讲———似乎有些时间紧迫的赶工痕迹。细读之人当然可以完全把握主旨，但其他人就未必如此了。三分之一也读不完的宫本竹藏先生姑且不论，比如读者乘电车时，草草过一遍眼，也有误读之虞。

追悼文在探究林女士的死因之前，先说下了一句：林女士去世的决定性因素，正是人们常说的“出版行业的高强度、高压力”。读者需要继续读下去，才能明白：出版业的确存在强制要求，也能看出他们的贪婪无度与放纵恣睢，但这些不是最关键之处；大型报刊以外的出版业者受资本规模所限不敢冒险、一味求稳，导致流行作家疲于奔命，这一无可避免的必然结果才称得上是林女士的死因之一。也就是说，平林女士最后是为“出版行业的高强度、高压力”赋予了她个人的理解，对此确实可以产生不同的解释；但至少就她的表达方式来

看，论证周密，条理清晰，语气平和，决非那种不顾是非黑白、一口咬定“就是贪婪无度的出版业杀害了林女士”的态度。

存在这样一种可能：读者一眼看到打头的一句“林女士去世的决定性因素，正是人们常说的‘出版行业的高强度、高压力’”，于是径自把它当成全文主旨；至于后文还有逻辑周密的解释、充分详细的补充，文章开头并没有草草定下结论，这些他们都不得而知了。也就是说，读者容易误将开头的话当作主旨，认为作者的大意不外乎如此，此篇追悼文的弱点正在于此。有些人扫过一眼就觉得自己懂了，后面的内容直接略过，至少对这类人来讲，产生误读的可能性确实存在。

但是话又说回来，普通读者毕竟只是在通勤电车中大略扫上一眼，而撰写评论之人原本就有细读全文的义务，两者不能相提并论。评论家读到一半就展开批评则不可原谅，况且避免误读的方法很简单———只要继续读下去就好。总而言之，文字上若干疏忽，笔法上不够精练，粗读误解的风险就难以避免了。

---

[1] 平林泰子（1905—1972），日本女作家。

[2] 《妇人公论》，日本女性杂志。1916年创刊，1998年由月刊改为半月刊，至今尚存。

[3] 她，林芙美子（1903—1951），日本女作家。1951年6月27日心脏病发作去世。

[4] 《夕刊朝日》，简称《朝日》，日本著名报社朝日新闻社发行的晚报，1949年创刊，1951年废刊。

[5] 宫本竹藏，笔名，音同历史人物宫本武藏。

[6] 清水几太郎（1907—1988），日本社会学家、评论家。

[7] 《东京新闻》，日本报社中日新闻社发行的日报。1942年创刊。

真凶随后浮出水面的故事

五月十二日，一个名叫沼田的少年（十八岁）来到东京丸之内警署投案自首，称“杀死茨城县守庙人的凶手就是本人”。该警署听取其自供后，认为沼田对犯罪现场描述十分详细，具有可信性，于是联系东京地方检厅，调查了守庙人被害一案，果然有了新的发现。

昭和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茨城县结城郡蚕饲村的一座观音庙中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凶手砍伤被害人头部后将其绞杀，夺走现金一千日元。被害人名叫青柳宇一郎，六十九岁，三十年前开始住在庙里，平时做一些黑市生意。案发现场附近留有一只装满大米的叫花口袋，警方以此为线索，于同月二十五日以犯罪嫌疑人身份逮捕了无固定住所的小林三郎（三十八岁），接着又于二十八日以同犯身份将无固定住所的大内末吉（三十四岁）捉拿归案。两人在警方、检察院审讯过程中，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于是遭到起诉。一审于水户地方法院下妻支部进行，由于两人均承认罪行，法院宣判各处以无期徒刑；两人随后向东京高级法院提出上诉，二审时彻底翻供，但遭到驳回，最终上诉至最高法院。小林在上诉书中如此写道：

（前略）蚕饲村老大爷（被害者）那里，我在四月十九日之前去过两三次。当时我有个朋友因为盗窃嫌疑被捕了，他的姘妇拜托我弄点钱做律师费，我和大内一商量，就去找了老大爷，想让他买下我们的一俵米，结果老大爷说：“今天没钱，明天再来。”第二天我自己去了，当时那边还有两三个人，像是来买粮的。老大爷说：“没问题，现在有钱了。”当晚我就和大内从吉沼村的农家拿了一俵米，在田里把米倒进口袋里，一起赤着脚去了蚕饲村。我俩在门外叫了好几遍门，但屋里没有任何回应。然后大内就一边说着“晚上好”一边打开了木板窗，往屋里一看，叫道：“好像有人倒在里面。”他这么一叫我也赶紧过去，借着月光往里面一瞅，发现竟然是老大爷光着身子倒在了土间。慌乱之中大内说“好像屋里还有人”，我俩都吓坏了，掉头就跑，一口气向西跑了大约三条街，到那边的神社才停下。我俩

当时觉得背着一袋子米显得很可疑，所以就在那里把袋子扔在路边了。（下略）

上诉者同时就以下四点表示了不满：

①我请求传唤高桥的姘妇吉田照子为我做证，为什么没有传唤？

②我们两人当晚脚上都是泥土，如果进屋，榻榻米上应该有脚印才对。

③如果是大内从后面抱住对方把他勒死，那么大内的衣服将不可避免地沾有血迹。

④搜查主任曾对我说："可别给我搞出什么当庭翻供的事情来。"这是为什么？

但是小林、大内二人的话里仍然存在一个难解之处：就算两人觉得这类地下交易白天不方便，与老大爷约定晚上再来，"半夜两点左右"这个时间也过于不正常了。最终，上诉遭到驳回，无期徒刑的处罚被下达，两人开始了服刑生活。

然而，沼田少年的自供不仅证实了小林、大内两人的供词出自强迫，所使用的凶器———柴刀、柴火、兜裆布（绞杀用）等交代情况也与现场一致，其中还有这样一段供述：

我杀了人后，正在屋里翻翻看有什么值钱东西，突然听到外面有脚步声，就躲到了佛龛后面。这时我看到有个貌似黑市贩子的男人往里面看，他发现尸体后吓了一跳，逃掉了。

这段供述与小林、大内二人上诉时的说法一致。于是警方基本可以确定真凶就是沼田，而另一方面，已在服刑的小林、大内二人，据说却从未向其他囚犯表示过无辜。

另外，沼田自首时并不知道小林、大内二人已经作为该案的犯人被捕且正在服刑。

导致误判的原因多种多样，而要避免误判，首先要做到：在案情尚不明朗、怀疑尚不充分之时，不去凭空打造一个犯人。问题是社会大众有社会大众的一套，抓不到犯人，他们会生气；抓到了嫌疑人，他们又歪着脑袋说这人不像有嫌疑。

就在三天前，伊东市发生了一起杀人事件，我在斟酌分析之后，断定是儿子杀死了父母，并在某杂志上登载了这一结论。伊东警方与我持相同观点，据说已经申请了逮捕令，而伊东市民大多却从人情的角度出发，认为这个受过良好教育又貌似老实的儿子不可能杀死父母，从而断定他不是真凶。该案的犯人虽然对现场做了重重伪装，但诸多情况都表明唯有此人嫌疑重大，基本无法想象他人作案的可能；一件案子，能有如此大量且有力的间接证据集于一身，也称得上罕见了。然而，面对多到罕见的确凿事实，社会大众却视若无睹，一味从人情、感伤的角度出发，不是基于理性而是基于感情做出判断。我感觉这种世俗人情的做派就像蛮不讲理的黑帮一样，让我感到恐惧，而这种恐惧逐渐强烈得无法忍受，可以说，最终我如此决绝，甚至有些不顾后果地断定本案是弑亲，其原因之一也正在于此。那么真理将置于何地呢？世俗人情否定真理，不仅不去关注事实中不合理的部分，反而将一切违背世俗人情、追求真理、遵循理性之举视为冷酷、恶行、禽兽不如；而遵从感情则是善人之举，属于善行。一旦这类世俗人情成为舆论的主流，后果将十分可怖，而从举国上下的从俗之心中，我已多少嗅到了山雨欲来的味道。要在公开审判之前先行论证“儿子杀死了父母”，对我来讲也需要极其坚定的决心，其中虽然也有些无法忍受俗情横流的意思在，但此案事实明白如此，反倒是众多对事实视若无睹之人更加不可思议。因此意外地，我并不怎么纠结担心错抓好人。当然，我也是在尽我所能地考虑了所有凶手另有其人的可能性之后，对自己的判断确信无疑，才做出了这一论断。在杀人犯被逮捕之前做出论断并公开发表，即使鲁莽如我，没有相当程度的信心与决心也绝对做不到。虽说我不是警察、法官，论断不具有定罪的效力，但我毕竟公开断定一个儿子杀死双亲；假如最终事实证明论断错误，那么我也心甘情愿就此折笔。断定有罪一定要慎之又慎：重重考虑一切可能，断定此人嫌疑确凿无误、凶手绝不可能另有其人，且在任何证据的检验下都无可置疑、毫不动摇；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可万万不能给人定罪。

伊东杀人案的情况可以说是一个特例，各方面的线索甚多，即使单凭间接证据（物证不详，当局方面未明确公开），也能证明此人有不可开脱的重大嫌疑。由于伊东案几乎一切因素都指向同一嫌疑人，因此我们不必非要等到招供，就能推断出他是凶手。

与此相反，有不少案子的情况是：除了犯人的自供以外，没有任何决定性证据。比如本次的守庙人案。战争结束前的日本，每逢缺乏其他证据时，就会抬出自供作为最大的证据，但这种将自供用于做证的制度，实际对警察系统的头脑发育有害，一直以来的狱卒习气恐怕更将积重难返。本案正是很好的一例。假如能够单凭决定性的物证断定犯人，不必在意当事人是否招供，那自然再好不过；可惜许多案子并不存在这类决定性物证。本案当中，被害人也好，嫌疑人也罢，都是些无家可归的黑市贩子、盗窃惯犯，根本找不出什么像样的物证。而且此类案子世人不怎么关心，审讯也草草了事，就算现场还留有几处疑点，只要犯人招了，他们就挑出证据中符合供词的那部分提交，直接结案。其实无论是什么案子，多多少少都会有那么一两条证据，让你觉得“靠它大概能够锁定犯人”。本案的情况，更容易让人疏忽大意地认为“应该就是流浪汉和盗窃惯犯的杀人案”，一旦产生了这种下意识的判断，就很容易觉得各个环节已经讲得通了，从而失去穿破重重迷雾抓住真相的那份敏锐感。

本案是否属于上述情况，在此不敢断定，但从本案的论证方式来看，可以认为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只把重心放在疑犯的自供上，即使存在其他疑点，也只提交符合供词的证据，其他证据皆视为多余，不予理会。

前文附载的那篇记述案件本末的文章中，不知是不是报社相关人员的个人观点，其末尾部分指出：小林、大内两人虽有洗脱嫌疑的余地，但深夜两点登门卖米的行为太不正常了，难以令人信服，这是他们的弱点所在。

此事不难解释。两人要去卖给被害人的米，是从农家那里偷来的。此二人本就居无定所，如果提前偷米，没什么地方可藏，反倒是当天偷走、直接处理才合情合理。既然要偷，当然不能大白天下手，傍晚也不够方便；另外假如到同村农家去偷，容易败露，于是两人选择了邻村的农家。我虽不清楚两村之间具体相距多远，但二人把米倒

进自己的袋子里，又背着它走到被害人家里，半夜两点才到也不会令人奇怪，或者说这样才更讲得通不是吗？况且交易双方都是什么人呢？一方是无家可归的两个盗窃惯犯，另一方是明知他们身份还答应交易的黑市贩子。从普通人的常识、生活角度来看，他们约定的时间当然不正常，但我认为，那只是对他们的生活不够深入了解，他们的供述违背了社会常识，却恰恰符合自身那一套特殊做派，反而更加可信。

两人在向最高法院上诉时表达了四条不满，其中第二、第三条说明：如果两人真的以被逼招认的杀人方法作了案，那么现场情况将与事实产生矛盾。他们的说法应当被视作具有重大意义的反证：两人赤着脚走在泥土地里去造访被害人，假设真如供词所称，两人入室杀人，那么榻榻米上一定会留下泥土脚印；正因为两人没有入室，仅仅发现被害人的尸体倒在土间就逃走了，榻榻米上才没有留下脚印。另外，供词称老大爷在睡梦中被柴刀砍中脑袋，痛苦地倒在土间，此时大内从后面抱住老大爷，勒住其颈部将其杀害；如果这一供词不虚，那么大内的衣服上就必然沾有血迹。既然断定两人是凶手，首先应该解释以上两条供词与事实之间的矛盾。

案发后的第四日，小林被捕，而大内被捕是在第七日，要处理掉沾血的衣服，确实有充足的时间。不过，衣服上是否有血迹、血衣的处理情况如何，此类问题本应逮捕后立刻审讯取证，不须嫌疑人主动要求，也该在一审判决前全部搞清楚，整理出一份笔录来。

榻榻米的脚印问题也是同样。最开始现场取证时，就应该做到：调查现场是否留有脚印；如果有，则取脚样，判断足部特征。不须别人要求也必须做得巨细无遗。而本案是否做过这番巨细无遗的调查呢？不清楚。那么小林、大内又怎么证明自己当晚真的是满脚泥土呢？也有可能是他们擦掉脚印之后，再离开了屋子。如今两人就算提出反证，也没什么作用，原因正是最初的取证不力。

关于满脚泥土这一点，确实无人能够证明；但这只是无法证明“两人当晚满脚泥土”，并不能逆向证明“两人当晚一定不是满脚泥土”。假如另有证据表明两人擦掉了榻榻米上的脚印，那么逆向证明可以成立；但只是怀疑擦掉，无法解释为何不存在脚印。总之案件的结果是：被告坚称榻榻米上一开始就没有脚印，却又拿不出证据。于

是法官心证愈加倾向于两人就是凶手，最终判定被告提出的反证无效。

天平的一边是被告主张“当晚满脚泥土”，另一边则是“没有证据”证明满脚泥土———两者之间原本不分高低，只要没有确实的证据表明“当晚不是满脚泥土”，那么就不会产生否定的力量。法官心证在证据的天平仍然平衡时，可不该向其中一方倾斜吧。当然，流浪汉、盗窃惯犯杀害黑市贩子，实属司空见惯，法官也是肉体凡胎，心证容易倾向于被告不利也是常事。可能人人都想说“换我可不会这样”，事实果真如此吗？不管再怎么认真自省、谨慎反思，时刻保证内心的天平不偏不倚，还是难以逃过“人情”二字。

★

我认为：小林、大内二人上诉时叙述的当夜行动之中，存在着相当关键的因素，本可以明确断定二人是不是凶手。二人称，他们当晚从农家偷出了一俵米，倒进袋子里后背着去了被害人家。后来米袋子在附近被发现，成了怀疑二人的最初线索。被盗的农家、把米装袋的地点，这些肯定都实际存在；而死者家里储藏的米呢？可有被人装袋运走的痕迹？假如警方最初现场取证时，已经巨细无遗地调查过，获得被告供词后立刻与事实进行严格对照，那么就算无法直接证明“两人不是凶手”，至少也可以确定“把偷来的米装了袋，背着去卖掉”这一供述的真伪了。

假如这一供述得到了确定，那么最核心的问题就变成了“榻榻米上是否有脚印”。“我们踏进了土间，发现被害人的尸体倒在地上，立刻就吓跑了”，这话是真是假，将直接决定两人是否是真凶。然而这件事情，直到上诉最高法院时才以被告不满的形式透露出来，是否表明逮捕之后审讯的最初阶段就存在纰漏呢。

如今凶手已经浮出水面，真相已经大白，可奇怪的是，二人既然不是凶手，被捕后最先应该极力申明“偷了一俵米，装了袋，背着去了被害人家，发现了尸体之后逃走”，而非承认子虚乌有的罪行。如果警方在逮捕后的审讯阶段，就得到了“偷米、逃走”的供词，那么必然要进行核实调查，当时不管是盗米的详情还是换袋的地点，真伪

应该都能得到证实；但到了二审，就不行了。两人的供词要证明真伪，只有案发后的一点点时间，实在称得上可怜。

可以说：如果案发后立刻巨细无遗地调查现场，逮捕嫌疑人后立刻审讯取证，并将供词与现场准确周密地进行对照，那么误判的第一步就可以避免。本案的问题，就是在重要的第一步中缺乏周密的实证工作。

现如今，案子到了二审，此时才去翻一审的供，声称自己无罪，提出新的供词，而供词的真伪已经无法核实了。也有一些人带着恶意的眼光，认为他们是故意等到真伪无法核实才翻供；这类推测须当谨慎自不必说，更应该彻底追查清楚的是：为什么被告一审没有声称无罪，亦未做出任何证明其无罪的供述？假如追查结果明确地显示，两人被捕后其实作了供述，但当时取证调查不足，未能证明，时至今日，是真是伪只能付诸阙如；那么，尽管两人的证词已无法证明为真，“无法证明”作为断定凶手的证据也只是五五对开。只要不存在否定供词的事实，那么“无法证明”的责任就不在嫌疑人一方。因此，只要没有其他决定性证据证明被告作案，“不是凶手”才是最为妥当的结论。

不过，两人翻供时，上述追查如何陷入了僵局，我无从得知。当然了，纵使供词中“把米装了袋，到达被害人家是半夜两点”之前都是事实，也无法证明两人不是真凶。但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如果供词中到这部分都是事实，那么对他们所声称的“看到尸体后立刻逃走，榻榻米上不可能有脚印”，也就有了重新调查的必要，不能简单地报以“撒谎”二字了。

两人担心自己遭到怀疑，逃跑途中把好不容易偷来的米扔掉了。要知凶手为了不留下指纹，杀人时还戴着手套，如此心思缜密之人，居然草率狼狈地把自己的叫花口袋连着米一并扔在路边，口袋作为证据可比指纹确凿多了。如此前后矛盾，从中不难看出不合情理之处。

他们根本就不是凶手，却害怕被怀疑，逃跑途中一时慌乱，把自己装满米的口袋扔掉，反而成了招致怀疑的头号线索。他们只是一味害怕被怀疑，却没有自信洗脱嫌疑，更不懂什么具体的论证方法，唯一能做的就是喊冤。正因为他们是这样的人，才会扔掉米袋，给自己

招致嫌疑吧。他们这种人，面对冤情一筹莫展；服刑之后从未鸣过冤，或许是由于他们放弃了，觉得不闹出什么动静，乖乖等待恩赦减刑更加实际。那些没受过教育的人们，许多都怀有自暴自弃的态度：国家社会怎么运作，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我没文化，不管说什么都是白搭。

对这些人来讲，最不可或缺的是律师，尤其是刚刚遭到逮捕时。因为证据的保质期极短，案发后是最宝贵的时间。

赛狗的故事

辻二郎[1]的表态

前些日子，众议院农林委员会对赛狗法案进行审议，本人以公安委员的身份出席并发表意见，因不曾积极反对，遭到报纸猛烈抨击。其理由大约是：本人去年曾就废止竞轮[2]提案做出决议，赛狗同属赌博性质，本人却不加反对，于理不合。这其中存在两点误会：其一，本人曾于某犬类协会担任会长一职，该协会在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提交了署有本人姓名的赛狗法案请愿书；其二，去年的废止竞轮提案，理由在于“妨害治安”，提案书中一无“赌博性质”字样，因此所反对者仅是竞轮，对竞彩、赛马、赛车等未曾涉及，这一点也招致了部分误解。身为公安委员，居然成了竞犬法案的请愿者，本人也愕然不已；记者们不明真相进而义愤填膺，也并非毫无道理。然而或因义愤之余，笔端不能自已，过度歪曲本人之发言，此于媒体虽属常态，于本人却甚有不便，其事本人于《东京新闻》（五月三十一日）已有详述。本人身为公安委员，在国警公安委员大会上提出决议，所关注者自然只是“扰乱治安，引发青少年犯罪”。最终，废止提案在国会没有通过，竞轮比赛重新开办，但请愿似乎有其效果：去年一月到九月，共发生四十七起惊动警察的竞轮冲突事件；重开后的五个月里减至三起。来年四月的公安委员大会打算静观其变，暂不重新进行提案。

竞彩、赛马、竞轮属于公认赌博性质的娱乐，对此进行探讨既是作为公安委员的义务，更是身为一个国民的责任。支持、反对两方，都出现了不少言之有据的观点。战前的欧洲诸国，此类赌博娱乐无不盛行，其国民也大都享受着人类共有的赌博乐趣，此事笔者亦时有所睹。然而，文明国家如此如此，日本未必便要照单全收。日本去年竞轮纠纷频发，惊动警方；鲜闻欧洲竞技场如此。或许是日本经营方法不佳，过度刺激了观众的赌博神经；抑或是国民教养不足，没有资格享受此类竞技。若真是如此，那国民享受此类竞技，好比幼儿手持烟花，可谓为时尚早。无论如何，假如某种竞技具有诱使人们光天化日

放火、抢劫、谋杀、伤人的性质，那遭人诟病也无可奈何，进而一切有着此类隐患的竞技项目均会遭人白眼。其中，对青少年群体的影响尤其使人忧虑。目前，禁止未成年人入场、禁售竞技券等措施也在研讨之中，今后国会应将其作为议题，积极展开讨论。

在尊重自由的民主世界中，禁令自然越少越好。但成为不令而行的优秀国民，才是尽量减少禁令的先决条件。

世间种种乐子，有总比没有强。比如这个赛狗，就挑不出一点儿坏处。不过要说它好，也只是适合作为运动会的一个余兴节目；发售赛狗券云云，目前还看不出什么前途。我可以打包票，发售赛狗券惹出来的乱子，要比假赛更夸张。要说原因也是无奈：日本适合竞犬的狗太少了。

要是牧羊犬嘛，训练得当也许还能进行比赛；日本犬完全不行。日本多的是那种不知睁眼看世界，只知自我陶醉的国粹主义者，他们把所谓的日本犬看得极高，却不知最愚蠢、最没法调教的就是日本犬了。

日本犬最能博得日本武士的赞赏，因为它们一生只亲近一个主人，不事二主。不过日本人有个问题：忠义大于天，不把愚蠢当回事儿。因此，一旦日本主人带着日本犬一起工作，情况就糟糕得很了。

只忠实于一个主人，意味着没有主人的命令就不会行动，主人不在就连正常人———不，正常犬的行为举止都做不到；到了主人身边，才算做回了正常犬，人一声令下，犬察言观色，进而行动。不过，竞犬项目是狗的赛跑，主人怕是不能跟着狗一起跑。如此一来，狗在半途与主人分开，不知如何是好，走投无路之下开始了彷徨寻主之旅，一犬彷徨，万犬彷徨，犬与犬便在彷徨之中展开群斗。就打群架而言，赛场是无可挑剔的战场，远胜胡同小巷。原本有两三只可敬之犬，认真比赛跑在前面，听到汪汪、呜呜的吠声，也一定会扭过头来，喊道："不好，吾等愚钝，顾前不顾后，实中敌人之计矣！"于是将比赛抛至脑后，奋身一跃，加入战团。

可以确定的是：只要主人和狗一起跑，那就没问题；甚至有可能不起任何冲突，平安绕赛场一周。不过，老爹和狗一起跑，那就不算狗的赛跑了，成了老爹的赛跑。毕竟老爹不可能跑得比狗快，所以客

人买赛狗券之前，更应该调查老爹的脚力而不是狗的脚力。但只调查老爹的脚力也是白搭。比如鱼店小哥和他的爱犬一起奋力跑在前面，菜铺秃头的爱犬虽不是担心秃头的心脏病，可比赛对秃头毕竟很重要，于是一口咬住了鱼店小哥的小腿。如此一来人与犬乱作一团，展开目的不明的大乱斗，其场面何等混乱，不难想见。最初还能分出咬人阵营与被咬阵营，人、犬或许还清楚自己为什么战斗；但随着战斗白热化，各人的爱犬相继血气上涌，每一个人、每一只犬都不再理会所谓的目的、对象与理由，总之各人各犬都在生死相搏，眼前的就是敌人，必须为此拼命奋战。其时却有一个传助[3]君，带上自己的杂种狗悄然脱离战团，重回赛道，朝着终点线开始了奔跑。谁知另有一个山际兄，较传助君尚聪明几分，早已喊着“Oh，mistake”[4]跑在了前面。传助君发了疯般追赶，最终在冲过终点线的同时狠狠揪住了山际兄，展开了毛头小子之间的大乱斗。看来毛头小子好勇斗狠，从狗身上学会了先发制人。不过，这还仅仅是赛场上选手一方的情况。

比赛经过如上所述，山际兄的狗与传助的狗获得连胜式一、二名，众望所归的鱼店、与之抗衡的菜店，以及其他备受瞩目的获奖候补犬无不落在后面，输了比赛；反倒是默默无名的杂种狗夺了头两名。观众可不会抛下一句“Oh，mistake”就算了，众人给惹火了，就难免闹出什么事来。

所幸日本犬没出息，主人不在身边就连打架都不敢，所以还不至于怎样；要是此类事件发生在牧羊犬比赛里，搞不好观众都性命堪忧。

日本犬经过适当训练，或许也有适合赛跑的一天。不过日本犬唯有一点长处：在主人的指挥下勉强成为正常犬，凭着一身蠢劲儿死心塌地看门，门看得还算不错。日本犬蠢得很，如果死命训练，固然能学会赛跑，但同时也会忘掉自己警戒心高、主人以外谁也不亲的本性，从而失去仅存的长处———看门。蠢材通过教育变得机灵，那是人类才有的现象；犬类通过训练只是学会一技傍身，本性仍然愚蠢。因此，就算把日本犬打造成赛狗用犬，也丝毫称不上犬种进化。学一样，忘一样，日本犬虽然蠢得没药医，至少还会朝着外人没头没脑地叫；它们唯一的长处正是吠叫看门，而非在赛道上乖乖跑向终点。

日本有不少牧羊犬，这种犬很机灵，把它们训练成赛犬应该不难。但牧羊犬在人类生活的许多方面都能起到作用，其能力足以胜任相当复杂的任务，只是让它们去奔跑，多少有些大材小用。

同样，我们也可以放弃将指标犬[5]、塞特犬[6]训练为猎犬，而将它们尽力培养为比赛犬，但这完全是犬种堕落，无法称为犬种进化。

简言之，举办竞犬是件好事，但不要强加什么“犬种改良进化”的美名，进口一批格雷伊犬[7]，打出公共赌博娱乐的旗号便是。不须遮遮掩掩，大可以公开表明：举办竞犬，一向公众提供娱乐，二抽头钱实现创收。生编硬造什么“犬类头脑之改良进化”，既属无谓之事，亦是欺世之举。

马这类动物，总体而言以奔跑为能事，评价马匹的优点，判断马匹的能力，主要着眼点在于奔跑速度；如果说赛马有利于马种进化，也不是讲不通。不过，狗的优点、能力可不表现为奔跑。丧家之犬落荒而逃姑且不论，猎犬、看门犬、牧羊犬、警犬、导盲犬、宠物犬，所有犬类的基本素质中，跑得快都不是特别重要的因素。犬类素质的优劣，由更为复杂、对头脑发育与训练程度要求更高的技能决定，脚力绝不是评价犬类素质的重要标准。

因此，听到有人真心宣称，竞犬大会优胜犬的血统会诞生出优秀的猎犬、看门犬、牧羊犬、警犬、导盲犬、宠物犬，我虽不知是哪家犬类协会的奇思妙想，但总禁不住怀疑其头脑发育程度是否近似于犬类，或有必要进行精神智力鉴定。

赛马，包括竞轮、赛车，都可以说是对马、自行车、机动车的品种“改良进化”；毕竟人类驾驭这些动物或机器，主要目的都是快速奔跑，说改良进化也站得住脚。竞这个也好，赛那个也罢，从古到今无不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发售赌券的竞速运动中，一切品种都能得到改良进化。

比如人类也有赛跑，搞一搞专业化比赛，发售赌券，也不是不可能。然而，就算是田径联盟会长，想必也不会宣称：赛跑冠军的血统中能够诞生出大学者、大臣、大将军、大音乐家。又比如竞轮，自行

车与人合二为一进行竞速，品质改良进化了的只是自行车，绝不能说人类的品质得到了改良进化。

当初我在报上读到一则消息，称“畜犬竞技法案”正在向什么议会提交，其目的在于改良进化；当场我就想到了家里的日本犬———平日里没头没脑一心忠义，愚蠢又吃不了苦———不由得惊异于提案者十足的勇气。他们的真正意图有二：既想为大众提供犬类赛跑作消遣，又想通过抽头钱为地方财政创收；作为理由其实也算充分了。然而，如果不在两项理由之外再添上竞犬的重大意义，衙门就不给盖章通过。万事都需要大义名分，需要形式，这才是问题所在。国家走上形式主义之际，不是亡国之秋，便是革命前夜，各国历史从来不乏前车之鉴。在那靠不住的大义名分之下，输掉一场战争就够了，能别再重蹈覆辙了吗？咱就学机灵点儿，好不好。

公安委员会同意废止竞轮的理由是“有害治安”，并无一字称“不可赌博”———这也是形式主义的歪理邪说。

所谓的竞轮纠纷，指的是一部分观众因假赛之类的事情闹出乱子；不过要说假赛，赛马、赛车同样少不了。而且，也不能说赛马、赛车的观众之中，就没有混入煽风点火的好事之徒。两个因素何时会叠加在一起，引起纠纷，谁也无法保证。这只是一个可能性的问题。赛马、赛车此前平安无事，此后未必持续如此；我也可以说：竞轮此后或许同样一帆风顺。如果硬要说“此前平安无事”算是一种保证，难道“希望一帆风顺”就算不上？从可能性的角度来讲，竞轮与其他项目没有什么不同。

一旦比赛作假，又有好事之徒，就会产生纠纷；其根本原因与竞赛的赌博性脱不了干系。而且，两种危险因素何时重叠，非人力所能预知。因此，就算把危害治安归咎于赌博，进而得出禁止赌博的结论，也完全称得上合情合理。“危害治安”与“赌博”，两个词表面上含义独立，所以公安委员会声称什么“废止竞轮是因为危害治安，从未提到‘赌博’二字”。形式化的借口或许可以应付表面文章，而那恰恰就是真正的危险所在。表面文章一旦开了头，天下万事还有什么不能应付。

禁令越少越好，此言有理。如果治国就是这也不许，那也不让，把人放在笼子里养，那不管什么昏君庸主，谁都能治国了。

至于将竞轮场里的冲突称为放火、伤人、抢劫、谋杀，作为一名竞轮场的常客，我认为有些过了：这些所谓的冲突，与那种愉快的游戏氛围不过只有一纸之隔。

上个月，大阪举行了近畿地区竞轮大赛，在女子决赛阶段，发生了一件奇事，也引起了一些纠纷。那可真是一场罕见的比赛，三千米的决赛进行到最后不到一百米，选手们正要拐过最后的弯道开始直线冲刺，谁知领先的松下女选手突然车把脱落，摔倒在地，紧接着后面的选手撞在她身上，总共八名选手竟然摔倒了七个，只有最后一个幸免于难。此时距离终点仅有百米不到，眼前的对手又全部倒在地上，该选手将此状况视为大好良机，不紧不慢，不慌不忙，一个人静静地通过了终点。某竞轮杂志登载了该选手领先过线的照片，配图说明云：

且看愕然孤影，悠悠独过终点线———无可置疑的冠军！

记者的车券也泡了汤，行文透露着些许遗憾，但读来情景如在目前，着实是篇优秀的报道。

此事最终还是闹出了乱子。假如只有一名选手过线，连第二、第三都没有，那么比赛就无效，车券必须全额返还。于是人们作如是想：最没希望的选手反而拿了冠军，五万张车券一个中奖的都没，还好上天助我，让其他七名选手全部摔倒，这样一来比赛应该不算数了。然而，事情岂会如此顺利。这可是大赛决胜战，亚军、季军的奖金也不得了。就算是季军，奖金也比普通比赛的冠军还多。在选手姑娘眼里，五万观众握紧钱包，长吁短叹，又算得了什么。于是事态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谁能先爬起来，奋不顾身地冲向终点呢？自然是最后摔倒的那人。但她既然排在第七个，实力当然也不强，所以仍然是名无人下注的选手。这里借用竞轮杂志的记述：

米田选手默默站了起来，但那并没有用……观众们无法平息怒火。无法平息怒火的原因是：比赛最终被认定有效。

据说当晚九点左右，还有观众在吵闹。这事儿在某些别有用心之人看来，也可以说得上是严重的暴动暴行；但大部分人看到这则消息，估计都是一笑了之。该竞轮杂志描述道：车迷们不是来看脱衣舞，所以面对七名年轻姑娘跌倒的痛苦姿态，不管她们挣扎着爬起时场面多么香艳，也丝毫高兴不起来———这是一幕凄惨的人类在神明摆布下的苦恼群像图。报道的题目叫作《丰中（竞轮场之名）骚动风波始末》。

记者与暴动应该没什么关系，但正因为他是记者，才见证了这场骚动的始末。文中称“凄惨的人类遭到神明摆布”，而他本人也没能逃脱摆布，证据就在其文章之中。只要读一读那篇报道，想必不难体会他那车券泡汤的深深遗憾、恨入骨髓又一笑了之的态度，以及望着七名姑娘痛苦挣扎的香艳场面，却丝毫高兴不起来的心情。

暴徒的暴行与记者的幽默感，只有一纸之隔；仅仅是一纸之隔，恨入骨髓又能一笑了之，人生可以如此彻悟。日常生活中，谁没有这么点幽默感呢？大阪人就更不必说了，凡是聚集着大阪劳动者的大街小巷，无不充斥着贴近现实的幽默感。所以，只要轻轻掀开这一纸之隔，找回日常生活中的精神，所谓的纠纷根本算不上什么事儿。“搞啥，这不就是脱衣舞嘛，咋看咋没劲”，说着，把手中的车券一撕两半，随手扔掉，付之一笑———大阪的观众们，日常生活中想来不乏这份宽容与大度。

我们是不是可以说，竞轮杂志的报道无心插柳却又恰如其分地将观众整体的内在幽默感描绘出来了呢。

所谓的竞轮纠纷，其本质不外乎如此，可以说越过薄薄的一纸之隔，纠纷的背面就是愉快的游戏氛围。玩竞轮的人们无不明白得很，而一个劲儿蔑称什么放火、伤人、抢劫、谋杀，反倒有些不正常。并不是别有一等名为“竞轮人种”的不逞之徒，若能明白这个道理，也就不必吵嚷着禁止什么了，人类共同生活的前路乃是一条康庄大道。

---

[1] 辻二郎（1896—1968），机械工程学家，日本国家公安委员会第一届委员长。

[2] 竞轮，指自行车竞赛，一种带有赌博性质的公共娱乐项目。

[3] 传助，横山隆一同名漫画作品的主人公，在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家喻户晓。

[4] 详见《我的人生观·日大劫匪团伙》。

[5] 指标犬（Pointer），又称波音达犬，起源于英国的中大型猎犬。

[6] 塞特犬（Setter），又称蹲猎犬、雪达犬，起源于英国的中型猎犬。

[7] 格雷伊犬（Greyhound），起源于英国的大型猎犬，19世纪进入美国，成为竞犬比赛的主力军。

六、暗哉，东洋

奈汝何

节山居士[1]的手记

盖男女居室乃人之大伦，鳏寡孤独乃四海之穷民。[2]天下无穷民，人人各得家庭之乐，是为太平之恩泽。人生之幸福，无过于家有贤妻。前妻节子，出身佐原伊能氏，性实贞淑，于本人之成功，素多内助，更育有二男三女，一生姻缘美满。惜哉金婚之期未至，遂至殒殁；临去之际，犹亟言为我养老送终。晚香[3]来至身边，事属突然，疑是为全节子未竟之责任，本人由此亦度过一段幸福之晚年。我既将晚香视作继室，自欲与其正式结婚；只是登记之事，晚香固辞，方才作罢。晚香为人无欺无伪，待物处事亦极恭顺，近亲诸人深知其性，此一年间相处和睦，我亦大为安心。然而，此番不幸若是由未能登记所致，则说明晚香之真意，仍有不为我所知之处。

要之：我对节子，始终既爱且敬；对晚香，则唯爱而已。当初晚香于长冈名声大噪，偶为一军火暴发户纳为情妇。所谓情妇，本就破坏他人家庭，晚香不屑为之，决然与之一刀两断；随后主动追求某名门子弟，嫁为其正妻，谁料历经种种坎坷，竟遭破镜之忧。晚香遍尝世间困苦，仍不失纯真之心，可谓出淤泥而不染。（详见二十五年三月号《主妇与生活》[4]）我深爱晚香之纯情，晚香亦由我始知何为真爱。此份真爱，不单源于我一人之身，亦因感动于身边诸人之意气。尾崎士郎[5]君有“淡于梦幻”之评语，然而此乃现实，决非梦幻。随后，晚香于小田原结成汉文素读会。此会之前身乃是一学生团体，素以本人为中心；故此会之创始者则我，促成者实晚香也。众学生对晚香追慕之情，委实感人泪下。晚香既殁，我亦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6]。（话虽如此，长子夫妇一片孝心，我亦绝无推辞之意。）

于伊东火葬场之棺木前，我已叙述过内心感受。神佛在上，概无身份地位之差别；新宪法亦承认人权之自由平等。棺木之前，唯有盐谷温与长谷川菊乃，此乃人类本来之姿。穗积博士[7]之脑髓作了医学优质资料，今我为俎上鱼肉，又岂敢逃匿。还请国内外学者、文人、评论家，就我之人性尽情评论、畅所欲言。若战后派诸人由此得以反省，人道由此得以弘扬，则幸甚焉。有评论云："恋情当隐秘，不当公开。"又有评论云："先生之爱不过一年有半，乃是一首精练之诗歌；若加拓展，则是散文矣。"其然，岂其然乎？[8]呜呼，我于此事，竟为公众所非？美人薄命？抑薄命故成美人？仰而问天天默默，俯而问地地不答，菊乃菊乃奈汝何。（七月三日于小俵晚香庵记）

我有一个外甥女死于自杀，当时年仅二十岁。她是投水而死，在家门口的一条水沟里。那条水沟是自家所用，不深，小石为底，引山间清流入其中，水极澄澈。正因如此，或许比看起来要深一点；但就算是雨后水满，也不至于没过腰际。外甥女没呛到一口水，可能是思想斗争太激烈，投水之前就已经昏迷过去了。不过，她的死确属自杀无疑。当时是深夜一两点钟，她离开卧室，跳入水沟。据说在投水之前，她还去问过年幼的弟弟：

"要不要一起去死？"

给人的感觉，好像有些神经衰弱。

外甥女的自杀比菊乃姑娘更加扑朔迷离。她当初曾定下一个婚约，本人也很满意，但不幸患了心肺方面的病。后来病基本痊愈了，她为读东京的女校方便，搬到我家里来住。那孩子性格活泼，看起来很是个乐天派。当初她过度痴迷宝冢[9]，惹来我母亲的一番训斥；但她毫不畏怯，反倒巧妙地拉上母亲一起去看，久而久之，不知不觉间老人家也成了宝冢的拥趸，她再看宝冢自然就光明正大了。如果她还活着，该有多大了呢？要比菊乃姑娘年轻一些。她的故乡旧属长冈藩的邻藩，祖上似乎不是武士。[10]

一个人要自杀，旁人很难看出来。我在矢口渡[11]居住那会儿，附近有对老夫妇静悄悄地自杀了。他们小有积蓄，感情和睦，从没闹出什么动静，可谓是生活安稳的模范夫妻。两人没有子女。从社

会角度来看，这对老夫妻没有任何寻死的理由；可他们就是选择了死亡。据说两人料理好一切后事，点上香，并排躺好，安安静静地走了。

盐谷先生似乎认为：凡称菊乃姑娘为自杀，皆属对逝者之诋毁。（见盐谷氏本人手记《宿命———关于晚香之死》，《周刊朝日》[12] 八月十二日号。）其实，任何人自杀都不稀奇；我也不觉得，自杀对其本人或其丈夫是一件不光彩之事。

海滩上有菊乃姑娘脱下的木屐，感觉当然是自杀的可能性更高，而非事故死亡。至于几乎没呛到水，给人的感觉像是她太过钻牛角尖，内心极度痛苦煎熬，以至于在溺水之前就已经死去了。据说盐谷先生当日偶过某佛寺，听到寺内诵经之声，便默祷了一会儿；此时寺庙的女主人出来，请先生进去喝茶。如果说此时正是菊乃姑娘的死亡时刻，是她的灵魂在引导着盐谷先生，这也未必不然。或许菊乃姑娘死后，两人仍然灵魂相通。不过，菊乃姑娘自杀的理由可多得很，没什么不可思议之处。生活看似和谐美满，背后也少不了暗藏的裂痕。听说她还有些神经衰弱，那更是自杀之说最有力的铁证了。

所谓“崇拜”的对象，正是因为高居云端，现实中接触不到，所以才有其价值，能够成为某些人的生活支柱。一旦把崇拜对象搬进现实，那可就危险得很了。无论任何人，在现实中都很难当得起别人崇拜。当然了，还有一种职业叫作教主，他们是接受崇拜的专家。不过教主与信徒之间，毕竟属于一种癫狂的信奉关系；或许那些普通夫妻的美满生活，本质上同样是此类信奉关系的一种变体也未可知。

所谓大诗人、大音乐家，仅仅是在诗歌、音乐领域胜于常人，其肉体凡胎未必超凡脱俗，与常人没什么不同。不，他们的肉体凡胎当然也有着各式各样的优点缺点，但这些与诗歌、音乐的才华并不存在对应关系。

菊乃姑娘在越后长冈做见习艺伎时，曾于盐谷先生之席间侍酒，得到了先生亲笔题写的一幅彩笺，自此十七年间，贴身珍藏；直至近年，又于席间与先生重逢，两人于是再续前缘。实在是个美好的故事，如果情节能持续到先生去世，那就更美好了。在如此和谐美满的生活中，不知怎么，菊乃姑娘却自杀了。不过，自杀并不意味着两人

之中有一个是坏人、小人。人生就是这么回事儿，即使两人毫无恶意，一心只想支持、帮助对方，裂痕仍然难以避免。人类还真是可悲。

见习艺伎得到一幅彩笺，十七年间贴身珍藏；十七年后席间重逢，彩笺为二人再续前缘。这样一段故事，并没有什么不自然。相比于素不相识，当然还是再续前缘比较容易。但是，如果说两人结成连理之前，还有一幅彩笺促成姻缘；那么结成连理之后，两人中间就一无所有了———除了两具现实中的肉体凡胎，为了更加富足、快乐的生活而共同奋斗。

所谓的“见习艺伎得到彩笺，贴身珍藏”，看作一种缘分并无不可；如果当事人拿它作为婚姻生活的根基，那可就岌岌可危了。

这样一种缘分，更适合当作一桩韵事、一则笑谈。任谁听到此类韵事，都不会生气或是怎样，顶多说上一句，“先生也是个多情种呀”，或者“结局幸福那就好哪”。这些都属于正常情况。

不过，假如把缘分当作是绝对的宿命，那情况就不同了。好比日本神话，如果认为它不是传说，而是比事实更加严肃的天理，那么拥戴天理的军事领袖与普通百姓之间，势必会产生一道鸿沟。军事领袖异想天开，铁了心要让一亿百姓扭成一股绳；普通百姓表面上不敢反抗，只能假装鸿沟不存在，跟在领袖身后走。那么菊乃姑娘呢，是她自己放出了十七年云云的传说，所以她的处境要比战争时期的老百姓更加尴尬。诸如什么“是前妻节子引导我与菊乃相遇”，无论先生说得多么天马行空，她也只能默默听着。

况且，一名见习艺伎侍宴之际，有人写下一首不知是汉诗还是什么的送她，于是她贴身珍藏———恐怕称不上美谈。“贴身珍藏”本身已经足够古怪了。对诗歌、诗人的热爱，与护身符是两回事儿；我决不认为贴身珍藏是一种表达尊敬的正确方式。假如菊乃姑娘真的贴身珍藏了，那当然古怪；假如贴身珍藏并不是事实，但她迫于某种气氛编造了故事，那这气氛也足够古怪了。

菊乃姑娘的汉学素养有多深，我不得而知。姑且假设她素养颇深吧，那么她就算是先生作品的一名仰慕者了。三流文人如我，宴席上也不时遇到艺伎说：“我是您的书迷。”当然了，“贴身珍藏”这类

毛骨悚然的话我是未曾耳闻，不过“我最喜欢您的作品了，都是我的枕边书呢”之类的言论，倒不是没有过。我这人生性乖诞，听到这些话也只是无动于衷；不过太宰治的自杀，似乎就是由类似的场景而起。[13] 此外，还有各式各样的情况：有的师徒相恋，殉情而死；有的抛弃糟糠之妻，与新欢同居；有的家庭关系进一步破裂，闹得不可开交；当然也有终生平安美满的例子。总之情况不一。菊乃姑娘的情况，应当也是其中的一种变体。

我不了解具体情况，只能凭借想象来谈两句。先生写下的东西，艺伎为什么要十七年间贴身珍藏呢？我怀疑：假如那是本小说，她当时一定会直截了当地说“我是您的书迷”；但汉诗不能用来阅读，没法说是“书迷”，所以她换了一种表达方式，那就是“十七年间贴身珍藏”。其实我感觉：说成“十七年间贴身珍藏”，听起来有些陌生；如果换作“十七年间，您的作品一直是我的最爱，胜过其他任何作家”，那就耳熟得多了。

读者与读者也不尽相同。有一种读者，特别钟爱某一作者，甚至能背诵该作者的全部作品。这一类读者，其实为数不少；但我们作者见到他们，并不会产生特别的宿命感。与这类读者相比，所谓“席间获赠彩笺一封，十七年间贴身珍藏”，既称不上什么宿命，也不算真正倾心的证明。倒不如说有些古怪、奇异的感觉。真正的忠实读者，如果得到了心爱作家的字迹，虽然不至于贴身珍藏，但无疑也会妥善保管。这种情况虽不少见，但现代作家大多将其视为作家与忠实读者之间的普遍现象，不会做出什么宿命论的解释。

某些风格的作家身边，有时会出现一些女性忠实读者，她们会盲目地把作家当成自己的师父、神明，或是心上人。故事的结局不尽相同，有的相爱、结婚了，却未必顺利走到最后；也有的后来反目为仇，不欢而散，这也没什么稀奇。

我感觉菊乃姑娘不是那种程度的忠实读者。不过，不管她是不是忠实读者，关键问题在于：作为席间助兴的一桩韵事，“十七年间贴身珍藏”或许恰如其分；但除此之外，不该再作他想。也许它促成了一段婚姻；但既然婚姻已经促成，它作为机缘的任务也就宣告结束，不该留存到婚后的日子。恋爱、婚姻生活之中，只有韵事，不存在传说与神话介入的余地。传说与神话只能沦为韵事，这也说明了现实人

生有多么残酷与严肃。过去，婚姻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人们的自由意志不受承认；今天我们不再是提线木偶，心中都想谈一场属于自己的恋爱。人心难测，知人知面不知心。怀着恶意去揣测对方，在夫妻生活中当然不算好事；但为了更好地发挥奉献精神，首先一定要知心，要彻底了解对方的一切。盐谷先生没有恶意，倒不如说充满了善意与奉献精神。然而，他只是虚构了一个经过美化的女子形象，然后将菊乃姑娘生搬硬套进去，并为此感到陶醉。盐谷先生既没有从极浅近的现实之中观察她，从而发现一个陌生的菊乃姑娘；也没有去层层推敲，细究她的内心。先生盛赞她是诗中的美女佳人，殊不知诗中的美女佳人并不存在于现实之中。

现实之中的人，存在着更加渺小、更加肮脏、更加卑微的一面。这不单是指查泰莱夫人那一类肉欲问题；将菊乃姑娘压到窒息、逼上绝路的，难道不是精神方面的负担吗？被打造成诗中第一流的美女佳人，就势必要承受这种负担。任何人都有卑微、肮脏、渺小、丑陋的一面，都少不了种种缺点与弱点；爱，必须建立在了解这一切的基础上，否则只会令人窒息，带给对方难以忍受的痛苦。

★

盐谷先生也许会宣称，自己是在彻底了解菊乃的缺点乃至一切之后，仍被她那美丽、贤良、方正的品格所吸引，这才爱上了她。我却对此持不同看法。

先生的爱是独裁者式的爱。比如一名军官，出于军队理念认为某名士兵是个好兵，因此很喜爱他。而这名士兵为了成为好兵，隐藏了自己的天性去迎合军官的喜好。迎合军官也许会使他成为一个好兵，但绝不会使他成为一个好人。他的真实愿望，其实是成为好人而非好兵；但社会是军人的天下，他也无可奈何，只能沦为提线木偶，接受独裁者的摆布，以求生存下去。

先生的情况与此相同。《周刊朝日》登载的那篇名为《宿命》的手记里，出现了一些说法，感觉只有提线木偶才能够忍受。

对于菊乃姑娘曾沦落风尘的经历，先生一直表现出极深的怜惜。不过文中却出现了这样一段话：

若我仍在任（指大学教授），晚香（即菊乃姑娘）仍居花柳界，那我难免沦为名教之罪人。所幸我已远离教坛，晚香亦曾嫁为人妇，现为离婚之身……

紧接着，先生还充满怜惜地补充了一句：“晚香实为可怜，‘艺妓从良’之名声阴魂不散，纯属旧日之陋习……”先生这两段话，暴露出一个可悲的事实：一切怜惜都不过是徒具形式而已。与同一个人结为连理，放在几年前，是一桩罪恶；放在今天，就无伤大雅。其实等于是在明晃晃地宣称：“咱们身份地位有别，你得感恩。”有一次，某大名的子孙想要练习谣曲[14]，于是召先生前往，菊乃姑娘也随之同行。手记中如此记述道：

越后长冈出身之贱女，竟为旧藩主之同族———旧田边藩藩主[15]所邀，得以与我同行。实乃晚香无上之荣誉，必死而瞑目矣。

读至此处，我黯然无语，甚至感到痛彻心扉。先生声称婚后生活很让菊乃姑娘满意，没有任何不足之处。这话完全信不得。只要读过此段文字，任谁都不会觉得她自杀有什么稀奇。对于这一点，先生似乎理解不了，所以无可救药。

先生认为，在职大学教授娶艺伎做老婆，乃是名教之罪人。其实，存在先生这般想法，却娶了艺伎做老婆，才是罪人。

关于两人的结合，先生称：“恋爱不是游戏，而是切实的晚年生活问题。”那么，“切实的晚年生活问题”究竟指什么呢？

自发妻节子过世，劳烦长子夫妇之处甚多。某次卧病以来，时时切感之：无人照料，老境实忧。儿媳纵使至孝，上有夫君，下有幼子二人，加之今日再无婢女，毕竟不得顾我周全。于此困境之中，经两三人热心撮合，终与晚香结婚。（节选自《周刊朝日》登载之手记）

切实的晚年生活问题，确实是这么回事儿。老人对未来充满不安，孤独对他而言，必定是一种不堪忍受的恐惧。我虽然未至老境，也不难想象得到，同时能够体会到它的“切实”性。

先生想与菊乃姑娘正式登记，但她却拒绝了。先生的意思很明白：给菊乃姑娘一个正妻的名分，这样她就会照顾自己养老送终，先

生得以安心，生活也得以安稳。

这些全都很好。如果我身边有一位类似的老人，或许我也会劝他再婚。

从这句“切实的晚年生活问题”中，我感到先生更需要的不是什么正妻、伴侣，而是侍女———忠心的侍女。当然，这也没什么不合适。人到晚年，出于切实的生活困难，切实地想要个忠心的侍女，这很好理解。甚至可以说，越是到晚年，越是更需要侍女，而非正妻。不难想象，老人的实际想法，很容易倾向于找个侍女照顾自己。

永井荷风先生的情况也与此类似。如果荷风先生要选定一个伴侣，恐怕不会说什么正妻、老婆之类的大话空话，找一个侍女才是他的真实心境。

盐谷先生的情况却又不同。他的心境虽然也是想要侍女，但得到菊乃姑娘之后却发现，她不但是个好侍女，还能充当正妻，简直是为自己量身打造的心上人。当然，这也是件美事。即使不是先生的知己好友，为此送上祝福也不奇怪。先生对菊乃姑娘的痴情，同样很适合作为一桩风流韵事，在门下弟子中间畅叙一番；我虽不是门下弟子，也未有不适之感，只想对二人表示衷心祝福。

据说先生晚酌时，必先递给菊乃姑娘一只杯子，以替她斟酒为乐。此等心境，实为美妙，充分展示出先生无微不至的爱。赤子之心，一片真诚，不见半点尘埃。此番图景，足使观者心生暖意。

先生对菊乃姑娘的宠爱，可谓轰轰烈烈，同时又光明磊落，不失严肃。想来先生一生顺风顺水，于人心险恶处知之甚少，可谓天真单纯。从我这个旁人角度来看，先生平易近人，是位可爱的老者。

不过，旁人毕竟是旁人。那些与先生息息相关之人，情况又是怎样呢？先生所考虑的切实生活问题，菊乃姑娘总有一天也必将面临。

做艺妓这一行，从年轻时就得切实考虑晚年的问题。那些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年轻人，没必要考虑太多，只需尽情沉溺于新婚生活的美梦，醒来之后一辈子怎么也能将就过来。艺妓可不一样，她们的晚年生活没有一丝保障。

盐谷先生的想法很简单：有人为自己养老送终，那便足矣。因此得到了菊乃姑娘，就等于得到了一个安稳的晚年。不过，先生百年之后，菊乃姑娘也终将迎来晚年。

如今人们的财产，早已随着战火丧失殆尽。先生百年之后，留给菊乃姑娘的晚年保障想必不会太多。

战败后的今天，先生的昔日盛景虽已成过眼云烟，至少还有众多门下弟子簇拥环绕。这样一种氛围，存在于各地的学者、艺术家的身上，好似诸位先生的客厅、书斋便是王宫，书斋之主作为君王端坐其中。假如有人只见过某一处氛围，定要以为那位先生便是独一无二的学问、艺术之王。殊不知这一类君王，天底下没有五万，也有三千呢。

于是先生坐定，周围环绕起门下弟子，开始高枕安卧，谈笑风生。众人沉醉于唯我独尊的氛围，好似天下大事，尽在股掌之中。此时若有一见多识广之人在侧，观感必大不相同。菊乃姑娘身为艺妓，长年周旋于酒宴歌席，对此等夜郎自大的氛围，最是司空见惯。即使是乡村议员、黑市商人的酒会，也像是君王之间指点江山的谈判台。

菊乃姑娘见过数不清的君王，对这形形色色的王国百态，早已洞若观火，如见肺肝。她打心底里明白，王国只是徒有其表，没有任何值得依赖的实际力量。

一旦君王驾崩，王国瞬间就会土崩瓦解。据说在文人和编辑中间，流传着一句有关文人老婆的箴言：“先走是福。”意思是，声名正盛的文人若是死了老婆，前来吊唁的排场恐怕要比文人本人死了还大，那葬礼的规模，足以把胆小之徒吓得魂飞魄散。这话究竟有几分可信，我说不准。就算它夸张了点，总之君王还在，葬礼肯定惨淡不了。其实我认为，这句箴言的本意恰恰是形容相反的情况：君王死了，只留下老婆，无人搭理——有人搭理也必是不怀好意；当然，所谓葬礼也冷冷清清，参加者寥寥无几。

盐谷先生如果细细玩味过这句箴言，那么菊乃姑娘也就不必寻死了。

可惜先生太过单纯了，只知高谈什么门下弟子有个团体，自己创始之，菊乃姑娘促成之，两人共同接受仰慕云云，实际上纯属空话。明白人深知所谓王国不过是空中楼阁，在他们眼中，先生的这份单纯，不仅虚无缥缈，有时甚至面目可憎。

毕竟先生标榜的原则是：越后长冈之贱女，为旧藩主之同族贵胄所邀，乃无上之荣誉，必死而瞑目矣。既然如此，那么贱女的心事，理解不理解都不值一提了。

先生得到菊乃姑娘，倒是解决了切实的晚年生活问题；不仅解决了，还心满意足，太平安稳，乐不可支。享受着门生的簇拥，醉心于一国之主的幻景，向爱人献上美酒；欣赏着爱人美妙的三弦琴音，随着她的节拍诗情渐浓，吟咏不绝。更莫提还与爱人共赴邀约，陪贵族练习谣曲。对先生而言，此等生活想必是十全十美，天上人间。

先生越是满足，越是单纯，估计菊乃姑娘就越是不堪忍受。她身上存在一个切实的晚年问题，其切实的程度，恐怕不在先生之下。先生就算没有菊乃姑娘，至少还有门生簇拥，再不济也算个君王；菊乃姑娘的晚年，可连这点儿保障都没有。

况且，在先生的理论里，贱女如一介艺伎，竟嫁得自己这般学者，甚至为血统古老之贵胄所召见，实乃三生之幸。那么她的晚年如何，似乎也就不怎么值得考虑了。

先生曾说：

菊乃实为唐传奇中人物。

这话似乎是在说：身份下贱如艺伎之辈，竟能嫁与大学者为妻，甚至得以与血统古老之贵胄同席，练习谣曲———此等经历，非唐传奇中人物不能有。自我陶醉、天真单纯都没关系；但菊乃姑娘作为当事人，耳闻目睹，内心将作何感想？其心中之愁云满布，岂非早已昭然若揭？

先生对菊乃姑娘，想来是一往情深；但是，因为艺伎出身就视为贱女，嫁给自己是无上荣誉，应死而瞑目之类的观点，同样是先生坚定不移的真实心境，甚至还是爱情的证明、韵事的谈资。

先生的爱究竟有多深？在先生看来，把下贱女子娶进门，便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好像是在说：我肯娶你，这就证明了我那天高海深的爱，你已是唐传奇中人物，死亦可瞑目了。

被人所爱，一定免不了委屈、不快、发火，有时甚至感到难以忍受，那也极其正常。负面感情本就难免，更别说对方狠狠伤害了自己，还天真单纯，一无所知。“单纯”二字说起来好听，其实只是极端的自我陶醉。他不过是在说：货真价实的大学者爱上贱女，可是件了不得的大事儿，你是个幸福的女人。然后自行规定一份辉煌的荣誉，授予对方，却不给对方任何晚年的保障。

不过细细想来，此事的起因，仍是菊乃姑娘自己放出了话，“十七年间贴身珍藏”云云。所以，即使人们认为先生救了她、带给她安稳的生活、赐予她死而瞑目的荣誉———简而言之，拿她做了自己天真单纯的牺牲品———那也是她咎由自取，怪不得任何人。

解决了切实的生活问题，得到了安稳晚年的只有先生自己；菊乃姑娘既没有被拯救，也谈不上任何安稳。

还有那些簇拥在周围的门生，他们与先生同样单纯，只是享受着君王座下如沐春风的感觉。菊乃姑娘生活在他们中间，只能努力扮演着先生心目中的那个晚香———一名被先生拯救于风尘，从而得以安稳生活的贱女；一名有幸获准与古老贵族同席的伶俐女子———而且还得表现得心满意足。这副重担压在她的生活之中，该是多么苦不堪言；而先生对此一无所知，更使她陷入无助之中。

当然，菊乃姑娘很清楚先生的一往情深；在这一点上，我想她是真心感谢先生的，且对先生怀着无比深沉的敬爱。这份敬爱之情，至死一以贯之，自杀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菊乃姑娘的死，无声无息，宛如一道悄然而逝的影子。

菊乃姑娘选择悄然而逝，当是对先生那深沉的敬爱使然；不过，选择死亡，同样也是由于先生。先生对菊乃姑娘一往情深、天真单纯，举世皆闻；然而菊乃姑娘在先生底下伤痕累累、心如刀绞，却无人知晓。表面上，君王高朋满座，一派天真单纯的气氛；而在背后，躲藏着一个无人问津的自己，作为那气氛的牺牲品，形单影只，遍体鳞伤。这样一种情绪，想必有如一座大山压在菊乃姑娘身上。在旁人

看来，菊乃姑娘也是王国氛围中其乐融融的一员。她很难从旁人的印象中挣脱出来。要离婚，那不可能；要倾诉，又无人可说。她身边除了君王本人，便是些君王座下的盲信之徒。在王国里，君王的话比天大。至于打破那种盲信的氛围，恐怕不可能。她的烦恼、她的生活问题的确很切实，但与盲信不在同一个世界。用自己的切实问题，去唤醒那些一叶障目的盲信之徒，就像一拳打在棉花上，引不起半点反响。至少在菊乃姑娘看来，四周尽是汪洋大海，而她绝望地找不到一条小舟。

菊乃姑娘既不能离婚，又讲不出心里话，最终唯余寻死一途。寻死，乃是无可奈何的结果。

她的身上，有一种虚怀若谷的气质；好像大彻大悟，把一切归咎于自己的无能与不周，无声无息，悄然而逝，平静如归。跳入海中却未呛水，岂非正说明了她内心的苦闷切实且残酷，在她投水之前已经杀死了她？她的死可怜而令人同情，但同时又不乏明快。菊乃姑娘走时，想来没有恨着任何人；或许她还希望留下一句：“别了，先生。”

据先生的叙述，当日的情况如此：先生走在路上，本以为菊乃姑娘就跟在后面，却不知她已经悄悄走开，跳海身亡了；接着先生路过一座佛寺，耳闻诵经之声，下意识潜心默祷，此时住持的夫人出来，请先生进去喝茶。

事后先生称，那时就是菊乃姑娘的死亡时刻，她的灵魂在向自己传达信息。我认为这也不无可能。毕竟，菊乃姑娘去时心境澄澈，唯余一片亲切与怀念，也许衷心希望能给先生传达一两句别离的话语吧。这些都不难想象，因此先生作此理解也无可厚非。尽管寻死的原因之一，在于反感、憎恶先生那天真单纯的爱与自我陶醉；但一个愿以一死来化解所有悲伤、平息所有纷争之人，在将死之际不会怨恨任何人。不仅不会怨恨，甚至可以说充满了一往情深、恋恋不舍的感谢之心———就在心甘情愿去死的一瞬。

在先生看来，自己的一切行动都出自善意，对菊乃姑娘也只有怜惜与爱情。但是，害死他人未必都出自恶意；同样，裂痕也有可能产生于善意之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可真是扑朔迷离。甚至可以说，

有人欢喜时，就一定有人伤悲———夫妻之间也不例外。两人共同感到幸福，实非易事。对那些步入暮年，开始考虑晚景的人而言，更是如此。

菊乃姑娘的悲剧，并不是一个特例。世上总有那么些单纯的善人，坚信自己将爱情、地位赐予了下贱之徒、无知之辈，带给了他们死亦瞑目的荣誉。善人根本不理解，每个人都与自己一样，存在着切实的生活问题；只是陶醉于救助贱女的行为。其实真正被救助、获得了安稳生活的人，只有自己。不提别的，单是“下贱之人”这一观念，就已经彻底暴露了菊乃姑娘悲剧的真相；蒙在鼓里的只有当事人及其同类而已。所谓汉学，原本就不是什么追求真理的学问，其逻辑中心始终围绕着帝王的意志打转。凭着这一套逻辑思考的人，当然不了解人性为何物。他们无法与人进行心与心的交流，这是无可奈何的宿命———似乎正应了“宿命”二字。

菊乃姑娘永远地走了，无声无息，悄然而逝；我却生性口无遮拦，偏要吵嚷，偏要叫喊：菊乃心满意足？毫无理由寻死？这叫什么话。菊乃姑娘悲剧的真相，听听那句“此等荣誉，贱女必死而瞑目”，还不明白吗？真不明白呀。娶了“贱女”做老婆，罪在“不逊”，您明白吗？推脱一句不明白，这事儿就过去了吗？

人类的伦理，始于认识到自身之罪恶；认识不到自身罪恶，也就无法形成伦理。当然了，东洋的学问始于粉饰帝王，搞不明白，也没办法。

唉———黑暗哪，东洋。茫茫暗夜，将往何方？

我可不想与之同行。

（本文主要材料来自《周刊朝日》八月十二日号盐谷氏手记《宿命》。个人认为，该手记大幅度表现了作者的真实心理。）

---

[1] 盐谷温（1878—1962），号节山，日本著名汉学家，东京帝国大学（东京大学前身）教授。

[2] 《孟子·万章上》：“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孟子·梁惠王下》：“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

[3] 晚香（1914—1951），本名长谷川菊乃，花柳界名伎。1949年，年过古稀的盐谷温向菊乃求婚，两人正式开始同居。此事遭社会诸多非议，但盐谷乐在其中，作长诗《续弦行》，中有“鸾胶续弦乐且湛”等语。1951年7月，菊乃与盐谷温共同散步时神秘失踪，随后被发现死于海岸，再度引发社会关注。

[4] 《主妇与生活》，日本月刊女性杂志，1946年创刊，1993年停刊。“二十五年”指昭和二十五年，1950年。

[5] 尾崎士郎（1898—1964），日本小说家。与安吾为终生好友，后为安吾主持葬仪。

[6] 《论语·子罕》：“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表示愿使二三子为自己送终。

[7] 穗积博士，疑指穗积重远（1883—1951），日本法学家，东京帝国大学教授。

[8] 《论语·宪问》：“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子曰：‘其然？岂其然乎？’”表示怀疑。

[9] 宝冢歌剧团，日本大型音乐剧表演团体，全部成员均为未婚女性，男性角色亦由女性扮演。

[10] 外甥女名为村山喜久（1918—1938），安吾之五姊与村山真雄之女，深得安吾疼爱。村山氏出身新潟县松之山，旧属高田藩，与越后长冈藩相邻。

[11] 矢口渡，位于东京都大田区。

[12] 《周刊朝日》，朝日新闻社发行的周刊杂志，创刊于1922年。

[13] 太宰治于1948年6月13日投水自杀，与其共同殉情的情妇山崎富荣，最早就自称是太宰的仰慕者。

[14] 谣曲，指日本传统舞台艺术“能”当中的唱词、科白部分。

[15] 越后长冈藩藩主与丹后田边藩藩主均为牧野氏，故称同族。

七、大人乃一流绅士

华顶博信[1]氏的手记

我二人离婚，绝非出自感情不和。二十五年来，我对妻子情深似海。七月十八日夜，我在家中衣帽间发现了户田氏与华子；决意离婚，是对妻子的思想及言行冷静思考过后，得出的最终结论。妻子对此也毫无悔悟之心。

不，何谈悔悟。妻子甚至仍在筹划，今后借妇女卫生会的工作为由，继续与户田氏来往。我的妻子还是原来的她吗？战争结束后，似乎出现了不少新式家庭：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夫妻只是同住一个屋檐下而已。如果夫妻两人都满足于此，倒也罢了；我却过不来此等生活。此类所谓的新式家庭，难道不是对“自由”的某种误解？越是深入思考何谓自由，越会发现———真正的自由是一种自律，其本质甚为不自由。

自那天起我才发现，妻子的性格骤变，早已超出我的想象。我甚至产生过推理小说式的幻想：这一年半多以来，莫非户田氏每次与华子见面，都在她的咖啡里掺上一两滴药物？莫非是药物迷惑了她的精神，才使她的感情如此骤变？

虽然妻子做出了此等事情，但这岂能成为社会舆论伤害她的理由？甚至连户田氏，我也不曾希望他受到伤害。作为前夫，我将永远衷心祈望：当我的前妻竹村华子重回社会时，大众能以笑脸相迎。

离婚是幸运还是不幸？我深刻体会到，离婚之于我乃是彻底的不幸。我已因此失去一切，唯感身体日渐衰颓。

户田氏的态度

《闲院春仁[2]氏的手记》（户田氏的姓名首次公开）与《华顶博信氏的手记》（七月十八日夜的真相曝光）发表时，户田丰太郎氏

两度表示回应，其说辞分别如下。

〔第一阶段〕

我对华子夫人的印象，若要简短概括，那便是格调高雅，善于交际。她的心中怀有高贵的情感；我的前妻———去年年底正式离婚的德川喜和子，就绝非此种类型的女性。我对华子夫人产生了感情，开始与她来往。但是，我们之间的感情，从未将结婚视为前提。想必华子夫人也作同样考虑。因此，我不认为自己对华顶家的离婚事件应负任何责任，今后也没有结婚的打算。

〔第二阶段〕

如果她周边的环境允许，我认为与她结婚亦无不可。不过，我打算先充分征求亲朋好友的意见，之后再做出决定。至于我此前一直否认结婚，那是因为她当时刚离婚不久，我若表示结婚之意，只会徒然招致社会上的误解。事已至此，关于华顶氏我没有任何话要讲。

华子夫人的态度

华子夫人的态度也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的变化。

〔第一阶段〕

户田先生确实曾对我多番示好，但我二人之间关系，并不似流言蜚语所谣传那般亲密。

今后我不打算再与户田先生进一步来往了。至于理由，我不愿多提。

关于前夫，我从自己的立场出发，确实也有一些看法；但事到如今，指责的话我也不愿多讲了。不过，假如情况允许，我也可以回到华顶家照顾孩子。

〔第二阶段〕

我已下定决心：无论世人如何非议，我一定会与户田先生结为夫妻。

此次事件中，兄长闲院春仁与前夫所表示出的态度，是否太过无视我的感受？我本希望他们多给我一点理解，多想想为什么我会走到这步。

愿今后能与户田先生携手同心，向着充满爱情的崭新生活勇敢前行。

旧皇室成员也是人，凡是人惹出的事儿，解决办法都大同小异。此类变故，任何家庭都有可能发生；但无论摊在谁家头上，都是一场沉痛的悲剧。

华顶博信氏对此事的处置堪称妥帖。遭逢此等变故，任谁处在华顶氏的立场上，都难免怒发冲冠、悲恸难抑；此乃人性。能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那是职业老千之流，对此不该表示赞赏。歌德与拿破仑，德川家康与丰臣秀吉，各自性格虽大相迥异；面对此类变故震怒、激动的情绪，却同样超出常人数倍。他们镇静下来后，采取的处理措施全然不同；但其激动与怒火却如出一辙。怒火无法防止，无论何等学富五车、德高望重之人都是一样；或许有血有肉会发怒的特点，正是他们的可爱之处也未可知。

华顶氏经历了同样的怒火与悲痛，而他镇静下来后所采取的措施———以性格不合为理由协议离婚———不得不说妥帖之至。华顶氏事先也曾试探过华子夫人是否心有悔意，确定妻子一意孤行之后，才在商量好的基础上提出离婚。而且孩子由华顶氏抚养，华子夫人了无牵挂，还能分得一部分财产。华顶氏此举，何等含垢忍辱，何等以德报怨，真叫人五体投地。换作是我，绝对做不到如此。换作丰臣秀吉之流会作何反应，我说不好；德川家康为人温和得体，也曾仅因茱莉娅[3]不够恭顺而将其流放，可见华顶氏此举，也非家康所能及。

当然，这里面也有时代的因素。假设德川家康是当今日本的一名旧贵族，或许也会采取与华顶氏相似的举措。

面对不忠的妻子，华顶氏不仅以德报怨，甚至还向宫内厅长官说："即使天皇陛下为了全体皇族的名誉令我放弃离婚，也请恕我拒绝。"其心事之悲哀，决意之沉痛，尽显无遗。

华顶氏对妻子如此怜恤，离婚的决心又如此坚定；他走到这一步之前，曾有过一定时间的思索。华顶氏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越是深入思考何谓自由，越会发现———真正的自由是一种自律，其本质甚为不自由。”无论是他离婚的坚定决心，还是对妻子离去的无限爱惜、怜恤，似乎都是这句话的具体表现。

华顶氏深思熟虑过后所得出的这句结论，我深有同感。或许真正的自由确实是一种自律、一种极大的不自由。华顶氏所经历的混乱与绝望，恐怕鲜有人及；而他却能在短时间内进行如此深邃的思索，其修养可以说值得赞赏。虽说处世经验仍然不深，但只凭这份修养，我也不得不称赞一句：“到底是皇族大人，了不起。”我由此想到了另一位皇族，那位曾被巢鸭战犯监狱关押、美须髯、体态丰满的老先生[4]。那位老先生的人品，任谁也讨厌不起来。由于他做皇族十分有代表性，有人就想请他写一点有关皇族今昔生活的东西。单是据我所知，就有两家杂志社曾为此事找上门去。不难推想，那位高风亮节的老人当时过着怎样拮据的生活；但他却拒绝了写稿的请求。原因也很简单，仅仅是没有写的兴趣罢了。实在是位淡薄无拘的老人。

从这位皇族身上，我感到了一种忘机绝虑、返璞归真的状态。有些像第欧根尼，却又比第欧根尼更为淳朴自然。不过，如果没有深厚的修养做基础，也无法达到这种自然的境地。那么这种“修养”的根本是什么呢？华顶氏看似是在深思熟虑之后，偶然得出了“真正的自由是自律，是一种不自由”的结论；我却怀疑这并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而是因为皇族的生活模式，原本就根植在这份“自由的不自由性”之中。

每个皇族虽然不尽相同，但存在一个固定的生活模式：按部就班地体味着自由的不自由性，中规中矩地度过一生。于是最有代表性的皇族便在此种模式下生活，晚年变得比第欧根尼更朴素淡薄，甚至近乎成为原始人。不过，皇族也是人，千人有千面，不能说所有的皇族都会按照规定模式，中规中矩地走完一生。甚至可以说，中规中矩的反而是少数派，多数皇族都渴望着规定之外的自由。因为追求自由，正是人类最自然的欲求。

在此次事件中，华顶氏所表现出的品性，给我的感觉近似那位美须髯的老皇族，值得敬爱，令人怀念。但是华顶氏毕竟与老皇族不同

———他还年轻，不得不继续在这纷扰红尘之中摸爬滚打下去；而他能够在激烈的苦恼与混乱过后深思熟虑，得出“真正的自由是自律，是一种不自由”的结论，又足以证明他颇有见识。此人岂不可怜，岂不可爱，岂不值得交口称赞？

他在得出结论后，对待离去的妻子，始终怜恤；又坚持离婚，断无犹疑。我观其处置，念其心事，不仅顿生钦佩敬服之心，更难禁感同身受之泪。或许在此之外，还有其他更妥善的处理措施。但做到如此，足矣。世上能过此者，果几人哉？将心比心，“更妥善的处理”云云，此等大言不惭之语，我讲不出口。

事件发生后，华顶氏曾带着新闻记者来到家丑现场，详细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此举也许有点不合常理，但若只揪住这点说三道四，则是看不清事情的重点所在。就算是不合常理了，那难道不是无可奈何？一时的举动何足轻重；想到他在重重思索后做出的举措，想到他背后的切肤之痛与可敬之心，那便足矣。对此不知感同身受、一洒热泪之徒，仍是些对世间烦恼一无所知的毛孩子。哎呀，不好意思。无知可能更好一些呢。永远都是个不知忧愁的毛孩子，嘻嘻哈哈过完一生，确实要幸福得多。您请自便。

★

在华顶氏提出离婚之前，事情还是在朝着平实、正当的方向发展。

然而华子夫人的兄长———闲院春仁氏却主动发表了手记。此举才是纠纷的开端。

闲院氏在手记中称“夫妻多年生活美满，岂会只因性格不合而离婚？其背后有人跳梁作怪”，将事情公开挑明，毫无顾忌地声张：离婚是由于妹妹的家丑。

这一举动看上去甚是奇怪，除了“无所顾忌”难作其他解释。不过，旧皇族也绝非是别样人种。对此等事情无所顾忌，若说其人天性老谋深算也就罢了，常人决做不出此等行径。然则闲院氏天性老谋深算？并非如此。发表手记对他有害无利；而且观其言行，也看不出他

发表手记是为了自身利益。闲院氏不得已出此下策，必有其个人原因。

若是读过闲院氏手记与文后的采访问答，便不难发现他的真正目的：想尽办法使妹妹与妹夫重归于好。不料华顶氏对离婚心意已决，妹妹的态度又模棱两可，仍未醒悟（自闲院氏的视角来看）。所谓性格不合，原本只是个大事化小的借口；但若任其发展下去，两人真的会以此为理由离婚。此事一旦经过社会认可，便是成舟之木，再无转圜余地。偏偏两个当事人一个心意已决，一个模棱两可，谈不到一块儿去，两方近亲劝导也无济于事。闲院氏想到此处，烦忧不已，只能孤注一掷：向社会公开事实，借大众舆论之力，希望能使妹妹妹夫重归于好。闲院氏这段烦恼的心路历程，不难体会。

闲院氏毕竟也是皇族，表现出了皇族应有的镇定与见识。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最后如此说道：

“最佳结局是等华顶氏心情平复之后两人和好；其次是她今后独自生活；再次是找个旁人嫁了；实在不成，只能依了她，让她与户田氏结婚。”

闲院氏虽然提出了四个结局，但其他三种与最佳结局本质不同，都是在最佳结局“如若不成”的前提下，迫不得已的备选方案。他大半的热切希望，不待多言，自然只倾注在最佳结局上面。

可见，闲院氏最渴望的结局只有“重归于好”，怎奈早已技穷，别无他策，这才选择了将手记公开见报。

有一种看法认为：闲院氏清楚此类旧皇族事件的轰动效应，故而利用报纸达成目的。这种看法稍有些残忍。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他在束手无策之际孤注一掷利用新闻的勇气，以及勇气背后，对妹妹深切的关怀之情。

还有些人，发表的评论更加荒谬：皇族是暴露狂，不知遮掩，连入浴也不把某些部位遮起来。人的本性岂会因为是皇族就有所不同？入浴的时候就算不遮住某些部位，又有什么奇怪？入浴随性而为，不加遮掩；难道家族之丑也能不加遮掩，肆意外扬？皇族团结在天皇周围，要说“谨防家族名声受损”之类的教育，他们早就烂熟于心了。

我们当然明白天皇只是一介凡人，但对他们而言天皇还是更接近神，是一尊只可敬拜的偶像。在他们心中，身为皇族就是距神更近了一步，可想而知，他们从小接受相关教育，早已培养起习惯，要比常人倍加看重家族、个人的名声。

从闲院氏与记者的问答中，我们能够体会到此人极有见识。但换作其他同样有见识之人，恐怕不会为了妹妹而选择公开家丑、折损名声，而是会去寻找更加妥善的办法。

然而我们也可以反过来看：其他同样有见识之人，全都不走这条路；唯有他一人偏向虎山行。在他反常举动的背后，隐藏着束手无策的酸辛。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闲院氏可悲可叹的处境，而非他性格上的因素。

我在这里为闲院氏辩解，有我的理由：他不是离婚的当事人。离婚双方有时为了挽留对方，会做出些破罐子破摔的举动；闲院氏的孤注一掷与此不同。

我绝非上流社会出身，不过嘛，也算是中上流了；那种地方名流的人情世故，我也多少见识过。就我所了解，这些名流最先考虑的是家族名声；至于女儿、妹妹离婚后的生活，只是次要问题。因此，就算错不在女儿、妹妹身上，他们也会为了名声，义无反顾地践踏她们一生的幸福。至少我所目见的地方名流全部都是这副德行。

与地方名流的普遍风气相比，闲院氏的孤注一掷，其实是对妹妹将心比心的一种体贴，从中不难感受到他的一片真情。这不是反常举动的问题，是深沉的真情与体贴构成了闲院氏的勇气，而在勇气的背后，不仅隐含着对妹妹的爱，还有对华顶氏的真心歉意。从闲院氏的歉意中，我们能看到他公开妹妹家丑的无奈，也能感受到其中蕴藏的正义与高洁。

闲院氏走投无路之下公开手记的心情，我很能感同身受。但是此后的事情嘛，我就没兴趣写下去了。一切尽是“无奈”二字。

★

关于华子女士，倒是可以说上一句：这个女人不聪明。其实此等女人遇上此种情况，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我除了一句“随你高兴”，也没什么别的好讲。她身上岂有体贴，岂有真情，岂有那种为美好生活殊死拼搏的决心、辛酸的经历？兄长闲院氏的心情固然沉痛，但在我这个外人看来，也只有一句话可讲：随她去就是了，您再干着急也没有用。人生疾苦，她一无所知，拿她还有什么办法？自己任性闯下的祸，还请自己观赏下去；人生疾苦的好戏，我想很快就要上演了。

要知道天下人不是绕着你在转。不管是知识分子家庭，还是农民家庭，甚至街头流莺里面，都从来不乏此类女人，其性格别说稀奇了，甚至老套得过了头。总而言之，要理解人类及人类社会的常规，需要一点点聪明。对不够聪明的女人，说什么也只是对牛弹琴，只能等她自行醒悟了。

至于这个户田，同样是个虚与委蛇之徒。此人若是有点诚意，必会采用更加正当的方式，态度也不会如此闪烁。

最后再向各位皇族奉上一言：各位的家族团结之情甚好，尤其是华顶、闲院两氏在此次应对中所表现出的深情、体贴，真可谓感人至深，可歌可泣。但从两位的手记与发言来看，这份情感仅限于家族内部，各位看待其他阶级之人用的是别样目光，好像他们都是近似拉斯普京[5]的怪物。这一点，似乎不太合适。

关键在于，各位必须更加了解人性。正因为不了解人性，才产生了这种种问题。不了解人性，决不等同于高贵。

同样，如果认为了解人性就意味着下贱，那更是错得离谱。

况且所谓的“老油条”，正是贵族社会的产物。从前的平安朝如此，路易王朝亦然。当然，老油条之外还有风流客、百晓生，等等；这一类人，我们通称“老江湖”，但他们的祖师爷，恰恰是高居庙堂的王公贵族。追本溯源，事实正是如此。

对人及人性的了解，最早是贵族的拿手好戏。

华顶、闲院两氏的见识、深情、勇气，无不值得敬佩；区区在下，望尘莫及。两位的不足之处，在于缺乏对人性的认识，而且缺乏得有些过分了。

若能对人及人性有所认识，两位当成为世界一流之绅士。

那份见识、深情与勇气，希望能为全人类共同分享。

---

[1] 华顶博信（1905—1970），日本旧皇族。

[2] 闲院春仁（1902—1988），日本旧皇族，华子之兄。

[3] 茱莉娅，Julia Ota，真实姓名及生卒年不明，朝鲜人。壬辰战争时被带往日本，后成为德川家康侍女。因不配合基督教禁止令及不愿成为家康侧室，于1612年被流放至伊豆诸岛。“Ota”是姓或是名，至今尚无定论；部分文献将“Ota”写作“太田”或“大田”，亦不统一。

[4] 梨本宫守正王（1874—1951），二战后作为甲级战犯嫌疑人被盟军最高总司令部逮捕，在东京巢鸭监狱被关押五个月后释放。此人与其他皇族元帅相比，在军务及时势方面参与较少。

[5] 格里戈里·叶菲莫维奇·拉斯普京（1869—1916），俄国神秘主义者，一生充满了奇异的传说逸闻。

八、安吾爱妻物语

短视面相学

樱井大路的判词

从这张照片（见下）来看，此人额、眉、耳等各部位，皆表现出强烈的反家庭面相。尤其是此人脸部最突出的部位———鼻子，最成问题。鼻相如此之人，虽有赚钱的本事，却也容易散财。另外，此人甚为性急，发际线表明此人年纪轻轻便会离家出走。

除此之外，面相中表现最强烈的一点是：此人不可以常理度之。从这一点上讲，此人绝难与他人融洽相处，无法做到人见人爱，但会深受少数前辈爱怜。

此人生性孤独，若选择独立工作的职业，四十来岁可小有名望，但四十五、六、七这几年，会在事业与金钱两方面内心煎熬。五十岁出头时多少陷入泥沼，至五十六七可获大成。此人自年轻时便备尝苦辛，人生经验丰富，故而对其事业形成助力。观其额相，也可以说此人一生劳苦缠身。

此人四十岁之前，多为家庭问题所苦。种种家庭琐事会贯穿一生，但四十岁后运势正旺，可将琐事压住。不过有一点需附带提及：随着年岁增长，身边环境也会渐趋凄凉。

性格方面，此人待人极好，亦讲义气；但同时也有计较细节的毛病。这种人对外和善，对内蛮横。言行夸张豪迈，内心却谨小慎微。

从面相上看，此人虽不很会使唤人，却也喜欢热闹。

虽有长寿之吉相，同时也易犯桃花劫。

总结而言：此人面现善恶二相，皆属极端，二十四五、三十二三、三十七八命逢大坎，其后人生虽有曲折，但终将事业大成，成为造福社会之人。只是由于孤独，所以不适合家庭生活。我对此人颇有兴趣，希望能与他当面一会。

★

某次我通宵工作，清晨正头昏脑涨时，有个照相馆师傅前来登门，说是受《ALL读物》之托，要为我拍一张算命用的照片。



并非只有拍摄相亲照才需要整理仪容。照片就是要拿出去给人看，这点我们也不例外。岂止仪容要整理，还得摆出精心设计的姿势，好去瞒过大众的目光。这种事儿怎么操作我也知道———比如照相馆的人来了，就去洗脸、剃胡子、换上和服———只是从没亲身实践过。唯有那么一次，文艺春秋[1]要拍一个什么“百人”，当时我正光着膀子干活，满身大汗，无奈之下只能穿上和服拍了照。多亏了这次无奈，我这辈子终于有了一张拿得出手的照片。所谓用心，单单平日里知道方法还不够，只有身体力行才有意义。

至于算命用的照片，虽然不必刻意凸显天生丽质，至少也得洗洗脸，摆出明澈的眼神，把自己思维敏捷的一面展现给对方。可惜当时我正结束了一宿的工作，在等按摩师上门，所以脸也没洗；结果按摩师没来，倒是照相馆师傅先到了。不过，按摩师迟到也不尽是坏事儿，至少不必在接受按摩时拍照了。

虽然我很清楚拍摄时的状态不佳，但这张照片还是吓了我一跳。简直像个死刑犯。

照片里的人看起来，完全就是个混日子等死的囚徒。樱井先生真是慧眼如炬，本领不凡，对着这么张照片，也能“这儿好、那儿差”，分析判断，头头是道。

照片主人的职业，樱井先生作何推测呢？恐怕他并不知道这人就是我吧。

樱井先生清楚的事情有两点：一、托他看相，把照片拿来的是文艺春秋的记者；二、看相的结果会用在杂志文章里。不过他不清楚是哪方面的文章；而照片主人是何方神圣，假如记者没有告知，樱井先生就只能自行判断了。关于此人的职业、身份，我认为樱井先生必定事先推测过一番。

一眼看上去，照片里的人多半与犯罪有关，不是运势旺盛之相。既然杂志社要登载，那么此人多少该是个人物；但算命先生却不认识他，证明此人或许轰动一时，但不是什么大人物。

目前，长着这么一副混日子的面孔，又稍为人知的人物，当属地下一族了。德田中尉、野坂中尉以至什么下士、上等兵，最近都潜入了地下，或许也算是一丘之貉。

不过，地下一族中也有特立独行之辈。好比万事万物都有左旋右旋，地下运动中也有人一身兼具两种截然相反的本能。比如那位参谋[2]，战败后一手出单行本赚得盆满钵满，一手将地下运动进行到底。与其同气相求者，同样不乏其人。

此外还有一等人，叫作“整肃族”。不过整肃族大多教养良好，照片里的人看起来不像，从那一副混日子的样子来看，倒有点无业游

民的气质。这样看来，搞不好此人原本在政府或大企业工作，后来犯了事儿，被开除了。不过，如果此人只是个轰动一时的罪犯，那照片应该见过报才对，况且杂志恐怕也不会来给他看相，还要登载。如此说来，大概是这么回事儿：此人目前由于某种原因失业，生活需要避人耳目，很是辛苦。

此人也有几分技术人员的样子，不过技术人员范围太广，从核能天才到间谍，甚至连文人也能算在里边；而且底层技术人员在日本不怎么吃得开。那么，或许是战后派政治家？又或是芦田[3]帮成员？黑市暴发户的智囊？藏了点钱的破产高利贷老板？被勒令反省的宗教组织首脑？都有可能。

总而言之，职业、身份这类现代社会地位，只在照片上看看脸恐怕无法做出准确判断。要是见了真人，倒能看出不少东西；单凭面部照片不行。既然见不到真人，那就只能根据委托者的身份、算命结果的用途以及委托时的具体情形来想象了。

假如要单凭面相、骨相做出准确判断，一定得事先对该人物的职业、身份、目前社会地位等方面大体有个了解。应该说，恰恰是因为有必要事先了解，才能证明算命的合理性与科学性。若是朝着脸或手心瞟上一眼，当即一语道破天机，那倒看似厉害；可此等高人，一辈子却只是个算命先生，岂不滑稽。先对该人物的职业、身份有所了解，然后参照面相、骨相等方面，采用找共同点的方法———如此倒有可能推断出此人的身世、性格。通过共同点来算命，应该具备相当高的合理性。

我对算命不太了解。不过，观察人的性格，不仅算命先生需要，对文学创作者同样意义重大。两者的观察方式想来也大同小异。

只是有一点不同：算命先生得算出结果，文人则不必拿出结论。不仅不必拿出，而且也无法拿出。

从文学角度推断性格，首先有一条不言而喻的道理：所有的人在本质上都相同，具备相同的可能性，这一点先于性格而存在。

至于性格，不过是可能性的多少问题而已。可能性的显现不是必然事件，而是偶然会被人生中的环境所左右，在诸多外部条件的影响

下或多或少地显现出来。

刑事案件的辩护与判决，在这层意义上也与文学遵循同样的前提，从而才能得以成立。

也许我们可以一言以蔽之：文学就是对可能性的探求。不过文学也有各种流派，其中也有人专门探求性格的可能性、人的可能性———或许应该说这类人反而属于主流。

性格的可能性存在两个方面：性格虽然受环境、偶然等诸多外部条件制约，但其本身也存在能动性，能够主动对外部条件施加影响。那些必然的、已知的事情，与文学上的探求无关。比如医学可以成为配制药剂、制定疗法的基准，法律可以成为裁量罪行的基准。文学既是探求，也是尝试；它不是基准，通常也不会提供问题的答案。

如果说诸多外部条件影响了普通人的性格，那么文学的重心就在“诸多外部条件”上。

假如“性格”是重心，那么这里的“人”就不再是普通人，而是病人。可能性的多少，相当于病症的轻重。

而文学所关注的，则是原本健康的普通人染病的问题。文学需要思考社会之恶，探求在何种情况下，人会染上疾病。文学的主轴不是照顾患者、治疗疾病，而是探索疾病发生的原因，倡导正义，反抗社会之恶。因此，凡属人类自身的问题，文学都不会作出解答、给出结论；而是会永远保持一种充满一切可能性的状态。

所以说，文人虽有必要把握性格问题，却鲜有立足性格去观察人生，更不会在文学活动中算命。

算命和文学都需要推断性格，但在这一点上天差地别。

★

比如说，某人生得一种反家庭、离家出走的性格，在文学上就不算问题。文学关心的是：什么因素导致此人不得不反家庭、离家出走。没有人天生注定必然会反家庭，必然要离家出走。

本人年纪轻轻离家出走，固然属实；但是否该称作反家庭？存疑。离家出走是否属于必然事件？仍然存疑。散财同样是事实，但究竟是出于性格还是出于思想？一时间虽难以判断，至少我很有些聚财的思想，但若说散财是三思而后行之事也未尝不可。如果认为性格跟思想是一回事儿，那就错了。一个人的身上，可以同时具有相反的思想，却不能同时具有相反的性格。

假设存在左右两种思想，某人性格多变，很容易偏向其中任意一方。若要讨论此人是左还是右，仍是在讲思想上的左右，而非性格上的左右。是聚财还是散财，是恋家还是离家，这些问题作为性格相互抵触，但作为思想，同一个人滑向任一方都有可能。假如我突然变成了守财奴，也不奇怪，这种事儿随时都可能发生。又或许，在性格和思想之外，还存在意志的作用。我曾经对药物成瘾，现在已经好了。关于上瘾的问题，虽然也要考虑上瘾之人的性格，但最终还是意志在起作用。意志要比性格更加深层。当然，有人认为意志也属于性格问题；可若是如此，浅层的又是什么呢？

据说德川家康年近花甲时，一旦骤逢大事，仍会脸色苍白，还有咬手指甲的毛病。关原之战开战伊始，秀秋[4]的叛降尚不明朗，形势对家康极端不利。据说当时家康面无血色，一边嘎嘎吱吱咬着指甲，一边担心：“莫不是中了金吾那厮之计。”

从今天的医学角度看，家康属于胆小的精神病性格。然而纵观家康其人，骤临大事虽会面无血色、啃咬指甲；一旦镇定下来，却心思缜密、算无遗策、深谋远虑、洞若观火，堪称一位沉着的智将。

家康一生戎马倥偬，南征北战，自三方原大败后从未如此面无血色、茫然自失。而且关原之战时，家康早已年过五十，却仍然秉性未改，侍从眼中所见的，是家康真实而平凡的一面。

家康似乎甚为好色，就喜欢抢别人老婆做妾，不管是什么出身。此事看似离经叛道，有些反家庭，但他的一生并非全然如此。家康给人的感觉，好像孩子被烹杀一两个也无动于衷，他也确实漠然地处死过自己的儿子；但这并不是反家庭，而是为了保护德川幕府这一大家庭。

简单来说：我们通观家康一生行迹之后，假如要对其做出评价，希望找出一条主轴；那么这条主轴不会是性格，而是其思想。意志在性格的基础上发挥作用，从而形成一种思想，由此出发深思熟虑，当机立断，这才构成了家康一生的行迹，也成就了家康其人。

家族企业还是股份公司？天皇制还是总统制？这些问题也无法凭性格解决，只能依靠思想。

算命的一大弱点，便是通过性格看人生。开辟人生道路的不是性格，而是意志和思想。性格没有正邪之分，思想却有。我们应当清楚：决定人生价值的是思想的正邪，性格则是更加浅层、更加原始的东西。

★

算命先生还说我这人不可以常理度之。这话也有问题。即使是在日本，人们也逐渐能够理解我了；要是放到其他国家去，那我就更正常了。在外国人眼里，我这种文人才算正常，不合常理的反倒是日本其他文人。

至于“绝难与他人融洽相处”嘛，这话就有点毒了。哪儿有这样的人呢。特别容易与人融洽相处，难道就不奇怪吗？是否能与人融洽相处，这也是思想领域的问题，是一种思考过后选择的生活方式。

比如石川淳[5]，他比我孤独得多，也没什么朋友，骨子里却温润如玉，非我所及。石川为人危言危行，其人品实应为大众所敬爱。有些人不喜欢他，或许是无法理解他身上值得敬爱的善与美；又或许是他们无从得知，人与人之间的情谊交契，只有像石川那样深厚才有推许的价值。

至于我嘛，且不说能不能够融洽，一旦真融洽起来，搞不好我还觉得烦呢。另外，我自小到大从未被少数前辈怜爱过，一次都没有。

不过，这倒不好说是樱井先生没算准。樱井先生推断性格、身世，本质上是在找共同点，因此算出这样的结果也很正常；况且还有一些人凭算命指导人生，这也够指导他们了。就“找共同点”这一方

法而言，不仅没错，而且十分理性。我要称赞樱井先生，他在算命先生之中可谓独具慧眼了。

据说那名记者拿到我的照片，原本是去了另一家算命馆，结果人家说光有照片没法算，把记者训了一顿。樱井先生则不同，面无惧色，侃侃而谈；不仅自信可嘉，亦足显手段不凡。

诸如“绝难与他人融洽相处”“深受少数前辈爱怜”云云，像是算命先生常用的套话。我很清楚，某一类人听到这话就好像深受启迪；不过这种讲话方式，恐怕也是算命的弱点之一。比如我这句话，您看如何：

“相信自己的本事当然很好，但不知天高地厚可不行哪。”

我还有一套说法，时不时说给年轻人听，故意惹他们生气：

“认真工作的话，也许有人会欣赏你；但你要是没能力，越认真越无可救药。捧着‘认真工作就有人欣赏’当死理儿，只是蠢货之间的自我安慰罢了。你到底要怎么办，明明白白下个决断，这是两码事儿，不能混为一谈。”

这不是算命，更像是酒酣耳热之际，对年轻人一番说教以助酒兴。话出口来甚是畅快，不过可悲的是，有时分不清楚这话到底是说给年轻人，还是说给自己听。

如此一番说教，也带些人生共同点的奇怪味道，不过这里边思想性的成分多于性格，似乎还上得了台面，有点儿说服力。当然，如果说这是名言，顶多也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醉汉那个档次，与孔老夫子、耶稣先生的传世名训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但是有一点：陀氏笔下的醉汉也好，本人也好，都深刻明白这些不过是一家之论，姑妄言之；心里决没有开宗立派、广收门徒的怪异念头。

“四十岁之前，多为家庭问题所苦”，这个嘛，我孑然一身，四海漂零，所以这点完全没说中。不过反过来讲，也可以认为它一语中的：或许恰恰是因为家庭问题，才导致我孑然一身。算命就有这么个特点，你觉得它准，就什么都准；你觉得它不准，就什么都不准。

如果从“没有家人背后支持”的角度着眼，那么孑然一身确实是个严重的家庭问题。要是说我为此所苦，以至于四十岁之前未能发迹，仔细想想也没说错。不过问题是：我发迹的时候，同样还是孑然一身。

文艺评论家会如何评论我的作品、我的一生呢？要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或生涯，家庭问题似乎是一个关键。不过之所以会如此，恐怕还是因为陀氏本人在书信、文章中明言过家庭问题。凡是作家本人明言过的事情，十有八九都不可信。所以反过来理解，我本人虽未展现过为家庭所苦的表情，亦未留下过为家庭所苦的文字，评论家仍会认为不足为据，结果想必是毫无顾忌，畅所欲言。

只有“家庭琐事”这一点，真没说中。的确，我有时也会产生一些难以忍受的情绪，觉得家庭琐事烦扰无比，甚至对家庭本身产生怀疑；但若与其他家庭相比，我的情况要好得多。我这么说也许樱井先生不爱听：这一点他真没算准。当然了，从主观角度来讲，我确实认为家庭很烦琐。而且“随着年岁增长，身边环境也会渐趋凄凉”这话，我也深有同感。只有这一点，我不得不信，同时深深地感到无可奈何。

不知道樱井先生根据什么面相，判断我四十岁前沉沦坎坷，年过四十方可稍稍成名。这一点倒是说中了。

至于“二十四五、三十二三、三十七八命逢大坎”，不是我吹毛求疵，确实是稍有出入，差个两三年。“稍有出入”这话，听起来和“基本准确”差不多；不过这几个年龄段之间本来也没隔几年，两三年已经是相当大的误差了。

如果要说我人生中的大坎，应该是六七岁、十五六、二十一、二十七、三十一、四十四这几年；要是连那些小坎儿也算上，可以说前半生整体都不顺。我这样讲，并不是质疑樱井先生的算命本事。算命嘛，基本上只能靠猜：此人属于某种类型，此种类型的人容易遇到某种大坎，遇到此种大坎一般都在某某岁。不巧的是本人前半生太过与众不同，根本没法猜，不是樱井先生的能力问题。要是猜中了才奇怪呢。我反倒觉得，恰恰是没猜中，才显得这种算命方式更为合理。因为它着眼全局，更能把握人的全貌。

六七岁时，我十分仇视自己的亲生母亲。仇视母亲，又带来母亲的憎恶，痛苦的童年奠定了一生的基调。直到最近，我才逐渐感到释然，也有了将这些个陈年旧事付诸笔端的打算。

十五六岁时，我是个桀骜不驯的愣小子，看上去像个街头无赖。考试失败不说，还被开除了学籍，日子过得粗糙混沌，不堪回首。

对于在二十七岁与三十一岁的时候所做的荒唐事，我曾写过一些荒唐之言，以作记录。不过现在感觉可能得重写，等过段时间安静下来再说。

还有二十一岁，这一年我患上了神经衰弱，还被车撞了。

四十四岁那年，是我住进精神病院的年份。

我是一个异类，人生轨迹从未正常过，算命先生要通过共同点推断出我的情况，既不可能，亦无必要。

我们不该去责备樱井先生这些地方没有算准，反倒应该注意他算准的事情，比如“四十岁前沉沦坎坷，年过四十稍稍成名”，我很感兴趣：这是根据面相、骨相算出来的吗？倘若真是如此，倒想请教一二。但是我感觉，樱井先生是根据委托的种种情况，认为照片上的人是战后派，这才推断出“四十岁”来。由于推断无误，因此可以认为他的算命建立在相当全面的常理之上，对这种根据常理的推断，我可以相信。至于那种装神弄鬼的算命、邪教的暗示伎俩，我一概不信。

至于我的性格，算出的结果是“对外和善、对内蛮横”。这倒不能说不准，但算准了也毫不稀奇，因为十人有九都是“对外和善、对内蛮横”。尤其是一些脑力工作者，身边人际关系险恶，只能凭着阴谋诡计生存下去；这一种人，自然会对外和善、对内蛮横，可以将他们的“对内蛮横”看作一种休息。只有在自己家里，才不需要客气，言行举止都可以随着性子来。对内蛮横，其实是一种心情的体现：只有在家里才能安心，只有家才是自己的世界。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亲切不拘的证明。

不过，有的人确实与家人不合，那么他在家里的蛮横，就不能称作“对外和善、对内蛮横”，需要另当别论。我认为，要看清日本家

庭里面丈夫蛮横的真相，关键就是这句“对内蛮横是亲切的证明”。

当然，丈夫在家的蛮横也与日本家庭残余太多封建因素有关，同时亦是女性在经济上从属于男性的必然结果；从这层意义上看，“对内蛮横”未必就是日本的特色。

女性在经济上居从属地位，把这层意义延伸下去，可以说“老婆”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职业，靠着给丈夫提供服务为生。妻子彻底掌握丈夫的脾性，提供的服务无微不至，非外面的女人所能及；可谓劳苦功高。然而丈夫却“对外和善、对内蛮横”，从没笑容，总是板着脸；所以妻子生气也在情理之中。其实，老婆能包容自己傲慢地板着一张脸，丈夫心里甚是感激。

我没有情妇。不过依我之见，在日本的家庭形式里，情妇与妻子竞争很难取胜。日本妻子多少都有些牺牲自己、侍奉丈夫的奉献精神，只要“女性从属于男性”的前提不变，这就是最高级的服务。在从属性的夫妻关系中，奉献精神大于一切。

情妇这一职业，买卖关系更加露骨，但在“经济上从属于男性”这一点上，与老婆并无不同。情妇的长处无非这么几样：容姿秀丽；床技高超；甜言蜜语，讨男人欢心；周旋酒席，供男人解闷。但即便把这些长处统统加起来，只要情妇没有奉献精神，只要女性在经济上还从属于男性，最后获胜的仍然是妻子。

问题是有的老婆奉献精神不足，反倒是情妇具备了奉献精神，这种情况老婆的失败无可避免。不过，那些日本女德式的老婆也确实有问题，大多只是懂个皮毛，连“忠义”与“奉献”都分不清楚。

“忠义”是个与修身有关的词语。女德教育里讲得明白的词语，通常都是徒具形式，没什么实际内容。“奉献”则是从爱情中自然生发的东西，男性通过经济支配着女性，却因为女性的奉献而心旌摇曳、心满意得。奉献精神是女性最有效的无上法宝。

无论情妇多么天生狐媚、床技高超，只要老婆具备奉献精神，而情妇没有，男人最终还是会回到老婆身边。也可以这么说：在男人眼里，女人是一种提供服务的商品；而这种商品最优秀的属性，永远都是奉献精神。

只要女性在经济上还居于从属地位，再怎么高呼“男女平权”也是白搭。男女同校也好，从国外学习护花使者的绅士风度也好，无论生活上的表面形式怎么变化，只要经济上的从属关系不变，男人选择女人的标准最终还是奉献精神。

男女双方谈恋爱时，一起工作，经济相互独立，此时往往是男方向女方提供服务。一旦结了婚，女方在经济上受到了支配，爱情的发展方向自然就变了：妻子如果不够奉献，丈夫就会去找其他奉献的女人。

老婆只要具备奉献精神，情妇再怎么美貌青春、天性淫荡、床技高超也不足为惧；但如果情妇也有奉献精神，老婆就危险了。尤其是那些连忠义跟奉献都分不清的女德乖乖女，不管在理论上多么强大，都不可能在现实中真正打败情妇。

丈夫在经济上支配着老婆，他从老婆的奉献当中，发现了自己唯一的心灵港湾。正因为家完全属于自己，所以才会在老婆面前任性地板着一张脸。甚至可以这样讲：老婆的奉献越是体贴入微，丈夫就会越安心，越容易任性板脸。

男人出去拈花惹草，这种露水关系无须担心。女人在经济上从属于男人，就不可能凭美色与床技永远得宠。这些东西别人也有，男人随时都可能迷上，只要还存在使男性拈花惹草的因素，美色和床技又岂可久恃。

“对外和善，对内蛮横”，并不意味着男人不适合家庭生活。在经济上的从属关系不变的前提下，可以这样说：恰恰是男性渴望回家的情感，导致了对内蛮横的事实。

当然了，在那种酷似买卖关系的夫妻关系中，最完美的情况还是老婆既有床技又会奉献。

所以说，是不是适合家庭生活，还是要看老婆。“由于孤独，所以不适合家庭生活”，这种说法本身就错误。无人不孤独。越是孤独的人，越是会时常感到一种刻骨的乡愁，想要回“家”。这时最能沁人心脾的，可以说正是老婆的奉献精神。老婆的奉献精神若是超过母

亲，夫复何求？我的老婆就具备这样的奉献精神，说我不适合家庭生活，绝无可能。

我这人有点花心，拈花惹草的事情做得比常人多；但我绝不会迷失回家的路。我在老婆面前总是板着一张脸，态度也不佳；满足于老夫老妻相对而坐，交流也大多是我发号施令，肉体交流则时常忘记。但我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对老婆怀有超越一般的爱情。在我心里，老婆已经高出了“女人”的范畴。我甚至早早就把遗书交给了她。我对老婆的好超越对其他任何女人，为老婆着想的心绝无一丝虚伪。老婆这个人，已经不再属于“女人”这个概念。只要老婆的奉献精神尚存，我的感情就绝不会变。如果说我决不认为自己与老婆平等，那么这恰恰证明了：虽然她只是担任“老婆”这一职业，但对我而言这个职业已经非她莫属，她与其他女人存在本质上的不同。

孤独的人虽然会拈花惹草，却不会真正沉迷于女人。陷进去会很快抽身，沉迷了也会很快醒悟。能够长存的只有慰藉与温情。即使那份慰藉与温情后来变成了板脸，那也只是证明了：唯有真正的家才能容许自己的任性。

“言行夸张豪迈，内心却谨小慎微”，我确实有这个特点，有些异常细心。至于“计较细节的毛病”，为什么说是“毛病”呢？我会计较的只有一部分事物，其他的根本不会。也可以说这是一种“热衷”，什么叫热衷呢？就是只对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追根究底，其他懒得去管。天下万事万物，岂会有人去一一计较个不休。于一事一物追根究底，付出远超旁人的努力，并长久持续下去，这才是热衷。

“有长寿之吉相”，承您吉言了；至于“同时也易犯桃花劫”嘛，这话稍稍有点狠了。

实际上我没犯过什么桃花劫。谈恋爱最辛苦的也只有初恋那一次。毕竟是初次经历，许多方面还不熟稔，整个恋情充满混乱，足足持续了将近五年。

无论多少回踏入情场，每次恋爱总会产生暂时的混乱，有时心如刀绞，以致夜不能寐。不过，每次混乱性质虽相同，持续时间却越来越短：从一个月，到一星期，再到三四天，缩减越来越厉害。最后恋爱等同于拈花惹草，感情廉价到不值一提。

不过也必须承认，回首此生，唯有拈花惹草这点怎么也改不掉，有时甚至是有意识地去拈花惹草。其实一切露水姻缘都极为麻烦，但有时我会不辞麻烦，勉力为之，这大概是出于职业上的欲念，或者说是职业意识。这番话听起来是在拿职业热情做挡箭牌，实际上我丝毫没有这个意思。我老老实实地承认：首先是因为我天性浮薄，其次才是出于那份不辞麻烦的职业意识。

也可以这么说：人生充满了无趣，拈花惹草更是无趣至极，花时间勉强自己去向女人献殷勤，不仅愚蠢而且空虚。要说做什么事情最有干劲，唯有自己的老本行。我敢断言的只有这点。

★

那张令人哭笑不得的照片里，我简直就是个混日子等死的囚徒；然而樱井先生拿着它，好歹做出了这一番判语，从这点可以认为，樱井先生具备理性的判断力，装神弄鬼及邪教要素较少，是一位文明的算命先生。

据文春记者讲（我也是刚刚得知），樱井先生称如果见到真人，听到声音，会算得更顺利。看来他认为，单凭照片算不准的原因在于没有声音。

樱井先生想听听声音，我认为很有道理。因为声音及话语里面，能够综合表现出说话人目前的职业、身份、社会地位等信息。声音里还包含了说话人的信心与信念，对声音分类，能够发掘声音背后隐藏的信息，能够弄清他说出的话到底在他心里占几分斤两。我们也与樱井先生一样，每天解读着对方说话的声音。

年轻人高谈阔论，其学识水平究竟如何，凭声音最能听得一清二楚；其信念的深浅程度，也能听出来。不过我们只是基于自己的需求，才去对声音做出解读，加以利用；至于在各种职业当中，声音的作用当然就更大了。我也能够想象到，算命先生利用声音的角度与方向，一定与我大不相同。

樱井先生提出了要听声音，也许应该说他越发像个算命理性主义者了。这位算命先生配得上银座，或许还很有潜力在文化阶层中博得好评。

但是，决定人之一生的并不是性格，而是环境与偶然；当然还有意志与思想，但它们也不免要受到偶然、环境等诸多外部条件的制约。

请人算命，最想知道的不是过去而是未来。对一位文明理性的算命先生来讲，算准过去只是开胃菜罢了；猜测未来才是最需要谨慎之处。

如何猜测未来呢？心怀善意，发挥本领，去发掘对方目前隐而未现的闪光点，帮助他树立更为坚强的信念与意志，使这次算命成为他改变人生的一个机缘。

像您这样理性而文明的算命先生，想必明白占卜未来的愚昧之处。您磨炼自己的算命本事，难道不是为了准确判断对方的各种条件，给予他勇气，引导他走向更好的未来吗？

通过准确判断对方的意志与各种条件，您有极大的力量改变对方的未来。不知尊意何如？总而言之，您是一位文明的算命先生。

---

[1] 文艺春秋，菊池宽于1923年创办的出版社，简称“文春”，亦发行同名杂志《文艺春秋》。

[2] 辻政信（1902—1968？），日本陆军高级参谋。1945年日本战败后，由东南亚战场逃亡至中国，1948年返回日本潜伏。1950年占领军宣布战犯搜索结束，辻政信公开露面并出版《潜行三千里》一书，讲述逃亡生活，成为当年畅销作品。

[3] 芦田均（1887—1959），日本政治家，1948年3月任日本首相，同年10月因昭和重工事件被迫辞职。芦田于1951年众议院会议上强烈主张“重新武装”论调，坂口观点与之相左，故作此调侃语。

[4] 小早川秀秋（1582—1602），日本战国时代大名，通称“金吾中纳言”。关原之战虽属西军，实为东军内应。开战时小早川本有所犹豫，后在德川军的威吓下正式叛降，此举直接影响了关原之战的走向。

[5] 石川淳（1899—1987），日本小说家。1937年获第四届芥川文学奖。与坂口同被称为“无赖派”。

我的人生观

一、没生下来的孩子

老婆怀孕了，但是子宫后倾，孩子没能生下来。

听老婆说出“怀孕”两个字，我不由得一阵寒战。年轻夫妇会在心里描绘未来的蓝图，翘首盼望孩子来到世间；此类心理我一概没有。

本人半生放浪形骸，极有可能身染各种病毒。前些日子在东大神经科 [1] 住院时，做了一遍精细的病毒检查，还好结果呈阴性。我不懂医，只是有那么个印象———潜伏期内的梅毒病毒、淋病病毒，检查结果也是阴性。

出于这方面的担心，我找到主治医师，要求注射青霉素，夫妻二人各打大约一千万单位的剂量。我甚至产生了一个念头：既然要住两三个月，不妨趁机把什么牙齿、鼻子，有毛病的地方统统治好。主治医师有些虚无地笑了：

“严格来讲，只要跟娼妓玩过，任何人都有患病的危险。就连医生也不例外。好比上战场，人人心里都有个数。不过，凡事都‘严格来讲’，岂不要没完没了，所以大家基本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去过分担心它。按您的年龄，您这么想就成：这辈子没有发病的危险了。”

由于是神经科，所以医生始终围绕神经在谈。主治医师的意思似乎是：既然目前呈阴性，那么在我的余年之内，至少大脑不会受到病毒感染。

我当然也怕大脑的问题，住进这家医院，谁不怕呢？精神分裂、抑郁症倒不会损伤智力，可一旦大脑被梅毒感染，智力就再也无法恢复正常了。

这家病房楼里有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性患者，大脑遭到梅毒感染，天天疯打疯闹。据说这类病人虽然发起疯来精力百倍，其实很容易就会猝死，周围人也总说她活不过这两天了，但她一直活了下来。

不知怎么，这个病人似乎与拖鞋、草鞋结下了梁子，总在病房里偷其他病人的拖鞋、草鞋，一只不落地紧紧抱在怀里，晃晃悠悠地走到厕所扔掉。另外，她还常在走廊把风，一天好几回，见人路过就威胁道：

“拖鞋，交出来！喂，我让你交出来！”

然后如影随形地追在人身后。她已经在靠点滴维持生命了，虽然靠着一股癫狂的蛮劲，也只能是晃晃悠悠、东倒西歪地走。然而要说步履虚浮，我本人也是一样。医生护士都让我用夜壶，但我不喜欢，每次都强撑着虚弱的身体去厕所。在病房与厕所的往返过程中，有时会被那个女病人叫住，有时会被她追赶，实在痛苦。据说她是被丈夫传染的梅毒，丈夫活得好好的，有时还会前来探病。

每当我想起老婆，又联想到这个女患者时，心情总会沉重起来。

“我这辈子也许没事，可老婆日后一旦发病，太可怜了。趁此机会，您就给我们打上吧。”

“您认为真的有可能发病吗？”

“有可能。而且我本来就有慢性淋病，今后进行持续睡眠疗法，身体逐渐虚弱，我担心病情会严重起来。”

医生一脸为难的表情，点了点头：

“好吧，那就按您说的办。不过青霉素的剂量问题，您得先向泌尿科咨询一下。到底打多少合适，先问过再决定吧。”

根据泌尿科的说法，五六十万单位就够，但在我的强烈请求下，最终各注射了三百万单位。

那段时间我的意识十分诡异，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处在焦躁不安中，被幻觉苦苦折磨。其中一个幻觉与老婆的血液有关：老婆在南云医院接受了血液检查，结果呈阳性。而且这种幻觉，实际上更像是服下安眠药昏睡时的梦。我会把梦境当成真实事件，醒来后继续去完成梦里的未竟之事。那段时间梦与现实已经没有区别了。

幻觉的内容大多与罪恶意识、悔恨有关。为什么呢？不清楚。比如去酒馆还一笔数目不大的账，总是些小家子气的幻觉，半点儿文人风骨都没有。老婆血液的事情就是其中之一。

幻觉中之所以会出现酒馆还账，是因为我之前确实产生过把账还清的念头；至于病毒弄脏了老婆的血液，我平时是否真的悔恨痛苦过，实际上很拿不准。有时我感觉，自己确实曾被这种悔恨折磨过；又有些时候，我却觉得这份记忆缥缈无定，只像是一个做过许多遍的梦。

我老婆和她的前夫有两个孩子，与前夫离婚后，又有过几个男人，最后才和我在一起。这方面的事情，她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彻底说开了（至少我如此认为），而且我也不在意。老婆在第一段婚姻中没有过不忠之举，和我在一起之后也没有过。她有着充分的决心：不忠之日就是分手之时。

我有一个习惯：喜欢用数量表现心理问题，比如“充分”“少量”。天性使然，怎么也改不了。此类数量表现的微妙差别常常盘踞在脑海中，有时我希望把这些念头一扫而空，唯一的办法，就是省略一切说明。省略说明能够满足我的一部分心理，却要牺牲其他心理作为补偿，最终会产生不满，进而感到痛苦。这算是我的职业秘密之一了。

就算老婆确实染了病毒，也有可能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其他男人。这种可能性的确存在，但我本人的罪恶感并不会因此消失。

我听说老婆怀孕时，首先想到的就是病毒，心情一下子跌落谷底。

后来我又推算受孕的日子，那段时间（元旦前后）我不仅过度饮酒，还在服用安眠药、兴奋剂。感觉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生下一个健康的孩子。

最近我重新进入了高强度工作模式，虽然有时迫不得已，还是得依靠兴奋剂、安眠药，但已经开始注意用法用量了。同时为避免过劳，我尽量保证工作量合理；一旦过劳，也会时刻注意休息。对我个人而言，这算是健康的生活状态，同时又不失工作的紧张与爽快，每天都十分快活———只是对我个人而言，身边的一切证据都表明，孩子很难健健康康地降生。

尽管我担心先天疾病，但我始终没想过堕胎。就在受孕前后，圣诞节前夜那天，发生了一起事件，足以使我怀疑老婆的贞节。后来岳父岳母和那个男的都来道过歉，这事儿就算过去了。不过，我并不想拿“孩子可能不是我的”做借口，提出堕胎。

我此前一直相信老婆的贞节，对过去也始终保持不追究的态度。但我必须承认，老婆怀孕这件事，使我稍微有那么一丁点儿动摇。

不管怎么想，孩子都不可能是我的。如果我有生育能力，早就应该有孩子了。不只是老婆，也包括其他女人。这种机会曾有过好几次，但怀上的情况一次也没有过。

有一种说法称，患了淋病，或者腰部受了寒，都会损失精子，使男性失去生育能力。两样儿都让我占上了。

从战争期间直到前年为止，整整七年，我保持着洗冷水浴的习惯。只有隆冬时节不洗，从春到秋一律冷水，有时初冬也不例外。

之所以会养成这个习惯，是因为战争期间燃料不足，洗澡水烧不烫，而公共浴池又总是歇业。原本夏天为了祛暑，我就习惯一天洗好几次冷水浴，于是借此契机，把这一习惯延长到了冬天。

当时我住的房子没有自来水，只能用井水。夏天泡进水里都会浑身清爽，秋天冬天则会直接失去神志。好像意识被阻隔在冰冷的感触之外，变得模糊不清；而经过一两分钟，模糊感逐渐消退，失去的意识慢慢恢复时，却会产生一种少量的爽快感，有时持续几分钟，有时

持续几秒钟。再继续下去，就会寒入骨髓，难以忍受，只能从水里出来。有一次从水里出来时，突然眼前一黑，膝盖一软，跪倒在了地上，背佝偻着，整个身体前倾，彻底失去了意识。不知道当时昏迷了多久，但我记得那是某年的十二月六日。从那以后，我就不在冬天洗冷水浴了，最多洗到十月底。

连续七年这么糟蹋身体，早就不是“腰部受凉”的程度了，全身都在不断变冷；如果精子这玩意儿会死于寒冷，那么早该死绝了吧。我在养成洗冷水浴的习惯之前，就是个海水浴狂热者。定居东京之后，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割舍不下，其中之一就是夏天无法尽情享受海水浴了。每当故乡的大海秋意阑珊之际，海边总会出现我的身影，孑然伫立。秋天的日本海连日狂风骤雨，海滩上既无人影，也无足迹，而在波涛之中辗转翻腾者，不消多言，唯我一人。我爱大海，也爱孤独。无论岁月变迁、狂风骤雨，是这份爱将我挽留在大海的怀抱中。

秋天的海水，就算到了十月也不太冷，日本海也不例外。盛夏的高温加热过的海水，要凉下去很不容易。可能日本海十月的海水要比六月———甚至有时比七月初都要暖和。既然温度不易下降，那么同样，一旦变冷的海水，也很难再暖起来。大约八月中旬是海水温度的顶点，其后就会逐渐变冷。通过亲身经历，我了解到一个荒唐的事实：那时我天性就喜冷。

去年开始，我搬来伊东的温泉地居住。这里不止旅馆，连家庭浴室也只有热水，没有冷水。冷水浴就此成为历史。

我也设想过：是否因为冷水浴告一段落，所以老婆怀上了孩子？不过，曾经失去的东西能否再度产生，仍是一个问号。

由于上述种种经历，再加上那件甚可怀疑之事，我感觉孩子不是自己的。大约有那么三个晚上，我为此辗转反侧。我记得大概就是三天，应该不会更多了。

不过，就算是那疑心重重的三天里，我也没有一丝堕胎的念头。

然后，我就对老婆挑明了，只说过这么一次：

“我怀疑孩子不是我的。”

“我知道。你既然怀疑，那我不生就是了。我会去打掉。”

“用不着打掉。你只要生，我就会养。”

“有办法证明孩子是谁的吗？”

“等生下来之后，查一查血型就知道了。”

我抛下这句话，吃了安眠药，沉沉睡去。至于那之后老婆是哭了还是发了火，一概不知。

这个话题，至此没有再继续下去。

从第二天起，老婆表现得心平气和，若无其事。她之所以松一口气，有可能是因为知道了检查血型能够证明孩子的父亲是谁；也有可能是因为看穿了我的想法，知道只要出生在我家，无论是谁的孩子，我都会多多少少付出感情去养育他。

大约半年之前，我还犹豫过是否要领养老婆和前夫的小孩，考虑了一个星期左右。那个孩子养在岳母家，大概五岁吧。老婆并没有求我领养，是我看她时时思念孩子的样子太可怜，才产生了这个念头。

但是有一天，那个小孩到家里来玩，我从旁观察了一会儿，感觉自己没办法疼爱她，于是作罢。

“我本来打算领养她，但是没有疼爱她的那份儿自信，所以还是算了。”

“你说什么呢？我又没求你领养。”

“她身上赫然可见别人加工过的痕迹，跟我不亲，也不讨人喜欢，还会装小大人儿，卖弄小聪明呢。”

“你这样说太可怜了，又不是她的错！”

老婆脸色稍变，声音也高了起来。

也有可能，老婆是在综观诸如此类的事情之后认为：假如是在我身边出生的孩子，也许我会意外地乐于抚养。至于我本人怎么想嘛，事情还没发生，我也说不准。就眼下的状态来讲，我算是听天由命，任其自然；但同时也存在那么一星半点的、不去仔细发掘就意识不到的小期待：如果是自己的孩子，说不定我会很开心。

可如果真是自己的孩子，就又回到老问题上了：孩子不知会遗传上什么先天毛病。我最怕这一点。

从去年起，我每天都找天城医生体检，并注射葡萄糖与维生素B。

我跟天城医生商量：

“我老婆怀孕了，能不能在孩子出生之前采取措施，让孩子免于病毒的魔爪？”

“嗯，当然可以。我先去联系一下妇产科医生，请夫人做好出门的准备吧。”

于是老婆去做了检查，血检和之前一样，呈阴性；但是医生说老婆子宫后倾，分娩会很困难。据说是跟我在一起之后，盲肠炎手术的后遗症。

“您想要生下来吗？”妇产科医生向老婆问道。

“我想生下来。”老婆如此回答。

“也许会很困难，总之这段时间请每周来一次。”

据说两人之间，发生了这么一段对话。

我听说后，深深意识到自己多么愚蠢。好像一根紧绷的弦，终于松了下来。也许我只是拘泥于一种念头而已：不让她堕胎。虽然我不是有意拘泥，但直到那根弦松下来，我才真正认识到这一点。

种种的杞人忧天显得荒唐可笑。

我终于释然了。

“你快去一趟东京吧，请南云医生看一看。我估计诊断结果不会有变化，如果确实这样，就早点做手术，越早越好。”

老婆的想法与我相同。在东京时，老婆就一直去南云医院看病，我们俩对南云医生都十分信任。虽然南云医生是妇产科医生，但我俩不管三七二十一，除了蛀牙以外，其他大病小病甚至包括一些疑难杂症，全部都去叨扰南云医生。医生和护士态度也都十分亲切。

如果你像我一样，决心从事可能过劳的工作，那么我建议你：工作的责任自己来背负，身体的责任请交给值得信任的医生。你会从中获得一种安全感，不再为细枝末节的身体问题忧心忡忡。身体健康已经有可靠的医生为你打理，此后如果再发生什么，那也只能说一句无可奈何了。

在蒲田时，我虽然把健康托付给了南云医生，但也只是有事才会拜访，平时没有什么往来。

自从来了伊东，我每天都会找天城医生体检，并注射葡萄糖与维生素。这个办法妙得很。我这人动不动感冒，自从每天去医院，就算今天感冒啦，明天发烧啦，也不会多么担心，甚至有时连医生开的药也不想服用了；每天就诊的同时，基本按照个人判断服药。这些都是信任医生而产生的安全感。

与此同时，能够以达观的态度来面对此后可能发生的情况，那么无论生活中如何过劳，从中体会到的都是辛勤的欢欣与成功的愉悦。对我而言，过劳反而会带来充分的爽快感。现在折磨我的只有两点：深夜的寒气与眼睛的疼痛。

伊豆群山是炭的宝库，木炭取之不尽，但我的身体对二氧化碳十分敏感，一旦工作时用木炭烧水，很快就会头痛、眩晕，接着浑身关节脱力，最终几近陷入昏迷。用电加热也不行，保险丝会断掉。于是只能用温泉泡澡，但我家里的温泉不够烫（三十六摄氏度左右），冬天没法用，只能加热。每当此时，最能体现出家人的珍贵。老婆为了缓解我在工作时的痛苦，冒着深夜的寒风，面不改色地在室外烧洗澡水。显然，她烧洗澡水时将我看得比她自己更重要，似乎照顾我就是她的工作；既然是工作，自然应该有工资，她大手大脚起来从不会向

我请示。假如老婆也算一种职业，那么她的收入要比我高，或许税务局征税的时候，更该找她而不是找我。

至于眼睛疼痛，似乎除了近视眼加上老花眼带来的视力衰退外，与用眼过度也有关系。稍微读一会儿书，一闭上眼，就会渗出泪水来，眼睛伴有烧灼般的疼痛。另外平时的时候，眼睛也疼痛不止，感觉太过干燥，好像眼睛落在了大漠黄沙之中。

春去也　鸟空啼　鱼目泪凄凄 [2]

芭蕉吟出此句时，眼前是何种景色？此句似作于奥州之行起程后不久，读一读《旅行日记》 [3] ，是否就能搞清楚呢？我泡着温泉，拿出天城医生给我的眼药水，往眼里喷了几滴，稍稍感到了一丝舒爽。感觉不仅是眼睛，整个头部的疲劳感都有所缓解。

“是鱼的眼睛。”我如此想道。

不是因为水的浸润，而是因为风吹日晒，刺刺作痛才联想到——死掉后，风干了的鱼的眼睛。

“芭蕉这伙计，搞不好是看到了咸鲑鱼，尾巴被粗绳儿吊着，挂在干菜店的柜台上。”

但是有一点我失算了：所谓的“鱼目”，也许不是指鱼的眼珠，而是指脚上长出的小硬块。 [4] 不过如此理解，实在有些大煞风景，还是鱼的眼珠形容我更合适。

老婆去了东京。

南云医生的诊断结果也是一样。据说老婆当日就做了堕胎手术，但孩子已经胎死腹中了。

“堕胎手术和分娩一样，都很辛苦。”

天城医生听说老婆的遭遇后，表示同情。我也觉得老婆太可怜，就让报信儿的给她多捎了点钱；结果老婆也让杂志社给她寄了稿费，出院当天就现身银座，把手头现金挥霍一空，悠悠然打道回府。

老婆给我捎了小礼物，手术的事情却只字未提。我也没有问。老婆给我捎了礼物，就说明她给自己买了十倍于此的东西。

“孩子没保住，我知道你很痛心，但你没意识到，其实这样对咱们更好。”

我半夜起床，坐在桌边，看着老婆睡在对面，心中想道。

我的心里几乎全被同一个念头占据了：幸亏孩子没生下来。

最开始的时候，我连和老婆同居的打算都没有。我从未设想过与任何一个女人同起同住的场景。

那时我对她说：

“我会给你租个房子，再给你雇上老妈子和女佣。有时间就去找你玩儿。”

她点了点头。当时我们俩都打算就这么办了。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有一次，她母亲那边叫她一起去银座吃饭。席间她说肚子痛，大家建议去看医生，但她不愿意，最终我把她带回了家，让她服了一剂药，睡下了。她整晚都十分痛苦，但每当我问“难受吗”的时候，她总是轻轻一笑，回答“没有”。整宿都是如此，明明疼痛难当，却凭着过人的毅力咬牙硬撑。等我意识到天快亮了时，她已经全身僵硬，就像死掉了一样。

此时来上门诊疗的正是南云医生。近处虽然也有两三个大夫，但这些人医术平平不说，还不愿意凌晨出诊。这件事成为我家与南云医生来往的契机，不管对我来讲，还是对老婆来讲，都可以说是一种幸运。而且，如果当时来的不是南云医生，也许老婆早就死了。因为当时的情况间不容发，一定要迅速做上手术，而当地的大夫中只有南云医生的医院有手术室。

老婆患的是盲肠炎引发腹膜炎，住了一个多月的院，出院之后也难以正常行走，无法回她母亲那儿居住。于是我把她接到家里住，睡在书房旁边的房间，并请南云医生出诊。后来病情逐渐好转，终于可

以坐人力车去南云医院了，但走路仍需要练习。老婆穿着鞋，在屋子里扶着墙壁一圈一圈地走，脚步像缠足的女人一样；到了晚上，又紧紧抱着鞋子入睡。我从旁看着她为小小的愿望而努力的可怜模样，心底受到打动的同时，也能听到她的声音不断在回响：我不会输给病魔。

总之，以这个偶然事件为契机，老婆稀里糊涂地在我家住了下来。

不过我要说一句：对这个结局，我并没有不满。她的心灵宽广无比，对万事万物都鲜少表现出恶意。如果她只是对我好，我会感到痛苦，甚至会憎恶这份偏执的感情；但她不是，她对其他一切事物都充满爱与善意。在身边发现一颗如此和善的心灵，有时对我而言是一种救赎。

像我这样的性情乖张之人，与一个女人同居，居然会更加注意她的优点而非缺点，生活中感到的更多是满意而非不满，或许是件奇事。

老婆爱玩儿，也爱浮华的东西，但照顾起我来常常奋不顾身。平时看似把一切丢给我，每天耽于玩乐，不是个可靠的女人；一旦我病倒了，她就会认真履行伴侣的义务，为了陪床照看我，甚至会服用兴奋剂，连续数日不眠不休。有一次，我无意间注意到了老婆形容憔悴，于是建议她去睡觉或是看一下医生，她只是点点头，却拖着虚弱的身躯在外面为筹钱奔走了一整个白天。那天晚上，精疲力竭的老婆在我身边睡着了。她在疲惫的梦里开始讲梦话，嘴里叨念着一个男人的名字———那个男人不是我。

我为老婆感到可怜。这种时候心头火起也是在所难免，但我为这份可怜流下了泪水。

我只愿做事尽如人意，不求做人白璧无瑕。

老婆照顾我奋不顾身，无人可比，是因为她在经济上从属于我。假如她从我身边独立，并且还能维持目前的生活水平，那她就不再从属于我了。那样一来，或许她也会红杏出墙，甚至比我更加堂堂正正。

当然，我并不是在为自己的不忠找借口。虽然我有时连续几个月闭门不出，埋头工作；但一旦走出家门，也常常流连忘返，耽于放荡不羁的生活难以自拔。每当这时就会欠下一笔债，其结果就是即便闭门工作好几个月，到如今也连一床客房被子都买不起。

其实老婆还不知道：孩子没生下来，我在心里反而为她庆幸。不要在我这样的人身上打奇怪的赌。娶哪个女人，养哪条小狗，我可以选择；但降生的孩子我选不了。如果生下来的孩子我喜欢还好；若非如此，对老婆孩子来说都只是一场不幸罢了。这种乖诞的赌博，我本人也不喜欢。

所谓恋爱同样谈不上什么高深。恋爱属于一种梦，是梦就会醒。我原本就是物质主义者，凡是精神上的东西都尽可能换算为物质。这个问题上换算清楚，我认为对所有的人来讲都更方便、更纯净、更幸福。所谓“孽缘”同样也不合我的口味。有些人大谈人情世故，想将孽缘合理化；在我看来，简直像妖异的猜谜游戏一样令人厌烦。

男女关系尤其如此。夫妻关系也好，父子关系也罢，与其被人情世故缠绕着勉强维持孽缘，不如干脆地换算成物质更加纯净，也对每个人更好。如果要我与老婆分手，我不会有一丝踌躇。即使老婆生了孩子，也是一样。我会算出孩子的抚养费与老婆的生活费，就算税务局的那份钱我不交，这笔钱也绝对会如数支付。

不过，与一个女人分手，再与另一个女人开始新生活———此类幻想，在我心里百分之九十九已经不存在了；剩下的那百分之一没什么实际意义，只是代表我多少残存的一份天真罢了。

恋爱只能持续一时。你可以轮流换几万个老婆，但不会找到所谓命中注定的恋人。谁要是想找可以去找，反正我是没有那份耐性。

老婆照顾病榻上的我，累了之后在我的身边睡下，叫出了其他男人的名字。但我不想责备老婆的不贞，在责备的心情之外，更多的是感到可怜与痛心。

梦里会叫出声的名字，谁心里没有那么六七个呢？如果有人拍着胸脯称“本人只有一个”，那我只想对他敬而远之。

每个月的多半时间，我都在通宵工作，但书房离着主屋有段距离，从其他房间无法听到我的动静。搬到这里之后，我允许老婆在我的书房里睡，她似乎表现出了无上的喜悦。于是，每晚我伏案工作时，老婆都在对面睡觉。老婆有时会做噩梦，说梦话，甚至会大叫一声突然惊醒。

“我刚才有没有说什么？”

“说了个什么，没听清楚。”

“有没有叫人的名字？”

“没听清楚。”

老婆放下了心，重新闭上眼睛。这类情景时有发生，似乎老婆也没有那么害怕心底的秘密通过梦话泄露出来。不过，听着亲近的人说梦话，实在是一种煎熬。人在做噩梦时，心中充满的是无限的悲凉、断肠的苦痛、万般的迷茫。

人生在世，不可能不做噩梦，这是悲哀的定数。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正产生于这种定数之中，我和老婆的联系当然更是如此。这份定数谁也无法解脱，故而令人无比怀念。

老婆啊，不要害怕叫出心上人的名字。

---

[1] 东大神经科，全称为东京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精神神经科。

[2] 松尾芭蕉（1644—1694）之俳句，作于奥州（日本东北部）之行出发之日，表现羁旅愁绪与离别之情。

[3] 《曾良旅行日记》，芭蕉之弟子河合曾良（1649—1710）所作。奥州之旅，河合与芭蕉同行，本书亦成为研究芭蕉俳句不可或缺之资料。

[4] “鸡眼”在日文中又称“魚の目”。

二、发现庸俗

报纸连载小说的读者中，绝大多数都只读报纸，不会在其他地方阅读我的小说。我由此事生发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心理：既感到心神疲惫，一篇都不想动笔；同时又涌起创作欲望，偏想写出来试试。

此前我在《东京新闻》创作连载小说《花妖》，失败了。负责销售的报社人员告诉我，读者反响不好，让我中途截止。然而此事到了《朝日新闻》一个S姓的前学艺部长[1]口中，味道就彻底变了：“坂口倒是想给小说凑出个结尾来，但那个反响实在太差劲，所以报纸那边直接半道儿咔嚓一刀，给他腰斩啦。”S先生或说或写，大肆宣扬，有如亲睹。当然事实并非如此。当时《东京新闻》报社人员来问我“能否以二十回左右的篇幅勉强结束小说”，而我回答道：

“哪有这样的好事。剩下的内容还有七十回，你让我压缩到二十回，小说就变成四不像了。虽然你说读者反响不好，但我身为作者，并不认为小说本身不行；反倒是如果二十回强行完结，那就真不堪入目了。所以，既然你要停载，咱今天就停。”

于是，连载就在当天中止了。

相应地，我向《东京新闻》提出要求，希望他们能够登一个小声明，把我的意思传达给读者：以二十回完结后面的故事，小说会变成四不像，如今决定中止连载，辜负期待，还请见谅。池田太郎一口答应下来，却没有兑现承诺。我感到很愤怒，但想到有四个可怜的文化部员工，一直为我辛苦奔波，为这事儿最后有的被炒了鱿鱼，有的处境相当窘迫，于是我也就没有作声。《朝日新闻》的S先生以一副当事人的嘴脸四处耍笔杆子，虽然面目可憎，不过小说作为报纸连载一败涂地，毕竟是不可动摇的事实，所以我也认了，不去多说什么。

当时《读卖新闻》的文化部长原君（今任社会部长）对此深表遗憾，称如果换作《读卖新闻》，一定会让我写完。我当时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全日本所有的人都说不好（个人看来就是如此），原君安

慰并建议我卷土重来，在《读卖新闻》上创作新连载。我对此十分感谢，但一时没有创作的心情，于是与原君说好，日后如果还在报纸上连载，第一部一定写给《读卖新闻》。那之后我也不时收到约稿，但对报纸连载实在是提不起劲儿来了，每次都说“再等等”，结果在拖拖拉拉的过程中，反倒有那么一点儿想写了。

毕竟报纸连载与其他小说不同，销售成绩上的责任一半要由作者承担，所以写起来很痛苦，有时就会感到厌烦。

前些日子，文艺春秋新社组织了一场热海远足活动，我也受邀赴宴。当时走廊里有几个侍宴的艺伎在闲聊：

“还文艺‘春秋’呢，不就是文艺‘HaruAki’[2]嘛，真够逗的。”

“就是，非要弄个奇怪的读法，显摆什么呢。”

接下来又愤愤不平地念叨社员对三味线一知半解。据我观察，热海艺伎中“文艺HaruAki”党似乎不在少数。

报纸连载小说的读者当中，此类人群也占据一部分比例。而且他们是最为浮游不定的那类读者，一旦觉得小说无聊，立刻就转投其他报纸。作者所负担的销售责任，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此类人群的喜好。一想到自己的读者将是“文艺Ha-ruAki”之流，这辈子都不想再写报纸连载了。

不过，有时我也会产生截然相反的念头：正因为读者是这类人，反倒有点想写。因为在他们的头脑中，没有先入为主的文学批评观念，对于作者本人也一无所知。这些人从未考虑过何谓小说，阅读小说的方式也未曾受到他人诱导。在这层意义上，他们是一张白纸。他们会如何阅读我的小说？我对此很感兴趣。总之，这是一群把“文艺春秋”读作“文艺HaruAki”的人，而且认定自己的读法正确，从未想象过还有其他正确读法。

身为作者，想到这伙人也会读自己的报纸连载，有时还挺开心，感觉别有一番风味。

有一点可以确定：一方是先入为主的文学批评家之流，另一方是只知围绕自己生活打转的一张白纸；两相比较之下，反倒是为后者写作干劲更足。

写小说也是一种生意，而且庸俗程度不下于中尊寺 [3] 的干尸。干尸的庸俗，不知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炫耀，总之，先披金戴银，再派出使者，远渡重洋，极尽奢华之能事，最后围之以百堂伽蓝，企图在金碧辉煌的佛堂之下得到如同永生的长眠。可悲可怜。当然了，干尸的战斗精神或许堪称不俗，与不畏天仙的猪八戒也可算作一路。

艺术必须要超越自然。东方画家笔下是山水花鸟，西方画家笔下是女性裸体，两者都好得很。画家会去描绘某样东西，是因为他们从中发现了美。然而，画家只是将现实女性身上所具备的妖媚形诸纸上，有几个人曾去尝试描绘超越现实的妖媚女性呢？当然也有那种稀世的天才，比如肖邦，在他的音乐世界里，有时表现出的是超越现实的甜美，有时表现出的是与甜美相对的深沉绝望。但在大部分———包括那些备受好评的艺术中，做到了超越自然的少之又少。

超越自然的愿望，最为庸俗。绝大多数人已经放弃，唯有少数干尸尚不死心。这种愿望实属异常。

就连精明、现实的理性主义者织田信长，也曾有过异常的构想：他打算在安土城建造一座日本第一寺院，名为总见寺，寺中把佛像换作信长本人的雕像，接受所有日本人的膜拜。据说信长死于非命时工程开始还没多久，仅停留在平整地面的阶段便作罢了。 [4] 后来秀吉建造大佛殿 [5] ，或许属于某种仿效。

干尸宣示了他们的心理：更伟大的是寺院而非干尸自己。他们俯视世人，却总是输给世人；只有造一座世人造不了的巨大寺院，他们才能安心。可怜的干尸们。

创造艺术也是同一回事儿，是件庸俗透顶的生意，总要为客户服务。有人说“晚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庸俗”“基督不庸俗”，错了；最庸俗的偏偏就是他们。 [6] 他们拥有最广泛的客户群，我们见到的只是庸俗的灵魂变成干尸的样子。

渐渐地，我不再将“死亡”看作一件大事。倒也不是说“想死”，而是“没兴趣寻死”。我随时都能死去，就像随时入睡一样。睡眠与死亡之间的界限，已经逐渐模糊不见了。

只是如此一来，我又会产生一种猛烈的欲求，想做点庸俗的生意。我变得越来越浪漫，越来越觉得女人好看。干尸的心或者说欲望，我渐渐懂了。

也许大家都不信：我对美食没什么兴趣，总是粗茶淡饭；也几乎不怎么出门。

但我时常端坐家中一室，双目放光，凝神静思：“好咧，我可要长命百岁哩。”松永弹正[7]殉城自杀前，还在接受延寿针灸，此事不必大惊小怪。在干尸看来，死前当然都是生活。

自己一旦成了干尸，再看世间众生的肉体，总是越看越美丽。做点庸俗生意的念头，就会一路水涨船高。

也许怪我艺术家气质不够。举个例子：干尸是衰朽之躯，就算谈上一场恬不知耻、令人作呕的恋爱，也很难像青年那样，如梦如痴地说些情话；但这些情话在小说里就说得出口，尽管内容令人作呕，也能把它表现得甜似蜜糖。干尸的这种手法，与建佛堂如出一辙。建佛堂需要耐性，不过耐性似乎也在与日俱增，过个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耐性说不定就很优秀了。

或许我们可以如此断言：干尸的心境不该用来讲述，而该用来打造一间金色堂。

对脱衣舞秀与新街头流莺的诞生，我持欢迎态度。

从性质上讲，杂耍和书籍不该遭到禁止。面对娱乐，人们的反应很单纯：有意思就看，没意思就不看。不管哪里的穷乡僻壤，都是一个道理。任何商品都得靠实际品质讲话，单凭广告无法吸引客人。先不说娱乐，且看看药品市场：广告打得震天响，一旦品质跟不上，则有伤人害命之虞；普通人没法看出药的好坏，只有服用才知分晓。如今对药品管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却把矛头对准娱乐，真可谓本末倒置。

青少年犯罪率增长，并不是受凶杀电影、侦探小说影响，恰恰反映出青少年教育是何等无力；反映出笼罩在不安下的日本，政治是何等无力。拿电影和小说来做替罪羊，滑天下之大稽。

相扑中含有某种要素，类似于男性脱衣舞秀。风月女子观看相扑是情非得已；而在明治时期，据说有些家庭制定家规，称良家女子不该观看相扑。其实，就算不去禁止，只要那些女孩有正常的见识，就不会产生危害。两个裸体巨汉扭打成一团，我没听说过谁家女孩子踊跃观战。力士那种圆胖体形是病态美而非健康美，如果有两个魁梧女子身着汗衫进行相扑比赛，我等男子不会感兴趣；女性不爱看男性相扑，说不定也是一个道理。不过就日本女性对宝冢的热衷程度来看，她们在性方面的鉴赏能力恐怕不高。

总之，身着汗衫的魁梧女子在浅草进行相扑比赛，想必无人问津；要是换作脱衣舞秀，很可能就座无虚席了。原因很简单，这种表演属于健康美。有些人鉴赏能力高，他们从脱衣舞秀中看不出美来，那么不看便是。如果日后所有观众的鉴赏能力都得到提高，都表示不屑一顾，那么脱衣舞秀自身就不得不做出改变了：要么关张大吉、要么提高自身品质、要么退缩到冷清的角落去苟延残喘。三种结局，没有其他出路。

一切与娱乐修养相关的事物，都必须谨防一种错误倾向：忘记问题出在修养不足上，只通过暴力来打压、禁止娱乐本身。人们只要接受正确的教育，自然会做出正确的评判。该看还是不该看，得由看的人自身做出选择。选择该看，当然也没什么奇怪，他会看上一段时间，直到腻烦。所以小黄书、脱衣舞秀的读者、观众群体，虽然浩浩荡荡未曾断绝，但并不是同一批人；他们只是在腻烦之前暂时成为观众。观众时常在流动，旧的人走，新的人来。脱衣舞艺人也是一样，她如果对“单纯通过性表现魅力”感到不满，也许就会去拓展更高层次的魅力了。

街头流莺也是同样的道理。随着男性审美意识的提高，她们也必须在三条出路中择一而行：要么提升自我、要么被时代抛弃、要么沦落至冷清的角落。美和艺术，最早都来自这些最卑微的层次，经过一步一步的自我提升，最终才得以升华。这个过程，总要费一些工夫。

不过，美和艺术升华之后，恐怕也不会无欲无求、神韵缥缈、如璀璨星辰般高高在上。美和艺术离不开鲜活的食色本性，与充满喜怒哀乐、时而妒火中烧的现实生活也从来密不可分。

一般大众是在自己的生活中热爱艺术，比如为恋情伴奏，少不了爵士与布吉—乌吉[8]。在他们心里，艺术很实用；庸俗的艺术生产者也明白这一点。艺术必须具备生活用品的实用性、高品质。肖邦也好，莫扎特也好，他们出现的时候，就是那个时代的爵士与布吉—乌吉，是那个时代的生活必需品。

不管是法隆寺[9]、金色堂，还是东照宫[10]，建造的背后都打着小算盘：以威严堂皇的建筑惊慑香客之余，顺便从他们身上捞一笔香油钱。它们是那个时代最大的庸俗精神之产物，充满了人间烟火的铜臭气，臭不可闻，俗不可耐，与把玩古董的闲情雅致完全扯不上关系。

晴耕雨读的心境再简单不过了，那就是乞丐的心境。人类永远离不开食色、物欲与妄执，艺术属于现实世界，无法脱离现实世界而生存。

干尸注视的只有现实世界。他们心里或许想过留名千古，但注视的只有现世，以及妄执。妄执投射在现世之中，就表现为法隆寺，表现为金色堂，表现为东照宫。在这其中，不存在任何高雅的精神。

然而，如我这般缺乏艺术家天赋，如果不去尝试变成干尸，怎么也无法做到彻底庸俗。总是不自觉地幻想高雅，或是屈服于自己的丑陋现实，无法真正将庸俗精神铺张开来。而像契诃夫、肖邦，不需要去变干尸也能彻底发挥庸俗精神，所以他们是天才。

我好像在变成干尸的道路上，终于看清了人类。也有另一种可能：我走上的其实是变成人类的道路。真正的人类。

数学家、物理学家，通常是在十几岁到三十岁之间，完成他们的新发现，余生用来对发现进行拓展与补充。

作家嘛，也差不多。二十几岁基本就能看出极限所在，其后的时间要么用来打磨技术，要么在迷宫里打转，按着自己的风格扩充下

去。

至于“小说的技术”，除了打磨之外，也需要一种发现。我称之为“发现庸俗”。吸引世人庸俗的本性，存在一根底线，作者必须发现它，并且踩在上面，来一出走钢丝的表演。换句话说，作者必须生活在现实世界；至少，也得注视着现实世界。

我走上干尸的道路，也只是最近的事情，连半吊子都算不上，所以也没什么耐性。一具半吊子干尸，双眼放光、执迷不悟———此番图景，实在蠢态百出。

仙人会跌落云端，干尸却不会，因为干尸匍匐在地上，比人类更低、更充满妄执、更臭不可闻，所以干尸可能升格为人，却不会堕落为人。干尸的生活中，永远会像入睡一样死去，永远会在女人身后追逐。

---

[1] 学艺，即“学术与文艺”。某某部长，相当于我国报社某某部主任。

[2] 文艺春秋的“春秋”二字应按音读读作“ShunJū”，此处艺伎无知，故误按训读读作“HaruAki”。

[3] 中尊寺，天台宗寺院，位于日本岩手县西磐井郡。1950年，经专家团队调查，确认了收藏于中尊寺金色堂的四具干尸为藤原清衡（1056—1128）等奥州藤原氏贵族。

[4] 安吾在《明日天晴》一文中提到，这一构想见于外国传教士传回本国的报告。今天的安土城遗迹亦有总见寺，但与文中提到的信长构想已无关联。

[5] 大佛殿，指京都方光寺。丰臣秀吉仿照奈良东大寺建造，1586年始建，1595年竣工。

[6] 安吾酷爱陀氏作品。“作家庸俗无害”说，在《玩具盒》《俗物性与作家》二文中亦反复提及。安吾认为，庸俗（指为金钱、名声或应杂志社要求写作）实际上为作家提供了激励，并以陀氏为例，称陀氏在不遇时代（指西伯利亚流放期间）未能写出优秀作品，晚年重新成为流行作家，却为稿费写出多部杰作。

[7] 松永久秀（1510—1577），日本战国时期大名，曾任弹正少弼。1577年与织田军作战不利，困守信贵山城，最终放火烧城，剖腹身亡。

[8] 布吉—乌吉（Boogie－woogie），一种音乐风格，在爵士、摇滚等音乐形式中都有所应用。19世纪20年代起风靡于美国，日本亦于战后流行开来。

[9] 法隆寺，位于日本奈良县生驹郡，圣德太子于飞鸟时代建造，据传始建于607年。

[10] 东照宫，祭祀德川家康的神社。日本各地皆有东照宫，其中位于栃木县日光市的日光东照宫最为著名。

三、我的职责

依我之见，恐怕没有人“厌恶人类”。有人说我厌恶人类，那是天大的误会。我极度喜欢人类，只是厌恶交际。当然，性情相投的二三好友，还是时常聚一聚；厌恶的只是那些素昧平生的访客而已。

据说前几天，电台的某个时段播放了一段问答，提问者似乎是个大学老师，回答者是一个落语家。这段问答我没听，但读到了一篇相关评论，作者是另一个大学老师。记忆有些模糊，以下所录的提问未必准确。

您对战后的社会风气有何看法？

交通工具，变得方便多了哪。

关于日本政治您又作何感想？

这个嘛，怎么说呢，嘿嘿嘿。

评论对此愤怒不已：“与该落语家行径类似之辈不在少数，日本之前途实在堪忧！”

我倒觉得，提问的那个老师有些怪；至于这个批评家老师嘛，更是个奇人了。

我之所以不见访客，也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们总是异口同声地提出这类问题，而我一旦回答“这个嘛，怎么说呢，嘿嘿嘿”，他们又火冒三丈。

向素昧平生之人提问政见，我认为很不像话；但所谓文化人尽是些罕见的闲人，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人们都该对这些问题一一作答。

落语师傅对政治不可能没有自己的见解，但面对如此夸张的问题，当然不会一一作答。

这个嘛，怎么说呢，嘿嘿嘿。

诚为妙答，且不失辛辣。大学老师装模作样的蠢态如在目前。

交通工具，变得方便多了哪。

这个回答也挺有意思，很有真情实感。落语师傅讲的是他自己的话；而大学老师的话就像是笔记本撕下的碎片，东拉西扯，不知所云。

登上破损的电车，在拥挤的车厢中奋力前行———从战时到战后，不难想象这个师傅有着多少痛苦的回忆。不管过去还是现在，落语从不是个赚大钱的行当，师傅恐怕只有同时接下数份活，挤着电车奔波于各家寄席[1]之间，才能获得一点可怜的报酬。很显然，他们不可能坐着轿车拜访各个席亭[2]。

落语师傅用自己的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学老师要是感到丢人，还算不笨；但他岂止不觉得丢人，还一再抛出“社会政治”之类的话题。这个嘛，怎么说呢，嘿嘿嘿。

这类话题就是一把诡异的匕首。文化人，或是什么别的满心忧国之士，多半会在怀里藏上一把，然后若无其事地找上门，突然亮出匕首，架到对方脖子上。这样的问题，谁会去一一作答呢。

木匠也好，落语师傅也好，都是老百姓，又不是些闲人，没有自我陶醉到与陌生人谈政见的地步。因为他们很有自己的生活。

而所谓文化人则是一群自我陶醉的闲人，没有自己的生活。他们跑到我这里来，给我大讲一番政见；我又没求他们讲。就算我表示厌烦，下了逐客令，他们仍然不明所以，只会愤愤不平地想：连我的政见也不听，真是岂有此理。顺带认为我不学无术、头脑愚钝，只知官能享乐与颓废生活，被问及“社会政治”，连个像样的答案也没有。好了好了，怎么想都好，快快回去吧。只要你们别再来，我就心满意足了。

这段时间，我在连载一部叫作《火》的小说，其中出现了一些政治家角色。于是就有一些人胡思乱想：“哎哟哟，那小子竟然谈论政治，怪哉怪哉！”“混账，难道想参加竞选吗？”另外还有几个人信以为真，给我打气，劝我参选。

试想有一个家伙：连访客都懒得见，岂会企图玩弄社会政治；被大学老师问起政见，只会回答“这个嘛，怎么说呢，嘿嘿嘿”，又岂会不知天高地厚，妄图立于议政台上鼓唇弄舌。

然而我毕竟是小说家，小说中什么角色都会出现，政治家当然会有，社会政治当然也要谈论。在小说里描绘世间百态是我的饭碗，我还不至于没有自知之明，想在小说以外的领域大发议论。

我并不是说，文人就不能做政治家。歌德在魏玛共和国做过枢密顾问；维克多·雨果也曾担任议员；夏多布里昂[3]擅长感伤小说，文风甜美细腻，却仍官拜大臣；前驻日大使保罗·克洛岱尔[4]，同样也是与瓦勒里[5]齐名的法国诗坛名宿。

当然，文人也并非只能做政治家。比如我就深有自知之明：不仅懒于见客，被问及社会政治也只是笑而不答———此等性格绝非搞政治的料。

世间众人形形色色，每个人做适合自己的事就够了。

激进派这一等人，无论见到谁总要演说一番，其执念甚至有些疯狂。就算我跟他们素不相识，他们也要问上一句“战后世风有何感想”“阁下持何种政见”。可以说，在“文化人”这个自我陶醉的闲人群体中，有一撮尤为自我陶醉，且没有自己生活的闲人，他们就是激进派。

至于批评家，也是份奇怪的生意，我甚至怀疑它究竟算不算生意。不过世上毕竟存在一批人，把文学批评当书读，就算把批评家添进《生意往来》[6]里，或许也说得通。

有些人原本搞的是文学，想当小说家，却写不出理想的小说，于是做了批评家。这种情况我可以理解。而有些人打一开始就立志做批

评家，着实令人费解。立志投身于批评别人的事业，选择批评别人作为自己的饭碗，这类人的想法岂不奇怪。

换言之，“文化人”这个自我陶醉的闲人群体中，还有一撮特别自我陶醉、同样没有自己生活的闲人，他们就是批评家。批评家与激进派，实乃自我陶醉之闲人群体中的哼哈二将。

面对这群牙尖嘴利之徒，我向来关门闭户，一概不见。于是就出现了一些针对我的攻击：混蛋、蠢货、厌恶人类的狂人，等等。但我必须要澄清一点：我喜欢人类，最喜欢的就是人类。毕竟我们是同类嘛。不过，激进派和批评家是两类自我陶醉而又没有自己生活的闲人，我实在不理解他们的想法，所以不和他们往来。

至于大学生，虽然也是闲人，不过尚不是一种职业，所以倒也无可深责。不过，无可深责不代表放弃原则，我天生就是不与闲人交往的脾气，会时刻提醒自己不与他们产生交集。我不是大学老师那样自我陶醉的闲人，实在没什么可教给你们。我以写作为业，灵魂的一切都写进了书里，本人只剩下个空壳罢了。你们若想从我这里学些什么，只须读读我的书，随你们怎么理解都行。

写这篇文章的此时此刻，我正住在一家叫“红叶”的旅馆。有四个女大学生昨天来这边玩儿，也住在这家旅馆里。

她们的唱片持续响了一个小时，然后几个人来到走廊上，探进头来：

“请问，唱片打扰到您了吗？”

“确实有点。”

“我们几个是大学新闻社的，能采访您几个问题吗？”

“不行，不行。”

她们退了回去。过了两三分钟，又伸进头来：

“来跳支舞吧？”

“不行，不行。”

又退了回去。

她们是些闲人，的确有些自来熟。不过她们还不是资深闲人，没有纠缠不休的执念，也不会亮出匕首来威胁；算不错了。那些闲人动辄提问“阁下持何种政见”，完全身处空中楼阁；而女大学生提出“跳支舞”，是出于她们的切身生活，与那等闲人相比，岂不要强上数个档次。

听起来我就像个十足的懒汉，什么都不想干，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也曾产生过写剧本、拍电影之类的念头。

前年、去年，直到今年的一段时间内，我曾三次动笔写剧本，三次半途而废。如果仅仅追求可读性，倒也能写出来，而且我身为戏剧外行，就算剧本写得只有可读性，应该也会被宽待。不过一旦动笔，不自觉地就会围绕表演来思考，总是在意舞台；其结果就是中途卡住，写不下去了。

一旦意识到自己的剧本要表演给观众看，首先就会受戏剧的慢节奏影响而使笔锋变钝，进而在近代戏剧形式等各方面的制约下，产生诸多疑惑而难以动笔。

写小说，不必考虑什么读者在什么地点阅读；戏剧则不同，只有在舞台上才能表演，作者甚至要考虑到剧场的氛围，考虑到等待开幕的观众。创作剧本需要如此巨细无遗的思考，我却不是什么剧团的专职作家，实在是难以下笔。况且，剧场也好，氛围也好，创作剧本时还都是空谈呢。

我也曾想过拍个电影。因为电影与小说的创作方式完全不同，反而勾起了我的兴趣。两者的构思方法、表现角度、把握现实的手段，统统不一样；这使我时不时地冒出念头：真想拍个电影呀。

我在日映工作过，虽然仍属外行，但多少也算对电影圈有所了解。拍电影要找人做助手，还得跟音乐家密切协作，这些人际关系方面的辛苦，单是想想就够了。

结果，我只能写写小说，没办法做别的了。想象和操作之间，果然还是存在差距。我绝非懒汉，只是时常去做一些事情，最终没有完成而已。

★

我不喜欢“弟子”这个身份。我从不是谁的弟子，也不想收任何人为弟子。

况且，弟子的技艺与师傅趋同，那就是不及格，离及格线还远得很。看着别人像自己，多痛苦。

不过，既然我接下了芥川奖评委这个差事，就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打算尽量把同人杂志大略过一遍。我能为他人做的仅仅是这种程度而已，自己都感到少得可怜。

芥川奖评委会中，我感觉最有意思的是佐藤春夫[7]先生与岸田国士[8]先生。两位虽然都是抒情派，作品表现幅度不广，但作为评委的眼界却极为开阔，难能可贵。佐藤先生的弟子大约不似厥师，良莠不齐，而佐藤先生身为评委，诚可谓不偏不倚，眼界阔大。

岸田先生做评委，无论哪一届，总是表示“所有作品都很优秀，作者们写得都很好，实在难以选出一个最好的来”，每次都将所有作品夸赞一遍，为抉择烦恼不已。有才华的艺术家，不管别人身上的才华多么微小，他都会表示夸赞。我想岸田先生的行为，正是他才华横溢的证明吧。

有一点我很明确：才华出众的作者，就算错过了芥川奖，我也不想使之错过世人。我希望尽这份义务。因此诸位毫无必要自己硬送上门来，说要拜我为师。将写出优秀作品之人举荐于世人，算是我一件微小的工作。我不爱弟子，只爱出色的才华与优秀的作品。

也请诸位不要再给我寄送稿子，催促评价了。若是未有回音，当作落选便是。另外，切勿登门来访。如上所述，我不愿意见人。而且我也不是教师，见了面也帮不上什么忙。如果想从我这里学点什么，就去读我的书，任意领会便是。

我虽然不见人，但不会忘记发掘有才之士。如果有人像我，却不是件开心的事情。

有人给我来信，抗议“三岛由纪夫为什么没获芥川奖”。对不了解情况的人而言，这个抗议实属理所应当，因此我想借此机会，解释清楚。芥川奖恢复[9]时，三岛君已经在许多专业杂志上发表过作品，表现出众，因此评委会全员一致认为，三岛君已是一位成熟的作家，确立了自己的文学地位，不必再授予芥川奖。

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战后派奖”[10]，这个奖项由战后派的人担任评委。得奖的是岛尾君，姑且也就算了；而第二提名者那栏居然明晃晃地写着三岛君的名字，真让我目瞪口呆。

让这伙人当评委[11]是个错误。评选他人作品这事儿，小孩子干不来。他们的眼光极端幼稚，甚至认为“战后派”是一种特别的美学标准，根本无法对大气的艺术做出正确判断。这些评委大多是上面提到的那类文化人、自我陶醉的闲人，即所谓激进派与批评家之流————一群无知无畏之徒。

承担起推荐、评选他人的责任，事后想想，其实有点心惊胆战。

不过我心里明白，自己能为别人做的只有这点事儿，时刻将公正尽责的念头放在心上。在不为私情左右这点上，我多少还有些自恃，这才接下了评委的工作。既然接了下来，为了尽量不漏掉佳作，无论收到的是蜡版杂志还是手写稿，只要情况允许，我都努力读完。

不管是头脑僵化、充满偏见的小孩子，还是自我陶醉的闲人，都没有甄选作品的能力。而那些对弟子及流派徇私之人，我认为同样不配充当评委。艺术是更为开阔、更为广大的东西，不知对自身的渺小心怀恐惧之辈，无法对事物的真正面貌做出认知与判断。

评审有所误差，或许亦属正常；而像战后派奖这样颠倒黑白者，实在有些过于反常，令人哑口无言。艺术当然存在见仁见智的一面，不过过分失当的评选只能令人啼笑皆非。打个比方：假设要评选最能代表人类的民族，最终霍屯督人[12]或布须曼人[13]荣登榜首，屈居次席的却是雅利安人。

我曾暗自高估过这批战后派，认为他们年纪轻轻就饱受战争及冷酷现实的折磨，或许有着与年龄不符的大智慧；甚至还曾对他们抱有期待，幻想其偏颇只是表面的扭曲，内在或许很有见识。

结果他们完全就是头脑僵化的文化人、自我陶醉的闲人、没有自己生活的文化无赖。

无论如何，不管怎样，千万别失掉广阔的心胸。一定要谨记，在自己的生活里，清楚明白地选择自己的话语来表达想法。

到我这里邀请跳舞的女大学生，都比你们心胸广阔吧。她们有自己的生活，而你们却没有。虽然你们总想演说一番，但始终不过是一群自我陶醉的大闲人。

我希望：至少艺术，能够作为自由人的东西存在；至少在艺术的世界里，没有流派与党羽。

须对世间多保持一分敬畏。普通人或许有谨小慎微之处、软弱无力之时，却是在脚踏实地地过着自己的生活。对他们的目光与灵魂，你们应当敬畏。

要知道，比起大学老师提问“社会政治”，老百姓的“这个嘛，怎么说呢，嘿嘿嘿”才是更加猛烈的批评。

老百姓不懂那些复杂的高深理论，他们只知凭自己的眼睛来承认“三岛由纪夫”其人。你们通晓高深理论，从理论那里借取眼睛来观察事物，至今不知自己的眼睛能看到些什么。换言之，你们不是在活着，只是在闲着。

动辄心急火燎地想要演说一番，总想着启蒙世人，这类自我陶醉的闲人，既不可能有什么见识，也没有做评委的资格。

我虽然吊儿郎当、性情乖僻，又是个厌恶交际的偏执狂；但我清楚自己应尽的职责，如能帮助到别人，我也会尽自己能尽的那份力。虽然我不会从厌恶交际的壳里钻出来，但我隐于壳中时，也决不会忘记善意与努力，尽力把自己的事情做到最好。

我反躬自省，认为自己确有做评委的资格。接受评委这项工作时，我经过深思熟虑，找到了自信，才决定接下。这份自信很简单———我能为别人做的，只有这一点点罢了。

我个人认为，自己算是认真尽责了。我生性懒散，过去拿到同人杂志，连一页也懒得翻开；如今却姑且大致浏览了一遍。无他，单单因为我能为别人做的，只有这一点点罢了。

说实在话，我作为一个社会人，能尽到的责任也只有这点儿了。税金都不缴纳的话，连选举也不能参加。[14]

---

[1] 寄席，表演落语、讲谈等大众娱乐艺术的戏院。

[2] 席亭，寄席的老板。

[3] 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1768—1848），法国作家、政治家。曾出任波旁王朝外交大臣。

[4] 保罗·克洛岱尔（1868—1955），法国诗人、外交官。1922年至1928年任法国驻日大使。

[5] 保罗·瓦勒里（1871—1945），法国象征主义诗人，代表作为《海滨墓园》。安吾早年热衷象征主义诗歌，曾翻译过瓦勒里的一篇文章《斯特凡·马拉梅》。而在晚年杂文《教主展览会》中，安吾讥讽象征主义为邪教，马拉梅为第一代教主，瓦勒里则为第二代教主。

[6] 《生意往来》，江户时代面向商人群体的入门教科书，汇集与商业及商人生活相关的词语，并加以注音、解释。

[7] 见《安吾人生谈》第一章。

[8] 岸田国士（1890—1954），剧作家、小说家。

[9] 芥川奖于1945年至1948年曾中断评选，1949年恢复时为第二十一届，获奖者为由起繁子与小谷刚二人。

[10] “战后派奖”，正式名称为“战后文学奖”，由月曜书房主办，只举办过两届（1949年、1950年）。第一届获奖者为岛尾敏雄（1917—1986），获奖作品为《出孤岛记》；三岛由纪夫凭借小说《假面的告白》居于候选名单第一位。

[11] “战后文学奖”评委为佐佐木基一（1914—1993）、椎木麟三（1911—1973）、野间宏（1915—1991）、花田清辉（1909—1974）等人，皆与激进派关系密切。

[12] 今称“科伊科伊人”（Khoikhoi），生活于非洲西南地区的民族。“霍屯督人”（Hottentot）这一称呼来源于早期欧洲殖民者，带有歧视色彩。

[13] 今称“桑人”（Saan people），生活于非洲西南地区的民族。“布须曼人”（Bushmen）这一称呼来源于早期欧洲殖民者，带有歧视色彩。

[14] 1949年4月，蒲田税务局认定安吾滞纳税金，因其正在住院，暂缓上门查封。安吾出院后，向税务局提出异议申请，称1947、1948年度因救助朋友及生病住院，收入为零。

四、孤独与好色

我们不清楚下山事件[1]究竟是他杀还是自杀。不过既然存在科学结论，还是相信科学比较稳妥，所以姑且定性为他杀，我没有意见。当然，今天的鉴定科学，其准确性究竟有几分，那就非我这个外行所知了。

我并不是持自杀说，只是感觉下山氏的案子里，自杀同样存在极高的可能性。

从我自身的经历来看，抑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突然陷入忧郁之中；另一种是逐渐低沉下去，最终精神衰弱。不过对当事人而言，两者其实不存在差别，只是在别人眼里看来，分成了两种表现形式而已。

在他人眼里是突发性抑郁，在当事人心里却非如此。当事人为了不让别人察觉，已经努力抑制了许久。在这个过程中，忧郁被他抑压在心里，无法向外界扩散；同时又在静待病情恶化，时刻准备喷薄而出。如果他具备强大的抑制力，那么忧郁也许不会爆发，最终会迎来沉寂化。也许他会以一个心理健康的道德楷模形象，在人们的赞赏中走完一生。世间万人概莫能外。

一般家庭假如丈夫身陷抑郁，往往会选择打老婆。这些人从生到死，都未被认为是一种病态，只被当作人性的必然。人们顶多嘲笑一句：“嘿，那家子又开始了。”

打老婆算是一种单纯的发泄，但有的人下不去手，出于道德层面。他们对自己身上的人性弱点抱有一种责任感与义务感，阻止自己做出反道德的行为。然而阻止的力量总有一天走向衰退，于是就会像托尔斯泰那样，垂垂老矣离家出走，最终客死他乡。这里我们将历史的时针打乱一下：假设托尔斯泰在离家出走之前已经衰朽不堪，还未来得及出走便一病不起，直到临终之际才突然爆发；此时就算他抽搐

着说一些胡话或者做出一些粗暴的举动，人们也会认为是绝症的影响，没什么奇怪。

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患病，只是去抗拒、压制心中的抑郁；同时他们又在生活中自然而然地施行独创疗法，巧妙地消解病症。每个人都能发现属于自己的减压方式，有时是旅行，或者是运动、钓鱼等，没能意识到患病，却能巧妙地治疗。

至于我呢，有一个移居的习惯。我常常无法抑制强烈的移居冲动，有时会突然搬到其他地方居住。读书的时候只是单纯的搬家，相隔超不过百米千米。后来距离不断地延长，最后变成了离家流浪。三十岁以后，可以总结出一条居住轨迹：东京—京都—东京—取手（茨城县）—小田原—东京。在每个地方居住的时间，长则一年三四个月，短则十一个月，基本以一年左右为周期进行迁移。

我为人无所牵挂，所以才能率性而为；那些有固定职业的人却做不到。依我之见，大抵精神病这一类东西，关键在于一种心态：如果你随时都能离开身边的土地、身边的人，对周围与自己的联系从骨子里持漠然态度，那就不会发病。原因很简单，你想结束的时候，走掉就是。

漠然——我个人将它的反义词定为“眷恋”。比如说，对土地或人形成一种眷恋的关系，就容易引发精神病；相反，没有这种眷恋，就不容易发病。

眷恋的对象并不限于父母和老婆孩子。公司同事、朋友、前辈、监护人、上司，各种情况都可能会有。我对大多数事物从根本上抱漠然态度，随时可以云淡风轻地离开大多数人及土地；但普通人与我不同，他们的生活充满不自由，无法离开家庭和工作单位———换言之，他们过着一种不得不眷恋的生活。因为他们无法像我这样抛开烦恼一走了之，所以只能屈服于现实，被迫依靠着眷恋生活；而一旦真正眷恋上某样东西，或许就很容易引发精神病了。

精神上的孤独者———其实交游广阔、社会生活丰富的人也是一样———关键仍然在于那种随时抛开烦恼，一走了之的漠然心态。只要这种心态在，就不会患上精神病。（是不是有些太绝对了呀？）

在我看来，精神病与内脏疾病等不同，不存在必然性。人们与周围事物发生摩擦，又难以从充满摩擦的环境脱身，这种情况就可能引发精神病。任何人都存在患病的可能，只是有的人也许特别容易发病，有的人没那么容易而已。另外，摩擦的形式也因人而异，可以说是千变万化、无穷无尽吧。

从下山总裁服用安眠药这一点来看，我认为，他必然是意识到了自己病情恶化，然后凭借意志力来努力控制住病情。（下山氏患有抑郁症一事，登载于杂志上的调查报告中也曾明言。）发生了罢工运动，又被三国人踢了睾丸[2]，下山氏身上发生的事情不断地给予他刺激与混乱，他当时似乎是咬紧牙关，勉勉强强才用意志将病情控制住。

在这种状况下，不需要什么特别的刺激或是值得瞩目的动机，他随时都可能像一只绳子断掉的气球一样，轻飘飘地飞到空中，彷徨无定。

这个时候，他那抑制住病情的意志就像脆弱的绳子，一旦抑制稍微弱化，绳子解开，自己就会彻底陷入彷徨。要去哪里，该做什么，完全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而抑制的弱化，也并非其本意，不存在目的性。

也许他会产生一种“假如事到临头，不如一了百了”的情绪，但主动自杀的想法几乎没有，反而会千方百计渴望求生，心里都是“我得坚强地活下去”“必须重新找回意志”之类的念头。

以我自身的经历来讲，一个人处在断线的气球状态下，往往会变得想要见见亲近之人。陷入忧郁之中的人们，多半想见亲近之人，对不亲近之人则会愈加不想见面。“亲近”这个概念不能一概而论，而且由于摩擦的关系，每个人对“亲近”的理解亦大相径庭。不过也可以简单概括一下：“亲近之人”指的不是最亲近的人。因为最亲近的人往往就是他们发病的原因之一。老婆孩子是最亲近的人，之所以发病往往就与他们有关，所以单凭他们的力量无法挽回病人。病人贪婪地渴求其他的亲近要素，但不需要——当然也不可能——比老婆孩子更亲。他们追求的亲近，有一点漠然的感觉，又很轻松。换句话说，就是歇口气。

据说下山氏有一个喜爱的打字员，就住在他自杀现场的附近。下山氏在被三国人踢了睾丸后，只有这个打字员一人前来照顾他，于是两人亲近起来。从那以后，下山氏一直很关心她，据说还操办过她的结婚礼物。

假如下山氏在绳子断掉、飘浮空中、彷徨无定之时，产生了见这个姑娘一面的想法，那毫不奇怪。他处于那种精神状态，有此念头合情合理。想在彷徨中抓住点什么。想见见亲近的人。他最害怕的就是孤独。人未生病时，很难体会到这份孤独感有多么痛彻心扉。我在被四十摄氏度的高烧折磨时，曾品尝过一次类似的感觉。

他与那个姑娘之间绝不是恋爱关系，也没有必要发展为恋爱关系。他会陷入抑郁，主要原因应该在于职务方面的纠葛与绝望，但在绳子断掉之时，脑海中最鲜活的形象却是这个姑娘。这一点实在理所当然，甚至合理得过了头。

这个姑娘前不久已经辞掉了打字员的工作，准备结婚嫁人。她与下山氏曾经亲如一家，此时却分隔两处，甚至很难见上一面。下山氏曾为她的结婚礼物百般操劳，可以说，她虽不在身边，却仍住在他心里。他在此时想起她来，毫不稀奇。况且，下山氏与姑娘之所以亲近起来，是因为他被三国人踢了睾丸后，其他人全部避之不及，唯有她一人赶来帮助。他在成为断线气球后，隐隐约约想要探寻自己的内心时，想见这个姑娘一面，并且强烈地渴望她能为自己带来某种力量。这个姑娘作为人选再合适不过，一切都是水到渠成。

但是，人心并不是铁板一块。尽管他当天是因为想见这个姑娘，才坐上电车，到了她家附近，也不能说明这就是他的全部心理。

据说当天，他本与GHQ的人有约，但约定的时间已经过了。他想到这一点，多半会感到难以自持的痛苦。家人的事情、工作上的烂摊子，一切的一切突然闪过他的脑海，无疑会使他混乱，不知如何是好。

他虽然到了姑娘家附近，但是没能再进一步。或许那一天，他只是与她家保持着一定距离，若有所思地走着，又茫然无措地停下，行为举止完全不明所以。

而那个在某某旅馆休息的人，或许正是下山氏也未可知。据老板娘说，那个绅士脸上带着色眯眯的笑容，问她有没有女人。即使那人真是下山氏，他露出色眯眯的笑容也好，产生那种想法也好，都是极为自然之事。

当然，下山氏与那个他想见一面的打字员之间，也可能存在着柏拉图式的感情；或许他仅仅是爱她的诚心，把她当作女儿疼爱。

但是，无论何等柏拉图式的感情，我们都可以断定，男女之间的情感，其心底必定潜藏着肉体的欲望。

人一旦处于断线气球状态，潜藏的欲望就会露骨地浮出水面。

他去了她家附近，却没有走近她的门前，究其原因，我推测，也许是他的心中还多少残存着自我控制的力量，害怕自己会一不小心向她提出肉欲的请求。

如果两人见了面，他搞不好真的会把“我爱过你”这类话说出口来。说出口的可能性恐怕不低。

诚然，两人之间并不是那种感情。他绝不是将她看作情人。关于下山氏的这份爱，也许我们如此判断比较合适：他出于自控力没有走向那条道路，而是完全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来疼爱。然而，即便是这种感情，其心底也必定潜藏着肉体的欲望，一旦成了断线气球，这份肉欲就会浮出水面。原本只是压抑于心底角落的一点心猿意马，此时却占据了他的几乎全部意志。当然，至少他在产生“见她一面”这个念头的时候，真的只是想“见她一面”而已；但是“满足肉欲”的念头逐渐蔓延，最终很有可能涂满了他的全部意志。

所以他的内心产生了挣扎。一方面，他强烈地预感到，假如两人见了面，他极有可能将“我爱过你”或是“一起死掉吧”之类的话脱口而出；而另一方面，在她身上满足肉欲的念头，又以惊人的速度在他的心里蔓延开来。

最终，他既没能够前往她家，又在肉欲的渴望中感到疲惫不堪，于是打消了去见她的念头，找了一家旅馆休息。或许在这个时间点（不超过晚上五六点钟），他的内心还残留着相当程度的自控力。

在旅馆休息时，他的想法不经意地发生了改变，从在那个姑娘身上满足肉欲，变成了随便找个女人单纯发泄。他的心里仍然多少存在自控力，虽然笑眯眯地试着问了问老板娘“有没有女人”，却没敢继续纠缠下去。

甚至可以认为，说不定他在迈过旅馆的门槛之前，已经在心里改变了想法：正是为了单纯发泄欲望，才进了那家旅馆也未可知。

每次我拿个人经历举例，你们也许都觉得我是个色中饿鬼，不具备普遍性。其实人一旦成了断线气球，任何人的反应都是一样。

我的情况是这样的：脑海中闪过一个个女性朋友，最终却会住进流莺旅馆。能够付诸实践的只有住进流莺旅馆而已，只要成了断线气球，结果从不会有变化。

下山氏不曾像我一样三天两头往流莺旅馆跑，所以必然会绕一些弯路。

有一段时间，我曾致力于流莺旅馆巡礼，身着一条兜裆布，见到女人就上前搭讪。做出这些举动时，我完全处于意识清醒的状态，这一点确实有些疯狂；但除却这一点，当时见到我、与我谈过事情（比如工作上或者生意上的事情）的人，个个都觉得我很正常，完全就是平日里的我。与喝酒喝到烂醉如泥相比，这种疯狂的状态仅仅疯狂在“意识清醒”这点上，除此之外，看起来基本没有异常之处。当然，如果这个度稍微没把握好，情况也许就大为不同了。

下山氏离开旅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绝望感也不断加深。夜幕降临，与GHQ见面的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了。（GHQ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此时他承受着多么巨大的压力，内心的绝望有多么沉重，实在难以想象。）单位上会发生什么呢？别说裁员了，搞不好他自己就会被裁掉，也许现在那些高层正在商量解雇他的事情。此类幻想从脑海中冒出来，也许他开始感到关节脱力，失去了从泥潭中拔出双脚的力量，只能四肢着地，艰难地从泥潭中向外爬行。

已经不知如何是好。不知该去往何方。不过，应该有电车经过才对。附近应该有铁轨才对……

于是，随着绝望感、孤独感不断加深，下山氏最终选择了自我了断。这是一种可能，当然，也有可能是在途中惨遭歹徒杀害。但是他的衣服、现金及高价手表等物品仍在身上，从这一点来看，恐怕不会是偶遇歹徒行凶。可能性应该只有两种：有计划的谋杀，或者是自杀。

以上所述，只是在假设下山总裁确属自杀的前提下，所试作的一张小小速写而已。

根据我本人生病时的经历来判断，人们（感觉没有必要特地说“我”）感到最孤独的时候，也正是他们最好色的时候。

最深刻的孤独感，想来正是伴随着意志力的消亡而产生。失去意志力即等同于失去自控力，于是就会达到好色的顶峰。

人生的最后关头，残留下来的只有孤独与好色而已。两者的并存有些令人惊异，似乎在讲述着，人类的孤独感并非来自对人类的厌恶，反而源于对人类的爱。没有什么能够禁止对人类的爱，也不知道“人类”指的是哪个人。或许，所谓人类正是爱着人类本身，爱得无法自拔。

即使是怀着厌世之心，隐居深山之人，也无法斩断对人类的爱。或许你想要把自己的一切现实构筑于骨子里的漠然之上，或许你想要以此来切断与人类的联系，那么又是什么东西使你“想要”如此做呢？我们是否可以断言，其实是由于我们热爱人类却不得自知；我们梦寐以求斩断宿命之线，却在它的操纵下成了提线木偶？

当孤独感与绝望感达到最顶峰时，人只会变得好色———更确切地讲，只会变成色中饿鬼。我每每念及这点，总会想到：难不成所谓的肉欲，竟是人类的一种无法摆脱的慰藉？

当人们彻底陷于四面楚歌、孤立无援之时，唯有性欲化作意志的全部，仍在烈火中烧。也许你感觉太过浅薄，这很正常；但那种绝望的状态，根本容不得你再谈什么浅薄、羞耻的体面话，你只能直视、承认，然后服从。这是过来人的经验之谈。不过话说回来，肉欲还真

是件可悲的慰藉，只会在人生的最后关头现身露面。因为这份慰藉是人类的宿命，永远也无法摆脱。

食物不可口，不吃便是；选择喜欢的食物，食欲就能满足。然而肉欲却与此不同，欲壑难填，无穷无尽。即使对肉欲绝望，即使放弃满足肉欲，也无法从肉欲中解脱出来。这与“遁世无法获得真正的孤独”是同样的道理。

也就是说，无论活到多久，人都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孤独，不可能从性欲中真正解脱。直到死亡。我借用下山总裁的事情，擅自就此做了一番速写。但这并非只适用于下山氏，对任何人都是一样。

无论多么了不起的人，德高望重的耄耋文豪也好，看破红尘的得道高僧也罢，恐怕谁都无法从沁入骨髓中的人性与性欲中解脱出来，获得孤独。但是如果因为看透了这一点，就对人类产生绝望，那就不像话了。他们只能回归现世，将一切付诸理性，否则人生便是一壶白水，还有什么兴味。

生之于世，则为游耶？

生之于世，则为戏耶？

童子嬉游，一朝闻之；

舞之蹈之，吾身不识。[3]

一曲悲歌。我们是否能够从此种悲凉中得到解脱？恐怕，无论我们如何凭借理性的力量，也很难斩断这份痛苦。因为这是个不听理性掌控的世界，人与人之间交织成一张复杂的网，与性欲一道沁入我们每个人的骨髓。人类啊，可悲，却又惹人怜惜。

---

[1] 1949年7月5日，日本国铁第一任总裁下山定则（1901—1949）离奇失踪，翌日发现尸体已被列车碾成数段。据分析，事件起因是GHQ下令国铁大裁员，下山对此持消极态度却不得不执行命令，引起工人罢工运动，因而进退维谷，处境尴尬。事件究竟属于自杀还是他杀，引起社会广泛争论，但双方均没能拿出确凿证据。

[2] 三国人，全称“第三国人”（Third Nationals），指二战后遗留在日本本土的朝鲜人等前殖民地居民。战后，一批三国人准备离开日本回乡，由于火车晚点，与时任旅客局

长的下山发生争执，混乱中下山的睾丸遭到踢伤。

[3] 日本著名歌谣，出自平安时代末期后白河法皇编纂的《梁尘秘抄》。

五、国宝烧亡无妨论

鄙人终究也产生了远大宏伟的美好愿望，打算在风光明媚之处建它七八幢别墅，于是决定动笔写《捕物帖》[1]，并在《小说新潮》[2]同人的邀请下，来到了位于箱根山谷最底部的温泉旅馆。

这一带有不少谷间溪流，但是完全没有溪水的样子，都是成段的瀑布，甚至还有货真价实的百尺飞瀑，从四面八方飞流直下。如果客人对声音敏感，恐怕会被烦得不行，搞不好还会头痛；我这人反应迟钝，只感觉安静得无以复加。隔壁的讲话声、账房里的收音机声、宴会厅里的喧闹、蝉鸣，世间万籁，皆不入耳。女佣拉开纸门走进来时，我连走路和拉门的声音都听不见。忽然，她就出现在眼前。她掌握了忍术的要领。在文明国度里，绝找不出如此静谧之处。我工作时最烦的就是收音机的声音，在这里总算安心了。这家旅馆实在合我胃口。不过安静也有安静的问题：就算有人进行谋杀，旁人也听不见。在这样的旅馆写《捕物帖》，难免总往那方面想，毛骨悚然之余，也平添了几分《捕物帖》的心境，总有些真把自己当成侦探的感觉。

旅馆的庭院被大量数百贯[3]重的石头砸得面目全非，始作俑者是所谓的“Ione台风”[4]。

这条河在小田原市一个叫作早川口的地方入海，我曾在那里的堤坝下遭遇过洪水，与利根川的洪水景象大为不同。利根川的洪水漫无涯际，如同巨人一般，充满死神国度苍茫而寂静的妖相；早川的洪水则不同———哪有这么吵的洪水。

早川的洪水呈暗褐色，从箱根山上海拔千米的芦之湖奔流直至眼前的河口处，形成一座巨大而笔直的防波堤，比太平洋的海面高出四五米，冲入海中一英里多远。太平洋的恶浪向着这水造的防波堤迫近、拍打、喷涌翻腾，但笔直的暗褐色水势太过浩大，海洋的小小恶浪完全无能为力。随着恶浪的喧嚣在眼前屈服，笔直的暗褐色奔流猛地腾起数米高，如长蛇一般，向着遥远的海天一线直冲过去。远处海

面上，不时可见恶浪撞上这座防波堤，喷涌翻腾，隆起一座座水山，飞沫四溅。

然而，最惊人的还不在此。远雷轰鸣般的巨响，轰隆隆地接连不断从河底传出。就算千万辆坦克碾过河底，也不会有此等声音。与坦克碾轧柏油路的声音不同，河底的轰鸣沉闷而厚重。

声音的原理，我原本并不清楚，直到几天后洪水退去，露出河底来，我才终于明白。

河底原本只有些小沙粒，洪水一到，就会带来一批数百贯，甚至可能千贯不止的岩石，铺满河底，层层堆积。这些岩石无疑会随着洪水冲入海中一英里多远，滚入太平洋的海底。岩石反复不断地从山上冲入海里，碰撞冲击过程中产生的声响，就是河底的轰鸣。洪水退去后，河底留下无数岩石，人们用小推车把它们运出来，用在建筑上，算是洪水带来的某种补偿。不等下一次洪水来，岩石很快就运光了，河底重新变回只有小沙粒的状态。由于河并不大，层层堆叠的岩石虽然铺满河底，其数量仍然有限；又或许是人类对岩石的需求量太大，达到了超自然的地步，洪水凭借神力也无法满足。总之，人类战胜了自然，这也算是一项小小的佐证。

战争期间我在日映工作时，曾经接到命令，被迫要为一部名叫《黄河》的纪录片写剧本。

上面打算把它拍成一部战争宣传片，情节如下：战争期间，中国国民党军队败走之际，决黄河大堤引水而逃[5]，导致黄河河口移动数百里，甚至流入了长江；于是日本军队担负起了治水的重任。电影的意图就在宣传治水上。

这部电影分作上下部，宣传片是下部；上部只是纯粹的纪录片，主要是通过艺术效果展现黄河是条怎样的河、黄河具备什么样的独特性格。说白了就是为表现治水事业的艰难埋下伏笔。雄壮的黄河有其独自的特色，所以人们明知艰难，仍要坚持治理。我接下的活儿就是上部。

然而，我接到命令的时候，战争已经接近尾声了。为新闻及其他目的拍摄的影像资料有不少，如果把它们编辑一下，稍微加加工，说

不定能做出下部来；但我负责的上部这样可行不通。

当时本土的许多城市已经饱受轰炸、疮痍满目，战场也开始转攻为守。情况不允许我边走边摄影，优哉游哉地深入黄河流域腹地。

不过那段特殊时期，万事都是破罐子破摔，表里不一、阳奉阴违更是家常便饭。如果中气十足地报告“是！此类电影我们已在拍摄中”，那上头也更容易接受；而一旦照实回答“是！由于该地无法继续拍摄，计划已搁浅”，搞不好军人会大骂一声“战败主义者”，向社长饱以老拳。台面与水下、理想与现实，工作上的一切都在自相矛盾。但发布命令的若无其事，服从命令的泰然处之，当时日本的万事万物都处在彻头彻尾的矛盾之中。

反正战时酒是喝不上，表演性质的东西也看不到，实在闲得发慌，人生乐趣就在于看书了。战败近在眼前，每天的生活过得浑浑噩噩，此时被安排任务研究黄河，其实意外有些幸运。我立刻前往中国研究所，向学者们请教黄河的相关问题。但在日本的汉学者眼中，黄河似乎并非他们的研究对象：

“我还想问呢，现在黄河流到哪儿去了？”

学者反问了一句。当时黄河水流入了长江，不过没有明确公布过，学者应该也不清楚。

有关黄河的文献当时实在不多，学者们各方网罗，最终能拿到的也只有三十本左右。我每天都在空袭的间隙中反复研读这些书，越读越觉得黄河有趣，自然而然地，对华北的农业、风俗、文化、生活和历史也想多去了解一些。于是我将工作扔在一边，在这些文献中埋首半年，迎来了战争的结束。

黄河每隔二三十年就会暴发大洪水。到陕西潼关为止的河段由于多山，不会受洪水影响；而从潼关直到入海口这五六百公里地势低平，北至天津，南至南京对岸，都有黄河流经的痕迹。

潼关上游的三千多公里，则流经甘肃、陕西、山西、河南的黄土层。

华北并没有固定的雨季。有时三到十天左右暴雨不断，多出现在早春，其他季节也有。暴雨在黄土地带持续下去，最终就会导致黄河大洪水。

所谓黄土地带多是草木不生的秃山。一旦下起暴雨，山体就会出现无数裂痕，泥水从裂痕中奔流而过，溅起飞沫，形成湍急的水流，自斜面奔涌而下，汇入黄河。于是十余米深的泥流，伴着飞沫奔流入海。有句俗话说“一斗水，半斗泥”，黄河水中大约有百分之五十都是黄土，并非水流，而是泥流。

这些泥在黄河的底部堆积，大雨过后，河床就会高出一米多，不久就会高出平地十多米。河堤建得再高，也赶不上河床抬高的速度，二三十年下来，洪水暴发自然就无可避免了。就黄河已有的历史来看，洪水始终处于周而复始的过程。

历代统治者无不面临着黄河水患的难题，直至今日，也没有人治理成功。两千年前，有位学者[6]对此无计可施，于是提出高论：建堤防水实属下策，水不可逆，与水争地的思路才是错误根源；不如将潼关下游的百姓全部迁徙到其他地区，对洪水放任自流才是上策。原来如此，上策、上策。如此一来洪水的悲剧确实不会再次上演，只不过最肥沃的农业区也会颗粒无收而已。

现在还存在一种荒谬的论断：中国人口原本就多，繁衍过盛，过盛的繁衍带来大量多余人口，自然导致国运疲敝；还好有个洪水呀、干旱呀，每年天灾死个五十来万百姓，算是稍稍平衡一下。意思就是老天爷调节人口，天灾可顺不可逆。黄河水患是数千年来的难题，学者们似乎总有那么点自暴自弃的意思。历朝历代虽然不乏学者纸上谈兵，却没有真正成功的前例，因而也就产生了许多破罐子破摔的高论。

每次暴发洪水都会引起改道，入海口常常一下子移动数百千米。虽然洪水会持续数年淤积不去，但随着洪水而来的黄土堆积一米至三米厚，有时会形成一片新的沃野供庄稼生长。不过，天灾不只有水灾，还有所谓的旱灾，无论是暴晒还是暴雨，黄土地带的农民都很痛苦。

中国的历史就是黄河的历史，黄河乃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温床。大禹治理黄河十三年，孜孜不倦，过家门而忘归，终因治水之功被推举为王。自禹而后，孔子于此宣扬王道；唐三藏自此逆流而上，志在天竺；群雄逐鹿的所谓“中原”指的也正是这片黄土地带。更可上溯远古的北京人，下及赛珍珠的《大地》[7]，自人类文明诞生开始，至与欧洲文明交流为止，黄河自始至终贯穿着中国文化史的中枢。

在日本王朝及整个日本文化的发祥之地———大和的土地上，也有一条象征着古代日本的河流。其名曰：飞鸟川。

万叶诗人将变幻无常的人世比作飞鸟川，咏叹“昨日深渊，今朝浅滩”，朴素地表现出一件事实：在他们的生活中，河流是变化最剧烈的东西。古代既没有地毯式轰炸，也没有火枪，河流在他们眼中无异于怪物，最能给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带来变化。鄙人虽数经地毯式轰炸，对此仍表示无条件赞同。早川口、利根川的经历已使我心惊胆战；在书中读到黄河，更使我舌挢不下了。

然而，飞鸟川的宽度不过三间左右。虽说是从山上流下，也不过是缓缓流经耳成山、天香具山、亩傍山这些庭院盆景规模的小山，然后涌入古时帝都的盆地而已。

就拿我在小田原时感到心惊胆战的早川来讲，即便算上谷底千回百转的部分，全长也不过五里七里而已。只不过它从海拔千米的芦之湖流下，又冲入海中，虽然只有五里七里，大雨一到，仍然能将一个饱尝地毯式轰炸的男人吓得魂飞魄散。

飞鸟川只是条小河，顶多也就是玉川上游那个规模。

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经受过大黄河的千锤百炼，而日本文化的起源却将变幻无常的感怀寄托于飞鸟川，像是走了极端，成了温室里的花朵，显得过分狭小、可怜、可悲、可笑，甚至有些怪异。

我在报纸上读到，金阁寺纵火犯曾说自己“对美心怀嫉妒”“反感观光客人”。报道或许准确记述了犯人“当时说的话”，但如果认为犯人内心的想法仅限于此，恐怕失之草率。我不是指罪犯就不会讲

真心话，而是人类原本就很难把自己的想法表达清楚。有时很努力地想要讲述事实，语言组织却不如人意，口中所讲与心中所想存在很大差异，自己都感觉说出来的话空洞无物。像是“你是否犯了罪”这类问题，犯人当然能够正常作答；我指的主要是思想方面的表达。就拿本人来说，虽然吃的就是“表达思想”这碗饭，仍然需要花费时间、打磨技术，而且很容易一不小心落个拾人牙慧，写出来的东西奇奇怪怪，与自己内心所想相去甚远。

像是“对美心怀嫉妒”“反感某一阶级”这类想法，张口就来一句话，然后主张其真实性，实在是太过微妙。即便是娴于思考之人，仔细分析过自己的思想，也很难猝然之间断言自己的想法，并当众讲出来。

更何况遭到逮捕的罪犯之中，老实交代的不如撒谎扯皮的多，撒谎扯皮的不如虚张声势的多。犯人耸着肩膀讲“我说的是实话”，报纸上就会登出“他如此说道”。“他如此说道”确是事实，报纸报道事实无可厚非；而那些当以启蒙为天职的文人、学者、社会评论家们，个个声名显赫，也把它当作真相评头论足，这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此时首先需要做的是“怀疑”。不是怀疑别人，而是必须怀疑先入为主作此假设的自己。

对美心怀嫉妒、反感观光客人云云，犯人也不是没有此类想法，很有可能确实这么想过。值得怀疑的是：下定决心放火的根本动机，究竟是否具备此等思想性。

我以为，人们（包括出色的文人、学者、社会评论家、艺术家在内）太过关注被火烧的金阁寺这一建筑本身，故而判断有失公平。如果被烧掉的不是金阁寺，而是个名气小一点的建筑，那么就算犯人陈述一个更加深远的动机，估计人们也不会大惊小怪，认为犯人的自白“富有生气”了。

我认为这种青年人遍地都是。或许他心理扭曲，同住的人、主人家的人，都不喜欢他。报复的怒气悄悄在心中积聚，最后他决定放火。由于他恰好住在金阁寺，于是结局就变成了火烧金阁寺；如果他在一家姓田中的豪门大户当仆人，结果恐怕就是火烧田中家了。

恰好有这样一个青年住在金阁寺，所以金阁寺才被烧了，仅此而已；并不是金阁寺这一建筑本身的特性促使青年纵火。

比如有的男人被女人背叛了，就往人家脸上泼硫酸。不管背叛他的是哪个女人，他都必然会泼硫酸；而她背叛的如果不是这个男人，就未必会被泼硫酸了。

住在金阁寺的青年，因为憎恶寺内众人，最终下定决心纵火，那么对他而言最解气的，莫过于烧掉众人的饭碗，烧掉众人赖以生存的骄傲———金阁寺。憎恶、复仇这一类事情，最重要的当然是选择合适的对象。

某人往女人脸上泼硫酸，或者在田中家的仓库纵火，或者用剃刀砍伤棒球选手的手臂；无论哪一种情况，他的内心除了复仇怒火之外，还会根据所犯的罪不同，与社会层面的指责稍作一番心理斗争。从结论来看，他无疑能够说服自己，找到正当性。比如“放过那种荡妇，只会伤害更多男性”，或者“田中家代代榨取农民血汗，他们有多少财产就有多少罪恶，太可恨了”，又或者“那个选手的右臂在欺骗世人”。

那么金阁寺的这个人呢，烧的是国宝金阁寺，所以心理斗争的对象就与金阁寺的特性有关。虽然在我看来，他不过是找了个特殊一点的理由来说服自己；但在与罪恶感作斗争的过程中，他恐怕也确实假戏真做，真切感受到了“对美心怀嫉妒”“反感观光客人”之类的心理。那些泼硫酸的男人心中，同样也能真切体会到“替社会制裁荡妇”这类迷失自我的正义感。

另外，不少有识之士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言，称金阁寺的烧毁是国家的一大损失。我对此极不赞同。

在金阁寺烧亡一事上，我赞同《方丈记》里的思想，甚至是两千年前那位黄河学者的所谓“上策”。生者必灭，木焚于火，理所当然。与火斗、与地震斗并不明智，今后人类都会搬进钢筋水泥的房子里住，木制的建筑任他烧了也好，塌了也罢，有什么关系呢。只不过，我不像两千年前那位黄河学者一样出于自暴自弃而已。

最近，某位植物学博士提出这样一种论调：只见川上游山地一旦建成堤坝，尾濑一带的沼泽就会沉入水底，然而此处某些植物为当地独有，不见于日本甚至世界其他地区，堪称贵重的文化宝库；政府建坝，只与眼前企业同流合污，无视文化保护，实属荒谬绝伦。我读报纸及其他一些报道，发现为这位植物学博士摇旗呐喊之辈为数不少。

但是，建造大坝、将尾濑沼泽沉入水底的计划并非始于战后，战前已经有这个计划了。从那时起，报纸上就产生过“是否可以牺牲珍稀植物宝库”的争议。

尾濑的珍稀物种发现至今，也有好几十年了，植物学博士仍没有彻底研究，这是博士的怠惰。在我看来，怠惰的植物学博士要比政府、企业更加反文化。不过是十几种植物，要把它们的生态问题研究个一清二楚，几十年完全够用了。开发尾濑的事情，社会上也讨论了十几年了，植物学博士不仅没有做什么特别的研究，反而以区区十几种植物做挡箭牌，非要让广阔的高原保持原始状态，拿着高原当研究室，供自己悠闲的研究使用。这位博士的愚昧程度，真不可以道里计。也没听说过博士努力尝试将植物移植到研究室或是其他山区。纵使原物保存不下来，那又如何？如今已不是保存干尸的时代，而是多多少少复原干尸的时代。区区十几种植物，利用科学手段模拟出生态模型，将模型留诸后世就好。此类研究不存在时间紧张，存在的只是植物学博士的怠惰。不，空举文化、学问之大旗，对研究却毫无诚意、敷衍了事，这岂止是怠惰，已然是缺德。

在我看来，所谓文化，其根本目的在于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一方面是政府，打算开发尾濑，提高日本的生产力；另一方面是植物学博士，企图为了区区十几种植物浪费大面积的高原，供自己悠闲的研究使用。如果你问我这两者谁更忠于文化，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回答是政府。植物学博士曾说除了尾濑之外，还有好几个适合建坝的地方。日本国土如此狭小，博士难道还真以为能找出好几个来吗？专业内的区区十几种植物都研究不过来，却在专业外不懂装懂，滑天下之大稽。

有人说金阁寺的消失是文化遗产的一大损失。其实此类国宝级建筑物，我也大体游览过一圈，金阁寺也好、银阁寺也好、法隆寺也好，都完全称不上“美”。当然，它与历史、美术史等勾搭在一起，

各方面再理出个说法，勉强可以认为它有一种历史美。不过也就是仅此而已。

至于建筑的历史纪念意义，可以整理出充足的资料，传诸后世，供后人随时复原。此事不会太难。只要资料足够准确，此类建筑通过模型保存下来也就够了。法隆寺的和尚连拍照都不让，但那与我没什么关系，此时正该相关专家为文化挺身而出，与和尚战斗到底。结果专家们忘记了与和尚战斗的本分，反而盼着坐享其成，让他人来给自己灭火。日本的美学家呀、历史学家呀，“文化”二字讲得好听，张口“金阁寺烧毁”，闭口“政府之怠惰”，满嘴奇谈妙论；而我不管怎么看，都是学者比政府更加怠惰，更加愚不可及。

也有人认为金阁寺是日本的一大旅游资源。从这个角度上，我也承认，历史遗产的确存在吸引游客的能力；不过与此相比，更重要的是建设酒店、公路等配套设施，积极推进旅游景点公园化。如果要说哪里的历史遗产更有吸引游客的价值，那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纪念地要比金阁寺强得多，会有多少国际游客慕名而来实在难以想象。与其在这里悲叹金阁寺烧毁，不如去积极保护广岛、长崎爆炸中心地，推行公园化计划，保证游客络绎不绝。

我记得战后国际上曾有一个计划，准备动用世界各国的资源及科学力量，彻底完成黄河治水工程。但是后来中国爆发内战，这个计划似乎也成了黄粱一梦。

我感觉，早川的洪水化为一道暗褐色的防波堤，冲入海中一英里远，那种充满力量的景象有一种法隆寺、金阁寺之流无法比拟的美。至于大黄河喷溅着泥沙俱下的水花，掀起滔天洪水，我想那种浩大的景象更是雄伟壮阔，无与伦比。

黄河是个历史性的怪物。如果人类集聚五千年的智慧，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建造出伟大的设施，能够征服黄河；那这座设施才是真正的文化纪念碑。我认为，人们的所有努力，都必须投入到这种设施的建设中去，即使失去所有古代遗迹之流也在所不惜。所谓文化，更重要的不是追寻过去，而是建设未来。

我们必须认清文化的正确目的：征服一切人类生活的障碍，提高并稳定我们的生活水平。

终有一天，当征服大黄河的设施完成之际，那将是比万里长城更加壮观的工程。

至于烧毁的金阁寺，有识之士虽然会齐聚一堂，慨叹哭诉；但究其实际价值，符合那些慨叹的只有一星半点儿而已———无论是作为美的具象、作为历史纪念物，还是作为旅游资源。其程度大抵不过是为水鸟振羽之声而惊异，为飞鸟川之洪水而咏叹罢了。

在我看来，治理利根川的水害、建立只见川的发电站，虽然比不上征服黄河，无疑也惠泽全民，值得着手处理。我认为：所谓文化，必须建立在此类积极力量的基础之上；从容不迫地玩赏古意，则是后话。

---

[1] 指《明治开化安吾捕物帖》，1950年10月开始连载于《小说新潮》。

[2] 《小说新潮》，新潮社于1947年9月创刊的月刊小说杂志。

[3] 日本旧重量单位。1贯等于3.75公斤。

[4] “Ione台风”，Ione，西太平洋台风，1948年9月登陆日本关东地区，造成数百人死亡、千余人受伤。

[5] 指1938年6月9日发生的国民党军队“花园口决堤”事件。

[6] 指西汉水利家贾让，事见《汉书·沟洫志》。

[7] 《大地》（*The Good Earth* ），美国旅华女作家赛珍珠（1892—1973）的长篇小说，1931年出版。小说中有主人公因洪水逃亡的情节。

六、日大劫匪团伙 [1]

那天，我正准备写这篇稿子，平息已久的胃痉挛复发了。刚刚夜里十一点半，还能听见舞厅里乐队的声音。

我有一套工作习惯：每天傍晚五六点钟开始喝酒，喝到七八点钟，倒头便睡；大概十一点半到十二点醒来，然后开始工作。

坐在桌边，胃就开始疼。我感觉可能是胃受凉了，于是拿布缠在肚子上，躺下打算休息一会儿，结果却疼得更厉害了。最后实在受不了，让人去药店跑了一趟。

如果请医生给我注射一下吗啡，估计立刻就能止疼。但是我正在连载报纸小说，一天一回，交稿十分紧张。吗啡的注射量如果不够大，对我就不管用；如果量够了，虽然管用但会睡着，而醒来后则会呕吐一天一夜，痛苦不堪。我的吐意实在太强，常常连医生都要吓一跳。所以除非万不得已，我通常不会选择注射吗啡。

胃疼得十分严重，虽然没到满地打滚的程度，但身体已经蜷缩成一团，嘴里不自觉地呻吟起来。这种情况实在应该注射吗啡，但偏偏还有连载。注射了虽然能止疼，但是会睡着，醒来后又会痛苦地呕吐，没法动笔工作。无奈之下，只能拿一些成品药将就，继续把工作做完。这其实不是个好主意。

到了早晨，新一回的连载写出来了。胃疼看起来轻了许多，实际上却像大爆发过后的火山一样，表面虽然不再喷烟，内部的熔岩却仍在画着波纹，冒着热气，刺刺作响。我就像抱着一座火山，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弯腰稍一不注意，就会一下子疼起来。实在没办法再伏案写作了，于是我派人前往东京，向新潮社请求稿子是否能够宽限几日。

他们最终没有答应。从那之后过了三日有余，直到今天，胃里面仍然像住着一座火山。每次弯腰都要小心翼翼，当然酒也不喝了。就

连喝一滴水，都会不自觉地屏气凝神，紧张地等待胃是否有反应。不喝酒就睡不着觉，于是我就邮购了二三十本书，这三天里一直躺着读书。其结果是：眼睛开始疼了。这条街道从晚上十一点左右开始，电灯就变得很暗，对眼睛是个折磨。胃不那么疼、能够直起腰板坐在桌前的时间，又全部用来写连载了，实在是使尽了浑身解数。

到今天，这篇稿子不能再拖了，无论如何也必须坐起来写作。可是一旦坐起来，总觉得头脑运转不够迅速，既难以持续思考，又总是注意力涣散。总有一部分心思挂念着胃的情况，无法长时间保持精神彻底集中的沉浸感。无奈之下，我只能躺下思考，再坐起来动笔。就这么颠来倒去，浪费了不少时间。

今天的《夕刊读卖》登载了山际（日大司机，一百九十万日元抢劫犯）的狱中手记。我读过之后，偶有所感，于是决定写一写山际的事情。

登载出的手记并不是全文。当然，我也没见过他本人，对山际的了解，仅仅是通过报纸而已。山际刚刚被捕时，有关他的报道全都是新闻媒体千篇一律的观察与老调重弹的论断，没能真正表现出山际的个性。此类时事文章，我原本不爱在资料不足的情况下论述感想，然而以我目前的状态，无法集中头脑思考，也只能就偶然想到的东西谈两句了，实属无奈。

★

社会上许多人说三道四，说我们这一代人、这一Gen-eration是“Aprèsguerre”，就是俗话所说的战后派。他们虽然没说错，但是这次的案子里，我们被认为尤其战后派，这让我很不愉快。（原文照录）

这是手记的开头部分。在那些寄稿子给我，或是写信请求拜我为师的人当中，有一部分确实无药可救的蠢材，往往会写出这类文章来。其开场白大抵不外乎“莫要将我视为单纯的战后派”“我心中的烦恼更加与众不同一些”之类。

当然，并不是说怀有这种想法就都是蠢材。只是机灵人不会写出来；就算写出来，想必也写得更加巧妙，看起来不会如此荒唐可笑。

根据新闻媒体的一般说法，山际是战后派特有的那类罪犯。他们异口同声地抱怨：真不知道这些战后派罪犯脑子里在想什么。然而帝银事件[2]的犯人与这个山际相比，究竟谁才是战后派？帝银事件的犯人，其心理虽不是不能了解，但还是这个山际的心理更加平凡普通，一目了然。把战后派看作一拨特殊人群，这种思考方式大错特错。正因为成年人安于这种不过大脑的划分标准，才会在思考时产生错误的前提：他们是战后派，这一代人本质上跟我们不一样。如此以偏概全、投机取巧的看法出现在新闻媒体，倒还可以理解；而《近代文学》的评论家也开始发表此种奇闻谬论，真让我感到新一代的日本文学前途灰暗。《近代文学》的论调与山际等人的论调，虽然在文笔和修辞方面水平不同，但在一竿子打翻一代人这点上，两者的愚蠢别无二致。也可以说两者是同伙，是精神上的同族。

山际的想法十分单纯。提前摸清日大运钞车的到达时间和行驶路线，在路边埋伏好，车来了就坐上去———虽然夸张了些，毕竟也算是有计划。然而更夸张的在后面：他打算坐上副驾驶座之后，单凭一把小刀，从旁边的司机与后座的两名男子手中抢夺一百九十万日元。结果他真的成功了，不可思议。如果山际本人也相信自己能够成功，那他就不只是单纯，甚至有些荒诞了。然而比这更加不可思议的是，车上三个大男人面对抢劫几乎毫无反抗。如果“战后派”这个说法真的成立，更加属于战后派的难道不是这三个奇怪的大男人吗？警察一度怀疑三人是山际的共犯，合情合理。他们的诡异程度值得警察怀疑。当然，也许三人是另一种心理：一百九十万虽然不是小数目，不过反正不是老子的钱。

山际被捕之时模仿外籍日裔，说了一句“Oh，mistake”。这当然很蠢，但当时山际一直在假扮外籍日裔，早已将身份吹嘘出去，因此这句话或许并没有想象的那么蠢。

如果要说谁才是真正的蠢，那非刚才提到的三个大男人莫属。他们的表现比山际本人更加离奇与荒谬。光天化日之下，先是其中两人在大手町的某某省前被赶下车；随后在神田桥，司机也被赶了下来。这可不是荒郊野外，而是东京的市中心，某某省也是个车水马龙的政府机关。三个大男人在这些地方被赶下车来，却想不出半个点子捉拿犯人，何等蠢头蠢脑，近乎不可理解。

山际靠着一把小刀挟持三人，又在东京市中心分别把他们赶下车去。此举实在单纯幼稚，简直是在作茧自缚。如此憨傻的坏蛋可不多见。然而那三人头脑简单，四肢也未见发达，竟坐失大好良机。三人虽非同一代人，令人咋舌之处却异曲同工，实属不可多得的呆瓜，比山际更胜一筹。在我看来，这三个大男人的心理才更值得大书一笔。

登载手记的报纸上印着醒目的标题———“恋爱也需要Geld（注：指钱）”，好像是在揭露战后思想之一隅，而手记的内容如下：

（前略）看看今天的社会，年轻人与他们梦想中的人生（这里的梦想决不是指美好的童话）之间，存在着多么深的鸿沟、多么大的矛盾。一旦在这个问题上想得太深，变得悲观厌世也不无可能。简单来说，就是这个社会太物质了吧。就算怀有几分浪漫，说到底也不过是虚幻的海市蜃楼，最终还是要回归现实。与时代的洪流作对，永远都不过是白费力气，徒劳无功。可以这么说吧：我和她的恋情，一开始也是歌德笔下的少年维特，充满诗意，最终渐渐地走向了现实主义。极端一点讲，一切好像都充满了矛盾，没有Geld（注：指钱）连恋爱也谈不成。我们的想法从何而来，大人们确实不理解。我认为不应该简简单单地以一句“Gabar族[3]”或者“战后派”就加以概括。（后略）（原文照录）

提取一下重点，山际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尽管年轻人对今天的社会怀有梦想，但由于社会太过物质，浪漫主义的梦总会碎裂，被迫滑向现实主义。反抗时代也只是白费力气。我和她的恋爱开始是少年维特，如诗如画，但维特的烦恼渐渐变得现实起来，最终难免陷入一种始料未及的矛盾：原本是出于浪漫的梦想而谈恋爱，结果维持恋爱却需要现实的钱。表面上我们是现实主义者，但这背后的根源大人们并不理解。”

也就是说，“恋爱也需要Geld”并非他们期盼的结果，反而是一个始料未及的终点站。成人的世界确实充满铜臭，但他们在人生旅途的启程时，却仍然对未来怀有梦想。不过，无论多么浪漫，反抗时代也只是白费力气，于是他们最终输给了成人的思想———恋爱也需要Geld。我认为山际的那番话应该如此理解，报社记者误解了他的意思。他所说的这些事情，实际上平凡得很。

由于梦想人生与现实社会之间存在着太多的隔阂与矛盾，年轻人变得悲观厌世也不无可能。但根据山际的看法，并不是“梦想与人生之间存在矛盾”导致悲观厌世，而是对这些矛盾“想得太深”，因此变得悲观厌世也不无可能。如果不去深入思考，那就绝不会悲观厌世了。观点实为清晰明快，完全符合逻辑顺序：无论梦想与人生之间的隔阂多深，只要不去管它，当然永远不会悲观厌世。

关于身世，他如此写道：

十多年来，我在一个他人看来 极其平凡的家庭中成长，这给我带来了幻灭感，至少使我对“幸福”这一人生主题渐渐产生了怀疑。于是我养成了一种习惯：在家里多低沉，在外面就多开朗，努力假装开朗与人交往。我在其中付出了许多汗水，也曾感到十分痛苦。人们常常提到什么虚无主义、什么颓废主义，但我并没有受到这些的不良影响；不过，我也无法否认自己十分寂寞的事实。当然，我和年龄相仿的男人们一样，也有自己的女朋友，甚至有过一段堪称真爱的感情。但是每当我审视自己的内心时，总会发现，虽然我在思想上会去考虑一些大人的事情；但在思想体形（系）下的行动方面，仍然没能脱离孩子的阶段。（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在提到成长于平凡家庭时，特地加上了“他人看来”这一限定条件。从手记全文中也不难窥见，他将“自我的认知”与“他人的看法”划得黑白分明，思考问题时总是难免拘泥于此。简单来说，他的一生中最关心的一点，永远是“人们如何看待自己”，或者说是“自己在人们眼中印象如何”。

山际曾与恋人佐文的父亲见过面。在那段见面的记述中，他同样表现出了这一心理：

后来有一天，发生了一件极其道德败坏的事情，现在想起来都觉得肮脏，浑身汗毛直立。事出偶然：我和她同处一室时，她父亲回来了。现在想想，我当时一定是方寸大乱，失去冷静了，没敢看她父亲的脸就冲了出去。她之前对我讲过她父亲的性格，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个，我在路上差一点就决定回去找他，向他说明我们的关系，希望得到他的理解与帮助。不过一想到自己曾做下那种事情，最终还是负罪感占了上风，不敢再去见她父亲了。（中略）我当时最忐忑的就是她

父亲对我的看法。后来那天晚上，我和她见了面，从她口中听到了最可怕的消息。她说她父亲大谈“天下男人都是如何如何”，我似乎感到自己完全被看作了轻薄之徒。四十岁男人对社会的看法，足以伤害一个年轻男人的自尊心。不知道其中是否也掺杂了她自己的想法。随后我们开始试探对方的心思，相互确认过后，发现我俩的感情仍然忠贞不渝。

见到恋人的父亲，逃掉了———他把这件事情形容为“极其道德败坏”“现在想起来都觉得肮脏，浑身汗毛直立”。但是后面又提到“一想到自己曾做下那种事情，最终还是负罪感占了上风”，于是不敢再去见她父亲了。这里的“负罪感”，恐怕是指夺走了她的处女之身吧。

他在上一节中也曾提及，“我和年龄相仿的男人们一样，也有自己的女朋友，甚至有过一段堪称真爱的感情”，明确将“女朋友”与“真爱”区分开来。这其中的意思似乎是：真爱指的是达到肉体关系的女朋友。

但是随后他又自我剖白，“虽然我在思想上会去考虑一些大人的事情”，“行动方面，仍然没能脱离孩子的阶段”，我感觉这其中有几分辩解的味道：我对男女关系的看法确实早熟，但是说白了没有能力闯下大祸，又不是同时拥有好几个真爱，我没有人们眼中那么坏。然而，与直接的辩解相比，这番话又有独特之处。我虽然不如自己宣称的那么品行端正，但既没做出，也做不出什么大奸大恶之举———他似乎对自己的这番看法深信不疑，而不是单纯地以此作为辩解的借口。

山际因夺走了佐文的处女之身而“不敢再去见她父亲”，然而同时又打算中途折返，“向他说明我们的关系，希望得到他的理解与帮助”。他的想法并不是乞求她父亲的原谅，也不是恳请将女儿嫁给自己，仅仅是“说明情况，希望得到理解与帮助”而已。在这一方面，他认为双方处于平等立场，甚至没把对方看作父亲。将此事概括为“毛头小子，不知天高地厚”云云并不准确。正是因为年轻气盛，有着独立自主的意气，才会产生这种想法，人们不该对此感到排斥。而另一方面，他提到“负罪感占了上风”，我认为这也是句实话。

通观手记，山际并不认为自己是个坏蛋。面对佐文的父亲时，除了“她父亲”这个身份之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该处于下风。所以，在听说自己被她父亲评价为轻薄之徒时，他才会感叹“四十岁男人对社会的看法，足以伤害一个年轻男人的自尊心”。

然而在这段自我剖白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紧接下来的一句：

不知道其中是否也掺杂了她自己的想法。

直白得酣畅淋漓。他时常怀疑恋人的心思，担心她会不会也把自己看作“轻薄之徒”“所谓战后派”。所幸接下来的情况是“我们开始试探对方的心思，相互确认过后，发现我俩的感情仍然忠贞不渝”。对他来说，这算得上是个大团圆结局了。

★

山际在手记中对这份恋情的描述，与佐文对二人爱情的自白之间，形成了一种饶有趣味的对照：

我感觉，无论是与左文的相遇，还是麻烦事的发生，都可以看作一种偶然。我的说法可能像是怪异的小说，但我和她之间，怎么说呢，确实存在着某种宿命般的因缘。第一眼见到她时，我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然后我俩就以几何般的数（？）展开了热恋。

他把恋人佐文的名字都写错了，说明他从来没有给这个“宿命般”的女子写过一封信。与山际充满神秘主义的叙述相比，佐文的自白要真实、明白得多：

我来到东京后没几天，因为早晨会去一楼的值班室取信，总是遇见山际先生，于是就和他认识了。后来直到七月底，有一天休息日，我有事儿要去银座，结果走到水道桥附近，他就从后面追了上来，说有话对我讲，把我叫到了旁边的小路。他说“自从见你第一眼之后就忘不了你”，然后追问我的想法。我之前也不讨厌山际先生，所以就回答了一句“我也是”，然后那天我俩就一起去银座玩到了很晚。

两人交往了两个月后：

我现在仍然记得清清楚楚，上个月十日的晚上，我在山际先生的要求之下，将处女之身交给了他。这件事情，我决没有感到后悔。

将两人的自白对照来看，不难发现佐文沉着冷静，而山际紧张慌乱，与恶棍的形象不符。当然，在处事和恋爱问题上，并不是说恶棍就不能搞神秘主义，恶棍就不容易沉浸于感伤。只是从两人的自白中能够清楚感受到：佐文很成熟，山际与之相比既冒冒失失，又单纯幼稚。

两人的自白中，完全一致的唯有一处，且此处恰恰暗示了此案中的核心部分。

山际的手记：

于是我大体定下了作案计划。虽然我们也可以单纯地离家出走，但从现实角度来看，就算两个人一起赚钱，也未必能够保证稳定的生活；而且时间也紧迫得很。如果我走向犯罪道路，会辜负许多人的信任，而每当我彻底认清自己是个罪犯时，心里有多么苦闷、煎熬，在女人与自己中间左右为难……我越是尝试理性思考，内心就越痛苦。一想到她现在的窘迫都是我的错，我就彻底不知如何是好了。说到底，我是个软弱的人，实在不懂如何维持爱情。

山际在讲述走向犯罪道路的原因时，提到“现实角度来看，就算两个人一起赚钱，也未必能够保证稳定的生活”，这确实是个现代人会关注的问题。

当下社会勤勤恳恳工作拿到的薪水，与物价相比确实太低了。当然也不是说一个人的工资无法糊口，吃配给粮的话还不至于挨饿。不过在现代人眼中，单单填饱肚子活下去，算不上“稳定的生活”。在山际看来，即使两人一起赚钱，他对生活的稳定仍然没有信心。

再看一看佐文的自白，事情就更加清楚了：

父亲每个月只给我固定数目的零花钱，就算我不够了，向他再索要一点，他也不会理睬。父亲这个样子，让我不想跟他再在一起生活了。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我选择了去找工作。

总结下来：佐文的零花钱数目有限，花光了之后再去索要父亲也不给，于是就产生了离开父亲、独立赚钱的想法。此处“索要”这个说法有趣得很。似乎她深信钱花光了再去索要是理所当然之事。

她对待恋人，也是采取同样的态度。对恋人也好、情人也好、丈夫也好，恐怕统统都是“索要”。假如对方无法满足她的“索要”，那么她自然就会断定此人没有成为恋人、情人或丈夫的资格。

山际手记中那句“就算两个人一起赚钱，也未必能够保证稳定的生活”，对他而言是何等惨痛的现实，只要读了佐文的自白，就很容易理解了。想要满足佐文，仅仅是一起赚钱远远不够。然而山际却把它归罪于自己，这种一以贯之的荒诞无稽与单纯幼稚使我印象深刻。

那么，在本文的结尾，不妨引用一句前言：

恋爱也需要Geld。

虽然心怀梦想，充满浪漫情怀，想要像维特一样谈一场纯情的恋爱；却在世道艰辛、金钱万能面前败下阵来，备尝“恋爱也需要Geld”的苦楚，最终在现实的逼迫下走向了始料未及的命运。山际的故事概括下来，不外乎如此。

他把佐文看作命中注定的女孩，怀着深沉的爱去怜惜她，所以对“恋爱也需要Geld”的可悲现实，似乎并没有报以诅咒。或许他把自己的情况割裂了出来，只是在谈社会普遍的风气而已。

尽管山际没有意识到，我却意识到了：“恋爱也需要Geld”的性格，似乎是佐文背负的宿命。她是个持重的女孩，却把处女之身交给了山际；不过一码归一码，在她的思想中，恋爱不如钱重要，比不上华美的生活，这种性格又要如何评价呢？为了Geld，山际连可憎的四十岁男人的话也会听，似乎他不仅仅是对佐文，而是对所有的女性怀有一种悲哀的肯定。有时我不由自主地想：他这样做，是因为感觉到了佐文身上背负的宿命吗？我觉得他很可怜，同时又感到无比滑稽可笑。至于佐文看重Geld更胜于恋情这点，我认为这种性格或许并不属于坏人，而是属于既可悲又可爱的女人天性。

---

[1] 1950年9月22日，日本大学运钞车遭劫，劫犯山际启之，时年十九岁，在日大担任司机。日大教授之女藤本佐文与山际相恋，作为从犯共同被捕。山际假扮外籍日裔，被捕时用日式英语说了一句“Oh，mistake”，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被认为是战后派犯罪的典型代表。

[2] 1948年1月26日，东京都丰岛区帝国银行发生银行抢劫案，造成12人死亡。警方判定某画家为犯人，并于同年8月实施逮捕，但证据并不充分，至今仍留有诸多疑点。

[3] Gabar族，1950年前后流行的词语，与“战后派”指的是同一批人。由于常常身着华达呢（Gabardine）裤子而得名。

七、芥川奖杀人凶手 [1]

我读《警视总监的笑》与《芥川奖杀人》二文，感觉都很无趣。两个作者都顽固得可怕，文章话说得太尽，一股倔强劲儿扑面而来。读这两篇文章，好似一匹悍马出现在眼前，与你面面相觑；如果这种惊异感也算得上趣味，那么称作有趣也未尝不可。

在《警视总监的笑》当中，蕴含着作者极大的愤怒，而故事却十分简单：女主人公的姐姐离婚后，留下一个女儿归前夫抚养；这个女孩患有佝偻病，过着不知父母关爱的悲惨生活。女主人公找到警视总监，希望他能想想办法；而警视总监似乎与前姐夫早有交情，听到前姐夫的名字后，态度陡然一变，只是发出奇怪的笑声来敷衍了事。

作品中还有这样一幕场景：佝偻女孩准备离家出走，从房顶扔下了两件大型行李；站在下面的女主人公却说了一句，“我从出生到现在，双手从没拎过这么沉的行李”，然后头也不回地转身，将佝偻女孩留在屋顶上，大步流星地离开了。不知在孤立无援的佝偻女孩看来，这个残酷无情的姨母是何等恶鬼形象；而女主人公却并未意识到自己的凉薄与冷酷。等到她自己求人时，警视总监背过身去，发出奇怪的笑声敷衍了事，她却为对方的冷酷大怒不已。也许警视总监也有自己的理由，比如“双手从没拎过这么沉的行李”。不对，恐怕不会是这么简单的理由，这样还不至于背过身去，头也不回。

在我看来，这篇小说最栩栩如生的部分，不是警视总监的笑声，而是女主人公离去的背影。女主人公抛下一句“双手从没拎过这么沉的行李”，然后便一言不发，将患有佝偻病的外甥女丢在身后，头也不回地离去———整篇小说只有这一幕活了起来。这一幕所表现出的无情与冷酷，连作者本人也没有意识到，超越了作者的创作意图，因而充满了生命的活力与光辉，璀璨夺目。

人们处世常有两套标准，自己错了则毫无反应，别人错了便愤愤不平。这谈不上异常，反倒可以说是平凡、普通、随处可见的一种心

态。说白了，就是任性，而不够机灵。女人———不对，人有的时候，任性显得嫣然不俗，机灵反而面目可憎。比如情人眼里出西施，一旦坠入爱河，娇蛮成了别具风情，愚鲁成了憨态可掬，不能以正常情况论处。小说虽然要严格公正，但也不至于否定这些。说到底，恋爱的单纯盲目与文学的严格公正，或许有着同等程度的偏执，同样不能以常理而论。

人们说文学要有文学的样子，而这个“样子”又由谁来决定？小说不是物理、数学，口味永远没有一个严格的尺度、公正的答案。泰西有谚曰：味与色，不可争。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出现一个顽固、任性、冷酷无情却又敏感纤细的女杰[2]，文学界也不是不能给她腾出一席之地。

菅原通济[3]是堂堂男子汉，又是一个通达世故的行家，想必不会连这点儿宽容都没有。女人在任性之中，自有其百般思量。一名女子，即使泼辣任性、冷酷无情、敏感纤细、独断专行，却也总比圆滑周到、八面玲珑来得可爱。Toma先生[4]似乎正是怀着这种想法，度过了充满爱恨情仇的一生。

所谓通达世故的行家，不过是自欺欺人。这一等人，太为人情所溺。人不够坏，心不够黑；任性妄为的时候倒是有，却不懂怎么运用到论战中去。真正怒火中烧的是女杰，而不是行家；且看两人的笔战继续打下去，胜出者定是由起繁子女士。女杰的怒火毅然决然，任性恣肆，凡得理处，绝不饶人。

此类行家往往很看重朋友；不为其他，单纯因为是朋友而已。人情世故要求如此。同样，他们憎恨与朋友为敌之人；不为其他，单纯因为与朋友为敌而已。不过世上也有一种说法，叫作冤家对头分外亲———搞不好，这才是那个朋友心底最隐秘的真实想法呢。当然，没有必要考虑得这么细；这类行家做事最为考虑不周。他们的思路受到人情世故的支配，早已漏洞百出。

最为漏洞百出的还属《Toma先生的一生》[5]这篇小说。一读之下，令人捧腹。诸君且思：Toma先生的小姨子是个痞气十足的女学生，她写了一封荒诞不经的密信，Toma先生读后鬼迷心窍，竟与爱妻离了婚。如此看来，Toma先生岂非幼稚得过头？还不如那个“Oh，

mistake”的山际君成熟。然后故事继续下去，荒诞不经的女学生得了芥川奖，成了女作家，于是擅自发表了一篇痞气十足的小说，叫作《警视总监的笑》；而这篇小说，就是杀害Toma先生的凶器。

“Oh，mistake”大师手持一把折叠刀坐上车，令三个大男人束手就擒，轻松抢走了近二百万。看来战败后的大男人萎靡不振，已经不成体统。三人面对一把折叠刀，未作抵抗便束手就擒，这幅败走图着实令人眼前一亮；而惨遭流氓小说暗杀的Toma先生却更胜一筹，走在了战后派的最前端，甚至有些神韵悠远、捉摸不定之感。

我平时也写侦探小说，为了方便剧情需要，杀人方法及凶器曾自创过不少。不过我却从没想过，荒诞不经的小说也可以充当凶器。如果把这件凶器写进侦探小说里，读者怕是不会买账吧。

《Toma先生的一生》写得随心所欲，尽抒胸中不平，从头到脚处处是漏洞。如此考虑不周的小说实属罕见。

不过，所谓杰作，看起来都有考虑不周的特点。一件周全详备的工具，会给生活带来许多便利；一部面面俱到的作品，却无法成为艺术的杰作。无论男女，一旦坠入情网都会变得盲目而考虑不周；而人之一生，最为芬芳四溢的也正是这一时刻。况且，艺术的存在意义不是家具，无法给人们冷静理智的那一面提供无微不至的舒适生活；它只是一件魔术道具，给人们考虑不周的那一面提供梦想与安慰而已。

比如近松[6]与莎士比亚的作品，往往就不会面面俱到。杀人没有必要，死亡没有必要，甚至爱情也没有必要。如果有人拿这番话进行生活咨询，咨询师一定会以为他要自杀，然后狠狠教育他一番。总而言之，不备不至、考虑不周之处，难以尽数。但是它们与《Toma先生的一生》却略有不同之处。略有———只是略有。

无论是近松还是莎士比亚，都对作品中的主人公怀有极大的同情；这一点与《Toma先生的一生》相同。略有不同之处在于：这种同情从何而来。虽然他们都将笔下的角色视作自己一体同心的挚友，但菅原行家此举，是出于Toma先生与自己在现实中的友情；而近松、莎士比亚此举，则是出于对全人类的爱与肯定。现实中与Toma先生情谊甚笃，作品里就与Toma先生同仇敌忾，这完全说不过去。文学史上的

诸多杰作，虽然与《Toma先生的一生》同样考虑不周，但它们并不是被现实中的友情蒙蔽了双眼，而是通过创作技法去突出主干，无视成百上千的旁支末流。

当然，现实世界充满混沌，繁复多姿，想来也不至于严格公正、斤斤计较到规定只有大文豪才配写作。充分表现世俗人情，拿仇恨做卖点，这也算一种创作路线。靠着世俗人情来写小说也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领，而人生的多姿多彩恐怕不能看作是坏事。咱是个性情乖僻之徒，找个角落，一碟小菜，一杯小酒，日子就舒坦得很。世上存在乖僻之徒不是件坏事，清浊共生、黑白并存，才是自然常态。

行家老兄乐此不疲，人情小说信手拈来，此事亦无不可；然而那个荒诞不经的女杰本非敌人，行家却将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有失成熟。或则所谓世故之行家，原本便是极不成熟的一类人，总爱鸡蛋里面挑骨头。俗语称某些人“读《论语》不知《论语》”[7]，此等人或许可说是“闻道理不晓道理”了。行家们动辄火冒三丈，或许也算是稚嫩可爱？此次论战中，无论是须眉还是巾帼，在不明事理这一点上，难分伯仲。不过，巾帼的字里行间暴露出冷酷无情的本性，令人眼前一亮；而须眉只是暴露出自己火冒三丈而已。荒诞不经的女杰唯一的问题是锋芒太露，总体仍然生机勃勃，熠熠生辉。如果把这场“杀人案”闹上法庭，行家老兄怎么也不会有胜算。

据由起繁子女士讲，她的丈夫（不知是否已离婚）I画伯[8]曾向人表示：芥川奖她能拿下，老子就不可能拿不下。于是为了证明自己，也开始着手创作小说，而且写的就是她的故事。

我感觉这事儿挺有意思，于是问道：

“如果真能写出芥川奖水平的小说，那可是一段佳话哪。您觉得能写出来吗？”

“他这个人特别聪明伶俐，无论做什么，总是比我出色，小说肯定也是一样。既然我能拿下芥川奖，他一定也能拿下。”

她如此回答道，表情没有开玩笑的意思。于是我迅速联系了某杂志的编辑，煽风点火道：

“你去联系下I先生吧，跟他约一下稿，弄不好能拿到很有意思的稿子。”

编辑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当时应该联系过I先生，不过后来便石沉大海，再无音信。假如是I先生觉得自己不成熟，主动放弃了，那可诚为憾事。这桩公案由芥川奖而起，还提到了“杀人”，也算是民事案件；其中自私任性者何人、不明事理者何人，若由I先生大挥健笔，将其内外款曲娓娓道来，日本之文运无疑亦将由此一振。画伯、才女、行家，交织混杂，虚实相生，好不壮观；且又极富格调，绝无读者颦眉之虞，不良少年少女的“Oh，mistake”手记又岂足与之并论。

至于“Toma先生”，其一生之轨迹与绝大多数日本人不同，算得上是稀有的素材，使人想要借来创作一篇小说。当然，Toma先生的早年经历，学生时代的由起繁子也无从得知，只能靠想象弥补；当初两人只在巴黎的某个晚上见过短短一面，无法了解Toma先生的为人究竟如何。

《Toma先生的一生》将由起繁子打造成纯粹的反面角色；与此相似，由起繁子的小说中，姐姐、姐夫都是一等一的正面角色，而对唱白脸的Toma先生，她毫不掩饰自己的憎恨，有些鲜血淋漓的感觉。

两部作品对Toma先生的描述中，只有一点共通之处，双方都称：Toma先生做出离婚的决定并非出自本人意愿，而是听从了他母亲及姐姐的意思。由起繁子是否相信这个说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死去的姐姐似乎相信———或者是在Toma先生的“诱导”下相信。也很难说菅原行家就没有受到过Toma先生的“诱导”。人这一辈子进棺材时，谁都会多少带着点儿谎言。这种“诱导”在谎言中算是可爱的那一类，除了当事人谁都不该为此发火。

一个男子风流如Toma先生，却由于家人的反对，不情愿地与爱妻诀别，其后一生闷闷不乐，始终难忘妻子的倩影———这种故事，一个字儿我都不信。这是个天真的故事，或许Toma先生自己很喜欢，把它看作一座虚构的城堡，躲进去不愿出来。不过人是复杂的动物，自欺欺人的同时，必然也有实事求是的一面。Toma先生所幻想的那种天真之人绝不存在。

假设Toma先生所言属实，那么本次芥川奖谋杀应该如此结案：Toma先生的亲人无视本人意愿强迫Toma先生离婚，是为主犯；Toma先生本人同意了亲人的主张，是为从犯，恐怕也难免同罪论处。从法文学的角度来看（既然存在“法医学”，在此不妨假定也存在一门“法文学”），原告的诉状讲了一台大戏：曾经荒诞不经的女学生，今日获了芥川奖，摇身一变成为流行女作家，靠着一支笔将敌人斩尽杀绝，报仇雪恨。我作为一介看客，不管内心再怎么希望，也很难相信那是事实。

不过，鄙人绝非认为菅原行家的诉状荒唐无稽。至于由起繁子呢，对人对己两套标准，警视总监或是其他人也有“两手提不动行李”之类的理由，她却浑然不顾，只知自己宣泄怒火———我也没认为这就错了。人们尽管常常摆出一副相互理解的脸孔，骨子里还是不明事理、自私任性。闹他个天翻地覆才好。行李到底提得动还是提不动，争论下去呀。都加把劲，别输掉了。

像Toma先生这样选择自杀，其实就是输掉了。失败者随便埋掉也就是了，守夜的老兄们却不罢休。他们醉醺醺地围绕在故人床前，发奋报仇，或许也是一种天真的战斗精神。泉岳寺的四十七士[9]，追根究底与此也是一路。今日之镰仓，亦出现了一批四十七士，可谓时代之庆事。不过他们的敌人却凶悍得多———不再是吉良之辈，而是女人。你打了她，她会连抓带咬；你杀掉她，她会化作厉鬼。更兼善使一手好薙刀，头缠巾带英姿飒爽。她若听到山鹿流阵太鼓，可不会像吉良那样躲进堆房，反倒会一脚踢破大门，提刀冲入街市之中。软脚虾如镰仓四十七士之流，只怕是小命难保。

不过Toma老兄估计输而无悔。泰西伦敦，有美一人，乃是位伯爵夫人。Toma老兄曾轻拥柳腰，共沿古城徐徐而行，忧心如酲。

结庐古城下，

时登古城上。

古城不畴昔，

今人自来往。[10]

后来岁月更迭，年华渐逝的Toma先生独自结庐于古都之地，或曾追缅往昔、耽于沉思、借酒浇愁；然Toma先生毕竟曾于泰西之土，拥城主夫人之柳腰步于古城之侧，此生又有何憾。

且Toma先生之脑海中，“深爱之弃妻”面影始终萦绕不去，虽获伯爵夫人倾心，众人艳羡，却仍日日怀忧，未有竟时，只得铁下心肠，诀别恋人，飘然而去，重成天涯孤客之身。好不凄美哪，Toma先生！

不过，依我之见，这类东西还是不要按字面意思理解为好。凡是风流男子，总爱弄出这么一段甜美伤感的传说，躲进里面不愿出来。比如亨利·贝尔的玛蒂尔德夫人[11]，比如某某安吾的某某姑娘，比如某某某某的某某某某。他们时常把这些故事挂在嘴边，为之如痴如醉，笑逐颜开；但其实他们本人并不相信。他们的目的，只是在死后继续欺骗世人罢了。单凭在世时的种种故事，似乎人们还无法满足。至于“深爱之弃妻”这话，读起来虽然顺口，仔细想想，却充满复杂奇怪的矛盾，足以使一个老实的总理大臣大惊失色[12]。当然，我并不是说现实中不存在此等程度的复杂怪奇。比如另一个日本首相曾因希特勒与斯大林而大惊失色[13]，我记得都是现实中发生过的事情。国际条约从来都不会被严格遵守，同样地，想要百战不殆，就要在看到这一面的同时，去相信看不到的那一面。既然一脚踏入了小说这行，可万万不能再像那个首相一样头脑单纯。

镰仓四十七士对“义”有些过于奋勇，这让我感到畏惧。“义”这种东西，元禄时期或许还真正存在过，如今早已随着战败烟消云散；看透这一点的人，才算得上明白事理。当然，我也不是在吹毛求疵，说什么今天的大石假戏真做，沉浸在一力茶屋无法自拔。战争期间的司令、参谋也曾沉溺于花天酒地，却并没有忘了打仗。

不过，自杀之人无论多么天真，我们最好还是将其看作自欺欺人、亦以欺世。Toma先生死前喝光了一整瓶威士忌，从这一点看来，他是在深思熟虑之后赴死，而非如马拉一般出其不意地死在女子的匕首之下。

我很喜欢死去的Toma先生。面对他悲情的一生，我洒下的热泪绝不比他人少。只是自杀是个败笔。无论是通过自杀为人生谢幕，还是

安安静静地告别世间，Toma先生的一生永远都充满悲情，又岂会有一丝损益？

Toma先生正是达拉斯贡的达达兰[14]，身体内又住了一头情欲之鬼，不受自我控制，变幻多端，充满不确定性。恋情如何？真耶伪耶，影耶梦耶？他了如指掌，又一无所知。既难断执念，又达观旷然。真正的自己究竟何在，Toma先生并不清楚。为什么死去，Toma先生也不明白。活着的时候拼尽全力，充满不确定性；死时却显得尤为简单、纯洁。镰仓四十七士奋勇仗义，又有什么仇可报呢。

何况报仇的对象还只是一介女流。新宪法颁布以来，自由都市镰仓似乎弥漫着男子的杀气。

“可恶的女人……绝对……”

镰仓群山的森林中，无数男子的诅咒化作一道妖云，腾空而起。

“不可轻饶！”

不过，各位去圆觉寺参禅也是白费功夫，女人已经化身为龙了。女人原本就气魄凶猛，又精通武艺，练得一手杀人剑；天性嗜血好斗，随时摆出架势，近身者格杀勿论。男子之剑术，不过就是挥刀劈向敌人脑袋，只须关心脑袋便是；女子之剑术却与此不同。看似挥刀劈向脑袋，实则或许攻其下盘。非也，乃是挥刀同时，一脚踢向各位的睾丸；嘴里吐出针来，向各位的眼球扎去。镰仓四十七士之流，毫无招架之力。诸士此番丧失理智之举，既不清楚敌人实力，同时又没有秉行大义。

诸士如果想要告慰朋友在天之灵，应该大摆宴席，邀请由起繁子前往镰仓，按禅僧拜祖师之礼对其顶礼膜拜。当然，她一腔怒气，多半不会应邀；但诸士切不可由此而失敬拜之念，须日遣一人，邀其赴宴，虽每每徒劳，然不可中断，直至她去世。如果诸士一代不及完成大业，子孙当承其志，直至她去世为止。那时诸士想必会意识到：当年在圆觉寺枯坐数日也于事无补，今日总算要化龙了。这同样意味着Toma先生也已成功化龙。至于她嘛，人家本来就是龙，那没办法。

Toma先生是位一生充满不确定性的勇士，如果他有敌人，那么真正的他应该就居住在那敌人的体内。他所肯定之事物，同时也使他绝望；他不断流浪，却永远没能发现自己存在的地方。现实自始至终都在离他而去。

有一件事，吹牛大王[15]或堂吉诃德也无法做到。那就是憎恨。他会将风车看作敌人、看作恶魔，纵身上前作战，直至丧身殒命；但那不是出于憎恨，而是他在敌人与恶魔之中发现了自己的生命。

风车夺走了堂吉诃德的生命。爱着堂吉诃德的人，是否会憎恨风车？我持否定意见，甚至认为他们会爱着那架风车。勇士的肉体早已死去，而他的灵魂仍然在怒吼、在战斗、在哭泣，在那架风车里虽死犹生。夺去勇士生命的东西，不是他的仇敌，而是他最大的纪念碑。

不过，夺走Toma先生生命的“风车”究竟是不是由起繁子，我对此深感怀疑。因为Toma先生自白的那些烦恼，我不会从字面上去相信。

---

[1] 1949年，由起繁子凭借小说《书的故事》摘取第二十一届芥川奖桂冠，同年发表了短篇小说《警视总监的笑》。该小说以其前姐夫户祭正直为原型，问世后使户祭遭受到社会上许多非议。同年10月3日，户祭身着泳衣死于镰仓市材木座海岸。其时以菅原通济为首的镰仓文人群体多与户祭交好，认为户祭之死属于自杀，而由起的小说则是将其逼上绝路的主因。于是菅原作实名小说《芥川奖杀人》，指责由起繁子获芥川奖而间接杀死户祭正直。

[2] 由起繁子（1900—1969），小说家。由起繁子1949年凭《书的故事》获芥川奖时，作为评审委员之一的安吾在评审意见中不吝赞美，认为日后若经打磨，将成为仅次于樋口一叶的天才女作家。

[3] 菅原通济（1894—1981），企业家，随笔作家。以镰仓市为中心，活跃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

[4] 户祭正直（1886—1949），电气工程师。留英归国后，寓居镰仓，与菅原通济等镰仓文人相善。昵称“Toma先生”，由其姓氏“ToMatsuri”简化而来。

[5] 《Toma先生的一生》，即《芥川奖杀人》，又题《户祭正直的一生》。

[6] 近松门左卫门（1653—1725），江户时代剧作家，以净琉璃与歌舞伎作品闻名。

[7] 朱熹《论语序说》引程颐语：“读《论语》，有读了全然无事者。”

[8] 伊原宇三郎（1894—1976），画家，1924年与由起繁子结婚，自1945年起处于分居状态。画伯，对画家的敬称。

[9] 指元禄赤穗事件中的四十七名武士。元禄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1703年1月30日），以大石良雄为首的四十七名原赤穗藩武士，杀死幕府官员吉良义央为主报仇。由于菅原通济等为户祭“报仇”、声讨由起繁子之人，多属镰仓文人群体，故安吾以“镰仓四十七士”揶揄之。下文“吉良那样躲进堆房”“山鹿流阵太鼓”及“大石假戏真做，沉浸在一力茶屋”等，皆出自赤穗事件史实。

[10] 裴迪《辋川集二十首·孟城坳》。

[11] 亨利·贝尔，法国作家司汤达的本名。此处的“玛蒂尔德夫人”指玛蒂尔德·邓波夫斯基，一位女革命者。1818年，司汤达于米兰结识玛蒂尔德，苦苦追求，但未被接受。这份苦涩的恋情催生了《论爱情》一书，亦是《红与黑》中侯爵小姐玛蒂尔德名字的来源。

[12] 指平沼骐一郎（1867—1952），1939年任内阁总理大臣（首相）。同年8月，德国无视日本的作战计划，擅自与苏联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平沼对此深感震惊，发表声明称“欧洲天地复杂怪奇”，率内阁总辞职。

[13] 指东条英机（1884—1948）。希特勒于1941年突袭苏联，被日本视为背叛行为；斯大林于战争末期撕毁《苏日中立条约》，向日本宣战。

[14] 达达兰，法国作家都德（1840—1897）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性格开朗善良的冒险家，有些爱吹牛的毛病。

[15] 吹牛大王，指德国童话故事《吹牛大王历险记》中的闵希豪森男爵（Baron Münchhausen）。

八、安吾风流谈

谷川岳[1]又死人了。在各式各样死人的新闻中，谷川岳算是一抹清凉，能使人感到生活的平和。

凡是人类惹出来的事情，无论红事白事，莫名地有一种阴郁的感觉。人情味这个玩意儿，不管何时何地都牵挂在你身边，如影随形，怎么也摆脱不掉。不过，如果是自然惹出来的事情，那反倒会有些神性显现在人类身上。

我几乎没爬过什么像样的山，倒是有一次差点死在山里。说起来真是丢人。叫它是一座山，那是抬举它，其实就是一座随处可见的小山丘，村里人都懒得给它取名字。而且我差点死掉的地方，还是在山脚的入口处。

有个姓伴的同乡前辈，是个律师。他似乎从小就向往梦幻般的生活。从青梅内侧的日阴和田[2]向山上出发，渡过一条小溪，到达半山腰；记得那里有一处一町步[3]见方的草地，四周被小山丘环绕，阳光十分充足。那里既没乔木也没灌木，只有杂草四处丛生；也有可能是树木全被伴氏砍掉了。

或许他打算在那里放放牛，过上一种返璞归真的生活。他曾把自己的梦想写成文章，投给了二十多年前的《改造》。那段时间，人们最爱读的书是梭罗的《瓦尔登湖》，文学上则出现了新感觉派。共产主义与浪漫主义一道崭露头角，齐头并进。

他并不是仅仅向往梦想，还曾将梦想付诸实践，在那个半山腰建了一座小屋，住在里面。小屋完全是纯手工打造，建得很不错。周围的山上杉树很多，他就砍来做建筑材料；屋顶虽然是用杉树皮葺的，却从未漏过雨。小屋只有一室，十二叠[4]左右；不过屋外还有个土间，没有墙壁但是有房顶。土间有个做饭的地方，中间挖了一个洞，可以生火，放上个简单的小锅。据说他习惯一边煮饭一边读书，土间里摆了个书架，上面有二百多本书。这些书虽然在土间里，但是靠着

小屋那侧的壁板，所以没有被风雨打湿的痕迹。其实这都是些颇有价值的书，但是山里面似乎没有窃贼；我在那座小屋借住时，屋主已经离开一年多了，里面的书、锅、被子、蚊帐仍然一如原样。屋内同样堆满了书籍。

他曾对我讲，建造小屋其实还好，从谷间溪流引水才最煞费苦心。他弄了一个露天浴池，为了随时得到溪流的水，挖了一条小引水渠，从溪流上游穿过林子，七弯八拐地连到他的浴池里。不过我去借住的时候，由于长时间无人打理，水渠已经堆满了落叶，连接溪流的导水口部分又被风雨破坏掉了，已经无法继续使用。露天浴池积了雨水，还有青蛙住在里面，我煮饭时只能自己去小溪来回打水，很不方便。那一带蜘蛛非常多，我踏着蜘蛛窝好不容易到达小溪，打了水往回走时，蜘蛛已经把窝修好了。来回都像走在蜘蛛窝的海洋里。

他在这所小屋过了几年返璞归真的日子，我不太清楚。他靠山中的野生动植物为食，凭着一时意气过上了一段神仙生活，结果却生下了一个先天软骨病的孩子。看来所谓返璞归真，对人类而言并不是健全的生活方式。黄昏时，小屋附近有飞鼠出没，据说他会引弓搭箭将它们射下来，煮了吃掉。我在小屋借住时，见到了那张弓，是一张手工制造的竹弓，原封不动地保存着。但是我不吃飞鼠，天生不吃任何奇怪的东西。飞鼠本名叫“鼯”，长了猫的四蹄与蝙蝠的翅膀，怪异得很。黄昏时出没这一点与蝙蝠一样，另外似乎还有在树枝间飞来飞去捕食的习性。

我二十岁那年，在东京近郊的一所乡村小学做教师。是一名代用教员[5]。那地方现在是东京都内的繁华街区了，当时却纯粹是武藏野，村子里到处是田园与天然林木。伴氏离开返璞归真的山中生活后，就住在这个村子里，常常戴着土耳其帽四处闲逛。有一次，我领着一群小孩子往树林那边走，打算让他们画画；结果就遇到了他，戴着一顶土耳其帽。在那个村子居住期间，我俩开始了短暂的交游；后来我在他的山中小屋借住了一个夏天。

做小学老师，最麻烦的一点就是学生家长的袭击。家长盲目地认为自家的孩子与众不同，叽叽喳喳向我说个不停，却对我做出的公平判断充耳不闻。家长充满主观臆断，丝毫没有听我讲话的谦虚态度。

我曾坦白告诉伴氏，小学老师挺有意思，只有家长最难办。于是他微笑着说道：

“这个嘛……您看这一招怎么样。跟那些家长说话的时候，一开始先把声音放低，故意让对方听不清楚。然后对方就会‘唉’一声，仔细听到底说了什么，对吧。这个时候再慢慢提高声音，对方自然就会听下去了。”

虽然从他那里学到了高招，但我实在不会跟家长打交道，所以最终好像也没能起到什么作用；反倒是后来留下了负面影响。我与人讲话时，每当意识到自己声音不大，虽然并不是有意压低声音，仍会想起他传授的高招时，感到十分不舒服。好像自己在做坏事、搞诈术一样，心里很不愉快。不过对他本人，我只觉得好笑，以及有些怀念，并没有不愉快的感觉。

记得是小田岳夫与海音寺潮五郎获芥川奖的[6]那次，颁奖仪式在彩虹[7]举行，许多文人应邀前往。席间每个人要自我介绍，轮到我时，我站起来自报姓名，对面的菊池宽就朝我喊道：

“你，声音大点儿。”

此前我与他毫无交集。他只说了这么一句，我却不知道当时脸红成了什么样子。每当想起伴氏传授的高招时，这一次的经历最让人浑身不痛快。

那个村子里还住着伴氏的一个好友，是个姓藤田的画家。我对他的画不了解，据说是画了一辈子的鲇鱼。印象中他好像自号“鲇鱼”二字。此人为人天真乐观，或许是个有恒产者，不过看起来很贫穷。他天生手脚都只有三根指头，但我对此毫不在意。前些日子我看了一场吞吐异物的杂耍表演，旁边有个手脚各三根指头的男人，也在供人参观；对此，我却产生了强烈的不适感。因为同样都是三根指头，藤田画伯不仅没有任何异状，还是个极其健康的乐天主义者。

藤田画伯生性超脱；至于伴氏，我感觉恰恰相反。特地跑到山里搭建小屋、引溪取水，生性超脱之人估计只会嫌麻烦；反倒是天性鄙俗之人，才会刻意为之。不过伴氏毕竟没有滞于空想，在付诸实践这点上，无论是他的梦想还是伐木的水平，都不可等闲视之。战争期

间，他变得极为癫狂，在家乡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癫狂的论说文。我读过后产生了一种感觉：如此狗屁不通、毫无逻辑的狂人之论，恐怕天下少有。我甚至有时会想，那些军人、政客、打手、农夫，表面上动辄气血上涌、满口狂言，背地里是否也都是些精打细算、工于心计之徒———比如讲话时先细声细气，让对方听不清楚。每当想到那所山中小屋的主人已经变得如此癫狂时，我都会感到一阵凄凉。也许那所小屋，就是他一生的最高成就了。

我决定去他的山中小屋借住一夏时，曾产生过一个念头：假如住得舒服，我就辞掉代用教员的差事，到山里过一段蛰居读书的生活。

出发的那天有暴风雨的气象警报。由于不是普通的旅行，多少算是出家遁世了，所以尘世的警报我没有放在心上。我离开家门的时候还没有下雨，但是还有些山中生活需要注意的细节要问，所以中途绕道去了一趟他家，耽误了一些时间（我到他家时，他不在，等他回来这才耽误了时间）；从青梅站下车时，已经下起了倾盆大雨。雨中的多摩川水量已经涨了起来，混浊的河水冲击着大坝，我走过青梅的万年桥时，甚至有些发慌，害怕桥体会随时坍塌。过了万年桥，就是青梅町的尽头了（现在是不是，我不清楚）；那里有一家卖食品百货的店，也是这条街道的最后一家。我想尽量轻装上阵，所以像米呀、味增呀这些，就没从东京背来，而是向伴氏打听到最后一家商店的位置，打算在这里采购。从家里带出来的只有书、衣服和罐头。

一口气买够一个夏天的食材，实在是沉得要命。买的东西有大米、味增、酱油、两贯红豆、砂糖、盐、土豆、南瓜、卷心菜，等等。这么多东西没法全放进背包里，于是我在背包两侧吊了两个麻袋，把蔬菜类的食物全放了进去。

两贯红豆做什么用呢？我对食物兴趣不大，尽量不想在做饭上花时间。只要能果腹，饿不死，不管好不好吃，越省事越好。我天性就是这么懒散。如果要煮米，肯定就要配上小菜；主食加上小菜，得分开煮两三锅，实在麻烦。而红豆这玩意儿，既是主食，又是小菜；做一锅煮红豆，撒上砂糖，这就是一餐了，简单方便。我当时的构想是：吃一天米、吃一天红豆，这样交替着来，既不会饿死，吃红豆的那天又能省去做饭的麻烦。

我并不爱吃南瓜，但是店员告诉我南瓜不容易坏，我就买了。爱不爱吃不重要，重要的是保存起来不麻烦。不过到最后，这些南瓜我也一口没吃。这也难怪，毕竟不爱吃嘛。

离开店里时，我的身上背了大约十贯重的行李。雨下得越来越凶，这一天山里的降水量足足有四五百毫米。在暴雨与行李的鬼使神差下，我险些横死山中，又好歹捡回一命。

我走到日阴和田，那里有条溪流。据说那一带有个供奉狸猫的祠堂，从祠堂出发沿着山谷拐进山中，就能到达目的地。我一边走，一边到处向村民打听狸猫祠堂，村民都用奇怪的眼神打量我。最后甚至来了一个骑自行车的警察，冒着暴雨追了上来。警察询问了我的来意后，答应把我带到狸猫祠堂；但他推着自行车健步如飞，我却身负重荷，步履维艰地跟在他身后，到达狸猫祠堂时，感觉自己已经筋疲力尽了。

从祠堂出发，终于算是进了山里。按照计划，沿着山谷前行，渡过一座圆木桥，往山上走，就能到达他的小屋。只是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那座圆木桥已经被暴雨冲走了。

我沿着山谷登上了一条山路，却发现山路与山谷已不再有区别。这些所谓的山路其实就是岩石，大量降水从山上流下，将岩石冲落到谷底，哪是山路哪是山谷完全分不清了。还没缓过神来，山路已经被彻底冲没了。无奈之下，我只能回到刚才的分岔口，去走另一条山路，然而结果也是一样，最终全部被大雨冲成了山谷。

按理来说，条条道路就算不都通罗马，至少也该通向村庄，通向人烟所在；然而山路却不在此例。绝大多数山路只有樵夫会走，不通向任何地方，延伸到山里面就自然消失了。我走了好几条山路，发现都是通向山里的死路，连圆木桥的影子都没见到，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桥已经被大雨冲走了。于是我又想到，对岸肯定也有通往小屋的小路，只要涉水到对岸，找到那条小路就行。然而那是一条伴氏专用的小路，连樵夫也不知道；伴氏一年半没有回来过，小路已经看不见了。黄昏渐近，我也精疲力竭；突然心下一凛，脚底一滑，跌入了深深的谷底。

坠入谷底的瞬间，我的头脑中只闪过一个念头：啊———我也迎来死期了，死亡原来是这种感觉。然后又想：死也没什么特别的嘛。当时确实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只是疲劳困惫之至，身体失去了一切力量后，自然而然地坠入谷底而已。

然而我却没死；不仅没死，身上连一点伤也没有。救命的是那十贯重的登山背包。摔落的地方明明是岩石，最终却像是从登山包上摔下来。我踩滑的地方是个斜面，所谓坠落其实是以极慢的速度滚入谷底。如果我还有一点力气，滚落的途中随时都能自己停下；但我当时却没有一丝抵抗的意志。滚落到最后，我又在想：这次一定会死了，死亡真没什么特别的嘛。于是又往下滚了一丈远，最终坠入了溪流当中。

我正好落在两块岩石的夹缝中间。

又捡回一命。如果位置偏了一尺，我就必死无疑。掉进水里的位置巧得很，登山包正好卡在两块岩石之间，只有鼻子露出在水面之上。我当时完全是坐以待毙的状态，假如鼻子没露出水面，我也没有坐起来的力气，甚至意识不到自己应该坐起来。突然回过神来，我才发现自己还在呼吸着，只有鼻子在水面之上。这时我才反应过来：哎呀呀，没死成呢。

我在水中发了一会儿呆，渐渐恢复了意识，随之感到一阵尿意。此时我的身体和四肢还泡在水里，于是就直接在水里解开裤扣，正准备小便时，却发生了出乎意料之事。我用手摸来摸去，怎么也摸不到那根排尿用的玩意儿；睾丸和阴茎统统不见了，变成了平坦的一片。

据说人在疲惫至极点时，那些玩意儿都会缩进肚子里；我当时泡在水里，这种情况似乎就更加严重一些。但当时的我哪里知道这些，只觉得如五雷轰顶，震惊得无法形容。我挣扎着想站起来，结果一使劲儿，发现没那么容易；体力还没恢复到那个程度。坠入谷底，直面死亡之时，我都没有一丝慌张；那玩意儿突然没了，却使我惊慌失措，阵脚大乱。

我开始认定自己的身体发生了某种恐怖的异变。把手从水里伸出来，放到眼前一看，整只手连着指甲全部变成了暗紫色，像是一只被切下来的恶鬼之手，完全无法想象是人类皮肤的颜色。我没来得及多

想，当场陷入悲伤之中：自己已经不是男人了，现在连皮肤都没了正常颜色。正在我独自伤悲时，小腹处流出了一股温暖的尿水，这才好歹让我找回一丝勇气与希望。我开始意识到，或许这些都是极端疲惫产生的暂时现象。

我在水中又泡了一会儿，黄昏逐渐笼罩山谷，力气终于恢复了过来。我之前因为怎么也没力气往山上爬，已经放弃了生还的希望；随着力气恢复，那点儿尘世的智慧也找了回来。我当即做出判断：虽然山路是没劲儿爬了，但溪流本身就是一条最清楚的路；山路可能走着走着就变成死胡同，溪流却必然会通向人烟所在，可谓是最佳选择。而且还可以涉水过溪，边走边睁大眼睛观察对岸的情况，搞不好还能找到当初架设圆木桥的地方。于是，我奋力从两块岩石中间坐起身来，最终在彻底天黑之前，费尽辛苦到达了山中小屋。第二天早晨一觉醒来，发现浑身上下鼓起了大包，几乎一动不敢动。砂糖、盐和味增打湿了原形，变成一摊糊状物，但我总觉得它们很可敬、很可怜，毕竟它们救了我一命。我连续一两天起不了身，只能舔着那摊糊状物度日，像穴居蝙蝠一样眼巴巴地盼望着太阳东升西落、斗转星移。

但我最终没能在小屋久居下去。由于暴雨的缘故，屋后的悬崖部分有些断裂，小屋本身虽没有异样，厕所却坏掉了。另外还有一条蛇，不知是不是由于巢穴被毁了，每晚都缠在我的屋梁上。白天找不到它，一到傍晚，就在梁上出现。仔细观察，似乎像是蝮蛇。我害怕半夜被蝮蛇袭击，睡觉时只能挂起蚊帐，再搬来百十本书，把蚊帐脚密不透风地压住。通过这些事情，我也明白了山中生活并不是那么快活，最终放弃隐居，回归了尘世。

后来有个姓山添的共产党人，也是我的老乡，出狱后听说在那所小屋住了下来；似乎一住就是好几年，也许更久。据说他的妻子最终被蝮蛇咬了，所幸没有性命之忧。

谷川岳美极了。我的家乡就在它的另一侧，每次往返时从车窗看出去，一年四季总不变妩媚多姿，使我看得如痴如醉。冬天的谷川岳格外美，或许所有的山都是冬天更美一些。尽管我常常仰望，却从未亲自攀登过。

我早早就在青梅附近的无名小山入口处，体验过安乐平静的死亡经历。也许是此事的印象太过鲜明而令人怀念，每当我听到有人死于山中时，心里总是莫名的一阵清凉，完全感受不到死亡的阴郁气息。

不过这次山难有些不同。据一个女性生还者讲，之所以会发生遇难事件，是因为有人把标示方向的路标弄反了。如此一来，事态就严重了。

我对犯罪问题很感兴趣。对人类怀有的兴趣，自然而然会延伸到犯罪问题上。很多情况下，当事人是感到自己被逼到了死角，走投无路，才走上犯罪道路；因此有时你会感到他们并没有那么无药可救、面目可憎。当然，从旁人的角度看，体会不到走投无路的感觉，难免会认为除了犯罪之外还有其他化解手段。但是当事人在事发当时，往往无法冷静地进行全方位思考。无论多么理性的人，也无法单凭理性来解开复杂的感情纠葛。

犯罪之人深深为悔恨所苦之时，就已经从罪恶中得到了拯救。恶人也长了一颗会悲伤的心。然而当下还有一种善人之犯罪，而且善人本人丝毫没有犯罪意识。有一些人，满嘴家国天下，豪言壮语，做的却是暗杀高官的勾当，不仅不知悔改，还暗自以救国英雄自居———这伙人无须多论；单看某些教师、领导、父亲，对学生、仆人、孩子抬手便打，张口便骂，可知善人之犯罪委实不在少数。

自古以来，人们就将违逆主人、反抗父母看作大逆不道之举。仆人和孩子的心里，也有他们自己充满凄凉的道理；而居高位者只知凭着特权盛气凌人，对他们的道理嗤之以鼻。于是，他们的感情日益郁结，心理渐趋压抑，最终发展为弑主、弑亲事件，往往是最有不得不动手的苦衷。有些人不顾他们的道理，认为凡是弑主、弑亲，统统罪加一等；此等人已经被封建残余观念遮蔽了双眼，失去了判断能力。一项法律从制定开始就在偏袒主人、父母，它就不配继续存在于文明开化的社会，只不过是牛鬼蛇神的余孽而已。可悲的是，日本的法律仍然处于被牛鬼蛇神盘踞的状态。

丈夫从战争中归来，带回一个外国女子；原配妻子与这个外国女子之间，就出现了一个严肃的去留问题。这时有一名女议员，她曾经历过与这个妻子相似的处境，并且选择了与丈夫离婚；于是，她便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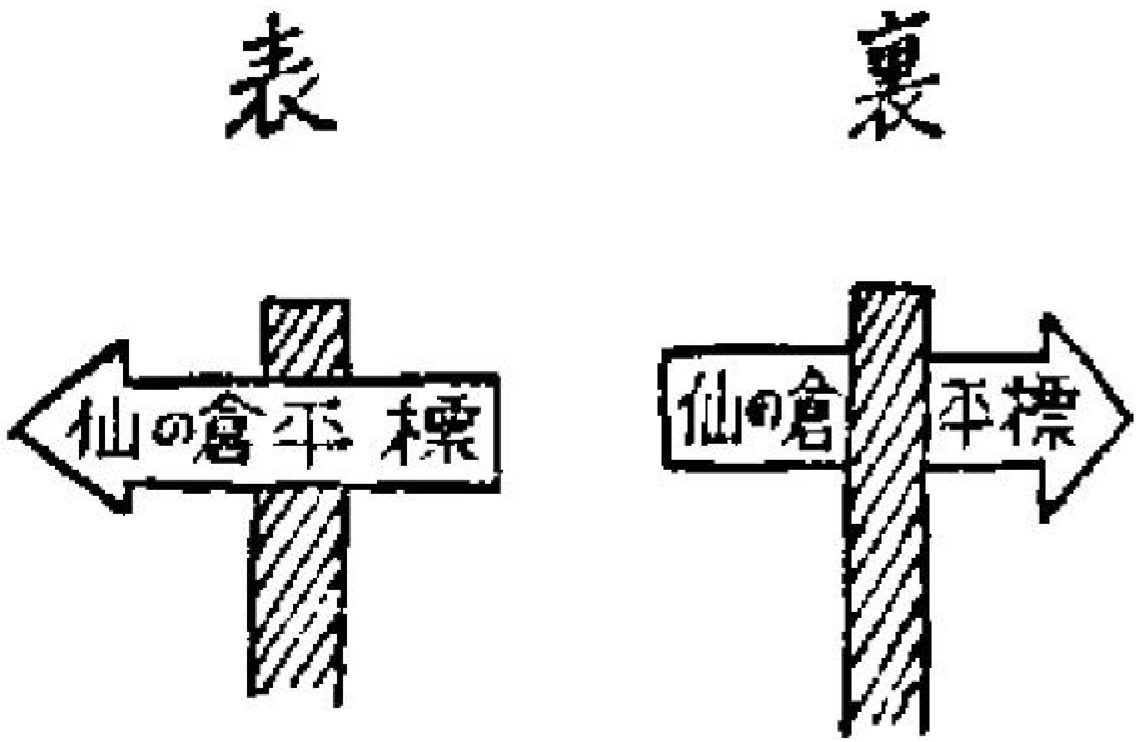
上这个原配妻子，苦口婆心地劝道：我当初的情况和你一样，你还是快快放手吧。女议员此举虽出自热心与善意，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罪过，可悲可怜。自己与他人是两回事儿。两个不同的人，从人际关系到生活环境，一切都各不相同，因此你永远也找不出一个公式，来解答人与人之间应该如何相处。各走各的阳关道，这是最好的办法。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只是自顾自地讲“咱们情况一样，所以你也得这么办”，这种善良实在是无药可救。善人之罪，就是如此可悲可怜。

单纯幼稚也是同罪。比如调换路标的方向，只是个恶作剧，却能够导致可怕的后果。想不到这一点，属于愚蠢；虽然没有恶意，但愚蠢本身已经是罪恶。这种情况仅仅是没有恶意而已，无药可救的事实仍然没变。

我本以为，此次谷川岳路标事件的真相，怕是永远无法水落石出了；没想到现实却像一本严丝合缝的侦探小说，谜团一个接一个解开，最终伴着一抹清凉感，带给我一个与谷川岳之美相得益彰的结局。

这个结局中的罪恶，虽然同样是生于愚蠢，却更有几分悲凄伤感的色彩。

其实是法师温泉的老板，在无意之中将路标写错了。那是个正反两面的箭头形路标。他先在箭头朝左的那面，写了“仙之仓平标”[8] 五个字；然后把路标翻过来，又同样写了“仙之仓平标”五个字。他将路标翻面的时候，没有竖着翻，而是横着翻———因为如果竖着翻，另一面的字就会头朝下。但是他只注意到竖着翻不行，却没有注意到横着翻也有一个大问题：如果正面写的是“仙之仓平标”，那么横着翻面之后，背面就必须写“标平仓之仙”；否则正面与背面就会指向相反的方向。他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两侧写的都是“仙之仓平标”，于是这块路标就变成了如下图所示的样子：



简单来说，就是正反两面的箭头完全指向了相反的方向。不是这块路标位置放错了的问题，这样一块正反面自相矛盾的路标，放在天底下任何地方都没有用。这想必不是法师温泉老板蓄意为之，他只是两面都写上了同样的文字，没有注意到正反面自相矛盾了而已。

得知这一可怕的真相时，我忽然想起了自己的姐夫。此人名叫村山红村[9]，是越后山区一家酿酒厂的老板，平时也爱吟诗弄对。他家是世家大户，在山里已有约六百年的历史了，他本人同时也是个杂学大家。大抵乡下的世家大户，特别易出杂学大家。本以为不过是片乡下山区，没想到里面还有些留洋回来的学生，甚至还有人在西洋生活了十年之久。这些都是些闲人，也没别的什么事情好做，每日除了睡觉，便是邮购些杂志新刊来读，权当打发时间。我的姐夫（本人长姊之夫君）红村同样也是个闲人杂学家，以他的学识，假如去别人家做客，保持谈话不冷场倒是能够轻松胜任；但乡下的杂学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毛病：思考问题抓不住中心。说理时最重要的是抓住“理”的中心，他就做不到。他的思维有多么脆弱呢？假如让他来写谷川岳的路标，他能注意到“竖着翻，字会头朝下”，头脑里也会提醒自己“不能头朝下，两边儿得保持一致”，但横着翻过来后，“两边的字不能完全相同”这一点，他就意识不到了。

所幸红村住在山里，还是一座深山，云深雾绕，大雪纷飞；周围也没有什么吸引都市人的名山。假如谷川岳在他家附近，当地的什么青年团呀、负责人呀，要立路标的时候，一定会请他挥毫泼墨。于是他全神贯注、满怀热情地写下一块牌子，或许你就会发现正反两面一面指南、一面指北，有一天终于害死了登山者。

红村来写那块牌子，很有可能犯下同样的错误。我虽曾庆幸那块牌子不是出自他手，但一想到这一点，仍然感到一阵悲凉与伤感。

假如换成我来写呢？恐怕不会犯这个错误。不过那只是单纯的程度问题。这块牌子虽然不会出错，但如果换作更加复杂一点的东西，或是存在盲点的事情，我也必然会出错。不单单是我，所有的人都有可能出错。不存在没有盲点的人。

这同样也是愚蠢之罪。不是小孩子恶作剧，把路标翻个面；当事人对此诚心诚意，丝毫没有恶作剧的念头，所以我才从中感到悲凉。自相矛盾的路标，夺走了整整五条生命。这是可怕的愚蠢之罪，同样又是所有的人难以避免的可悲之罪。假如有人说自己不会犯下这种罪过，那是不了解它的可怕；他非但不会知道自己将在何时何地犯罪，甚至还意识不到“犯罪”这一事实本身。

谷川岳已经死过许多人了，这样的山上，似乎没有什么针对山难的设施，令人匪夷所思。设置路标的责任，本应落在当地的县观光科，或是日本登山家协会等专门机构组织身上；他们对此不管不问，只交给当地的普通人来办就万事大吉，这是最大的疏忽。他们的疏忽，我们可以去问责；而写路标的普通人，他身上背负的可悲之罪，我却怎么也恨不起来。我只恨自身的笨拙，为自身感到悲哀与凄凉。人们无论怀着怎样的善意，都无法避免犯下这种可悲之罪。避免的唯一方法，只能是这一辈子什么都不做了。

自从人类发明了原子弹，不少观点认为我们的文明走到了尽头。其实原子弹只是把人杀死的道具而已，而杀人再简单不过了。人类从全未开化的半兽半人时期起，拿一根粗木棒把人打死就不算什么麻烦的事情。

然而换一个角度，从治病救人的医疗方面来考虑，我感觉所谓的人类文明，其实仍处在一个方兴未艾的阶段。我们甚至没有完全弄清

楚人体的功能。世界上有许多哮喘病人，哮喘的原理却至今未明，也没有专门治疗哮喘的药物。肝脏究竟有什么功能？脑浆的功能又是怎样？这些都不清楚。消除贫困的方法呢？还是不清楚。我们的所谓文明，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就连今天的法律，还残留着“弑亲”这样一项特殊的罪名。

我有一段时间没回家乡了，与美丽的谷川岳也已阔别了许久，此次的事件让我回想起那秀丽的山容，频频涌起怀念之情。人类的笨拙、愚蠢与可悲之罪，如同那山的一抹清凉般，沁入人心；与遇难五人的在天之灵一道，使我心伤，不能自已。

杂志那边对我说，这期是新年第一期，希望我谈一谈与“风流”有关的话题。不知道我这篇算不算得上“风流谈”，实在惭愧之至。

文章结尾，在这里说一句：新年快乐。撒谎，今天都几号了？哦，管他几号呢，总之新年快乐咯。再会！

---

[1] 谷川岳，日本名山，位于群马县与新潟县交界，海拔1977米。谷川岳是日本登山遇难人数最多的山峰，有“魔山”之称。

[2] 日阴和田，地名，又称“日影和田”，与“日向和田”并处东京都青梅市多摩川两侧。1967年改称“和田町”。

[3] 日本旧面积单位。1町步约等于0.9917公顷。

[4] 日本面积单位。1叠约等于1.6562平方米，但不同地区略有差别。

[5] 日本旧制，无教师资格证的教师称“代用教员”。

[6] 小田岳夫（1900—1979），小说家，作品多涉及中国题材。海音寺潮五郎（1901—1977），小说家，作品以历史小说为主。小田于1936年获第三届芥川奖；海音寺潮王郎并未获芥川奖，而是获得了同年的第三届直木奖。

[7] 饭店名，全名“RainbowGrill”。其时文艺春秋社迁至大阪市内幸町的大阪大厦，该饭店位于大厦的地下楼层。

[8] “仙之仓”与“平标”是两个地名。箭头向左的牌子上写着“仙之仓平标”五个字，意即平标在右、仙之仓在左，欲从平标去往仙之仓则向左走。

[9] 村山真雄（1885—1959），号红村，《暗哉，东洋》中提到的自杀外甥女之父。下文称村山为“本人长姊之夫君”，实际上村山之妻是安吾第五姊，但在同母姊妹中排行最大。

附录 坂口安吾文学年谱

1906年（明治三十九年）/ 1岁

10月20日，出生于新潟县新潟市西大畑町28番户（现新潟市中央区西大畑町579号），在父亲仁一郎的十三个子女中排行第十二，上有四兄（二人早夭）七姊，下有一妹。由于出生于丙午年，又是第五子，故得名“炳五”。

1911年（明治四十四年）/ 6岁

进入西堀幼儿园就读，但厌恶刻板的幼儿园生活，时常逃学，漫无目的地闲逛于陌生的街道。是年起，母亲的歇斯底里症状加重。

1913年（大正二年）/ 8岁

进入新潟寻常高等小学就读，被称作正义感强烈的孩子王。通过读书，对猿飞佐助的忍术、马庭念流的剑术产生强烈兴趣，暗自研究忍术的修炼方法。

1917年（大正六年）/ 12岁

由于母亲爱吃蛤蜊，于暴风雨中下海捉蛤，没有获得任何感谢，反而遭到严厉训斥。

1919年（大正八年）/ 14岁

进入新潟县立新潟中学就读，在同学的推荐下开始阅读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的作品。

1921年（大正十年）/ 16岁

近视加重，成绩下滑，频繁逃学，最终留级。同时对教师、高年级学生及学校的军事化管理表现出强烈的反抗态度。汉文教师对其极为不满，称：“你配不上‘炳五’这个名字，既然你看不清自己，以后就叫‘暗吾’吧。”同学中开始流传“Ango”的称呼。

1922年（大正十一年）/ 17岁

成功进入三年级，但逃学习性不改，终因成绩过差及打架事件等，被迫转入东京的丰山中学，与父亲、兄嫂等共同居住。在自传体小说《何处去》中，有一段逸话：“新潟中学三年级的夏天，我被开除了学籍。那时，我在课桌掀盖的背面刻下了一段装模作样的文字：余将成为伟大的落伍者，有朝一日重现于历史之中。”而在晚年的访谈中则改口称，刻下文字的位置是“柔道馆的板窗”。

在丰山中学就读期间，开始对宗教、哲学产生兴趣；喜读石川啄木、北原白秋的短歌，并尝试创作。逃学猖獗，依然如故。

1923年（大正十二年）/ 18岁

对佛教兴趣日益加深，并开始接触巴尔扎克等西方作家的作品。

初次尝试文学翻译。据自传体小说《风、光与二十岁的我》：“他（一名拳击手同学）让我翻译了一篇拳击题材的小说，以他的名义发表在《新青年》上，题目叫《人心收揽术》。那其实是我的译文。他本来说‘稿费一张三块钱，分你一半’，后来支支吾吾找借口，一个子儿也没给我。”

是年，父亲仁一郎病逝。

1924年（大正十三年）/ 19岁

尝试创作戏曲，未能完成。对文学怀有憧憬，但没有创作的自信。投身于田径等体育运动，获得优异成绩。

1925年（大正十四年）/ 20岁

自丰山中学毕业，成为荏原寻常高等小学下北泽分校的教员，教授五年级学生。进一步接触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正宗白鸟、佐藤春夫的作品，西方作家中尤喜契诃夫。

与同乡文学青年伴纯相熟，前往山中小屋，打算隐居一夏，旋因不堪条件艰苦而作罢。

1926年（昭和元年）／21岁

对佛教的向往日益强烈，辞去教员一职，进入东洋大学，专攻印度哲学。在学期间大量阅读佛教及哲学相关书籍，每日仅睡四个小时。

1927年（昭和二年）／22岁

由于长期睡眠不足，陷入神经衰弱。期末考试期间遭遇车祸，头部撞在水泥地上，头盖骨出现裂纹，此后开始出现抑郁症状。开始学习梵语、巴利语。

得知芥川龙之介自杀，深感震惊。

参与东洋大学罢课事件。

1928年（昭和三年）／23岁

进入Athénée Français [1] 初等科就读，专攻法语。远离东洋大学罢课纷争。产生颓废派倾向。

这段时期初次尝试创作小说。据自传体小说《小山羊的记录》：“我写下了第一篇小说。当时并不是希望成为小说家，只是读了契诃夫的某个短篇，情绪激动难以平息，于是自己也试着创作，用了一个晚上，写出那么一篇。现在情节都忘光了，只记得主人公是位老人。小说本身未必多好，当时带给我的只是一种快感：纵笔如飞，行云流水，一个晚上笔记本写得满满当当。”

1929年（昭和四年）／24岁

在Athénée Français升为中等科，嗜读法国作家莫里哀、伏尔泰、博马舍。产生前往法国留学的念头，终因担心精神不稳定而作罢。

1930年（昭和五年）／25岁

在Athénée Français升为高等科，东洋大学毕业。在报纸上看到某酒馆招聘经理，认为酒馆经理不需要强颜欢笑，不会因表情僵硬而被上司训斥，属于适合自己的工作，瞒着家人偷偷前往应聘；于面试中发现完全不能胜任，主动要回简历，狼狈离开。

与葛卷义敏（芥川龙之介外甥，于Athénée Français相识）、长岛萃等共同创办同人杂志《语言》，并于创刊号发表翻译文章《关于普鲁斯特的速写》。

1931年（昭和六年）／26岁

处女作《寒风中的酒窖》发表于《语言》第二号。葛卷义敏因整理芥川遗稿，与出版社岩波书店合作密切，在葛卷的努力下，《语言》改名《青马》，由岩波书店创刊。

《风博士》发表于《青马》创刊号，获小说家牧野信一高度评价，自此登上文坛，并与牧野保持密切来往。受牧野之邀，于杂志《文科》连载长篇小说《竹林之家》。

1932年（昭和七年）／27岁

二月，于《文艺春秋》发表《蝉》。

三月，于《青马》第五号发表《论FARCE》。《青马》停刊。

对创作方向感到迷惘，决定走上“小说家”而非“诗人”的道路，从而与牧野产生意见分歧。

与酒吧“温莎”的女招待坂本睦子关系暧昧，以此为契机，与同样追求睦子的中原中也相识，结下深厚友谊。

于“温莎”结识女作家矢田津世子。

1933年（昭和八年）／28岁

二月，于《文艺春秋》杂志发表《小房间》。

三月，与矢田津世子关系急剧升温。与矢田一道受邀，加入半同人杂志《樱花》。

六月，由于经费问题，与矢田等共同退出《樱花》。

八月，与矢田等创立“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会”，因成员反响冷淡，一个月后中止。

十一月，于《行动》发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巴尔扎克》。

1934年（昭和九年）／29岁

一月，因长岛萃病逝，深受打击。

二月，于《纪元》发表《长岛之死》，后改题为《关于长岛之死》。

四处旅行。与矢田关系若即若离。

染上淋病，经井伏鳟二传授“秘方”，治愈。

1935年（昭和十年）／30岁

春，通过在竹村书房担任编辑的中学同学大江勋，参与《司汤达选集》的策划工作。

五月，于《作品》发表评论《拒绝枯淡的风格》，批评德田秋声，收到德田之弟子尾崎士郎的斗酒挑战，喝至吐血乃止。自此与尾崎结下终生友谊。

六月，由竹村书房出版第一本单行本《黑谷村》。

八月，于《文艺春秋》发表《渴望逃避的心》。

九月，开始创作以矢田为女主人公的连载小说《狼园》。

1936年（昭和十一年）／31岁

一月，《狼园》于《文学界》正式发表。数年未见的矢田登门，两人正式表明恋情，急剧陷入爱河，但持续未及一个月，终以分手作结，自此再无来往。

三月，《狼园》连载至第三期，作罢。牧野信一自杀，闻讯后深受打击，前往小田原奔丧。

五月，于《作品》发表《牧野先生之死》。重新染上淋病。

六月，开始构思野心勃勃的长篇小说《吹雪物语》。

夏，受竹村书房邀请策划一套法国文学丛书，未成；与尾崎士郎计划创办同人杂志《大浪漫》，终因稿件不足而作罢。

秋，受记者北原武夫之邀，不时于《都新闻》发表匿名评论。

十一月，正式开始《吹雪物语》的创作。

1937年（昭和十二年）／32岁

二月，为潜心创作《吹雪物语》，前往京都嵯峨投奔朋友隐岐和一，受到隐岐热情招待。

四月，加入同人杂志《文学生活》，不久停刊。

因金钱紧张，多次向朋友借钱。

年底，《吹雪物语》初稿基本完成。

1938年（昭和十三年）／33岁

一月，于《文学界》发表《在女占卜师面前》。

六月，《吹雪物语》打磨完成，回到东京。外甥女村上喜久投河自杀。

七月，《吹雪物语》由竹村书房出版。亲自撰写宣传语，并在信中向出版社表示：“我相信，本作拿下一两个文学奖不成问题。”最终反响不大，销量平平，自此进入失意时期。

十一月，于《都新闻》发表《侦探之卷》。

1939年（昭和十四年）／34岁

二月，长兄献吉就任新潟报社董事。参加文人围棋会比赛，获胜，甚感自豪。

五月，为构思新的长篇小说，移居至茨城县取手町，在当地医院的一间屋子里生活。

八月，取手发生洪水，见义勇为，救助落水少年。

1940年（昭和十五年）／35岁

一月，受三好达治之邀，前往小田原市三好家别墅居住。在三好的推荐下，对日本天主教历史产生兴趣。

七月，于《文学界》连载《不惜性命》，亦是历史小说创作的初次尝试。

十二月，加入《现代文学》同人杂志社。

1941年（昭和十六年）／36岁

与《现代文学》同人平野谦、荒正人等集会，阅读侦探小说，进行“猜犯人”游戏。《不连续杀人事件》的构思萌芽于此。

五月，为创作长篇历史小说《岛原之乱》，前往九州取材旅行。

七月，小田原市连日暴雨，早川决堤，三好家为洪水所淹；借居之别墅遭到损毁。

八月，因报社整合，成立新潟日报社，长兄献吉任董事兼副社长。得知小田原洪水消息，写信请求将铺盖及书籍寄回，惹怒因洪水而焦头烂额的三好。

十月，于《现代文学》发表《岛原之乱杂记》。

1942年（昭和十七年）/ 37岁

二月，母亲去世。

三月，于《现代文学》发表代表作《日本文化之我见》。

五月，完成《天草四郎》，约四万字，因不够满意，终未发表。

夏，在研究“岛原之乱”的过程中，对宫本武藏产生兴趣，准备撰写相关历史小说。

十一月，因“一县一纸”报社整合，成立新潟日报社，献吉任专务董事。

十一月至十二月，于《文学界》连载《青春论》；由于《青春论》后半部分主要围绕宫本武藏展开，故放弃撰写相关小说，重新回到《岛原之乱》的创作中。

1943年（昭和十八年）/ 38岁

一月，于《现代文学》发表《五月的诗》。

三月，于《现代文学》发表《讲谈先生》。

七月，于《现代文学》发表《卷首随笔》。

九月，于《现代文学》发表《二十一》。

十月，短篇作品集《珍珠》由大观堂出版，由于部分表现与军国主义精神不合，被勒令禁止再版。

《岛原之乱》写作不顺，转而创作历史小说《黑田如水》。

1944年（昭和十九年）／39岁

一月，因战时出版规制，《现代文学》停刊；于终刊号发表《黑田如水》，并以该作为原型，开始创作中篇小说《二流之人》。

三月，矢田津世子病逝。

为逃避劳力征用，成为日本映画社的非正式员工。接受日映委托，至次年前后共创作三部剧本——《大东亚铁路》《阿图岛》《黄河》，皆未拍摄。

九月，献吉就任新潟日报社社长。

1945年（昭和二十年）／40岁

一月，应《新文学》所托撰写随笔一篇，杂志方面惧怕审查，拒绝发表。

四月，空袭愈演愈烈。献吉提议回乡避难，拒而不从。

八月，日本投降。

十一月，与尾崎士郎商议创办同人杂志《风报》。GHQ大幅追查战犯，献吉因惧怕而辞去新潟日报社社长一职。

十二月，尾崎士郎被GHQ战犯事务所调查，为尾崎辩护。

1946年（昭和二十一年）／41岁

四月，于《新潮》发表《堕落论》，一跃成为流行作家。

五月，因意见未能统一，退出《风报》创刊。

六月，于《新潮》发表《白痴》。

十月，于《新生》发表《战争与一个女人》，经GHQ审阅，删减大部分内容。于《新潮》发表《颓废文学论》。

十一月，参加座谈会“现代小说畅谈”，太宰治、织田作之助与会，是为“无赖派”三位代表作家首次会面。

十二月，出席江户川乱步主办的推理作家＆爱好者定期集会“周六会”，讲述自己的侦探小说观。

1947年（昭和二十二年）／42岁

一月，织田作之助病逝。因过度悲痛，未能出席葬礼。于《新时代》发表《家康》。于《近代文学》发表《戏作者文学论》。

二月，于《东京新闻》连载《花妖》，持续四个月后遭到腰斩。

三月初，于酒吧“千岁”结识二十四岁的梶三千代，雇用三千代为秘书，每周上门，不久进入半同居状态。

四月，三千代盲肠炎引发腹膜炎，住院。

六月，加入同人杂志《文学界》。三千代出院，两人正式同居。应母校东洋大学之邀，进行约一小时长的演讲。于《新潮》发表《教主的文学》。于《肉体》发表《盛开的樱花林下》。

七月，于《光》发表《玩具盒》。于《妇人文库》发表《恶妻论》。

八月，于《日本小说》连载《不连续杀人事件》，附有“猜犯人悬赏”，引起广泛关注。

十月，于《爱与美》发表《替青鬼洗兜裆布的女子》。

1948年（昭和二十三年）／43岁

一月，于《风报》发表《献给天皇陛下的话》。思索社出版《二流之人》。

三月，针对一月发生的帝国银行抢劫案，于《中央公论》发表《论帝银事件》。

四月，上书首相芦田均，为被GHQ开除公职的尾崎士郎辩白，未果。

六月，太宰治殉情自杀，为躲避蜂拥上门的媒体记者，前往热海小住。招待《不连续杀人事件》责编渡边彰饮酒，因酒质粗劣导致渡边肺病复发，为表歉意，将连载所得全部赠予渡边。

七月，三千代发表《安吾先生的一天》，其中提到安吾写给自己的遗书。观战本因坊—吴清源十番棋，于《读卖新闻》发表《本因坊—吴清源十番棋观战记》。于《新潮》发表《不良少年与基督》。进行题为《欧洲式性格，日本式性格》的演讲。

八月，于《ALL读物》发表《太宰治情死考》。于《季刊作品》发表《织田信长》。抑郁症加重，开始大量服用Adorm。

十月，出现幻视幻听，开始创作长篇小说《火》。于《人间喜剧》发表《战争论》。

十二月，晚星社出版单行本《不连续杀人事件》。

1949年（昭和二十四年）／44岁

一月，于《宝石》发表《评〈刺青杀人事件〉》。

二月，《不连续杀人事件》获侦探俱乐部奖。产生Adorm依赖症，不时出现疯狂之举。前往东京大学附属医院神经科住院。

三月，接受持续睡眠疗法，病情逐渐恢复。

四月，遭蒲田税务局认定税金滞纳，因住院暂缓执行。向税务局提出异议申请。出院。

六月，作为评委出席第21届芥川奖评选，获奖者为由起繁子、小谷刚二人。对由起繁子的作品尤加赞赏。

八月，Adorm依赖症复发，遭池上警察署拘留。接受医生建议，前往伊东疗养地居住。

十月，于《作品》发表《小山羊的记录》。

十一月，于《文艺春秋》发表《战后新人论》。于《近代文学》发表《体育·文学·政治》。

1950年（昭和二十五年）/ 45岁

一月，于《文学界》发表《肝脏先生》。于《文艺春秋》连载《安吾巷谈》。参加第22届芥川奖评选。

二月，前往小田原观看竞轮，采访选手取材。

三月，三千代怀孕，后堕胎。于《文学界》发表《由起繁子，做个利己主义者》。

四月，于《新潮》发表《推理小说论》。于《讲谈俱乐部》发表《投手杀人事件》。

五月，于《新潮》连载《我的人生观》。

八月，参加第23届芥川奖评选。

十月，于《小说新潮》连载《明治开化安吾捕物帖》。

1951年（昭和二十六年）/ 46岁

二月，《安吾巷谈》获文艺春秋读者奖。于《新潮》发表《战后合格者》。

三月，于《新潮》发表《人生三大愉悦》。于《文艺春秋》连载《安吾新日本地理》。

四月，于《ALL读物》连载《安吾人生谈》。

五月，旁听“查泰莱公审”。旅行取材期间，家中藏书被税务局查封。

六月，前往东京国税局，吊销藏书查封处分。

八月，于《新潮》发表《孤立杀人事件》。

九月，观看竞轮比赛时，认为存在作弊现象而进行告发，因证据照片不够清晰，遭到驳回。于《新潮》发表《战后文章论》。

十一月，大量服用Adorm，出现幻觉。

1952年（昭和二十七年）/ 47岁

一月，旁听“查泰莱公审”判决，作《查泰莱旁听记》。于《新潮》连载《安吾行状日记》，于《ALL读物》连载《安吾史谈》。

六月，于《新潮》发表《夜长姬与耳男》。

九月，于《新潮》发表《输血》。

十月，于《新大阪》连载长篇历史小说《信长》。于《文学界》发表《军备已无用》。

1953年（昭和二十八年）/ 48岁

一月，于《西日本新闻》连载《明日天晴》。

三月，因《新大阪》擅自转载连载中的《明日天晴》，怒而拒绝继续连载《信长》。于《小说新潮》发表《都会中的孤岛》。

四月，于《文艺春秋》发表《牛》。

六月，于《文艺春秋》发表《枭雄》。于《小说新潮》发表《选举杀人事件》。

七月，参加第29届芥川奖评选。

八月，长子纲男出生，与三千代正式办理结婚手续。于《讲谈俱乐部》发表《山神杀人》。

十二月，于《King》发表《小镇二天才》。

1954年（昭和二十九年）／49岁

一月，参加第30届芥川奖评选。于《讲谈俱乐部》发表《年糕作祟》。

二月，《不连续杀人事件》由春阳堂书店再版。

五月，于《小说新潮》发表《女剑士》。

七月，于《小说新潮》连载《左近之怒》。

八月，于《知性》连载《真书太阁记》，未完。

十月，于《别册小说新潮》发表《灵异杀人事件》。各地取材旅行。

1955年（昭和三十年）／50岁（未满）

二月十一日，前往高知取材旅行。十五日，回到东京。

十七日晨，突发脑溢血，骤然离世。

二十一日，于东京青山殡仪馆举行了无宗教仪式的葬礼。

五月，百日法事，文坛相关人员到场约一百五十人。

---

[1] Athénée Français，日本著名语言学校，法国人Joseph Cotte于1913年创办，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主要教授法语、拉丁语、希腊语等，许多知名文人曾在此学习。